

东方各國近代史

第一卷

雷斯涅尔、魯布佐夫主編

内部讀物

東方各國近代史

第一卷

資本主義在歐洲各先進國家中勝利和確立時期

蘇聯境外的東方各國

(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

雷斯涅爾、魯布佐夫主編

丁則良、文運、吳倜、郭吾真、張里譯

內部讀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年·北京

參加本書的翻譯的是：

丁則良：序言，第一編第一、二、六、八、九、十章，
第二編第十九、二十章

文 运：第一編第三、五章，第二編第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章

吳 倭：第一編第四章，第二編第十二章

郭吾真：第一編第七章，第二編第十一、十七、十八
章

張 里：第一編第五章的一部分。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ТОМ 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М. Рейнера и Б. К. Рубц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2

根據莫斯科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組代售

1957年1月出版

印數：1—5,800 統一書號：11002·127
每冊：(7)2.10元

校對者：張榮滋等

編輯部的話

本書共分兩卷，是由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東方史組和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集體編寫而成。

第一卷緒論是由雷斯涅爾教授所寫；緒論中綜括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期間的那一部分是由雷斯涅爾教授和彭達列夫斯基副教授所寫。

第一卷各章是由下列各位所寫：

第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斯密爾諾夫教授；

第十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米勒爾教授；

第二章和十二章阿拉伯諸國——魯茲基副教授；

第三章波斯——雷斯涅爾教授；

第十三章波斯——保爾迪列夫副教授；

第四章阿富汗和十四章阿富汗，第五章印度 和十五章印度
——雷斯涅爾教授；

第七章中國——西蒙諾夫斯卡婭副教授；

第十七章中國——卡拉·姆爾薩教授（已故）和愛倫堡副教
授；

第八章蒙古和第十八章蒙古——斯拉特金副教授；

第九章朝鮮和第十九章朝鮮——帕克副教授；

第十章日本和第二十章日本——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儒可
夫；

第六章印度尼西亞和第十六章印度尼西亞——古伯爾教授。

第一卷許多節中曾經利用了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由罗斯托夫斯基、雷斯涅尔、卡拉·姆爾薩和魯布佐夫所主編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近代史教本”的原文。

各章中的部分原文为下列作者所寫：十四章(阿富汗)阿姆河左岸的征服節为西蒙諾娃所寫；第一章和第十一章(土耳其)关于經濟問題部分为諾維切夫副教授所寫；第十七章(中國)关于秘密会社節一部分为斯泰普金娜所寫；第十三章(波斯)关于阿密尔·尼薩姆的改革为歷史学硕士波道里斯基所寫；第十五章(印度)藍姆·謨亨·勞易一節为歷史学硕士戈里德伯尔格和帕耶夫斯卡姪所寫。

在編寫第一卷时，曾利用了兩篇未發表的論文的材料：阿魯金年的“十八世紀前二十五年阿尔明尼亞人民的解放运动”和阿世拉夫揚的“納底尔沙國家的瓦解”。

第二卷序言是由魯布佐夫所寫。

第二卷各章是由下列諸位所寫：

第一章中國——卡拉·姆爾薩(已故)和愛倫堡副教授；

第二章蒙古——斯拉特金副教授；

第三章朝鮮——帕克副教授；

第四章日本——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儒可夫；

第五章菲律宾，第六章越南，第七章印度尼西亞——古伯尔教授；

第八章印度和第九章阿富汗——雷斯涅尔教授；

第十章波斯——保尔迪列夫副教授；

第十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米勒尔教授；

第十二章阿拉伯諸國——魯茲基副教授。

第二卷許多節中曾經利用了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由罗斯托夫斯

基、雷斯涅爾、卡拉·姆爾薩和魯布佐夫所主編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近代史教本”的原文。

各章中个别部分的原文是由下列諸位所寫：第一章（中國）有关國際关系問題部分为歷史学博士迦尔斐林所寫；第九章（阿富汗）各独立阿富汗部落与英國侵略者的斗争一節为歷史学碩士戈登，阿富汗的征服阿姆河左岸部分为歷史学碩士西蒙諾娃所寫；在第八章（印度）論七十至八十年間民族运动一節由歷史学碩士戈里德伯尔格和雷斯涅爾教授所寫。

在編寫第二卷时，曾經利用了歷史学碩士貝可夫尚未發表的論文：“一八七四年英國，喀什噶爾通商條約”。

書中有几章（中國、波斯、土耳其，第一卷緒論）曾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东方史教研組會議上討論过；印度和阿富汗各章則曾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組和莫斯科大学中东（印度、阿富汗）史教研組共同討論过。

全書曾在莫斯科大学歷史系科学會議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科学會議上討論过。

本書的技術部分是由阿列克雪娃所完成。年表的編寫和地圖的編制是由歷史学碩士格拉舍所完成。

目 次

編輯部的話	13
緒論	17
第一節 十七、十八世紀東方各國經濟政治生活中兩種趨勢 的鬥爭.....	20
第二節 東方各國與歐洲列強.....	23
第三節 東方各國——所謂原始積累的源泉.....	25
第四節 壟斷貿易公司.....	29
第五節 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及其後果.....	31
第六節 世界市場的形成.....	34
第七節 法國資產階級的殖民政策.....	35
第八節 英國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掠奪和英俄的角逐.....	38
第九節 東方殖民地國家變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41
第十節 對衰弱而未完全喪失獨立的國家的殖民地剝削.....	45
第十一節 人民運動與上層改革.....	46
第十二節 馬克思恩格斯論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東方各國的民 族解放運動.....	49

第一編 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 苏联境外的東方各國

第一章 土耳其(奧斯曼帝國)	53
第一節 社會制度與農民的處境.....	54
第二節 國家制度和軍隊.....	60
第三節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63
第四節 十八世紀初年的土耳其。反對俄國的鬥爭.....	70
第五節 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伊斯坦布尔的起義.....	73

第六節	土耳其遭受到新的奴役(一七四〇年的特權條約).....	76
第七節	十八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解體.....	78
第二章 阿拉伯諸國	86
第一節	阿拉伯諸國的社會制度.....	86
第二節	阿拉伯各族反對土耳其壓迫的鬥爭.....	92
第三章 波斯	98
第一節	沙發維德強國，其居民及疆界.....	98
第二節	游牧部落和游牧貴族的作用.....	99
第三節	土地關係和農民的處境.....	101
第四節	沙發維德強國的封建主階級。商人階級.....	105
第五節	經濟的衰落.....	107
第六節	沙發維德朝後期諸王的內政.....	109
第七節	阿富汗侵入前夕的波斯.....	110
第八節	阿富汗的征服波斯.....	114
第九節	伊斯法罕的圍攻(一七二二年三——十月).....	115
第十節	阿富汗在波斯的統治.....	116
第十一節	彼得一世對波斯的遠征和土耳其人侵入波斯.....	117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的被驅逐。納狄爾汗的崛起.....	120
第十三節	對土耳其的戰爭(一七三〇——一七三六年).....	121
第十四節	牟甘貴族大會和納狄爾之被選為王.....	123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對阿富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侵略遠征 (一七三七——一七四一年).....	125
第十六節	納狄爾沙強國的瓦解.....	126
第十七節	納狄爾沙強國瓦解以後的外高加索和波斯.....	130
第四章 阿富汗	133
第一節	國家和居民.....	133
第二節	游牧的阿富汗人的社會經濟制度.....	134
第三節	阿富汗人過渡到定居生活和封建關係的建立.....	136
第四節	阿富汗人爭取獨立的鬥爭.....	142
第五節	納狄爾沙占領阿富汗.....	147
第六節	阿富汗國家的形成.....	148

第七節	阿赫麥德沙的对外侵略.....	151
第八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	151
第九節	阿富汗与波斯及布哈拉的关系.....	153
第十節	杜拉尼國的削弱.....	155
第五章 印度		159
第一節	欧洲人的殖民主义侵入.....	159
第二節	莫臥兒帝國.....	161
第三節	印度的社会經濟变化.....	165
第四節	印度經濟的衰落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169
第五節	軍人采邑制度的危机.....	170
第六節	沙·闍罕諸子爭奪王位的戰爭(一六五八年).....	172
第七節	奧侖澤布的对內政策(一六五八——一七〇七年).....	174
第八節	反对莫臥兒帝國的起义.....	176
第九節	奧侖澤布侵略战争的失敗。莫臥兒帝國崩潰的开始.....	179
第十節	馬拉特人的社会制度及其反对莫臥兒帝國的起义.....	182
第十一節	西瓦杰(一六二七——一六八〇年)及其政策.....	185
第十二節	西瓦杰的侵略远征.....	187
第十三節	馬拉特人的封建内鬨(一六八〇——一七〇七年)。 莫臥兒帝國的進一步瓦解.....	188
第十四節	宰輔朝領導下馬拉特強國的形成.....	192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的侵入.....	195
第十六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的經略.....	197
第十七節	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爭奪印度的斗争。一七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般尼帕惕会战.....	199
第十八節	英法爭奪印度的斗争.....	203
第十九節	孟加拉的征服和东印度公司之轉变为有領土的國家.....	206
第二十節	英國在印度的原始積累.....	209
第二十一節	米尔·迦尋的起义及布沙尔之役(一七六四年).....	212
第二十二節	克萊武再任藩司(一七六五——一七六七年).....	213
第二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危机。一七七三年的國会法令.....	214

第二十四節	華倫·哈斯丁.....	215
第二十五節	東印度公司的戰爭(一七七四——一七八四年).....	217
第二十六節	福克斯法案和庇德法律(一七八四年).....	219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亞	221
第一節	十七世紀中叶的印度尼西亞.....	221
第二節	馬打蘭及万丹蘇丹王國.....	224
第三節	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区的情况.....	226
第四節	一六六七年的邦海條約.....	228
第五節	杜魯怒佐約在馬打蘭的起义.....	229
第六節	尼德蘭在万丹的統治的确立.....	231
第七節	苏拉巴諦的起义.....	232
第八節	荷蘭殖民制度及其影响.....	234
第九節	殘殺華僑和華僑与爪哇人的起义.....	237
第十節	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衰落.....	239
第十一節	馬打蘭的瓜分.....	241
第十二節	第四次英荷戰爭.....	243
第七章 中國	246
第一節	領土和居民.....	246
第二節	封建中國的土地制度,城市和商業	247
第三節	十七世紀的明帝國.....	250
第四節	明滿戰爭.....	251
第五節	偉大的農民戰爭.....	252
第六節	滿人的入侵華北和農民起义的被鎮壓.....	253
第七節	揚州和南京的陷落.....	255
第八節	華南人民反滿運動的開始.....	256
第九節	反滿鬥爭的新高漲.....	259
第十節	鄭成功及其爭奪沿海一帶與台灣的鬥爭.....	260
第十一節	滿人在征服中國戰爭時期的對外對內政策.....	262
第十二節	農村與土地制度.....	264
第十三節	城市、行會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	267
第十四節	十七世紀末叶到十八世紀的貿易.....	268

第十五節	清帝國的國家制度.....	270
第十六節	滿洲——清朝的私領.....	272
第十七節	和俄罗斯的关系.....	273
第十八節	和西歐各國的关系.....	277
第十九節	对外战争和征服.....	279
第二十節	反滿秘密会社的兴起及其活动.....	280
第二十一節	思想战綫上的斗争.....	283
第二十二節	十八世紀的人民起义.....	283
第八章	蒙古	285
第一節	喀爾喀蒙古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失敗.....	286
第二節	准噶爾部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失敗.....	288
第三節	清朝統治压迫下的蒙古.....	290
第四節	清朝与蒙古封建主階級.....	290
第五節	清朝与蒙古武裝力量.....	292
第六節	清朝改組压迫和剝削阿拉特的機構.....	294
第七節	清朝与阿拉特牧奴階級.....	296
第八節	喇嘛教——封建主的意識形态.....	299
第九節	庫倫的活佛——清朝掠夺者的支柱.....	301
第十節	俄國与蒙古.....	304
第九章	朝鮮	311
第一節	朝鮮变为滿洲王朝的藩屬.....	311
第二節	朝鮮的社会經濟制度和國家制度.....	313
第三節	封建集团的斗争.....	320
第四節	封建制度的危机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企圖.....	322
第十章	日本	325
第一節	十七世紀初年的日本.....	325
第二節	“鎖國”.....	328
第三節	德川氏政权及其政策.....	331
第四節	農民的处境.....	332
第五節	城市、商業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	333
第六節	佛教僧侶。天皇.....	336

第七節	当权的封建階級.....	337
第八節	封建經濟的危机.....	341
第九節	農民起义.....	342

第二編 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期 間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國

第十一章	土耳其.....	345
第一節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土耳其.....	345
第二節	东方問題的發生.....	346
第三節	謝里姆三世的改革.....	348
第四節	法軍侵入埃及.....	351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封建叛亂.....	352
第六節	塞尔維亞人民爭取獨立的斗争.....	353
第七節	俄土戰爭和蘇丹謝里姆三世的退位.....	355
第八節	穆斯塔法一帕沙·貝依拉克达尔.....	357
第九節	对俄戰爭和布加勒斯特和約.....	358
第十節	塞尔維亞人第二次起义.....	359
第十一節	希臘人的起义.....	360
第十二節	近衛軍的消滅.....	363
第十三節	英、法、俄对希臘問題的干涉.....	364
第十四節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戰爭和亞德里雅 諾堡和約.....	365
第十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反对蘇丹的發動.....	366
第十六節	俄罗斯对于埃及—土耳其冲突的干涉.....	367
第十七節	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條約.....	368
第十八節	馬赫牟德二世(一八二六——一八三九年)的改革.....	369
第十九節	外國資本家在土耳其地位的加強。土耳其手工業 的破坏.....	371
第二十節	埃及和土耳其的第二次冲突.....	372
第二十一節	一八三九年的“御園敕令”。“革新”的开始.....	373
第二十二節	一八四〇年的倫敦協定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失敗.....	375

第二十三節	一八四一年关于海峡問題的倫敦协定.....	377
第二十四節	改革案的失敗.....	377
第二十五節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东方(克里米亞)战争及其对土耳其的后果.....	379
第二十六節	一八五六年的敕令和改革的第二期.....	383
第二十七節	立憲运动的發生。“新奧斯曼人”.....	385
第十二章	阿拉伯諸國	388
第一節	外國資本侵入阿拉伯諸國及其影响.....	388
第二節	法國軍隊的侵入埃及.....	392
第三節	穆罕默德阿里政权下的埃及.....	395
第四節	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战争.....	400
第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403
第六節	列强对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間埃及危机的干預及其后果.....	406
第七節	外國資本对埃及的奴役.....	409
第八節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反封建运动.....	412
第九節	英國在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地位的巩固.....	416
第十三章	波斯	419
第一節	卡耶尔朝的獲取政权.....	419
第二節	阿迦-穆罕默德对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侵略.....	420
第三節	格魯吉亞之合并于俄罗斯.....	422
第四節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波斯的社会經濟关系.....	422
第五節	國家機構.....	425
第六節	十九世紀前二十余年波斯的國際地位.....	426
第七節	英法在波斯的角逐和第一次俄波战争.....	427
第八節	一八一四年的英波條約.....	432
第九節	第二次俄罗斯波斯战争.....	432
第十節	格雷保也道夫和俄罗斯大使館館員在德黑蘭的被刺 (一八二九年).....	435
第十一節	波斯南部和呼罗珊的起义。一八三三年赫拉特的	

被圍	437	
第十二節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間赫拉特的圍攻	439
第十三節	英吉利將波斯轉变为銷售市場	440
第十四節	一八四四——一八五二年間波斯和南阿塞拜疆的 巴布教徒起義	442
第十五節	南阿塞拜疆的巴布教徒運動	443
第十六節	巴布教徒在麻桑德倫的活動	444
第十七節	塞克—塔別爾西的起義。巴布和阿迦—穆罕默 德—阿里的死刑	445
第十八節	普詹的巴布教徒起義	446
第十九節	巴布教徒起義的性質和推动力。失敗的原因	448
第二十節	彌爾查·塔吉汗及其改革。呼羅珊的沙拉爾叛變	450
第二十一節	英俄的角逐和第二次爭奪赫拉特的戰爭	453
第二十二節	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年間波斯對土庫曼的戰 爭	454
第十四章 阿富汗		455
第一節	阿富汗的封建內鬭	455
第二節	封建騷動和人民起義	458
第三節	爱尔茅斯頓使節(一八〇九年)	459
第四節	薩都采朝的推翻	460
第五節	阿富汗瓦解為幾個獨立的酋長國	463
第六節	塞克教徒的入侵和瓦哈比特派的活動	465
第七節	阿富汗的國際地位	466
第八節	赫拉特的圍攻(一八三七年十月——一八三八年八 月)。本司和維特凱維奇的出使阿富汗(一八三七 年)	468
第九節	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二年間的英吉利—阿富汗戰爭	470
第十節	喀布尔的起義(一八四一年十一月)	472
第十一節	英阿戰爭的終結	473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征服阿姆河左岸的開始	474
第十三節	阿富汗的國際關係(一八四二——一八七〇年)	475

第十四節	阿富汗在南土耳其斯坦的進一步經略.....	478
第十五章	印度	480
第一節	迈索尔战争(一七九〇——一七九二年).....	480
第二節	康華里斯任总督时期(一七八六——一七九三年).....	481
第三節	永久包稅制(柴冥达尔制).....	482
第四節	一七九九年的战争与迈索尔的征服.....	484
第五節	章里斯來的兼并和征服政策 (一七九八——一八〇五年)	487
第六節	馬拉特諸國的國內情況.....	488
第七節	东印度公司同馬拉特王公們的战争 (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	489
第八節	东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印度.....	490
第九節	东印度公司壟斷权的廢除.....	492
第十節	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七年間的战争.....	493
第十一節	不定期佃制.....	495
第十二節	短期包稅制.....	496
第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对內政策 (一八一三——一八二八年)	497
第十四節	印度之变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500
第十五節	印度的瓦哈比特派.....	501
第十六節	作为貿易組織的东印度公司的取消.....	502
第十七節	英國的征服和印度的文化.....	503
第十八節	藍姆·謨亨·勞易(一七七二——一八三三年).....	504
第十九節	丙丁克的統治(一八二八——一八三五年).....	506
第二十節	朗吉脫·辛格統治下的旁遮普.....	508
第二十一節	第一次英國—塞克教徒战争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	510
第二十二節	第二次英國—塞克教徒之战和旁遮普的合并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512
第二十三節	英國征服印度的大功告成.....	513
第二十四節	戴好詩的統治(一八四八——一八五六六年)	515

第二十五節	印度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和不列顛統治的作用	513
第二十六節	印度斯坦起義的前夕	520
第二十七節	英印軍	521
第二十八節	印度土兵的不滿	522
第二十九節	起義的開始(一八五七年五月)	523
第三十節	起義的繼續勝利(一八五七年五——六月)	524
第三十一節	起義軍的弱點。德里的被圍	525
第三十二節	德里的陷落和一八五七年底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526
第三十三節	勒克瑙的占領和中印度的戰役	527
第三十四節	封建主們轉到英國人方面和起義的終結	528
第三十五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起義的性質	529
第三十六節	東印度公司的裁撤	531
第三十七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起義以後英國人的政策	531
第三十八節	維多利亞女王的上諭	532
第三十九節	英印軍隊的改組	533
第四十節	六十年代的印度	534
第十六章	印度尼西亞	536
第一節	英國的奪取印度尼西亞	538
第二節	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	539
第三節	荷蘭人統治的復辟	541
第四節	剝削印度尼西亞的新方法的尋求	543
第五節	一八二五至一八三〇年間的人民起義	545
第六節	強迫種植制	547
第七節	外領	551
第十七章	中國	555
第一節	資本主義列強強制中國“門戶開放”	555
第二節	馬甘尼使節	556
第三節	人民起義	557
第四節	英俄在中國矛盾的發生	558

目 次

編輯部的話	13
緒論	17
第一節 十七、十八世紀東方各國經濟政治生活中兩種趨勢 的鬥爭.....	20
第二節 東方各國與歐洲列強.....	23
第三節 東方各國——所謂原始積累的源泉.....	25
第四節 壟斷貿易公司.....	29
第五節 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及其後果.....	31
第六節 世界市場的形成.....	34
第七節 法國資產階級的殖民政策.....	35
第八節 英國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掠奪和英俄的角逐.....	38
第九節 東方殖民地國家變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41
第十節 對衰弱而未完全喪失獨立的國家的殖民地剝削.....	45
第十一節 人民運動與上層改革.....	46
第十二節 馬克思恩格斯論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東方各國的民 族解放運動.....	49

第一編 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 苏联境外的東方各國

第一章 土耳其(奧斯曼帝國)	53
第一節 社會制度與農民的處境.....	54
第二節 國家制度和軍隊.....	60
第三節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63
第四節 十八世紀初年的土耳其。反對俄國的鬥爭.....	70
第五節 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伊斯坦布尔的起義.....	73

第六節	土耳其遭受到新的奴役(一七四〇年的特權條約).....	76
第七節	十八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解體.....	78
第二章 阿拉伯諸國	86
第一節	阿拉伯諸國的社會制度.....	86
第二節	阿拉伯各族反對土耳其壓迫的鬥爭.....	92
第三章 波斯	98
第一節	沙發維德強國，其居民及疆界.....	98
第二節	游牧部落和游牧貴族的作用.....	99
第三節	土地關係和農民的處境.....	101
第四節	沙發維德強國的封建主階級。商人階級.....	105
第五節	經濟的衰落.....	107
第六節	沙發維德朝後期諸王的內政.....	109
第七節	阿富汗侵入前夕的波斯.....	110
第八節	阿富汗的征服波斯.....	114
第九節	伊斯法罕的圍攻(一七二二年三——十月).....	115
第十節	阿富汗在波斯的統治.....	116
第十一節	彼得一世對波斯的遠征和土耳其人侵入波斯.....	117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的被驅逐。納狄爾汗的崛起.....	120
第十三節	對土耳其的戰爭(一七三〇——一七三六年).....	121
第十四節	牟甘貴族大會和納狄爾之被選為王.....	123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對阿富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侵略遠征 (一七三七——一七四一年).....	125
第十六節	納狄爾沙強國的瓦解.....	126
第十七節	納狄爾沙強國瓦解以後的外高加索和波斯.....	130
第四章 阿富汗	133
第一節	國家和居民.....	133
第二節	游牧的阿富汗人的社會經濟制度.....	134
第三節	阿富汗人過渡到定居生活和封建關係的建立.....	136
第四節	阿富汗人爭取獨立的鬥爭.....	142
第五節	納狄爾沙占領阿富汗.....	147
第六節	阿富汗國家的形成.....	148

第七節	阿赫麥德沙的对外侵略.....	151
第八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	151
第九節	阿富汗与波斯及布哈拉的关系.....	153
第十節	杜拉尼國的削弱.....	155
第五章 印度		159
第一節	欧洲人的殖民主义侵入.....	159
第二節	莫臥兒帝國.....	161
第三節	印度的社会經濟变化.....	165
第四節	印度經濟的衰落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169
第五節	軍人采邑制度的危机.....	170
第六節	沙·闍罕諸子爭夺王位的战争(一六五八年).....	172
第七節	奧侖澤布的对內政策(一六五八——一七〇七年).....	174
第八節	反对莫臥兒帝國的起义.....	176
第九節	奧侖澤布侵略战争的失敗。莫臥兒帝國崩潰的开始.....	179
第十節	馬拉特人的社会制度及其反对莫臥兒帝國的起义.....	182
第十一節	西瓦杰(一六二七——一六八〇年)及其政策.....	185
第十二節	西瓦杰的侵略远征.....	187
第十三節	馬拉特人的封建内鬨(一六八〇——一七〇七年)。 莫臥兒帝國的進一步瓦解.....	188
第十四節	宰輔朝領導下馬拉特強國的形成.....	192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的侵入.....	195
第十六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的經略.....	197
第十七節	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爭夺印度的斗争。一七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般尼帕惕会战.....	199
第十八節	英法爭夺印度的斗争.....	203
第十九節	孟加拉的征服和东印度公司之轉变为有領土的國家.....	206
第二十節	英國在印度的原始積累.....	209
第二十一節	米尔·迦尋的起义及布沙尔之役(一七六四年).....	212
第二十二節	克萊武再任藩司(一七六五——一七六七年).....	213
第二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危机。一七七三年的國会法令.....	214

第二十四節	華倫·哈斯丁.....	215
第二十五節	東印度公司的戰爭(一七七四——一七八四年).....	217
第二十六節	福克斯法案和庇德法律(一七八四年).....	219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亞	221
第一節	十七世紀中葉的印度尼西亞.....	221
第二節	馬打蘭及万丹蘇丹王國.....	224
第三節	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區的情況.....	226
第四節	一六六七年的邦海條約.....	228
第五節	杜魯怒佐約在馬打蘭的起義.....	229
第六節	尼德蘭在万丹的統治的確立.....	231
第七節	蘇拉巴蒂的起義.....	232
第八節	荷蘭殖民制度及其影響.....	234
第九節	殘殺華僑和華僑與爪哇人的起義.....	237
第十節	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衰落.....	239
第十一節	馬打蘭的瓜分.....	241
第十二節	第四次英荷戰爭.....	243
第七章 中國	246
第一節	領土和居民.....	246
第二節	封建中國的土地制度，城市和商業	247
第三節	十七世紀的明帝國.....	250
第四節	明滿戰爭.....	251
第五節	偉大的農民戰爭.....	252
第六節	滿人的入侵華北和農民起義的被鎮壓.....	253
第七節	揚州和南京的陷落.....	255
第八節	華南人民反滿運動的開始.....	256
第九節	反滿鬥爭的新高漲.....	259
第十節	鄭成功及其爭奪沿海一帶與台灣的鬥爭.....	260
第十一節	滿人在征服中國戰爭時期的對外對內政策.....	262
第十二節	農村與土地制度.....	264
第十三節	城市、行會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	267
第十四節	十七世紀末葉到十八世紀的貿易.....	268

第十五節	清帝國的國家制度.....	270
第十六節	滿洲——清朝的私領.....	272
第十七節	和俄罗斯的关系.....	273
第十八節	和西歐各國的关系.....	277
第十九節	对外战争和征服.....	279
第二十節	反滿秘密会社的兴起及其活动.....	280
第二十一節	思想战綫上的斗争.....	283
第二十二節	十八世紀的人民起义.....	283
第八章	蒙古	285
第一節	喀爾喀蒙古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失敗.....	286
第二節	准噶爾部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失敗.....	288
第三節	清朝統治压迫下的蒙古.....	290
第四節	清朝与蒙古封建主階級.....	290
第五節	清朝与蒙古武裝力量.....	292
第六節	清朝改組压迫和剝削阿拉特的機構.....	294
第七節	清朝与阿拉特牧奴階級.....	296
第八節	喇嘛教——封建主的意識形态.....	299
第九節	庫倫的活佛——清朝掠夺者的支柱.....	301
第十節	俄國与蒙古.....	304
第九章	朝鮮	311
第一節	朝鮮变为滿洲王朝的藩屬.....	311
第二節	朝鮮的社会經濟制度和國家制度.....	313
第三節	封建集团的斗争.....	320
第四節	封建制度的危机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企圖.....	322
第十章	日本	325
第一節	十七世紀初年的日本.....	325
第二節	“鎖國”.....	328
第三節	德川氏政权及其政策.....	331
第四節	農民的处境.....	332
第五節	城市、商業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	333
第六節	佛教僧侶。天皇.....	336

第七節	当权的封建階級.....	337
第八節	封建經濟的危机.....	341
第九節	農民起义.....	342

第二編 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期 間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國

第十一章	土耳其.....	345
第一節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土耳其.....	345
第二節	东方問題的發生.....	346
第三節	謝里姆三世的改革.....	348
第四節	法軍侵入埃及.....	351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封建叛亂.....	352
第六節	塞尔維亞人民爭取獨立的斗争.....	353
第七節	俄土戰爭和蘇丹謝里姆三世的退位.....	355
第八節	穆斯塔法一帕沙·貝依拉克达尔.....	357
第九節	对俄戰爭和布加勒斯特和約.....	358
第十節	塞尔維亞人第二次起义.....	359
第十一節	希臘人的起义.....	360
第十二節	近衛軍的消滅.....	363
第十三節	英、法、俄对希臘問題的干涉.....	364
第十四節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戰爭和亞德里雅 諾堡和約.....	365
第十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反对蘇丹的發動.....	366
第十六節	俄罗斯对于埃及—土耳其冲突的干涉.....	367
第十七節	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條約.....	368
第十八節	馬赫牟德二世(一八二六——一八三九年)的改革.....	369
第十九節	外國資本家在土耳其地位的加强。土耳其手工業 的破坏.....	371
第二十節	埃及和土耳其的第二次冲突.....	372
第二十一節	一八三九年的“御園敕令”。“革新”的开始.....	373
第二十二節	一八四〇年的倫敦协定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失敗.....	375

第二十三節	一八四一年关于海峡問題的倫敦协定.....	377
第二十四節	改革案的失敗.....	377
第二十五節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东方(克里米亞)战争及其对土耳其的后果.....	379
第二十六節	一八五六年的敕令和改革的第二期.....	383
第二十七節	立憲运动的發生。“新奧斯曼人”.....	385
第十二章 阿拉伯諸國		388
第一節	外國資本侵入阿拉伯諸國及其影响.....	388
第二節	法國軍隊的侵入埃及.....	392
第三節	穆罕默德阿里政权下的埃及.....	395
第四節	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战争.....	400
第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403
第六節	列强对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間埃及危机的干預及其后果.....	406
第七節	外國資本对埃及的奴役.....	409
第八節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反封建运动.....	412
第九節	英國在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地位的巩固.....	416
第十三章 波斯		419
第一節	卡耶尔朝的獲取政权.....	419
第二節	阿迦-穆罕默德对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侵略.....	420
第三節	格魯吉亞之合并于俄罗斯.....	422
第四節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波斯的社会經濟关系.....	422
第五節	國家機構.....	425
第六節	十九世紀前二十余年波斯的國際地位.....	426
第七節	英法在波斯的角逐和第一次俄波战争.....	427
第八節	一八一四年的英波條約.....	432
第九節	第二次俄罗斯波斯战争.....	432
第十節	格雷保也道夫和俄罗斯大使館館員在德黑蘭的被刺 (一八二九年).....	435
第十一節	波斯南部和呼罗珊的起义。一八三三年赫拉特的	

被圍	437	
第十二節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間赫拉特的圍攻	439
第十三節	英吉利將波斯轉变为銷售市場	440
第十四節	一八四四——一八五二年間波斯和南阿塞拜疆的 巴布教徒起義	442
第十五節	南阿塞拜疆的巴布教徒運動	443
第十六節	巴布教徒在麻桑德倫的活動	444
第十七節	塞克—塔別爾西的起義。巴布和阿迦—穆罕默 德—阿里的死刑	445
第十八節	普詹的巴布教徒起義	446
第十九節	巴布教徒起義的性質和推动力。失敗的原因	448
第二十節	彌爾查·塔吉汗及其改革。呼羅珊的沙拉爾叛變	450
第二十一節	英俄的角逐和第二次爭奪赫拉特的戰爭	453
第二十二節	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年間波斯對土庫曼的戰 爭	454
第十四章 阿富汗		455
第一節	阿富汗的封建內鬭	455
第二節	封建騷動和人民起義	458
第三節	爱尔茅斯頓使節(一八〇九年)	459
第四節	薩都采朝的推翻	460
第五節	阿富汗瓦解為幾個獨立的酋長國	463
第六節	塞克教徒的入侵和瓦哈比特派的活動	465
第七節	阿富汗的國際地位	466
第八節	赫拉特的圍攻(一八三七年十月——一八三八年八 月)。本司和維特凱維奇的出使阿富汗(一八三七 年)	468
第九節	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二年間的英吉利—阿富汗戰爭	470
第十節	喀布尔的起義(一八四一年十一月)	472
第十一節	英阿戰爭的終結	473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征服阿姆河左岸的開始	474
第十三節	阿富汗的國際關係(一八四二——一八七〇年)	475

第十四節	阿富汗在南土耳其斯坦的進一步經略.....	478
第十五章	印度	480
第一節	迈索尔战争(一七九〇——一七九二年).....	480
第二節	康華里斯任总督时期(一七八六——一七九三年).....	481
第三節	永久包稅制(柴冥达尔制).....	482
第四節	一七九九年的战争与迈索尔的征服.....	484
第五節	章里斯來的兼并和征服政策 (一七九八——一八〇五年)	487
第六節	馬拉特諸國的國內情況.....	488
第七節	东印度公司同馬拉特王公們的战争 (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	489
第八節	东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印度.....	490
第九節	东印度公司壟斷权的廢除.....	492
第十節	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七年間的战争.....	493
第十一節	不定期佃制.....	495
第十二節	短期包稅制.....	496
第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对內政策 (一八一三——一八二八年)	497
第十四節	印度之变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500
第十五節	印度的瓦哈比特派.....	501
第十六節	作为貿易組織的东印度公司的取消.....	502
第十七節	英國的征服和印度的文化.....	503
第十八節	藍姆·謨亨·勞易(一七七二——一八三三年).....	504
第十九節	丙丁克的統治(一八二八——一八三五年).....	506
第二十節	朗吉脫·辛格統治下的旁遮普.....	508
第二十一節	第一次英國—塞克教徒战争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	510
第二十二節	第二次英國—塞克教徒之战和旁遮普的合并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512
第二十三節	英國征服印度的大功告成.....	513
第二十四節	戴好詩的統治(一八四八——一八五六六年)	515

第二十五節	印度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和不列顛統治的作用……	518
第二十六節	印度斯坦起義的前夕……	520
第二十七節	英印軍……	521
第二十八節	印度土兵的不滿……	522
第二十九節	起義的開始(一八五七年五月)……	523
第三十節	起義的繼續勝利(一八五七年五——六月)……	524
第三十一節	起義軍的弱點。德里的被圍……	525
第三十二節	德里的陷落和一八五七年底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526
第三十三節	勒克瑙的占領和中印度的戰役……	527
第三十四節	封建主們轉到英國人方面和起義的終結……	528
第三十五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起義的性質……	529
第三十六節	東印度公司的裁撤……	531
第三十七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起義以後英國人的政策……	531
第三十八節	維多利亞女王的上諭……	532
第三十九節	英印軍隊的改組……	533
第四十節	六十年代的印度……	534
第十六章	印度尼西亞 ……	536
第一節	英國的奪取印度尼西亞……	538
第二節	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	539
第三節	荷蘭人統治的復辟……	541
第四節	剝削印度尼西亞的新方法的尋求……	543
第五節	一八二五至一八三〇年間的人民起義……	545
第六節	強迫種植制……	547
第七節	外領……	551
第十七章	中國 ……	555
第一節	資本主義列強強制中國“門戶開放”……	555
第二節	馬甘尼使節……	556
第三節	人民起義……	557
第四節	英俄在中國矛盾的發生……	558

第五節	鴉片問題	559
第六節	和鴉片走私作鬥爭	561
第七節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	562
第八節	最初的不平等條約	564
第九節	清帝國的危機	567
第十節	洪秀全的教門	568
第十一節	“太平天国”	570
第十二節	太平軍長征	570
第十三節	“三合會”起義	572
第十四節	清帝國的危機	573
第十五節	太平天国的革命改造	574
第十六節	太平革命的性質	576
第十七節	長江沿岸的內爭	577
第十八節	被压迫各族人民的運動	579
第十九節	新戰爭前夜的中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	580
第二十節	一八五六——一八五八年的戰爭	581
第二十一節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	583
第二十二節	中俄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	584
第二十三節	太平天國的封建蛻變和外國的干涉	585
第二十四節	一八六〇年的戰爭	587
第二十五節	英法人的野蠻行動	589
第二十六節	北京條約	590
第二十七節	一八六一年的國家政變	591
第二十八節	李秀成的勝利	592
第二十九節	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英法美的干涉	593
第三十節	“捻黨”起義	595
第三十一節	東干族—維吾爾族的起義	596
第三十二節	阿古柏和七城國	597
第三十三節	資本主義世界和“開放”以後的中國	598
第三十四節	天津事變	599
第十八章	蒙古	601
第一節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清朝對蒙古的經濟政策	601

第二節	十九世紀下半期清朝对蒙古的經濟政策.....	603
第三節	蒙古境內的俄罗斯商業.....	605
第四節	清朝統治和蒙古的經濟制度.....	606
第五節	清朝的統治和阿拉特的个体經濟.....	608
第六節	畜牧的技術.....	609
第七節	俄罗斯与蒙古.....	610
第十九章	朝鮮	614
第一節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社會思想的發展.....	614
第二節	洪景來的叛变(一八一一年).....	616
第三節	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的朝鮮.....	617
第四節	大院君执政.....	620
第二十章	日本	624
第一節	城市貧民的反封建起义.....	624
第二節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川氏日本及其对列強的 关系.....	625
第三節	商品貨幣关系的增長。德川統治必然復亡的歷史命 运.....	627
第四節	反对德川氏的勢力的增長.....	630
第五節	德川政权的政治危机.....	631
第六節	外國干涉和日本被强制卷入世界的商品流通.....	632
第七節	柏利的远航.....	634
第八節	濮查鼎的远航.....	634
第九節	日本的“开放”及其后果.....	635
第十節	不平等条約与國內斗争.....	637
第十一節	和封建主反对派成立協議的嘗試.....	639
第十二節	反对外國人的行动和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列 强的干涉.....	640
第十三節	部分封建主与資產階級反德川氏集团的形成.....	643
第十四節	一八六八年的革命.....	645
第十五節	新政府的政策及其階級傾向.....	646
第十六節	農民的反封建斗争(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	648

編輯部的話

本書共分兩卷，是由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東方史組和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集體編寫而成。

第一卷緒論是由雷斯涅爾教授所寫；緒論中綜括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期間的那一部分是由雷斯涅爾教授和彭達列夫斯基副教授所寫。

第一卷各章是由下列各位所寫：

第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斯密爾諾夫教授；

第十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米勒爾教授；

第二章和十二章阿拉伯諸國——魯茲基副教授；

第三章波斯——雷斯涅爾教授；

第十三章波斯——保爾迪列夫副教授；

第四章阿富汗和十四章阿富汗，第五章印度 和十五章印度
——雷斯涅爾教授；

第七章中國——西蒙諾夫斯卡婭副教授；

第十七章中國——卡拉·姆爾薩教授（已故）和愛倫堡副教
授；

第八章蒙古和第十八章蒙古——斯拉特金副教授；

第九章朝鮮和第十九章朝鮮——帕克副教授；

第十章日本和第二十章日本——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儒可
夫；

第六章印度尼西亞和第十六章印度尼西亞——古伯爾教授。

第一卷許多節中曾經利用了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由罗斯托夫斯基、雷斯涅尔、卡拉·姆爾薩和魯布佐夫所主編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近代史教本”的原文。

各章中的部分原文为下列作者所寫：十四章(阿富汗)阿姆河左岸的征服節为西蒙諾娃所寫；第一章和第十一章(土耳其)关于經濟問題部分为諾維切夫副教授所寫；第十七章(中國)关于秘密会社節一部分为斯泰普金娜所寫；第十三章(波斯)关于阿密尔·尼薩姆的改革为歷史学硕士波道里斯基所寫；第十五章(印度)藍姆·謨亨·勞易一節为歷史学硕士戈里德伯尔格和帕耶夫斯卡姪所寫。

在編寫第一卷时，曾利用了兩篇未發表的論文的材料：阿魯金年的“十八世紀前二十五年阿尔明尼亞人民的解放运动”和阿世拉夫揚的“納底尔沙國家的瓦解”。

第二卷序言是由魯布佐夫所寫。

第二卷各章是由下列諸位所寫：

第一章中國——卡拉·姆爾薩(已故)和愛倫堡副教授；

第二章蒙古——斯拉特金副教授；

第三章朝鮮——帕克副教授；

第四章日本——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儒可夫；

第五章菲律宾，第六章越南，第七章印度尼西亞——古伯尔教授；

第八章印度和第九章阿富汗——雷斯涅尔教授；

第十章波斯——保尔迪列夫副教授；

第十一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米勒尔教授；

第十二章阿拉伯諸國——魯茲基副教授。

第二卷許多節中曾經利用了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由罗斯托夫斯

基、雷斯涅爾、卡拉·姆爾薩和魯布佐夫所主編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近代史教本”的原文。

各章中個別部分的原文是由下列諸位所寫：第一章（中國）有關國際關係問題部分為歷史學博士迦爾斐林所寫；第九章（阿富汗）各獨立阿富汗部落與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一節為歷史學碩士戈登，阿富汗的征服阿姆河左岸部分為歷史學碩士西蒙諾娃所寫；在第八章（印度）論七十至八十年間民族運動一節由歷史學碩士戈里德伯爾格和雷斯涅爾教授所寫。

在編寫第二卷時，曾經利用了歷史學碩士貝可夫尚未發表的論文：“一八七四年英國，喀什噶爾通商條約”。

書中有几章（中國、波斯、土耳其，第一卷緒論）曾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東方史教研組會議上討論過；印度和阿富汗各章則曾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莫斯科組和莫斯科大學中東（印度、阿富汗）史教研組共同討論過。

全書曾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科 學會議和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科 學會議上討論過。

本書的技術部分是由阿列克雪娃所完成。年表的編寫和地圖的編制是由歷史學碩士格拉舍所完成。

6

緒論

这部教科書第一卷的範圍是資本主義在先進國家中確立和勝利的時期(一六四二年——一八七〇年)，而它又分为兩編：第一編是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第二編是从一七八九年到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

* * *

在中世紀前期，東方各主要國家（中國、印度和一些別的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很高的。特別是中亞細亞、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各族在科學、技術各方面的先進成就，中國人的卓越發明（羅盤、火藥、印刷術），中亞細亞、中國和阿拉伯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著作，都可以證明這一點。由於有關東方各國封建制度發展的特點，以及外在環境（游牧人入侵，首先是蒙古人入侵所造成的一系列破壞性影響）等方面的種種原因，後來東方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大為減緩。當然，這種落後的程度，在東方各個國家中並不是一樣的。如果西歐的先進國家（荷蘭、英國），在中世紀後期末葉已經為資產階級革命準備好基礎，如果一些歐洲國家在民族市場形成基礎上，已經完成了民族形成過程，那麼俄國境外的東方各國則還是由封建關係占統治地位。在俄國境外的東方各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形成了民族市場。在俄國境外的東方各族中，也還沒有任何一族形成為民族。東方還沒有形成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歷史上形成的俄國境外的東方各國落後於歐洲各國的表現也正在於：多數游牧部落、部族中宗法封建

制度的存在，奴隸制殘余勢力的濃厚，農業與手工業仍是結合在一起；最後，城市還是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因素在中世紀後期亞洲城市生活中，照例沒有起決定性的經濟作用，當然更沒有起過政治上的作用了。至於政治制度方面，東方各國落後的表現，在於封建專制還是主要的國家形式。在許多東方國家（蒙古、阿富汗、波斯等國）中，封建性的內爭延續不絕，使得這些國家更加削弱。正是這種在中世紀後期歷史上形成的俄國境外東方各國落後於歐洲資產階級民族和落後於像俄國這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國的狀態，使歐洲殖民者有可能把落後的，因而也就是在軍事上軟弱的各族，變為自己的掠奪性的殖民地政策的對象。但是，從這個時候起，東方各族之所以日甚一日地落後於歐洲和北美，主要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它們過去歷史上的遺毒，毋寧說是由於歐洲人延緩和摧殘東方各族經濟、文化發展的殖民地掠奪政策。直到現在，歐、美帝國主義者都還力求用強力保持殖民地東方各族的落後狀態，以便延長自己對東方各族的統治。

蘇維埃的東方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我國被壓迫的各族從殖民地壓迫與剝削下解放出來，並且把他們聯合在兄弟般的蘇維埃大家庭之內。但偉大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法律上的平等，還不足以根除過去遺留下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即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斯大林同志在給俄共（布）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擬定的提綱中說道：“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不僅包含在這些民族的歷史裏面，而且包含在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的政策裏面，沙皇制度和俄國資產階級力謀把邊疆變為純產原料的區域，而受工業發展的中央地區的剝削。”^①

由於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結果原來帝俄殖民地邊疆事實

上的不平等，即文化、經濟上的不平等，在空前短暫的時期內就告結束了。蘇維埃東方各族變成了先進的社會主義民族，成為爭取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蘇聯境外東方各族的活生生的榜樣與模範。

斯大林同志在其“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中說道：“從前，‘照例總是’認為：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只有淪為被剝削者的命運，而後者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

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打破，已被擊潰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了，那些獲得解放而卷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①

蘇聯在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更加削弱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力量，加深了殖民地制度的危機，引起了東方各族解放運動的新的強有力的高潮。中國人民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者的武力；解放了的中國變成了人民共和國。這一勝利，和建立起人民政權的朝鮮人民和越南各族人民的英勇鬥爭，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卓越成就一樣，都標誌着擺脫殖民地奴役的、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喚醒爭取新生活的蘇聯境外東方各族的偉大創造力。在整個亞洲廣大的範圍之內，附屬國及殖民地各族人民都正在為反對老牌死敵帝國主義英國、反對當前領導着反動陣營的美帝國主義及其帝國主義僕從國家、反對本國反動派而鬥爭。它們都倒向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的陣營。美英戰爭挑撥者企圖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三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一頁。

以強力壓制附屬國殖民地各族的發展，使它們停留在無權的殖民地奴隸的境地，遭受慘無人道的壓迫和痛苦的剝削。附屬國殖民地各族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到處起來反對這些戰爭挑撥者。東方各族不願再受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它們更不能容許以美國奴隸制的枷鎖來代替昔日英國、法國和荷蘭的統治。當蘇聯境外東方各族，像中國、蒙古、朝鮮、越南一樣，從殖民地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它們原來在政治上的落後狀態就已結束，而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落後狀態也要結束了。

第一節 十七、十八世紀東方各國經濟政治 生活中兩種趨勢的鬥爭

東方封建制度的特点，和直到十八世紀還有影響的游牧人和半游牧人入侵的毀滅性的後果，同樣都嚴重妨礙了一些東方國家（波斯、北印度、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但自然也不能使發展停止。正是中世紀將近結束的時候，在印度、中國、日本和一些其他東方國家的生活中，發生了經濟上的重大變動。商品經濟開始發展了，包括農產品交易在內的貿易興盛起來，種植某些種類的商品農作物（煙草、棉花、藍靛、甘蔗等）的地區分化出來了；城市與農村的分工發展了；印度公社的經濟閉塞狀態被破壞了；城市作為商業和手工業中心的意義增高了（特別是在中國和日本）；為市場而生產的農村家庭工業有了相當廣泛的擴展；私人手工業工場的數目大為增加了（中國、日本）。在中世紀後期和近代之交，這類過程在不同程度的情況下遍佈於東方各主要國家。東方誠然落後於歐洲，但發展的趨勢却是一致的；主要的過程不外是國內市場的開始發展，資產階級聯繫開始在許多東方社會內部形成。這樣，在許多東方國家（中國、日本、印度的一些地區和奧斯曼帝國的

一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这些过程，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就必然会在主要是封建社会形态的范围内，形成资本主义的形态。这种趋势明显表现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城市起义和反映农民、手工业者反封建的民主要求的各种教派运动的巨大发展中。这些运动像红线一样贯穿着十七、十八世纪多数东方国家的歷史。

但是不应当忘记，东方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也还有其另外一面，妨碍着过渡到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在这些基本上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封建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货币和交换之加紧侵入不可避免地伴随以高利贷的巨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利用封建的剥削手段，并且变本加厉使直接生产者——农民或手工业者——受自己的控制。正是在交换发展、货币作用增强、贵族对货币和舶来奢侈品需求加大的基础之上，封建剥削迅速加强了，商业、高利贷的束缚加重了，这就促成了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和生产力的破坏。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农业的衰落，而归根结蒂造成了剥削阶级总收入的减少和一部分封建主的破产，从而使封建主内部由于可以再分配的剩余生产品的总额日见减少而发生了彼此间的尖锐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两段指示，对于理解笼罩当时东方各主要国家的封建制度危机，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马克思指示说：“在亚细亚的各种形态下，高利贷可以维持得很长久，而没有在经济崩溃和政治腐败之外，再引起别的结果。”^①他又说：“……高利贷是保守的，它不过使现有的生产方式更加悲惨而已。”^②

斯大林同志发展了马克思这一原理，揭露了商业资本利用中国农村中封建剥削手段的关键所在。斯大林同志的言论所指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但是也可以扩大应用于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七五页。

② 同上书，第七九二页。

实际情况。“中國農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業資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僅存在着，而且从農民身上榨取脂膏並不亞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積累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農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統治、和地主的統治独特地結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襲用了中世紀的剝削和压迫農民的方法。”⁴⁰

籠罩着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印度与波斯，以及略早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危机，其結果都演为階級斗争。農民和城市平民都起來反对封建制度。在一些情况下，農民的階級斗争与被压迫各族的解放运动〔沙發維德強國、莫臥兒帝國、奧斯曼帝國〕交織在一起了。在这些动摇着与摧毁着封建制度基礎的战斗中，終究是封建主的勢力勝利了。在日本，表現为德川幕府國家的大封建主專制主义的專政，取得了勝利。中國在十七世紀上半世紀前半期，爆發了農民战争。起义者于一六四四年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朝。漢族的封建主不能战胜这一强大的農民运动，就求助于滿族。后者殘酷地鎮压了農民，夺取了中國的政权，把漢族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但同时却巩固了搖搖欲墜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陷于好像“停滯不進”的状态，并且使这一偉大的民族長久屈居在自己的無情压迫之下。在印度，大莫臥兒的封建專制在十八世紀中叶，在農民起义与各族人民解放运动的烈火中崩潰了，但勝利果实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分裂印度为若干个国家的大封建主們所享有。不过，在这些事件得到确定結局之前，印度西北部就遭到了阿富汗游牧人的入侵，而沿海則为英、法殖民强盜所占据。略早于此（一七二二年），同样在这些阿富汗游牧人的打击之下，沙發維德強國也解体了。沙發維德強國由

⊕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一八頁。

于內部矛盾本已陷于分裂，又为爱好自由的外高加索各族反抗波斯沙[⊖]、汗們残酷压迫的英勇斗争所震撼。

內部矛盾也使拥有許多不同部落的、拼湊起來的奧斯曼帝國分裂了。它徹底衰落下去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農民經濟的普遍破產和封建割据的增长。十八世紀末期封建制度解体和資產階級关系萌芽的过程，在帝國邊緣地区，即巴尔干斯拉夫各族、希臘、外高加索等地表現得特別厉害，在埃及的阿拉伯人方面則較为輕微。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使土耳其封建主國家愈加削弱的解放运动。

第二節 东方各國与歐洲列強

东方各國的近代史，已不再單是由其內部發展所决定的了。早自地理大發現的时期起，东方各國就成了欧洲强盜的殖民地征服以及原始積累政策的对象。东方各國独立發展的進程，于是遭到了橫暴而長期的破坏。

从一六四二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这一百五十年間，是欧洲資產階級民族（英國、荷蘭以及封建專制的法國）廣泛登上殖民地掠夺与侵占的舞台的时期，也是封建的东方各國由于这种殖民地擴張而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的时期。

从一六四二年英國革命到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这一个半世紀之内，歷史發展的速度大为加速，歷史开始变为全世界的了。同时，少数國家基于資本主义的發展向前迈进。先進國家与落后國家在經濟、文化、軍事潛力上的懸殊，顯然增大了，而且还繼續增大下去，这就使得資產階級民族剝削者上層分子更加容易來奴役孱弱

[⊖] 波斯称王为“沙”。——譯者

而落后的各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到資產階級時寫道：“正好像它已使鄉村屈服于城市一样，它同样又已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國度屈服于文明的國度，使農民的民族屈服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东方屈服于西方。”^Θ

因此，东方各國近代史一开始就標志了东方各國变为殖民地奴役下的受害者和資產階級民族原始積累的策源地。到了十八世紀末期，爪哇、錫蘭和印度的很大部分都直接变为殖民地。殖民地奴役剥夺了它們的独立，压制了它們的独立發展，使它們的經濟一蹶不振，促成了經濟、文化的徹底衰落。同时欧洲資產階級民族之深入殖民地，給东方各國的中世紀閉塞狀態以連續的打击，这样，就强制把它們——自然是在不平等和附屬的地位上——卷入世界歷史的軌道上來了。

这是資本主义在遙远的欧洲確立起來以后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內在矛盾与冲突的表現。如果西歐靠牺牲东方各國而得的原始積累促成了东方各國生產力的破坏，使它們更加衰落下去，那末它对宗主國經濟的影响則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从十八世紀中叶起从印度流入英國那些掠奪來的財富，就促進了英國的資本主义發展，并且大大加速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在一六四二——一七八九年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东方國家遭到了与印度相同的命运，变成了殖民地。奧斯曼帝國、波斯、中國、日本都还維持独立。为了对欧洲强盜实行自衛，中國、日本和朝鮮都曾禁止他們進入境內，限制或者禁止对他们的貿易，变成为“閉关自守的國家”。自然，这并不能挽救远东各國，使其免于陷入比欧洲各先進國家必然更加落后的状态。資本主义經濟、資產階級

^Θ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七頁。

文化和軍事技術發展進程中的每一个新步驟，都使中國相形之下更加落后，注定它在對外國侵入者的鬥爭中必遭失敗。中國在最初和他們的衝突中，就已經是較弱的一方，它不能保衛自己在南洋各國的繁榮的商業殖民地，只好讓歐洲人和這些國家進行貿易。而中國還是遠東封建大國中最強大的一個。至于拼湊起來的、已經處於衰落狀態中的奧斯曼帝國，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就十分明顯地表現出變為附屬國的趨勢。一度作為蘇丹自願賜給歐洲商人以特惠的特權証書，從十八世紀起，就帶有國際義務的性質，保證著歐洲商人和歐洲商業在奧斯曼帝國中的特權地位。列強對這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表現得日益顯著。奧斯曼封建強國內部的解體，由於土耳其封建主几乎不斷遭受軍事失敗，由於失去前此在歐洲所侵占的領土而日益加甚了。

毫無疑義，奧斯曼帝國之大大落后，而且日益落後於歐洲資產階級民族，落後於東歐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俄國和奧國），使得這個封建帝國的內部危機尖銳化起來。

第三節 东方各國——所謂原始積累的源泉

歐洲的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就已經顯示出其反人民的性質——它們造成了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來執掌政權的結果。勞動人民群眾、首先是農民，肩上負荷著整個鬥爭的重擔，却不能享有勝利的果實。例如，馬克思在論到早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就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的荷蘭時寫道：“荷蘭的人民群眾，還在一六四八年，就已經比歐洲其餘各地的人民群眾，忍受更多的過度勞動，更為窮困，遭受更為殘酷的壓迫。”^Θ至於一六四二年的英

^Θ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五二頁。

國資產階級革命，在革命時期中表現得最勇敢、最堅決的英國農民，却成了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秩序下的最早的受害者。到十八世紀中葉，“驅逐”農民離開土地的過程結束了。英國就是用這種方法完成了所謂原始積累的長期過程，首先使直接生產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被剝奪。馬克思教導說：“建立資本主義關係的過程，不外就是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把社會的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就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勞動者。所以，所謂原始積累不外就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它表現為‘原始的’，不過是因為它形成了資本及與其適合的生產方式的史前時期。”[⊖]

在西歐，原始積累不外是資本主義發生過程的一個方面。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聯繫，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原始積累這個過程用強力割斷這種聯繫，就直接促成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在新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結合。它一方面形成了資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批尋求雇用機會的勞動者。

歐洲資產階級靠犧牲東方各族和殖民地而進行的原始積累，則帶有另外一種性質。其主要差異如下：

第一、外國殖民者都把從這些國家中所奪取和占有的珍寶運回宗主國，而只有在宗主國，它們才變為資本。對於被掠奪的國家而言，這是使它的經濟一蹶不振用什麼也不能補償的損失。根據絕非完全的數字，英國人僅僅在其統治印度的最初一百年中（一七五七年——一八五七年），從印度榨取出來的財富，就值十億英鎊以上。“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印度運往英國的財寶，與其說得之於不重要的商業，不如說得之於從該國直接剝削和從勒索及運送到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〇三頁。

英國的巨額財產。”^①

第二、英國人在印度大規模奪占農民土地，並沒有使印度發生資本主義的農業或工業。其結果只是擴大了封建剝削，從而直接促成生產力的破壞和成百萬人口的死亡。例如，英國人在印度宣告自己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承受傳統的亞細亞的對農民的封建租稅剝削的手段，並且開始空前殘酷無情地來使用這些手段。馬克思在論到這一方面時寫道：地租“的量可以大到這樣，以致勞動條件的再生產，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都嚴重地感到威脅；以致生產的擴大，或多或少成為不可能，並壓迫直接生產者，使他們只能得到維持肉體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當這種地租形態，竟被一個實行征服的商業國利用，情形還會更加如此。英國對於印度，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②。

由英國人的征稅暴行直接引起的一七七〇年的飢荒，使得富庶的孟加拉的人口死亡了三分之一——即在一千萬人以上。荷蘭人在爪哇的行為也是如此慘無人道。荷蘭人的掠奪行為造成了整個地區的人烟絕迹，居民的死亡殆盡，得保殘生的也逃進山里去了。

第三、歐洲人靠犧牲東方各國而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並沒有在東方各國使雇傭工人的勞動排擠了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的現象，相反，它却伴隨以相當廣泛地使用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的現象，也就是說，伴隨以相當程度的經濟上倒退的現象。這一現象不但表現在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的經濟上，而且也表現在對手工業工人的剝削上。這樣，歐洲殖民者靠犧牲東方各國而進行的原始積累，不但沒有促進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相

① 馬克思：“東印度公司及其歷史和成果”，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二年俄文版，第三五九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三九頁。

反，却促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倒退。

資產階級國家在東方各國進行原始積累的手段，是以相當多種多樣著稱的，但却总是奠基于粗暴的强力之上的。“美洲金銀礦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于礦坑，正在開始的東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轉化為商業性黑人獵奪場所，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要素。”[⊖]

由于英國、法國和一部分在西印度的荷蘭种植園經濟大量擴充，奴隸買賣就一直向上增長。从一六八〇年到一七八〇年這一百年間，由非洲向安提里斯群島和英屬北美殖民地輸出奴隸達二百二十萬人左右。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奴隸的入口達到每年八萬人之譜。这种高額利潤的活人貿易，有一半是當時最強大的殖民強國和海上強國——英國所經營的。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所抱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目的，就在於從馬德里政府取得每年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出賣由英國人從非洲運來的四千八百名奴隸的權利。根據一七一三年烏特列支和約，英國取得了供給奴隸的這一權利(所謂阿先多)。利物浦、接着是布利斯托爾和倫敦，都因奴隸買賣而發了財。一六三〇年，在利物浦港口登記的販奴船只有十五艘，而到了一六九二年，則已增為一百三十二艘。大臣和主教、“貴族勳爵”和進取的商人都在高額利潤的活人貿易的基礎上聯合起來了。在非洲獵取奴隸的時候，土人常常是整部落、整族地被歼滅，在被獵得的奴隸中，又有成千的人在路上由於殘酷的待遇、惡劣的飲食和販奴船上囚房中難以置信的拥挤而死亡，而到达美洲的則要在監視人的皮鞭下從事異常困苦的勞動。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四八——九四九頁。

在靠牺牲东方各族而進行的原始積累中，欧洲人在新發現的由欧洲到印度、由印度到远东的航路上确立自己的霸权一事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十七世紀下半叶，环繞非洲的較快、較安全、較便宜的通路，就最終地代替了旧日商隊貿易和海上貿易所走的由印度經過波斯灣和波斯到黑海及地中海区域的道路。这样，印度与欧洲之間的有利可圖的貿易壟斷权就轉入欧洲人之手。亞洲和非洲有許多富足的商業、手工業城市，它們一向是和这种西起开罗、大馬士革、伊茲米尔，东抵拉合尔、喀布尔、坎达哈的中介性的貿易有关联的。現在欧洲人壟断了这一貿易，对这些城市是一个猛烈的打击。波斯和阿富汗所受的打击特別沉重，因为这些國家原來正是印度与西方陸路貿易所必經的主要通路。新闖來的外國人不僅壟断了印度与欧洲間的貿易，他們也几乎掌握了印度洋上全部海上貿易。

第四節 壟斷貿易公司

欧洲商人殖民者在东方不是各自單独活动，而是联合成为龐大的壟斷公司來活动的。后者是資本積累的强有力的杠杆，使各个股东資本家減少了由于經營不可靠的殖民地事業而可能發生的危險，最后，它保証了参加这些公司的人們享有特权地位和本國的特別保护。

这种商人联合之所以成为必要，也因为他們各自單独活动，就不能克服亞洲各國的反抗，和欧洲競爭者進行斗争，实现廣大的海外貿易，而这种貿易在当时与海盗行为和战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壟斷公司通常由國家給以極廣泛的权利。例如，在十七世紀初成立的荷蘭东印度公司、英國东印度公司、法國东印度公司都有权在东方維持自己的海陸軍，有权宣战媾和，修建要塞和兵工

厂，設立法庭，对其所屬的职员以及所占地区的土著居民中的自己的臣民進行審判和惩处。

后来，不論是荷蘭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國东印度公司，都变成了真正領有土地的強國。前者早在十七世紀初就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起來，而后者則在一七五六年——一七六三年的七年战争之后，就在印度拥有廣大的領土。兩者都在公司內务方面享有相当的自主权，并且都用收買、行賄的手段，使本國政府延長或擴大其特权。貪污和行賄成了英國东印度公司影响國王、宮廷和政府的巩固基礎。尽管如此，英國东印度公司的壟斷还是好几次被國王破坏了，國王为了收入一筆巨大的賄賂，就給予一些新成立的公司以对印度進行貿易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一七〇二年，这时互相競爭着的公司終于匯合成为統一的东印度公司。它变成了倫敦銀行区商業上層分子的自成一帮歧視別人的、享有特权的組織，并且从此經常享有國王和寡头执政們的偏爱徇私的支持。法國东印度公司是在封建專制主义秩序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这一点給它的性質和它的組織都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公司的活動被置于國王任命的总管的官僚主义的監督之下，其董事不是由資產階級代表組成，而是由主教、弄臣和大貴族組成的，其資財不是出自商人的荷包，而是靠國王的恩賞：國王賜予法國东印度公司以一些有利的和“光荣”的特权，使其在法國本國可以实行包稅、开设賭場和酒館、發售彩票等等。

龐大的壟斷公司一开始就是欧洲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强有力工具。它的活動促進了宗主國的資本主义發展，这同样也就破坏了它自身存在的基礎。工厂工業愈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形成愈有進展，那末攔阻大批私商和企業家直接進入东方殖民地市場的东印度公司的壟斷权就遇到愈多的矛盾。与这种壟斷無关的廣

大的資產階級集團，愈來愈堅決地要求將其廢除，或加以限制。同時，壟斷的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殘暴施行的原始積累的手段，使這些國家的經濟衰落到這種地步，以致他們進一步順利進行剝削的可能性，受到了威脅。把持着這些公司的一小撮富人（英國東印度公司股東總共不到兩千人，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則為數更少，共有五百人）的貪欲和狹隘性，損害了它們本身的收入，並且把壟斷公司引到了破產的邊緣。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壟斷公司的壽數已盡，它的廢除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第五節 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及其後果

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是歐洲諸國為了爭取殖民地和商業方面的霸權而進行的。同時，它也是原始積累的方式之一。這些戰爭都伴隨以對別國領有的殖民地的強盜性的襲擊，對商船的廣泛的擄奪，和海上搶劫的盛行。這種海上搶劫不外是對懸掛外國旗幟航行海上的船隻，進行合法形式的海盜襲擊而已。商業戰爭波及全世界。戰爭不但在歐洲進行，而且也在加拿大的森林中、安提里斯群島和遙遠的印度進行。因此，商業戰爭促使新的國家和民族加入歐洲人殖民地掠奪的範圍之內。戰爭之具有殘酷和長期的性質，首先是由於歐洲諸國在鎮壓和掠奪孱弱落后的各族一事上爭奪霸權的鬥爭所致。歐洲國家間這種衝突的尖銳化，也是由於在資本主義手工業工場時期外國市場、首先是殖民地市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寫道：“在今日，工業的霸權，帶來了商業的霸權。但在真正的手工製造業時期，却是商業的霸權帶來了工業的優勢。所以殖民制度在這時起了主要的作用。這位‘異神’，原來是和歐洲各个舊神，在祭壇上並占一席的，但它在一個好日子，一擊一蹴，把它們全打倒了。它宣布貨殖是人類最後的唯一目

的。”^① 其实，歐洲諸國在這一斗争中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決定這些國家中哪一國將取得商業、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權，從而變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強國。荷蘭人和英國人早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之交，就已使西、葡兩國在海上和殖民地方面的優勢結束。作為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歐洲的主要的資產階級強國，荷蘭取得了在海上，貿易和殖民地方面凌駕西歐各族的優勢。荷蘭人領有印度尼西亞和錫蘭，在好望角和北美海岸上（新阿姆斯特丹，後來被英人奪占，改名紐約），建立了自己的移民區。荷蘭人暫時佔有了葡領巴西很大部分的土地，但在十七世紀中葉，被趕出該地。接着，荷蘭人穩固地佔有了南美沿海的蘇利南（即荷領圭亞那）和加勒比海上的古拉索島。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把英國引上了為殖民地、貿易和海上優勢而鬥爭的廣大舞台。荷蘭的强大實力是阻礙英國達到這一目的的首要障礙。在十七世紀下半期三次英、荷的流血戰爭中（一六五二——一六五四年；一六六五——一六六七年；一六七二——一六七四年），荷蘭的强大實力被摧毀了。關於英國戰勝荷蘭的原因，馬克思是這樣分析的：“作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商業國，荷蘭的衰亡的歷史，就是商業資本隸屬於產業資本的歷史。”^② 荷蘭資產階級誠然几乎得以保有其全部殖民地（除開北美洲之外），但其所以如此，則在於尼德蘭失敗後，英、法立即開始進行連續多次的商業戰爭。這些戰爭早在十七世紀末即行開始，其規模日益擴大，在十八世紀一直繼續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英、法殖民利益的衝突遍及全世界：在西印度群島方面，牙買加、巴爾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五二——九五三頁。

○ 同上書，第三卷，第四七二頁。

巴多斯和許多其他島嶼屬於英國，而聖多明哥、馬提尼克、瓜得盧普則屬於法國；在北美洲方面，英國人擁有大西洋東岸直到阿列根尼山脈的地區，而加拿大和路易西亞那則是法國王朝的殖民地；在印度方面，英國的據點是馬德拉斯、孟買和加爾各答，而法國則有像本底失里和昌德爾那戈爾這樣巩固的根據地。英、法在利凡特所發生的矛盾也並不小，在這裡，它們爭奪奧斯曼帝國商業和政治上的勢力的競爭開展起來了。最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他們都想要積極地參加奴隸貿易，力求由自己來壟斷這一有利的事業。英國在對法國的商業戰爭中，擁有一系列的優越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英國已經經過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法國則剛剛開始向資產階級革命前進。

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一七〇二——一七一三年），英國不讓西班牙和法國的殖民地實際上在法國控制下合併。當時英國佔有了直布羅陀、北美洲的一些土地，並且使葡萄牙受自己的控制。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一七四一——一七四八年），英、法雙方都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印度，法國人佔有了馬德拉斯，並且擴大其勢力，使其及於德干高原的很大部分；但是根據一七四八年和約，他們不能保住馬德拉斯。他們把它歸還給英國人，以交換英國人在加拿大所侵佔的路易斯堡要塞。

一七四八年的和約，只是結束了歐洲的軍事行動。在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方面，戰爭實際上繼續下去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最終地摧毀了法國的實力。到了戰爭末期，法國大多數巡洋船隻和主力船艦都沉到海底去了。在締結和約之後，法國所掌握的主力船艦，共計六十七艘，而英國則達一百四十艘。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以法國王朝在海上及殖民地方面勢力的毀滅而告終。在北美洲，法國永遠失去了加拿大，在西印度，則被奪去

了一些島嶼。在印度，英國人摧毀了德干方面法國統治的脆弱機構。法國在印度固然還保有五個沿海城市，但它們被解除了武裝，其城牆也被鏟平了。被戰勝了的封建專制主義法國所失去的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英國所取得。英國變成印度的主要政治力量，它奪占了加拿大，並且長期取得最強大的海上強國的地位。對印度的掠奪又加速了英國工業上的變革，便利了英國資產階級把本國變成“世界的工場”。

第六節 世界市場的形成

十八世紀最後三四十年中開始的工業革命，標誌了資本主義過渡到新的技術基礎——大機器工業。就其基本特點而言，這一工業革命完成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在這一時期歐洲列強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殘酷的經濟、外交和武裝鬥爭中，全世界都被強制卷入資本主義勢力的軌道上來。一八五八年，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任務，就在創造世界市場，——至少是在大體上創造世界市場，並創造以世界市場為基礎的生產。既然地球是圓的，那末，移民于加里佛尼亞和澳大利亞以及中、日門戶開放，大概是完成了這個過程。”[⊖]

全世界各洲的相互關係增多了。歷史變為全世界的了。各族間彼此的孤立性很快地消失了。

這一過程所具有的深刻矛盾的、對立的性質，在斯大林同志所下的卓越的定義中完全揭示出來：“各民族間的相互依賴和地域的經濟聯合，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不是由於作為平等單位的各民族的合作，而是由於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較發展的民族

[⊖]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一八一一—一八二頁。

压迫和剥削不很發展的民族而建立起來的。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侵略、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帝國主义的橫行霸道、殖民地的奴隸制和民族的毫無权利以及‘文明’民族相互之間为了統治‘非文明’民族而進行的斗争，——这就是各民族在經濟上接近的过程所采取的那些形式。”[⊖]

第七節 法國資產階級的殖民政策

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并沒有解放殖民地和附屬國各族，也沒有把解放殖民地和附屬國各族当做自己的任务。

勝利的資產階級給落后各族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更加沉重的奴役的枷鎖。

只有在一七九四年二月，雅各宾派的國民公會頒布了廢除法國殖民地奴隸制的命令。但是在雅各宾派專政垮台之后，法國的大資產階級和与殖民地貿易有关的商業界人士，就立即要求恢复奴隸制。法國殖民地的奴隸制又被合法化，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

至于殖民地掠夺，資產階級的法國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比起封建專制主义的法國，則絕對是坚决得多、積極得多。在拿破侖时期，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尖銳起來，法國統治集團奴役近东以及中东各國各族的野心加强了。

这样，法國革命，就和較早的英國、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样，引導到殖民地掠夺范围的擴大，引導到資產階級民族間爭夺殖民地的斗争的尖銳化。同时，法國革命的民主思想，后来在东方各國的解放与反封建斗争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不过，这种思想的影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九四頁。

响，最突出而且最先表現出來的却不在亞洲，而是在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在那里，斯拉夫各族、希臘人、羅馬尼亞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使法國大為加強的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英法爭奪貿易、海上和殖民地的優勢的鬥爭尖銳起來，而且更加擴大了。

拿破崙和法國資產階級懂得，為了戰勝英國，或者只是嚴重地削弱英國這一競爭者，就必須在英倫三島登陸。不過，英國艦隊在海上的優勢給這一計劃以無法克服的阻礙。於是就出現了另一計劃——在東方給英國以致命的打擊，造成對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威脅。

法國對埃及的軍事遠征就是服務於這一目的的，不過它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但是不久，在一八〇〇年，法國又企圖以和俄國締結軍事同盟為基礎組織起兩國的共同行動，甚至是直接向印度進軍。這一企圖也遭到了失敗。

拿破崙預計由陸路遠征印度，也沒有實現。在英國人于一八〇五年在特拉法爾加擊潰了法國、西班牙的艦隊之後，拿破崙就放棄了侵入英國的計劃。接着，近東和中東國家在拿破崙的反英計劃中，又占了重要的位置。

由於這一時期，俄國與英國聯盟，拿破崙就指示法國駐伊斯坦布尔代表塞巴斯齊安，不惜用任何代價，挑起俄土間的新戰爭。塞巴斯齊安的活動加速了俄土戰爭（一八〇六——一八一二年）的發動，並且使得法國在奧斯曼帝國的勢力大為加強。

同時拿破崙也加強了法國在波斯的地位。一八〇五年，在法、俄兩國間重新發生軍事行動之後，拿破崙的正式代表柔貝爾就在德黑蘭出現了。一八〇七年五月，在當時拿破崙的大本營所在地

芬肯斯太因鎮，訂立了法波軍事同盟。它規定了共同進軍印度，以及在波斯對俄作戰時法國給波斯以援助。

在芬肯斯太因條約簽訂之後，拿破崙立即擬出了致駐波斯新使節加爾丹將軍的詳細指示。這一指示的結尾部分指出：“我們的主要目的，在於組織法、波、土三國同盟，開辟通往印度的道路，和給反俄的同盟者以保證。”

這樣，到了一八〇七年，法國的勢力，在奧斯曼帝國和波斯，都大大增強了。法國當權的上層分子，力求把這些國家變為向印度進軍的跳板，而且也利用它們來反對俄國。

一八〇七年七月，法國和俄國簽訂了梯爾西特和約。這個和約不但使歐洲全部軍事、外交的形勢，而且也使近東和中東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拿破崙在梯爾西特出賣了自己在東方的盟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把它們當做他對俄國談判的找頭。英國外交就利用了這一點。終於把法國人完全趕出波斯（一八〇九年）。

梯爾西特和約對俄國東方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俄國可以抽出手來，繼續對土耳其和波斯作戰。

在梯爾西特和約簽訂之後，拿破崙立即再度策劃組織法、俄對印度的共同進軍。不過，歐洲的形勢在改變中（西班牙起義），俄、法的關係也日益尖銳化，這就迫使拿破崙起初擱置了對印度的遠征，而後來終於放棄了這一計劃。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促成了拿破崙帝國的崩潰。法國資產階級爭取世界殖民地霸權的希望，也同歸幻滅。至於英國，却鞏固了自己的最強大的殖民強國的地位。但是，從這時起，它的利益日益與俄國這一大陸上最大的強國的利益發生衝突。這種利益的衝突在亞洲到處出現，而首先是在近東和中東出現。

第八節 英國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掠奪和英俄的角逐

拥有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和海上霸权的英國資產階級，力求無限制擴大自己的殖民地領地，以致成为东方各族的主要敌人与奴役者。由于对印度各族百年战争的結果，英國强盜把廣大的印度次大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印度的統治給予英國人以進攻亞洲的头等基地。他們依靠这一進攻基地，并且利用印度的自然資源与人力，对远东和中东采取廣泛的攻势。英國强盜用“保衛”印度、防止法國以及后来防止俄國的威脅等等假仁假义的空談，來掩盖其对波斯、中亞細亞和阿富汗的侵略計劃。实际上他們力求建立自己对整个中东的独占統治。英國在第一次俄、波战争中裝扮为波斯沙的盟友，接着誘騙波斯發动对俄的新战争，力求使拼湊起來的卡耶尔强國淪为自己的藩屬，將其領土变为進一步侵夺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方便的基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的商品开始廣泛侵入阿塞拜疆南部、波斯北部和中亞細亞，这一点使得这些國家和俄國之間早已存在的經濟联系，有受到破坏的危險，而东印度公司大批走狗和間諜之出現于中亞細亞；也使中亞細亞有和印度一样变为英國殖民地之虞。一八三八年，英印軍隊侵入阿富汗，接着又越过兴都庫什山，这时这种威脅就变得迫近眉睫。英國强盜准备占领赫拉特这一由印度通至中亞細亞要道上的咽喉之地。基發、布哈拉和浩罕都面臨嚴重的威脅。孔都茲地方的烏茲別克人，庫喜斯坦地方的塔吉克人和阿富汗部落的英勇斗争，打破了英國人的掠夺計劃造成了英國占領者被赶出阿富汗的結果。作为对英國人侵犯阿富汗的回答，彼罗夫斯基將軍于一八三九年向基發進軍，但未能得逞。这是帝俄企圖囊括中亞細亞这一汗國于自己的勢力范围之内的一次尝试。

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印度的起义，給英國的侵略以新的有力的打击。这一起义大大削弱了英國人，并且使他們在十至十五年之內，沒有可能利用印度的資源和士兵对中东進行進一步的殖民战争。由于帝俄外交的積極反对，英國人同样未能把波斯和受波斯封建主支配的各國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外高加索各族被俄國从土耳其苏丹和波斯沙的血腥压迫下解放出來，在十九世紀初年就成为俄罗斯帝國的組成部分。英國殖民者与土耳其封建主和当地封建主反动派的代表們所共同策划的使外高加索脱离俄國的一切進一步的企圖，都以全部失敗而告終。英國使基發、布哈拉、浩罕屈服于自己的企圖，也遭受同样的失敗。到了一八七六年，整个中亞細亞(除土庫曼外)都直接或者間接地成了俄罗斯帝國的組成部分。

中亞細亞的并入俄國，使当地封建主的內爭即告結束，經濟上也被包入全俄罗斯的市場中，而更主要的是，創造了前提条件，使它得以参加先進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亞細亞之变成为俄國的組成部分，尽管曾使当地劳动人民額外增加了困难，尽管民族殖民地的压迫是加强了，可是也具有巨大的進步意义；因为这使得中亞細亞各族的歷史命运和偉大俄罗斯人民的命运結为一体，使各族領土得告統一。这就保証了俄國对它們直接發生文明的影响，为先進的俄國民主文化及其革命思想在中亞細亞打开道路，最后，为中亞細亞各族参加全俄罗斯爭取民族、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打开道路。

英國資產階級在近东奉行了和在亞洲其他地方同样的掠夺性的殖民政策。由于英國在当时拥有巨大的工業和財政方面的实力，它所企求的就不是分割拼湊起來的奥斯曼帝國，而是在土耳其苏丹的領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地位。

英國的近東政策，是力求使孱弱的蘇丹政府完全從屬於英國，阻止強大的、富有生命力的國家（巴爾干各國、埃及等等）從奧斯曼帝國分離出來，維持土耳其封建主、同化主義者對被征服各族的野蠻統治，阻礙沙皇的勢力在巴爾干確立起來和占領海峽地帶。英國殖民者希望使土耳其人以及奧斯曼帝國非土耳其各族都成為英國工廠製成品的購買者和英國工業所需要的殖民地原料的供給者，對他們進行剝削。如果英國人在中東是以“保衛”印度的空談來掩蓋自己的掠奪行動，那末，他們在近東則提出了一個偽善程度不下于此的口號：“維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與不可侵犯性”。只要他們將成為該帝國的殖民主子，他們當然主張維持這個帝國的“完整”。他們在壟斷土耳其市場和變蘇丹為自己的傀儡這一條件下，保衛了土耳其蘇丹領地的“不可侵犯性”。

奉行這種政策的英國資產階級，就成了外高加索、巴爾干半島各族民族解放運動和埃及人民獨立願望的最凶惡的敵人。他們支持土耳其封建主對阿爾明尼亞人民的統治，就如同他們力求維持或恢復波斯封建主對外高加索東部的統治一樣。英、俄兩國在對近東和中東的政策上的一個主要不同之點，就在於俄國方面儘管沙皇政府在主觀上有掠奪野心，而客觀上在巴爾干和外高加索各族擺脫土耳其和波斯封建主的壓迫方面，却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而英國資產階級則不論在主觀、客觀方面都是存心綏殺各該族的解放鬥爭的反動力量。

在遠東方面，英國在以暴力強迫中國“開放”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兩次掠奪戰爭結束了中國的閉關自守狀態，使這一大國開始變為半殖民地。在偉大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英國資產階級也正是外國資本家（其中也有法國人和美國人）干涉中國的主要組織者。年青的美國資產階級沒有公開宣戰，但在對華的掠奪

性的兩次鴉片戰爭中幫助了英國人。美國人也參加了反對太平天國的武裝鬥爭。一八五三年強制“開放”日本的美國資本家，想要把日本變為自己對中國從事廣泛殖民地擴張的進攻基地。但是不久美國即爆發了內戰，使得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第九節 东方殖民地國家變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帶有各種各樣特權與限制的貿易壟斷是原始積累時期極典型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這種舊的貿易壟斷的盛行結束。

如上所述，在原始積累時期，殖民者用粗暴的強力從被他們征服的國家榨取了大量的財富，而沒有給這些國家什麼東西、作為交換。現在局面開始改變了。殖民地開始轉變為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的產地。在舊的殖民剝削的手段之外，又加上了新的手段，剝削和掠奪的總負擔加重了。殖民地國家對宗主國的依賴性也加強了。

外國資本家的殖民地統治並沒有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代替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外國掠奪者使他們在當地所遇到的封建關係，適應於殖民地剝削的需要。而且同時力求把土地關係、政治結構、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封建殘余鞏固起來。

使封建關係適應於殖民地剝削的需要，基本上可歸結為在實行土地封建國有制的地方取消了土地封建國有制，把土地變為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相當大部分的土地為殖民者本身所攫取。以手工業與農業結合為基礎的舊的公社形態，是和剝削當做輸出原料供售者和輸入工業製造品購買者的農民不相容的。因此，殖民者就力求以強力來加速已經開始的公社崩潰的過程。在一些情況下，這就造成以立法手段來取消公社的局面（例如印度）；在另一些情況下，公社還是保留下來，但只是作為統治者征稅和分派強制

劳动服役所必不可少的賦稅單位而存在的(例如印度尼西亞)。不过，不論在何处，由于欧洲工藝製造品在亞洲市場上的暢銷，公社的自給自足性質，却是終于被破坏了。同时，殖民者却把高利貸者变成为自己的直接工具，在他們夺取農民財產，攫夺農民土地的时候，用法律來保护高利貸者的利益。这一措施，除开使得土地本身变为商品之外，还在許多殖民地中造成了以商業高利貸出身的地主，排除了旧的封建貴族的結果。这些新的地主在經濟方面还是保持了和从前一样的封建剥削，但在政治上他們完全依存于殖民地政权，成为外國統治的支柱。

殖民統治对殖民地國家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帶來某些变动。殖民者一方面保持被征服各族在思想意識和日常生活中的封建性，保护高級僧侶，同时却也少不了从当地土著出身受歐化教育的官吏和自由職業者。因此殖民地的主子不能完全阻止近代的知識深入到亞洲的社会中去。

在那些未变成殖民地而且形式上还保持独立的东方國家（中國、日本、奧斯曼帝國、波斯等）中，欧洲列强和美國不能像在完全被征服的國家中那样隨便，那样徹底地進行其殖民者的活動。但是就是在这些國家 中，粗暴的强力也还是他們的政策的基礎。他們倚仗着自己的軍事优势，强迫亞洲弱國建立由不平等條約所保障的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表現为下列各点：外國商品自由輸入，只課以最低的关税；外國商人和企業主自由進入該國；外國人不受当地法院的管轄；外國人不納稅；外國侨民主要是在远东各大港口城市中享有治外法权。在这些條約的特权之外，还要加上外國外交官，財政家和企業主对东方國家內政的干涉。东方各國在政治經濟方面已陷入于附屬地位，而且在后来都变为帝國主义的半殖民地。只有在一个地方，外國資本家的干涉沒有造成

这种后果，也沒有阻碍得了正在开始的独立的資本主义發展的过程。那就是日本。

殖民地的農民經濟已經被卷入世界市場之中，但農民自身却沒有因此变为自由生產者。他还受封建压迫，人格上依存于地主，受高利貸者的沉重的盤剥。

農民依存于世界市場的結果，不但表現在世界市場上殖民地出產的各种原料和糧食價格的漲落直接而有害地影响着小生產。这种依存还因國家的無情的强制而加强起來，國家对農民課以沉重的貨幣稅，并且强迫他們出賣未收割的青苗。这种依存同样也表現为地主領主的压迫，掠夺性的地租和高利貸者的盤剥。这些都强制地剥夺了農民自己劳动的果实。

用全家勞力生產出來的全部原料，是不管生產成本費的大小而出賣的。殖民地原料的價格低廉是生產者貧困和人身依存的結果，而不是他的劳动生產率的結果。

工業製造品的大量輸入，打垮了許多世紀來的農業与手工業的結合，破坏了農民經濟的穩固性，破坏了原來的停滯不变的神聖化了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几乎沒有变过的單純再生產的条件。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成百万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死亡，和在相当时間內殖民地國家变为工業宗主國的農業附屬品。

外國奴役者榨取殖民地的原料和糧食，并且把自己的工業製造品运往殖民地时，不取得当地商人的帮助和中介，是不可能的。这些經營对外貿易的当地商人变成为殖民者的坚固的支柱。从西班牙、葡萄牙統治东方的时候起，这些商人就变成了西班牙話里所說的“買办”。現在，他們成了外國資本的直接代理人。

保存落后的經濟形态，利用以超經濟强制为基础的封建手段來取得原料，对外國掠夺者來說，从政治上和經濟上看，都是更为

有利的。外國資本家們都力求保全旧的剥削形态，阻碍已經變为自己貪欲的牺牲品的各國的工業和一般生產力的發展。

農業与手工業的破產，農民的失去土地与貧困，由于爭奪銷售市場与原料而引起的战争，利用市場上的自發力量來掠夺人民——这些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頌揚的对东方各國的“自由貿易”的反面。

奴隸占有制在經濟上是已經過时了。这就造成了十九世紀上半期奴隸占有制的种植園經濟的危机。因此，从一八三八年起，英國政府，接着是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決定逐漸廢除西印度的奴隸制。至于东方各國，奴隸制事实上是繼續存在的。在欧洲人种植園中劳动的所謂“合同苦力”的地位和奴隸的地位很少區別。

“合同苦力”变成为沒有完全权利的人們。在种植園中，苦力每天工作十四、五小时，他們如果有了过失，种植園有特設法庭來審判他們。他們簽訂了奴役性的合同，而且陷入無法還債的境地后，就完全為主人所掌握。其中許多人都不能再回到故鄉。他們做着耗尽精力的苦工，过着半飢餓的生活，因而很容易得病和死亡。

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种植園中苦力的地位，其困苦情況並不比西印度的好一些。荷蘭殖民者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在印度尼西亞推行了所謂强迫种植制度。爪哇的全体農民都有义务拿出自己土地的一定部分，來种植政府所規定的出口作物。在强迫种植制度下，他們必須种植甘蔗、藍靛、咖啡、烟草和其他作物。全部收成都必須繳入政府倉庫。在保存着公社的地区，則必須拿出一部分公社土地以供强迫种植之用。

强迫种植制度使尼德蘭公司獲得巨額利潤。在实行这一制度

四十年間，荷蘭殖民者所賺的錢約為十億盾。

強迫種植制度給爪哇居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貧困，造成了不斷的起義，阻碍了荷蘭人把印度尼西亞當做工業製造品的銷售市場來進行廣泛的殖民地開拓事業。這引起了荷蘭國內的大大不滿，反對這一制度和尼德蘭貿易公司活動的聲浪大為增強。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於印度尼西亞人的鬥爭，也由於荷蘭工業資產階級的压力，印度尼西亞的強迫種植制度（這時贏利也少了）就被廢止了。

至於印度的同樣駭人聽聞的種植園經濟制度，經過某些形式上的改變，一直維持到今天。

第十節 對衰弱而未完全喪失獨立的國家的殖民地剝削

在奧斯曼帝國，歐洲資本家們依靠其本國的武力，堅持保存舊有的特權條約，使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商品泛濫於近東市場之上，並且用這樣的方法來摧毀奧斯曼帝國的手工業生產。特權條約和其他不平等條約還保證了歐洲人不受土耳其法庭的審判。外國人可以犯任何罪行，而土耳其政府却無權加以審判和處分。外國臣民不納稅；對輸入土耳其的外國商品只課以最低的關稅等等。

外國資本由於特權條約，也在土耳其取得了為當地商人所不敢夢想的特惠。外國資本家不但不受土耳其各地總督們的封建暴行的侵害，而且他們自己也取得了干出暴行的機會。當地商人和高利貸者，在他們這種暴行面前，比在奧斯曼帝國國家機構的賣國官僚面前，來得更為軟弱無力。

外國資本在土耳其的經濟、政治地位愈加巩固和擴展，土耳其民族工業發展的條件就愈少了。

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中國，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列強，

後來美國也參加在內，用武力為自己“打開”了中國的市場。由於第一次英國對中國掠奪性的戰爭，即所謂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的結果，中國被迫訂立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這就開始使中華帝國變成了附屬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商品就像巨大的洪流涌進中國。“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競爭不過機器工業。於是穩固的中國就遇到了社會危機。賦稅不復源源而來，國家瀕于破產，大批民眾變為赤貧，起義和大批殺戮皇帝的官吏……。國家已處于千鈞一髮之際，而受着強烈革命之威脅。”^①

中國並不是例外。“外國布匹之輸入，對於中國工業的影響，與這種輸入過去對於小亞細亞、波斯及印度工業的影響一樣大。”^②

十九世紀上半期歐美商人侵入殖民地的最重要的後果，是東方各國封建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破壞。農業的自然經濟性質日益讓位給商品經濟。手工業與農業的結合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摧毀了。作為自給自足經濟單位的農村公社崩潰了，城市手工業者陷入破產狀態中，主要生產者農民階級所受的封建剝削大為加強了。這一切引起了政治危機和經濟衰落，表現為十九世紀中葉的大規模人民起義（印度的人民起義，中國的太平軍農民戰爭，波斯的巴布教徒運動，印度尼西亞的起義，奧斯曼帝國內部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反封建的起義）。

第十一節 人民運動與上層改革

東方各國封建關係的解體是在殖民地附屬關係的條件下發生的。這種關係是這些國家發展本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基本而主要的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三頁。

② 同上書，第四一——四二頁。

障碍。亞洲市場上外國資本用自己的商品排斥了當地的產品，同時也保全、維持了封建剝削關係，保護了自己的亞細亞中介人——商人和高利貸者。在封建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商業、高利貸剝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寬度。所有這些條件都在極大的程度上使東方各國正在解體中的封建制度的矛盾尖銳起來，同時也妨礙了新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生。不過資本主義這一結構還是在舊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內部開始出現了，但是它只是在印度和奧斯曼帝國的某些地區出現得明顯一些。日本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它經過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革命儘管帶有上層的性質，還是為資本主義發展打開了缺口，並且很快地把日本變為殖民強盜。

其他的東方各國，則是另一種情況。中國、印度、波斯和印度尼西亞的人民運動遭受了失敗。不管這一運動是直接反對外國統治的（例如在印度），還是反對本國的封建基礎和滿族的壓迫（例如在中國），運動的基本動力都是農民。運動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先進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斯大林同志在其對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中指出：“農民起義只有在與工人起義結合起來以及為工人所領導的時候，才可以得到勝利。”[⊖]

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外國殖民者的勢力與國內封建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對人民大眾的起義進行血腥的鎮壓。中國的情況正是如此，在中國，外國干涉者——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成了反革命的清朝政府軍隊的組織者。至於印度，英國人在此直接出來作屠殺起義人民的劊子手。可以作為例証的，是從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九年起義剛一開始的時候起，大多數印度王公和高級僧侶都站在印度的壓迫者這一邊，而起義本身還伴隨以那些起

[⊖] 斯大林：“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頁。

初領導過起義軍的封建主的叛變和他們之轉入英國人的陣營。

第三个原因在于东方各國內部的各种各样的隨地而異的、但不論在何处都阻碍人民運動的統一的割據狀態。

人民運動的失敗決定了东方各國遭受進一步的殖民地奴役化。不過，這些運動的進步歷史意義還是十分偉大的，因為運動的終極目的在於取得獨立和廢除封建制度。在一些情況下，例如中國的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和波斯的巴布教徒運動，鬥爭的反封建傾向較為明顯。而在另一些情況下，鬥爭則主要是帶有解放運動的性質，例如印度的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民族起義。但是這些次人民運動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包含著上述兩種傾向。

這些人民運動的進步性表現在他們更進一步地動搖了封建制度的基礎。所有這些運動都喚起了人民從事反對民族壓迫和外國奴役者的鬥爭，因而就成了民族自覺發展的一個因素。運動之披着宗教外衣和鬥爭之採取中世紀方式，都反映出這些國家一般地落後於歐洲。各國人民運動反對外國奴役者的猛烈的程度視外國資本侵入的程度而定。外國壓迫愈重，殖民者摧殘人民群眾愈厉害，對外國強盜的反抗也就愈強烈。

波斯和土耳其的統治階級力求鞏固自己的動搖的地位和阻止人民運動的再度爆發，他們着手試圖進行一些上層的改革，加強土耳其蘇丹和波斯沙的統治。在這一方面，他們遭受了失敗。這些改革的客觀結果，歸根到底表現為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封建制度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和便利歐洲殖民者的入侵。

在土耳其，就有從一八三九年開始的改革（坦志麥特）[⊖]。奧斯

⊖ 坦志麥特法令是 Aba-Ue-Mejid 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即位時所發布的一道法令，該法令取消國家和官吏濫用职权，確立奧斯曼帝國的人民不分种族和信仰一律平等，并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譯者

曼帝國繼續成為受土耳其封建主压迫的境內各族的牢獄。它依存于歐洲列強的程度與年俱增。

波斯的阿米尔·尼柴姆進行改革(一八四九——一八五一年)的嘗試也是同樣的不成功，而且更為軟弱無力。

因此，在本書研討的時期，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相對地順利發展，不但是靠無情剝削劳动人民大众，而且也是靠殖民地附屬國千百萬人民的被掠奪與死亡才得以出現的。

第十二節 馬克思恩格斯論工業資本主義时期 东方各國的民族解放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的創造者躬逢十九世紀中叶在东方各國兴起的解放運動最早的浪潮，仔細地研究了印度、奧斯曼帝國、中國、波斯和阿富汗的事件。他們研究了有关英、俄在亞洲的斗争的史料，給了英國对印度的統治及其对印对英的影响以出色的分析，給了鴉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評价。

偉大的科学家兼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尋求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采取的進程這個問題的答案。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信中說：“我們感到困难的問題如下：大陸上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立即会帶有社会主义性質。但是由于在無比的更廣泛領土上，資產階級社会的發展还是在扶搖直上，那末，它在这小小的角落中是否必然要被鎮压下去呢？”[⊖]

因此，馬克思就提出了一個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問題，即欧洲革命的远景問題，資本主义還沒有發展或者還沒有勝利的落后國家与殖民地的發展問題，欧洲革命与殖民地附屬國發展的相互关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莫斯科，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一〇六頁。

系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对这一問題給予十分确切的回答。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中說：“我們決不能向那距現时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遙远的將來，在每一个別國家里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对于这一問題，后来在另外兩位偉大革命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做出了答案。列寧和斯大林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問題的初步原理發展成为体系嚴整的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論述德國重新統一的論文中，指出了民族問題对于資產階級的意义，資產階級所以傾向祖國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論述第一國際关于波蘭、爱尔蘭和南斯拉夫人問題的論文、演說和決議中，指出了民族問題是从屬於主要而基本的問題(即革命問題)的一个問題。民族运动对革命的关系必須是評价民族运动性質的标准。在英國和爱尔蘭的相互关系这一实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只有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才可以解放所有被压迫的民族。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波蘭为实例，指出了民族运动与土地問題的关系，以及与土地革命联系着的民族运动所具有的那种特殊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國强盜們在印度的暴行是可耻的行徑。馬克思和恩格斯仔細地一步一步地注意印度民族起义的進程，指出了它發生的原因、它的歷史意义、內部弱点及其失敗的原因。

[⊖]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六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引起鴉片戰爭的原因；他們仔細地注意落后的中國與先進的歐洲資本主義鬥爭的進程。他們歡迎太平天國運動。他們把中國的革命和將來歐洲的革命聯繫起來，着重指出了這一事件對文明的巨大意義，並且預言歐洲反動派將來在中國這一原來極端守舊的堡壘中也不可能為自己找到避難所。但是他們並沒有掩蓋人民運動的錯誤與弱點。

資本主義之擴大及于全世界，給反對資本主義的解放革命鬥爭之匯合成為一個总的洪流創造了前提條件。單是各國的革命事件在時間上的符合，就已經便利了革命鬥爭。例如，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七年的英波戰爭就便利了印度起義的準備工作。印度人民的起義迫使英國人把軍隊從開往中國的途中撤回，這樣就使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實際爆發，延緩了一年。印度起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和偉大的亞洲各民族所表現的對英國統治的普遍不滿相吻合，因為孟加拉軍隊的起義無疑地是與波斯和中國的戰爭密切相聯繫的”。[⊖]

世界市場形成過程，同時也就是各個民族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過程。革命運動也開始取得了世界性。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還沒有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合流。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不但在歐洲，而且也在世界的其餘部分給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已經看出了舊的“自由”資本主義轉變為帝國主義的征象。這些征象在英國來得特別顯著。英國在工業和殖民事業上的優勢，加速了英國由舊的“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一部，第二一四頁。

無產階級的偉大思想家的天才已經預見到殖民地歷史發展客觀進程中可能發生的后果。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論到了印度、埃及、中國可能發生革命。

他們好像是回答自己所提出的落后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远景這一問題，假定了這些國家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因此，必須是在先進國家中有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後進國家中則完成了民族解放的革命。巴黎公社的震驚，並沒有喚醒了東方。巴黎公社不可能把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附屬國中的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

但是高瞻遠矚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撩起了未來的帷幕。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打下了基礎。

第一編

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法國資產階級 革命期間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國

第一章

土耳其(奧斯曼帝國)

十六世紀末叶至十七世紀初叶，奧斯曼帝國進入自己的封建制度發生延續性危机的时期。加拉·雅茲易吉和德里·哈桑領導下的巨大的人民起义是这一危机的鮮明的表現。这一起义在一五九九至一六〇二年期間席卷了安那托里亞的大部。土耳其封建主終于能够把起义鎮压下去，从而保持住了自己对土耳其農民和構成破碎的奧斯曼帝國的多数被征服各族的統治。

奧斯曼帝國在欧洲（黑山國和达尔馬提亞除外的巴尔干、东南欧、克里米亞及亞速夫海和黑海沿岸附近地区）、非洲（北非）和亞洲（小亞細亞、阿拉伯、叙利亚、巴力斯坦、伊拉克、阿尔明尼亞西部和西南部，包括吉里吉亞及一部分格魯吉亞土地在內）拥有廣大的領土，是各个不同國家、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黑海是帝國的內海。这是一个幅員廣大的強國，其中居統治地位的土耳其人，甚至并不占居民的多数^①。

就其社会、經濟發展水平言，土耳其人远远落后于其統治下的各族，特別是希臘人、巴尔干半島的斯拉夫人、格魯吉亞人和阿尔明尼亞人。

土耳其蘇丹和土耳其封建主對治下各國的統治是完全靠武力來維持的。

土耳其封建主在被征服的各國中確立起專制的政權，集中掌握征稅和“一切社會的機能——不論是軍事的、還是民政的和司法的機能”（馬克思語）。

大多數被征服的土地，像埃及、塞爾維亞、摩爾達維亞、瓦拉齊亞、匈牙利等地，以向蘇丹國庫納貢來代替納稅。居民的這種貢物通常是由土耳其總督通過包稅人或當地封建主征集而得的。土耳其封建統治的壓迫和專制延滯了土耳其人以及被征服各族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使被征服各族陷於無權的地位。

十七世紀奧斯曼帝國仍然是一個極不穩固的軍事行政聯合。作為帝國組成部分的各族和各部族處在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水平上。他們佔據着自古相傳的土地，過着獨特的生活，有自己的經濟利益，早就形成自己的語言和表現在民間敘事詩、文學、藝術、建築風格等方面的文化傳統。他們對土耳其奴役者懷有仇恨，但是內部的封建割據極端妨礙了他們去進行共同的鬥爭。

許多被統治的各族的封建上層分子能夠適應土耳其的統治，在許多場合下接受了伊斯蘭教，這樣就取得了蘇丹政權的信任，保持住了自己剝削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權利，以及許多封建特權。

第一節 社會制度與農民的處境

在奧斯曼帝國內，不論是哪一個民族，都以農民為人民中的基

⊕ 本書有關奧斯曼帝國各章中不研究阿拉伯各國的歷史，阿拉伯各國的歷史另有專章論述。至于外高加索以及中世紀時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巴爾干半島各國和各族，他們的歷史將在蘇聯各族人民歷史一課以及南部西部斯拉夫史、近代史和一部分中世紀史各課中加以闡明。

本群众。他們通常有一个总的名称，叫做“拉雅”——無权的人(直譯出來，就是牲畜的意思)。他們是被奴役的，并且遭到双重的压迫：本族封建主(世俗的和教会的)的压迫和土耳其人的压迫。

十七世紀奧斯曼帝國社會制度的特出之点，是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經濟結構，包括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占有制在內，不过居統治地位的則是封建的生產方式。

農民群众的生活也随着决定奧斯曼帝國各个部分經濟生活的各种不同的經濟条件而有所不同。在帝國南部和东南部邊境，存在着較原始而古老的宗法封建关系形式，当地農民和畜牧游牧者的处境比那些較發展的定居区域要好一些。在那些較發展的定居区域里，封建压迫与民族的和宗教的限制和压制相結合，对那些不信伊斯蘭教的人而言，这种压迫、限制和压制的情况尤为厉害。

土耳其僧侶对土耳其人灌輸以对一切异教徒、首先是基督教徒以狂热的仇恨。

奧斯曼帝國的封建制度的特出之点是自然經濟占优势，經濟的絕對分散性，而經濟的絕對分散性又决定了土耳其國家政治上的割据。苏丹政府認為宗教可以成为團結的基礎，因而不但宣布伊斯蘭教为國教，而且在其一切活动中都依靠伊斯蘭教的規范。伊斯蘭教的高級僧侶是苏丹政权的支柱。

奧斯曼帝國的每个省份几乎都在过着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在捐稅和服役的名目上，以及在对農民奴役和剥削的制度上都各有其特异之点。統治各省的总督(帕沙)力求变为半独立的統治者，模仿苏丹宮廷的体制与風尚。

帕沙和各地封建主独立性的增長使得苏丹政权的权力削弱了。

十七世紀也和十六世紀一样，全部土地正式分为國有土地、私

有土地和宗教机关土地(供养田即瓦克夫)。而十七世紀和过去不同之处，就是供养田和私有土地(私田即穆尔克)的比重主要靠牺牲國有土地(公田即米尔)而增長起來。

國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是屬於國家元首苏丹的，苏丹宣称他是“主在人間的影子”，攫取了哈里發(先知的繼承人)也就是伊斯兰教的教主的称号，和处置臣民生命財產的权利。一部分國有土地是屬於苏丹个人和苏丹家族成員的，一部分國有土地則作为官吏被派执行某种任务时的酬报(这种土地叫做俸田即“哈斯”)。在土耳其主要地区，即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國有土地，形式上賜給封建主終身所有，事实上由封建主世襲下去，而封建主則有义务服兵役和帶着武裝的農民出征。

私有土地主要是屬於大封建主的，他們把土地交給農民去使用。十七世紀时由于对封建主臣屬的土地廣泛地沒收，并將其賣給私人，私有土地的数量一直向上增加。

教会土地和教会土地之上住居的農民，或者直接屬於教会，或者是处在教会的控制之下。供养田(瓦克夫)是由苏丹賜予的土地以及私人死前遺囑施舍給清真寺的土地構成的。

十七世紀和十六世紀一样，采地共分二类：一类是小采地，或称吉馬尔，每年可得進項兩万亞克切^①；另一类是大采地，或称济亞美特，每年可得收入在兩万亞克切以上。与这种分类相符合，接受小采地的人被称为吉馬里奧特，而接受大采地的人則被称为扎伊姆。

扎伊姆和吉馬里奧特都向自己治下的農民征收捐稅。为此，他們有义务親自为苏丹服役，并且派出一定数量的武装隊伍(数量

① 亞克切是一种小錢，按当时市价相当于三至四个戈比。

的大小視采地收入的多寡而定)。根据十七世紀一个史料上的数字，在整个奧斯曼帝國之內，有三千一百九十二个扎伊姆，五万零一百六十个吉馬里奧特。他們一共應派出軍隊十二万六千人。但是这个义务并没有真正履行。

農民有向封建主或國庫繳納土地稅的义务；他們繳納的或者是阿沙尔即什一稅，或者是哈拉只即人头稅，在有些地方达到收成的二分之一。此外，農民交納牲畜稅、冬夏牧場稅、各种副業稅，如养蜂稅、磨坊稅等。單身漢也被規定繳納一种特別稅，結婚的人要交納婚姻稅。農民和一般屬於被統治各族以及不信國教、即伊斯蘭教的人們的處境，是更加困难的。他們在許多特殊的服役之外，还有繳納一种人头稅(吉澤)的义务，而商人及其商品則須繳納特种稅。拉雅沒有服官及在審判时根据伊斯蘭法典(沙里亞特)來找人辯護的權利。他們的服裝必須与伊斯蘭教教徒的服裝有別，而且不許攜帶武器。

農民被束縛在份地上，而且有耕种份地的义务。未經封建主許可，農民不得离开份地。土耳其封建主保留在十五年之内(后改为十年)要求逃亡的農民回到自己領地上來的權利。

如果農民由于某种理由在三年期間之內沒有耕种自己的份地，封建主可以把這塊土地轉交別人去耕种。

不在封建主地產上过活的農民，處境同样艰难。向他們征收捐稅的權利通常是包給包稅人(伊爾提茲)的。

包稅人把某一地区应交的款項交入蘇丹國庫，以此換得征收捐稅的權利，并对農民实行掠奪，絲毫不考慮什么定額。

最常見的情况是当地的帕沙——即一个地区的長官——或者大封建主出來做包稅人。包稅所得在很大程度上轉入大高利貸者及商人之手。包稅人力求尽速收回相当于繳入的包稅款額，并且

还要超额征收致富，他们任意掠夺和压制薄弱无力的农民。

此外，农民还有对国家以及自己的封建主履行各种服役的义务。修筑道路、桥梁、要塞、清真寺、宫殿，为过境军队、苏丹的邮递和信使供应駄馬和粮食——这一切又给土耳其农民加上了额外的负担，使他们的经济破产。

苏丹政权、封建主、包税人、土耳其人居住地区、特别是非土耳其人居住的各省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横行与残暴，是促成十七、十八世纪土耳其经常出现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土耳其的农民公社和古来的公社生活成了奥斯曼封建社会制度的稳固支柱。公社的头目是选出来的长老——柯扎巴西。他分配捐税和劳役，也以包税人或者封建主的名义实行征收捐税和罚金。公社中实行的连环保制度便利了包税人、收税人任务的完成。农民的无权及其在等级制中的卑下地位成了封建主实行超经济强制的工具。

农民经济的自给性与宗法性，社会分工水平的低下和农業与家庭工业的结合，公社的彼此隔绝，榨取全部剩余生产物、有时甚至榨取部分必要生产物的巨额实物地租，原始的技術——这一切都给经常存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这一切阻碍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阻碍了向更高级的生产形态过渡。

马克思写道：“在亚细亚，实物形态的地租同时是国税的主要要素。它是用像自然关系同样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为基础，而这种支付形态反过来也有维持这种古旧生产形态的作用。土耳其帝国得以保存至今，这便是秘密之一。”^①

十七世纪的土耳其城市不但是本区的行政中心，而且也是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〇页。

濟中心。當地的貿易集中在市場里，手工業者也聚集于此。他們組成行會（愛斯那夫），掌握着城市中的全部小工業。許多行會聯合成為一個團體，在這個團體之中，每個行會自身又是一個自治公會，享有自治權、司法的機能、自己的警察（愛斯那夫·查烏史拉爾），各有其自己的庇護者——阿訇。

每一行會的章程都由蘇丹批准，具有法律的效力。學徒不但必須在匠師指導之下掌握自己的專業，而且還要像章程所規定的具有謙恭、端正、明智、順從和品行純良等等特點。不具備這些品質，就不能成為匠師。取得匠師稱號時要舉行一種系上“匠師腰帶”的特殊的宗教儀式。行會的會議有權對會員施以體罰、罰金和將其開除會籍。

領導全國所有行會的是行政司法會議。

行會嚴格規定了勞動的方式、產品的規格、定貨的分配。全部產品是由手工勞動用極簡單的工具制成的。手工業者主要是為封建主定貨者而勞動。隨著貿易的發展，他們也開始把自己的產品銷售給商人收購者，不但為定貨者本人的需要而製造，而且也為市場甚至為出口而製造。商業資本逐漸控制了手工業。但是中世紀行會章程阻礙了工業生產的增長和工業生產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

十七和十八世紀奧斯曼帝國國內貿易的規模是不大的。自然經濟在國內占優勢，國內市場還沒有形成。

歐洲各國資本主義手工工廠的發展，和它們對土耳其市場所感到的巨大興趣，都促進了奧斯曼帝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歐洲的商人而言，奧斯曼帝國的個別省區，成了對增長着的歐洲資本主義手工工廠商品銷售具有吸引力的市場和原料產地。他們把毛織品、紙張、玻璃、鉛、錫、皮貨、香料、錢幣輸入土耳其，而換取農產品、絲、棉花、牛油、木材、皮革、咖啡、寶石、地毯等物出口。這種貿易帶有不等價的性質，對農民為害極大，農民從而被迫把愈來愈多的預定出口的各種原料供給封建主。

奧斯曼帝國的對外貿易全部掌握在外國商人手中。他們擁有大量的資本，在奧斯曼帝國，主要是在沿海城市中，設有自己的商店，對貿易業務有很多經驗，更主要的則由於特權條約制度而享有許多特權，而本國的商人則沒有這些特權。外國商人輸入貨物時只繳納值百抽五，後來是值百抽三的關稅，並且只繳納一次。土耳其臣民則必須繳納關稅，稅率為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二，而且同一种貨物在通過每一省區都有的許多內地關卡時，要繳納好幾次關稅。

根據十七和十八世紀所賜予的特權條約，外國商人的生命財產是不可侵犯的。同時本國商人的生命財產則系於封建政權的橫行和時常攫取他們財富為己有的帕沙之手。在這種情況之下，本國商人是不能和外國人競爭的。

十七和十八世紀，法國商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有最穩固的地位。他們全部貿易幾乎完全是通過馬賽成交的。有些時候，特別是在十八世紀，英國人順利地跟法國人在土耳其市場上進行競爭，甚至在毛織品和呢絨貿易方面占了優勢。

在十七世紀取得新的特權條約的歐洲列強，把許多特權推廣及於自己從阿爾明尼亞人、希臘人和其他非土耳其部族人中找到的中介代理人。十七世紀，歐洲各國的大使們利用從波爾塔（指土耳其政府）取得的特權，做專利特許證的買賣，把它變為個人致富的財源。

第二節 國家制度和軍隊

十七和十八世紀，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是個以蘇丹（帕地沙）為首的封建專制國家。管理國家的中央機構是由各部組成的。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軍政部、稅務部（財政部）和由伊斯蘭教高級僧侶領導的宗教事務部。由宰相各部大臣和蘇丹親信的人們所組成的土耳其政府和作為政府所在地的宮廷，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叫做

“巴布·依·阿里”(意为“高大的門”)。于是由法國人首創，接着在欧洲文字中都确定称它为“堂皇的波尔塔”或“高大的波尔塔”，或徑称为“波尔塔”[⊖]。

伊斯蘭教高級僧侶在帝國行政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拥有大量的教会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農民，不但为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务，而且也是这个階級的有勢力的成分。僧侶手中掌握了全部司法机关，也掌握了完全帶有神學性質的教育。國內全部文化生活都在伊斯蘭教僧侶的拘泥、死板的監管之下，对即使是最微小的自由思想的表現都惡毒地加以迫害。

十七和十八世紀，國家基本上虽然用民法來治理，但是伊斯蘭教法典繼續在國家生活中起巨大的作用。苏丹和政府用伊斯蘭教法典和可蘭經当做自己行动、命令和放逐法的根据，这样使它們具有宗教的神聖性。形成一个特殊階層的高級僧侶的代表們，是宗教法律的解釋者，并且以这种身份对全部國家机关、甚至对苏丹本人的活動实现其总的控制。一切对思想發生影响的手段都归他們管轄。

在行政区划方面，奧斯曼帝國分为若干行省(爱雅列特)和若干藩屬(在非洲和阿拉伯)。

各行省的总督，即爱米尔和帕沙，都兼掌軍权和民政权力；他們以半独立的王公自居，有自己的宮廷，自己的軍隊，推行一些地方上的特殊捐稅、征課关税，有时甚至鑄造貨幣。他們都根据一个原則來生活和治理，这个原則就是：“自立为王”。

他們可以無限制地掠夺居民，借助于親衛軍，或者更常見的，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借助于由牧民組成的雇傭軍隊，來維持自己的

⊖ 波尔塔來自法文 *La porte*, 即門的意思。

政权。大多数这种省区通常是处于战争状态中。帕沙的压迫时常引起了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是被极残酷地镇压下去的。

奥斯曼帝国经常进行对外的掠夺战争和对国内人民运动的武装镇压。因此军队在国家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在军队里”——土耳其封建主就是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是由武士骑兵（西巴希）、亲卫步兵和水师组成的。在骑兵部队中服役被认为是领有小块土地的封建主的特权。

早在十四世纪即告创立的独特的正规军亲卫步兵，是保证执行掠夺战争政策和被广泛利用来镇压人民运动的主要武力。

十七世纪，亲卫军共达五万五千人。除开遵守军纪之外，亲卫军还要遵守伊斯兰教别克他什托钵僧团的宗教纪律，这种宗教纪律要他们遵守许多戒条，其中包括不结婚的戒条（这一点一直施行到十六世纪末）。

此外，土耳其军队中也包括了炮兵。土耳其水师有水兵两万人左右，是由二百艘排水量不等的海船组成的。但是水师的战斗力从来不是很高的。在战时募集起来的民兵可达二十五万人。

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及其军队迅速发展的时候，经济落后的、当时继续在自然经济和原始手工业行会组织的条件下过活的土耳其军队，不能保持其充分的战斗力，开始遭受失败。恩格斯写道：“没有东西如像军队和舰队那样地依靠于经济的条件。武装、编制、组织、战术及战略首先依靠于当时生产和交通工具所达到的程度。”[⊖]不了解自己在战场上失败的真正原因的土耳其统治集团，力求用擴大军队、首先是亲卫军的人数来克服军事上的困难。

⊖ 恩格斯：“反杜林论”，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七一页。

他們走上了給親衛軍以各種特權的危險的道路，這只能促成軍紀的敗壞，增強他們的勒索，引導他們經常干涉國家政務。親衛軍取得了在和平時期經營各種手工業和商業的權利，形成了自己對於一些有利可圖的行業的壟斷。這一切都破壞了親衛軍的战斗力。

第三節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土耳其是以一個落後的軍事封建國家的身份進入近代史的時期的，其內部組織是在解體的過程中。

馬克思指出，到了十七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組織是在解體的過程中，而奧托曼的強盛與偉大迅速衰落的時期則開始得更早[⊖]。

但是在十七世紀，土耳其還繼續進行掠奪戰爭。國家內部的一切組織都是適合於這一目的的。不過現在對外掠奪的可能性大為減少，而受到土耳其威脅的各族都給土耳其以堅決的抵抗。掠奪戰爭不再帶給土耳其封建主以新的廣大領土和新的納貢國。戰爭耗盡了土耳其的國力，使其內部解體的過程尖銳化起來。

戰爭既不帶給土耳其封建主以大量的戰利品，土耳其封建主就開始很不願意去履行軍事服役，並且用各種借口，力求出錢完全贖免這種服役。十七世紀官方文件證明這時扎伊姆和吉馬里奧特所出民兵不及一萬人，而且其中以俘虜和奴隸占多數，而前此封建民兵曾達十二萬至十五萬人。這一切都成了蘇丹政權與封建主之間為劃分領地而進行的鬥爭尖銳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世紀土耳其出現了分析奧斯曼國家衰落原因的著作，並非偶然。這些著作的標題都是很特出的，例如：“忠言書”或者“革新亂局方策指南”。這些論著的作者很實在地描繪出土耳其國家中一般衰落的圖畫，但是不能理解，也不能說明衰落的原因何在。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六一頁。

他們首先注意到軍事封建制度的危機。許多中小封建主的采地和小采地到了这时候都被剝奪而移交給大封建主了。大封建主之中另有些人則集中領有了四、五十處采地。蘇丹政府不但按照有利于封建上層分子的办法來分配采地，而且為了尋求新的收入來源，竟把國有土地、包括采地在內，售賣歸私人所有。

代表在分封中吃了虧的吉馬里奧特的思想家顧其貝，在十七世紀前半期獻給蘇丹的有趣著作“報告書”中指出，新土地所有者規避履行他的軍事義務，沒有帶領規定數額的士兵來參加战斗；按照顧其貝的看法，這是使“伊斯蘭教軍隊”削弱和國家崩潰的原因。

十七世紀歐洲各先進國家都走上了自己發展的新途徑，而土耳其則仍保持其中世紀的生產形式，在農業、手工業方面，原始的、墨守成規的技術仍保持其完整的不可侵犯性。

同時，歐洲手工工廠製造出來的外國貨物以及奢侈品的加緊輸入使得為購買這些貨物而感到需要金錢的封建主，提高了地租額，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

顧其貝在其著作中就已經指出十七世紀捐稅的增長。他指出在一五二八年以前，向“拉雅”征收人頭稅達四十至五十個亞克切，其他的捐稅也達四十個亞克切，此外，每兩頭綿羊征收一個亞克切。而到了十七世紀，就已經征收了各種捐稅七八百亞克切，每頭綿羊征收七八個亞克切，而在安那托里亞則甚至達到二三十個亞克切。顧其貝驚嘆地寫道：“‘拉雅’怎能忍受得了這種壓制啊！世界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貧民也沒有受過這樣的榨取和壓迫！”

十八世紀土耳其的活動家塔塔兒吉克·阿布都拉也在其獻給蘇丹的報告書中指出了這種不斷增稅的趨勢。他寫道，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顯貴，為維持自己的奢華的庭院和購置來自國外的奢侈品而花費了大量的錢財。錢永遠是不夠用的，因此，他們就接受賄賂和勒索。他們在自己的土地和采邑上從包稅人身上攫取比定額多出兩三倍的東西，而且預征了四五十年的租稅。因此，人民在租稅重擔之下日益困竭。阿布都拉指出，人們帶着自己的妻子兒女，餓着肚皮，光着腳板，日日夜夜不停地工作，只是為了交納捐稅，但是他們終究無法繳納，因為人力不足。不論願意與否，人民不得不逃離鄉井；許多城鎮和村庄全被破壞，不見人烟。許多人甚至逃至國外。阿布都

拉指出，如果这些現象長此繼續下去，帝國是要崩潰的。

如果前此封建主攫奪了農民勞動的全部剩餘生產物，那末現在他們也攫奪了大部分必要生產物，因此，農民經濟的破產就達到了大災難的規模。

十七世紀，土耳其封建主要求農民用貨幣來繳納部分的租稅。農民為求得貨幣來納稅，就不得不愈來愈頻繁地借高利貸，而這就更加促進了農民經濟的破產、農民的被奴役和高利貸的發展。

封建主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就力求擴大自己的地產的範圍。這就引起了土耳其封建主與農民之間的殘酷的鬥爭，因為封建主攫奪了農民的土地。封建主彼此間也為了采邑的疆界而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同時國有土地被分贈和出賣為私人所有，也普遍實行了。所謂分贈，即是蘇丹將國有土地作為賞賜物給予寵臣和近幸，而出賣則是拍賣給有產階級的人物。

新的土地私有形態也由於封建主、高利貸者、包稅人擅自攫奪農民公社的土地而更為擴張了。附着於轉入私人之手的土地上的農民，既然應納一切租稅給國家，因此，現在對他們逼凶和掠奪的就不只是新的土地所有者，而還有為國庫收稅的包稅人。

包稅人這時的貪欲是沒有止境的，他們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同時，包稅制度的盛行破壞了國家的預算。包稅人與地方政府勾結起來，而且他們本人就常常是高級地方行政官吏的代表，因此，他們把收來的租稅的大部分攢為己有，力求把應繳給國庫的稅款，延期繳納或剋扣。因此，包稅制度不但摧毀了農民，也摧毀了國庫。國庫為了追求貨幣，增大了直接間接諸稅，不但進行了地產的買賣，而且連官位、特惠和各種特權等等都實行買賣。在這一制度下，憑行賄就可取得任何官位。土耳其大小官吏靠犧牲國家利益和無情掠奪因無法負荷賦稅重擔以致貧困不堪的農民與手工業者而致富。大小官位的買賣使人民群眾本已艱苦不堪的處境更加惡化了。

這位塔塔爾吉克·阿布都拉感嘆地說：“現在農民破產了，西

巴希(諸侯們)將要用什么人去打仗呢?"政府已不得不改用依靠雇傭兵的办法來补充兵源。

地方手工業也和農業一樣衰落了。土耳其手工業的一些部門已經不再能和歐洲手工製造業的出品競爭。動搖中的行會組織在十七世紀、特別是在十八世紀，已經是很难維持下去了。

甚至連礦業、軍械(槍、大炮、炮彈)製造業、兵船製造業和鑄錢業這些重要部門也衰落了。

土耳其在十七世紀大致有八十個礦山，開采銅、鐵、銀、鉛、硫磺、硝石等。特別馳名的是畢列治克的鐵礦、休穆山的銅礦、銀礦、波斯尼亞的鈦礦。礦山為國家所有，而開采權則由包商承包。礦山所在的各省當局如總督帕沙等有責任監督礦山的工作、供應以勞動力、運輸工具和糧食。此外，他們必須鎮壓在礦山和國家作坊中做工的農民和牧民的起義，使他們為國家服勞役。由於工作任務極端艱巨，政府不得不用武力迫使農民服役。在礦山中做工的，最常見的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族，特別是巴爾干半島各族的農民，以及包括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在內的斯拉夫各國的俘虜。礦工的工資是很低的，所得工資部分是實物(麵粉、酒)，部分是現金。實際上礦工是被拘禁的。他們生活和勞動的全部程序極似監獄制度。如無特殊通行証，甚至連工頭也不能離開礦區。

籠罩着土耳其的普遍衰落現象，也反映在礦山和礦山附近的國家作坊的工作上。許多文件表明，在十七、十八世紀，大多數礦山是荒廢了，甚至找不到自願承包的人。

農業、手工業的破產引起了人民的日益不滿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繼十七世紀初年安那托里亞和魯麥里亞農民大起義之後，農民的起事已遍及于帝國各地。

土耳其封建主的壓迫在帝國的最發達的地區，即斯拉夫人、希臘人、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的住區，引起了特別強烈的反抗。在與鄰近的歐洲國家有更緊密的經濟聯繫的影響之下，這些地區居民的經濟文化水平，比奧斯曼帝國多數其他地區為高。到十

八世紀末年，这些地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强大的解放运动就开始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

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也加强了。一六二八年，也門实际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黎巴嫩的德鲁兹族也不止一次起来反抗波尔塔。在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非洲领地中，斗争开展了。伊拉克也不断发生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斗争。

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并不能使笼罩着崩溃中的、带有全部矛盾的土耳其封建制度的危机中止。

封建派系的内争和亲卫军的不断叛乱，格外看出了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全貌。

奥斯曼帝国的当权的封建集团坚信，只有使帝国原有的军事实力复活和重新进行掠夺战争，才能阻止国家的解体、巩固苏丹政权和扑灭人民起义，也就是说，维持自己对土耳其族和非土耳其族的人民群众的统治。

十七世纪后半期取得大权的出自科普柳留一家的宰相们都顽强地力求实现这一任务。这一家的人们把自己的对手打击下去，在半个世纪中世代相承地作宰相，以苏丹的名义治理国家。

科普柳留宰相得到大部分封建主和高级僧侣的支持，暂时改善了军事组织，巩固了亲卫军中的纪律，并且建筑了一系列的新的要塞，以继续其传统的掠夺性的对外征服的政策。

科普柳留宰相认为国家的实力和威力在于军队，而军队则靠向拉雅征来的税收来维持生存，他从这一观念出发，力求在征税制度方面进行相当的整顿，同时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一切不满的表现与愤怒。这一企图被那些毫不关心巩固苏丹政权的各个封建集团所反对；由于封建集团间的斗争日益加强，就时常发生更换苏丹的现象。首都的亲卫军开始在宫廷政变中作为各个敌对集团所依

靠的武裝力量而起了積極作用。他們因參與政變而取得了金錢的贈予和各種特惠。在他們直接參與之下，在十七、十八世紀中，十四個在位的蘇丹中有六個被推翻，另外有六個被扶登君位。

科普柳留一家的宰相們無力克服土耳其封建制度內部的危機，就着手軍事征服。十七世紀後半期土耳其的歷史充滿了不斷的戰爭和對起義的鎮壓。土耳其為侵奪克里特島對威尼斯作戰（一六四五——一六六九年），對奧國作戰（一六六三——一六六四年），對波蘭作戰（一六七二年），為爭奪烏克蘭對俄國作戰（一六七七——一六七八年），對列強聯軍作戰（一六八三——一六九八年）。這些戰爭中與過去不同之處，就是現在土耳其所注意的，主要是東歐各國，包括俄國在內。同時土耳其得到英法的支持，它們鼓勵它向東歐進行侵略。

在一六五六——一六五八年俄國與瑞典作戰時期，瑞典國王卡爾·古斯塔夫向蘇丹建議締結同盟來共同反對俄國。這是一個迫使俄國在兩個戰線上作戰的企圖，以便攫奪在一六五四年重新與俄羅斯民族合併的烏克蘭。土耳其雖然沒有公開出來反對俄國，却准許自己的諸侯——克里米亞汗進攻烏克蘭和俄國土地，進行掠奪。

一六七二年，土耳其出來反對波蘭，占有波多里亞以及卡緬涅茲·波多爾斯克要塞。在這一軍事勝利之後，土耳其決定為爭奪烏克蘭對俄作戰，戰爭歷時兩載（一六七七——一六七八年）。

為了鞏固自己後方的安全和取得歐洲列強的物質支援，蘇丹政府出讓了一些新的特權：一六六八年給予荷蘭，一六七一年給予威尼斯，一六七三年給予法國，一六七五年給予英國。土耳其人力求占有第聶伯河右岸的烏克蘭土地，他們在這次戰爭中兩度進抵第聶伯河，並包圍齊吉林要塞。在第二次進軍時期，他們甚至在短

期內占有右岸的重要据点——齐吉林城。但是俄國軍隊和烏克蘭的哥薩克人一起終于使土耳其人遭到决定性的失敗，把他們趕过布格河去。

根据一六八一年巴赫齐薩拉伊條約，土俄兩國以第聶伯河為界。基輔及其附近地区确定划归俄國。不过苏丹并不願承認这些条件，并且要求俄國不得統治第聶伯河区的哥薩克人。因此，和平沒有實現，土耳其軍隊聯合克里米亞汗繼續对烏克蘭領土進攻。

一六八二年，土耳其人干涉了奧匈的冲突，支持起义反抗奧國的艾姆利赫·鐵克利。这誘發了奧土战争，在这一战争中波蘭帮助了奧國。

一六八三年，土耳其人在宰相卡拉一穆斯塔法·科普柳留統率下在匈牙利境內打敗了奧國人，并且不听鐵克利的意見，侵入奧國，包围了維也納。奧國首都的情勢是嚴重的：傾圮的城垣禁不住長期的包围，而为数約达兩万的守軍未必能够擋住敌人的优势兵力。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薩克遜人和波蘭人迅速來援。波蘭國王揚·索別斯基暗中把薩克遜步兵和波蘭騎兵开往奧國首都，并且選擇了適当时机，襲击了土耳其軍的后方。

土耳其人抵御不住波蘭騎兵的神速的進攻，抛下攻城的大炮和战利品而逃，被击斃和俘虜的达兩万人。苏丹大为震怒，他下令要这位不幸的宰相的头顱。

土耳其軍隊在維也納城外潰敗一事在土耳其歷史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这是土耳其軍事封建國家長期而久远的衰落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正是关于这个事实，馬克思寫道：“絕對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土耳其的衰落是由于索別斯基在这时援救了奧國首都。漢末尔的研究無可辯駁地証明了土耳其帝國組織在那时已經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奧托曼帝國强盛局面迅速下降的时期早就开始

了。”^Θ

一六八六年奧國、波蘭、威尼斯組成“神聖同盟”，並吸引俄國參加在內，以共同抵抗土耳其侵略。儘管這一同盟內部意見分歧，但由于奧俄作戰獲勝，仍能使奧斯曼帝國遭受失敗。在匈牙利擊潰土耳其人的奧國軍隊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威尼斯的海軍在阿爾巴尼亞和摩里亞沿海作戰，占領了雅典；而一六八三年起義的保加利亞人則破壞了土耳其的交通線。一六八九年揚·索別斯基死後，波蘭人在卡緬涅茲—波多爾斯克附近遭到了失敗。一六八七年和一六八九年俄國公爵哥里欽迭次向克里米亞進軍都沒有成功，但終究牽制了克里米亞汗的兵力，從而便利了同盟國的行動。彼得一世給土耳其人以重大的打擊。他建立海軍，繼一六九五年失利之後，于一六九六年占領了一向作為土耳其進攻跳板的亞速夫要塞。一六九七年，奧國統帥尤金·薩伏依斯基在的薩河森塔渡口再一次使土耳其人遭受失敗，並且進入了波斯尼亞。

軍事上的失敗立即反映到土耳其國內的局勢上去。巴爾干各族公開而勇敢地拿起武器，反抗奴役者，這使得蘇丹迅即屈服。由於英、荷外交公開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得以在一六九九年在卡羅維茲和會上締結了一個相當有利的對奧國、波蘭、威尼斯的和約和一個對俄休戰兩年的協定。土耳其的軍事潰敗證明了科普柳留宰相掠奪政策的完全破產。

土耳其掠奪者被趕出了匈牙利、德蘭西爾瓦尼亞、波多里亞、达尔馬提亞和摩里亞的部分地區。俄國取得了亞速夫。

第四節 十八世紀初年的土耳其。反對俄國的鬥爭

由於同盟國對俄國採取不友好的態度和英、荷的公開反對，俄國在一七〇〇年在君士坦丁堡締結新和約時未能取得對它極關重

要的在黑海通商航行的权利。土耳其不甘于失掉亞速夫，也不認為这个和約有永久性。

一七〇三年，土耳其發生了司空見慣的宮廷政變。軍事失敗和領土的喪失，盜竊國庫以及無力支付軍餉——这一切促成了首都封建主和軍隊的不滿。心懷怨望的封建主從他們中間選出了國家高級官吏，率領了親衛軍五萬人向蘇丹穆斯塔法二世所在的亞德里安諾堡進軍，把他推翻了。

新蘇丹阿赫美德三世（一七〇三——一七三〇年）在其全部在位時期狂熱地遵循科普柳留宰相所執行的積極的軍事政策。俄國支持黑山國獨立，對被土耳其人奴役的信奉基督教的各族加以幫助，並且力求解放被土耳其人強占的古代俄羅斯的領土。阿赫美德三世首先就力求實現對俄國的復仇計劃。在對俄鬥爭的基礎上，土耳其跟法國、英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且跟好戰的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接近起來。查理十二世的征服計劃不僅包括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而且還包括烏克蘭和俄國。

英荷兩國雖然跟法國是敵對的，可是俄國實力的增長震動了這些海上的強國。因此，它們對土耳其和瑞典反對俄國的行動的關心程度，正不下于法國。

一七〇七年，土耳其和查理十二世以及波蘭國王斯丹尼斯拉夫·列申斯基進行了秘密談判。查理十二世得到了土耳其、克里米亞汗以及叛徒馬捷巴的友誼的保證，就展开了反對俄國的軍事行動。一七〇八——一七〇九年，瑞典國王侵入烏克蘭境內，但在波爾塔瓦附近被彼得一世打敗，逃奔至土耳其蘇丹處。在查理十二世請求和法、英等國的鼓動下，蘇丹于一七一〇年對俄宣戰。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六一頁。

这个强加于彼得一世身上的战争以俄国失利而告终，但土耳其也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俄军在摩尔达维亚所感受到的艰苦的处境，瓦拉齐亚侯爵布兰柯凡之背叛彼得一世及其忠实盟友摩尔达维亚侯爵季米特里·康登米尔，由于干旱而致粮秣缺乏——这一切使彼得一世陷于危殆的境地。尽管俄军取得一系列局部的胜利（一七一一年三月克里米亚汗以及后来叛徒奥尔里克和波多茨基联军在白色礼拜堂附近的战败，俄军向布拉依洛夫进军的得手，以及阿普拉克辛向库班的也还相当得手的进军），而俄军主力和彼得一世则被逼退到普鲁特河边。彼得一世被迫进行谈判，终于订立了普鲁特和约（一七一一年）。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人收回了亚速夫，但必需将查理十二世赶出土耳其境外。土耳其人要求引渡季米特里·康登米尔。彼得一世拒绝了，他宣称：“我宁愿放弃一直到库尔斯克我的全部土地，因为我还有希望把它收回，但是我绝对不能牺牲荣誉，放回这个为了我的缘故而竟放弃了自己土地的侯爵，因为荣誉一经丧失，就不可能恢复了。”土耳其人的兵力虽然占优势，他们还是赶忙地订立了和约。土耳其统帅部担心作战的结局不利，逃避大会战。此外，土耳其人也怕被占据布拉依洛夫的俄军所截断，担心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在自己的后方起义。

由于履行普鲁特和约，特别是驱逐查理十二世一事而出现的争执和意见分歧，引起了俄土之间长期的冲突。事态没有发展到武装冲突的程度，因为归根到底，土耳其履行了把查理十二世赶出境的要求；但是紧张局势维持了好几年。俄国的南部边界遭受到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汗的不断的攻击与掠夺。

在整个北方战争时期，土耳其鼓励了克里米亚汗袭击俄国领土。土耳其对奥国和威尼斯战争（一七一六——一七一八年）失

利，結果喪失了塞尔維亞北部及貝爾格萊德以及許多其他土地，這使它在對俄關係上不得不加小心。

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中，土耳其的驕武主義者利用阿富汗部落的叛變和籠罩着波斯的嚴重的國內危機，決定割裂其西部省份、特別是外高加索，以便在里海沿岸地區站穩。不過，在這裡土耳其人碰到了俄國的反對，俄國是堅決不讓他們來到里海地區的。他們也遭到了納狄爾汗的反擊，納狄爾汗在波斯領導了反對阿富汗人的鬥爭取得勝利，並使土耳其人遭到一系列的失敗。

法國力求使糾纏在波斯問題上的土耳其回來過問歐洲的事務，歐洲這時由於波蘭問題正醞釀著對俄的衝突。法國遂於一七二八年派出自己最好的一位外交官威爾諾夫侯爵到土耳其去。他活動的結果迅速地表現出來了。次年，土耳其就對波蘭問題加以干涉，並且為了抵制俄奧，就支持法國、瑞典的傀儡斯丹尼·列申斯基做波蘭王位的候選人。

不過，土耳其在波蘭問題上的活動出人意外地由於一七三〇年在伊斯坦布爾爆發的重大起義而垮台了。

第五節 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伊斯坦布爾的起義

十七世紀後半期和十八世紀初年土耳其盡力執行的軍事掠奪政策使賦稅更為加重，使農民以及城市手工業者加緊破產。

在這個全面破產的基礎上，特別惹人注目的是力求模仿凡爾賽宮風尚的首都貴族的行為。土耳其歷史家通常用“郁金香時期”來形容蘇丹阿赫美德三世的時代，當時由法國和荷蘭高价買來的郁金香變成了貴族花園中最受喜愛的裝飾品。

蘇丹阿赫美德三世及其左右驅使成千上萬的農民、手工業者建造了豪華的宮殿與別墅。這種奢華的宮殿、別墅、宴會、狩獵以及各種各樣的娛樂，引起了首都人民群眾的公開的憤怒。

一七三〇年，蘇丹甚至不得不中止建築宮殿，并下令拆毀未完成的建築物，但首都並沒有寧靜下來。土耳其人在波斯的軍事失利又掀起了新的不滿的浪潮。

一七三〇年九月十七日，當過水手的破布販巴特羅納·哈利爾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號召起義，反抗壓迫人民的政府。當晚，有三千人聚集在艾特—美丹廣場，三千人中有一部分是首都的親衛軍。他們要求把宰相、神學家和其他高級官吏交給他們審判。

俄國駐伊斯坦布尔的代办伊凡·涅普留也夫是這次起義的同時人與目擊者，他在一七三〇年十月一日的報告中寫道：“土耳其人民以及蘇丹的各種臣民都為新增賦稅和徒勞無功的出擊而感到了不小的憤怒，對蘇丹和大臣們的強取豪奪的怨恨也加強了。”涅普留也夫指出了食品、特別是首都缺少的面包的價格猛烈上漲和捐稅加重的情況（“國家因繁重的賦稅而惡化了”）。

蘇丹不聽宰相伊布拉金·帕沙的建議，不許調動宮廷衛隊去攻擊起義軍。這鼓勵了起義者，他們在一夜之間從店鋪和作坊中搶走了很多的武器。起義者隊伍中都有些什麼人呢？根據涅普留也夫的記述：“這一群人都是平民，因為親衛軍軍官來參加的一個也沒有，甚至連一個知名之士也沒有。”趕到第二天起義者人數已達一萬二千人時候，首都親衛軍才全部參加了。

起義者和親衛軍聯合起來之後，從自己的隊伍中選出了親衛軍的阿喀、神學家和其他官員，並且絕對服從他們。他們向近郊各地散播起義的消息，並且號召人們參加。

蘇丹認識到自己無力鎮壓起義，決定犧牲自己的近幸，希望借此與起義者和解，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下令將伊布拉金·帕沙和其他官員處死，並將尸首交給起義者。但是蘇丹這一策略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起義者要求蘇丹遜位給自己的侄兒馬哈默

德，而这一点就無条件履行了。

起义者慶祝勝利了。巴特羅納·哈里爾及其同志天真地以为所有禍害都是起于不好的苏丹和他的自私自利的助手，只要讓称職的人出來担任这些职务，那末暴行和灾难就会自行中止了。

同时，新即位的苏丹及其左右策划好了一个殺害起义領袖的陰謀。十一月十四日，巴特羅納·哈里爾及其左右助手被請入宮中举行軍事會議，即在宮中遇害。接着，就下令殺害一切根据起义者要求出來任职的人；阿尔巴尼亞人也全都被殺害了，因为巴特羅納·哈里爾就是阿尔巴尼亞人。僅僅一天之內，被殺害的就有四百多人。苏丹赶忙散錢給親衛軍、炮兵和水师，为的是使他們不去保护起义者。同时又下令所有起义期間名列親衛軍籍的人們分散回家，并且不再称为親衛軍。这个命令不但引起了親衛軍中新兵的不滿，而且也引起了老兵的不滿。一七三一年二月，苏丹又只对服役多年的人們發餉。針對这件事，三月十三日有三百个親衛軍和所有不滿的人們聚集在艾特·美丹廣場这个傳統的叛乱者集中地点，举行了新的起义。政府派遣忠于自己的軍隊去鎮压起义者。起义者藏入親衛軍營舍中，并且威脅說，如果政府不停止殺人，他們就縱火，焚燒首都。

只是到了四月底，經過殘酷的鎮压、逮捕和殘殺之后，政府才得以宣告恢复平靜。一七三一年八月，破獲了一个反对苏丹的新陰謀，有三百个参与陰謀的人被殺害。

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首都人民的起义虽告失敗，它并不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前此参加首都起义的主要是作为爭权夺利的封建派系工具的親衛軍，而这次走上舞台的則是人民了。涅普留也夫大概有些誇大其詞地估計，全部参加起义的人达到二十万人之多，他在自己的報告中說：“因为所有平民都聚集在这里

了。”

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的起义使奧斯曼帝國本已不穩固的大廈更加劇烈地动摇起來了。

第六節 土耳其遭受到新的奴役(一七四〇年的 特權條約)

在土耳其新政府中當權的好戰的仇俄派，力圖把土耳其在國內和國外的全部失敗，甚至把一七三〇——一七三一年的起義歸罪于沙皇政府的陰謀。

土耳其人接受威爾諾夫的意見，竟公開着手準備對俄作戰。

一七三五——一七三九年的俄土戰爭，是在嚴重的形勢下進行的。儘管俄軍取得勝利，並且顯然在戰爭結束時占優勢，却以不利于俄國的一七三九年的貝爾格萊德和約而告終。這個和約是由威爾諾夫侯爵代表俄國簽訂的，他以調停人的身分出現，並且費了很大的力气，使俄軍的勝利化為烏有。根據一七三九年的和約，俄國無權在亞速夫海和黑海保持和建立艦隊，而從十六世紀起就并入俄國的卡巴爾達則被承認為自由的，並且被宣告為“兩個帝國之間的屏障”，亞速夫歸還了俄國，但這裡的要塞則被拆毀了。

為了酬答威爾諾夫所訂立的有利的貝爾格萊德條約，土耳其就必須給予法國以一七四〇年的新的特權條約。這個新的特權條約恢復、確認和補充了前此給予法國的全部特權條約。除去治外法權和特惠的通商條件之外，法國商人又取得了通過土耳其領土和俄國進行陸路以及海路通商的權利。

法國不但取得了對自己在土耳其的外交官和商人加以保護的權利，而且還有權保護自己的水手、手工業者和僧侶（傳教士）。蘇丹承認了特權條約無限期有效，並且以自己的名義和所有自己的

繼承人以及國家官員的名義承担责任，不准有任何与这个特权條約相抵触的事情發生。

几乎所有欧洲國家，包括到十八世紀时尚未取得过特权條約的國家在內，都追随法國之后取得了特权條約。

因此，特权條約变成了欧洲列强对土耳其实行殖民地奴役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特权條約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告失效。

法國人利用一七四〇年的特权條約，就在土耳其本土以及它的屬地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商業活動。一七四一年，法國政府組成了一个对非洲進行貿易的公司。这个公司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地都設有分公司，并且在这些地方收購羊毛、谷物、皮革、蠟、珊瑚、生絲和其他貨物。

除开伊斯坦布尔之外，斯米尔那和薩罗尼加也是法國以及一般欧洲國家在土耳其進行貿易的主要据点。

小亞細亞、阿尔明尼亞、格魯吉亞和伊朗等处的貨物都运到斯米尔那(即伊茲米尔)來。經過斯米尔那出口的以原棉为大宗。土耳其出產总量达四万四千包棉花之中，法國每年購買一万三千包，运往意大利的有五千包，运往荷蘭的有八千包，运往英國的有三千包。其余的部分則在土耳其境內 加工制造。此外，安哥拉大量的羊毛、油和粮食也由此出口。在入口貨中，呢絨占第一位。

通过薩罗尼加，外國貨不但深入馬其頓，而且也深入到波斯尼亞、阿尔巴尼亞、保加利亞、瓦拉齐亞、摩尔达維亞。入口貨以呢絨(每年輸入一千二百包)和奢侈品为大宗。外國人由此輸出羊毛、棉花、粮食、皮革、烟草、白礬、植物油等物以为交換。

尽管俄國沒有商船在黑海上航行，也沒有特权條約，俄國商人还是可以用土耳其船把夏布、蠟、猪鬃、油、魚子、吉蘭的絲、中國的綢緞、茶叶、咸魚、烏拉尔的鐵、特別是生鐵等物运到伊斯坦布尔來。一直到一七八三年以前俄土之間沒有商約，俄船也沒有航行自由，这当然大大阻碍了俄土貿易的增長。

第七節 十八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解體

十八世紀末年，奧斯曼帝國有些地區發生了某些經濟的變化，大規模的作坊和最早的手工業工場出現了。在希臘人和斯拉夫人居住的巴爾干諸國中，封建社會內部發生了資本主義的最初萌芽。至于帝國的內地以及東部邊區，則仍保存着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這種封建制度具有濃厚的奴隸占有制和宗法制關係的殘余。

奧斯曼帝國的土地關係中也可看出顯著的變化。土地私有和供養田（瓦克夫）的比重在增長。而這些土地的所有者又以強力把農民從其世代居住的份地上趕走，把他們變成無權的土地占有者、對分制農民和無地的雇農。同時，外國對工藝原料的需要的增長，促成了減少糧食作物的種植，以擴大各種技術作物的種植的現象。

這時候，封建土地所有形態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有條件的和終身的采邑土地所有制日益加甚地讓位給無條件的和世襲的土地所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沒有任何為蘇丹服務的義務。

在首都附近和地方政權所在重要城市的周圍地區，中央和地方的顯貴人物加緊爭奪領主的土地。新的土地所有者把這種搶來的土地變成為地產（齊夫特里克）。而許多領主也把自己的采邑變成為地產。領主仍然是土耳其封建階級中人數最多的階層，但大多數領主對各省長官帕沙的依賴已經超過了他們對蘇丹政府的依賴。由於有些大的消費和出口的城市附近農業地區商業貨幣關係的增長，地產所有者經營了地主經濟，把農民引導到勞役地租制或把他們當做對分制農民加以剝削，用貨幣貸款去奴役他們。由於領主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屬於伊斯蘭教高級僧侶的土地總額也增大了。

实际上，生產方式并没有改变：和过去一样，基礎仍然是農奴式或半農奴式的小農經濟，他們的剩余生產物（而且常常还有必要生產物）被封建主攫为己有；和过去一样，地租的主要形态还是实物地租。但是，与商業高利貸資本緊密相联的新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排挤旧的軍事采邑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剥削的加强，加深了整个奧斯曼封建制度的危机。

大批農民的失去土地伴随以飢荒和貧困的加剧。同时大批進入城市賺取工資的情况并沒有發生，因为手工業行会組織占有統治地位，而且生產發展很弱。

由于封建壁壘而互相隔絕的手工業行会以及拥有自己集市的小城市市場，繼續过着它的孤立的生活。

恩格斯指示說：“土耳其的統治，也和任何其他东方國家的統治一样，与資本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被榨取出來的剩余价值是絲毫躲不开总督帕沙們的掠夺之手的；資產階級得利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商入人身及其財產的安全——是不存在的。”[⊖]

商人和高利貸者力求避开帕沙和苏丹的偵探的貪婪的目光，不讓他們知道積蓄起來的利潤，就常常把它变换为对生產沒有任何用处的宝物。

通过各种方式集中到个別人手中的資本，主要是用在商業和高利貸方面。此外，商人和高利貸者也花錢來買地，从而促成軍事采地制度的徹底破坏。

至于在帝國最發达的地区中所存在的土耳其手工業工場，由于它們享受不到國家政权的保护，禁不起橫征暴斂和外國人的競爭而致破產和衰落下去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部，俄文版，第二二頁。

封建政权拚命維持旧的、过时的生產形态。一七七三年，苏丹頒發了巩固手工业行会組織的命令。这个命令阻碍了國內新企業的自由發展，并且確定帝國所有臣民，不論从事那种职业，都必須組織在行会之中，行会章程具有法律的效力。凡是破坏行会傳統和章程的人，苏丹就命令施以嚴重的体罰。不过，这时挽救行会組織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奧斯曼帝國封建政权阻碍私人手中蓄積自由資金，鼓励暴行和压制，妨碍新的生產形态的發展，从而就和被征服各族的經濟利益發生冲突。

恩格斯在論述一七六〇年奧斯曼帝國的处境时寫道：“在南方（按指俄國以南——編者），土耳其人和他們的藩屬、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强盛局面只剩下了殘迹；土耳其人的進攻力量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被打垮了，他們的防御力量固然还算不小，但也开始減弱了；在巴尔干半島居民中占絕大多数的被征服的基督教徒、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中間爆發的騷动和騷乱，就是这种日益加剧的衰弱的最好的标志。”[⊖]

这种“騷动和騷乱”通常是以反抗親衛軍殘暴的游击战争开其端的。巴尔干各族組成了武装的游击队，保加利亞人和塞尔維亞人的游击队叫做“海都克”，希臘人的游击队叫做“克列夫特”，塞尔維亞人的游击队叫做“烏斯柯克”。以当地僧侶为首的農村公社積極帮助了游击队的斗争。

同时阿拉伯諸國、阿尔明尼亞和高加索等地的斗争也大大增長了（阿拉伯諸國中曾發生了一七六九年埃及阿里貝的起义）。十八世紀末年，許多非洲和亞洲的屬地只是在名义上作为奧斯曼帝國的組成部分，拖延繳納、有时竟完全拒絕繳納應繳的貢物。

土耳其苏丹頑強地試圖从对鄰國作战中找尋出路，并且情願

[⊖] 恩格斯：“俄國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十六卷，第二部，俄文版，第九頁。

給歐洲國家以口實，讓它們把土耳其吸收到各種各樣的聯盟和軍事同盟中去。

在十八世紀的六十年代，路易十五拒絕承認“國本詔書”，竭力唆使普魯士、巴伐利亞和薩克遜反對奧國。同時法國鼓勵土耳其人進攻奧國和俄國，並且千方百計促成普魯士和土耳其簽訂軍事同盟。儘管腓特烈二世強求，土耳其却沒有參加七年戰爭。土耳其雖然在一七六年和普魯士第一次訂立了友好通商條約，該約並於一七九〇年變成為軍事同盟條約，可是並沒有給土、普雙方帶來任何好处。

七年戰爭之後，歐洲列強更加頑強地繼續把土耳其卷入反對俄羅斯的政策中去。籠罩全國的混亂局面愈烈，國內被統治各族的解放鬥爭愈加高漲，那末歐洲外交家的陰謀詭計也就變得愈頑強。這些外交家不惜出錢來收買土耳其的高級官吏和有勢力的人士，並且推動土耳其從事軍事冒險。在這種種條件下，挑撥土耳其和俄國之間的衝突是並不困難的，而俄國又公開地力求在黑海得到出海口。

由蘇丹發動而爆發的一七六八——一七七四年的俄土戰爭，又一度顯示了土耳其的衰弱。蘇丹政府動員了十萬多人，但不能保證他們的糧食和被服，沒有訓練，也沒有很好地加以武裝。土耳其人個別的戰術上的勝利並不能防止他們最後被打敗。

土耳其的大臣——戰爭的參加者，也是訂立和約的全權代表——列士米·阿赫美德—艾芬第提到自己的軍隊時寫道：“……軍隊的數量太大而沒有敵人，他們本身就是自己的敵人，而且對國庫而言，他們才是真正的強盜。他們本身就是自己的敵人竟到了這樣的步驟，那就是由於貧困和吃不飽，在敵人還沒有來到以前就逃跑了。”

在這次戰爭中，在魯緬采夫元帥和蘇沃洛夫將軍指揮下的俄國陸軍和在奧爾洛夫和海軍大將斯比里多夫指揮下的俄國海軍取

得一系列的光輝的勝利。在地中海上活動的艦隊不但在切斯姆附近歼滅了土耳其人，而且還幫助了起來反抗土耳其的希臘人以及敘利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根據一七七四年簽訂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俄國取得在黑海通商航行的權利和在商業上的特惠——特權條約。克里米亞宣告脫離土耳其而獨立，而刻赤和對面的葉尼卡勒要塞、此外還有第聶伯河口的金布倫以及亞速夫都永遠割歸俄國。

土耳其現在無力阻止俄國收復克里米亞，使之成為俄國領地的一部分（一七八三年）。奧皇約瑟夫二世同意俄國實現其歷來對克里米亞半島的權利。葉卡捷琳娜二世和格魯吉亞訂立了保護條約，並且給阿爾明尼亞人以援助。同時她試圖在巴爾干半島上立足，提出有名的由俄奧瓜分巴爾干的“希臘計劃”。這一計劃規定由比薩拉比亞、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等地組成一個新的國家——達西亞，在君士但丁堡恢復希臘帝國，並以葉卡捷琳娜之孫為帝。奧國促成這一計劃的代價是有權取得霍丁城以及屏蔽加里齊亞、布哥維納的地區，瓦拉齊亞的一部分地區和巴爾干半島上的貝爾格萊德、維丁和奧爾索瓦等城市。希臘計劃本身是不現實的，而且與巴爾干各族的利益是敵對的，但它却幫助葉卡捷琳娜二世取得了奧國對克里米亞并入俄國一事的同意。

十八世紀後半期，蘇丹政權為土耳其的封建落後性和對被統治各族的壓迫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巴爾干和亞洲地區的起義愈加猛烈，各省總督（帕沙）的分離傾向愈為積極，那末蘇丹政府就愈加頑強地尋求借口來對俄國進行武裝衝突，它認為俄國是巴爾干半島和高加索在土耳其壓迫下的各族的解放鬥爭的肇禍者。

土耳其國內的情勢是如此的緊張，以致連一七八一年蘇丹所發布的命令也指出說：“臣民因帕沙和各級官吏所造成的凌辱、掠

奪和痛苦而陷于絕望。”一七八二年，由於首都發生毀滅大批房屋的大火，几乎又發生了新的暴動。蘇丹被迫撤換宰相和許多高級官吏，以便多少平息一下火災難民的憤慨。

政府需要錢，就找人承包烟草稅，接着又將找人承包首都稅捐的全部收入。它着手發行成色不足的錢幣，從而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

在八十年代中，阿爾巴尼亞、敘利亞、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和巴爾干以及安那托里亞的若干地區都發生了起義。

根據俄國駐土耳其大使的報告，就可以刻劃出一個有關人民起義的相當完整的輪廓。他在一七八二年報告說：“安那托里亞各省（純粹是土耳其人居住的省區）的混亂狀態使得僧侶和內閣日益感到不安和灰心。”由於阿爾巴尼亞發生了起義，政府就在魯麥里亞全境發布命令，准許所有土耳其人“在有阿爾巴尼亞匪幫出現的地方加以歼滅”。土耳其司令官庫爾德·帕沙經常和聚集兵員五千多人的阿爾巴尼亞領袖們作戰。

就在一七八二年，庫爾德人起義了，於是艾爾杰魯姆地方的帕沙就奉到嚴格的命令，要他把自己的武力和西瓦斯和迪雅爾貝吉爾的軍隊聯合起來，共同去鎮壓“造反的庫爾德人”。

不過，阿拉伯各省的運動則帶有特別嚴重的性質，而且阿拉伯各省起義爆發的時候是打着游牧人中間重新出現的宗教形式的瓦哈比特派運動的旗幟的（見下章末）。希臘人和巴爾干半島斯拉夫人的解放鬥爭使蘇丹政府大為不安。它讓被派去鎮壓人民起義的帕沙可以用任何代價去對付不滿分子。為了獎勵帕沙們鎮壓起義，就委托他們統治被征服的地區，而且政府盡力不干涉他們的行政。例如，據說有一個被派去鎮壓起義的帕沙從拉茲格拉德城攫取獻金十五袋，而當另一城市魯史楚克城拒絕繳納四十袋錢幣時，他就

猛攻占領，并把它搶劫一空。

于是帕沙們——各省總督——就逐漸不再承認中央政府的權威，甚至企圖利用人民起義來為自己謀利。

其中有一個扎尼克[⊖]總督阿里·帕沙，實際上變成安那托里亞東北部四省的全權的主人。他養了一千個武裝士兵，並且能在十天之內召集起六萬人的軍隊。他的財產計有幾十萬頭牲畜和大量的帶有農奴制農民的田產。就是因為他曾經把自己從人民那裡征收來的賦稅的若干部分送到首都，政府就討他的好，送禮物給他，同時刺激起鄰省的帕沙、甚至他自己的兒子對他的嫉妒。蘇丹害怕他，同时也需要他的軍事援助。政府力圖使這種勢力雄厚的帕沙和他們的鄰省發生衝突。此外，政府也極力建議阿里·帕沙把視線轉向高加索。

土耳其蘇丹總是認為高加索是一個合適的征服的對象。數以百計的土耳其間諜和伊斯蘭教僧侶的代表被派到許多高加索的汗、貝克和王公那裡去，從事有利於土耳其的煽動。土耳其人依靠自己在黑海上的基地，公開地進攻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並加以破壞。一七八五年，高加索北部曾發生阿拉伯族長曼蘇爾掀起的叛亂，曼蘇爾力求按照土耳其人的指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聯合山區居民從事反對俄國的鬥爭。這時土耳其人和曼蘇爾保持密切的聯繫，並在叛亂失敗以後把他送往庫班安身。他在一七八七——一七九一年俄土戰爭期間繼續從該地進行反對俄國的活動。一七九一年在襲擊安那巴時，曼蘇爾被擒了。

一七八七——一七九一年的俄土戰爭是由土耳其發動的，土耳其給俄國駐君士但丁堡大使以最後通牒，要求俄國承認格魯吉亞王伊拉克里亞二世為土耳其臣屬，歸還克里米亞，同意土耳其人有權檢查由黑海開出的俄國船隻。俄國大使布爾加柯夫因拒絕接

⊖ 約當薩姆遜省之地。

受这个最后通牒被囚禁在君士但丁堡的七塔堡之中。尽管俄國同時進行了兩個戰爭(对土耳其和对土耳其的同盟國瑞典作战)，它还是取得了勝利。俄國的著名統帥苏沃洛夫所取得的光輝的勝利又一次顯示了俄國軍隊的优势和土耳其軍事上的衰弱。这次战争的結果，俄土規定以德涅斯特河及庫班为界(一七九二年條約)。

这次战争对巴尔干半島以新生的力量起來進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各族的命运，对于十九世紀初年并入俄國的格魯吉亞族以及把自己命运和俄罗斯民族联系起來的阿尔明尼亞族，都在客觀上起了進步的歷史作用。

还在俄土战争結束以前，瑞典在一系列失敗之后就退出了战争。这时英國力求使俄國潰敗，把在一七九〇年与土耳其締結軍事同盟的普魯士推上舞台來。

普魯士用在收買土耳其官吏方面的費用达二十万皮亞斯特^①，但它不得不在一七八九年盟國土耳其失去法國支持的时候赶忙切斷了这种关系。

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顯然攪亂了欧洲反动派手中的牌，同时还給土耳其遭受進一步的殖民地奴役創造了新的前提。

① 皮亞斯特系当时土耳其幣名。——譯者

第二章

阿拉伯諸國

第一節 阿拉伯諸國的社會制度

在土耳其封建主所征服的其他地方之中，基本上由阿拉伯人居住的諸國，即敘利亞、黎巴嫩、巴力斯坦、伊拉克、漢志、也門、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亞，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十六世紀，這些國家就被并入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諸國之中，土耳其人未能征服的，只有摩洛哥和阿拉伯半島的腹地和東部。

土耳其人征服的阿拉伯各地區，在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上，是不一樣的。在其中較發展的地區（埃及、黎巴嫩、敘利亞、巴力斯坦），封建社會制度占統治地位，以對封建主處於人身隸屬地位的被奴役的分成制農民費拉赫（即阿拉伯農民）的小農經濟和最小農經濟為這一社會制度的基礎。在靠近海上貿易中心和過境貿易中心的地區，由於社會分工的增長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一社會制度就處於開始解體的階段。在較不發展的諸國（阿拉伯、伊拉克南部、阿尔及利亞、突尼斯、的黎波里的腹地），封建宗法關係占統治地位，並且還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强大殘余勢力。以游牧的畜牧業和半定居農業為生的居民，分為若干部落和氏族。這些部落和氏族各有酋長和首領。牧場和耕地為各部落和家族土地公社集體所有。

土耳其征服者在被征服的阿拉伯諸國宣布全部土地（供養田除外）為蘇丹所有。這些土地一部分為土耳其封建主所占有。例

如在十八世紀的埃及，三分之二的土地即为土耳其曼留克[⊖]軍事長官所領有。在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力斯坦，大部分土地保留在阿拉伯封建主手中。土地所有者，無論是土耳其封建主，还是阿拉伯封建主，都向費拉赫征收实物及貨幣租稅和其他捐稅。封建主將取自農民的貨幣總額及物質利益的相当部分，交給蘇丹的總督——帕沙。帕沙又把所得的一部分繳入蘇丹的國庫，作为貢賦（这是所有被征服的阿拉伯諸國都要繳納的），而將其余的部分攫為己有。由于这种制度的关系，結果費拉赫遭到了三重压迫：蘇丹的压迫、帕沙的压迫和阿拉伯封建主的压迫。

俄國外交家、敘利亞封建制度的研究者和觀察家巴濟利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制度：“人民在軍事獻納的方式下被征收賦稅。帕沙按照受他管轄的各区不致不服从而又能拿得出來的程度下，向各区課稅。各地当地的領主也按照同样办法以帕沙的名义向人民課稅。在这些國家里，向帕沙控訴這些領主，和向波爾塔控訴這些帕沙几乎是徒勞無益而且是太危險的，因为在这些國家里，臣民的生命完全操在当地橫暴政权的手里。判断和裁决被治者与統治者之間的問題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和發生騷亂，只有这样才能决定被治者与統治者的命运。”

基于这种緣故，在阿拉伯各省就經常發生農民起义。有时候个别不願讓土耳其征服者分享自己收入的阿拉伯封建主利用了并領導了这些起义。但是运动的基本力量总是由定居農民（費拉赫）和游牧者（貝都因）組成的。

⊖ 曼留克本是一种奴隸，十二至十三世紀埃及的突厥族蘇丹的近衛隊，即由曼留克組成。从一二五〇到一五一七年，埃及就处在这种近衛隊的統帥——即曼留克的貝以及从他們中間选拔出來的蘇丹——的統治之下。土耳其征服者繼續組成曼留克民兵。十八世紀，曼留克的貝拥有埃及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上是埃及的統治者。

掠夺費拉赫的阿拉伯大封建主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財富。例如十七世紀黎巴嫩王(艾米尔)法赫爾·艾德·丁二世就被認為是奧斯曼帝國的最富有的封建主。他的宮廷的富丽和隨从的壯盛不但使本族的封建主望塵莫及，而且也使歐洲人相形見絀。他的收入每年达到九十万里佛尔，而其中繳入蘇丹國庫的則为三十四万里佛尔。

十八世紀統治巴力斯坦北部的族長達吉爾，也从自己領地上榨出了大量的進項。根据一七七二年訪問巴力斯坦的俄國旅行家普列什切也夫中尉的說明，族長達吉爾“拥有为数很多的鄉村，他从它們取得了自己的進項，并且按照地方的富足程度和境况向每个鄉村征收貢賦。有些鄉村繳納給他各种畜类的半数，另外有些則只繳納一种畜类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他把一切东西，甚至是蕞小的东西都拿來出租（就是說使人包租），从准許人們售賣葡萄酒和燒酒、使用浴室和使用其他必需品積累大量錢財——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凡要使用任何东西，就不能不付給他以包租的代价。……他的全部收入如果变为貨幣（即按貨幣計算），就是每年可达四千袋或一百二十五万盧布之多。”

土耳其征服者和当地封建主隨意來处置阿拉伯農民的人身，把費拉赫束縛在土地上。在埃及，土耳其法律規定当地統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必須和逃出農村的費拉赫作斗争，讓費拉赫住滿了殘破和荒廢的村庄，用一切方法强迫費拉赫耕种全部灌溉土地。在每个農村中都有一个村長（謝赫）或几个謝赫，監視着費拉赫，不使其离开他們所附着的份地。如果費拉赫由村中逃走，謝赫要負物質賠償的責任。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建立起連环保的制度，農村公社負責交納捐稅。

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遭到無限封建掠夺的阿拉伯農村的破產

和人烟絕迹。例如，在阿列頗地區，在土耳其征服敘利亞的時候，政府登記的鄉村有三千二百個之多。而到了十八世紀末，則只剩下了四百個。由於封建掠奪的緣故，几乎所有農村都變為廢墟；費拉赫都死光了，或是逃到城里去了。但是對該區所課的稅額却仍然不變，從而納稅的負擔就增長了好几倍。

毫無限制的封建剝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農民經濟的衰落，阿拉伯諸國的總破產和貧窮化。十八世紀末，埃及生產的農產品還不及古典時期所生產的四分之一。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有很多適于耕作的土地無人過問，而且淪于荒廢。

十八世紀末拿破崙軍隊侵入埃及時有一個科學考察隊隨同前往。參加這一考察隊的法國學者沙布羅爾寫道：“在法老統治的時期、在托洛梅朝時期、甚至在羅馬統治的時期出產極富的法佑姆盆地和肥沃的三角洲平原，現在所出產的東西不及該地往昔出產的四分之一。這種悲慘變遷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並不是自然界的變化造成了這一結果。尼羅河還是和從前一樣。它每年的定期泛濫還是繼續使尼羅河流域肥沃起來。但是農夫却感到沒有希望。現在他曉得，貪婪的外國人（即土耳其封建主）收割了他的血汗成果。如果他和他的孩子不能享有這些成果，那末又何必種新庄稼呢？他很不帶勁地在地裏播種，耽心害怕地收割，並且力求避開自己的壓迫者的視線，藏起極有限的糧食，就靠這一點來養活他一家人。在這個不幸的國度里，農民不是所有者，而且不可能變成所有者。他甚至也不是佃戶。他是本國壓迫者集團所有的農奴。”

在游牧區和半游牧區，掠奪農民和游牧者的土耳其征服者，企圖以當地部落貴族為依靠。抱着這一目的，屬於部落而且被宣布為蘇丹財產的土地，就被各部落、各民族的族長所奪占，並且變為他們世襲的產業，而他們必須為征服者征集貢物。土耳其征服者

在伊拉克、阿尔及利亞、突尼斯、的黎波里都执行了这种政策，而这种政策是有助于部落酋長变为封建主的。然而各部落却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自由和土地，拒絕向征服者納貢。征集貢物是由土耳其武裝部隊來执行的，并且引起了游牧者和半游牧者中間的頻繁的起义。

土耳其征服者的封建压迫在阿拉伯城市中也引起了極端不滿。开罗、大馬士革、阿列頗、巴格达、貝魯特、阿克、达米埃特的阿拉伯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到了土耳其帕沙的掠夺和压制。帕沙向他們要十分苛重的献款，时常給他們加上这种或者那种虛構的罪名，以便处决他們，并且根据土耳其的習慣，把被处决者的財產攫为己有。这种封建掠夺徹底破坏了阿拉伯城市資本主义关系發展的可能性。所以当西欧完成了向手工業工場，然后再由手工業工場向工厂的轉变的时候，阿拉伯諸國的手工業工場則处于萌芽状态中。工業生產的主要形态还是中世紀行会手工業。

在中世紀和近代之交，阿拉伯城市还以其手工業藝術品——絲織品、棉織品、麻織品、地毯、山羊皮、武器、銅器、珠宝——著称于世。其中有些在十八世紀还輸入欧洲，但已經不能和欧洲國家發展起來的資本主义性手工業工場的出品競爭，而在十八世紀過程中被挤出欧洲市場。在欧洲產業革命之后，它們在本地市場上也被大量涌向东方的更便宜的欧洲工業制造品所排挤。

尽管阿拉伯工商業城市已經有好几百年的歷史，但这里却还没有形成城市与鄉村的完全分工。工業還沒有完全从農業中分离出來。十八世紀，埃及城市的織工总是購買費拉赫制造出來的農村的棉紗。在黎巴嫩，農村的棉紗被農民帶到城市市場中來，再由欧洲商人收購出口；在塞德，法國商人有收購这些貨物的壟斷权。在阿列頗区域，許多農村以織布为生。相反，相当部分的城市居

民，例如大馬士革的居民，則以園藝為生。

正像在奧斯曼帝國其他部分一樣，歐洲商人用特權條約制度保護自己不受帕沙的壓迫，排擠了本地商人。他們掌握了對外貿易，特別是過境貿易。在開羅、大馬士革、阿列頗、巴格達的市場上，歐洲商人及其代理人出售自己的貨物，並且收購來自東方的產品。來自馬賽的法國商人在敘利亞和北非有很多的商館。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在巴格達和巴斯拉（在伊拉克）建立起自己的商館。由於封建壓迫和外國競爭，阿拉伯城市儘管有對外貿易的高漲，却受了蕭條和衰落之苦。

就在這個時候，日益增多的奢侈品輸入刺激起封建主的欲望，造成了剝削的加強和農民的破產。作為對外國奢侈品——俄國的皮貨、法國的絲和酒、英國和荷蘭的呢子、威尼斯的玻璃、波希米亞的水晶等等——的交換，土耳其和阿拉伯封建主開始向歐洲各國輸出從費拉赫那裡以實物地租方式取來的農產品：糧食、牲畜、棉花、生絲、粗羊毛、皮革、水果、榛子、橄欖油以及家庭手織布匹和棉紗。這種帶有不等價性質的貿易使農民群眾陷於破產。十八世紀末訪問阿拉伯諸國的法國旅行家伏爾尼寫道：“來自歐洲和印度的貨物都是奢侈品，只有增進統治階級的享樂，只有使人民和農夫的處境惡化。在一個不尊重所有權的統治者政權之下，擴大享樂的欲望激起貪欲，使壓迫加倍厉害起來。為了得到更多的呢子、皮貨、糖、披巾、印度紡織品，就必需有更多的錢，更多的棉花，更多的生絲和更多的勒索。”

土耳其征服者的壓迫不但使阿拉伯諸國走向經濟的衰落，而且也走向徹底的文化的衰落。中世紀東方先進學者和作家的杰出作品的手稿在宮廷和清真寺的貯藏室里蓋滿了灰塵。受土耳其野蠻人壓迫的人民中間，再不能出現像伊本·哈爾敦這樣的歷史家，

像伊本·魯什德这样的哲学家，像阿尔·巴塔这样的数学家。这一时期阿拉伯的学术文献带有排比的性质；它的内容变成以研讨伊斯兰教的毫无生气的教条为中心；诗歌也以重用传统僵硬的形式和调子为限。

第二節 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

土耳其和阿拉伯封建主的压迫，引起了农民群众的自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参加到这种人民斗争中去。

现代土耳其资产阶级历史家，为了土耳其统治集团及其美国主子的政治利益而歪曲真象，捏造出一个几百年“阿拉伯土耳其友谊”的神话。历史的真象和这种捏造是大不相同的。真实历史中所叙述的是阿拉伯农民群众几百年来为反对土耳其征服者可恨的封建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其中也充满着阿拉伯和土耳其人民群众在对土耳其苏丹和帕沙进行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实例。

阿拉伯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席卷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农民战争。阿拉伯人的游击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和土耳其人作战。许多年中起义者把巴格达保持在自己手中。在大马士革和阿列颇帕沙的军队中，根据编年史的纪录，有“无数来自库地斯坦和阿拉伯平原的勇武善战的人们”，但这些军队却拒绝对起义者作战。

就在十七世纪，展开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农民反对苏丹压迫的斗争。当时统治黎巴嫩公国的国王法赫尔·艾德·丁二世（一六〇一一—一六三五年）对农民征收超额的捐税。他为了力求取得波尔塔（苏丹政府——译者）的好感，就向苏丹国库缴纳自己领地的高额贡物。他和许多阿拉伯游牧部落进行战争时，给苏丹送去一部分战利品。这样做的结果，法赫尔·艾德·丁二世使得苏丹

不但封給他以黎巴嫩的山区，而且也封給他黎巴嫩的沿海地区和叙利亚、巴力斯坦的相当部分。法赫尔·艾德·丁二世所进行的封建掠夺，引起了农民和牧民的不满。法赫尔·艾德·丁二世是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力求使这种不满完全针对着波尔塔，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以便取得独立和免得必须分一部分收入给苏丹国库。

一六一三年，黎巴嫩爆发了反对波尔塔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法赫尔·艾德·丁二世害怕自己的农民和土耳其讨伐军的报复，就逃往欧洲。在五年期间内，黎巴嫩农民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他访问欧洲各国朝廷，企图结成反对土耳其的联盟，但没有结果。一六一八年当土耳其把黎巴嫩起义镇压下去的时候，他和苏丹妥协了，并且回去重掌政权。不过，十七年之后，在黎巴嫩重新爆发起义的时期，法赫尔·艾德·丁作为人质被押到伊斯坦布尔，并且在该处被杀。

十七世纪伊拉克南部也发生了多次的反对土耳其的起义。一六一六年，伊拉克南部阿拉伯各部落占领了巴索尔地区。波尔塔和起义的封建首长勾结，并且承认他做巴斯拉的总督。封建掠夺继续下去，从而起义接连不断。孟塔菲克部落的起义延续了十一年之久（一六九〇年——一七〇一年）。

在十八世纪土（耳其）波（斯）战争期间，伊拉克的阿拉伯各部落也发生了多次的起义。这些起义取得了波斯纳狄尔沙的支持。波尔塔和他们作斗争，煽起阿拉伯各部落之间的仇视，收买部落的族长，唆使他们互相敌对。

在十八世纪后半，奥斯曼危机尖锐化的时期，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取得了特别广泛的规模。

一七六九年，出身于阿布哈兹族的埃及的近卫骑兵（曼留克）

長官阿里·貝，利用俄土戰爭爆發，起來反對波爾塔。他停止向波爾塔納貢，宣布埃及為獨立國家。同時在敘利亞和巴力斯坦爆發了由巴力斯坦北部統治者阿拉伯族長達吉爾領導的反對土耳其的起義。阿里·貝和達吉爾結為同盟，並且派遣使節到愛琴群島去見俄國海軍司令奧爾洛夫伯爵。

一七七一年，阿拉伯起義者占領了大馬士革。不過一年之後，被波爾塔收買的近衛騎兵統帥的投降，造成了阿里·貝的被推翻和大馬士革的陷落。俄國派遣艦隊去幫助起義者。一七七二年五月，俄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了貝魯特，當地居民答應“服從俄國各艦的命令，并在必要時予以幫助”。一七七二年夏天，在休戰期間，俄國艦隊撤走，土耳其人再度占領貝魯特，並且開始壓迫阿拉伯人。這時俄國派遣秘密的軍事代表團，運送大炮和彈藥去幫助阿拉伯人。在軍事代表團離開之後，把俄國炮兵教官留給起義軍。

一七七三年六月，俄土休戰時期告終，俄國再度派遣艦隊，在柯茹霍夫艦長統率之下，來到黎巴嫩海岸。黎巴嫩王（艾米爾）和俄國艦隊司令以及族長達吉爾訂立了軍事同盟。根據俄國官方的情報，黎巴嫩王答應“承認俄國的保護，在我們^①對土耳其人作戰時期跟土耳其人作戰”。貝魯特在被圍三個月之後，被俄國陸戰隊攻陷。一七七三年十月，黎巴嫩王請求俄國承認他做俄國的臣民。在庫楚克·開納吉和約訂立之後，這一請求被拒絕了，俄國艦隊也離開了黎巴嫩。兩年之後，土耳其人把敘利亞和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起義鎮壓下去。這一起義就領導的性質而言是封建的，但是就其基礎而言則是人民的，它表現出阿拉伯人民群眾的願望，他們之企求獨立和他們對土耳其壓迫的仇恨。

① 指俄國。——譯者

战后，叙利亚和黎巴嫩被置于波尔塔总督扎萨尔^Θ帕沙的統治之下。扎萨尔在过去陸續当过强盜、近衛騎兵、劊子手和間諜，在战争期間領導了一帮土耳其雇傭軍，在貝魯特和俄國軍隊以及阿拉伯起义軍進行战斗。他曾被俄軍俘虜，在和約訂立之后被釋放，并且靠自己匪帮的帮助，被波尔塔任命为塞德的帕沙，接着又做了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帕沙。在扎萨尔治下，封建掠夺达到了最高限度。扎萨尔提高了黎巴嫩的貢額，对磨坊、畜群、收集蚕繭都实行課稅，开征人头稅。黎巴嫩農民用新的起义（一七八〇年）來作为对提高貢額的回答。扎萨尔对起义的参加者实行無情的鎮压。他手下的近衛騎兵（曼留克）对起义者施以最周密的拷問。根据編年史的記載：“他們餓死这些不幸者，然后一塊一塊地割开他們的肢体，烤着吃下去，借此以取乐”。

扎萨尔就是这样残酷地把巴力斯坦的游牧人（貝都因人）和塞德区十叶派農民鎮压下去。他下令把俘虜活活地砌在牆內。

一七八九年，黎巴嫩的貢額又提高了，先是提高了一倍，后来又提高了三倍。反对扎萨尔和为他服务的黎巴嫩封建主的農民起义接連不断。互相爭夺黎巴嫩政权的兩個封建主集团利用了这些起义。十八世紀末，黎巴嫩的政权很穩地掌握在黎巴嫩王（艾米尔）巴西尔二世的手中，他先是依靠起义農民，击破对方封建主的勢力，然后再和扎萨尔妥协，恢复納貢。封建主領導的叛变，使多年農民斗争的果实化为烏有。

一七九八年，大馬士革的手工業者和商人起义反抗扎萨尔的政权。波尔塔被迫委派另一帕沙到大馬士革來，但是封建掠夺的旧制度繼續存在。而扎萨尔本人則繼續照旧統治叙利亚和黎巴嫩

Θ 阿拉伯文“扎薩尔”一字就是劊子手、屠夫之意。

其他地区，掠夺这些地区的居民。

同时在伊拉克南部再度展开了斗争，在这里，英國东印度公司在一七八〇年从波尔塔为自己的走狗布由克·苏里曼買得巴格达帕沙的位置。阿拉伯各部落用一連串的新的大規模起义來回答苏里曼帕沙的压迫。其中有一次起义时期，伊拉克南部的阿拉伯人和伊拉克北部的庫尔德人采取了联合的行动。

阿拉伯各部落反对土耳其統治集团的斗争，也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展开了。

最后，在阿拉伯中部，發生了反对土耳其的运动。运动是由伊斯蘭教团体瓦哈比特派領導的。这一派是在十八世紀中叶由布道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阿尔·瓦哈布所建立的。表面上，瓦哈比特派运动是宗教性的。瓦哈比特派号召回到原始的伊斯蘭教，清洗后来混入的雜質和剽窃自其他宗教的东西；他們号召和“偶像崇拜”作斗争（他們所說“偶像崇拜”指的是崇拜所謂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号召要有嚴格的風尚等等。實質上瓦哈比特派不承認土耳其苏丹哈里發的政权，尽力使阿拉伯在漢志的伊本·沙烏德王朝政权之下統一起來，这反映出阿拉伯人擺脫土耳其压迫的要求。在十八世紀后半期，瓦哈比特派在阿拉伯內地自己政权之下統一起來，并且占据了波斯灣沿岸的阿尔·哈薩地区。从十八世紀末期起，他們开始經常侵襲土耳其人所占据的阿拉伯地区。

十七和十八世紀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运动还没有清楚地表現出民族的性質。人民憤怒自發的爆發和農民起义，时常是由封建主領導起來，而又时常为封建統治者和部落酋長所出賣，因而归根到底必遭失敗。但是这些运动表現出阿拉伯各族要求独立的願望。这些运动和巴尔干、外高加索各族的解放运动

共同震動了壓迫許多國家和民族的奧斯曼帝國，使腐朽透頂的土耳其封建制度的危機尖銳化起來並加速起來。因此阿拉伯各族反對土耳其壓迫的鬥爭是一個進步的歷史現象，這一傳統表現在阿拉伯各國的進一步發展上，表現在阿拉伯各族反對土耳其和歐洲壓迫者的進一步鬥爭上。

第三章

波 斯

第一節 沙發維德強國，其居民及疆界

沙發維德強國是各種部落和各族形形色色的一個混合體，這些部落和部族彼此並沒有被共同的經濟生活聯繫起來，他們講著不同的語言，並處於各不相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沙發維德朝從東北方面奪取了中亞細亞的呼羅珊和赫拉特（擁有多數定居的塔吉克人和游牧的土庫曼人）；在東方，他們統治了坎達哈的阿富汗部落；在東南方，他們使整個俾路支臣服於自己。在西北方面，波斯封建主的政權擴及於東阿爾明尼亞（埃里溫汗國和納希契凡汗國）和整個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王國對波斯沙（王）處於藩屬依附地位。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塞拜疆是沙發維德帝國經濟上最發達的地區。

在被征服各民族當中，命運最悲慘的是阿爾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他們不但遭受了波斯和土耳其征服者的野蠻的民族壓迫和殘酷剝削，而且作為基督教徒遭受着宗教的迫害。土耳其的帕沙和波斯諸汗焚燒了教堂，慘殺了聖徒，強迫當地居民改奉伊斯蘭教，把成千的阿爾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驅作奴隸。

沙發維德強國的陸地國境並不是全都精確地被確定了的。在東方，波斯諸沙為了爭奪坎達哈而與印度的莫臥兒大帝多次作過戰；為了爭奪赫拉特和麥什特的統治權，也與烏茲別克人進行過這一类斗争。在西方，波斯—土耳其的長期戰爭終於在一六三九年

媾和，把埃里温和阿塞拜疆划归波斯，把阿尔明尼亞西部，巴格达—巴斯拉和伊拉克划归苏丹土耳其。但是波斯諸汗仍在繼續等待机会夺取伊拉克，而土耳其苏丹对于阿塞拜疆、东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也沒有放弃了他的侵略計劃。

波斯本部的民族成份也并不是清一色的。这个國家約有三分之二的居民屬於不同的伊朗部落，或为定居，或为游牧。屬於游牧的有庫尔德人，巴赫基阿尔人，魯尔人和其他許多部落。波斯居民不下四分之一是由土庫曼人和其他非波斯部落和部族組成的。

沙發維德強國農業的命脉是土地的人工灌溉系統。在波斯，有各种灌溉方式：河堰、河道和水井。土地含水層內的地下河道流行甚廣；它們借着井与地面連接起來，这就是所謂地下河道系。直到今天，人們还借此从山区地下水源引入被灌溉的盆地。这些地下河道，沿山脚而行深达七十余公尺，長达八至十二公里，这些河道在盆地中出到地面；水是沿着溝渠往前流的。

人工灌溉事業并不归國家壟斷。这一类工程大多数規模不大，而且它們是由个别封建主或農村公社出資建筑的，所以它們往往是由他們冒着風險兴建的，而且以后也就留归他們世襲所有和支配。只有較大的河道（为数不多）屬於國家，使用此种水灌溉田地的，國家課以重稅。

第二節 游牧部落和游牧貴族的作用

当时波斯居民約有三分之一是由游牧部落組成的，如該國北方的阿塞拜疆人和土庫曼人以及其中部和南方的波斯人。在绝大部分这些部落中，封建宗法关系占着統治地位，其中只有少数最落后的部落还处于由原始公社制至封建制的过渡阶段。

这些部落中有許多族，如赫姆塞人、凱塞尔巴什人等，並

不是有血緣关系的同盟，而是各个部落和各个氏族的人們为了軍事和政治目的而組織的人为的联盟。相似的联盟往往奉“沙”的命令而成立起來。加入凱塞爾巴什^①七族联盟的，有阿塞拜疆各部落和土庫曼各部落。領導部落的是世襲的首領（酋長艾米尔或弥尔·伊里）。他屬於該部落的汗的同族，往往由國王(沙)授予爵号。部落的酋長职位兼有領袖的兩個重要作用。他指揮本部落的騎兵所組成的自衛軍；而且事实上还拥有牧場和名义上属于部落的其他土地。部落的首領依靠游牧貴族（部落中各支派的族長，名阿迦揚或雷世塞菲当）。領袖协同貴族管理同部落人、分配牧場和土地。

部落的土地由國王命令加以確認，它除了夏季牧場（名阿依拉格）和冬季牧場（名基什拉克）而外，往往还包括有大片可耕地、花園、葡萄園和居于其上的賦役農民。对于定居農民所進行的封建剥削構成游牧貴族收入的重要部分。这些貴族当然要剥削从事游牧的同部落人，因为他們拥有牧場，并把大部分牲畜集中到自己手里，可以因利乘便。但是这种剥削并不十分剧烈，它的本質是隱蔽在宗法氏族的关系下面的。同时，貴族又使其同部落人对于定居的、受封建压迫的農民保持着一种优越感。部落中人自称为“伊爾亞特”，以別于賦役農民（名拉雅），并且組成独特的游牧战士階層。同部落人，由于参加騎兵隊而隨同其酋長从事远征和侵略，并領到部分軍事鹵獲品（自然绝大部分是归于酋長），这也支持了游牧貴族的政权和威望。貴族把定居的附庸農民的一部分土地授与他們的藩臣—親兵（名牟利亞西麥）。藩臣—親兵必須“隨着首領的馬鎧”服軍役，但是并無其他徭役，也不納賦稅。至于普通的

① 凱塞爾巴什人（按阿塞拜疆語为“紅头”之意），是由他們所戴的紫纓而得名的。

游牧群众，則他們只向國家納微少的賦稅（其中最重要的如牧場稅）。各游牧部落會長的馬隊和親兵就組成沙發維德強國武裝力量的重要部分。游牧貴族除了完全無限制地支配部落土地以外，還被任命為國家的高級武將、文官和廷臣，并因為服官職而領到廣大的土地賞賜。這樣一來，游牧貴族就成了封建階級中的領導階層之一。同時，他們對於國家還保存着事實上的獨立性，而在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才為國王服務。在沙發維德強國強盛時期，即在阿巴斯一世（一五八七——一六二九年）和沙發一世（一六二九——一六四二年）時期，凱塞爾巴什貴族的影響才有几分削減下去。它失掉了壟斷國家兵力的權利。同時國家對於凱塞爾巴什貴族也很少任命以文官職位，并且也減少了對他們的土地賞賜。

由於這種措施，那原先支持並拥护沙發維德朝諸王（他們出身於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游牧部落的貴族，就對他們開始表現出日益加甚的怨望來了。

第三節 土地關係和農民的處境

形式上講，沙中之沙（王中之王）被認為是全國水流和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事實上，波斯除了國家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外，還存在有各種形式的封建的和農民的土地占有制。

歸國王支配的土地分為兩類：即國有地或官田和國王私領地（赫塞）。絕大部分官田歸封建主所有，他們是由國王領到這些土地作為采邑的（世及田名蘇尤爾格，俸田名提烏爾）。官田收入大部分歸了采邑所有人，只有微末的一份歸了國王。國家的上上田和收益最多的區域，往往由國王并入了他的私領地。他的收益直接用於維持宮廷、軍隊、中央政府機關，並且是國王府庫全部收益的基礎。據法國旅行家沙爾登的陳述，十七世紀下半期，私領地每

年使國王獲得一千四百万法郎的收入，而官田的收入統共只有二百万法郎。

在十七世紀后半期以前，國王私領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由國王分賜給他的將領和廷臣，作為采邑賞賜。這些土地絕大部分都直接受着賦稅剝削。說到封建主的采邑頒賜的種類，則“俸田”是有最大意義的。晚期沙發維德朝諸王主要地是實行頒賜“俸田”，因為這種采地給領有人增加了許多限制，而且沒有世襲性質。有些俸田是固定在一定的官職上的，領有人只在居于這個職位時，才能享用它們。另外一些俸田則賜與個人，並且多半是終身享有，但總是附帶有給國王服軍役和做文官的義務。沙發維德強國的俸田約有四分之三集中在一小撮大封建主，即郡守（赫基姆）和游牧部族酋長的手裡。他們具有對自己轄區實行專制的權柄，所以對於自己采地內的賦役農民也是絕對的君主。在對這些農民進行剝削時，他們很少顧忌國王賜田狀上所規定的法律限制。世及田與俸田有別。世及田是世襲的，並且往往給與領有人以完全的免稅權和不受行政裁判權。國王的大臣們絕對禁止進入世及田轄境以內。在十七世紀之末，波斯就很少留下世及田了。

所謂供養田的廣大地產屬於伊斯蘭教的機關。十葉派高級僧侶支配著這些機關的大批財富和土地。供養田照例享有不受裁判權和免稅權。許多封建主把自己的土地捐作供養田，以避免向國王納稅。在這種情形下，這些供養田的收入一部分就歸於布賜人，當布賜人死後就歸於他的繼承人，其餘的部分則歸於僧侶。十葉派僧侶是沙發維德朝諸王政權的可靠支柱，因此，這些國王不干涉供養田的擴大，並且帶頭把几百個鄉村和許多城市轉變為供養田。供養田不但包括有可耕耘的土地和定居其上的賦役農民，而且還包括有有收入的城市不動產——澡堂、隊商客棧、商攤、市場、商

店。

此外，有些供养田还有权給予被國王政权所迫害的人們以避难所(別士特)。

除了这种有条件的、服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而外，波斯还有無条件的土地占有制，近似于欧洲的自由地，那就是所謂私田(牟里克或名阿尔巴比)。这些田地可以買賣、典当、繼承。而且占有这些土地并不附帶向國王作任何的服务。私田并不征收土地稅(稅名赫拉哲)，虽然它們的所有人要向國庫繳納許多次一級的捐稅。定居在这些土地上的農民把这些土地的租稅直接交与所有人——私田主。在沙發維德強國經濟上較为發展的外高加索地区，这种無条件的、繼承的封建所有制形式流行得極为廣泛。例如在阿尔明尼亞，許多富商就占有廣大的私田庄園。在波斯本部，私田則为数不多。

在波斯的个别地区，保存着小農民所有制，即所謂民田(霍德馬立克)。这些田地的所有人給朝廷(國庫)繳納次一級的捐稅，但是并不給个别的封建主交納地租，也不向國王納人头稅。原屬於还享有人身自由的農民們的民田逐漸就被封建主所攫取或收買了。

在波斯到处存在的農村公社有几分妨害了封建主，使他們不能無限制地擴大对農民的剝削，因为封建主不能把公社土地当作自己的財產处理，而剝夺了公社農民的世襲份地。同时，波斯的農村公社却是把農民固着在土地上，更确切地說，就是固着在賦役上的一种手段，所謂賦役即是向該村落和各个公社農民所課征的土地稅及其徭役。在公社中，对于納稅和服役訂有連环保制度。賦役的攤派事宜归屬於較富裕的農民的長老掌管。公社長老因为是稅收机关的下級首腦，所以他們自己就往往成了小封建主。國王

和封建主把農民轉变为附庸和賦役農民并不甘心，还要奪去農民的公社土地。这样來，在沙發維德強國內部，除了事实上固定在公社份地上的賦役農民的基本群众外，又形成了一个沒有土地的農民階層，他們在奴役性的条件下直接耕种个别封建主或國王府庫的土地。这一类農民是農業人口中最被奴役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一部分。他們或以農奴身份在領主土地上服强制劳役，或以半奴隸的分成戶身份而遭受剥削。这一类分成戶因为使用領主的土地，灌田用水，种籽和耕畜，所以他們辛苦劳动的結果只領到收成的五分之一，而五分之四，则归于封建主。强制劳动和与这种剥削形式相適應的農民之徹底農奴化（他們可以隨着土地被買賣），在波斯本部推行并不甚廣，推行最廣的是在沙發維德朝所征服的阿尔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世俗封建主和僧侶封建主的土地上，在官田和王田上，处处都是那种剥削形式占着統治地位——实物租和奴役性的分成制。各地農民給其領主所交納的不下收成的三分之一，而在他們使用領主土地和耕畜的情形下，封建主的份額則提高到收成的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除此而外，还向農民征收許多貨幣捐稅和实物地租，归于國王府庫或个别封建主。此外，農民还必須給其封建領主完成强制劳役性質（名为卡尔或別迦尔）的許多工作：清除和修理灌溉系統，修补道路和桥梁，無偿地給軍隊和过往官吏供給粮草燃料，服繁重的邮遞差役。此外，他們还必須出一定数目的韶秀童男幼女，以“供奉”國王和其总督，并廢弃農功，一連許多日子为了沙射獵或汗射獵，作圍獵之人。在十七世紀之末頒行了許多貨幣租稅制，这些就更形加强了对農民的封建压迫，而在自然經濟占优势的条件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農民陷于被貨幣所有人——高利貸者奴役的地位。

第四節 沙發維德強國的封建主階級。商人階級

游牧部落的貴族始終是統治階級中主導階層之一。他們對國王政權保持着最大的獨立性，並且是一支強大的兵力。

統治階級中另一個有勢力的階層就是官僚貴族，他們直接掌管着封建的行政機關和稅務機關。他們與城市關係較近，對國王的依附性較大，而且他們本身在某種程度內對鞏固國王政府的政權也是休戚相關的。在官僚貴族中，最有勢力的是具有伊朗血統的人。高級官僚貴族往往得到采地賞賜，作為服官的俸賞。說到中下級官吏，則不給他們頒發采地，而頒發國庫支付狀，即所謂別洛特。這一大類支付狀給了它的持有人以從管區或省區稅款中領受一定份額的權利，支付狀中就指明這項專款。

國王軍隊的士兵和下級指揮官的薪俸也是這樣發給的。用國庫支付狀發薪的制度往往給領狀人引起很大的困難，並伴有很多舞弊情形。

從國王阿巴斯一世起，歷代沙發維德朝君主就愈來愈依靠伊朗官僚貴族，而略為裁抑了阿塞拜疆和土庫曼游牧部落貴族的權勢和實力。

在沙發維德強國中，十葉派僧侶有很大勢力。支配著廣大供養田並由這些田中取得收益的高級僧侶們，不論就其轄地說，不論就其財富說，都可以與汗和酋長勢均力敵。除此以外，僧侶們還在民政機關中占有顯要的地位。十葉派僧侶們掌握著教育和民事審訊（教法審訊）。除了這些別開生面的“教會貴族”即大教會封建主以外，在十葉派僧侶中還有不少的農村阿訇，他們僅能勉強地維持生活，其生活方式與周圍農民完全沒有什麼差異。

十葉教派的高級僧侶由於擁有巨額的貨幣財富和由賦役農民

強制勞動所耕種的大片土地，由於手里完全集中了教育事業和民事審理，由於把人民範圍在他們抑制情欲的思想體系影響之下，所以他們就成了國王專制主義的直接支柱。同時僧侶階級又處於大國中套小國的地位，並覬覦沙發維德強國的領導職能。

在用強力并入沙發維德強國版圖中的許多民族當中，還保留著他們的封建主——世俗的和宗教的。在阿爾明尼亞人一方面，主要地是宗教封建主，即阿爾明尼亞高級格列高里僧派首腦，但也有世俗封建主（麥里克），如阿塞拜疆人的諸汗，阿富汗人的部落貴族。這些族直接臣屬於國王，他委派總督治理這些民族，把這裡土地分配給波斯封建主，並隨意斟酌向他們征收賦稅。至於格魯吉亞，則是一個藩屬國，被本族國王治理，並且還保留其封建秩序。沙發維德朝的政權對於被征服的民族加上了殘酷的剝削和嚴峻的民族壓迫，同時對於他們的封建上層分子却作了某些讓步，企圖把他們吸引到自己一方面。這個企圖有時也成功了，不過為時不久。地方封建主不能忘掉他們過去的獨立自主，其中有的還參加了被征服民族反對波斯沙（王）及其諸汗的可憎統治的起義。

在波斯的對外貿易中，首要地位不屬於波斯商人，而屬於阿爾明尼亞人，並且一部分屬於印度人。阿爾明尼亞的大商人聯合成為特殊的公司，歸國王所獨占的絲織品貿易是通過他們進行的。從阿巴斯一世起，阿爾明尼亞的高級商人就受到國王政權的保護。

說到印度商人，則他們遍布於波斯的一切重要城市。單在首都一處，他們就不下一萬人。他們不單從事貿易，而且從事於大規模的高利貸業。他們貸款給沙發維德貴族，也從他們領到金錢，以供商業和高利貸的周轉。可是，從事此業的還有阿爾明尼亞商人，基督教修道院和伊斯蘭教機關。

在十七世紀之初，阿巴斯一世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聯合佔領了葡萄牙人的

要塞奧爾辛茲（一六二二年），因而結束了他們在波斯灣的商業壟斷者的地位，從那時候起，英國商人、荷蘭商人和法國商人就日益頻繁地來到波斯了。在這裡開設了歐洲東印度公司的代办所，出現了多數教會，而教會的活動就給殖民勢力的侵入準備好基礎。

歐洲人開設的東印度公司在波斯灣海岸一帶建立了他們的設防基地，企圖獨占著名的波斯生絲出口貿易，並給歐洲貿易和商人確立特權條約制度。但是當沙發維德強國還在強盛的時候，這個企圖是不成功的。沙發維德朝諸王把波斯生絲的貿易獨占權攫取到自己手中，而寧願通過阿爾明尼亞商人把它直接推銷到歐洲。

十七世紀時，俄國在波斯的對外貿易中占着重大的地位。

俄羅斯對波斯輸出毛皮、有色金屬、海象牙，還有西歐出產的呢絨。由波斯輸出於俄國的，主要的是生絲，里海沿海一帶首先是以生產生絲馳名的；此外，伊朗的絲織品也是俄國貴族大量需要的。同時，俄國商人又購買到廉價棉織品，廣泛推銷於俄國居民的貧寒階層。“沙拉凡”（無袖有帶的長衣）一詞就是這種貿易所留下的紀念，這個字是由波斯文“сер-о-па”一字來的，意思是“從頭至腳”，即是說，這種衣服是罩住全身的。波斯的阿爾明尼亞商人曾經企圖廣泛利用伏爾加至里海航道，作為通往西歐的運輸孔道，不過這種企圖却遇到了莫斯科著名商人的反抗。

俄國和波斯的外交和商務關係對於兩國都是有利的，並且具有平等的性質。

第五節 經濟的衰落

從十七世紀後半期起，波斯的經濟生活顯然趨於衰落了。波斯的國內外貿易急遽縮減了。十六世紀時很繁榮的吉蘭省的絲綢貿易到了一七〇〇年減少了五分之四。隨著交易範圍的縮小，城市的經濟作用就降低了。貨幣在流通中消失了，而其價值也昂貴了。這種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沙發維德強國農民的貧苦境況。這

些年的波斯史料和歐洲旅行家的記載，都說到農民所遭遇的難以忍受的剝削，都提到農民的逃開土地，以及耕作面積的縮小和農業的衰落。

例如，會在這個時期游歷過波斯的法國旅行家沙爾登說過，由於地方當局的橫征暴斂，法尔斯省的人口在幾年中就減到了八萬人。由一七一五至一七一八年在德黑蘭宮廷作公使的阿尔泰米·沃林斯基曾向彼得一世報告說，在沙發維德強國的谷倉阿塞拜疆，七年之中，田地無人耕種，國內飢餓肆虐；而在大不里斯城街頭上，尸體橫陳，貧民麇集，“許多人赤身露體、毫不羞慚”。波蘭傳教士，伊斯法罕的耶穌會的檢查長克魯興斯基，曾記載大量農民涌入城中，找尋工作，設法糊口。對於逃走的農民，則進行認真緝捕，克魯興斯基指出：“顯貴之家追捕他們，強迫他們無償工作。”

占主導地位的剝削形式是地租和奴役性的分成制。但是这种剝削的重量竟然增加到那样大的程度，以至于它不單奪取了農民的剩余產品，而且夺去了大部分必需品。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該國已有商品—貨幣关系的發展，而同时它还基本上保存着它的經濟的自然性。封建主們对于金錢和舶來奢侈品的要求增長了，他們对于印度和阿尔明尼亞高利貸者的負債擴大了，因而同时，封建主对農民的压力加重了，許多捐稅也由实物交納改成貨幣交納了。正在这时候，宮廷中賣官鬻爵的陋制也就風行一时了。國王宮廷中的太監們尤其巧于經營此种兴隆的生意。他們可以大为左右沙發維德朝后期諸君主。沙發維德朝貴族們愈來愈頻繁地向阿尔明尼亞商人和高利貸者舉債，以便購買官爵，因而陷于對他們無力還債的地步。

將俸田秘密典質于高利貸者的勾当也有所記載，高利貸者給俸田所有者垫出巨款，而以將來的收入作为担保。从一六四七年起，沙發維德強國的关税就开始包了出去。最后，國王政府因为經常感到貨幣不足，在窮策之余，就常常更換各省省長，因而購買这

些官爵的人每一次就呈交來大量金錢。新任命的省長因為顧忌到不久即會撤職，於是趕緊設法撈回本錢，對居民進行無情的搜括。那位克魯興斯基又記述道：“壓榨到了極點，為歷代諸王時所未曾見。”說到農民，則他們的苦难不但在於封建剝削擴大這一件事本身，而還在於這種剝削又與高利貸盤剝結合起來，因為農民只有在高利貸者那裡才能找到硬幣，用以償付貨幣地租。農業的破產也是沙發維德強國整個經濟衰落的一個決定原因。

第六節 沙發維德朝後期諸王的內政

在國王蘇里曼時代（一六六六——一六九四年），沙發維德強國的軍事弱點就已彰明較著地顯露出來了。當烏茲別克諸汗侵入波斯的東北各省時，它已經絲毫不能作有效的抵抗了。荷蘭人占領了波斯灣的迦什姆島，並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設防基地，波斯對之無可如何。在一六六八至一六六九年期間，斯捷潘·拉辛對富庶的沿岸地帶，吉蘭省和麻桑德倫省，作了海上攻擊。國王蘇里曼，尤其他的嗣王忽辛（一六九四——七二二年），都曾企圖鞏固他們的地位，更加依靠十葉派的高級僧侶和波斯的官僚貴族。在阿富汗人侵入的前夕才即了王位的愚昧用事的忽辛，舉動一如虔誠的信徒，事無大小，都听信阿訇的謀劃。阿尔泰米·沃林斯基曾經說：“更有甚者，對宗教事務比對世俗事務更為關注，而且在世俗事務方面也不許人干涉。”

對官僚貴族，尤其是對僧侶階級所慷慨賞賜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國王私領土地中撥出的，而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國王府庫的迅速空虛。伊斯法罕的宮廷仍然沈醉于侈靡生活之中；國王忽辛在建築費拉哈巴德的新的夏宮上花費了大量金錢，但是在府庫中已經找不到軍隊的經費了。軍隊長期欠薪不發，而又被軍事長官所侵

吞中飽。甚至近衛騎兵也沒有馬匹，而騎着驃子护送他到麥什特巡礼去。傳統的閱兵典礼变成了喜剧，同一隊伍在指揮官面前來往多次，表示國王軍隊数量很多而不可战胜。

沙王政府的兵力衰弱就激起了各省長官、部落首領和大封建主的独立自治。他們事實上已經不再与國王夥分他們的收入，而且他們的行事也愈來愈独立自主了。但是封建割据日益加深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还在于農民的破產和因此种破產而引起的封建主收入的縮減，貿易联系的破裂和手工業的衰落。沃林斯基講到沙發維德朝的國庫时說：“已非富庶而系極貧了。”一七〇一年时，人口調查完畢了，推行了提高的关税率。居民奉到命令要补交前三年新旧税率差額。同时國王又征附加稅。所有这些都在國內引起了嚴重的不滿情緒。

沙王政府又开始廣泛沒收阿尔明尼亞和印度大商人的財產。阿尔明尼亞上層分子被剥夺了他們从國王阿巴斯时代以來所享有的特权和优惠。先前豁免納稅的阿尔明尼亞修道院，現在被剥夺了一切特惠，而被課以沉重的賦稅。同时，这些手段又伴以宗教的迫害。这些宗教的逼害施于被征服的各族，如达格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的素尼派(即伊斯蘭教正統派)居民，并施于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基督教居民。顯而易見，沙的政权首先是要借加大剥削外高加索和阿富汗的被征服各族，而來尋覓擺脫日益加甚的國內难关的出路的。

第七節 阿富汗侵入前夕的波斯

关于沙發維德強國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反封建斗争，我們所知道的很少。当十八世紀初，在波斯許多地区，形成了武裝的農民隊伍，他們襲击國王的官憲和地方封建主，并在大道上劫掠商隊。農

民們时时拒不納糧、不服徭役。当一七一六——一七一七年期間大不里斯和迦茲文区發生大規模暴动时，顯然也是这种情形。沃林斯基对于此事的簡短报道使我們粗知梗概。关于迦茲文的情形，他曾經寫道：“……此間大部分人都成了反叛者（起义者），他人也效法他們不繳納貢賦了。”沃林斯基在大不里斯也發現有同样情形，那里“大部分反叛者都來自平民，他們不只对于縣令，就是对于陛下也不尊敬和不恐懼了。”这个眼光敏銳、消息灵通的俄國外交家总结这种情形說：“沒有叛乱（即起义）的地方是很少的了。”

在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居民的多次發动中，最大的事件是在一七一七年四月發生于伊斯法罕。國王的大臣在沙發維德的京城壟斷了粮食的售賣，并把粮食价格抬高。这个大臣的特殊武裝傭兵隊不許在城內自由出賣粮食，并在城門上攔阻上市場去的農民的运粮車。京都开始了騷亂來回答这种措施。起义者起初毆打派來开導他們的官吏，随后又以木棒和石头作为武器，糾合了三千人涌到王宮，打破宮門，与衛兵發生了战斗。國王忽辛趕緊逃到費拉哈巴德，在那里宣布撤消他的大臣的掠夺性的專賣。

同时，在这个强國的各个边区，被征服民族反对沙和波斯諸汗的令人仇恨的政权的斗争，也日益蔓延擴大了。一七一一年在达格斯坦开始了起义。这次起义迅速傳播到阿塞拜疆北方的地区，当地農民曾起來响应它。在阿塞拜疆領導这个运动的，是阿訇和当地封建主，而在山地的达格斯坦，则是阿訇和氏族首腦。起义者的斗争是在拥护伊斯蘭（素尼派）正教信仰而反对十叶派的宗教运动口号下進行的。后来，当土耳其苏丹們企圖用暴力夺取达格斯坦和阿塞拜疆时，就把这种宗教的因素利用了。到了一七一三年时，起义的風潮減退了，但是在一七二一年时，它又以新生力量爆發起來，終于使达格斯坦和設里旺事实上脫离了沙發維德強國。

还在十七世紀时就出現的阿尔明尼亞的喀拉巴赫諸酋長國，到了此时已拥有不小的武装兵力（战士达一万二千），足以捍衛國土了。这种景况就向格魯吉亞人、阿尔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暗示出，他們有共同联合抵制他們的共同敌人，首先是波斯和土耳其征服者的必要。格魯吉亞王瓦克唐六世就是本着这个方針行动的。但是格魯吉亞、阿尔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愛國志士了解到目前解放斗争的重大困难，而把推翻波斯、土耳其羈絆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俄罗斯國家的援助上。这个信念愈來愈廣泛地在人民中間傳布开，它并且在封建主、基督教牧师和商人中間找到許多信徒。在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开始了爭取合并于俄國的运动，他們把这种运动看作是擺脫土耳其和波斯封建主的駭人压迫的唯一生路。俄國政府通过阿尔明尼亞和俄國商人，并通过經常由格魯吉亞和阿尔明尼亞到彼得堡請求援助和支持的許多使節和徒步行人，对于外高加索各國的情形了如指掌。不过彼得一世当时方忙于北方战争，而只向伊斯法罕派遣了兩個大使（即伊斯拉埃尔·奥里和后来的沃林斯基），以与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建立密切的联系。两个大使都向彼得一世报告了沙發維德強國的崩溃情况和其日趨削弱的軍力，因而使彼得一世下定决心，在一遇順利的时机，就开始对波斯征伐。

一七一六年时，阿尔明尼亞大主教耶撒伊寫信給彼得一世說：“如陛下恩准开始軍事行动，请敕令事先知照，以便率领信徒先作准备，随时听候陛下傳喚，前去效命。”

不但在沙發維德強國的外高加索轄区中，起义已經成熟了。就是在这个國家的东方边区（阿富汗）也擾攘不靖了。

坎达哈的总督这时是果敢有为、执法嚴厉的古尔金汗（迦尔特林國王乔治十一世信奉伊斯兰教）。他所推行的高稅率和嚴厉的統

治激起了阿富汗各部族的重大不滿，而首先是激起了其中最强大而人数又多的部落，即西里薩伊族的重大不滿。这个部落的貴族准备起义了。領導起义的，本來是西里薩伊族的世襲領袖弥尔·維伊斯汗，他同时是一个富商兼坎达哈市長（称为迦蘭塔尔）。但是古尔金汗却是先發制人，下令逮捕了弥尔·維伊斯，把他解到伊斯法罕。到了沙發維德宮廷时，弥尔·維伊斯这个狡黠而有远見的阿富汗人，能够觀察到風俗敗坏，官僚貪污腐化，沙王懦弱無能了。

弥尔·維伊斯利用沙的大臣对古尔金汗的敌視，得到了朝拜麥加（一七〇八年）的許可，随后返回了坎达哈（一七〇九年）。在麥加时，弥尔·維伊斯与永远在支持波斯王敌人的土耳其政府發生了关系。他得到了素尼派高級僧侶的判決，声明阿富汗人反对十叶派异端是护教的本分事業。弥尔·維伊斯在返回故國以后，能够設計使古尔金汗疏于防范，把他騙到城外宮中飲宴，刺殺了波斯总督，并且突然把坎达哈占領了（一七〇九年）。波斯軍隊曾有三次企圖鎮压这次起义，并重行占領坎达哈，但是都遭了可耻的失敗。阿富汗阿布达里部落的貴族，受了坎达哈的西里薩伊族的成功的鼓舞，也掀动了起义，并且在一七一六年占領了赫拉特。赫拉特和坎达哈成了独立的酋長國。当弥尔·維伊斯汗死了以后，坎达哈的政权終于由弥尔·馬哈姆，即弥尔·維伊斯之子掌握了。弥尔·馬哈姆汗認為，沙發維德強國的衰弱就給阿富汗人揭开了对波斯作掠夺性侵略的千載難逢的机会。弥尔·馬哈姆在他的旗帜下不但糾合了西里薩伊人，也糾合來其他許多阿富汗部落中希冀垂手可得的丰富鹵獲物的首腦人物。这样來，阿富汗人民爭取自己独立的正义斗争就开始轉变为阿富汗封建上層分子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了。

第八節 阿富汗的征服波斯

弥爾·馬哈姆的第一次侵略沒有成功。西里薩伊的司令官誠然深入波斯腹地，攻下了克尔曼。但是，隨后阿富汗人就被法尔斯長官魯特夫·阿里汗的軍隊擊潰，被驅逐出境了。同時在沙發維德強國境內，騷亂和起義却是在到处風起雲涌了。

一七二〇年時，魯爾人和庫爾德人崛起了。俾路支人則侵入波斯灣的各港埠。達格斯坦和設里旺被起義所席卷了。阿富汗的阿布達里人侵入了赫拉特和呼羅珊如入無人之境。說到波斯王的政府，則它完全處于半死不活狀態。國王忽辛不去準備抵抗阿富汗人，反而聲言，這不是他的事情，并且附帶說：“如果征服者肯給我留下我的費拉哈巴德宮，那我就很滿意了。”波斯唯一頭腦清醒的司令官魯特夫·阿里汗在國王面前也失寵了，他的軍隊都解散回家了。

在一七二一年年終，弥爾·馬哈姆第二度侵入了波斯。这一次他的軍隊達到兩萬人，几乎全是騎兵。阿富汗人有輕炮，即所謂“捷姆布列克”，不用炮架，而把炮臥在駱駝身上。阿富汗人沒有攻城炮，不能攻下堡壘來。弥爾·馬哈姆再度占領了克尔曼，不過阿富汗人沒有能够攻下耶士德。于是阿富汗的軍事首領就撤了这座城的圍，一直向伊斯法罕推進。一七二二年三月八日，在離首都不遠的古里納巴德鎮，阿富汗的軍隊遇上了沙發維德朝的部隊。波斯人在數目上占着優勢（五萬人）。他們的炮兵也是較強的（達二十門重炮）。但是波斯軍事首領之間籠罩了爭執不睦，而且兵士多半是由首都近郊被強征來的農民，完全不會使用這些武器。至于阿富汗人，則他們完全聽從弥爾·馬哈姆的命令，他是能夠在他的軍隊中確立堅強的紀律的。此外，阿富汗人因部落的團結而堅強；阿富汗的戰士對其战友向來不肯臨難苟免，而且對於行軍生活的艱難

困苦，也是安之若素。古里納巴德战役以阿富汗人的勝利結束了。波斯軍隊的士气沮丧的殘余藏在伊斯法罕的高峻城牆后面去了。

第九節 伊斯法罕的圍攻(一七二二年三——十月)

阿富汗人包圍住伊斯法罕城，打算待其糧盡彈絕，把它占領。被圍困的波斯軍隊比包圍他們的人數為多。此外，从情願與敵人火并的沙發維德首都的四十萬居民中，也還可以組成大批軍隊。但是沙發維德貴族害怕人民，不願武裝他們。一部分顯貴希望，在一七二二年夏天冲出阿富汗人包圍圈逃出去的太子塔赫馬斯普能够征集凱塞爾巴什部落的民兵，前來解京師之圍。其他顯貴則走上背叛之路，與阿富汗人勾結，勸說國王忽辛趕快投降敵人。同時，被四郊鄉村逃來的人所挤滿了的伊斯法罕，不久就开始感覺到糧荒了。于是市民就來要求國王採取斷然行動。據親見當時情景的人說：“市民們蜂擁而至，集合在王宮前，自圍城以來至這個時候，國王是沒有從王宮中出來露面的。市民們叫喊說，如不作大膽的解圍企圖，坐待飢餓消蝕他們的力量，那是可耻已極的；外面的援軍既然沒有任何希望，所以他們就要求當他們還能夠廝殺時，率領他們與敵人拼個死活。”

他們被打發到司令官那里去，司令官總是千方百計找尋借口來規避市民的堅決要求。有時他欺騙他們，謊報王子塔赫馬斯普就要來到，有時故意裝腔做勢，好像要屈從他們的愛國熱忱，率領他們前去襲擊敵人，可是他剛一出了城門，就又找到新的借口，班師而回。”當市民們的愛國要求更形堅強的時候，國王軍隊竟對他們實行射击了。外來的援軍從來沒有開到。沒有一個行省長官、沒有一個游牧部落會長，前來援救這座奄奄待斃的首都。伊斯法罕城中，因飢餓疾病，死亡殆盡。一七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國王忽辛向

彌爾·馬哈姆投降了，把波斯沙中之沙（王中之王）的王冠和王位都交給了他。这就是沙發維德強國的可耻下場。

第十節 阿富汗在波斯的統治

伊斯法罕陷落後，征服者占領了波斯整個中心區域。阿富汗人的侵入帶來大規模的奸淫擄掠，并對波斯人的信仰和風俗凌辱備至。同時，阿富汗人却絲毫沒有改變了當時存在的封建秩序，而且在起初，他們甚至還保留了沙發維德朝長官和官僚的原職。游牧和半游牧的阿富汗人，比起被他們所征服的波斯人來，處於低了許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簡直不能立刻掌握沙發維德朝的層層劃分的行政機關，而加以推動。這需要相當時間，當時彌爾·馬哈姆只限於在所有政府衙署任命阿富汗代表，嚴令他們監視官吏的行動。但是這種部署為時不久。西里薩伊來的波斯王對於波斯官僚貴族和所有與沙發維德朝廷有聯繫的人，不久就轉而採取殘暴鎮壓手段了。這個原因就在於，外國來的一小撮征服者感覺到了自己地位的極度飄搖不定。

顯宦和貴族在其新的主子面前雖然是奴顏婢膝，可是人民並不對他們表示順從屈服。波斯的許多鄉村，甚至在伊斯法罕的近郊，仍然繼續抵抗阿富汗人，不承認他們的政權。一七二三年一月，為征服者的橫行霸道所激怒了的迦茲文的市民們，屠殺了阿富汗的半數戍軍，而將殘留的人逐出城外。國王馬哈姆為了報復起見，對伊斯法罕貴族施行了野蠻殘殺，並對波斯人加以殘酷迫害。但是這種大批屠殺和迫害的政策只有加強了對阿富汗人的仇恨。逃出伊斯法罕的太子塔赫馬斯普，盤踞在波斯北部，而當他父王遜位以後，甚至宣布自己為國王了。但是這個新王不去與阿富汗人作戰，却對於沒有防衛的アルミニア農村進行了掠奪性的襲擊。

第十一節 彼得一世对波斯的远征和土耳其人侵入波斯

在締結了結束北方戰爭的尼什塔德和約以后，彼得一世就开始了他的波斯远征。他的政策是被俄國地主和商人的利益所决定的。俄國首先企圖防止准备侵入波斯的土耳其人，不允許他們占領里海沿岸地区，否則就会损坏俄國对东方的蓬勃的貿易，并直接威脅帝國边境。不过彼得一世的雄心还不限于此，他还想使波斯对欧洲的國外貿易取道于最短的伏尔加河航路，而确保俄國商人在这种貿易中占到优势，最后，把四分五裂的沙發維德強國的富饒的西北地区归俄國統治。彼得一世親自护送由阿斯特拉罕出航的俄國軍隊。一七二二年九月，打耳班長官自动給俄國軍隊开了城門。攻取了打耳班，彼得一世就返回俄國。同时俄國軍隊又攻下了巴庫（在这里抵抗俄軍的是波斯的戍軍，不是居民），随后并在吉蘭省沿岸几个地点登了陸。一七二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彼得堡簽訂了俄波條約，條約上載明國王塔赫馬斯普將打耳班、巴庫、吉蘭、麻桑德倫和阿斯特拉巴德割讓于俄國皇帝，永远掌管。俄國政府則答应对塔赫馬斯普作軍事援助，“以对付他的一切叛乱者。”彼得堡條約大部分沒有执行。俄國軍隊也沒有占領了麻桑德倫和阿斯特拉巴德。应允对塔赫馬斯普所作的軍事援助也沒有实行。这个原因一部分在于，向波斯出师有很大困难，而且所費很多，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土耳其進行積極的軍事干涉，在一七二三年春天侵入了外高加索和波斯。

俄國軍隊在外高加索沿岸的出現，他們的軍事勝利，彼得一世对当地居民的布告等等，都在阿尔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中間喚起了解放运动的高潮。这种高潮也开始傳播于处在土耳其封建主政权下的那些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地区。在波斯政权下的阿尔

明尼亞，大多数喀拉巴赫酋長都宣布自己是俄國的臣民，驅逐了波斯的長官。阿尔明尼亞大主教耶薩伊也入了俄國國籍。在迦盤納和鄰近地区掀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义。領導起义的是阿尔明尼亞農村公社首腦出身的大威德·伯克。大威德·伯克是勇敢而有遠見的起义領袖。他不但对于波斯封建主，而且对于支持人民所憎恨的波斯政权的阿尔明尼亞宗教和世俗貴族首腦，都進行了無情的斗争。反抗波斯强盜的运动也蔓延到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一七二三年土耳其大軍的侵入，把外高加索各族的解放运动淹沒在血泊之中。剛剛結束了对瑞典多年艰苦战争的俄國不能对有欧洲列强(英國和法國)撑腰的土耳其开始新的战争。

彼得出兵波斯的結果，使得俄土关系極度尖銳化了。被英法兩國外交所挑撥的土耳其人以战争相威脅。俄國公使涅普留也夫，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俄國的外交原來企圖使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中立，但并沒有成功。沙發維德強國的領土被俄國与土耳其瓜分了。依照一七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伊斯坦布尔所締結的俄土條約，一年以前由塔赫馬斯普讓給俄國的那些土地仍归俄國所有，至于外高加索其余部分和波斯西北部的大部分，則割讓給土耳其。还在一七二三年时，沿途劫掠的土耳其人就已侵入了格魯吉亞。一七二四年，他們進抵甘哲，但是在里却被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阿尔明尼亞人的联軍所截堵住了。在同一一年中，土耳其人進抵埃里溫。藏在城內的市民和農民隊伍，在兩個月中間，英勇捍衛埃里溫，而抵抗敌人的优势兵力。在一七二四年六月埃里溫被猛攻下來，但是即在土耳其人冲入城中以后，巷战仍然在繼續中。阿尔明尼亞的編年史家曾記述土軍的暴行說：“阿尔明尼亞的战士被刀劍所屠殺了。其中有許多被投在河中淹死了。奧斯曼人把他們的妻子帶去做了奴隸，帶去之后，使她們拥挤在營帳里，并且以

凶惡的行为污辱她們。”後來，阿尔明尼亞的高級僧侶和一部分領主宣布停止抵抗，并在土耳其人面前实行投降了。但是阿尔明尼亞人民群众仍然在英勇斗争，虽然大威德·伯克和其光荣的繼承人穆西塔爾·伯克已在与土耳其軍作战中陣亡了。

一七二五年，土耳其大軍進抵大不里斯。阿塞拜疆人民对强盜作了英勇的抵抗。土耳其人的有生力量和炮隊虽然極占优势，可是在兩个月中并不能攻占大不里斯，而当他們最后冲入阿塞拜疆首都以后，市民們仍然繼續捍衛每一个街区，每一所家屋。只有在經了七天的残酷巷战以后，土耳其人才成了大不里斯的主人。他們屠殺了所有守城將士（約有八万人），至于和平居民則被帶去做了奴隸。不过对于这場勝利土耳其人却付出了昂貴的代价。他們的十五万八千軍隊存活下來的几乎不到四万人。在同一年中，土耳其人在作了几次大战之后又攻取了哈馬丹和迦斯文。土耳其人不顧一七二四年的俄土條約，竟然着手征服全部波斯，而向伊斯法罕進軍了。隨着土耳其人的征服，对居民進行了野蛮屠殺，把居民帶走作了奴隸，把城市燒成一片焦土并把農村地区空前地劫掠一空。

西里薩伊族的弥尔·馬哈姆在位三年期間是一个猜忌成性、凶殘嗜殺的暴君。他不但对于波斯人進行屠殺，而且对于阿富汗人也采取同样鎮压手段。因此，阿富汗人就把他暗殺了。他的堂兄弟阿世拉夫繼承了他的王位（一七二五年）。被暗殺的馬哈姆的兄弟，弥尔·忽辛，当时留在坎达哈，为了回答伊斯法罕的政变，拒絕承認弥尔·阿世拉夫的政权，宣布自己为独立的統治者（一七二五年）。因此，留在波斯的阿富汗人就不再得到由祖國源源开到的援軍，而只能指望自己的極少數兵力了。但是阿世拉夫仍然在一七二六年使开向伊斯法罕的土耳其軍隊遭到局部的挫敗，此后

就开始議和了。根据一七二七年的條約，阿富汗人向土耳其人割讓了大批領土——阿塞拜疆、庫地斯坦、胡西斯坦，甚至波斯中部的一部分。这样一來，沙發維德強國的過去版圖就在一七二七年被外國人——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所瓜分了。波斯國家就不再存在了。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的被驅逐。納狄爾汗的崛起

在这个混乱时期，出現了一个能够統一波斯的分崩离析的兵力而領導他們与外國人战斗的將領。这个將領就是游牧于呼罗珊北方的土庫曼阿富汗部落出身的納狄爾(生于一六八八年)。納狄爾幼年在呼罗珊封建主的民兵中当雇傭兵，过着出生入死的危險生活。有时他公开从事劫掠。在一七二五年，納狄爾已經是馳名的良將，并在其旗帜下有完全矢忠于他的兩万多名战士。在一七二六年，他帶領上他的隊伍，去投奔当时駐在麻桑德倫省的國王塔赫馬斯普。由于沙發維德朝的这个余孽既沒有金錢，又沒有自己的兵力，而且特別意志薄弱，縱情飲酒，所以納狄爾很快就使塔赫馬斯普受他節制，并把他变成自己掌上的傀儡。

在進攻阿富汗人之前，納狄爾首先要征集訓練大批軍隊，并給自己創設穩固的作战基地。只有該國东北方的呼罗珊可以作为这样的基地，呼罗珊的勇武的游牧部落自古以來就是馳名的勇敢战士。因此，納狄爾給自己所定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領呼罗珊和其首都麥什特。在一七二六年年底，麥什特投降于納狄爾的軍隊，此后納狄爾就能够用呼罗珊游牧貴族的民兵來补充他的兵力了。这些兵員后来也構成了他的軍隊的核心。但是納狄爾还不以为自己已經足够强大，可以進击弥尔·阿世拉夫和西里薩伊人。他先把呼罗珊徹底制服了，后来又在一七二九年春天進抵赫拉特，以便防护

呼羅珊全部基地，免受據有赫拉特的阿富汗阿布達里部落諸汗从后方可能加于他的袭击。納狄爾在三次浴血作战中击潰了阿布達里人以后，就征服了赫拉特及其省区。現在，他就沒有后顧之憂，可以放手对奴役波斯的阿富汗人進行决定性的斗争了。

弥尔·阿世拉夫不等納狄爾完成自己的准备，就在一七二九年八月把他剛征集來的軍隊开到北方。西里薩伊族的沙極其不信任波斯人，竟至下令把波斯居民驅逐出伊斯法罕和阿富汗人駐扎成軍的后方城市以外。

毫無疑問，納狄爾的軍隊此后所以能够对阿富汗人，接着并对土耳其人取得了多次勝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是起着不小作用的。

一七二九年九月，納狄爾汗在达姆罕附近使阿富汗人遭到了残酷的失敗。第二次战役是在伊斯法罕附近進行的，結果是西里薩伊人的軍隊全軍复沒了。阿富汗隊伍的殘軍敗卒，企圖在設拉子据守，不过在这里又被击潰。阿富汗的大批逃亡者也被波斯居民所屠殺了。國王阿世拉夫也沒有幸免。他曾勉强逃到俾路支，但是却被当地的汗所殺死，并被汗把他的首級贈送給塔赫馬斯普。到了一七三〇年年初，在波斯領土上再沒有留下一个阿富汗人了。游牧的阿富汗人的來侵，使波斯蒙受了慘重的損失：它使人口大量喪亡，使城市和灌溉設備遭受了破坏，并長期摧毁了該國的生產力。

第十三節　对土耳其的战争（一七三〇——一七三六年）

在这場战争中，事实上已成为波斯統治者的納狄爾不僅企圖把土耳其軍隊驅逐于他們所占領的区域以外，而且还提出了廣泛的征服計劃。納狄爾想使阿尔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阿拉伯的伊拉克，都臣服在自己政权之下，并創立一个在領土范围和多

民族的居民数目方面都远超于崩溃中的沙發維德國家的強國。在一七三〇年中，波斯軍隊在这場戰爭中獲得了重大的優勢。土耳其人喪失了哈馬丹、克爾曼沙赫和大不里斯。但是納狄爾沒有能發展他的成就。阿富汗一阿布達里部落在赫拉特的叛變，逼使他帶着大軍進抵呼羅珊，他在那裏一直滯留到一七三二年之初。同時，當納狄爾出征時，國王塔赫馬斯普也會企圖繼續與土耳其人作戰，但是他被擊潰了，並迅速與土耳其蘇丹訂立了和約（一七三二年一月）。

根據這個條約，土耳其仍然保存了他們所征服的大片土地，甚至不把他們所俘虜的波斯人放回祖國。塔赫馬斯普所以這樣讓步，其用意在於取得土耳其蘇丹和其軍隊的援助，以便與強大的篡位者——納狄爾鬥爭。但是塔赫馬斯普顯然沒有估計自己的力量。納狄爾勝利地結束了東方戰爭，再度把赫拉特征服了。在此以後，他就率領大軍進到伊斯法罕，宣布那把波斯土地和波斯俘虜送到土耳其人手中的國王為叛國者，並把他從王位上推翻了。塔赫馬斯普的剛周歲的兒子阿巴斯被宣布為國王，而納狄爾則自行做了他的一手遮天的攝政（一七三二年八月）。

於是對土耳其的軍事行動又在重新開始了。在一七三二年年底，納狄爾在被波斯人所包圍的巴格達城下，向土耳其統帥阿哈麥德·帕沙提出了議和條件。條件的主旨，在於恢復一六三九年時的波斯和土耳其的邊界。但是土耳其的蘇丹沒有承認這個條約。軍事行動又恢復了。

在一七三四年至一七三五年間，這場破壞慘重的戰爭主要地是在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領土上進行的。納狄爾利用著阿爾明尼亞人民對土耳其征服者的惡感，並賦予阿爾明尼亞高級僧侶和領主以大的特惠，因而就把不少的阿爾明尼亞人吸引到他的軍隊

里，并保証可以用当地資源供应他的陸軍。土耳其人在埃里溫附近徹底被粉碎了，并遭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戰爭推移到土耳其所轄的阿爾明尼亞領土上，納狄爾在那里圍住了迦爾斯城堡。

彼得一世在里海沿岸所獲得的領土，在經濟上並沒有帶來所預期的利益。由於還在波斯統治期間該地已遭破產，於是絲綢業也衰落了。對俄國的絲綢輸出額和經過俄國對歐洲的絲綢輸出額，处在很低的水平。賦稅剝削所帶來的收入很少，而軍隊的維持則費用浩繁，同時軍隊也由於处在不習慣的氣候條件下癟疫時生，損失了很多人。但是政治的原因還起着主要的作用。俄國與土耳其處於敵對關係之中，而在一七三五年又與土耳其進入公開戰爭。在這些條件之下，沙皇政府就把納狄爾看做和它一同反對土耳其的盟友，因而在兩次條約中（一七三二年和一七三五年）把國王塔赫馬斯普根據一七二三年協定割讓給俄國的那些土地歸還給他。一七三五年的俄波條約明確規定了有利於波斯的領土問題的解決，而其解決的條件，就是締結反對奧斯曼帝國的俄波軍事同盟，並約定締約兩造都不得與土耳其人單獨媾和。但是納狄爾不久就撕毀了這個條約，而在一七三六年與蘇丹政府締結了和約；蘇丹政府現在已接受了波斯人在一七三二年時在巴格達向土耳其人所提出的條件。

這樣一來，納狄爾在短時間內就達到了巨大的政治上的成功。他驅逐了阿富汗人，戰勝了土耳其人，並用外交手腕使俄國軍隊撤走了。所有這些都不能不提高他在波斯國內的威信。

第十四節 奉甘貴族大會和納狄爾之被選為王

一七三六年時，納狄爾在奉甘草原上召開了封建貴族代表大會。在經過長期勸說和多次偽善推辭以後，納狄爾汗終於答應作

了國王（沙）。但是他的同意是以貴族大会接受三个条件为前提的：（一）对沙發維德朝不給予任何支持；（二）对納狄尔和其嗣王矢忠；（三）抛弃十叶派。为了这个目的，波斯的十叶派必須宣布自己是教長札法尔·沙迪克的信徒，并因而在先已存在的四个素尼教派之外，再組成新的、第五个伊斯蘭教素尼神学教派。代表大会毫無异议地接受了納狄尔的全部条件，于是他就加冕为“沙中之沙”了。納狄尔沙要求波斯改奉素尼派，而抛弃曾为沙發維德強國國教的十叶派，那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这个新的國王是在企圖削弱那曾为沙發維德朝的支柱而夢想复兴这个朝代的十叶派的高級僧侶的。这个手段是会使納狄尔沙輕而易举地將來征服大多数居民信奉素尼派伊斯蘭教的那些國家的（奧斯曼帝國、阿富汗、中亞細亞、印度西北部）。

这个新王不久就用强制手段削減了十叶教派僧侶的供奉田，因而就拆除了这个封建階層实力的經濟基礎，而他之把这个階層列入他的敌人之数，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供养田和先前沙發維德貴族田的沒收，就大为擴大了直接归國王所支配的土地总面积。自然，这並不僅是納狄尔本人政策的結果，而且也是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宰割的后果，因为他們曾經屠殺了他們在波斯占領区中的許多老貴族首腦。現在并入國王私領的大片田地，或划归官田管理局的大片土地，納狄尔沙很少把它們分封于人作为采邑，他寧願通过他的稅收机关直接剥削住在这些土地上的賦役農民。納狄尔的稅吏执法嚴厉，毫不容情，对不納稅的農民施以拷打和最殘暴的刑罰。

納狄尔沙的重要支柱是呼罗珊游牧部落的貴族，不过就是对这个貴族他也不完全信任。为了平衡呼罗珊游牧部落的亲兵貴族（騎兵），納狄尔沙愈來愈把烏茲別克和阿富汗的战士吸收到了他

的軍隊中。納狄爾沙給他們以丰富報酬，他們在他的軍隊中并占有特權地位。为了偿付这些外國雇傭兵，需要大量金錢。新的侵略性遠征才可以籌措這項巨款。這些掠夺性的戰爭也完全符合于波斯一切游牧部落貴族的利益，他們正夢想垂手可得的鹵獲品和夺取外國土地。他們以戰養戰，同时，戰爭把原來在沙發維德朝時代就已处于深刻衰落階段而後來由于阿富汗人襲擊和土耳其人侵入又被搶掠一空的波斯的最后命脈都吸盡了。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对阿富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 侵略遠征(一七三七——一七四一年)

在一七三七年时，納狄爾沙率領了八萬軍隊侵入阿富汗边境。他在这里巧妙地利用了阿富汗兩大部落(即阿布达里和西里薩伊族)的深仇宿怨。赫拉特的阿布达里人帮着納狄爾沙來歼滅坎达哈的西里薩伊人的酋長國。坎达哈是亞細亞的最強大的城堡之一，它的圍攻歷时有一年之久。为了在長期圍攻期間保証給他的兵士供应給养，納狄爾沙會使呼羅珊和謝斯坦陷于飢餓。在波斯这些省份中，廣泛地沒收了農民的谷物和粮食，隨后又勒令这些農民用自己牲畜驮着所沒收的粮食和草料运往坎达哈的納狄爾沙的營帳中。結果几万人和几十万駛載的牲畜就在阿富汗西部沒有水的草原上和沙漠里死亡了。

在一七三八年三月，坎达哈陷落了。納狄爾沙因为害怕將來在他的后方發生起义，于是就把坎达哈徹底夷为平地，而把阿布达里部落的一部分迁至这个地区。为了抵制西里薩伊人，納狄爾沙賜予了这个部落以巨大特惠，并以坎达哈附近的土地分給阿布达里人，不过責令他們給他的軍隊提供三千名騎兵隊。在同一一年中，納狄爾沙完成了对阿富汗的征服。納狄爾沙在阿富汗各城市中派駐了凱塞爾巴什人的强大駐防軍，并且不但以阿布达里人，还以阿富汗的其他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其中包括有西里薩伊人)，补充了他的軍隊，于是他又在一七三九年侵入了印度。征服者的軍隊利用着莫臥兒大帝國的分崩离析，占領了旁遮普，進抵德里，沒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在离德里不远的迦爾納尔地方，与莫臥兒大帝沙·馬哈姆的軍隊進行了决战。久經多次战役考驗并被名將指揮着的波斯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莫臥兒帝

國的不成行列的大軍擊潰了。沙·馬哈姆投降了勝利者，對勝利者打開了自己首都的城門。納狄爾在德里和其近郊進行了有計劃的、殘暴的搶刦。

莫臥兒諸王在多少世紀中所聚斂的珍寶轉移到了納狄爾手里，從貴族和商人所搶奪來的財富都匯流到他那里。他的收稅官又向農民征收了沉重的軍稅。納狄爾在印度所掠奪的鹵獲品的總值，超過了七億盧比。納狄爾沙在把阿富汗和印度河以西的土地併入他的版圖以後，就在一七三九年春天從德里踏上歸途。在渡過契納布河時，納狄爾軍隊中的每一個兵士都被搜索過，並必須把個人的鹵獲品都交歸國庫。由於納狄爾汗對兵士的些小過錯加以殘酷的懲處（如剝眼、刖手足），所以使兵士發生了極大恐怖，沒有人敢破壞這個命令。

納狄爾沙在歸途征服了信德以後，就把他的軍隊通過赫拉特進抵巴爾克，後來又侵入中亞細亞，征服了布哈拉和基華（一七四〇——一七四一年）。在一七四一年年初，納狄爾返回波斯。他把麥什特作為他的首都。至於在這幾次遠征中所掠奪的大批鹵獲物，則留在這個暴君的私邸中，成了毫無用處的珍寶。起初，納狄爾還想把這些財寶的一部分花費在國家的需要上，並且在三年內不征收捐稅。但是到了一七四三年，他不但恢復了捐稅，並且還大為增加了捐稅，並下令毫不徇情地嚴格征收前二年中所沒有征收的捐稅。

第十六節 納狄爾沙強國的瓦解

漫無限制地擴大着的軍隊（三十多萬）的給養，給國家加上了難以負荷的重擔。每年的軍費超過了國王政府的全部开支，經常造成赤字。納狄爾沙年年提高賦稅，以至于增加到沙發維德朝時代的兩三倍。遭受特別沉重的賦稅剝削的是外高加索被征服的各族，而首先是阿爾明尼亞人。征收這些傾家蕩產的貢稅時，對不納稅者還伴以空前的拷打折磨——剝眼、割舌、剝耳，沒收全部財產，甚至把他們本人和其家屬變賣為奴。

陷於絕望境地的人民拿起武器，不斷地發生起義。這些起義在外高加索愛好自由的各族中採取了特別廣泛的規模，因為他們在納狄爾沙的強國中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是從來沒有過的。

还在一七三八年时，达格斯坦就已开始起义。当印度远征期间被納狄尔留在阿塞拜疆任总督的他的兄弟伊布拉金汗被达格斯坦人和阿塞拜疆人彻底击溃了，并且在与他们作战时阵亡了。納狄尔沙在一七四一年返回波斯，带着十万大军进攻达格斯坦人和阿塞拜疆人。虽然有大批的人员牺牲和大量的金钱消耗，这个“全世界的征服者”（納狄尔的宫内史官是这样谄媚地称呼他的），却没有能力征服达格斯坦。納狄尔沙对达格斯坦人和阿塞拜疆人的这次迁延不决、困难重重的战争，继续到一七四三年。这次失利挫折了納狄尔沙的军力，并且打破了他的兵士对于他们统帅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盲目信仰。納狄尔沙在一七四三年所发动的对土耳其战争延续了三年（一七四三——一七四六年）。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并没有给納狄尔带来丰富的战利品，也没有给他赢得领土。根据一七四六年的波土和约，双方都仍保持在这次战争之前各自占有的领土。

当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期间，納狄尔沙的后方也没有中止了起义。在一七四三至一七四年期间，这些起义席卷了外高加索、法尔斯和阿斯特拉巴德。这些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对于暴动者的镇压引起了对于居民的大量残杀，而其后果就是使经济的崩溃更加深刻。波斯在这时候呈现出一幅荒凉衰落的凄惨景象。商业萧条了，城市里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居民。在迦斯文，一万二千家中未經破坏的只有一千家。在往昔沙发维德朝的富裕而繁庶的首都伊斯法罕，先前居民只剩下大约五分之一。波斯的乡村也同样是满目荒凉，杳无人烟。

在一七四二年至一七五〇年住在波斯的英国商人汉威，当他由哈马丹旅行到迦斯文的时候，在大部分旅途上碰上了遭受破坏或半遭破坏的乡村，无人耕种的田野，干涸失修的灌溉沟渠和显示出納狄尔沙讨伐队的凶残嗜杀来

的堆積成山的頭顱。這個商人在旅行到迦斯文時說：“我們見到的狼比人還多。”俄國派往納狄爾宮廷（一七四四年）的公爵果里曾使團的一個隨員，會把阿塞拜疆的情況描寫如下：居民大多數都是貧民，現出飢餓待斂樣子，向過往行人討求食物。他們沒有大米，沒有其他谷類，也沒有金錢，國王早把他們的金錢揩干了。他們為了換取一点点金錢，就把自己兒女出賣了。

把处在七零八落的納狄爾沙強國的許多族和部落強迫團結起來的唯一联系，就是這個征服者本人和這個暴君所還能支配着的軍事強制力量。說到納狄爾沙的階級支柱，則在他的統治末期已經極度狹窄了。在人民中間擁有不小勢力的十葉派僧侶，起來反對他了。伊朗的官僚貴族對納狄爾也抱怨起來了——他們比起納狄爾所寵信的阿富汗、烏茲別克和其他外國將領們，是處于從屬地位的。甚至擁有封土的波斯諸汗和游牧部落的酋長（艾米尔）也與納狄爾汗敵對起來了。他向他們要求繳納那樣多的稅額，即使他們使自己的農民完全破產，也是無法征收來的。而如果欠了貢稅，各省長官或其他大封建主是要以自己的頭顱償付的。

微不足道的阿富汗、烏茲別克和一部分土庫曼封建主階層，還在繼續支持納狄爾沙，他們還領導着自己同部落人中的軍事人員為沙服務。這個階層組成了納狄爾的直接軍事支柱，並且比起波斯人來享有大量特權。波斯人在本國反而處于無权而卑賤的地位。就如波斯富商曾向漢威訴苦說：“納狄爾沙依靠外國人的軍力，他在以鞭韁軍隊統治我們。”這就無怪乎參加反對納狄爾沙起義的不但有被征服的各族，並且還有波斯人；而在波斯人中又不但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並且還有許多世俗的和教會的封建主了。納狄爾沙感覺到自己的地位日益不穩，於是甚至對於自己的心腹和親戚也不信任了。他到處看見叛變，因而死刑日見頻繁了。一七四六年時，納狄爾沙還能够把克爾曼、呼羅珊和阿塞拜疆所爆發的

新的起义淹沒在血泊中。但是謝斯坦所發生的起义，他就沒有能够鎮压下去。被派出去平定叛乱的國王的侄子阿里·庫里汗竟与起义者携手了。在此以后，納狄尔沙就不再信任他的軍隊中的波斯官兵了。在哈布善（呼罗珊）的兵營中，他把阿富汗和烏茲別克將領召集來，命令他們第二天解除波斯軍隊的武裝，并逮捕他們的司令官。但是謀叛的人們却比納狄尔先下手了。近衛軍的司令官和其他高級波斯將領就在当天晚上冲入納狄尔沙的帳幕中，把他刺殺了（一七四七年六月）。

隨着納狄尔沙的死亡，他那壽命不長的強國也就瓦解了。納狄尔当时是作为波斯各族的解放战争的領袖起來抵抗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的。当他攫取了政权之后，就想仿效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先例，創立一个廣大的帝國，用强制手段把經濟上、歷史傳統上和文化上都沒有联系的許多民族和部落，統一在他的版圖之中。但是在十八世紀时，納狄尔沙的这个反动的計謀，比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的相似的企圖，更其迅速地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这时，進步的發展傾向就在于被征服各族之企圖擺脫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外國人的羈絆，而給他們的民族發展确保必要的条件（阿尔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等等）。各族爭取自己独立的斗争是他們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杠杆。这样一来，納狄尔沙的命运正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杰徒劳無功地想推回歷史車輪因而遭受了徹底失敗的現身說法了。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底發展条件，却竟不顧社会底歷史要求而胡作非为，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霉人物。”[⊖]

⊖ “苏联共产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八頁。

第十七節 納狄爾沙強國瓦解以後的 外高加索和波斯

在納狄爾沙強國的廢墟上，形成了獨立的阿富汗國家。它的第一個君主，阿赫麥德汗還進一步使呼羅珊和謝斯坦成為自己的藩屬。統治麥什特的已是阿富汗的傀儡，納狄爾沙的侄子盲人沙赫魯赫。納狄爾強國的瓦解削弱了波斯對外高加索各國的統治。阿塞拜疆北部瓦解成許多事實上互相獨立的汗國。它們彼此之間經常在發生着戰爭。這些汗國中最強大的是喀拉巴赫汗國和庫班汗國。庫班汗國的發塔里汗（一七三六——一七三九年）把幾個鄰近汗國（打耳班汗國，設里旺汗國和巴庫汗國）統一在他的政權下面，與各地封建主的分立主義進行鬥爭。這個有遠見的統治者遵行着俄國的方針，在一七七五年成為俄國的盟友。隨着納狄爾國家的淪亡，格魯吉亞又重新恢復了獨立。不過它是軟弱無力，封建割據的。在東方，它年年遭受達格斯坦山地居民的破壞性的襲擊。而在西方，又有土耳其征服者的大軍在威脅它。在一七六八——一七七四年俄土戰爭期間，格魯吉亞曾作為俄國的盟國參加過這次戰爭。一七七四年的庫楚克一汗伊納吉和約終於把迦巴爾達合併于俄羅斯帝國，因而給俄國人打開了直接通往格魯吉亞的道路，這就鞏固了兩個友好國家之間的聯繫。格魯吉亞在果斷有為的國王伊拉克里亞（一七四四——一七九八年）的政權之下強大起來，使埃里溫汗國和甘哲汗國成了它的朝貢國，因而對這些汗國中阿爾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的地位有良好的影響。在山地的喀拉巴赫，仍然有阿爾明尼亞的酋長國繼續存在着。不論在阿爾明尼亞或在格魯吉亞，人民中間都愈來愈確信：只有借助于俄國，受其保護，才能擺脫土耳其和波斯的征服者。

著名的阿尔明尼亞愛國志士約瑟夫·埃明，曾展开積極活動，以求在俄國保護之下建立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聯邦國家。

根据一七八三年在格奧爾吉耶夫卡城堡所訂的條約，格魯吉亞归俄國保護。不久就有兩營俄國軍隊开到了格魯吉亞。就在一七八三这一年，沙皇政府預定开始对波斯远征，并依靠格魯吉亞人、阿尔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之助，以俄國軍隊來攻取外高加索諸汗國。但是格魯吉亞人、阿尔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希望，当时还不能实现。由于种种情形，对波斯的远征未能進行。而且一七八七年所开始的对土新戰爭甚至迫使俄國政府把俄國軍隊調出格魯吉亞。至于波斯本部，則它在一七四七年以后就瓦解为几个斗争不休的封建領地了。

阿斯特拉巴德省后来还有麻桑德倫省都受穆罕默德·哈散·汗的統治，他是土耳其的卡耶尔部落的會長，是力圖把他的統治权推行于全部波斯的。

另一个覬覦全國政权的强大而有势力的人，是先前曾在納狄尔处当过兵而由噲嘯部落出身的凱林汗。凱林汗借着巴赫基阿尔部落諸汗的帮助，得以占領了伊斯法罕，并盤踞設拉子。这兩個篡夺政权者——噲嘯人凱林汗和卡耶尔人穆罕默德·哈散·汗——的斗争互有勝負，歷时达十年以上，到了一七五八年終于以卡耶尔人的徹底复敗而結束了。卡耶尔人的領袖被殺了，他的女兒和長子(閹割了的十四歲的阿迦·穆罕默德)則被迁到設拉子的凱林汗宮廷中。在击败了卡耶尔人以后，噲嘯的凱林汗不久就平定了吉蘭和阿塞拜疆南部。到了一七六〇年时，凱林汗几乎把他的政权擴及于全部波斯了。他不曾宣布自己为沙(王)，而只以維克里(攝政)名义，治理國家，一直到他去世(一七七九年)为止。

在凱林汗統治期間，國內开始了相对的太平时期，人民在長期

毀滅性的戰爭之後得到了喘息機會；農業復興了，灌溉系統修復了。凱林汗曾下令對封建主向農民征收的稅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稍加限制。

凱林汗去世以後，由於嚙噠人本身（即凱林汗的諸子和其親戚）之間及嚙噠人與卡耶爾人阿迦·穆罕默德（他曾經逃出設拉子而由其同部落人中間征集了大軍）之間，展开了此起彼伏的殘酷內戰，所以國內的和平生活就又被打斷了。

在十八世紀末葉，波斯既不是殖民地國家，也不是西方列強的附屬國。但是它是極其衰弱的。

在納狄爾沙被刺以後立刻就開始並幾乎延長到一七六〇年的內戰，終於使國內人民群眾破產了。農業、手工業和國內外貿易，都一落千丈了。荷蘭人趁全國混亂的機會，奪取了波斯灣的哈拉克島。跟着荷蘭人後邊，英國人在一七六三年據有班狄爾·布什爾。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鑒於波斯積弱不振，就強迫它實行使歐洲人及其貿易享有特權的通商制度。在這一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有嚙噠人凱林汗在一七六三年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所頒的敕令。根據這道敕令，英國人得到了商品免稅輸入波斯的特權。駐在波斯的英國人不受波斯裁判權的干涉，而由英國法庭來審理；只有英國人能够把呢絨運輸到波斯灣的各个港埠。但是波斯宗主權所受到的最重大的限制，是它允許英國人在布什爾和波斯灣其他港埠構築他們的設防代理店，並給它們配備上大炮。這樣一來，英國人在波斯南部就公然建立了許多設防基地，而對波斯作更進一步的殖民主義奴役了。

第四章

阿富汗

第一節 國家和居民

阿富汗人最初僅占有現今阿富汗國土的一小部分。苏里曼山脉地区原是阿富汗人的故鄉。

阿富汗是一個荒涼而貧窮的山國。在古代和中世紀時代商隊貿易要路就从此地通过，这种商隊貿易把印度与波斯和中亞細亞联系起來，并通过它們与更遼远的东西各國联系起來，而印度的棉織品、香料和顏料便向这些地方輸出。苏里曼山脉地区的軍事战略上的意义也同样重大。在印度的陸地疆界上，这是國外侵略者可以進犯的唯一地段。三条最重要的山路，即巴蘭山隘、高馬尔山隘和海伯尔山隘，就是游牧人和其他侵略者屢次侵入印度的天然門戶。

关于阿富汗人一切較早的資料，都証明他們基本上是从事畜牧業的。在替自己的畜群尋找牧草时，他們便在印度与波斯間廣大的幅員上逐水草而居，常常在印度疆界上蔽風的溫暖山谷里过冬，到夏天就高高地爬到兴都庫什和苏里曼山脉的高山牧場上。

当阿富汗人漸漸地散布在苏里曼山脉的东南斜坡时，这里就与許多更早的本地土著，即印度部族和部落發生接触并且混合起來。在苏里曼山脉的西北和它的南面山麓区域里也有同一过程進行着，在那里塔吉克人就是古代農業富庶地区喀布尔、坎达哈和赫拉特的主要文明居民。阿富汗的語言普什圖語屬於伊朗語言系統。普什圖語晚近才形成为一种文学語言，它的最初文献屬於十六世紀的初期。

阿富汗部落从其最初的故鄉——苏里曼山脉地区——向外擴展，是一个長期而絕非和平的过程。阿富汗的游牧人对其鄰近定居的農業居民，即北方和西方的塔吉克人与东方的印度各部族是侵略者。他們使这些居民处于隸屬自己的地位，而本身便逐漸开始过渡到定居生活，过渡到農業經營上。到了十八世紀初年，阿富汗人終于占据了印度河与苏里曼山脉之間的土地，而以强大的阿布达里部落和西里薩伊部落为代表，就成为哥疾寧高原和坎达哈地区的决定力量。这些成果取得的原因是以阿富汗社会本身的发展为根源的。

第二節 游牧的阿富汗人的社会經濟制度

記載阿富汗人开始轉入定居生活以前的經濟生活的材料是非常貧乏的。我們知道，他們已懂得熔鐵，能够精制刀劍和其他武器，能用羊毛和駱駝毛制造薄氈，毛毯和各种織物（僅有妇女从事各种織物），能用皮革制造各种細工什物。但是畜牧業首先是养羊業，究竟是他們經濟的基礎。牲畜是各別宗法制家庭的財產，这些家庭由血統关系互相联系，并且統一为氏族和部落。牧場則是整个部落的財產。全体阿富汗人分为四个有親屬关系的部落，它們都導源于同一始祖。每一部落再同样地划分为更小的血統关系团体，这些部落和这些团体的事务都归氏族會議即哲爾格裁决。哲爾格（圈）的下級組織直接由各家長組成，而上級組織則由下級組織的代表組成。这样，親族支系中选出的首領参加氏族的哲爾格，而氏族（宗族、親族集团）选出的首領便組成部落的哲爾格。所有首領（馬利克、米尔、汗、阿尔巴比）最初都是选出的，而与部落中普通成員相較并不享有任何特权。阿富汗人那时還沒有强制性的政权；首領和哲爾格在互有爭執的各方之間僅能以調解人資格出現，

而且還必須取得爭執各方的同意。習慣法決定着一切。

殺傷事件往往引起近親復仇，但是如果受害的一方同意接受補償時（流血的代價以傳統確立的評價為依據），也可以和平調解衝突。財產方面所受的損失應當賠償。在特殊情形下，受害人用趕走牲畜或擄掠住所的辦法使侵犯者的財產遭受等價的損失。

阿富汗人的階級形成與原始公社制瓦解的過程具有某些特點。這些特點就在於：阿富汗人是在與高度發達的封建社會（首先是與塔吉克人的古農業文化和都市文化發祥地）直接相鄰和相互作用的條件下存在着並發展起來的。這就顯然說明了，奴隸剝削制度在阿富汗人方面為什麼沒有那樣重要的經濟意義了。

例如，被阿富汗人所擒獲的戰俘，一部分雖然用作家庭奴隸，但大部分都變為哈姆薩亞（按字義講，就是鄰人或臣屬、臣民、依附者的意思），即是變為不自由的從事於看管牲畜或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勞動者。奴隸的勞動也使用於畜牧業上。這樣一來，阿富汗的宗法制家庭就開始把被剝削的奴隸和哈姆薩亞都包括在內了。但是，原始公社制的破壞並不是僅僅沿着這一條路線進行的。

在游牧的阿富汗人與定居的塔吉克人和其他農業沃土上的居民之間，很早就存在着經濟的和超經濟的聯繫。戰爭與交易攜手並進，兩者都在阿富汗社會中引起了財產分化的增長，引起了富強的部落上層分子的逐漸出現。

阿富汗游牧人並不限於單對鄰近農業肥沃地區進行貿易。前邊已經提過阿富汗作為印度商隊貿易的過往走廊所具有的巨大意義。許多阿富汗部落一年兩度按季節移牧，即從印度河谷向呼羅珊邊境移牧，再由原道折回；而貿易商隊的運動也是照着同一方向並基本上沿着同一道路進行。無怪乎阿富汗部落很快地就開始兼營兩種生業——畜牧與販運貿易了。當然，參加販運貿易的結果，

不是使阿富汗人的原始公社制巩固，而是把它破坏了。这种貿易本身直接地引導他們与都市世界，与發財、奢侈、貨幣关系的世界相接触了。販运貿易使某些人發財致富，但是使多数人瀕于破產。耐人尋味的是：販运貿易成了許多阿富汗部落的一种基本职业，而他們自己也变为职业的貿易游牧人了（波溫德）。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在这些部落之中表現得特別明晰。例如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在納塞雷部落中，共計有二千个自由的和三千个附屬的（哈姆薩亞）部落成員。在这些自由的成員中，除了某些用自己貨物組成整批商隊的富人以外，还有很多貧窮成員。这些貧窮的成員即令大家合資也难以合伙買到一个駱駝驮載的貨物。就是这个貿易游牧部落的商隊运行方式本身也顯出其內部有極大的分化。例如，把驮着合伙貨物的駱駝擺在最易遭受攻击危險的商隊前头和末尾，而携載富人貨物的駱駝則在商隊的当中走动。

隨着阿富汗社會中不平等現象的增長和氏族部落上層分子的强大，作为獲得俘虜和战利品手段的搶劫与战争便取得了日益重大的意义。阿富汗的部落酋長和自己同族人組成的民軍一道，时而受雇于鄰近各國君主，时而独立地侵入印度。因为这个原故，整个阿富汗部落便离开了其固定地点，而向印度去尋獲战利品和幸运了。从这时开始，只要一离开經常的战争与侵略，就不可能保衛旧日阿富汗部落的社会組織了。但这也是促使氏族公社制度破坏的一个新的步驟，因为“对于被征服者底統治是跟氏族制度不相容的”^①。

第三節 阿富汗人过渡到定居生活和封建关系的建立

在这些部落間的長期战争与冲突（十四至十八世紀）的过程本身中，較軟弱的部落就被强大部落从其剛侵夺來的土地上排挤出

來了。結果在阿富汗部落中開始形成了統治與服從的關係，軟弱部落陷入依附强大部落的境地，弱者变成了强者的臣屬。在部落迁徙的过程本身中，又產生了大規模的部落混合現象。有时一个部落零星錯雜地散居在新占來的土地上，以致在旧的同部落人之間很快就失去了一切联系，例如居于盆地和山谷的莫曼德族和哈达克族就是这样，因为他們都分散为兩個地区独立的团体了。

在部落的內部組織中也發生了变化。許多部落中酋長的职位实际上从选举变为世襲了；固然他們仍旧繼續选举領袖，但选举本身已被限制于特定氏族（汗氏族阿富汗人則称之为汗·海里）的代表。这样，在阿富汗人中便开始形成了世襲的部落貴族。在經常戰爭的条件之下，曾在杰出勇士的指揮下从事蛮悍襲击的最勇敢的战士部隊，开始形成为多少具有經常性的親兵。贍养这些親兵的人就是具有贍养親兵資財的人，而首先就是貴族。这样，軍事力量便开始建立了，这种軍事力量与部落民兵不同，是处在酋長和軍事首領的直接指揮之下的。

阿富汗人由于自己歷次侵略的結果，不僅占有了許多新的牧場，而且還占有了相当大塊的可灌溉的土地。于是便發生了分配与利用所侵占的土地的問題，游牧侵略者对从前耕种这些土地的土著居民的关系的問題。

各部落的土地分配是依照各个不同部落所达到的社会經濟發達的水平而各別地進行的，例如犹苏夫查人与馬尔瓦特人的原始公社制顯然破坏較少，他們的土地都以同样大的份額分配于部落中一切成員，沒有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当大部分的土地还没有被利用时，便留归部落公共所有。这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即阿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四六頁。

阿富汗人民自己所称的計口授田制，曾在十五世紀之末被某个“聖人”——族長馬利施行于犹苏夫查人之間。在十六世紀中叶馬尔瓦特人占領了班努平原大部分，把他們所獲得的土地在計口授田的基礎上予以分配，而对男女和兒童都分与完全同等的份地。他們鄰居班努人就不是这样進行划分，这个阿富汗部落是以不平等的份額分配土地的。只有家長才能得到土地，而每份地的大小决定于受田者的氏族系統，即决定于他与部落始祖的親屬关系的程度。許多其他部落在承繼的份地方面，也以同样的方式分配土地。華西爾人的情形与此又有些不同。他們奉行着双重原則：每一氏族依据其在爭夺華西爾斯坦土地时所立的軍功和所付出的牺牲領受或多或少的土地。至于在氏族內部，也如同班努人一样，土地則按承繼的份額分配的。至于住在阿富汗人所征服的土地上的土著，則他們在各处都注定了同样的命运。他們被剝夺了土地上的一切权利，而以奴隶的或附庸的（哈姆薩亞）身分轉变成为阿富汗部落財產一样的土地上的附屬品和什物了。在坎达哈和喀布尔区域里，哈姆薩亞主要地是塔吉克人，在苏里曼山脉与印度河間的土地上，哈姆薩亞主要地是印度各部族或各种姓階層集團中的分子。

在附庸者当中，有商人和手工業者，但農民是基本群众，農民現在以土地持有人的資格耕种着阿富汗的土地，除繳付收獲物一部分外，必須为其主人完成各种徭役，还要向馬利克和諸汗繳納賦稅。哈姆薩亞中的一部分人从个别阿富汗人那里租得土地，另外一些人則从整个部落那里將土地租來。后面这些人生活比較容易。他們住在單独的村落里，遭受残酷程度較輕的剝削。这样，在阿富汗社会中就出現了自由人即部落成員或土地所有者与附庸者即遭受封建剝削的沒有土地的哈姆薩亞的分別了。

阿富汗人自己也开始日益从游牧养畜業过渡到定居的農業

了。这种情形一部分是由游牧人自身中財產及社会的不平現象的增长所引起：这时出現了因根本缺乏牲畜而难以繼續前此生活方式的廣大階層。同时，在許多为阿富汗人所侵占的地区中（佩沙沃盆地及班努平原等地），自然条件排除了進行純粹畜牧經濟的可能性。这样，大批阿富汗部落便轉变为農業部落了，例如在佩沙沃盆地的犹苏夫查族便是。有些部落部分地过渡到農業（阿布达里族和西里薩伊族），僅有个别的部落繼續完全保持着游牧生活方式。

向定居生活的过渡使各别的阿富汗部落处于不同的条件之下。有些部落如馬尔瓦特族和住在平原的犹苏夫查族，基本上只占有干旱山谷的土地，这些土地由于粗放耕作，就使收穫既不丰裕，也不可靠。另外有些部落，如阿布达里族和班努族，则住在旧日農業沃野上，有發达的灌溉系統和很集約的耕作方法，有时甚至接近園藝栽培。过了許久时间，阿富汗人民才从自己的老师——塔吉克農民和印度農民——那里学会了这种在他們看來是新穎而艰难的生產。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旅客們还看到阿富汗的西里薩伊族完全不会培植果園和葡萄園，虽然在与他們鄰近的錯綜分布的塔吉克人鄉村里，兩者早已欣欣向荣了。

自然，阿富汗各部落間經濟生活的差异，不僅决定于土壤的性質与水田或旱地的不同耕作方法。有些部落是直接靠近大城市中心（喀布尔与佩沙沃等），或与商隊貿易的主要道路緊相鄰接。相反地，另外有些部落則被排挤到几乎与世隔絕的很难通行的山地之中。在某些部落中，附庸的哈姆薩亞的人数超出阿富汗侵略者的人数有数倍之多。例如在平原的犹苏夫查族当中，每一个自由人就有兩三个附庸人，在班努族中也有兩個。在这些部落中基本的農業工作顯然完全是賴哈姆薩亞的劳动來完成的。相反地，在馬尔瓦特族中，則每兩個自由人才有一个附庸人，而在華西尔族和

阿富汗基族中，附庸人的数量还要少些；因此在这里附庸人在生產上是不起重要作用的。

所有这些地方条件，即它們在一种情形下能够加速發展，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又阻撓着發展的条件下，尽管它們具有这些差异和特点，而阿富汗社会整个說來还是經歷了階級形成的过程。階級形成的經濟基礎便是生產力的發展和分工的过程。

阿富汗人的手工業从農業中分出來的过程具有如下的特点：即他們在頗大的程度上从他們所征服的先進各族方面承受了已經存在的拥有商業和手工業居民的封建城市。在鄉村中，商業和手工業階層大部分也不是阿富汗人而是塔吉克人和印度人。僅僅在某些部落中例如在華西爾族中，手工業者才完全是从阿富汗人本身分出來的。但是不管手工業者和商人是阿富汗人或不是阿富汗人，生產关系的本質很少依此有所变更。重要得多的是这样的事实：服务于阿富汗人的城市手工業以及鄉村手工業，已成为阿富汗社会全部經濟結構中不可分离的組成部分了。交易的范围擴大了，而且擴大了很大的程度。現在阿富汗人的交易已不局限于从鄰近居民那里購買（或夺取）糧食，不局限于在游牧邊区与農業沃地之間的交易了。華西爾族制造出了卓越的刀劍，那些刀劍不僅在阿富汗全境而且在阿富汗境外都有它們的顧客。哈达克人則將其本地卡拉巴格礦井中采得的岩鹽运往各地。在山居的莫曼德族那里，沿喀布尔河浮运木材并出賣于印度一事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此外，某些阿富汗農業產品也成为輸往印度的貨物，而坎达哈地区的水果和佩沙沃地区的著名大米就被运到印度的封建貴族家中。

交易和商業的發展，貨幣買賣——高利貸業——的出現都促進了財產不平等的進一步發展和財富積累到少数人的手中，并刺激了对厚斂貪求的狂热。同时，阿富汗社会現在既已包括了为数

众多的奴隸階層即哈姆薩亞，而使其結構複雜化了，所以這就使行政管理的任務日趨複雜，就使酋長的權力也日益加強了。

我們業已說到許多阿富汗部落的酋長職務事實上已變為世襲的，在這些部落里已形成了氏族貴族。現在酋長的權力已經獲得了新的本質。酋長對於部落中的自由成員雖然仍舊沒有強制權力而只是執行別人的意志，可是這個酋長對於附庸居民却擁有廣泛得不可比擬的權利和權力了。部落的酋長從哈姆薩亞那裡徵取各種賦稅，任意課以罰金，強迫他們履行各種徭役，勒令他們供應農產品或各種手工業品。對於附庸者說來，酋長的權力已經帶有強迫的或強制的性質了。

部落對土地的關係的性質也改變了。這是剝削階級的形成和部落自由成員中財產不平等現象的深化的必然結果。最初定期的計口授田制所要體現的目的是要給部落中每一成員即每一自由的阿富汗人保證得到同等份額的土地，無論他是男子或女子，無論他是成年人或兒童。後來土地仍然實行分配，但是原則已改變了。分配鞏固了部落中各個成員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現象，凡是家長在重新分土地時都領受了同他前此已有田地同等大小的地段。

同時，部落中各個成員所有地段大小不均現象愈來愈增長了。例如在十九世紀初年，猶蘇夫查族的一個支派中，汗的一族家庭就擁有超出最初部落成員份地二十四倍的地段；相反，多數家庭則只獲得較那個平均份地少了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地段。最初，阿富汗部落對於土地的關係決定於下面這個基本規則：即任何一個阿富汗人都是由於他是部落中一個成員，才分到了土地。漸漸地，這個原則變成了它自己的對立面，因為只有繼承份地（達夫塔爾）的所有者才被認為是自由的阿富汗人，即具有充分權利的部落成員。因此失掉了繼承土地的阿富汗人，即沒有土地的阿富汗人，就從自

由人淪落到附庸人的等級內，變為哈姆薩亞了。這樣，哈姆薩亞就愈來愈被阿富汗人的成分所增補擴充，而失去其民族特殊性了。哈姆薩亞變成服勞役的農民階層了。

封建化的过程粉碎了並且改變了原始公社制的一切基礎、它的一切習俗和傳統，常常以新的內容充實了舊的形式。同氏族人或同部落人在農忙緊張時期的互相幫助就成為氏族上層分子剝削部落中貧窮成員的一個形式。慷慨好施，最初本是要求於被選出的酋長，作為崇高道德品質的一種表現的，現在却變為收買哲爾格成員的一種方法了。過去使酋長享有雙份面包和羊肉特權的那種習俗，現在變為酋長從同部落人當中去征收捐稅以維持生計的借口和托辭了。

以前的司法制度也抵擋不住這些新的條件了。實力變成了法權。哲爾格的道德威望或部落成員的社會譴責現在都不足以使人付出“流血代價”、賠償被趕走的牲畜或歸還被人強力奪去的財物了。要想從暴徒那裡挽回自己的權利，特別是如果暴徒是有勢有錢的家庭成員，就必須具有實力才行。由此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投效制度，即無權無勢的阿富汗人投靠於有勢力的人物的保護之下，成為他們的哈姆薩亞，以便依靠自己保護人的幫助而得到公平的裁判。

這樣，就產生了樹立有力的強制性的國家政權所必需的先決條件，這個政權是要最後確立剝削者對被剝削者即是对附屬農民的統治，並要通過暴力的途徑去加速封建生產關係的勝利的。

第四節 阿富汗人爭取獨立的鬥爭

阿富汗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是與阿富汗人民反對外國政權的解放鬥爭交織起來的。

在十六世紀時統治着波斯的沙發維德王朝，從烏茲別克人手里奪取了赫拉特，然後又奪去了坎達哈地區的阿富汗部族的土地。那時阿富汗東方地區（哥疾寧，喀布尔和佩沙沃）則列入印度莫臥兒大帝國的版圖中。至於坎達哈，則它在長時期內始終是波斯和印度莫臥兒帝國之間的爭執和攘奪的目標。印度陸上貿易的這個最重要的轉載站旋得旋失，但自一六四九年至一七〇九年始終是沙發維德國家的組成部分。

外國統治者派遣駐軍牢固地占據着各地城市（喀布尔，坎達哈等地）。他們一方面在阿富汗各部落之間播下互相仇視的種子，企圖削弱阿富汗各部落，另一方面又力圖依靠部落貴族，所以就籠絡阿富汗各汗，引誘他們來服軍役，加封他們以大官，頒賜他們以采邑（闍祇爾）。沙發維德王朝試圖借這種同盟者的幫助來粉碎阿富汗部落的反抗，并使它們成為自己馴服的工具，但是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阿富汗各部落都頑強地不承認在自己頭上的任何政權，僅僅在喀布尔、坎達哈和佩沙沃這樣大城市的近郊，才有可能迫使阿富汗人民繳納賦稅，而就是這一件事也是借武裝力量的幫助來完成的。反抗莫臥兒帝國總督和沙發維德王朝總督的許多次起義，和在阿富汗人民為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而進行的殘酷鬥爭中，也奠定了他們未來民族共同性和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在這個時期的阿富汗民間創作和優秀的詩歌作品當中所以貫穿着愛國主義旨趣，對祖國的熱愛，那並不是偶然的。

在許多場合下阿富汗的諸汗領導着人民的鬥爭，希望驅逐外國的封建主，由自己取而代之，再建立自己的酋長國和王朝。例如哈達克族的酋長胡什哈爾汗（一六四〇——一六九〇年），對於席卷了猶蘇夫查族、哈達克族和其他部落土地的阿富汗人民的大規模反莫臥兒的起義（一六六六——一六七二年），就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他不僅是以刀劍而且是以文筆進行了反莫臥兒的鬥爭。他曾寫了許多詩歌，號召阿富汗人民在沒有達到戰勝莫臥兒以前不要放

下武器。但是一六六六——一六七二年的起义是被鎮压下去了。皇帝奧命澤布親自領導着莫臥兒大軍。但是斗争並沒有就此結束，國外的情況有利于斗争的進一步开展。莫臥兒與沙發維德兩國很快都陷于衰落了。它們既沒有金錢去收買阿富汗的貴族，也沒有軍隊去鎮压人民了。莫臥兒軍隊中停止雇用阿富汗人員了。同时莫臥兒政权和沙發維德政权都因極端缺乏物資而企圖采用殘酷手段强迫阿富汗人民繳納賦稅。但是正如波斯俗話所說，从石头內挤水容易，从阿富汗人身上挤錢困难。外國統治者虽沒有刮到金錢，但他們却使阿富汗人民憤恨達于極点了。

派駐坎达哈的沙發維德王朝長官在阿富汗人民中所激起的仇恨，并不亞于派駐东方阿富汗部落的莫臥兒長官所激起的仇恨。在这里，民族压迫之外，还加上了宗教的压迫，因为波斯侵略者是屬於伊斯蘭教的十叶派，而阿富汗人民自己則是伊斯蘭教正統派。同时，西方阿富汗人也比他們的东方伙伴处于社会經濟發展的較高階段上。他們已經有了城市，其中有坎达哈这样的大城市，那里已集中了大批阿富汗的手工業和商業居民。这些居民在一七〇九年在坎达哈所發動的反沙發維德王朝的起义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里薩伊部落的世襲酋長弥尔·維伊斯·汗原是那时坎达哈最富裕的阿富汗商人之一，却起來領導了这次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反对十叶派的沙發維德朝的宗教战争旗幟之下進行的。弥尔·維伊斯背信弃义，把派駐坎达哈的伊朗長官誘騙到城郊宴会上，把他与他同來的近侍一齐殺死了。隨后，起义者就以意外的襲击占領了坎达哈。后来波斯人收復城市的企圖結果完全失敗了，这种失敗就明白地向阿富汗人民指出：沙發維德王朝國家在紛爭不和的氣氛籠罩之下已無作战能力了。

至于西里薩伊族的上層分子，則在弥尔·維伊斯·汗死去(一

七一五年)以后，兩個封建集團之間掀起了斗争。斗争的結果就是：在一七一七年弥爾·維伊斯·汗的兒子馬哈姆成了坎达哈的独立統治者。

在这个时期，沙發維德強國处在完全衰落的狀況。被征服的人反对波斯政权的起义运动接二連三地發生着。沙的政府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而毫無作为。这样的情况便大大促進了馬哈姆和西里薩伊貴族的大胆的侵略計劃。

馬哈姆在几次進攻波斯边区以后，就率領着兩万本部落人民和其他几个阿富汗部落的战士所組成的軍隊在一七二一年向沙發維德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進軍，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將为数更多的波斯軍隊徹底击潰了(一七二八年三月八日吉爾納巴德会战)。被部落关系團結起來的阿富汗部落的民軍比起軍紀很坏和待遇很低的波斯封建主的軍隊來，顯然是强大得多了。于是阿富汗部隊就着手圍攻伊斯法罕，虽然他們既沒有圍攻的大炮，也沒有夺取設堡城市的本領。波斯的封建主仍然相信自己。他們破坏了城里居民驅逐敌人的一切企圖。伊斯法罕在被圍六个月之后，城里居民由于飢渴已死亡了过半数以上，于是在一七二二年十月才投降了阿富汗人。波斯王忽辛被俘了，而王位也就讓給战胜他的馬哈姆了。

宣布自己为波斯王的馬哈姆的政权并不巩固。处在較低的社会經濟發展階段上的阿富汗人是不容易掌握封建波斯的相当复雜的國家机器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的时间。强有力的老叶派僧侶集团对于阿富汗人民是怀有敌意的。阿富汗人初來原想利用波斯官僚集团，但是很快就不再信任他們了。顯宦和朝臣开始被鎮压和殘殺了。但是波斯的封建主虽然無力保衛波斯的独立，而波斯人民却給予阿富汗人以嚴重的抵抗。

一七二五年，馬哈姆王被自己的堂兄弟阿世拉夫刺死了。阿世拉夫做了阿富汗籍的波斯王，但完全失去了坎达哈地方西里薩伊族的進一步的帮助和支持，因为那里是已故馬哈姆的兄弟在掌握政权的。坎达哈不再增派援軍，而阿世拉夫所能指望的，僅僅是自己的非常單薄的实力。不过，阿世拉夫曾經击破了侵入波斯并接近伊斯法罕的土耳其人，并与他們訂立和約，承認土耳其人在波斯西部和中部地区所侵占的領土。

这时在波斯出現了一位將軍，將雜色地方軍隊統一起來，抵抗外國的侵略者。这就是出身于土庫曼游牧部落阿富汗沙尔而后來作了波斯王的納狄尔·庫里(一六八八——一七四七年)。

一七二六年納狄尔率領着阿富汗游牧人組成的民軍占領了呼罗珊和阿斯特拉巴德。当地居民認為納狄尔可以保衛自己，免受阿富汗人的压迫，所以情願支持他。納狄尔在决定与西里薩伊族和阿世拉夫的主力交鋒以前，先在一七二九年开始進攻赫拉特，并在四次血战中击潰了統治着赫拉特酋長國的阿富汗阿布达里部族。納狄尔寬大地处理了战敗者，并打算利用阿布达里和西里薩伊兩個阿富汗部落之間的旧日嫌怨，而委派了許多阿布达里人供职。这样，納狄尔便保証了自己主要的軍事基地——呼罗珊和阿斯特拉巴德——不致受到赫拉特方面的可能的襲击。这时英勇好战的呼罗珊游牧部落業已成为納狄尔軍隊的核心。現在納狄尔就能移师出征阿世拉夫沙了。

城市居民与農民給予波斯的協助，对于納狄尔之進一步战胜西里薩伊人起过顯著的作用。一七二九年时，阿富汗侵略者便从伊斯法罕，而随后又从波斯整个土地上，被驅逐出去了。

第五節 納狄爾沙占領阿富汗

納狄爾由於領導了反對外國人即土耳其人與阿富汗人（它們會使波斯受到喪失獨立和瓜分的危險）的鬥爭，所以就取得了威望和政權。一七三六年時他便登極為波斯王。納狄爾沙獨裁政權的直接支柱就是游牧部落的貴族，他們對於組織侵略戰爭以爭奪勝利品與外國土地是極感興趣的。一七三七年時，納狄爾沙開始舉行經阿富汗而至印度的大規模侵略性的遠征。波斯軍隊在圍攻了坎達哈一年之後就把它佔據了並毀滅了，隨後又征服了哥疾寧和喀布尔。除去坎達哈以外，納狄爾沙沒有破壞其他的城市，沒有表現出平常那樣的殘暴行為。這裡有很重要的原因。納狄爾需要阿富汗人補充他們的軍隊，所以他不想去觸怒他們，何況他所預計的印度遠征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賴於阿富汗後方的情勢呢。同時，這個侵略者又利用了阿布達里族與西里薩伊族之間的仇恨，以便提高阿布達里人的地位，使他們變為自己的支柱。他對波斯人的主要仇敵即西里薩伊族，就加以削弱並令其散處各地。納狄爾奪去了原屬於西里薩伊族的土地（在坎達哈附近），勒令一部分西里薩伊人遷往呼羅珊，而把原來為沙發維德王阿巴斯遷到赫拉特的阿布達里族又調到西里薩伊族原住的地方去。

納狄爾沙所占阿富汗各省區的省長主要地是從阿富汗諸汗中任命的。他從阿富汗人中組織了一支強大的隊伍（約有一萬六千人），而將其編入自己的軍隊內。納狄爾將坎達哈沃地中的塔吉克人的土地宣布為國王的私產，並把大部分土地分為同等地段，分配給阿布達里族的成員，作為他們的份地（自然更大部分的土地是落到諸汗手中），責成這個部落按每一庫爾巴^①地為波斯軍隊出一騎兵。同時，為了控制阿富汗人，納狄爾沙又從波斯遷移了一萬

二千凱塞爾巴什的軍人和其家族前往；凱塞爾巴什的戍軍就占据了喀布尔和其他的城市。

第六節 阿富汗國家的形成

自一七四七年納狄爾沙死了以后，他的生命短促的國家就崩溃了。被几十年擾攘不休的戰爭与侵襲弄得經濟破產和久已削弱了的波斯，已瓦解為許多敵對的封建酋長國。至于說到大莫臥兒帝國，則到了此時它事實上已不再存在了。德里皇帝的政權僅僅在印度西北方的有限疆土上（德里、塞爾信德、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承認。國外情況顯然是有利於阿富汗人的。

阿富汗社會從氏族公社制度向封建主義的發展進程，以及阿富汗人為了自己獨立而進行的長期武裝鬥爭，都為阿富汗國家的成立作好了準備。一七四七年阿布達里族世襲酋長阿赫麥德汗在阿富汗諸汗的哲爾格上被宣布為阿富汗的汗。

阿赫麥德沙在其即位的第一年，就征服了哥疾寧、喀布尔和佩沙沃等阿富汗本部地區。由於進一步侵略與占有的結果，阿富汗國家的幅員在短時期內便擴充得很廣大——德里往東至尼夏普爾，往西至麥什特即呼羅珊。在南方，阿富汗人征服了信德和俾路支，在北方短時期內占領了巴爾克。

二十五歲的阿赫麥德汗，即第一個選出的阿富汗沙，屬於薩都采族即阿布達里的汗氏族。

阿赫麥德沙在幾年中指揮著自己同部落的騎兵服務於納狄爾沙，和他進行過多次遠征，表現了一個精明能干的將領的品質。阿

⊖ 庫爾巴即阿富汗人的土地面積單位，相當兩三頭牛一天所能耕種的土地面積。

赫麥德汗所以被阿布達里諸汗認為可以作候選人，不僅由於他的軍事才干，而且也由於他在軍隊中受人歡迎。關於這一點，善于觀察的阿富汗史學家曾經寫道：“諸汗所以表示贊同阿赫麥德汗的統治：是因為薩都采族人在阿布達里部落中只是為數不多的一小撮人。諸汗知道阿赫麥德汗在實行統治時將會重視阿布達里諸汗。”起初，王權就被上述諸汗大加限制，而將國家一切最高職位都規定由諸汗所世襲。隨後，阿赫麥德汗很快就採取了“杜爾中的杜爾”（珠寶中的珠寶）的稱號，並且與此同時阿布達里族也改名為杜拉尼族（即珠寶族），這不僅是一種單純的奇怪想頭，而且也含有政治的意義。用這個名稱一面著重指出：杜拉尼人，或更正確些說，就是他們的諸汗，在新建國家中占着頭等重要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國王本身在杜拉尼諸汗中僅僅是許多珠寶中的一顆珠寶，這在某種程度內相當於歐洲封建主義的公式：“同輩中的翹楚”。

年輕的阿富汗國是阿富汗諸汗和僧侶的階級工具，而阿赫麥德沙的國內和國外政策實在也就決定於諸汗和僧侶。

在阿赫麥德沙統治時代（一七四七——一七七三年），軍事組織和國家機構是在完全適合於汗國利益並促進汗國進一步強化的方式中，與阿富汗部落原則結合起來的。杜拉尼族就可作為這方面的最顯明的例子。阿赫麥德沙大大地擴展了這個部落的領土。對於杜拉尼族除了先前被納狄爾沙所賞賜的領地以外，他們現在又接受了鄰近定居的塔吉克農民的土地成為自己的新的領地。杜拉尼族豁免了地租，但是每領一庫爾巴地，就必須出一騎兵。這種軍隊由一定氏族的人民組成，而处在自己的可汗和酋長的指揮之下。各部落的酋長指揮着較大的兵团，各氏族長和各支系長則指揮着較小的隊伍，而阿富汗沙即那時杜拉尼的最高酋長，就是所有杜拉尼軍隊的總司令。這種軍隊得到“汗騎兵隊”的稱號，與國王

本人的近衛軍一同組成了阿富汗軍隊中的核心。同时，杜拉尼族的部落土地在行政上则是这样分的：即每个部落、氏族或大的部落支派的土地都被划为独立的行政單位，而把相应的部落酋長任命为这个行政單位的独立首領，这个首領業已帶有統治者或國家政权代理者的性質了。地方汗既兼具部落酋長、軍事將領和公民首長三种身份，所以他就成为自己的管区中的十足的主人，在这个管区内他还常常自己包办國家的稅收。所有这一切都对杜拉尼諸汗开启了超經濟强制的廣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塔吉克農民方面。他們用尽了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方法，侵占了塔吉克的土地，把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变为自己的不自由的佃租人，即哈姆薩亞。許多过渡到定居生活上的杜拉尼人，也落到附屬於汗的境地。这样一来，封建类型的大規模阿富汗土地所有制便在这个新兴國家中形成了。

阿赫麥德沙从其他阿富汗部落只征收不甚繁重的賦稅或者完全不征稅，在后面这种情形下，就只責成这些部落的酋長派出一隊战士，去國王軍隊中服务。这些隊伍的長官仍然是部落酋長。他們也如同在杜拉尼族方面一样，通常由沙任命为住有自己同族人的行政管区的統治者。有些地方，例如在喀布尔和佩沙沃管区中，阿富汗的農民早已处在賦稅束縛之下，沙就直接經由为他所任命的官員征收賦稅，或者將土地分給自己的武將文臣作为領地。

很顯然的，沙的政权比起最大部落的有权勢的諸汗來是軟弱無力的；沙不會拥有任何巨額的稅收，因为从阿富汗國家各省內所征收的稅額是非常之小的，而且大部分还不是归于沙，而是归于諸汗。只在國外掠夺方面，即在侵占与搶劫鄰近各族方面，沙政权的作用才是比較重要的和具有独立性的。这个掠夺的政策，完全为阿富汗貴族的利益所决定，但作为貴族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却是

沙本人。但是阿富汗的各个省区和部落既然不曾巩固地统一起来，也不对国王表示服从，所以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他的侵略政策的强固基础。阿赫麦德沙的后方常常比他的国外敌人给他带来更多的顾虑，因为在阿富汗国内，诸汗的暴动与阴谋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的。

第七節 阿赫麥德沙的对外侵略

杜拉尼國是早期封建主义的國家。其中保存着氏族一部落宗法关系的大量残余。杜拉尼諸汗开始轉变为大的封建土地占有者，但还没有完全变成那个样子。諸汗的权力大部分决定于他們所能帶上戰場的本部落人組成的自由战士人数，而并不决定于封建附庸的農民所耕土地的多寡。在这些条件之下，國外的搶劫、侵略和掠取战利品，就使阿富汗的諸汗有可能直接地使用他們所支配的軍事力量，而由此加强其酋長的地位，以便能够給自己同族人保証在所侵奪的土地和財富中享有若干份額。这样以来，侵略战争就不僅可以滿足阿富汗貴族貪求無饜的發財欲望，而且也是緩和阿富汗社会內部正在發展的階級斗争的方法。早期阿富汗人是作为莫臥兒大帝的雇傭兵或納狄爾沙的战士在外國旗帜之下進行战争的，而现在他們就能够自己独力進行侵略战争，不与任何人分配战利品了。阿富汗人的侵略給被征服各族所帶來的，只有外國的压迫与無情的掠夺。

第八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

印度成了阿富汗人侵略的主要对象。阿赫麥德沙曾經七次侵入那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印度是当时阿富汗人的鄰邦中最富裕而又最無防御的國家。

在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七年中阿富汗人征服了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塞尔信德。

从事侵略的阿富汗人搶劫了城市和教堂，焚燒了不繳納所勒派捐稅的鄉村，成千上万地虐殺了沒有防禦能力的印度居民。他們不限于軍事的掠奪，而且对于被征服的居民着手進行賦稅的剝削。印度的領土成为杜拉尼國歲收的主要源泉。無怪乎阿赫麥德說道：“西方（阿富汗）供我以战士，而东方（印度）則給我以金錢。”僅僅克什米尔一地就給阿赫麥德王每年送來二百四十萬盧比，那就是說多過喀布尔、坎達哈和赫拉特总共所出的錢的一倍以上。

但是阿富汗人的政權是不穩固的。當地居民憎恨侵略者。备受压迫的旁遮普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和起义的塞克教徒（見下文第五章“反對莫臥兒帝國的起義”一節）聯合起來。但很快（在一七五八年）阿富汗人民又不得不與新的厉害的敵人發生衝突了。那就是馬拉特人（見第五章“馬拉特人的社會制度及其反對莫臥兒帝國的起義”一節）。在與馬拉特人進行鬥爭時，阿富汗沙不僅能够指望自己的兵力，而且也能指望北方印度（敖特、羅希爾康德等地）的許多伊斯蘭教的諸侯。這些諸侯害怕馬拉特人一旦勝利之後，將不限于課取捐稅，而且要奪去他們的領土，因此就請求阿赫麥德沙給以援助。阿富汗與馬拉特之間的鬥爭繼續了三年之久，最後在一七六一年一月十四日有名的般尼帕惕會戰中阿赫麥德沙以完全的勝利終結了這一鬥爭。般尼帕惕會戰在印度歷史中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這裡，馬拉特人的實力被阿富汗人親手永遠擊破了，而這次勝利的果實很快就落到英國人手中，英國人為了達成自己的侵略政策曾利用了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的這種相互削弱的鬥爭。

至于阿赫麥德沙，則在馬拉特人被擊破之後，他既沒有企圖在印度斯坦建立伊斯蘭國（這點是英國人所恐懼的），甚至也沒有企圖在一七五七年的先前國界範圍之外去擴充自己的印度領土。阿赫麥德沙由於自己軍隊中的阿富汗士卒不願留在印度而感到進退

維谷，而主要的更是因为下面一种情况，即在阿富汗已重新暴發起封建的暴动來，并有兩個新沙出現，一个是在西里什克，另一个是在坎达哈，兩人同时都在覬覦政权和王位。至于阿富汗侵略者当时無力鎮压旁遮普的塞克教徒的暴动，那个情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阿富汗沙在般尼帕惕战役之后，所以沒有在德里多耽誤一天二天，就强行軍趕回阿富汗，而把印度委弃不管，那是毫不足怪的。

阿赫麥德沙以后的几次远征，就限于旁遮普地方，并且屡次企圖鎮压塞克教徒，而終于沒有成功。

第九節 阿富汗与波斯及布哈拉的关系

阿赫麥德沙利用着波斯的封建內亂，早在自己即位之初就侵占了赫拉特，而强迫尼夏普尔和麥什特的执政者自認為阿富汗的附庸和藩屬國。一七五五年阿富汗軍隊的一個大隊被卡耶爾人穆罕默德·忽辛所击破了，从此以后阿赫麥德沙就再沒有举行深入波斯的新的远征了。阿富汗人得不偿失；蒼痍滿目的國家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些許丰富的战利品。

一七五一年阿赫麥德沙从赫拉特派遣强大的軍隊，去征服阿姆河南岸的烏茲別克各地。阿富汗人暫时征服了七零八落互相仇視的烏茲別克各汗國，如安德賀、梅依曼涅、阿黑卡和什比爾干。他們虽然还保持着自己的存在，却已成为阿富汗的屬國了。巴爾克的城堡被阿富汗的戍軍所占据了。阿赫麥德沙曾任命長官駐在那些地方。早在一七六八年时，阿富汗人的暴虐与迫害就引起了群众的起义。这次起义得到那时剛剛擺脫了最深的封建割据状态的布哈尔人的支持。阿赫麥德沙親自从事北伐。他击潰了烏茲別克的起义者，本再想侵入布哈尔，但是一七六九年就与它訂立了和約。阿赫麥德沙訓令他的兒子們，不要与好战的烏茲別克人作战。

他曾說過：“中亞細亞是一個蜂房，那里蜂蜜雖少，但是烏茲別克的蜜蜂却很多。”

上文已經說到：杜拉尼國是早期封建國家，而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是最大阿富汗部落貴族，首先是杜拉尼族的貴族。在阿富汗本土各地區，這個新形成的國家一方面接受了並改造着氏族制度的機構。例如，部落酋長立刻就成為管區的執政者和軍事將領，而這些管區又與其部落居民所定居的區域是一致的。至于阿富汗各部落的軍事機構，則它是杜拉尼國武裝力量機構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國家控制的。除了部落制度已經發生變化並變成了國家機構以外，阿富汗國家本身整個說來又在某種範圍內承襲了並接受了莫臥兒朝和沙發維德王朝的封建行政制度。這種承襲模仿在許多方面，不僅僅限於外表形式、官職名稱、宮廷儀節和各種衙署的劃分職責。最重要的一點乃是在於阿富汗人從其先驅者那裡承襲了基本上由塔吉克人和印度人配備好了的那個重要封建官僚行政機構。這些人就是在新政权之下也繼續擔負了自己的任務。在阿富汗本土，這個封建官僚機構和其衙署官吏事實上雖然只管理着城市和與城市直接相鄰的地帶，可是在被侵占的地區中，它却全部保存着自己的作用。

十八世紀時杜拉尼國的各城市，按其居民的成分來說，在西部是塔吉克人，在東部是印度人。阿富汗人從沙發維德王朝和莫臥兒帝國那裡承繼了伊斯蘭僧侶的教階制度，同樣也承繼了伊斯蘭宗教宗教和生活規範的體制，即以解釋可蘭經和穆罕默德生活逸事為根據的回教法典（哈德塞）。僧侶階層在先前國家統治者治理之下所享受的一切權利和特權，都已加以鞏固。僧侶變成了王室的支柱，成了擁護王權的思想家。至於伊斯蘭教法典的法律與審訊，則阿富汗人在接受了它們以後，也就接受了封建的法庭與詳密的

封建法律，而且这些法律又高出于部落的習慣法之上，并逐渐地將習慣法排挤到一个从屬的地位上。但有很長久的一个時間，伊斯蘭的僧侶在阿富汗部落間并沒有享受重大的威信，这些部落由自己的法庭，根据自己的習慣法(阿达特)進行審判，很少求助于教典審訊。

廣大地区之强制統一在阿赫麥德沙政权下，帶來了暫時的商業繁荣現象和阿富汗境內城市的勃兴。像哥疾寧朝馬哈姆和帖木兒一样，这个阿富汗王國也从印度和波斯把几万手工業者强迫迁移到本國；他們給國王鑄造大炮，在國王的作坊里面工作，在重建的阿富汗首都坎達哈城內兴建許多堂皇富丽的建筑物。但是在阿富汗少数城市中，这种人为的經濟与政治生活的繁荣現象却隱蔽着不可避免的衰亡的种子。这种繁荣的根源就是阿富汗人对被征服的土地及其印度居民、塔吉克居民和烏茲別克居民的無情剝削，但是被征服的各族并不甘于忍受阿富汗侵略者的殘暴压迫，而对他们發动了前仆后繼的起义运动。

第十節 杜拉尼國的削弱

杜拉尼諸汗的巨大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發展和被阿富汗人所征服的各族的起义运动，从內外兩方面把这个國家破坏了。阿赫麥德沙的兒子和繼承者帖木兒沙(一七七三——一七九三年)的統治时期，就在对这两种危險進行無效斗争中过去了。帖木兒沙不是沒有才干，但确是一个軟弱的統治者。在杜拉尼諸汗的兩次大噬变以后，帖木兒沙就把首都从坎達哈迁移到喀布尔，因为这里与强大不馴的封建領主相隔較远，沒有那样危險。对于这些封建領主的利益和特权，沙并不敢加以侵犯。沙是很少号召杜拉尼人民担负兵役，而是用雇傭的凱塞爾巴什人、塔吉克人和赫沙雷人的近衛

兵湊合过去。还是由阿赫麥德沙所搶奪來的財寶才使当时有可能給这些雇傭兵按期慷慨地發餉。

在帖木兒沙時代，阿富汗人終于从他們在旁遮普所占据的某些邊境據點被驅逐出來。信德的省長在事實上已經獨立了。克什米尔的阿富汗總督兩次脫離了杜拉尼國，帖木兒沙不得不親自率領大軍重來征服克什米尔。在西方的呼羅珊，麥什德曾三次脫離了自己統治者——阿富汗傀儡的統治，而且只有借助于喀布尔派來的軍隊，才得以短期恢復了阿富汗的政權。在北方，于一七八九年重新爆發了烏茲別克的起義，這次起義得到了布哈爾的穆拉德·貝克的援助。帖木兒沙率領了十萬大軍于一七九〇年向巴爾克進軍，但是這次軍事行動並沒有發生什麼結果。阿富汗沙害怕自己的將領叛變，還在設堡營壘外架設大炮，借以保衛自己，并在城牆四周委派几隊烏茲別克騎兵經常巡邏。不久阿富汗人感到糧食缺乏，于是帖木兒沙就與穆拉德·貝克訂立和約，重新承認阿姆河為兩國疆界。

但是當阿富汗軍隊（他們曾拋棄了自己的大炮）撤退後不久，布哈爾的勢力又立刻在阿姆河以南烏茲別克諸汗國中占了優勢。

在十八世紀末期杜拉尼國的外部情況也改變了。波斯封建割據的擾攘時期已經過去了，它的新的統治者卡耶爾朝再不打算把呼羅珊留在阿富汗人手中了。在旁遮普建立起塞克人的強國來，在布哈爾，蒙該部族（按即諾海部族）的諸酋長的政權顯然巩固了。現在阿富汗人所遇到的敵人，比起他們在半個世紀以前當阿赫麥德沙在印度、波斯和中亞細亞進行侵略遠征時所遇到的敵人，更為危險得多了。不僅阿富汗人的鄰居强大起來，而且阿富汗人本身的侵略野心也削弱了，這不是杜拉尼國內部開始衰落的原因，而正是它的後果。

杜拉尼國是宗法封建的國家組織。這個國家既然是阿富汗各部落首先是杜拉尼部落中剝削者上層分子的強迫與統治的工具，所以起初它在客觀上曾起過進步的作用，使阿富汗社會中封建關係加速發展了。

經過了五十年（即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原先在阿赫麥德沙時代所產生的阿富汗國家形式，已經與這個時期在封建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在阿富汗社會中所產生的那些嚴重變革处在互相矛盾之中了。

首先，必須指出封建類型的大規模土地占有制的發展，特別是在杜拉尼族方面。這種發展的根源，首先就是沙政權所賞賜的土地。到了十八世紀末期這些土地轉變成私有財產，可以自由買賣了。杜拉尼族既向政府豁免了土地捐稅，又對一向居住於這些土地上的塔吉克農民取得了無限制的政權，所以他們就成了真正的封建地主。同時，曾被阿赫麥德沙任命為地區長官、包稅人、軍事長官的杜拉尼貴族，也利用自己的地位去侵奪仍然留在坎達哈地區的塔吉克人所有的土地。最後，曾經參加阿赫麥德沙的掠奪性遠征和侵略的杜拉尼族，又利用其所獲得的大量金錢的一部分，去收購塔吉克人的土地，同樣也收購貧窮的同部落人的土地。這種大規模的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同時就使得杜拉尼諸汗為進一步擴充自己的所有權而進行激烈的鬥爭。十足的封建鬥爭的混亂局面在國家中確立起來了。同時，杜拉尼貴族由於力圖永久保持自己在國家中的統治地位，並害怕沙政權的加強，所以他們時而企圖把薩都采族君主們變為自己的工具，以便從他們那裡爭到新的利益、恤金和賜田，又時而發動反對他們的不斷的叛亂和暴動。

就在杜拉尼族本身方面，不平等的現象也加強了。部落中多數普通成員變成了本族諸汗的附庸，而且多數成員竟把自己土地

失掉，归于諸汗，以致在事实上变成了賦役農民。这样的杜拉尼族既沒有武器，也沒有馬匹，所以不能在沙的軍隊中服役。同时，所有杜拉尼各部落和各支系在經營从塔吉克人那里所侵占來的土地和从畜牧業过渡到農業的过程中，就在他們当中以及和塔吉克土著之間，开始互相雜处，來回迁移了。这样，旧日氏族血緣关系就愈來愈讓位于地緣关系了。

第五章

印 度

第一節 歐洲人的殖民主義侵入

印度自古以來就與西方和東方進行着大量的貿易。手制的精細棉織品和絲織品、克什米尔披肩、香料和植物顏料（藍靛和茜素）曾是印度的主要輸出品。印度本土則對舶來品無大需要。除了印度不出產的几种有色金屬（銅、錫）和生絲以外，其余進口貨則完全是供封建貴族消費用的。

但是這種奢侈品的輸入額並不能平衡印度更廣泛的輸出額；印度所賣者多，所買者少，因而採購印度貨的人，從遠古以來就不得不使用硬幣和貴金屬來抵補貨價。無怪乎人們說，全世界金銀如百川匯海似的流入印度了。

印度是世界上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的一個國土：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阿爾明尼亞人都在該國的港埠和最重要的貿易中心設有人烟稠密的商人居留區。商人的內部爭執是由他們自己解決，在與地方當局交涉時，外國商人則推出他們的領袖來作為代表。最初把歐洲商人吸引來的是印度的香料和其他商品。但是這些海外來客並不滿足於單純的貿易。在十六世紀的過程中，葡萄牙人已控制了印度洋的洋面，並用暴力奪取了印度沿岸的許多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果阿），從事於大規模的海上劫掠，並且多用掠奪方法，少借貿易途徑，獲取了他們所需要輸往歐洲去的商品。他們一方面把印度和西方的海上貿易整個操縱在自己手里，並循著環繞非洲的新航線進行貿易，同時也殘酷無情地擊沉與他們競爭的伊斯蘭教商人的船隻和乘客。葡萄牙人在印度只擁有微不足道的兵力。分布於東起澳門和馬六甲，西迄奧爾牟茲和亞丁的廣大沿岸上的葡國駐防軍，總數不過一萬兵士。但是印度在軍事方面異常軟弱，以致莫臥兒帝國（一五二六——一七六一年）甚至在其全盛時期也沒有能夠把葡萄牙人從其海岸強盜巢穴中驅逐出去，更說不上奪取他們的海上霸權了。印度各國的海軍遠不及歐洲的海軍；印度人釘船，不用鐵釘，而是用木釘，因而那種戰船一被炮彈命中便毀壞了。打垮葡萄牙人

統治的不是印度人，而是十七世紀新來的殖民主义者——荷蘭人和英國人。不久以後，法國人也出現在印度了。

從俄國征服了阿斯特拉罕進到里海沿岸的時候起，俄印的貿易關係就活躍起來了。十七世紀時，就在阿斯特拉罕已有了不少的印度商人和手工業者。莫斯科歷代沙皇都曾重視印度貿易，並曾企圖與印度建立直接的和平關係。在十七世紀下半期，曾有俄國的使臣兩度來到莫臥兒帝國的領土以內，一位是在一六七五年使印的卡西莫夫、一位是在一六九五年赴印的謝明·馬侖基。這些使節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效。莫臥兒帝國正处在國內的深刻危機中，顧不到與俄國進行貿易。

西歐商人並不是單獨活動的。他們有實力雄厚的東印度貿易公司為其代表，這些公司擁有大量資本、大批職員、武裝力量、整批船艦，這些船艦既宜於運輸貨物，也宜於進行海戰。一六〇二年創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〇〇年創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和一六六四年創立的法國東印度公司，都由本國政府授以全權，可以在東方宣戰媾和，對本國職員享有審判權，有時並對臣屬於自己的當地居民也享有審判權。

到了十七世紀下半期，荷蘭人已經把印度和錫蘭島上大部分葡萄牙設防基地佔據了（除了果阿、底烏和達曼）。英國人還在一六一二年時就從莫臥兒君主那裡取得了在蘇刺特建立臨時代理店的權利，不過隨後就把代理店遷到孟買（一六六八），因為孟買的島形惠予他們以較大的安全和其他許多優勢。英國人把科羅曼德海岸的馬德拉斯（一六四〇）和孟加拉作為根據地，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在一六九〇年在莫臥兒大帝奧侖澤布下令撥給它的孟加拉土地上建築了設防城市加爾各答。

法國東印度公司活動的中心則是它在一六七四年所建立的“本底失理”城。法國人在孟加拉的昌德爾那戈爾也擁有設防的代理店。把印度居民吸引到自己的設防城市中，對歐洲人是有利益的，因而他們就對遷居其中的當地商人和手工業者保證其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暫時還沒有把賦稅徭役加在他們身上。到了十八世紀初葉，孟買居民計已有十萬名以上了。

在歐洲人新建的城市中，有“白城”和“黑城”的區分，在白城中集中了幾千名歐洲人的富麗堂皇的宅邸、商業區和軍事堡壘，而在黑城中，則是本地土著棲息在齷齪可憐的茅屋中。

這樣一來，在十七世紀時，歐洲人就在印度沿岸擁有設防基地網了。但是他們暫時還沒有認真企圖征服這個國土，而以握有暴利貿易和海上霸權就

心滿意足了。例如，東印度公司把印度的香料、棉布、顏料，以壟斷高价，販賣到歐洲市場上，就已牟到巨額利潤了。歐洲人還會力圖以賤價購得印度商品，而不願在中人身上多花佣錢。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就在印度腹地各處建立了采購站和代理店網，而以預先付款的辦法來奴役印度手工業者和農民。單在卡爾瓦爾一處代理店內，為英國人作工的就約有六萬名手工業者。

東印度公司的這種活動使它有可能與印度有勢力的商業高利貸集團密切聯繫，而對印度國情進行研究。

同時，英國人和荷蘭人又把十之七八的印度商人排擠出海外貿易之外，而自己把印度商品運送到鄰近的亞洲各國，從這種居間貿易中獲取厚利，並從印度采購他們需要運往歐洲去的東西。

歐洲人也利用他們在印度洋上統治地位的優勢來進行海上劫掠和奴隸貿易。例如，荷蘭人就對印度沿岸經常進行搶掠，以期掠奪奴隸，而英國人也專門劫奪由海路去朝覲麥加的伊斯蘭教徒。莫臥兒帝國君主們曾經屢次企圖制止這些海盜，却始終沒有結果。

在十七世紀時，印度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附屬國。但是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已有足夠力量，可以盤踞住沿岸一帶，可以在頗大程度內截斷印度與亞洲各國和非洲的海上貿易，可以奪去印度人從這種貿易和航運所可獲得的利潤，可以無法無天地劫奪海上的印度船舶，擄去沿岸居民，把他們變賣為奴。可怕的殖民奴役危險已臨在印度頭上了。

第二節 莫臥兒帝國

在十七世紀中葉，印度大部分都处在莫臥兒帝國的政權之下。莫臥兒帝國北面以喜馬拉雅山脈為界，西據阿富汗一隅（喀布尔，佩沙沃），東則達到阿薩密邊境。這個國家的南方邊境是不固定的。莫臥兒帝國還曾向德干高原和半島南部繼續擴展。

印度居民（印度人）依其宗教特征分為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教徒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斯蘭教徒。

莫臥兒大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從土地上征稅就是他的收入基礎。但是作為皇帝私領而為君主本人所直接占有的耕地只約

占全部土地的八分之一。私領的收入都用以維持皇帝軍隊和皇宮。其余土地，則大部分作为采邑，賜与封建貴族。这种采邑是軍人封土，在供職期間才可頒賜，通例不能世襲。

从形式上講，被賦予这些采邑的封臣，只拥有从其所受土地上征稅的权利；事实上，他对于他治下的農民却獲得了虽系暫時而实無限的权力，可以任意給他們派役勒捐，归自己享用。虽然如此，而稅收机关仍归國王節制。这种稅收机关的統一正是莫臥兒帝國相對的中央集权的重要基礎。莫臥兒时代印度的采邑通常是具有几万農民的遼闊領土。整个莫臥兒印度都分配于为数無几的集團之間，成为几千个大采邑。每一个封臣都应当依其所受品級和符合于这个品級的賜田，用其采邑的收入，去雇傭和贍養騎兵隊，以为莫臥兒大帝服务。

封臣本人就是这种雇傭騎兵隊的長官。他一奉到大帝的召喚，就得率領軍士出去征伐。一个軍士和其馬匹的每年給养估計約化二百个盧比。采邑范围的大小和其收益的多寡也都依此確定。例如养有五千名騎士的封臣可以領到年產一百万盧比的土地，养有一千名騎士的封臣可以領到年產二十万盧比的土地，余依此类推。國王政府虽然采用了种种監督办法，而这些封臣終不會蓄养够規定的战士名額，而是把其人数大大減少，中飽了指定作為軍餉的一部分資金。

莫臥兒朝的当权首腦大半原信奉伊斯蘭教。这些首腦大部分原是中亞細亞和阿富汗來的征服者的后裔，不过因为久已習于印度本土的生活，所以成为印度的当权首腦了。莫臥兒王朝封臣中只有很少数是信奉印度教的，这些人多半出身于刺若普丹那。所以莫臥兒的君主們就对于刺若普丹那的小王公們(罗闈)厚賜以官爵土地，把他們轉變成为“御座的支柱和宝飾”——而用刺若普丹

那的騎兵作为王軍中的突擊隊。

采邑是印度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但是除此而外，还有他种形式，虽然它們的比重小了許多。就如在莫臥兒帝國中，除統治階級伊斯蘭教貴族外，还保存着信奉印度教的封建主。自然他們是处于从屬地位，而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

前已提及刺若普丹那的王公們（罗闈）。除了他們以外，还有印度其他土邦王朝繼續存在于帝國边区，或难以攀登的山区。这些印度封建主們都被認為是莫臥兒大帝的藩臣，都向大帝進貢，不过在其內政方面却享有事實上的独立，并以世襲权利保有土地，而且免納租稅。

在印度某些省区，如在馬拉特人的摩呵刺佗國土內，拥有大地產的伊斯蘭教封臣構成了封建階梯的上層，而其下層則由印度教的中下封建主所組成。但是这种秩序在印度是个例外，不是常規。

相当大的土地面積仍然留在印度教寺院的掌握之中。至于伊斯蘭教的阿訇，則享有賜与他們的世襲土地上的收入，这种土地在印度称为“苏尤尔格”，即世及田。

世及田或是賞賜于道行高超的聖徒个人，或是布施于清真寺和伊斯蘭教机关。个人的世及田可以由父傳子，享有免稅权，不过通常是中小型的封建領地，而絕不能与巨大采邑，即封臣領地相提並論。

莫臥兒帝國從來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專制國家，而始終是一个封建独裁國家。在封建階級的行列中，國王政权与大封建主之間進行着时而公开，时而隱蔽的經常斗争，因为这些大封建主是力圖把他們的采邑領地轉变为世襲的独立地產的。甚至在莫臥兒帝國的隆盛时期，封建主們企圖分立的暴动和各封臣之間的武裝冲突也從來沒有完全停止过。

莫臥兒朝的軍隊，基本上是由重騎兵隊組成，是由各个封臣的雇傭隊伍拼湊而成的烏合之眾。人們很不重視步兵。莫臥兒朝也有炮兵，不過當炮兵的多半是外國炮手——土耳其人和歐洲人。大部分兵士是阿富汗人和刺若普丹那人。莫臥兒朝的軍隊有三分之二是由他們組成。阿富汗人因系同一部落而可以團結一致，刺若普丹那人因屬同一种姓而可以戮力同心。同時，刺若普丹那人和阿富汗人却都是漫無軍紀，每愛一鼓作氣，策馬猛攻，以求速戰速決。莫臥兒帝國的軍隊是笨重不靈，行動遲緩的。在行軍時，它被大量輜重拖累不前；無數僕役、御夫、工匠、舞女和隨軍糧商，都伴着軍隊蜂擁前進。隨軍人數超過戰士人數一倍乃至兩倍。軍隊營地因有幾個市場，工匠攤子和帶着公事房隨王出征的高官的多數帳幕，真像一座城市。

商業和高利貸業主要是掌握在代代以此為業的信奉印度教的各種姓首腦手里。當時人們公認，印度教商人和高利貸者，論手腕，論機智，論熟習行情，都可以與其英國或荷蘭對手并駕齊驅。伊斯蘭教商人也是這樣。但是伊斯蘭教商人就其人數而論，就其財富而論，都遠不及印度教商人和高利貸者。可是在印度的海上貿易方面，伊斯蘭教徒却是首屈一指，但是也正因為這樣，自環繞非洲的海路被人發現，而且印度洋的貿易被歐洲人所奪取以後，伊斯蘭教徒比印度教徒損失更重。印度教分子在莫臥兒帝國的稅收官署中也是同樣有勢力的。

在稅務署的檔案中還保存着納稅田的詳細地籍冊——注明地畝面積、土壤性質、作物特徵和賦稅多少。農民在田地上所培植的每一棵桑樹和可以提高土壤收成的每一口井，都登記在冊上。計算、丈量、註冊等項複雜事務，主要是由信奉印度教、屬於高級種姓（卡斯特）的司書和書吏來主持。

第三節 印度的社會經濟變化

在中世紀末期的印度封建社會內，顯示出了重要的經濟變化。這些變化隨後就反映在階級鬥爭的特質上，反映在社會思想的發展上，反映在印度各族將來民族共同體的某些前提的形成上。

交易和市場關係的發展是主要的變化，它們也充分廣泛地席捲了農業範圍。在印度，笨重貨物（食鹽、谷物）的運輸是由特殊的種姓來經營的。他們的龐大輜重隊往往計有一萬五至兩萬的牛車，由一個角落至一個角落在全國各地緩緩前進，絡繹不絕。但是國內貿易的主要動脈乃是印度的通航河道——恒河和印度河。在原始運輸方法和國內關卡林立的重重困難之下，畢竟還有輸出一定種類的農產品的許多地區。例如孟加拉的蔗糖就沿恒河而上輸往印度斯坦，又沿海而下輸往科羅曼德海岸地區。古乍刺和阿格拉則出產藍靛。比哈尔的小麥沿着恒河供給阿格拉（逆流而上）和孟加拉（順河而下）；德干高原、馬耳瓦和刺若普丹那的谷物運往古乍刺市場上；佩沙沃的大米則出售于德里和阿格拉。同時，印度許多地區却不能以本地產糧供其全部需要，因而就不得不輸入糧食，加以補充。屬於這個類型的，一方面有德里和阿格拉，即莫臥兒帝國的首都地區；在這個地區，宮廷和軍隊的寄生性的消費是特別顯著的；另一方面，又有包括若干港埠（如蘇拉特等）和具有發達的商業、手工業的富饒的古乍刺沿海地區。

這樣一來，在市場發達的影響之下，就出現了印度農業專門化的明確特徵。這一點也反映在莫臥兒朝的賦稅制度上；就如它曾把商品作物的田賦率規定為食糧作物田賦的一倍半和兩倍（如果把小麥稅定為一〇〇，則棉花當征收一五〇，甘蔗當征收二一三，藍靛當征收二五四）。

同时，作为經濟中心的城市的意义也提高了；城市中商業、手工業人口顯著增加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交易頻繁了；它們的分工也顯著進步了。城市商品生產的發達致使手工業群众廣泛遭受了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奴役，并使初期的私人手工業工場發生起來，例如在造船業方面[⊖]。

印度的城市和鄉村走向社會分工的大路上，只有農村公社还是一个重大障碍。印度農村公社的特点使它具有很大的內部穩定性，这些特点起于兩種情況。在印度公社中，曾存在有完全与市場無关而形成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傳統分工。在每个公社中，都有各有关种姓（卡斯特）的分子，代代从事于固定的职业，并供应公社成員以全部簡單消費品。这些農村手工业者是用定貨人的材料來工作的，并不按件計酬，只取特定的一分实物，这分实物在公社農民的收成中占着一定分額，不过为数不大。在有些情况下，除此而外，还把一小塊園地給与手工业者，而豁免其任何捐稅。这样一來，每一个印度公社就好像是一个自給自足很少仰賴外界的經濟機構。它所以經歷千年，穩定不变，首要原因就在于此。这种現象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印度公社中还有着种姓差別，并保留着奴隶制的殘余。照例，公社上層分子（長老、司書等）和全权公社成員比公社手工业者和僕役屬於較高級的种姓。后边这些人处于半奴隶、半農奴的身份，屬於所謂“不可接触者”的种姓，处在种姓等級制度的最下一層。与他們接触、被人認為是一种“玷污”，他們不能占有土地，不得飲用農村井水，他們的可憐茅舍也搭在鄉村四郊。“不可接触者”在种姓制度中的低賤地位，正是他們所受超經濟強制的重要工具。他們在形式上虽然仍是公社的“僕役”，可是事實

[⊖] 印度原先只有王家作坊（迦尔哈那），它們不是为市場工作，而是为供应宮廷和軍隊的。

上是以半奴隸、半農奴身份，受農村上層分子剝削的。可見農村公社对于“不可接觸者”（他們在現代印度約有五千万至六千万人）就成为保存他們的卑賤無权地位而对之進行慘無人道的剝削的一種組織。因剝削“不可接觸者”而最占便宜的農村上層分子很关心于保持这个制度，这就是印度農村公社所以穩定不变的第二个原因。“不可接觸者”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馬拉那里族的國土（吉刺拉），太米尔人的國土（太米尔納德），西孟加拉，闍牟那河与恒河間的兩河流域和馬拉特人的國土摩呵刺佗。

虽然如此，而印度農村公社的自給自足性質在中世紀末叶已有几分破坏了。为市場進行生產的手工業和副業在農村發展起來了。紡紗業和織布業特別是这种情形。在孟加拉、在古乍刺、在旁遮普的一部分，在科罗曼德海岸和馬拉巴尔海岸的較少地区，不是数万，而是数十万農家在从事于出口棉織品的生產了。这些棉織品輸往南洋各國（印度尼西亞、菲律宾）、非洲东南岸、近东、俄國和西欧。許多農村手工業者，已不僅为自己公社中的農民生產，而也开始为市場工作了。所有这一切都擴大了公社中的不平等現象。農村上層分子通常就是办事人員（長老、助理、司書等），他們职司攢派賦稅并参加对農民進行封建的和高利貸的剝削。当交易和貨幣侵入印度農村以后，首先發財致富的就是這些人們。借着这些農村豪富的協助，城市的包收客人和經銷商人就奴役了農村的織工和蔗糖生產人及藍靛生產人。

農村上層分子力圖侵占公社土地，把它轉变为私有地產。在印度的土地关系方面，私有制的因素已經成熟了。上述的印度經濟中的变化，原是与簡單的商品經濟的發展联系着的，那种發展過程到了最后畢竟使印度發生了資本主义的关系。

但是印度只是剛剛踏上这条道路，这种新生產关系的萌芽还

是極其薄弱的。但是它是有着發展前途的。印度經濟中这些变化正反映在十七世紀下半期表現為印度階級斗争和社會思想的那些新現象中。在這一方面，農民反封建斗争和城市商人、小手工業者反封建發動的開始攜手，是最為重要的。許多次教派運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世紀時所謂敬信派（跋克謫）的那種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代表們早已是那些運動的先驅人物，但是這些教派信徒們遠走在他們的宗師前面了。他們已由消極的溫和抗議，轉到公開的暴力斗争上去了。

他們不滿足於“人在神前平等”這個觀念，因而宣言必需在塵世上建立起人人平等的關係來。他們大膽地斬絕了正統印度教，推翻了種姓制度，挺身而起，作了备受壓迫的人民大眾的導師和領袖。

這樣一來，教派運動就成了人民願望在思想上的體現，因而在印度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反封建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這個暴風雨時代的另一個同樣典型的特徵，就是在當時印度的先進各族方面，他們將來民族共同體的一些因素，如文學、語言和文化，已經進一步形成了。印度的文化愈來愈清楚地獲得了具有特質的地方性，即獲得了印度各个部族（如孟加拉人、馬拉特人、加那爾人、德魯古人）所固有的特性。

擺脫那給印度教祭司們確保書本教育壟斷權的死梵文、把重要文献和印度教聖書翻譯為近代印度口語——這些都是中世紀末葉印度史上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在十七世紀時，印度某些部族的剛開始的解放斗争過程，就帶有爭取形成獨立國家、爭取政治統一的反莫臥兒朝的武裝起義性質。

馬拉特人反莫臥兒帝國的斗争就帶有這種性質。

第四節 印度經濟的衰落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十七世紀下半期的人民運動是在印度經濟深刻衰落的條件之下發生的，這種衰落是繼一世紀前，即十六世紀之末的某些高潮而來的。在十六世紀時，印度大部分已隸屬於莫臥兒君主的政權之下。這種統一並不穩固。可是繼印度斯坦爭戰不休的各國之後，強大的莫臥兒帝國的形成，畢竟減少了封建內亂，建立了國內相對穩定的局面，因而便利了貿易、交換和市場的發展。這個過程是在封建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進行的，因而顯然是具有內部的矛盾性質的。

交換和貿易的發展，貨幣和高利貸者勢力的增長，恰好引起了封建剝削的加強，並使這種剝削與高利貸者的盤剥錯綜結合起來。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封建剝削的重擔已達到那樣大的程度，以致使它竟然成為數百萬農民破產、生產力破壞和農業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這樣一來，在印度伴着單純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業工場的萌芽，商業高利貸資本也對這個封建社會無孔不入，而把它蚕食以盡了。因此，生產條件就每況愈下了，但是它的封建性質却完全沒有變更。馬克思曾經指示說：“高利貸業並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如寄生蟲一樣把它吸住，使它陷于悲慘境地。高利貸業吸取它的脂膏，使之枯竭以盡，並迫使再生產在愈來愈可憐的條件下進行。”[⊖]

無怪乎農民要拋棄田園了。一部分農民逃到封建剝削沒有那樣加劇的印度王公領地內，以求自救。另一部分農民則淪為赤貧，借乞討搶劫為生，或出去當雇傭兵，成為“有前程的人”，即“烏密德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七四頁。

瓦尔”；在那个混乱时代，印度已出現了不少的雇佣队伍，这些雇佣队伍是可以为了些小报酬，情願为这些部队的任何長官賣掉性命的。后来，英國人和法國人就从这些抛井离鄉、貧無可依的農民成分中，招募來整团、整軍的印度雇佣士兵。但是農民中間也有不甘心听憑命运擺布的人。許多次土地革命和農民風潮的參加者和反莫臥兒統治、反封建压迫的勇敢战士，就出身于这些人們。

第五節 軍人采邑制度的危机

高利貸者和金錢勢力不但使農民破產，也使封建貴族破產了。曾在奧侖澤布大帝宮內大臣下作医官的一个聪明能干、眼光銳利的觀察家貝爾涅就已看出这一点來。貝爾涅論及这些貴族时这样寫道：“他們縱有大宗進款，可是我所見的很少富厚有余之家，多為窮蹙欠債之戶。使他們破產的并不是食用的开支，他們的食用是比較儉朴和克己的。可是他們各人逢年过節，都要依其职位大小，收入多寡，給莫臥兒大帝贈送珍貴礼品，以致所費很多，傾家蕩產。还有使他們破產的是贍养嬪妃、僕役、駱駝、大象，最后还有大批良馬的那宗龐大花費……”

与俄國或西欧封建土地占有者不同，印度封建主并不經營領主經濟，并沒有世襲領地，也不享有劳役租制的劳动。封臣們一般住在城內，他們的進款的主要項目乃是貨幣地租——賦稅。他們的开支的主要項目也以貨幣支付。他們用自己从領地上征收來的貨幣地租來支付雇佣軍隊的士卒。他們需要貨幣以維持豪華生活，对大批僕役、馬夫、鷹师、舞女以及其他僕从支付报酬。饋送硬幣黃金，進貢奇珍宝石，才能博得大帝欢心，而采邑的頒賜或撤消都是以大帝的好惡为轉移的。这些礼物的价值以几百万盧比計。

饋贈礼物实际上轉變成賣官鬻爵的制度。貝涅尔指出說：“如

此饋贈大批礼物与購買官爵，簡直沒有分別。”他接着又說：“在戰爭时期，甚至还在平时，各省总督官职都是以巨額金錢購買的。我們在到处所觀察到的那种經濟破產的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買下官职的总督們都在力圖火速撈回他們出上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年利所借到的那宗款項。”

伊斯蘭教大封建主为了購買官爵向高利貸者举債，是數見不鮮的事情。宮內史官曾就奧侖澤布統治的最后几年記述道：“采邑到了下一年很少留在旧日所有入手里。封臣往往向包稅人借到大宗垫款，然后把他派往采邑。包稅人达到地点后，深恐其他高利貸者借給封臣以更大借款，以便把他取而代之，因而便毫無顧忌地在收租时使尽一切暴力、任意搜括。”

獵取官爵的人們，往往出大利息向商人和高利貸者借到購買官爵的款項。莫臥兒政府經常感到現金缺乏，并且担心各地封臣的独立起义。因此，在奧侖澤布統治时期，印度封臣們往往天南地北、調動頻繁，政府故意在全國各地，給他們頒田撥土，使之犬牙交錯。

官爵買賣的到处風行，貴族对商人和高利貸者的負債累累，乃是軍人采邑制度危机的表面特征。但是这种危机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深处，而致病之因乃在于封建剥削的繁重破坏了農民的經濟，隨着農業的衰落，封建主的收入也急剧地減少了。不能再行周轉的整个貴族階層都破產了。最善于隨風轉舵、臨机应变的人們是殘存下來了，那些人是善于以厚顏無耻的投机倒把、經營商業、放高利貸、使其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錦上添花的。当权的首腦們都愈來愈以商業利潤和高利貸業的贏余來补充其用封建剥削方法从農民身上所搜括來的進款了。

封建主愈有勢力、愈為强大，則他在这一方面更有許多机会。

莫臥兒大帝本人不但是全國土地的最高所有人，也還扮演着全國最大商人的角色。

在十七世紀初年，闍罕吉爾大帝壟斷了寶石貿易，先把寶石價格減少三分之二，隨後又把它几乎抬高到兩倍。母后極其熱烈地參加了寶石貿易，並派遣她的傀儡把她的貨物運到阿拉伯。曾為沙·闍罕的愛妃並在身後被沙·闍罕建了泰杰陵以志旧好的曼塔茲·馬哈麗對於刺繡和絲織品曾經大做投機買賣。同時她也貪賂使賄，包庇英國商人。沙·闍罕的皇太子舒闍專門從事於棉織品的批發買賣。奧侖澤布的父親，沙·闍罕本人的貿易興趣更是多方面的。英國的一個目擊者曾經這樣傳言說：“他曾買賣布匹、藍靛、硝石、寶石，把這些貨物發到伊斯法罕和巴斯拉，並從那裡販回馬來。”他從英國人手裏買到毛織品和玻璃品。做生意的不僅大帝一人，還有他的左右近臣。法國旅行家搭維爾尼埃曾經傳報說：“莫臥兒貴族們投資在商業上。他們把貨船駛到奧爾牟茲、巴斯拉，甚至駛往緬甸、暹羅和菲律賓。”

第六節 沙·闍罕諸子爭奪王位的戰爭（一六五八年）

沙·闍罕諸子還在他們父王在世的時候，就開始了爭奪王位的內戰。覬覦王位的首要人物是曾被指定為王位繼承人的沙·闍罕的愛子、即皇子噠喇·舒哥和德干總督，皇子奧侖澤布。這場內戰並非兩個人的衝突，而是兩個有勢力的封建集團的衝突。這場鬥爭的結局在相當程度內決定了莫臥兒上層分子整個半世紀中的對內政策以及其對外政策。

噠喇·舒哥得到印度教徒、祭司、官僚、富商等剝削階層的同情。他的直接的軍事支柱，則是莫臥兒軍隊中的刺若普丹那士卒。噠喇·舒哥公開庇護博學婆羅門，提倡把印度教聖書翻譯為吧爾西語，並自稱是他的有名曾祖父阿愷白的事業及其寬容異教政策的繼承人。噠喇·舒哥全不反對侵略戰爭。他認為莫臥兒帝國必須在西北方面開疆辟土，而侵入波斯、阿富汗和中亞細亞方面。這個擴張方向顯然符合於印度教大富商的利益，這些商人與印度對

这些國土間的獲利优厚的轉運隊商貿易，并与位于这些國土中的印度教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多数公社，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但是皇子噠喇·舒哥所鼓吹的这个政策在被現實考驗之下終于破產了。莫臥兒朝曾有三次（一六四九、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企圖从波斯人手里夺取坎达哈，不过这些企圖不但使印度損失了許多人和一億五千万以上的盧比，而且还得到可耻退却的結果。对巴尔赫的戰爭（一六四七年）也同样失敗了。行將穿过兴都庫什山脉的莫臥兒朝軍隊也遇到烏茲別克人的拚命抵抗，而可耻地被击退了。

刺若普丹那的王公們是情願为皇子噠喇赴湯蹈火的。但是他在伊斯蘭教封臣里边只有少数的拥护人。在軍人采邑制度遭受危機的情形下，占統治地位的伊斯蘭教貴族完全不想把他們那迅速減退的收入讓給印度教徒封建主們，那怕是一部分。恰恰相反，這些貴族所处心積慮的正是要擴大他們的地產和收入，竟不惜掠夺印度教徒中的剝削階層。皇子奧侖澤布起而表达了这种心情。他用拥护伊斯蘭教正統而与無信仰的卡菲尔人印度教徒斗争的宗教外衣，掩护住他那保护統治封建上層利益的政策。奧侖澤布曾裝作聖徒、苦行者，深夜抄可蘭經，曾召集了伊斯蘭教阿訇，以壯声勢，实則这个冷酷無情、意志坚决的政治家，完全不是狂信宗教而永远是深謀遠慮的。在外擴張的方向問題方面，奧侖澤布也与噠喇背道而馳。德干高原和半島南部是还可以为莫臥兒朝貴族略取廣大采邑的印度唯一地区。因此，奧侖澤布就挺身而起，热烈拥护徹底征服德干高原的比乍普尔和戈耳貢达兩個蘇丹國家。

沙·闍罕时时在遏止噠喇·舒哥和奧侖澤布之間一触即發的斗争。但是大帝的重病使这种斗争趁机爆發了。在达尔馬特和沙贊伽爾先后兩次決定性战役中，噠喇·舒哥徹底被击潰了。伊斯

蘭教的封臣們几乎都轉到他的敵人方面，而不成行列的刺若普丹那騎兵的慷慨捐軀、奮不顧身畢竟抵擋不住奧侖澤布所擁有的火力猛強的大炮。現代印度歷史家薩爾卡尔關於這些事件寫道：“本質上，這是火藥與刀劍的鬥爭，而且是大炮戰勝騎兵了。”噠喇仍然在旁遮普企圖進行抵抗，但是也失敗了。他在逃走的時候被叛徒交出來，落在奧侖澤布手里，遭了殺害。他的其余兄弟們和男性親屬，也遭了同樣命運。奧侖澤布把他父親囚禁在阿格拉堡壘中，一直等他死在那裡。就在一六五八那一年，奧侖澤布作了大帝，起了阿蘭吉爾名號，意為“世界主宰”。

第七節 奧侖澤布的對內政策（一六五八——一七〇七年）

莫臥兒朝最後一個杰出君主奧侖澤布是作為伊斯蘭教大封建主的代表人物攫取了政權的。他的全部五十年統治期間都貢獻在保存莫臥兒帝國、使之作為這個人數稀少的封建階層的統治工具的那種無望鬥爭上面。奧侖澤布首先企圖把封臣們從他們對商業、高利貸資本所負的沉重債務中解救出來。由於債主們幾乎完全是印度教徒，而負債者則是伊斯蘭教徒，所以政府這種取消貴族債務的措施是賦有一種宗教動機，而帶有迫害印度教徒的性質的。不久以後，大帝跟着又發布了一道打擊印度教商人的敕令（一六六五年）。給印度教徒商人所規定的內地關卡稅率（值百抽五），高過了為伊斯蘭教徒所規定的（百分之二·五）。

過了兩年以後（一六六七年），伊斯蘭教商人們就被完全豁免了繳納這種關稅。但是這些措施並不會充裕國庫，而主要的是，並不會阻止住伊斯蘭教貴族的進一步破產。於是奧侖澤布就決心沒收印度教寺院的大批財富，同時並把他們的土地轉變為分封新采邑的土地。他在這樣剝奪了印度教僧侶封建主的財產和土地以後，

还假仁假义地借口說这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的天职，以便文飾狡辯。奧侖澤布在一六六九年所下的敕令中曾訓令“拆毀不信真主者的全部外道學校和外道庙宇。”事实上，只有可以揩点油水出來的著名大寺(如苏摩那悌寺，貝拿勒斯的毗舍婆那悌寺)才遭了破坏。同时，凡婆罗門依权所享有的王家賜与的世及田也都被剥夺了。一六七九年时，奧侖澤布又恢复了阿愷白当时所已廢除了的对外教的印度教徒所課征的人头稅，即所謂吉澤。这条法令的主要的經濟意义在于，它事实上把印度教農民的沉重賦課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在莫臥兒帝國的全部農村人口中竟約占着百分之八十。

还在早先时候，奧侖澤布就曾下令(一六七一年)，把大部分印度教官吏驅逐出國家衙署和稅收机关以外。最后，印度教徒又被禁止穿着絲綢、騎天方馬、乘大象和坐肩輿了。只有王公們才被恩許例外騎乘。莫臥兒朝当局方面在厉行这些措施时不是蛮橫勒索，就是干脆搶夺，他們簡直無法無天，予取予求，在任意侵吞强夺印度教徒、首先是殷实印度教徒的資產。

奧侖澤布为了求謀伊斯蘭教大封建主的利益，并企圖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他的反印度教徒的措施就不但追求着經濟的目的，而且也在追求着政治的目的。原來以致命危險威脅伊斯蘭教封建主当权首腦的壟斷統治地位的，是農民起义、民族运动和教派活動，他們都是想打击莫臥兒朝所加于自己的忍無可忍的压迫的。在这些發动和起义中，不言而喻，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印度教徒，因为他們正構成劳动人民中压倒一切的大多数。因此，在莫臥兒君主們看來，印度教徒中的剥削上層分子正是印度教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天然首領和導师。奧侖澤布所以把印度教徒驅逐于官職以外，所以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土地，所以使印度教商賈和伊斯蘭教商賈处于不平等地位，顯然是在企圖貶低印度教徒的剥削上層分

子的地位，希望借此使他更容易鎮压人民。

奧侖澤布反印度教徒措施在經濟上所表現的結果，就是印度人民經濟的進一步衰落。它們的政治后果則更其危險。奧侖澤布公開地使莫臥兒帝國、使伊斯蘭教大封建主階層與印度基本居民群众对立起來了。他由于对印度教僧侶、王公、官僚、商人和高利貸者采取了高压手段，所以就把印度教徒的剝削階層轉變為自己的敌人，而激使他們踏上了反莫臥兒朝的斗争道路。

他燃起了宗教仇恨的烈焰，并且使印度教的僧侶和王公們有可能在反伊斯蘭教徒聖戰的口号之下向“自己的”人民呼吁。最后，他又使莫臥兒帝國的國家机关失掉了聪明懂事的印度教官吏，而离了这般人，稅务行政是無法維持的。

第八節 反對莫臥兒帝國的起義

反莫臥兒國家的風起云涌的歷次起義，就其階級成分、性質和目的而論，并不都是一样的。德干高原西北部的馬拉特人起义（始于一六三六年。譯者按：应作始于一六五六年），蘇里曼山脈南北兩側的阿富汗人起义（一六六六——一六七八年），都是旨在反抗外來的莫臥兒朝統治，并且成为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或則是還沒有已發展的封建制度（馬拉特人），或則是剛開始了封建化的过程（阿富汗人）。这些次起义的目的是在於擺脫莫臥兒帝國，而組成自己的國家。在这几次起义中都有人民廣泛參加，但是領導權則屬於“自己的”封建主（如在馬拉特人方面）和部落上層分子（如在阿富汗人方面）。奧侖澤布利用了阿富汗各部落的四分五裂，把起义鎮压下去，并把起义首領哈達克族的胡什哈尔汗監禁起來。至于馬拉特人的起义，則莫臥兒朝沒有能把它鎮压下去，而且他們的首領西瓦杰（一六二七——一六八〇年）在一六七四年隆

重地登上摩呵刺佗獨立國的王位。在一六七九年所開始的刺若普丹那王公們的起義，則是想恢復那已分裂為多數戰爭不休的小土邦的刺若普丹那的獨立的一種企圖。這些次起義雖然七零八落，但是却也牽制住莫臥兒朝的兵力，而主要的是剝奪了構成阿愷白騎兵突擊隊的刺若普丹那士卒。旁遮普的塞克教徒起義，和德里一摩突羅（按即孔雀城）地區的闍底人起義，則帶有另一種性質。塞克教徒和闍底人的發動乃是農民反封建鬥爭的兩種不同形式。

原始的塞克教（塞克照字面講，意為弟子）發生於十六世紀之初，是印度教的一個教派，代表了印度城市中商人高利貸者豪富階層的反封建的意向。最初的塞克教徒大部分都是由印度西北部刹帝利即高利貸者種姓出身之人。這個教派的創始人和塞克教徒的第一個瞿羅（祖師）那那克（一四六九——一五三八年），也是由刹帝利出身的。他是商人的兒子，本人也在拉合爾，即旁遮普的首府，經營過糧食買賣。城市反封建主的這種運動帶有內部矛盾性質，這就表現在初期塞克教徒的思想和活動中。一方面，殷實市民享受不到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極端受着封建淫威的苦楚；另一方面，他們又因為是包稅人，壟斷商，最後又是高利貸者，所以他們本人也就參加了對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封建剝削。在這些條件下，初期塞克教徒的思想是把對封建制度的反抗，和向封建制度妥協的號召，摻雜在一起的。塞克教徒一方面宣布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摒棄了等級一種姓的特權，暴露了伊斯蘭教僧侶和印度教祭司的貪得無饜，而另一方面，却又接受了諸行無常（即摩耶）和靈魂轉世的教義，而這種教義乃是在思想上對等級種姓制度所作的一種詐贊。那那克和塞克教徒的其他瞿羅們都宣傳逆來順受，俯首歸順莫臥兒大帝的政權。瞿羅們甚至開始鼓動教派的活動，而把誘致印度教徒靠攏伊斯蘭教徒規定為教派的任務之一。塞克教

徒的世襲瞿罗們獲得了大批欽賜土地，自己也轉變為特殊的教會封建主。他們被人尊奉為神靈化身，對於每個教徒的肉體和靈魂都享有無限威權，並對塞克教徒們課以現金年稅。被富麗堂皇的教派寺院所裝飾的阿姆利則城作了瞿羅的首都。由於塞克教的瞿羅們不僅篡奪了教權，並且也篡奪了政權，才使得他們與德里大帝初次發生了衝突。不過這並不是促使這個教派從事反封建的武裝鬥爭的一個原因。從十七世紀下半期起，成千上萬備受壓迫的手工業者和農民涌入了塞克教徒的行列中。這些人們大部分屬於闍底人，即印度西北部的基本的農民種姓。由於幾度分裂的結果，這個教派就清除出去和平而不抵抗的商人、高利貸階層。而在第十世瞿羅戈文·辛格時代（一六七五——一七〇八年），塞克教就成了旁遮普農民起義的旗幟和組織形式了。戈文·辛格徹底同印度教斷絕了關係，並且實行了一系列民主性的改革。他放棄了瞿羅的無限政權，而把它轉交給塞克教徒公社（哈耳薩），要求在塞克教徒內部完全廢除種姓區分，並號召他們為了略取塞克教徒將來據以統治世界的“真正王國”，對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封建主們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嚴峻的懲罰加在了教徒頭上。一七〇五年，莫臥兒的軍隊攻取了塞克教徒的堡壘，即阿難達浦兒要塞，並把保衛城堡的人都殲滅了。戈文·辛格藏身在旁遮普境外。戈文·辛格在其死前不久，即在一七〇八年（他是被派來的刺客謀殺了的），曾指定農民班達為其繼承人，並命令他掀起塞克教徒的新的起義。

阿格拉——德里首都區域的闍底人的起義，從一六六九年開始以後，旋息旋起，沒有多大間斷（一六七一——一六七二年一次，一六八六——一六九一年一次，一七〇五年一次）。一六七一年至一六七二年的起義是最大的一次起義，那一次闍底人推進到了德里，使莫臥兒宮廷大感震恐，但是在首都城牆下面終於被擊潰

了。闍底人处在力圖爬上封建主地位的自己長老的領導之下，即处在農村公社上層分子首腦的領導之下。这个种姓因为把闍底人同其剥削上層分子結合起來，所以就使闍底人与其余農民階級互相分开，并把闍底人本身分裂为几个次級种姓。農民运动所采取的这种落后形式是与闍底人農村公社的穩定不变分不开的，是和它的經濟的閉关自守分不开的，是和它內部農業和手工業的世襲种姓分工分不开的，最后又是和它內部奴隸制殘余的存在分不开的，而且是和以公社为特种集体奴主的那种奴隸制形式殘余的存在分不开的。但是起义者畢竟把封建主和收稅人从許多縣份中驅逐出去，并在自己的鄉村構筑了防禦工事，把它們轉变为繼續發动的据点。毫無疑义，十七世紀末叶的人民起义，尤其是塞克教徒和闍底人的起义，終於使莫臥兒帝國遭受了再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

糜爛全國的莫臥兒的討伐軍，隨着这些起义和其他起义接踵而至。盜伙匪帮遍于全國。印度一切交通孔道再沒有安全可言了。由喀布尔至德里的皇帝驛遞要迟到三、四个月。

印度各地間的貿易急驟減少了，城市开始衰落了。歐洲各國的东印度公司关闭了他們在印度腹地所設的代理店，而把它們的貿易事業集中在沿海一帶。印度各省各区这种經濟上的隔絕過程，引起了交易的銳減、貨幣作用的低落，并促使莫臥兒帝國在政治上瓦解为許多独立的國家。

第九節 奧倫澤布侵略戰爭的失敗。

莫臥兒帝國崩潰的開始

奧倫澤布仍然在繼續企圖挽救莫臥兒國家和伊斯蘭教大封建主对印度的統治。一方面，他号召貴族和宮廷顯貴縮減其錢項开

支，摒弃舶來的奢侈品，过朴素的生活。大帝和其宫廷在这一方面都曾以身作則。奧侖澤布下令拆下德里皇宮大廳中的黃金鑲飾，解散了乐师和舞师，命令他的司書們腰間不系銀墨水瓶而换成銅的，并禁止顯宦們穿着綢緞絲絨的華服。但是这种可憐的努力絲毫不能起死回生，而只表示出行將崩潰而已。

奧侖澤布又企圖在侵略戰爭、即夺取印度南部新土地的途徑方面找尋出路，那是有較大意義的。

南印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把它征服之后，就可以擴大了供分賜采邑用的土地。同时，它之所以吸引來莫臥兒征服者，是由于它的沿海貿易，并由于它具有可以征收大批关税的富庶港埠。一六八一年时，奧侖澤布率領了二十万軍隊渡过拿尔巴达河，以便消滅德干高原伊斯蘭教諸苏丹國。

經過了十五个月圍攻之后，比乍普爾國的首都比乍普爾在一六八六年陷落了。过了一年（一六八七年），戈耳貢達也陷落了。于是直至訖利士那河畔的新的遼闊領土都并入莫臥兒帝國了。只有半島的最南端还留在勢衰力弱而又互相火并的印度王公政权之下。但是向南方擴張并不会產生了所期待的結果。在比乍普爾和戈耳貢達被滅以后，莫臥兒朝才知道自己棋逢对手，遇上了馬拉特人那样强大而可怕的敌人。对馬拉特人所進行的徒勞無功的斗争一直繼續到奧侖澤布統治的末日，并使德干高原遭受了巨大的浩劫。

在德干高原所進行的二十六年战争，使莫臥兒帝國瀕于滅亡之境。莫臥兒朝的軍事組織完全崩潰了。被召喚到奧侖澤布旗帜下的軍事封臣們或則完全拒絕兴师出征，或則只調派規定出兵名額的一小部分前去作战。奧侖澤布的軍隊因受了笨重輜重的拖累，又帶着数以万計的軍營隨从，所以实际上丧失了推進能力。例

如在一七〇〇年时，它的軍隊整整化了三十五天时光，才走了五十公里的路程。

莫臥兒朝的“大軍”由于被馬拉特人所襲击和進犯而与其印度斯坦的基地隔絕了，它所能补充的軍隊愈來愈少了，它的糧餉草秣日益感到不足了，它的士兵因飢餓和疾病而損失的比因馬拉特人的干戈所損失的还多了，因此，它就到了垂死掙扎地步了。但是奧侖澤布一息尚存，仍然在繼續推進这种毫無指望的斗争。這場斗争把莫臥兒帝國的府庫消耗一空，把德干地区变为一片荒漠，但是并沒有阻止住馬拉特人实力的增長。在一七〇〇年以后，許多莫臥兒省份已向馬拉特人納貢，而且馬拉特人的軍隊也有几度勝利地侵入了印度斯坦。同时，莫臥兒朝的总督和省長們也对于有名無实的莫臥兒大帝政权愈來愈無所顧忌了。無怪乎这个八十九歲高齡的奧侖澤布在弥留之际給其兒子阿宰姆的信中充滿了悲痛和悲觀：“我孤身而來，孑然而去。我不知道，我是誰，我做了些什么……，寶貴的生命不知道为什么一去不返了。我在塵世上的生命就將結束，已逝去的年華將不留痕迹。將來沒有希望了。我在各处所進行的战争都充滿了茫然失措，惶恐無已的情緒，正如忐忑不安、像水銀一样，行將踏上最后旅程的我本人一样。”

自从奧侖澤布在一七〇七年逝世以后，莫臥兒帝國也不再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整体而存在了。在十八世紀前二十余年中，莫臥兒帝國許多巨大省区的总督們(称为須跋达尔或擎瓦布)事实上已經成为独立的君主了——如敖德的薩阿達脫·阿里(从一七二三年起)，如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薩的摩尔希德·庫里汗(一七〇七——一七二七年)，如海德拉巴的尼柴姆·烏耳·摩耳克(从一七二三年起)。

刺若普丹那的諸土邦完全恢复了它們过去的独立。在德里

東北方，與莫臥兒大帝首都緊相鄰接的地方，由阿富汗出身的洛希拉人^①為自己劃分出一個完整的土邦來，並且成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強大勢力。以小西刺杰為首的稍靠南方的那個土邦，是由于闐底農民几度反莫臥兒政權的起義而興起的。馬拉特人成了可怕的力最。他們不滿足于在德干所取得的多次勝利，很快地就把他們的政權擴張到中印度，愈來愈深入到北方了。

第十節 馬拉特人的社會制度及其 反對莫臥兒帝國的起義

馬拉特人的封建制度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馬拉特人的小封建主是由公社中的執事人成長起來的，但是並沒有全脫離了公社。這些封建主與農民同屬於從事農業的恭毗種姓。

馬拉特人的社會差別沒有像印度其他各族那樣顯著。婦女參加田間一切工作，而不懂得閨閣生活；在剝削形式上，還打上了宗法社會的烙印。

馬拉特人的公社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馬爾克，包括了含有整個鄉村的大片農業區。公社中世襲的手工業者和執事人往往達到三十個人或者更多些。森林、牧地和荒野都歸公社社員集體利用，至于耕地則歸各個農民繼承占有（名為瓦丹）。

在公社中，享有全權的公社社員，即所謂瓦丹达尔^②或彌刺斯达尔^③，和僅憑佃戶權被允許耕耘公社土地的外來的烏不黎^④之間，存在着尖銳的差別。前一種人負荷着田賦和軍役的全部重擔，

① 意言山地之人。——譯者

② 繼承占有者。——譯者

③ 有遺產承繼權者。——譯者

④ 上等外鄉人。——譯者

但是他們却是繼承占有着公社的上好土地，對公社事務的決定有發言權，可以佩帶武器，并因自己享有這種權利，而盛氣凌人。

第二種人納稅較少，不服軍役，但是租了土地，必須向土地所有者交納地租。烏丕黎沒有永久的土地權，而是可以隨時被驅逐離開土地的。在馬拉特人的農村中，“不可接觸者”構成了社會上最下賤的階層。同時，在馬拉特人的公社中却分化出真正封建上層分子。馬拉特的公社長老（鉢底耳）和其助理（昭瞿拉），還有長老下面的司書（果耳卡尔尼），在公社中占着一個特權地位。鉢底耳不僅是鄉村的長老，他還是法官、警官以及稅收機關的下級首腦和負責及時收齊地租和其他捐稅的官員。倘遇稅款有征收不足的情形，鉢底耳就得以其全部財產對國家負責。鉢底耳的瓦丹，正和他的助理的瓦丹一樣，包括了公社土地的不少部分，即達到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六。這些瓦丹完全豁免繳納任何租稅，並且往往是借佃戶——外邦人和烏丕黎的勞動，以及“不可接觸者”的勞動來耕耘的。此外，鉢底耳、果耳卡尔尼和昭瞿拉還從農民身上，以及手工業者身上，為自己征收農產品稅和手工制品稅。農民和手工業者在一年之中還必須有幾天工夫為鉢底耳服徭役。鉢底耳的職位是與大批進款分不開的，而且他本人實際上也轉變為地道的封建主了。決定本地寺廟進款分配額數之權也屬於他，不過進款的大部分却都歸了僧侶。鉢底耳之職是世襲的，是由父親傳給長子的，但是鉢底耳能夠出賣他的瓦丹或其一部分。

提什謨怯在一縣範圍內所占的地位，正與鉢底耳在其公社中所占的地位一樣。各縣中這些世襲首長原先只管理着賦稅征收事宜，後來就轉變為封建主了，而且這些封建主還確實是比鉢底耳為最大而更有勢力的。他們已擁有設有防禦工事的城堡，而且他們的兵力，除了農民、彌刺斯达尔所組成的民兵以外，還包括有雖少

而却武装精良的親兵。提什謨怯們曾擁有廣闊的土地。

在十七世紀時，摩呵刺佗國會被莫臥兒帝國和比乍普爾蘇丹所瓜分了。後來，它就成了這兩國間連年不休的毀滅性戰爭的戰場——把馬拉巴沿海富裕港埠同印度斯坦及德干西部連系起來的極其重要的商賈軍事要道，是穿過馬拉特人的國土的。由於這樣歷次征服的結果，摩呵刺佗就分成了大的闍祇爾采邑，分配於外來的伊斯蘭教封建主之間；而這些人就開始攫取了地租和賦稅的大部分。但是這些外來者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徹底制服這個國土，並完全消滅了馬拉特人剝削上層分子所保存下來的中、小封建地產。但是馬拉特人的世俗封建主（提什謨怯和鉢底耳）和教會封建主（婆羅門）的土地和收入已是大量削減了，並且他們在莫臥兒和比乍普爾總督和封臣下面處於從屬的地位了。至於一般平民，則他們的情況又惡化了許多；他們處在外國封建主和本地封建主的雙重壓迫之下，而遭受著比乍普爾和莫臥兒交戰軍隊的破壞與搶劫。

但是在被伊斯蘭教封建主征服之前，馬拉特人已過著國家生活。交易的發展準備好馬拉特人進一步團結的基礎。印度教的宗教改革運動、有親屬關係的“跋克諦”、給了這種團結以新的推動。馬拉特人反莫臥兒和比乍普爾政權的全民鬥爭，又把他們的政治統一事業推進了一步。在十七世紀中葉，農民首先發動起來。正是這些彌刺斯达尔農民組成了難以追捕的游击队的基本核心，這些軍隊往往出人不意地襲擊莫臥兒的軍隊，隨後就隱藏在西高止山的難以攀登的羊腸小道上。僧侶們和許多馬拉特的封建主們都參加了人民起義而加以領導。

繪有迦里女神像的橙黃三角旗，是馬拉特人手里的旗幟，而他們的目標卻是要爭取自己的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在西瓦杰

(一六二七——一六八〇年)身上，馬拉特人找到了这个解放斗争的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第十一節 西瓦杰(一六二七——一六八〇年) 及其政策

西瓦杰出身于浦那附近的兴健·比刺德公社世襲鉢底耳氏族。他从他父親沙杰·旁士拉[⊖]那里，除了鉢底耳職位外，还繼承了沙杰·旁士拉因对摩呵刺佗伊斯蘭教統治者建立軍功而取得的大片地產。西瓦杰从幼年起就同四周的馬拉特封建主們進行過殘酷的斗争。他借着賄買和暴力大量擴充了自己的土地。在残酷的封建內鬥中，西瓦杰表現了勇敢絕倫，意志堅定，沉着應變，外交老練，不擇手段，達成目標的本領。

西瓦杰曾力圖把全部摩呵刺佗統一在自己的政權之下，並且从一六五七年起就領導了馬拉特人民反比乍普爾和莫臥兒的斗争。在一六五八年與比乍普爾戰爭期間，西瓦杰曾接到請他到比乍普爾司令官阿夫宰耳汗處進行談判的照會。當時偵探們向西瓦杰報道說，人們在醞釀背叛事件，而且阿夫宰耳汗打算在會晤時，不顧信義，把他害死。可是西瓦杰仍然不動聲色地前去赴會，親手刺殺了阿夫宰耳汗，隨後並對比乍普爾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馬拉特農民人山人海地參加了爭取國家獨立的斗争，這就使西瓦杰有可能創立在當時印度說來還系空前的軍事組織。西瓦杰不以傭兵制、而以征兵制作為他的軍隊補充的基礎。每個農村公社都要從彌刺斯达尔農民當中征調一定數量的兵士。在收割莊稼之後，他們就乘着自備戰馬，佩着自備武器，來到集合地點。只有

[⊖] 此處原文為 Caxy，一般都作 Shaji Bhonsle，西瓦杰的孫子才稱 Shahu。
——譯者

对自己的近衛兵，西瓦杰才动用國庫，供給他們以軍馬和武器。馬拉特人的行軍往往是在田間工作結束以後，这首先是由于他的軍隊是由農民組成。馬拉特人因为習于艰苦生活，不帶龐大輜重，洞悉地方形勢，深得居民同情，所以能够神出鬼沒，几乎永远是出人不意地出現在敌人面前。

他們那攜帶竹槍的輕騎兵，深入敌人的后方，進行游击战争。軍士的日常生活与其司令官很少差別；在休息時間，軍士官佐一律以馬鞍作为靠枕；小米稀粥就是他們的共同食品。

在一六七七年親身看到西瓦杰軍隊行軍的法蘭西的目击者們曾經这样描寫过它：“西瓦杰的軍營沒有任何排場，不被行李和妇女所累。整个軍營中只有兩個帳幕，而且还是用一層布做的；一个 是为西瓦杰本人用的，一个是供他的部僚用的。”同时，馬拉特人的軍隊却是一个有組織的力量，軍隊中保持着嚴格的軍紀，指揮官有嚴整的軍階，偵探有嚴密的布置。西瓦杰認定偵探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間諜密探，毫不吝惜報酬。民族成分的一致和为祖國而战的思想，就把西瓦杰的軍隊團結起來，而使它在战斗中具有一定 的團結性和穩定性。但是指揮官的职位几乎完全落在馬拉特的小封建主手里。西瓦杰用巧妙的外交手腕与反莫臥兒帝國和比乍普爾的軍事行动配合起來，利用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到了一六七四年时西瓦杰已解放了大部分馬拉特的土地，并在五万名婆羅門僧侶参加之下，隆重登極为摩呵刺佗的獨立國王。西瓦杰在对內政策方面，不能不重視武裝起來的馬拉特農民，这些農民是曾負起了反莫臥兒、反比乍普爾的全部斗争重擔的。

西瓦杰在驅除了伊斯蘭教封臣們、并解除了世襲縣長和區長（提什謨怯）的收稅权以后，就把这件工作交派給从國庫中領收薪

金的自己的官員們。同时又实行了地畝丈量，这也消除了征稅時的許多弊端。这些措施就能使地租由農民收成的百分之五〇——六〇(如在莫臥兒朝統治下那样)減到百分之三〇——四〇。

同时，國家的收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由于裁減了國庫与賦役農民之間中間經手的封建主數目而提高了。西瓦杰所以力圖樹立一个強固的政权，并在其后方停止封建內鬨，首先是由武裝斗争的需要所促成的，而同时这种企圖也得到了最受馬拉特封建主內戰蹂躪之苦的農民的支持。西瓦杰廢除了采邑頒賜制度，而对其文臣武將改用貨幣報酬。他革除了官職世襲制和包稅制。这样一來，西瓦杰就創立了相对強固的國家，而在政治上團結了馬拉特人民。这是印度歷史上的進步現象。“馬拉特人这样就成为被独立君主所統治着的一个民族了。”[⊖]

但是这样所形成的馬拉特人的政治上的統一，并沒有牢固的經濟基礎。摩呵刺佗國依然分化成了大体上保持孤立狀態和自給性質的許多公社。

第十二節 西瓦杰的侵略遠征

西瓦杰憑借其在当时印度最称优秀的軍隊，把对外搶劫的勾当，轉变为設計周到、組織詳備的計劃，而把由偵探工作起至嚴格的分贓規則止的一套办法都一一規定出來。莫臥兒朝的軍事弱点就在西瓦杰面前展开了一望無际的美景。

在西瓦杰时代，馬拉特軍隊曾有三次把西海岸最富庶的港口苏刺特劫掠一空，并有多次侵入南印度和卡尔那典克。这几次远征和侵襲贏得了大批鹵獲物。例如西瓦杰在一六六四年攻下苏刺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七頁。

特并把城市燒掉三分之二以后，曾經攫取到一千多万盧比的鹵獲物。居留这座城市的英國商人曾向倫敦報道說：“西瓦杰搶得太膩了，以至除了金銀寶石之外全都掉頭不顧了。”

由于劫奪印度整片地區和城市的結果，摩呵刺佗的貿易發展起來了，經濟也上升起來了。到了西瓦杰統治的末期，馬拉特封建主們就由直接的劫奪轉到較複雜的貢賦征收制度上了。西瓦杰的軍隊對各個城市，各個地區，以洗劫相威脅，借此給其居民勒派了達其每年稅收四分之一的貢賦。在按時繳納這種貢賦（名為差戶替）的條件下，對本地居民保證了免受馬拉特人的進一步襲擊。為了監督差戶替的征收，馬拉特人曾在當地留下自己的代表。這些人通常是婆羅門和精通稅收業務的加耶土替（司書種姓）。西瓦杰的侵略遠征就這樣奠定了使馬拉特封建主的統治擴展於印度鄰近各地區的基礎。在西瓦杰時代，馬拉特人曾占領了馬拉巴沿海一帶許多港口。從此他們就開始順利地從事於海上貿易和海上劫掠了。

第十三節 馬拉特人的封建內鬭（一六八〇——一七〇七年）。莫臥兒帝國的進一步瓦解

在十七世紀之末至十八世紀之初馬拉特人社會中所發生的主要社會過程就是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和軍人采邑制的形成。大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蓬勃增長也是西瓦杰死後所爆發並促使他所建立的國家瓦解的那種殘酷內戰的基礎。全國陷于十足的封建混亂狀態了。但是新的封建秩序畢竟從這種混亂局面中誕生了。西瓦杰所組織的軍隊潰散以後，零星的馬拉特武裝隊伍甚或匪党的大膽首領們，都因軍事劫掠腰纏累累，侵佔了摩呵刺佗本土，尤其是境外的大片土地，因而成了大封建主和藩邦王朝的奠基人。

这时，奥伦泽布在结束了征服比乍普尔和戈耳貢达的战争以后，就出动全部兵力去攻击马拉特人，并利用他们内部的纷争占领了摩呵刺佗的大部分。西瓦杰的嗣子和继位人罗阇（小王公）商部杰（一六八〇——一六八九年）被莫卧儿人俘虏了，并被处了磔刑。商部杰的年轻的儿子沙胡则被抢去，作了人质，并在德里宫廷教养起来。但是奥伦泽布也还没有能够摧毁了马拉特人的抵抗。

由奥伦泽布的死亡（一七〇七年）到纳底尔沙的凶残侵袭（一七三九年），中间的三十年间是莫卧儿帝国继续削弱和瓦解的时期。在奥伦泽布诸子进行了两年的内战以后，謨阿宰姆最后成了胜利者，并即了王位，号称巴哈突尔沙（一七〇七——一七一二年）。他用莫卧儿朝隆盛时代所蓄积下的珍宝残余分赐于伊斯兰教大封建主，并把国王私领（怯利萨）分封给他们作了采邑，因而暂时买得了他们的支持。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由于国王收入的不断减少和其政权的继续削弱，大封建主的地位就日益独立，他们的兵力也日益增强了。他们同马拉特人签订了一个类似休战协定的条约，让与他们在德干六省征收赋税的权利。在旁遮普掀起了大规模的塞克教徒起义，巴哈突尔沙在进军讨伐他们时阵亡了。他是莫卧儿帝国历史上不仅君临王位，并且是实操大权的最后一个皇帝。从闍罕达尔沙（一七一二——一七三年）起，巴哈突尔沙的后嗣就只成了可以任意左右德里王位的强大封建集团的傀儡。闍罕达尔沙的一手遮天的总理大臣佐耳非奎尔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开内战的结果，德里政权又被巴尔哈的诸赛德中兄弟二人，即阿布图拉和忽辛所夺取了（译者按，在謨宰法尔·那伽尔县上朵阿卜区内有十二个乡村，曾为赛德所占有，嗣后凡出身于十二村的赛德，即名巴尔哈的赛德。巴尔哈（Barha）一字是从“十二”（вала）而来。这里的原文是бара。赛德则为伊斯兰教先知的后裔，义为君

長、首領）。他們把他們的傀儡、法魯怯息爾（一七一三——一七一九年）置于王位上，而當法魯怯息爾企圖違反他們的利益有所措施時，他們就又把他推翻了，而用另兩個國王代替其位，而最後終於選定了穆罕默德沙（一七一九——一七四八年）。在賽德們當權時代，旁遮普發動起塞克教徒的大規模的起義來（一七一〇——一七一五年）。領導起義的是農民班達。對塞克教徒施行了大規模的殘酷迫害、拷打和膺懲。人們搜捕他們，正好像搜捕野獸一般。莫臥兒政府應許厚賞屠殺塞克教徒的人。可是什么也摧毀不了塞克教徒的農民起義，因為這些教徒把旁遮普農民和手工業者對其壓迫者的階級仇恨同相信天國馬上就要來臨的宗教熱狂者的堅忍不拔精神結合起來了。一七一〇——一七一五年間的塞克教徒起義蔓延了旁遮普的絕大部分，席卷了塞爾信德。塞克教徒有一度竟把從德里至拉合爾的遼闊幅員上的封建主們都驅逐走了。賽德驕子們把他們的全部軍隊都調派來平滅塞克教徒，才終於能夠鎮壓住這次起義，而把他們的首領，農民班達處了死刑。塞克教徒一部分退入山區，在那裡進行游击戰爭，一部分歸田從事農業勞動，彷彿消融在一般農民群眾中了。但是這種沉寂只是暫時的。

旁遮普農民運動所以那樣再接再厉、規模壯闊，首先是由於在印度這個地區中，不論在土地關係（氏族公社）方面，或在勞動人民意識裏面，都還保存著原始公社制的大量殘余。愛好自由、積極活動的旁遮普公社社員還沒有轉變為封建壓迫下的農民。同時，屢次遭受侵略的印度這個邊區的居民，在其歷史上富有巨大的軍事素養、並且精於掌握武器的。最後，這個運動範圍之廣，群眾之多，其另一個根源乃在於下面一種情況：即商途的改變和通行阿富汗的隊商貿易的衰落已奪取了先前曾為出口而工作的旁遮普許多手工業者的生存手段。這些顛連無告的手工業者就大量參加了塞克

教徒的起义。

但是，塞克教畢竟是旁遮普一地的地方現象，并沒有在这个省区的范围以外得到廣泛的傳播。印度其余部分的農民并沒有踏上戈文和塞克教徒道路上的能力。印度的封建割据性，農村公社的自足自給性，宗教和种姓的界限，龐大半島上各族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深刻差异——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全印規模运动的兴起。在一七一〇——一七一五年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塞克教徒的运动暂时沉寂了。但是旁遮普事实上已脱离了莫臥兒帝國。旁遮普長官(須跋达尔)，鎮撫塞克教徒的首要人物，阿卜都斯·薩馬德汗只是名义上承認了德里政府的政权，并成了旁遮普世襲王朝的建立人。从此以后，有势力的地方封建主就擅自夺取了各城各地的政权，而事后才得到德里政府的追認“批准”。莫臥兒的統一稅收机关徹底瓦解了。短期田賦包征制占了优势，而所謂包征制者就是，能从農民身上搜括多少，便搜括多少。在实行这种制度时，包稅者往往是富庶的高利貸者，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在有些情形下，他們（例如在孟加拉）竟憑鑽营手段把他們的包稅权轉變成世襲的，养着武裝力量，开始收稅、審判，并执行判决，儼然是真封建主了。在孟加拉，这些号称“包租王”（罗闍·柴冥达尔）的世襲包租人，在十八世紀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就成了封建階級的主導階層。在其他場合下，則匪帮的魁首也成了封建主，这些人初來夺取了个別城市或堡壘，隨后就成为許多城市及其周圍的領主了。最后，还往往有这种情形，就是農村公社上層分子首腦以“自己”農民的“天然”首領和導师資格，起來領導起义，而成了封建主。閻底人的首領，巴丹辛格的命运就是这样。在一七二三年閻底人接二連三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巴丹辛格就去为阿格拉的莫臥兒長官(須跋达尔)服务，从他那里得到罗闍(王)官銜，并把

他的政权迅速推行到阿格拉以东地区的大片领土上。巴丹辛格有自己的宫廷，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城堡，并成为君临臣民的独立王了。在德里东北后来称为罗希尔康德的那个地区中，来自阿富汗山地的移民，即所谓洛希拉人的军事殖民团，也成为日益强大的力量了。阿富汗人起初是以雇佣兵身份来到这里的，以后他们就形成人数众多的中小封建地主阶层，成了印度教农民的剥削者，而在同时却还保存着他们的部族联系和区分。达乌德汗和其继承人阿里·穆罕默德汗曾先后凭借其同部族人即洛希拉人的军事力量，把莫卧儿的封臣们驱逐于罗希尔康德境外，而把这个地区转变为自己的独立领地。这样一来，莫卧儿帝国就继续崩溃下去，因而便利了马拉特人的侵略。

第十四節 宰輔朝領導下馬拉特強國的形成

到了十八世纪初年，摩呵刺佗国事实上已分为几个独立的大封建主领地了。马拉特人国家复兴的先决条件虽然形成，不过已经在大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并为着马拉特统帅（名散尔达尔）们的利益而形成的。有势力的统帅之一，由婆罗门种姓出身的巴拉杰·微士伐那替·布特也是这些利益的一个代表人。一七〇七年奥命泽布死了以后，莫卧儿朝就把商部杰的儿子，即西瓦杰的孙子，罗阇·沙胡放回故国。他成了马拉特人的名义上的君主，而实权则操在他的首相（丕什瓦）巴拉杰·微士伐那替·布特手里。此后，马拉特的空头君主们，即西瓦杰的后人们，就作为俘虏，住在萨塔拉城堡中，而国家则归巴拉杰·微士伐那替所创立的世袭宰辅朝所统治了。

在巴拉杰·微士伐那替时代（他一直统治到一七二〇年），摩呵刺佗国内彻底形成了军人采邑制。马拉特人的采邑名萨俞詹，

不过本質上与莫臥兒朝的闍祇爾(采邑)很少差別。大封建主統帥們成了宰輔的直接藩臣，并且在服軍役的条件下从他那里領到領地，作为自己的采邑。被賜与了遼闊領地的統帥，又把这些采邑的一部分分賜予他的藩臣們，而也以服軍役为条件。而这些藩臣們仍然把他們所受的这些土地的一部分作为采邑分給他的家臣和親近。这样以来，在馬拉特人方面，就在軍人采邑土地占有制的基礎上，創出了統治階級的複雜的等級制度，那已是成熟的封建制度的典型了。

大封建主們被賦与了軍政大权。官职成了世襲的。婆羅門出身的官吏們在國家机关中开始拥有了大的勢力。馬拉特的軍隊也与莫臥兒帝國的軍隊一样，是由各封建主的兵員組成的。封建主們愈來愈頻繁地使用了職業雇傭兵來服軍役，这些兵士大多数并不是馬拉特人。这样以来，宰輔朝的軍隊就沒有同一民族的特征，而失掉其堅強的農民核心了。說到農民的地位，則它从西瓦杰时代以來顯然是惡化了。賦稅的提高，稅收的包征，越來越攬大权的封建主的淫威，在在都影响到他們身上。但是馬拉特的農民終究比印度斯坦和孟加拉的農民境況要好些。对印度其他民族所采取的軍事侵略和掠夺政策，給馬拉特封建主們帶來了莫大的收入，因而他們在剥削自己的農民时还能表現几分溫和。

浦那城成了宰輔朝(一七二五年)的首都。他們的軍事活动和外交政策，目的都在于开拓疆土，而使印度全部都屈服于馬拉特強國的政权之下。这种政策擴大了馬拉特封建主們的領地，并巩固了一再組織远征和掠夺隊的宰輔們本身的威望和政权。正是在这种廣泛而又勝利的对外擴張勢力的基礎上，宰輔們才暫時制止住馬拉特王公們和統帥們分立主义和跋扈負隅的公開表現。这些宰輔們既然把他們的政权愈來愈远地推行于印度，所以他們就認為

不去公开攻击莫臥兒大帝，甚至从这些柔弱無能的統治者領到事實上已為馬拉特人所夺取了的領土賜與狀是有利的。就如根據一七一七年的條約，宰輔巴拉杰·微士伐那替已由莫臥兒大帝授與征收德干全部貢賦之權，而且馬拉特人在中印度所征服的土地也被承認了。在老練的統帥和巧妙的外交家，即果敢有為的宰輔巴杰·羅當政的時代（一七二一一—一七四〇年。譯者按應作一七二〇一一七四〇年），馬拉特人所征服的土地就更加廣泛地展开了。馬克思曾評論這位宰輔道：“除了西瓦杰以外，他算是最有才干的馬拉特人了。”[⊖]

在他當國時代，馬拉特人終於占領了馬耳瓦、古乍刺、比刺爾、朋提耳肯德，并有幾次侵入了印度斯坦，又在一七三七年兵臨德里城下，對敖德進行襲擊，而在東方則進抵孟加拉灣海岸上的奧里薩。在印度南部，馬拉特人在一七二八年曾使海德拉巴的伊斯蘭教王公遭受了慘重的失敗，并給他的領地加上了沉重的貢賦。不過馬拉特人的經略並不會改變了被征服各族的社會制度，歸根結蒂只是使封建上層分子有所更替罷了。地方封建主或莫臥兒的總督和封臣們（在他們還存在的地方），都被馬拉特的封建主和婆羅門官吏們所排擠了。領土的侵奪使事實上對宰輔獨立起來的一些新的藩邦形成。這些新的藩邦是由大膽的統帥們，即新的藩邦和新朝代的建立人，在摩呵刺佗故國邊境以外成立的。就如在十八世紀前半叶，就曾有四個大公國崛興起來：即中印度和奧里薩的那格浦爾；馬耳瓦境內肥沃高原上的瓜遼爾和因陀爾；富饒的古乍刺沿岸的巴魯達。在這些公國中，馬拉特的征服者構成了統治的封建首腦，而這些首腦與當地居民，既不同種，又不同文。只有那格浦爾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四六頁。

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有相当多的馬拉特居民。那格浦尔、瓜遼尔、因陀尔、巴魯达和摩呵刺佗國，結成了一个同盟，而以宰輔作为这个不定形的聯盟的首領。对外政策的总領導权和軍隊的最高指揮权仍然留在他手里。

馬拉特的王公們是以繼續联合侵略的那种共同利益与宰輔携手的，对于浦那所發出的命令，则只有当它能適合于自己利益的程度內，才加以考慮。

第十五節 納狄爾沙的侵入

如前所述，莫臥兒帝國在十八世紀之初就瓦解了。在某些場合下，在这个帝國的廢墟之上發生了新兴而生命力較強的國家，就如馬拉特人的國家那样。但是在其他場合下，則問題只限于某些地区的自然背离，这些國家隨后得到獨立的國家地位（孟加拉、敖德、海德拉巴）。这些國家是衰弱無力的國家，是莫臥兒帝國的縮本或裂片，承繼了侵蝕这个帝國使之趋于滅亡的一切矛盾。虽然丧失了这么一大片土地，而莫臥兒大帝的德里政府的政权依然擴及于北印度的大部分（德里、塞尔信德、旁遮普、克什米尔、信德）和阿富汗的东南部（喀布尔和佩沙沃）。

印度这种積弱不振，邊防空虛，首先就被它的鄰邦所利用了。波斯沙納狄爾，為傳說印度有大量財富和莫臥兒大帝有無尽宝藏所誘惑，就在一七三九年率領主要是由呼羅珊和阿塞拜疆游牧人所組成的自己軍隊，侵入了旁遮普。莫臥兒顯貴們由于互相水火，背叛祖國，所以就使納狄爾几乎沒有遇到什么抵抗，便進到德里。一七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波斯沙在卡尔拿耳战役中輕而易舉地击潰了莫臥兒的軍隊。穆罕默德沙投降了勝利者，并給他開了自己首都的城門。由于市民們曾襲擊过波斯兵士，納狄爾为了报复

起見，就把德里交給他的軍隊，在六个鐘頭內任意搶劫。德里居民被殺死的有兩萬多名。在納狄爾沙兩個月的居留期間，珍貴物品一直繼續在被沒收着。城市被課以沉重貢賦。對於隱匿自己財富的市民，都加以拷打，處以死刑。莫臥兒大帝的珍寶也歸了納狄爾。除此以外，納狄爾沙又迫使穆罕默德沙把印度河以西的土地（信德、佩沙沃和喀布尔）割讓給他，然後在一七三九年五月班師回國。他在印度的鹵獲物估計總值約有七億盧比。塞克教徒在旁遮普曾襲擊過撤退中的波斯軍隊，並且奪回來奉納狄爾沙之命被驅往波斯的部分手工業者。馬克思在其“印度史編年摘要”那部書中，在一七四〇年那一條下曾經指出說：“滿載寶物的納狄爾返回故國；使莫臥兒帝國瀕于完全破產之境。”[⊖] 事實上，納狄爾沙已經徹底摧毀了莫臥兒大帝的政權，並向全印度表明，無論是莫臥兒大帝本人，無論是仍奉他的名義的北印度伊斯蘭教大封建主們，都毫無作戰能力了。這種情勢首先就被塞克教徒和馬拉特人所利用了。波斯人的入侵和後來在旁遮普所造成的情勢便利了塞克教徒運動的新的高潮。塞克教徒的武裝隊伍襲擊了伊斯蘭教封建主和印度教王公們的堡壘，奪取了旁遮普的若干城市和個別地區。塞克教徒的運動重新獲得了廣泛規模。

塞克教徒成了重大的軍事力量。某些旁遮普封建主們曾力圖向他們行賄，以求脫身，給他們納貢，甚至引誘塞克教徒的零星隊伍，以為自己服務。不滿意莫臥兒朝的一部分小封建主們直接依附了塞克教徒，並皈依了他們的信仰。在塞克教徒中間，他們的統帥們，即所謂散爾达尔的政權勃興起來了。原系選舉的統帥官職變為世襲的了。這些統帥們繼續着反莫臥兒長官和印度羅闍（即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四七頁。

王公)的斗争，依靠着纪律良好而又矢忠戈文事業的塞克教团的武装部队，并取得了旁遮普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广大群众的同情，所以他们就企图建立一个他们可以任意操纵的塞克教徒国家。

说到马拉特人，那末纳狄尔沙的进犯，莫卧儿大帝和印度西北部伊斯兰教封建主的继续削弱，正是嘉惠他们印度远征计划的千载难逢机会。在一七四〇年时，孟加拉和敖德已转变为马拉特人的朝贡国。于是占领德里和旁遮普就成了马拉特最近几十年中进军的主要目标。向印度斯坦方面擴張，对于宰辅们和马拉特王公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法蘭西人在一七五一年把海德拉巴平服之后，曾经击溃了马拉特人，因而挡住了他们继续向南印度侵略的道路。但是马拉特人却不可避免地与从西北方面侵入印度的新的征服者冲突起来了。这就是阿富汗人。

第十六節 阿富汗人在印度的經略

纳狄尔沙死了以后，他那寿命不長的强國就瓦解了。在这个强國的廢墟上，崛起一个独立的阿富汗國家來。阿富汗的首領杜拉尼的阿赫美德沙(一七四七——一七七三年)立刻就着手征服鄰近地区。在一七四八年时，他已经侵入了旁遮普，可是因为遇到莫卧儿大帝和旁遮普总督联軍的回击，他只滿意把印度河右岸的土地并入阿富汗領土便班师而去了。

莫卧儿朝旁遮普諸总督的分立主义（他們曾轉到阿赫美德沙方面，以便一遇合適机会就背叛他），德里政府的積弱不振（一七四八年以后，它事实上已对阿富汗人停止了抵抗），給阿富汗軍隊保證了以后征服西北印度时的成功。阿赫美德沙在比較短暫的期間內就建立了由印度河至德里的阿富汗統治。一七五〇年时，阿富汗人夺取了旁遮普的西四省，在一七五一年时，他們征服了旁遮普

全部，而在一七五二年时又征服了克什米尔。一七五七——一七五八年進軍的結果，阿赫美德沙把他的政权推行到塞尔信德，于是杜蘭尼國家的國境就达到德里以西八十五公里的地方了。

阿赫美德沙在劫掠了印度首都以后，就派他的走狗們包围住莫臥兒大帝，把他轉变为阿富汗政策的工具。罗希尔康德長官納吉卜·奧德·朵拉領導着德里朝廷的阿富汗党。洛希拉人作了阿赫美德沙在印度的基本同盟者。

阿富汗人征服的結果，使印度西北部進一步破產了。阿富汗人并不限于進行軍事掠夺，还对当地居民着手進行殘酷的賦稅剝削。許多莫臥兒的長官和官員們都被阿赫美德沙留用，不过他們現在要从居民身上加倍搜括了：一面是为自己聚斂，一面是向阿富汗人納款。在某些場合下，阿赫美德沙把征稅权交給了阿富汗的包稅人。征服者的劫掠殘暴，賦稅重荷的增加不已，引起了農民的憤怒，迫使他們積極支持塞克教徒反外族統治的斗争。促進塞克教徒勝利的，是國家機構的瓦解和旁遮普伊斯蘭教封建主政权因遭受阿富汗人侵入而表現的削弱。因此，阿富汗人在西北印度方面并沒有能够得到穩固的統治。阿赫美德沙只是間或帶着大軍乘兴而來旁遮普，滿載上貢品和賠款，搜集來为他征收的賦稅，随即帶着丰富的鹵獲品返回阿富汗去了。在一七五七年时，阿富汗人已經看到塞克教徒是他們在旁遮普所遇到的大敌，并對他們進行了許多次討伐。阿富汗人曾攻下了阿姆利則，并破坏了金寺——塞克教徒的聖地。

但是阿赫美德沙剛一帶上大軍返回坎达哈，塞克教徒馬上就起來驅逐并屠殺阿富汗戍軍，并在一七五八年占領了旁遮普的首府拉合尔。他們在这里鑄造了一种錢幣，錢幣上鑄着塞克教徒首領，即訖利耶耳种姓的闍薩（譯者按即闍薩辛格）的挑衅題詞：“奉

法耳薩(塞克教徒的公社)之命鑄于訖利耶耳种姓閣薩所征服的阿赫美德(即阿赫美德沙)的國土。”[⊖]但是除了塞克教徒以外，起而反抗外族侵略者的还有宰輔和馬拉特的王公們。在同一年中，宰輔的兄弟刺戈巴所率領着的大軍已出現于印度斯坦北部。馬拉特人攻下了德里，把阿富汗人驅逐到印度河以外。馬拉特人眼看就要在印度斯坦實現其霸权了。但是阿赫美德沙却不甘心丧失了他的印度占領区和从占領区中所可征取到的大批進款。說到与馬拉特人進行斗争，他不但能够指靠自己的兵力，也能够指靠印度斯坦伊斯蘭教王公中的同盟者。原來馬拉特人之占領德里，不論对于罗希尔康德的納吉卜·奧德·朵拉說，不論对于敖德的总督，舒闊·奧德·朵拉說，都料到不会有什么好結果的。一七五九年时，阿赫美德沙又帶了四万阿富汗軍隊出現于印度。他把馬拉特各將領的兵力一个一个都击潰了，并重新占領了德里。他把对他表示友好的罗希尔康德作为自己的基地。这就給阿富汗軍隊保証了当地資源的充分供应，并使他們有可能随意行动，而不必顧慮它們与阿富汗的主要交通綫岌岌可危，經常被旁遮普的塞克教徒所截斷了。

第十七節 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爭奪印度的斗争。

一七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般尼帕惕会战

一七六〇年时，馬拉特人的“大軍”出現于印度斯坦。在此以前，尤其是在以后的年代中，馬拉特人都不會把那样人数众多的軍隊开到战场上。这支軍隊約有十万战士，并附有二千四百只象和多門大炮。馬拉特人的軍營簡直成了一座完整的城市。这里集中了隨軍市場，大批貨店和手工業作坊，并且安置了軍人和官長的家

⊖ 訖利耶耳是制售酒类的种性名称。

屬，大批隨軍勤務，和几万駄々。營內勤務和隨軍人員的數目超過了兵士數目一倍至兩倍。这就對馬拉特人的機動性加了一種不利的影響，並牽制住他們的行動自由。馬拉特軍隊本身已把古印度的封建傳統和正規軍的設備萌芽不倫不類地拼合起來了。這支軍隊的拿手好戲是構築防禦工事。它帶著許多門大炮和几千座火箭架，並包含有歐式教練、歐式裝備的十營印度士兵。

不過軍紀不良、種族龐雜的雇傭兵却組成了馬拉特軍隊的基本群眾，他們是照旧日戰術作戰的，比起他們先前敵人、即莫臥兒朝的笨重不靈、行動遲緩的軍隊來，很少差別。這樣一來，馬拉特人軍隊就已失掉西瓦杰時代的過去優越性（機動性和善于打小仗），而同時還沒有獲得了正規軍所特有的那些品質。這正是馬拉特人在般尼帕惕所以遭受歼滅的決定性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就是馬拉特將領們的意見不和。例如，因陀爾大公並不樂于宰輔的政權擴張到他自己所喜愛的德里地區上，因而他就沒有執行馬拉特總司令薩都曉·跋烏的命令。薩都曉·跋烏的外交也並不高明。他由於傲慢不遜，要求苛刻，所以就使闍底人和刺若普丹那人都厭棄自己，因而失掉了一起初就向馬拉特人提供約五萬名戰士助戰的寶貴的同盟者。同樣，薩都曉·跋烏也沒有能够使敖德的總督（擎瓦布）舒闍·奧德·朵拉脫離了阿富汗人。最後，阿富汗人的軍事領導也比馬拉特人機動靈活。

阿赫美德沙讓馬拉特人占領德里，並在友邦羅希爾康德度過了一七六〇年的多雨季節，而以正在泛濫的闍牟那河屏障自己，暫避馬拉特人。馬拉特人在阿富汗人射擊下，並不敢強渡障礙他們前進的這條河。但是當阿赫美德沙在一七六〇年十月轉入攻勢的時候，闍牟那河却沒有把他攔住。阿赫美德沙乘馬拉特人疏於防范的時候，帶着他的近衛騎兵渡河而抵闍牟那河右岸，從側面包

抄了馬拉特的軍隊。这时，薩達曉·跋烏犯了致命的錯誤。他沒有退到有主要交通綫直达其馬耳華及德干高原基地的南方去，而却向西方后退，隱匿在般尼帕惕平原上。馬拉特人被阿赫美德沙包圍住，与自己的根据地隔絕了，被压迫在無水可飲的答尔沙漠。

三个月的圍攻使馬拉特人精疲力竭，士气大損，馬拉特軍營中开始發生了飢餓，他們不管願意与否也得抛弃自己堡壘而在曠野上作战了。这事情發生在一七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起初，馬拉特人的右翼曾獲得了巨大勝利。伊布拉金·伽爾提的印度士兵曾使洛希拉人和阿赫美德沙所率領的呼羅珊毛瑟槍隊陷于狼狽境地。但是阿富汗的統帥安定了后方的人心，特別為此事派出若干執法隊下令对臨陣逃脫者一律處死，隨即把他的最后的后备軍，即穿甲衣的一万名近衛騎兵隊，扫數調出，以抵禦伊布拉金·伽爾提的印度士兵。同时，他又命令他的正面和左翼轉入決定性的反攻。反攻是在二千門駱駝炮火力支持之下進行的，这种炮安設在备上特別鞍裝的駱駝背上，而以駱駝作为这种輕炮的活的炮架。馬拉特人驚惶失措，狼狽逃竄，在阿富汗騎兵長期追击之下，被徹底歼滅了。馬克思在其“印度史編年摘要”一書中曾經指出道：“馬拉特人自經了这次打击以后就一蹶不振了。”^①

阿赫美德沙在般尼帕惕的勝利，对于印度有什么样的意義呢？我們可以在馬克思的名言里找到答案：“大莫臥兒的無限权力被他的总督們推翻了，总督們的权力被摩呵刺佗推翻了，摩呵刺佗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推翻了，而当大家正在互相混战的时候，不列顛人突然闖了進來，并把大家都征服了。”^② 阿赫美德沙之歼滅馬拉特人，

^①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四九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二九頁。

恰好就打击了印度各國中那个比較可以反击英國人的國家，因而無意中就便利了最后征服印度和使之轉变为殖民地。

阿赫美德沙在摧毁了馬拉特人之后，自己却沒有能力來鎮压塞克教徒的起义，并保持住旁遮普。

到了一七六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在由塞尔信德到苏特里日河的旁遮普領土上，再沒有留下一个阿富汗士卒或官吏了。十八世紀一个不署名的阿富汗作者寫道：“他們（塞克教徒）消滅了貴族和士卒，博得了農民和商人的愛戴。”

这样一来，在对印度、波斯和阿富汗的封建主進行了半世紀的斗争以后，旁遮普的政权就轉到佐耳薩（公社）的手中了。土地被宣布为塞克教徒公社的財產，但是塞克教徒所建立的这一种秩序的基本原則却指示出，農民起义的任务并沒有完成了。第一，在塞克教徒自身方面確立了份地不平等的制度，份地的大小是依每个佐耳薩成員在軍階中所占的地位为轉移，而且騎兵所領份地多过步兵，首領（散尔达尔）所得份地又远大于公社一般社員的份額。第二，統帅們又被賦与了对其周圍占旁遮普人口多数的非塞克教徒進行剝削的特权。

塞克教徒的起义虽然削弱了、动摇了封建制度，但是還不能够把它消滅了。这种情形的基本原因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乃在于：“農民起义，只有在它們与工人相結合，只有在工人領導農民起义的时候，才能獲致勝利。”[⊖]

在一七六年时，阿赫美德沙又重新出現于旁遮普。不过这次進軍却以徹底失敗而結束了。在同一年中，当塞克教徒在阿姆利則集合起來时，就宣布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國家。

⊖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第一一二——一三頁。

第十八節 英法爭奪印度的鬥爭

當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互爭雄長的命运在印度斯坦被決定了的時候，英法殖民主義強盜的鬥爭却在印度沿岸愈來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在十八世紀中葉，印度國內的情況已明白暗示給法國人、後來又暗示給與他們競爭的英國人以由貿易轉入領土侵佔，轉入公開掠奪的道路了。英法兩國為了爭取殖民霸權和貿易霸權而進行的世界性的鬥爭必然也席卷了印度，而且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印度的後進性和渙散性，就預先注定了歐洲殖民主义者這種掠奪政策的成功。

法屬印度領地的總督杜普來克斯（一七四二——一七五四年）是着手用印度雇傭兵（印度士兵）來組織軍隊的第一個人。印度士兵受着法國軍官的指揮，受着歐洲方式的教練，佩着歐洲樣式的武裝，並且成為以印度人之手使印度陷于殖民主義屈服之下的主要工具之一。印度各封建主之間的戰爭，曾給東印度公司開啓了廣闊的干涉余地。杜普來克斯先從印度王公中間給自己拉攏來反英國人的同盟者，隨後就着手來制服他們了。所謂資助條約被發現為制服印度土邦的得心應手的形式。法國東印度公司承擔起了“保護”這些土邦以抵抗其敵人的義務，並在其盟國的領土上派遣了“輔助的軍隊”。至于王公們則應當維持（資助）這個軍隊，並遵照公司的指示推行外交政策。後來英國人也彷彿了並發展了他們的競爭者法國人的這些手段。

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年），這兩個公司也在印度開始了軍事行動。一七四六年時，杜普來克斯借着拉布爾唐納所指揮的法國艦隊之助，占領了馬德拉斯。這次巨大的勝利就在南印度諸王公的眼里造成了法國人所向無敵的威

望。不久，这个勝利由于杜普來克斯的另一次輝煌勝利而更为声勢浩大了，因为杜普來克斯只率領着几千法國毛瑟槍兵就擊敗了受英國人教唆來襲擊馬德拉斯的卡尔那典克总督的人数众多的軍隊。但是依照哀克斯·拉·沙畢利所訂的总和約（一七四八年），馬德拉斯又归还了英國人，以与英國人在法屬加拿大所夺取的路易斯堡互相交換。兩個公司仍然在印度繼續战争。它們是以印度同盟者之手，并以他們为牺牲來進行战争的。

同时，在海德拉巴和卡尔那典克却發生了王位繼承的爭執。杜普來克斯把法國傀儡扶上了尼柴姆之位（海德拉巴）和擎瓦布之位（卡尔那典克），但是英國人也急速提出了自己的候补人，并在繼續斗争着。法國东印度公司在短期以內就成了德干东部和科罗曼德海岸大部分的事实上的主人翁。統率着一万名“輔助的軍隊”的侯爵布失全权統治了海德拉巴。海德拉巴的执政者尼柴姆，受了資助條約的束縛，把北五府区的稅收权交給了法國人，以支付布失和“輔助的軍隊”。法國人又使僅在表面上維持着独立的卡尔那典克也受他們支配。这些藩屬國家就成了法國人的聚宝盆。杜普來克斯本人从他手下的王公們受到了二百万盧比的“礼物”，并獲得了廣闊的土地。杜普來克斯的助理們也來追隨他的榜样。但是法國东印度公司的勝利不是長久的。宗主國不能以人力和物資及时支援杜普來克斯了。英國艦隊在航海綫上仍然保持着統治地位。在印度本土，英國人很快就采用了杜普來克斯的战略，而互相打击了。一七五一年时，一小隊印度士兵和英國人突然大胆襲击了阿尔可惕那个被认为难以攻克的堡壘，而把它占領了。在攻击阿尔可惕的时候，先前服务于英公司的書記，青年軍官罗伯特·克萊武卓著軍功。一年以后，英國人在惕里謙諾普里附近又獲得了巨大勝利（一七五二年）。

法國東印度公司火速召回杜普來克斯，同英國人訂了和約（一七五四年）。法國人仍然保持住自己在海德拉巴的地位，不過默認卡尔那典克屬於英國人。此后爭奪印度的進一步斗争的結局就被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間）所決定了。封建專制的法國被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所徹底粉碎了。

在印度本土，當英國人在一七五七年占領了孟加拉以後（參閱下文），就大為加強了他們的作戰資源和經濟資源。法國為了對抗這種舉動，曾派艦隊到印度領海。這支艦隊運來大批兵士，而歸被任命為遠征軍總司令的伯爵拉萊所指揮。遠征軍的目的是在進攻馬德拉斯。拉萊是一名勇敢的兵卒，但是一個無謀的將領，一個全不中用的政治家。

倫敦人士探聽到了拉萊遠征的消息，於是英國艦隊火速就把增援部隊開到馬德拉斯，且在法國人之先登陸印度（一七五八年）。雖然如此，法國人仍然開始圍攻馬德拉斯，不過這次圍攻的結果是徹底失敗了。法國軍隊中時常發生飢餓暴動，軍官們不听拉萊的指揮了。被他從海德拉巴召回的布失，則陰謀反對使人切齒痛恨的總司令。

艦隊司令官海軍上將擅自從本底失理開航而去，使得拉萊失掉法國海軍的支援。一七六〇年，英國上將厄利·考頓在旺提瓦什之役擊潰了法國人。拉萊及其殘兵敗卒被圍困在本底失理城內。法屬印度首都竟被英國人從海上封鎖住，陸上包圍起來了。飢餓迫使戍軍向勝利者投降了。隨着本底失理的陷落（一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法國在東南印度的脆弱的統治大廈就崩潰了。與英國人在般尼帕惕擊潰馬拉特人事件同時發生的這個事件，使英國人擺脫了他們的最危險的敵人。

馬克思曾寫道：“七年戰爭的諸般事件，已把東印度公司由商

業力量轉變為軍事的和占有領土的力量了。正是在那時候，現在英國在東方的統治就奠定基礎了。”[⊖]

法國在印度沿岸只保留下五個城市，並且還必須拆除它們的防禦工事。不過這些城市仍然在長時期內作為勾結對英國人為敵的印度王公們的基地，而從這裡向他們出售武器，並派遣教官和顧問。

第十九節 孟加拉的征服和東印度公司 之轉變為有領土的國家

孟加拉管區曾有二千多萬居民，並在十八世紀中葉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區。孟加拉沒有被戰爭所燬爛過，並且因為對馬拉特人繳納貢賦，免去了他們不時的侵襲。

在居留印度的歐洲人當中，英國人佔着首要地位。他們曾有數達一百五十處的貨棧和十五個大代理店，這些大代理店定購了成千累萬印度織工和手工業者的產品。單在加爾各答一地，為東印度公司工作的就有八千名織工。英國人與孟加拉商人和高利貸者的有勢力的巨頭們都有交情。東印度公司與印度銀行家奧米昌德和闍迦惕·奢惕維持著特別密切的關係。後者是孟加拉高利貸者的首腦，擁有巨大資金（約一億盧比），是總督（擎瓦布）的親信，有鑄造錢幣的壟斷權，而且除了經營商業以外，還包收稅款。

在孟加拉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上層分子是由世襲的包稅人（即柴冥达尔）所組成。一部分柴冥达尔，宮廷貴族，和總督本人都信奉伊斯蘭教。最初，總督們是在一定期間以內把稅收包給柴冥达尔。他們從稅收總額中扣除百分之十的佣金。除此以外，每個柴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五四頁。

冥达尔在他所包到的区域以内，还有从全部田地的二十分之一征收稅款專供自己享用的权利。

柴冥达尔是从其稅收区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小封建主身上，并从依法应向总督直接納稅的那一部分農民身上，來征收租稅的。柴冥达尔拥有武裝力量，可以審判和惩办。还在孟加拉被英國人掠夺为殖民地之前，他們的包稅权就已成为世襲的，而他們本人在其包稅区中也成了十足的主人。他們可以隨意向居民勒派附加的苛捐雜稅，而他們从为國家所征收的稅款中，給总督府庫所扣除的却愈來愈少了。柴冥达尔原來为自己征收稅款的那些土地（包稅区的二十分之一），后来成为他們的世襲領地了，并且因蚕食自己包稅区中鄰近封建主的土地而日益擴大了。这样來，在孟加拉就造成了复雜的封建領地階梯。站在階梯頂上的是总督，他在名义上被人認為是全部土地的所有主，不过事实上却已丧失了土地的大部分。往下一級是柴冥达尔，不过在他們的包稅区范围以内，仍有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封建主們繼續存在着。

对農民所進行的封建剥削在孟加拉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許多農民破產了。但是由于有連环保的存在，所以当一个農村荒蕪之后，賦稅重担就轉嫁到鄰村身上，而在農村內部，則一个農戶的破產也連累其余農戶格外負担一筆稅。在孟加拉原存在有農村公社，也如在印度其余部分一样。柴冥达尔往往沒收了公社的牧場，而对農民牲畜的牧放征收額外捐稅。

孟加拉國家的積弱不振是由農民的有加無已的憤怒心情，由封建首腦的腐化貪污，由总督政权的日趋衰落所促成的。說到它的軍隊，則是由凌乱不整的封建民兵所編成的。只有炮兵是仿照歐洲編制組織而成，并由葡萄牙炮手加以指揮。英國人趁着孟加拉國力衰弱之际，在那里的行动举止就好像在已被征服的國家一样。

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們竟然公开向印度商人轉賣豁免内地稅的执照（达斯塔刻）了。这种特惠原是由总督們只授与英國人的，可是英國人却大做起执照買賣來了。当一七五六年西刺杰·奧德·朵拉登上了擎瓦布位时，公司曾把他的敌人窩藏在威廉姆堡壘圍牆之内（在加爾各答），顯然給他准备好傀儡君主的角色。但是这个十八歲的西刺杰·奧德·朵拉决心对英國人先發制人，突然开始了战争（一七五六年）。加爾各答沒有作什么重大抵抗就投降了。馬克思指出：“小販們拚命逃走了”[⊖]。

馬德拉斯一知道了加爾各答陷落的消息，立刻就派遣海軍远征隊到那里。海軍上將華生統帥着艦隊，罗伯脫·克萊武則統帥着陸戰隊。克萊武剛从英國回來，当他在英國时曾受到了朝廷、当权寡头們和参加掠夺印度的其他人員方面的热烈欢迎。东印度公司的巨头們还公送他以鑲滿鑽石的一柄宝劍。克萊武成了英國國會議員。但是他那收買选票的把戲，甚至在貪污盛行的英國也是过于明目張胆了。國会把选举作廢了，克萊武又回馬德拉斯公司供职去了。

借着克萊武軍隊的援助，英國人攻下了加爾各答，迫使西刺杰·奧德·朵拉求和了。以后，克萊武竟不顧总督（擎瓦布）的中立态度，摧毁了位于孟加拉領土內法屬設防港埠昌德尔那戈尔。当克萊武削弱了西刺杰·奧德·朵拉并剥夺了法國对他所可能作的支援以后，于是他就决心廢逐这个擎瓦布，使他放下政权，而把英國傀儡置于孟加拉宝座上。候补人立刻找到了，那就是与西刺杰·奧德·朵拉有宿怨的有势力的顯貴，米尔·闍法尔。奧米昌德做了克萊武和謀叛者之間的拉綫人。奧米昌德要求在將來的齒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六三頁。

獲物中為他分出二十萬英鎊，作為援助英國人的報酬。克萊武於是採取了偽造手段。在米爾·闍法爾和東印度公司所訂的條約正本中，並沒有提到奧米昌德。但是他們却在假的條約上寫明了預許給他的數目，而借此使他安心。在這個假的條約上，克萊武親自假簽了海軍上將華生的名字。

普拉西戰役（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決定了英國人與孟加拉戰爭的結果。在這裡西刺杰·奧德·朵拉的七萬名軍隊與克萊武所指揮的九百名英兵和兩千名印度士兵交戰起來。几度大炮齊發就迫使孟加拉人驚惶失措，狼狽而逃，而當米爾·闍法爾的騎兵轉到克萊武方面時，他們就徹底被歼滅了。這簡直不是會戰，而是一場大屠殺罷了。英國人方面的損失，死傷不過七十二人。西刺杰·奧德·朵拉曾企圖逃脫，但是被英國人追上，引渡于米爾·闍法爾被處死了。米爾·闍法爾做了擎瓦布，但是從此以後，東印度公司就成了孟加拉的真正主人。

鄰邦敖德決心利用擎瓦布更替的时机，奪取孟加拉西部各省，使其領地趨於整齊。敖德大公（他也加上擎瓦布的頭銜）本來要帶著阿富汗人和馬拉特人所組成的軍隊侵入孟加拉。但是被任命為孟加拉第一任藩司的克萊武（一七五八——一七六〇年間），毫不費力地就把他們驅散了。

第二十節 英國在印度的原始積累

東印度公司在以自己的軍隊征服了孟加拉並攻取了它的首都摩爾西達巴德以後，就可以任意廢立擎瓦布們了。孟加拉的國庫被侵吞了。單此一項就給公司本身帶來三千七百多萬英鎊，而轉入高級官吏囊中的，則有二千一百萬英鎊。克萊武本人從擎瓦布的寶庫中攫取了二十萬鎊和多數珍寶。後來他在英國下院表白

說：“在我的脚下有富裕的城市，在我的手中有雄強的國家，在我一人面前打开了充滿金條銀錠，珍珠宝石的寶庫。我統共取了二十萬鎊。諸位先生，直到現時，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那样客气呢。”

东印度公司在掠奪了孟加拉的擎瓦布和封建首腦以後，便來攫取他們財富和收入的源泉——對農民的剝削上了。东印度公司初來是在孟加拉的一部分，隨後從一七六五年起就在孟加拉的全部征收租稅了。公司因為還沒有設立了自己的稅收機關和行政機關，所以就用短期包征制把稅收包出去了。除了孟加拉的柴冥达尔以外，公司的高級職員也借頂替他們名義的印度代理人之助，經營這種有利可圖的事業了。這樣所聚斂的稅捐就用作公司職員的薪俸，軍隊的給養，並用以收買出口的印度商品。用這種方法，在一七六〇年至一七八〇年的期間，就向英國輸入了價值一千二百万英鎊的商品，而這些商品並沒有化了公司的一文錢。公司還會用強制手段使數萬印度織工固定為它的各個代理店無償地作工。許多織工寧願殘損肢體，不願降為奴隸，因而就把手指斫掉了。鴉片貿易也歸公司專利了。公司會用強制手段迫使農民栽種罂粟。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是用孟加拉農民（刺耶惕）的強制勞動生產出來的。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貿易都建立在直接掠奪上面。公司的每個職員一人兼有官吏、商人和掠奪者三重身份。職員們自己賦予了自己以征稅權，並且能榨取多少，就榨取多少。每個職員都有一批私人指使的代理人，收稅吏、捐客，甚或印度士兵。

出賣豁免內地稅的執照（名達斯塔刻），仍然是利益優厚的一筆發財買賣。沒落的英國書記們把這種執照賣給印度商人，每年可獲兩三萬盧比，歸國之後就成為富翁了。但是公司職員們也經常作買賣。他們在刺刀保護之下，以高價強迫居民接受各種滯銷貨物，並強迫奪去他們所看中的一切東西。

东印度公司同印度各國間所訂的“資助條約”也把這些國家的居民交給英國人縱情掠奪了。卡尔那典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一七六三年起，從這個土邦的四個縣區所徵的稅款都用以維持英國的“輔助的軍隊”了。除此以外，擎瓦布還要向公司交納大量貢品。在貢賦欠繳的時候，公司職員們就用威脅和暴力向擎瓦布勒索巨額款項的借據，好像這筆款子是借給他來清償公司債務的。在一七六三年時，擎瓦布對公司職員欠債已達八十八萬英鎊了。在擎瓦布的債權人中間，保羅·賓菲爾德其人是出人頭地的。在馬德拉斯公司服務的這個年輕的建築師，每年薪俸總共是二百英鎊，同時他却成了擎瓦布的二十三萬英鎊的債權人。擎瓦布的“債務”都由卡尔那典克的農民來償付。各個地區的全部稅收都由擎瓦布移交給凶狠貪暴的債權人。他們是用拷打和暴力來征收稅款的。

地方當局曾經報告說：“英國債權人所用的印度爪牙們把農民的妻子投在監獄中，奪去婦女們所帶的飾物，隨後並在其丈夫面前拷打她們，好使他們拿出所隱匿的財物。他們從母親怀里奪去吃奶的嬰兒，曝曬在烈日之下。大一點的孩子就被出賣為奴。”馬德拉斯藩司畢戈惕勳爵因為企圖減削債權人的苛刻勒索，竟然引起了公開的暴動。高級職員干脆把这个藩司下獄，他就死在那裡了。參加暴動的人們竟然逍遙法外。原來為債權人撐腰的，有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有國會議員們，甚至有國王的大臣們，尤其是頓達斯和庇德本人。一七八五年時，擎瓦布把“債務”改為長期負債，總數已達四千八百萬英鎊了。單單這筆債務的利息就超過了東印度公司每年股息的一倍。這些進款都落到個別職員和他們在倫敦的靠山的錢袋中去了。

第二十一節 米爾·迦尋的起義及布沙爾之役 (一七六四年)

一七六〇年克萊武回到了英國。他的資產超過了一百萬英鎊。他賄買到國會的議席，成為東印度公司的大股東，和其中最有勢力的首領之一。國王對這個強盜賜了爵號，授他以普拉西男爵銜。據著名的英國歷史家亨兜的評價說：“克萊武退職以後在孟加拉並不會留下任何行政制度，只留下一種陋規，即他們可以利用英國人這個名義給印度人所灌注的恐怖心理，向他們勒索無限制的金額。”一七六年時，公司的高級職員們推翻了米爾·闍法爾，而把他的親戚米爾·迦尋安置在孟加拉王位上。擎瓦布們的這次更替又重新給予英國人以劫奪孟加拉國庫的機會。

米爾·迦尋是一個果敢有為的統治者，不打算安于扮演傀儡的角色。這個新擎瓦布把他的首都由摩爾西達巴德遷到較為險要的蒙祇爾，企圖依照歐洲編制改組他的軍隊，並在法國人方面、敖德方面和莫臥兒大帝宮廷方面尋求支援，來反對英國人。但是從公司職員的觀點看來，米爾·迦尋所犯的最嚴重的罪過乃在於，他停止征收印度商人的內地稅，即是說，居然要使印度商人與英國人享受同等權利了。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們因為失掉了獲利丰厚的免稅執照買賣，怒氣填胸，就準備採取膺懲米爾·迦尋的斷然措施。但是孟加拉人却先動手了。反英國人的起義在八月擎開始了，情勢很為嚴重。在孟加拉的許多城市中，東印度公司的戍軍和其代理店的歐洲人員被歼滅得不留一人了(一七六年)。但是剛一會戰，紀律嚴明的英國人和印度士兵營便輕而易舉地擊潰了米爾·迦尋的軍隊。他逃到了敖德，並且決心借敖德擎瓦布和由德里開來的阿富汗援軍的帮助，繼續對英國人作戰。在布沙爾大戰中(一七

六四年），孟祿所指揮的英國軍隊，擊潰了米尔·迦尋，敖德拏瓦布和阿富汗人的聯軍。這次勝利的意義是極其巨大的。布沙爾之役不但証實了殖民主義者的軍事優越，而且導致了新的侵略。布沙爾會戰以後，敖德成了公司的朝貢國，并被迫和英國人簽訂了資助條約。除此以外，英國人還占領了上印度的兩個地區——阿拉哈巴德和柯刺。

第二十二節 克萊武再任藩司（一七六五——一七六七年）

但是再度被任命為孟加拉藩司的克萊武認為那樣迅速地擴大英國版圖是不足取的，甚而是有危險的。克萊武把阿拉哈巴德和柯刺兩區交還給名義上的皇帝莫臥兒大帝，而換得了以孟加拉財政權授與東印度公司的國書，憑這種財政權就可以征收稅務、維持軍隊，并對民事案件進行審判。至於拏瓦布，則他手里只留下了刑事審判權。這種所謂“雙重行政”制（即通過公司和拏瓦布）在當時對英國人曾有若干好處。這種制度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在國際情勢復雜化的情形下，事實上的主人翁永遠可以利用拏瓦布的政權作為掩護，除此而外，他們還可以援引從莫臥兒大帝“本人”所取得的“合法權利”。但是這恐怕還不是建立“雙重行政”制的主要原因。這個制度的妙處在於：它給東印度公司卸脫了一切責任，而同時却給與它以無限的專制權。公司職員面前仍然開啟着可以進行勒索、劫奪和投機的廣闊余地。克萊武曾企圖把這些勾當稍稍加以限制。公司職員們曾被禁止經營私人貿易和“接受”印度人的“禮物”。但是這個禁令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職員的薪水曾被提高，原想他們能夠節制他們的掠奪積習。但是聚斂的渴望消解不了，這種措施毫無效果。例如，克萊武本人就曾在孟加拉創立了經營烟草和食鹽的專賣公司。由這種專賣所獲得的進款就被公司高級職

員所俵分了。藩司本人的份額每年有一万七千英鎊。克萊武在增多了自己的資本以后，就在一七六七年返回英國，不再來了。一七七三年时，他被人控告在其印度服务期間曾有盜用公帑、勒索錢財的罪行，因而出席下院答辯。下院作了假仁假義的判決，事實上則庇護了这个殖民主义强盜。判決書上承認，克萊武曾經濫用过職权，并向印度王公勒索过饋贈。同时，却指出：“罗伯脫·克萊武勳爵，对英國曾有偉大而寶貴的功績。”控訴克萊武的事件就此停止了。一七七四年，克萊武自殺殞命了。

第二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危机。一七七三年的國会法令

殖民主义的掠夺破坏了孟加拉的經濟。除了加爾各答和達卡以外，許多城市都杳無人烟，良田也变为密不通行的一片榛莽。一七七〇年时，飢荒肆虐，死亡了一千万人——总人口的一半。公司職員們又借荒年發了一筆新的橫財。他們都拿大米來做投机買賣。同时，孟加拉的破產和公司職員的發財，都大大減少了公司的收入。公司支付了有名無實的股息，并隱瞞住行將來到的破產。从一七六七年起，公司原應每年向政府支付四十萬英鎊。不久它就不能履行这种义务，反而必須向政府借款了。关于东印度公司和其对于英政府的关系問題早已激动了英國。現在它又成了國会中公开討論的題目了。諾尔斯勳爵政府所提出的名为“改進管理东印度公司事务条例法案”被國会通过为法律了。依据这个法律，駐加爾各答的公司藩司升为英屬印度全部領土的总督了。不經他的允許，馬德拉斯和孟買的藩司都不得宣戰媾和。政府可以不从公司職員中任命总督府委員。总督府由总督和四名委員組成，事务皆由單純多數表决。在票数各半的时候，总督可以投決定性的一票。公司的股息限定为百分之十。在印度設立了英國最高法院。公

司職員皆受其管轄。華侖·哈斯丁被任命為英屬印度的第一任總督（一七七四年）。他的總督府中有一名公司職員，三名政府任命人員，三人中有一位是著名的新聞記者、自由黨黨員、諷刺政論家佛蘭昔斯。

第二十四節 華侖·哈斯丁

哈斯丁也和克萊武一樣是由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人。當他在東印度公司初供職時，還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在此經歷了所有官階，研究了這個國家及其風俗習慣，對於印度各國關係了如指掌，說得上是東印度公司的忠實公僕和凶惡的殖民主義者。他因為在飢荒年頭曾在馬德拉斯做過大米投機買賣，並給軍隊供售惡劣裝備，因而就奠定了他的財產基礎。一七七四年時，哈斯丁便被任命為英屬印度全部領地的總督（一七七四——一七八五年）。

哈斯丁用殘酷手段增加了孟加拉的稅額。他曾無恥地向倫敦報告說：“雖有飢餓死亡，而稅收仍然增加了。”哈斯丁本人就包了整個一區的稅收。他的爪牙們的勒索和暴行曾激起了人民的起義。但是起義被沉沒在血泊中了。這個新任總督與敖德的擎瓦布訂了反對鄰邦羅希爾康德王公們的強盜性的協定。東印度公司的軍隊突然侵入了羅希爾康德，並且使它隸屬於敖德之下。這次舉動給公司帶來了七百萬盧比，並給哈斯丁本人帶來了幾十萬盧比。他一手急發橫財，一手揮金如土，往往還要侵吞公司庫存。哈斯丁之所以被任命為總督，完全得力於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董事長勞侖斯·沙利文的偏私包庇。哈斯丁受恩圖報，就把庇護他的倫敦人士的親戚朋友都予以安置。其中還有主教和大臣。

當倫敦所派的總督府新委員上任之後，政府任命人員就在府中占了多數。佛蘭昔斯看到，公司的統治使孟加拉完全破產了，並

因而破坏了由殖民主义剥削所可得來的進款。

為了使不得参与东印度公司專利权的英國工商資產階級獲得利益起見，佛蘭昔斯曾設法制裁公司的職員們。總督府中的意見紛歧不久就傳到外面去了。許多受過哈斯丁勒索之害的人們都向總督府來遞呈控訴總督了。起訴人當中有一個就是孟加拉的封建主（羅閣）難德·拘摩羅。哈斯丁火速懲處了揭發他的罪行、使他難堪的証人們。哈斯丁以有利于己的方式賄買了在孟加拉剛剛組成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于是就以圖謀叛亂、伪造文書之罪把難德·拘摩羅傳到法院。難德·拘摩羅被處了絞刑。法庭布置的這個謀殺行為結束了對哈斯丁的一切控訴。由於政府任命委員中有一名死了，於是哈斯丁不久就在總督府中得到了多數。他終其總督之任（一七八五年）一直是全權的執政者。他的暴戾恣睢擴大了稅收額，並暫時挽救了公司的破產，而當英國處於美國獨立戰爭的緊急年頭，他那外交手腕曾很有助於保持英國人在印度的地位。

從一七七五年起至一七八五年止，孟加拉繼續不斷地在發生農民起義，領導起義的是珊瑚雪（意即無家可歸之人——譯者）教派。起義隊伍在居民支援之下竟達到了加爾各答本城。哈斯丁殘酷地鎮壓了農民。被捕獲的起義人都處了死刑，他們的家屬被賣為奴隸，有同謀嫌疑的鄉村則一概焚燒了。

從一七七四年起，稅收機關就直接歸公司的歐籍職員所主持。他們也獲得審判權。

孟加拉的首都正式遷移到加爾各答。東印度公司開始創設了自己的行政機關。克萊武的“雙重行政”制就此結束了。說到孟加拉的擎瓦布們，則他們所領的年金已一年一年減少了，他們昔日的豪華富麗不留一點痕迹了。

第二十五節 東印度公司的戰爭(一七七四——一七八四年)

孟加拉的經濟破產促使東印度公司迈向新的侵略行徑。孟買當局曾經企圖強迫馬拉特人接受其傀儡、登上宰輔之位，并在摩呵刺佗國重演孟加拉的故技。但是馬拉特人却是較為棘手的敵人。孟買軍隊打了敗仗。于是哈斯丁就被迫把孟加拉的公司軍團調來對付馬拉特人。但是他們也不會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對馬拉特人的戰爭(一七七五——一七八一年)演成了持久戰。對邁索爾的戰爭几乎也在同時開始了。印度兩個最強的獨立國，即馬拉特王公們與邁索爾同盟，起來抵抗英國人了。邁索爾是印度南部最強盛的國家。邁索爾的蘇丹海达尔·阿里的騎兵曾把卡尔那典克搶劫一空，把馬德拉斯城郊付之一炬。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在倫敦交易所立刻跌落了。

一七六一年時，過去曾任邁索爾大王伊斯蘭雇傭兵將領的海达尔·阿里作了邁索爾長官。他廢除了旧日印度教王朝的政權，而自己登極為邁索爾的蘇丹。跟着就是對印度教封建貴族的屠殺，和使農民地位稍見輕松的賦稅改革。他把印度教封建主的土地分配于伊斯蘭教將官們，而用忠于他的軍隊和統一的賦稅機關制裁他們的專橫不法。海达尔·阿里在平服了印度西海岸以後，就給邁索爾打通了去阿拉伯海和經營有利可圖的香料買賣的道路。隨着海达尔·阿里的崛起，邁索爾便停止向馬拉特王公聯盟繳納貢賦；并開始阻止他們向南印度進犯。但是蘇丹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才是主要的敵人。公司曾經妨害海达尔平服卡尔那典克和海德拉巴，而且也是邁索爾獨立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在一七六七至一七六九年間，邁索爾對英國人進行了第一次勝利的戰爭，甚至

侵奪了英國人的同盟藩屬——海德拉巴和卡尔那典克——因而擴大了自己的領土。海达尔准备对英國人作决定性的战争，因而就設法与法國訂立同盟，而求其艦隊的協助。当时，英軍已被調去討平北美殖民地起义了。不久，对法國、对西班牙、对荷蘭的艰苦戰爭又接踵而來。一七八〇年时，海軍上將苏佛令所指揮的强大法國艦隊出現于印度海岸之前。法國艦隊迭次击败英國艦隊，并使陸战队登陸帮助海达尔·阿里。率領陸战队的是年事已高的侯爵布失。

为了弥补龐大的軍費，哈斯丁曾把孟加拉的民脂民膏都吸得一干二淨了。他恬不知耻地連依附公司的印度王公們都掠夺了（敖德、貝納拉斯、卡尔那典克的王公們）。哈斯丁所搜括的資金使公司有可能提供了对法國人、对馬拉特人、对迈索尔人作战的大軍。海达尔·阿里（他死于一七八二年）、以后还有他的嗣子鐵普苏丹，始終是法國的盟友。同时，迈索尔又企圖与馬拉特王公們締結巩固的同盟，并把其余印度國家吸引到它这方面。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把外來的欧洲人完全从印度驅逐出去。但是海达尔的这些企圖始終因为印度封建各國的分崩离析和馬拉特王公本身的內部意見不和而冰消瓦解了。哈斯丁利用了这种局势。他把馬拉特諸國中最强的瓜遼尔國拉攏到英國人一方面，并在它的撮合之下与其余諸國訂了和約。根据一七八二年的和約，东印度公司甚至把它在印度西海岸的領土稍稍擴大了，并設法使得馬拉特王公們答应了不允許在其領土上成立法國代理店。但是哈斯丁却不得不容忍，瓜遼尔大公把印度斯坦的德里和阿格拉地区并入他的版圖。在欧洲所締結的英法和約使駐在印度东海岸的英國軍隊脫出了困难境地。这支英國軍隊原來处在法國艦隊和迈索尔陸軍的夾攻之下。至于铁普苏丹所領導的迈索尔，则在二年以內还在与英國人

繼續單獨作戰。在一七八四年時，鐵普蘇丹也媾和了。

英國喪失了它的北美殖民地。但是它仍然保存並巩固了它的印度屬地。東印度公司成了印度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決定性的力量。統治印度和剝削印度的問題成了英國資產階級注意的中心。

第二十六節 福克斯法案和庇德法律(一七八四年)

照老一套辦法來統治印度和剝削印度已是不可能的了。與東印度公司沒有勾結但是在英國仍然是占着多數的商人和工業家，都在為爭取公司壟斷權的廢除，為爭取對印度貿易的自由，為爭取這個殖民地的全部行政制度的相應改組而從事鬥爭。

以國王和當權寡頭為有力靠山的東印度公司起來抵抗這種運動。國王不僅甘心貪納賄賂，熱心捍衛公司的利益，而且也為自己和其寵臣設法增加殖民地掠奪的份額。國王的主要要求是任命他自己的人于印度的肥缺上。當權寡頭們和政黨領袖們，接受了公司和其職員的賄賂，並因此都在遮掩他們的罪行。到了此時，“擎保布”們（系“擎瓦布”一詞之訛，英國即以此綽號稱發了橫財的公司職員們）在本國已成為一種政治力量了。擎保布們毫不害臊地一擲千金購買“腐朽市鎮”的選舉人，成了國會中有勢力的議員。例如前述的保羅·賓菲耳德，在得到庇德的賞識以後，不但成了下院議員，而且除此以外還把他的爪牙都安置在那裡。吉士忒斐耳德勳爵曾訴苦說，他不會為他兒子購買到“腐朽市鎮”，因為擎保布們給選舉人出了兩倍的價錢。國王、政治寡頭和顯要的殖民地掠奪者的反動聯盟威脅了英國人民本身。這就使得印度改革問題趨於空前尖銳，而與英國內政鬥爭密切交織起來了。

福克斯所提出的法案曾經規定，公司明確地受國會所選七個委員的節制。印度所有一切職員都應由國會中的特設委員會加以

任命。福克斯的法案，由于國王个人的干涉，在上院中垮台了，并且成了推翻福克斯—諾尔斯联合內閣的借口。一七八四年庇德新內閣所通过的“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顛印度領地行政”的法律，则使公司受國王所任命的六个委員的監督（这些委員不是由國会所任命的，如福克斯原来所希望的那样）。監察委員会的主席則歸英國內閣大臣担任。一切政治上的重大問題，都由監察委員会、事实上是由它的万能的主席來决定。

監察委員会的決議必須立即执行，并經由公司的三个董事所組成的机密委員会發往印度。机密委員会只是一个傳遞机关，而監察委員会才是实权机关。但是董事會仍然保留着任命印度公司全部职员的权利和管理其日常事务的权利。对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壟斷权仍給东印度公司保留着，公司的特許照并被國会延長到一八一三年。这样，采用折衷办法的結果，就創設了監察委員会（政府）和董事會（公司）“双重管理印度的制度”。因福克斯法案而遭受失敗并且失掉政权的自由党人，出來控訴哈斯丁的大罪了。时断时續、迟延了七年（一七八八——一七九五年）的哈斯丁訴訟案，揭露了英國殖民主义强盜們在印度的罪行，和英國本土权貴的可耻的貪汚。但是哈斯丁仍然被宣告無罪了。英國歷史家威尔孙曾經正确地描寫出当权寡头們的感想：“直到那时为止，我們是在牢牢地掌握着用鮮血和欺騙所征服來的印度的財富和領土，直到那时为止，我們是在占有着并保有着掠夺來的果实本身，所以要以暴行和謀殺的罪名加于哈斯丁身上，那就毫無意义，过于离奇了。”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亞

第一節 十七世紀中叶的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群島位于北緯六度至南緯十一度、东經九十五度至一百四十一度之間，形成亞洲与澳洲之間的双弧。印度尼西亞的領土，在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是由上千的大小島嶼（大巽他群島——婆羅洲、蘇門答臘、西里伯^①和爪哇——，小巽他群島，摩鹿加群島和其他次要的島嶼）構成的。新几內亞^②西半部，由巴布亞人居住，自來是与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土著居民有联系的，也是属于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亞的許多部落和部族，在十七世紀有人口三百万人左右，它們在社会、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程度上是不相同的，說的是各种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婆羅洲（大雅克人）、西里伯（阿尔佛洛人、篤刺查人）、蘇門答臘（峇达人）等腹部地区的部落和許多小島上的部落，是处在原始公社制解体、階級社会形成的阶段。有些部落，例如蘇門答臘島上米南伽保人，还有母权制的强有力的殘余。同时，在这些島嶼的沿海地区，社会經濟的發展則有長足的進步。在这些地区，階級社会已經存在，对由俘虜变成的奴隸的剝削和对同部落的人們的奴役有了廣泛的發展，國家的形成开始發生和发展了。

公元初年，印度征服者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沿海地区，特别是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的沿海地区定居下來，他們帶來了較高的印度文化。在印度尼西亞出

① 今改称加里曼丹。——譯者

② 今改称苏拉威西。——譯者

③ 今改称伊里安。——譯者

現的封建國家，在信仰印度教的王朝統治下，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七至十三世紀的巨港王國，蘇門答臘的占碑王國，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爪哇的麻喏巴歇王國），並且把政權擴大及于印度尼西亞，有時也及于馬六甲半島的許多地區。

印度尼西亞從十四世紀起，隨着印度和阿拉伯商人的到來，伊斯蘭教開始傳入了。原來依附于麻喏巴歇王國的封建上層分子，首先接受了新的宗教，他們利用伊斯蘭教為進行反對麻喏巴歇政權的鬥爭的思想武器。十六世紀麻喏巴歇滅亡之後，在爪哇島上出現了一系列由伊斯蘭教封建主統治的小王國，只有在爪哇東部，繼續存在着由信仰印度教的王朝統治的巴藍般安（印尼文作Balambangan或Blambangan——譯者）

到十七世紀中葉時，印度尼西亞分裂為不少的大小封建王國。爪哇的大部分被統一在馬打蘭蘇丹的政權之下，該島中部整個地區都歸它管轄。不受馬打蘭蘇丹管轄的在爪哇東部有巴藍般安王國，爪哇西部有萬丹王國。如果巴藍般安在十七世紀中葉是獨立的王國，那末萬丹則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連歐洲征服者也不得不加以重視。

在蘇門答臘北部，有一個強大的王國——亞齊。它的蘇丹把政權擴大，遠及于該島的沿海地區，使蘇門答臘西部、中部的許多部落和部族隸屬於己，並使之變為納貢國家。

在婆羅洲沿海地區有幾個不大的印度教王國，為爭取控制該島腹地而鬥爭。

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東部，有簡那底及第多爾兩個蘇丹國家，這兩個國家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已不是什麼強大的勢力了。

在小巽他群島中，最強大的是位於峇厘島上的封建王國。它的印度教統治者很頑強地反抗伊斯蘭教的傳入，並且對馬打蘭想要征服它的企圖，給予有效的反抗。在新几內亞西部，則是原始公社制度占統治地位。

儘管印度尼西亞是一群島嶼，却仍然可以看出各島和各個地區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例如摩鹿加群島，一向以所產珍貴香料聞名於東方及歐洲市場，幾乎不生產任何糧食。糧食，主要是米，要從爪哇輸入。在爪哇，封建主從農民那里以實物地租方式征收大部分的糧食。爪哇糧食的出口是由封建主的代理人，印度尼西亞商人和中國商人經營的。

舞吉子人自古以來就是在印度尼西亞各地區間進行交換的本地商人和中介人。他們住在西里伯南部以及鄰近各島；他們駕着自己的輕便的帆船，

不但來回運輸貨物于群島東部与爪哇、蘇門答臘、馬六甲半島之間，而且还到了波斯灣和非洲海岸。

从十六世紀初年起，印度尼西亞变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擴張的对象。不过，不久荷蘭人就从事爭奪統治印度尼西亞的斗争了，他們在一五九六年第一次在爪哇出現了。一六〇二年，出現了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到了十七世紀中叶，它已經掌握了印度尼西亞若干冲要陣地。公司認為巩固自己的貿易壟斷，創造条件以便在尽可能低廉的价格下取得当地貨物，是自己的主要任务。

公司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進行的斗争中，走了一段很長的、血腥的途程。公司在开始進入印度尼西亞时，是用談判和訂立协定的方式以便公司代理人按照市价收購当地貨物的，而最后則确立了自己的絕對壟斷，可以按照任意規定的低廉价格收購这些貨物。公司走完这一途程所用時間的長短，取决于当地統治者力量的强弱。在摩鹿加群島上，公司在極短暫的時間之内走完了这一途程。至于其他更强大的王國，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則不得不極小心地來对付，等候着封建內爭和部落間战争給它以确立对这些地区統治的机会。它在爪哇則必須特別小心謹慎。尼德蘭殖民帝國的首都和重要的中心——巴達維亞，建立于一六一九年，它还处于被爪哇島上一些王國攻击的威脅之下。这些王國还不願与欧洲强盜妥协，而且还有存有把欧洲强盜赶出島外去的希望。

尼德蘭有一連串的商館和要塞，从好望角和紅海入口处起，經過波斯灣、印度的馬拉巴尔及科罗曼德海岸、孟加拉、暹羅、东京、馬六甲一直延長至日本的出島。这使荷蘭便子進行为爭取巩固和擴大自己在印度尼西亞的地位的斗争。就像馬克思指出的：“首先使殖民制度得到充分發展的荷蘭，在一六四八年，就已經达到了自己的商業优势的最高点……”与后来資本主义穩固时期、即工业的至上权引起商業至上权的时期不同，“……在真正的手工制造業时期，却是商業的至上权保証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当时殖民制度起了卓絕的作用”。[⊖]

成为“十七世紀資本主义民族典范”（馬克思語）的尼德蘭实力强盛的时期，尼德蘭的殖民地制度就形成了。它用对当地居民的駭人听聞的掠夺和剝削为代价，保証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取得空前的利潤，它成为其他欧洲國家壟斷貿易公司向往的榜样。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五二頁。

第二節 馬打蘭及万丹苏丹王國

爪哇在公元后最初几世紀中与印度及中國有密切的商業和文化上的联系。印度文化的影响表現得特別强烈。爪哇文的字母來自印度。爪哇居民接受了印度征服者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印度的史詩和爪哇民間故事中各地的曲調交織起來，罗摩衍那史詩的主題是爪哇影子剧(哇影)中受人喜愛的題材。

到了十七世紀中叶，爪哇中部及东部統一在馬打蘭封建王國家的政权之下。这一國家的主要核心地帶是古代的農作物地区，爪哇部族早在中世紀即已在該地形成。

在这些地区，土地为苏丹所有，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他的直接領有之下。耕种苏丹土地的農民公社的活动，由特設的管理員——比加爾（Bekal）來加以監督。在其他地区，征收租稅和管理对國家的义务劳役（搬运貨物、筑路、修桥等），則操在特別任命的官吏或臣屬於苏丹的世襲封建主之手。

農業生產的基本环節是農村公社，公社社員有权掌有份地和利用公社牧場及荒地。早在十七世紀，就到处都有定期对公社社員分配公社土地的習慣。公社享有社內自治权。在公社之上，有选出來的農村行政机构。不过，在公社內部，有相当程度的財產上的不平等。在每个迭斯（即村社）中都有無地的農民，他們在对分租佃制的基礎之上为富有的社員所剥削。農村行政机构在表面上虽是选举出來的，它却变成了封建官僚政治机构剥削農民基本群众的最低級的环節。这一变化过程在那些直接由苏丹的比加爾管理的土地上進展得特別厉害。

在爪哇農村中占統治地位的虽然还是自然經濟，而在沿海地区，手工業者的数目却增多起來，商品貨幣关系也發展起來了。封

建主們力求用貨幣租稅來代替實物租稅，並且讓商人來包辦稅收，或者讓他們壟斷某種商品的貿易。

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全部時期中，馬打蘭蘇丹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在爪哇東北部，馬打蘭的統治達到了沿岸一帶，並且及于鄰近的馬都拉島。馬都拉人被移居爪哇東部地區的不下四萬人，而被送到馬打蘭首都的馬都拉王公和部落酋長，則被殺害了。繼馬都拉之後，泗水也被征服了。爪哇島上井里汶封建王國的領地與荷蘭人所侵占的巴達維亞地區接壤，其統治者自認為馬打蘭的藩屬。馬打蘭蘇丹攫取了蘇蘇湖南的稱號（即“所有臣服于他”的意思）。

馬打蘭也力求使爪哇西部歸它管轄，該地在十七世紀中葉，有一個勢力相當強盛的萬丹王國。這個國家的強盛，在很大的程度上應當歸功于中國、越南和印度以及波斯灣上各國之間貿易通路的變動。葡萄牙人于一五一一年占領了馬六甲，商界人士力求躲開葡人的苛捐雜稅和掠奪，就不再利用原有沿着蘇門答臘東岸和馬六甲海峽的海路。這樣，前此還是很偏僻的爪哇西部，現在開始成為商業中心。在萬丹國家的首都，出現了來自東方各國的商人。一五九五年，由考尼利斯·霍脫曼率領的第一個荷蘭遠征隊正好來到這裡，給荷蘭人深入印度尼西亞打下了基礎。尼德蘭力求取得建築商館和要塞的權利，後來就遇到了萬丹統治者的堅決反擊。荷蘭征服者和萬丹之間的頑強鬥爭開始了，在鬥爭的進程中，尼德蘭東印度公司得以占有原屬萬丹的雅加大小王國。東印度公司侵占了雅加大小王國之後，于十七世紀中葉還繼續和萬丹做鬥爭，萬丹的統治者頑強地拒絕臣服于荷蘭強盜。東印度公司甚至到了十七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也不能把破壞自己壟斷的英國商人趕出萬丹的境外。

十七世紀中葉萬丹內部的情況，很特出的是封建關係的加強，該地封建關係之開始形成，要遠比爪哇中部和東部為晚。中介貿

易的發展以及对入境商人征收关税和捐稅，都促成万丹苏丹和封建上層分子發財致富。对香料大量需要的結果，使万丹農民農奴化的过程加紧起來。農民被强制放弃畜牧业和种植糧食作物，而改为种植胡椒。对胡椒开始征收租稅。出售胡椒給欧洲商人和东方商人，成为万丹封建主發財致富的重要來源之一。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中叶还没有力量征服馬打蘭和万丹，于是就竭尽一切可能來削弱它們，准备条件來征服它們。这时公司的政策，由一个在印度尼西亞活动的荷蘭殖民强盜很确切、很清楚地規定了出來，他說：“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嗾使一个王國去反对另一个王國……不讓万丹变得太弱，不讓馬打蘭变得太强”。

第三節 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区的情况

印度尼西亞多数其他地区，都和爪哇不同，它們在十七世紀中叶还是由落后的社会經濟关系占統治地位。不过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过程和階級社会的形成，几乎到处都發展起來了。

在很多地区，奴隸制廣泛發展起來。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有助于奴隸制的保存。早在十六世紀，公司就已經廣泛進行奴隸貿易和在种植園中使用奴隸劳动。馬克思指出：“最为特出的是：荷蘭人为要獲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隸，曾在西里伯島实行一种盜人制度。它并为此目的，特別訓練了一批盜人的人。盜賊、通譯人、販賣人，是这种營業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的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 在十七世紀，公司也和峇厘以及其他島嶼的封建主們締結了关于供应奴隸的协定。

在苏門答臘北部形成了亞齐王國。亞齐苏丹政权的强化使他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五〇頁。

变成为享有無限权力的統治者和住在該國沿海地区的臣民的生命財產的管理人。但是在亞齐內地，选举出來的氏族和部落的領袖还繼續起着巨大的作用。至于其他处在亞齐苏丹治下的非亞齐部落，他們对亞齐苏丹的从屬关系，归結起來，只是交納或多或少的定期的貢賦。

印度尼西亞群島东部的不大的第多尔和簡那底兩個苏丹國家，控制了領地附近許多島嶼盛產的香料。經常从摩鹿加群島各部落搜集丁香、豆蔻和其他香料貢品給这些國家的苏丹和封建上層分子帶來了巨大的收入。到了十七世紀中叶，这些苏丹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被欧洲人的征服所破坏了。东印度公司虽然在名义上还承認簡那底和提多尔对出產香料各島的主权，但在事实上公司对它們是不加考慮的。

欧人对印度尼西亞的征服，使第多尔、簡那底和許多其他王國削弱，急剧改变了印度尼西亞內部勢力的对比，并且使得前此沒有起过顯著作用的某些王國，暫時加强起來。例如，在十七世紀，西里伯島上面臨望加錫海峽的荷瓦國家就加强起來了。欧洲其他国家和东方各國的商人，被荷蘭人剝夺了直接取得摩鹿加群島香料的机会，就利用荷瓦來达到这一目的，使它变成为香料走私貿易的中心。荷蘭人对荷瓦实行軍事远征，但在很長的时期內并不能隔断荷瓦和出產香料各島的联系。出產香料各島的居民和酋長也力求逃避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荷瓦苏丹們的財富和权力的增長以及他們强制把周圍各部落及其酋長变为納貢的藩屬等事引起了后者的反抗。荷瓦的内部矛盾，以及爪哇島上和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区的内部斗争，都被公司廣泛利用來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司煽动起这些矛盾，时而对斗争的这一方，时而对斗争的另一方給予“援助”，这就不断增强了它自己

在印度尼西亞的地位，并且把自己的競爭者趕出去。

第四節 一六六七年的邦海條約

完全壟斷香料貿易的企圖，使公司不止一次地和荷瓦發生武裝衝突。而只是由於詭詐的政策和殖民者考尼利斯·史畢爾曼的緣故，才得以擊破這一國家的實力。荷瓦的崩潰，與其說是荷蘭人軍事優勢的結果，毋寧說是他們利用了西里伯南部為荷瓦蘇丹哈桑·烏德·丁所征服的舞吉子部落領袖和封建主們的不滿情緒。

史畢爾曼得以組成以阿魯·巴拉加為首的不滿的領袖們的集團，答應給他以蘇丹的稱號和曾被荷瓦征服的蒲尼王國。史畢爾曼憑借自己的這些土著“同盟者”之手，在強大的荷蘭海軍支援之下，經過長期的包圍奪取了荷瓦的首都。一六六七年十一月，蘇丹哈桑·烏德·丁被迫簽訂了所謂邦海條約。

根據這個不平等條約，公司取得了壟斷荷瓦貿易並完全趕出其他歐洲人的權利。蘇丹放棄了與摩鹿加群島之間的獨立自主的商業往來，放棄了對松巴窪、佛羅理士和其他島嶼的覬覦，並且承認公司居於自己的主權之上。公司免交一切關稅和捐稅。擁有鹿特丹要塞的王國的部分土地轉歸公司直接領有。荷瓦領土上其他一切工事都被拆毀。最後，蘇丹哈桑·烏德·丁應許交付賠款二十五萬荷元和數以千計的奴隸。

荷瓦的實力被擊破了。兩年之後，史畢爾曼毫不困難地進一步擴大了公司的權利和取得重要的戰略據點——松巴窪[⊖]。

阿魯·巴拉加被任命為蒲尼蘇丹，但必須臣屬於公司。後來，史畢爾曼更把他變為公司在西里伯以及群島的其他地區，特別是

⊖ 原文為 Самбуло，但那時讓給公司的是 Сумбава。——譯者

爪哇的掠夺計劃的直接工具。

第五節 杜魯怒佐約在馬打蘭的起义

一六五二年，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和馬打蘭苏丹訂立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馬打蘭承認了公司在爪哇的領地。公司領地与馬打蘭以多罗磨河[○]为界。但是在南边，荷蘭領地的边界則还是沒有划定。在这一时期內，公司還沒有能力征服馬打蘭，公司对待馬打蘭的政策是由公司对馬打蘭所关怀的一点，即供应它在爪哇領地所需要的粮食來决定的。

同时在馬打蘭內部，对殘暴而專斷的苏苏湖南·阿孟古辣一世的政策的不滿增長起來了；不僅是廣大的人民群众，就是統治阶级中的各个階層，都受到破坏性的苛捐雜稅之害。一六七四年，爆發了以馬都拉一个王杜魯怒佐約为首的起义。起义的主力是馬都拉島上的人民群众，他們正苦于自己的統治者的异常沉重的剝削負担。这些統治者都是苏苏湖南的臣屬，他們貪婪而腐化，几乎寸步不离馬打蘭領主的宮廷。

馬都拉起义者的隊伍，在杜魯怒佐約領導之下，來到了爪哇，在这里群众把他們当作救星來看待。在起义軍的旗帜之下，聚集了在馬都拉被征服后被帶到爪哇來的馬都拉的移民，和廣大的爪哇土著農民群众。在邦海條約訂立之后定居在爪哇东海岸，被剝夺了一向从事的職業——海上貿易——的舞吉子“海盗”們，給予起义以重大的帮助。被公司迫害的舞吉子人曾經被迫到群島的其他地区尋找避难所，并且用海上搶劫來代替正常的海上貿易。舞吉子人在自己的領袖孟底馬那魯領導之下，归附了杜魯怒佐約。

○ 或譯蘭大隆河。——譯者

公司在最初的时候，并沒有干涉这个斗争。公司估計到苏苏湖南本人將被迫請求公司“援助”，是不無理由的。史畢爾曼甚至企圖和起义領袖杜魯怒佐約保持接触，答应給后者以“援助”，以換得后者对公司所作的讓步。不过，杜魯怒佐約很坚决地拒絕了殖民者的奴役性的建議。

同时，起义繼續开展起來了。起义者的主要口号是要求赶走欧洲强盜和恢复麻喏巴歇國家。公司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的等待时机的立場，坚决地站在苏苏湖南这一边。苏苏湖南在起义者占領了首都之后逃到公司的領地中去，准备以任何代价換得公司的帮助。阿孟古辣一世逝世之后，其子号称阿孟古辣二世，于一六七七年被迫与公司訂立协定。根据这一條約，新的苏苏湖南承允給予公司以在馬打蘭全部領土上進行無限制貿易的权利，割讓加拉橫和勃良安地区給公司，承認以沿南安由河（印尼文为 Indramajoe）直至其流入印度洋之处为公司領地的边界，割讓爪哇北岸的三宝壠城給公司，給予公司以在南旺建立造船厂的权利，偿付公司因給予軍事援助而耗費的全部費用，在偿付相应款額之前，將馬打蘭全部海港交由公司支配。这个强加在阿孟古辣二世身上的條約，大大地擴大了公司的領地，并且給它造成了在印度尼西亞進一步擴張的絕對有利条件。

一六七八年，公司調動頗大的兵力开入馬打蘭，以進行反对起义軍的斗争，在斗争进程中还有自己的同盟者和代理人阿魯·巴拉加的兵力加入在內。起义軍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一六七八年十一月，阿孟古辣二世重登大位。代替在战争进程中被破坏了的原有的首都，現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首都——加达梭拉。不过，公司还進行了三年緊張的斗争，才把起义鎮压下去。

第六節 尼德蘭在万丹的統治的确立

公司在对馬打蘭進行斗争期間，需要費相当的勁，所以它竭尽一切可能避免和万丹發生冲突。一六八〇年之后，公司把起义鎮压下去，同时又巩固了自己在馬打蘭的地位，就着手确立自己对万丹的控制。

万丹的苏丹企圖利用馬打蘭的起义，牺牲阿孟古辣二世兄弟所統治的井里汶，來擴大自己的領土。万丹政权如果擴大及于井里汶，这就意味着万丹的領地包圍了屬於尼德蘭公司的全部領土。

与尼德蘭公司相競爭的英國东印度公司的領導者們，正确地把史畢爾曼和阿孟古辣二世的條約，看做馬打蘭的復亡的开端，他們曉得荷蘭掠夺者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万丹——这是爪哇島上英國人得以維持商館的最后一个地区。这就是英國公司代理人所以支持万丹領土擴張計劃的原因。同时他們依靠老苏丹阿蒲法达(印尼文为 *Abulfatah*)，而其子阿蒲加哈則傾向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反对自己的父親。

荷蘭人答应給阿蒲法达之子以軍事援助，于一六八〇年使其子承担义务，允許公司享有对万丹貿易的壟斷权。这样，万丹苏丹家庭內部的兩代苏丹的斗争，事实上就变成了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和英國东印度公司之間的搏斗。

一六八三年，經過頑強斗争之后(荷蘭人在这一斗争中再度廣泛利用了阿魯·巴拉加的部隊)，万丹苏丹被俘，并被送至巴達維亞，他在該地一直被囚禁至死。一六八四年，万丹的新苏丹和公司訂立條約，根据这一條約，苏丹放弃了对井里汶的野心，允許公司壟斷万丹和苏門答臘島上臣屬於万丹的蘭蓬的貿易，承認荷蘭人所提出的万丹和公司領地的疆界。

万丹的失败也是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打击。英国人以及其他非荷兰的商人都被迫离开了万丹。与马打兰和万丹订立的条约是尼德兰公司在确立其对爪哇的控制的途程中的重要步骤。

英国人被赶出爪哇之后，就定居在苏门答腊西岸的萌姑莲。但是，在荷兰人还能够保住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垄断地位的时期中，英国资本就不能给英国人带来什么特殊的利益。

一六八三年，简那底的苏丹试图恢复自己对香料来源地的控制和摆脱荷兰“同盟者”的束缚。在随即发生的武装斗争中，荷兰人给予简那底以最后的打击。在同年订立的条约中，正式规定了这个王国完全隶属于荷兰人。

简那底的起义是反对荷兰对香料群岛的控制的最后一次大起义。公司的垄断是加强了，这些岛上居民只要稍有规避履行荷兰人命令的企图，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酷的惩罚。

第七節 苏拉巴蒂的起义

公司强加于马打兰和万丹的不平等条约，扩大并巩固了荷兰人在爪哇的势力。不过，和殖民地剥削加强的同时，爪哇人民对征服者的仇恨也增长了。在所有各岛屿，特别是在直属于荷兰人的领土上，都掀起了反对“异教徒”的宗教斗争的运动。

在巴达维亚、万丹、井里汶，号召消灭异教徒的传单开始秘密地传播起来。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导者来自苏门答腊，取名伊宾·伊斯干德尔，并宣称自己为马其顿亚歷山大的后裔。万丹和马打兰的许多封建主都对他表同情。公司在安汶驻军的指挥官也投入运动，他带着一部分自己的士兵离开了巴达维亚，并且参加了起义军。

与此同时，在爪哇东部也爆发了起义。这一起义是由苏拉巴

諦領導的，他原是个奴隶，來自峇厘島，曾一度在公司軍隊中當兵。早在公司與萬丹進行鬥爭的時期，蘇拉巴諦就已忍受不了荷蘭軍官的凌辱，投附到萬丹這一边來。在對萬丹的戰爭結束之後，蘇拉巴諦不得不馬到打蘭來避難。在這裡，他很快地把不滿的農民和奴隸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在爪哇東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于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創立了事實上獨立的國家。

起初，蘇蘇湖南阿孟古辣二世，支持了蘇拉巴諦，指望靠他的幫助來進行反對尼德蘭公司的鬥爭。但是蘇蘇湖南的許多臣民還是逃歸蘇拉巴諦治下。此外，蘇拉巴諦又把瑪琅和諫義里地區給征服了。蘇蘇湖南至此驚慌起來，就去求助於公司。不過殖民當局却在等待时机。它們指望鬥爭的加深將會迫使蘇蘇湖南付出更高的代價來換取荷蘭的援助。此外，公司的軍隊這時正忙於鎮壓自己領地上反對荷蘭的運動。對阿孟古辣二世的談判由一六九五年一直延續到一七〇三年他逝世的時候為止。

阿孟古辣二世逝世之後，馬打蘭封建上層分子反對蘇拉巴諦的鬥爭，因死去的蘇蘇湖南之子繼位號稱阿孟古辣三世與其叔父爭位的鬥爭而復雜起來。公司認為爭位者[⊖]是實現自己掠奪目的的適宜工具，就不顧阿孟古辣三世的要求，拒絕把在公司保護之下逃往三寶壠的王叔及其信徒交給蘇蘇湖南。一七〇四年，公司承認住在自己領地上的僭位者為合法的蘇蘇湖南，並且靠自己軍隊的幫助，保證他奪取首都。新的蘇蘇湖南被迫以很高的代價換得荷蘭的帮助。根據一七〇五年的協定，他放棄了對井里汶王國的覬覦，這決定了後來該地之并入公司領地。他也放棄了對馬都拉一部分土地的覬覦。除去新的貿易特權之外，公司還取得了在馬打蘭首

[⊖] 指王叔。——譯者

都駐軍的权利。

不过，这个所謂“第一次爪哇王位繼承戰爭”一直繼續到一七〇八年。阿孟古辣三世与苏拉巴謫联合起來，抵抗公司的軍隊达三年之久。只是在荷蘭軍隊系統地占領爪哇东部，苏拉巴謫軍隊在岩望被击潰，苏拉巴謫所建立的國家的这一重要中心被侵占之后，阿孟古辣三世才被迫投降了。他被押到巴達維亞之后，又被流放到錫蘭島上去。

但是苏拉巴謫并沒有放下武器。他繼續進行反对荷蘭人的斗争，只是到了一七一九年，殖民者才得以完全熄滅爪哇东海岸人民反荷蘭的斗争的火焰。苏拉巴謫被殺害了。

在同一年爆發的第二次爭奪王位的戰爭（一七一九年——一七二三年）中，荷蘭人急忙扶持自己的傀儡繼承人登上馬打蘭的王位，并且帮助清算了諸王弟对政权的爭夺，这些王弟被逮捕，并且被流放到錫蘭和开普殖民地去了。

第八節 荷蘭殖民制度及其影响

到了十八世紀初，印度尼西亞殖民制度已具有其一切特征，这些特征基本上一直保持到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結束的时候。

公司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自己对貿易的壟斷。对獲得当地出產的所有珍貴物品的壟斷，当然保証了公司在把它出售到欧洲和东方市場上去的时候獲得巨大的利潤。公司使出產香料的群島归自己統治之后，不但和走私貿易進行斗争，而且也嚴格管理了出口香料的数量，以便保持高价。香料只許在特定的島嶼上种植（丁香在安汶島，豆蔻在班达島）。在其余島嶼上，居民必須砍光一切樹木，但是由于热帶自然条件不管荷蘭人的規定，而被砍光的樹木和灌木很快地又生長起來，因此公司定期派遣特別的远征

隊去鏟除它們。

各種反抗殖民者殘酷命令的企圖都被鎮壓下去了。在那些規定種植香料的地區，居民就必須按照固定的和極低的價格把香料賣給公司的貨棧。如對這一制度稍有規避，就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公司的壟斷使摩鹿加群島的居民陷於貧困和飢餓。群島的居民被剝奪了以香料換取糧食的可能，從公司的代理人手中也得不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到了絕望地步的居民，不止一次起來反抗荷蘭暴政，但是起義者組織脆弱，武裝惡劣，被荷蘭人用最慘無人道的手段鎮壓下去了。群島中的一個島、即班達島上的起義，造成了島上居民几乎全被消滅的結果。成百的被俘的起義者被押至爪哇，並且被賣為奴隸，而殘存的居民則被趕入荒瘠的山區，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繫，慢慢地餓死在那裡。公司在沒有人煙的群島上，企圖在荷蘭移民的幫助之下，組織豆蔻的種植。他們分得了土地，得到奴隸的供應，被賦予在鄰近各島上獵取奴隸的權利，並且有義務把一切產品賣給公司的倉庫。

公司巩固了自己對爪哇各王國的統治之後，把出賣鴉片的壟斷權也抓在手中，在印度尼西亞種植鴉片完全是公司干的。在印度尼西亞那些不能提供公司以商業利益的島嶼上，就建立了要塞和商館以保衛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壟斷地位。

根據和萬丹訂立的條約，公司取得對萬丹的藩屬蘭蓬的貿易壟斷權，它就利用這一權利來巩固自己在蘇門答臘及其毗鄰巨港的地位。

擁有大量居民和金礦產地的蘇門答臘西海岸引起了公司的特別注意。荷蘭公司在該島這一地區加強自己地位同時，還可以阻礙英國在萌姑蓮擴張勢力。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公司對巴東加以征

服。荷蘭人为了保証把得自爪哇的食鹽拿到苏門答臘去出售可以取得高额的收益，就以死刑相威脅，禁止人們在苏門答臘西海岸采鹽。該地原有的許多鹽場都被封閉了。結果公司得來的鹽，每石用費不过六荷元，而出售时則賣到每石五十至七十荷元。

公司在确立自己对各王國的控制之后，并沒有直接干預封建主与居民之間的相互关系。公司根据其强加于“同盟者”的條約，确立了自己对貿易的壟斷，并且保証了它所关心的農產品和林業產品的供应。只要这种供应——强迫供应制——得到滿足，各地統治者沒有不服从的現象，公司并不关心各地当权的上層分子对居民的剥削形态和方法。

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亞其他被荷蘭征服的地区对農民封建剥削的加强是荷蘭掠夺的后果。封建主被剥夺了原有的收入來源，被迫按最低价格把以租稅形式取自農民的產品賣給公司，因此就在自己这一方面更加强化了对農民所施的压榨。对人民群众剥削的加强，甚至是像爪哇島上馬打蘭或者万丹和苏門答臘島上亞齊这些大王國衰落的基本原因。

印度尼西亞各王國的解体和削弱使他們之間争夺对腹地的統治和征服更弱的部落的斗争趋于尖銳化。公司就利用了这种內部斗争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公司的殖民政策加强了被征服区階級形成的过程，加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宗法关系的肅清。

在被公司侵占的爪哇的土地上和变为自己直接領有的土地上，荷蘭人仍旧保持了当地封建主和知事們的政权。公司不干涉他們和居民之間的关系，保留他們全部行政和司法的职能，同时把他們变为自己的代理人。荷蘭領土上的封建主与表面上独立的王國不同，只要他們無条件履行荷蘭人关于供應產品、补充兵源、進

行建筑道路和要塞、运输商品等等的要求，就可以保持其继承权利和剥削居民的可能。这样，原来的封建主就变成了公司的官吏和所谓摄政官。

公司不满足于对当地居民的劳动产品的日益增多的侵夺时，就借助于摄政官，走上了强迫种植新作物的途径。十八世纪初年，强迫种植咖啡，变成了居民的灾难。早在一七二三年，咖啡的收穫，就几乎达到二百万磅。依照荷兰人的要求，摄政官强迫农民完全改种咖啡树，其全部收成按照最低价格卖给公司仓库。农民不再有时间来播种和收割粮食作物。购买咖啡所付出的大部分款项都落在封建主手中，农民所得的几文钱，甚至不能购买粮食。

当欧洲市场上咖啡跌价的时候，荷兰人就残酷无情地强迫居民很费力地砍尽所种的咖啡树，而过了几年之后，则又强迫种上幼小的咖啡树。各种反抗的企图都被武力镇压下去。农民到了绝望的地步，就离开了自己的村庄，逃入山中。

第九節 殘殺華僑和華僑与爪哇人的起义

对一切反对公司及其代理人的行动实行残暴镇压的荷兰人，对日益增多的华僑的入境，很耽心害怕。起初，东印度公司吸引爱劳动的手工业者、种菜能手和华僑果农到自己的领地。十八世纪初，单是巴达维亚，就有华僑四千人，在巴达维亚以外的荷兰领地上，则有华僑不下六千人。不过，在荷兰人巩固了在爪哇的地位之后，他们对吸引华僑入境，就不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富有的华僑是竞争者，而贫穷的华僑则又是对自己有害的危险分子。早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年，荷兰当局就已经把对自己没有好处的贫穷失业的华僑流放到锡兰岛和开普殖民地去。只有从公司得到特别许可証的华僑才被允许住在爪哇。发给许可証就变成了贪得无

鑿的荷蘭官吏受賄的源泉。在華僑中間滋長着不滿。一七四〇年，公司開始大批逮捕“形迹可疑的”華僑。甚至就是取得居住許可證明書的華僑，也必須證明他們擁有足夠的資財、開設作坊或商店。一切沒有財產的人們都被強制流放到錫蘭島的種植園中去做工。

這一殘暴決定實施的同時，就發生了種種勒索和掠奪。許多華僑從巴達維亞逃出，企圖在爪哇內地找到避難所。

荷蘭總督以華僑準備攻擊巴達維亞為借口，組織了一次駭人聽聞的對華僑的屠殺。被嗾使反對華僑的暴民，在荷蘭士兵參加之下，劫掠和屠殺華僑達一星期之久，雖老幼亦不得免。僅是巴達維亞一地，華僑住家被劫掠和被焚毀的就有六百多處。被殺害的華僑數以千計。總督並下令將獄中華僑全部處死。當首都已無可再搶再殺的時候，殖民當局就力圖把這一個星期的流血事件描述為當地居民的自發的行動，假仁假義地對全體願意回到巴達維亞的華僑宣告大赦。一部躲開屠殺的華僑回來了，被遷到個別的華僑住區中去。

不過，許多幸存的華僑，不相信殖民者的虛偽的諾言，他們集結成為隊伍，並和爪哇人團結一致，進行反對荷蘭人的共同鬥爭。起義者將南旺地區和其他一些城市中的荷蘭人全部殺死，並且包圍了三寶壟。加達梭拉的荷蘭人也陷入於危險狀態中。分布在該地的荷蘭駐軍被繳械，荷蘭的軍官則被殺死了。

蘇蘇湖南巴古·布窩諾二世因人民運動的規模而感到震驚，他試圖和公司商談共同進行反對起義者的鬥爭。但爪哇人和華僑起義隊伍攻占了首都，趕走了巴古·布窩諾二世，並且宣告以被荷蘭人流放到錫蘭島的阿孟古辣三世的孫子為蘇蘇湖南，號稱阿孟古辣四世。

被趕走的巴古·布窩諾二世決心不惜任何條件來取得荷蘭人

的帮助。公司方面也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來消滅爪哇人民群众和華侨联合一致的可怕的起义。進行正規戰的荷蘭軍隊，开始進攻首都加达梭拉。

尽管运动的規模不小，它的弱点很快就表現出來了——缺乏組織性、不能从人民中間选拔領袖，以及掌握斗争領導权的封建人物的自私自利等等。爪哇人与華侨之間开始有了糾紛。荷蘭軍隊接連打敗了起义者，占領了首都。

阿孟古辣向殖民者乞憐投降了。巴古·布窩諾又恢复了王位。

他在梭罗村建立的新首都被称为梭罗。公司在一七四三年与巴古·布窩諾訂立的條約就是对公司帮助的報酬。該約着重指出巴古·布窩諾之得國純粹是由于公司的“仁慈与援助”。苏苏湖南为了报答“恩人”，放弃了他在馬都拉的全部权利，并且把馬打蘭北部沿海地区，全部割給公司。这样重要的領土的割讓使得馬打蘭的領土縮小了一半，而該國与沿海地区以及許多重要港口完全隔絕，則具有特別嚴重的影响。

第十節 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衰落

英國反对“十七世紀中資本主义民族典范”的荷蘭的斗争几乎没有間歇。在十七世紀下半期三次英荷战争中，荷蘭在殖民地方面的霸权被摧毁了。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战争之后，尼德蘭已經淪为第二流的殖民强國。到了十八世紀初年，尼德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优越地位虽然仍是無可爭辯的事实，可是它在英國競爭者的攻击下保持自己的壟斷就愈來愈难了。“在十八世紀初年，荷蘭手工制造业已經落在英國之后好远了，荷蘭人已不复是一个优越的商工业國家。”[⊖] 英國正加紧侵入印度尼西亞。

当地商品銷售給英國人，可以得價較高，而荷蘭公司則實行強制低價收購。封建統治者和部落酋長對這一點都極感興趣。英國人甚至在公司職員中間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走狗。荷蘭的職員雖被嚴格禁止自費和為自己的利益進行商業活動，但他們仍然暗中把搶來的或廉價買來的產品賣給公司的競爭者。走私極為盛行，公司職員也大量參與走私貿易，他們為了運輸私貨甚至時常利用公司的船只。

公司以全力對盜竊和走私進行鬥爭，但並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一七二二年，有一天在巴達維亞，有二十六個公司職員因參與秘密貿易而被斬首。十年以後，總督和公司的“總經理”也為了走私而遭到處罰。

因香料貿易而得的收入下降了。十八世紀末年安汶入不敷出之數達十萬荷元之譜。班達群島的入不敷出之數則達六萬五千荷元。波羅洲、西里伯和蘇門答臘諸島的商館也不再有什么收入。

與在荷蘭當權的商業金融寡頭和奧倫治王室有密切聯繫的尼德蘭公司的經理部隱瞞了自己財政方面的困難。他們靠發行新的股票繼續付給股東以巨大的股息。因此公司股票就得以人為地保持其高價。至於荷蘭資產階級中與公司沒有聯繫的階層，他們對公司的特權進行了日益劇烈的攻擊。一七七四年，當議會討論繼續給予公司以特許狀的時候，關心維護公司的派系就不得不在議會中進行頑強的鬥爭。

政府給予公司以貸款，認為這是捍衛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統治的主要手段。政府的軍隊和船艦也交給公司去掌握。

同時對付競爭者的軍事行動和鎮壓印度尼西亞人民起義的軍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五五頁。

事行动所需要的开支增多了，并且耗费了愈来愈多的财力。

由于商业收入的跌落，对印度尼西亚农民直接进行封建剥削所得的收入就开始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赋税增加了，咖啡的强迫种植扩大了，盐的垄断贸易加强了，鸦片也是公司垄断的物品之一，鸦片的强迫种植也打下基础了。

爪哇在十八世纪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地是具有重要性的；荷兰人特别关心夺取马打兰和万丹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地。同时把这些王国降为公司底卑贱的臣属就必定能保证公司在反对英国竞争者企图利用它们的斗争中得到胜利。

爪哇各王国内的情势便利了荷兰人计划的实现。封建剥削的不断加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满的增长，他们的不满变为自发斗争的爆发。万丹和马打兰两国中争夺政权的王位觊觎者也力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来实现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

公司帮助封建上层分子对人民进行斗争，并且支持各个王位觊觎者，它在到了自己生命史上的最后阶段以前，尽管日益衰落，却仍然继续扩大自己在爪哇岛上的领地。

第十一節 馬打蘭的瓜分

第三次王位继承战争使得荷兰人有机会给马打兰以最后一次打击。这一次战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公司公开挑衅的结果。

总督范·伊霍甫(一七四三——一七五〇年)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寻求从殖民地中榨取财源的新方法。

他看到由贸易而得的收入一直下降，就企图组织荷兰人移入爪哇，并且在该地创造出一个欧洲殖民者的阶层。他在任时期，曾在限制爪哇封建主及摄政官对爪哇人民逞凶肆虐这一方面执行了一些措施。伊霍甫的这些措施绝对不是出自对人民的关怀。这些

措施的目的在于靠对爪哇農民群众的直接剥削來增加公司的收入。同时，人民的不滿正在增長之中，眼看要爆發为新的起义，而这些措施可以緩和人民的不滿。

在伊霍甫訪問梭罗时期，正逢修改公司与苏苏湖南訂立的條約，以期使公司得到更多的利益。伊霍甫認為自己是馬打蘭的絕對主宰，他的行为激怒了很多爪哇的封建主起來反对公司及其傀儡巴古·布窩諾。苏苏湖南的兄弟曼古·布米和他的侄兒曼古·涅哥罗曾經積極参加过華侨和爪哇人的起义。他們恃有農民的不滿，再度拿起了武器。一七四九年巴古·布窩諾死后，斗争就特別激烈地展开了。

荷蘭总督迫使病危的苏苏湖南把馬打蘭“割讓”給公司。他的兒子之被承認為苏苏湖南，并不是基于繼承权，而是作为采邑領主的身份，以受封于荷蘭人而得國。

苏苏湖南这一臨死前的行动引起了普遍的憤慨。被宣布为苏苏湖南的曼古·布米，联合了一切决心和荷蘭人斗争的力量。馬打蘭的大部地区很快地就被起义者控制了。

巴古·布窩諾三世完全仰賴公司及其軍隊的帮助。一七五一年曼古·布米使荷蘭人遭受到决定性的失敗。荷軍統帅在战斗中被击斃。曼古·布米的軍隊几乎解放了爪哇北部海岸全部地区，并且威脅了公司原有的領地，而公司原有領地的情勢，則由于一七五〇年万丹起义的爆發而更趋困难了。

不过，在起义的封建領導者中間很快地就發生了意見的分歧。曼古·布米和曼古·涅哥罗开始爭夺王位。內战不但破坏了馬打蘭，而且給荷蘭人开辟了迅速鎮压起义的可能性。荷蘭人对这一点是極为关心的，因为万丹的事变这时具有了可怕的性質。

公司的特使來和曼古·布米進行談判，力求以分割馬打蘭为

兩部分為基礎，求得曼古·布米與自己的走狗間的和解。曼古·布米有被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曼古·涅哥羅打敗的危險，就同意停止對荷蘭走狗的鬥爭了。一七五五年，他承認做公司的臣屬，並取得了約為馬打蘭一半的領地。他号称蘇丹，把自己的傀儡國家的首都設在日惹。

曼古·涅哥羅繼續進行反對公司及其走狗的鬥爭。受到戰爭和封建內爭摧殘的人民雖然疲憊不堪，而且期待和平，曼古·涅哥羅反對荷蘭的鬥爭却仍然吸引來許多的擁護者。不過，起義者對公司、蘇蘇湖南和蘇丹的聯軍進行抵抗就愈來愈困難了。荷蘭人允許給曼古·涅哥羅分出其應繼承的封邑，曼古·涅哥羅就接受協議了。根據一七五七年的條約，他從留給蘇蘇湖南的領土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地區作為自己繼承的采邑，並且承認了公司的最高權力。

公司就是這樣把馬打蘭分成為兩個弱小的國家——梭羅和日惹，並且取得機會來利用兩國統治者的競爭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第十二節 第四次英荷戰爭

然而荷蘭人在爪哇的勝利並不能遏止公司的衰落。第四次英荷戰爭（一七八〇——一七八四年）因尼德蘭支持北美英國殖民地爭取獨立而爆發，這一戰爭給尼德蘭以沉重的打擊。這一戰爭對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公司在印度東海岸的據點被英國人佔據了。在蘇門答臘西海岸，小股英軍未經戰鬥就占領了巴東要塞和商館。自私自利的荷蘭官員在英國人允許保護他們的私人財產和商品之後，甚至不打算保衛巴東。英國人在蘇門答臘西海岸所得到的戰利品，價值五

十多万个佛洛林。

荷蘭人虽然由于法國海軍的帮助得以保有錫蘭島，英國的艦隊实际上却控制了欧洲与印度尼西亞之間的海上通路。印度尼西亞和宗主國之間的联系断絕了。殖民地蓄積的香料和其他商品不能輸出。殖民当局企圖靠發行紙幣來弥补增長的支出，但这使得殖民地的財政更加紊乱。在印度尼西亞群島各地獨立和半独立的王國，力圖利用公司的困难，來从事反对它的貿易壟斷的斗争。廖內（印尼文为 Rhio）群島統治者不但把苏門答臘以东的群島上的荷蘭人赶走，而且和馬來半島上雪蘭莪和柔佛兩國的蘇丹聯盟，封鎖了荷屬馬六甲。荷蘭軍隊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廖內群島統治者的起义鎮压下去。战争时期东印度公司的債務从兩千五百万盾增長到五千五百万盾。

尼德蘭在一七八二年就已經被迫和英國進行訂立和約的談判，在一七八四年訂立了不利于自己的巴黎和約。这一和約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而訂立的。

荷蘭人在科罗曼德海岸上的最重要的据点那伽鉢賣仍归英國人所有。这对荷蘭在錫蘭的統治構成了經常的威脅。

英國據說为了在南冰洋捕鯨業的需要，力圖为自己的船只取得自由穿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权利。尼德蘭公司認為英船自由航行就会使取締英國走私貿易不可能，而这种走私貿易远在战前就已经破坏了尼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壟斷。

战争也使尼德蘭本國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尼德蘭有所謂“愛國者”，即是一批对消滅以奥倫治王室为首的商業金融寡头的上層分子和取消公司特权感到兴趣的荷蘭資產階級。这些“愛國者”反对威廉五世的斗争加强了。威廉五世是荷蘭的世襲的“大統領”，同时也是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上層首腦分子。大統領和政府被迫

設立委員會來檢查公司的業務，但这並沒有得出任何結果。公司的收入不斷減少，一七九一年公司的虧蝕達到九千六百万盾之多。公司顯然走上崩潰的道路了。

第七章

中 國

第一節· 領土和居民

中國在十七世紀之初，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它的陸上國境从东到西橫穿南滿，繞过甘肅北境，蜿延至西藏，然后又折向东南延至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沿岸。海南島、台灣島、琉球群島都是中國的領土。若干藩屬國都和帝國[⊖]本土毗連：东北有朝鮮王國和中滿、南滿諸部落，南有印度支那。

帝國的遼闊領土約位于北緯四十三度到二十三度間的廣袤地区，自然条件極其复雜。大部分領土是山脉連綿，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脉的支脉和西藏山地都在这里。东部為中國大平原和綿延不断的海岸綫。

人口总数据官方統計达到六千七百万之多，不平衡地分布于各个地区。东部居民密集，西部居民稀疏。

漢族占着居民的絕大多數，漢人在全國領土之上已經居住了几千年之久，而且基本上具有共同的歷史和一些共同文化因素。中國語言含有各种方言。至于文言，則以統一的象形文字为基礎，但是这种文言和口語之間却有着極大的距离。

住在中國的其他部族和部落人數較少。其中有滿族和索倫族，藏族和蒙古族。南部和西南各省住有当地土著：苗族、僮族以及其他許多族。西部和西北住有回族，維吾爾族以及出自突厥系的其他族。

中國绝大部分的居民都住在鄉村，从事農業。牧畜地区不多。

[⊖] 指明帝國。——譯者

城市居民，就中世紀的情况而言，也是足够廣大的階層。

第二節 封建中國的土地制度，城市和商業

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它在沒有記載的時候即已發生，而且几千年中繼續發展，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國農民還在處於早期文化階段上的時候就已經使用人工灌溉，後來又實行壠畦耕作法，輪種法，並使用各種肥料。因此，一年中間往往有兩三次收穫。

在十四世紀擺脫了蒙古枷鎖之後，國有土地都分給了基本農民群眾。但是到了十六世紀之初，農民已是大規模地被驅逐離開土地，以致他們只剩下很小量的田地。土地轉入豪富手里，而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地主、地方官、商人、高利貸者、出身于村長的下級收稅機關的稅吏，都成了大、中土地所有者。以皇帝為首的兼并農民土地（但被認為是國有土地）的封建主們則是另一類型的占有者。掠奪土地和驅逐農民是用各式各樣的殘暴手段進行的。

農民以前耕種國有土地的時候，都是繳納捐稅，且服徭役。在土地轉入私有者手中以後，除了捐稅略微減輕之外，農民還必須把一部分收穫獻給地主，並須履行各種封建義務。於是被奴役的分成制農民代替了古來相傳的受田人。昔日的受田人因為喪失了農田，有時甚至喪失了家室，往往成為無家可歸，到處流浪。全國各地都充滿了這樣無家可歸，死于飢餓的人。

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國城市的數目有了增長，商業擴大了，手工業也發展了。新的生產部門也發生了。工場手工業有了很顯著的擴展。工場手工業的特點在於生產過程的細密分工，並使用了雇傭勞動。分工已達到那樣大的規模，以至例如一個瓷瓶在其製造過程中要通過五十個工人手。為市場生產的私人工場手工業

都实行了各种技术上的改良。商人以及商人的联合会[⊖]直接控制了生产，致使手工业者遭到了破产。手工作坊和商店的结合在中国成了一个极普遍的现象。生产者也往往成为商人。

国内贸易日甚一日地把农村吸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以内，打破了农村自然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

统一的市场在中国尚未形成，而国内的经济联系和广大的省区市场却已出现。

中国在十五——十六世纪时曾进行过广泛的海上贸易，主要是和中国商业殖民地所在的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曾使中国商业界大发横财。

于是在瓦解着的封建社会里面，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由商界在全国各地区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关系也形成起来。这种过程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但是与之对抗的各种力量是极其强大的。

有时达到几百万畝耕地的最大封建主的领地原是中世纪农业的支柱。封建主们强夺了国有土地之后，并不进行任何改良，而只是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再加上对高利贷者债务的重负，农民经济就迅速破产了。农村中的宗法关系的余孽和奴隶制结构的残余与各式各样的封建剥削交织起来，造成了中国农民呻吟于其下的那种骇人听闻的压迫。这种剥削的负担排除了任何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并使农业遭受着危机和毁灭的经常威胁。

城市中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对农村的侵入，最后，还有剥削阶级的挥霍无度，结果更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剥削，并以商业、高利贷盘剥加重了这种剥削。

封建主在城市中的统治，表现于国家机关对于经济生活各方

⊖ 即同业公会。——译者

面所定的繁瑣規定和監督，這種規定和監督剝奪了城市的任何自治因素。它們推行于各个行会和整个行会制度，这就使行会組織得到了人为的巩固。师傅、帮工、学徒、手工工場工人都遭受着殘酷的剥削，并往往受商人或高利貸者的奴役。同时，城市中的上層人物，即大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代表人，則靠近封建官僚机关，享受各种特权和权利。

大規模的官办手工工場是中世紀的支柱。它們往往把一千多工人集合起來，如在兵器和瓷器的生產中那样；或是把各絲織業中心（例如江苏省）許多織工变为農奴式的家庭工人。官办手工工場利用農奴劳动，而經常不改善其生產技術。可是它們享有特权，得以和私人手工工場競爭，而妨碍了它們的發展。

國家之壟斷礦山开采也是生產發展的極大障礙。

中國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喪失了殖民地和海上貿易道路上的霸权，这对城市，生產和商業的發展都是一个嚴重的打击。西歐殖民者在靠近中國的海洋上建立了統治权，并且搶去了中國在東南亞各处的一部分殖民地。这种情况对于中國的对外貿易給以致命的影响，使制造出口貨的手工工場和無數手藝人破產，引起了沿海城市衰落，并且剝奪了多數劳动居民的生存手段。

上述这些現象更加强了保持中國封建主義統治的趨勢。

表現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另一个進步趨勢的代表者，一方面是農民和城市下層群众，另一方面是富裕起來的手藝人、手工工場場主、商業資本家，即是（在有利条件下）可能發展成为資產階級的那些城市居民階層。農村上層出身的新土地所有主，和士大夫階層的進步人物，也都屬於这一集團。

由此可見，在中世紀和近代交替之际，在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顯然表現出兩個互相矛盾的趨勢來。

封建主义瓦解的过程在階級斗争的性質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因此，十六世紀之末到十七世紀之初，階級斗争之所以顯得空前尖銳，并非偶然。中國的農民起义和城市中的反封建斗争愈來愈頻繁了。

第三節 十七世紀的明帝國

中華帝國是一個擁有頗稱完备的官僚机关的封建君主國。自从蒙古人被驅走以后，由一三六八年起明朝就統治了中國，明朝是反蒙古人的起义領袖，農民朱元璋的子孙的朝代。明朝皇帝們沉溺于北京宮廷的奢侈淫靡，事实上不理朝政，把一切國家大事都交給了佞臣們。这些佞臣往往出身宦官。國家机关十分貪污腐化，到处風行一时的是裙帶关系，賄賂公行，監守自盜。最大的封建主——即皇族，对于國家大事都可任意操縱。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时候，統治階級中曾經有过一些進步人士起而反对明帝國的陈腐規章及腐朽制度。他們提出一些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要求，旨在反对中世紀的某些制度。他們曾批評過官方學術及官方文學，教育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和中世紀儒家思想。他們在十六世紀末期創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东林書院，并且發生了一些政治影响。但是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里，在將近二百年的長期斗争之后，所有反政府的組織和学派都被反动势力消滅了。大封建主和佞臣把持了朝政。貪污和盜竊國家財富的行为以極大規模進行着。政治反动的加强引起了封建制度危机的進一步尖銳化和嚴重的經濟崩潰。

同时，嚴重的外患逼近了國門。中國与从东北侵入國境的滿人進入了艰苦的、長期的斗争。

第四節 明滿戰爭

居住于滿洲(東北)的滿族四个部落，久已是中國的藩屬。他們從事狩獵畜牧，他們的社會正處于原始公社制的瓦解階段。十六世紀時，他們已經有了六個部落和城市，并且局部開始從事農業。他們的酋長和貴族積蓄了可觀的財富，有了奴隸，并和中國進行交易。他們迅速成了殘酷地自相廝殺的王公——貝勒。封建關係在滿洲社會中開始形成起來。

中國對其滿洲藩屬的內戰所進行的軍事干涉，促成了互相敵對的貝勒間的團結。在諸貝勒間，努爾哈赤以雄才大略著稱。許多氏族——即愛馬克——都臣服于努爾哈赤，至于另外一些氏族，則用兵力加以征服。在長期的內戰和對中國作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兼有封建關係的特點和氏族—部落關係的殘余的滿洲國家。這些互相矛盾著的特點也反映在軍事組織的性質上。最初，軍隊是依照氏族和部落聯盟建立的，但是努爾哈赤又創設了龐大的軍事組織——八旗，八旗後來又分為營協。努爾哈赤規定軍階，實行嚴格的紀律和統一的指揮。滿洲軍隊原是由部落統一體紐帶聯繫著的自然獵人和牧人所組成的，再加以武裝精良，大炮裝備，所以具有極高的战斗力。努爾哈赤把已屈服了的敵人編入他的軍隊裏面，保證他們享有一定數量戰利品的權利。這支軍隊于是成為滿洲封建貴族實行其廣泛掠奪政策的一個工具。

一六一六年時，努爾哈赤已經強大起來，宣布他的國家脫離中國，而到了一六一八年，八旗軍就向中國進攻了。長期的浴血戰爭於是開始。滿人圍攻并夺取了南滿的中國城市及炮台，而且把中華帝國的軍隊壓迫到長城附近。同時他們還侵入了蒙古東部。隨後他們又征服了自古以來即是中國藩屬的朝鮮，并且駐兵長城，

對中國腹地進行連續不斷的侵犯襲擊。滿洲騎兵曾出現于首都城下，甚至侵入了山东。他們沿途搶殺，滿載大批掠奪品返回北方。

中華帝國的國內危機和軍事上的削弱使它不能對敵人作強有力的抵抗。中國軍隊人數較少，而且只有很小一部分有火器裝備。貪污中飽又如此猖狂，致使士兵經常受餓。侯臣們害怕有才能的將領擢升起來，因而要從自己的黨徒中委任一些目不識丁、庸碌無能的人去充任指揮軍事的要職。

這樣一來，中國階級矛盾的加劇就更加便利了滿洲人的取勝。然而滿洲人也並不是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勝利。滿洲人很久沒有能突破中國人在山海关要塞和長城附近所設的防綫。

對中國說來，戰爭就意味着更進一步的破產。軍事捐稅無限度地增長着。農業的衰落達到空前的規模。全國瀕于絕境。

第五節 偉大的農民戰爭

在這些條件下，爆發了從一六二八年繼續到一六四五年的長期的，緊張的農民戰爭。戰爭由陝西開始，席卷了長江以北的中國北部。起義軍還會遠向南方分別進軍。他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到一六四四年春天，起義軍占領了北京，推翻了明朝，這時候農民戰爭達到了最高峰。他們這時已經占有從陝西、四川各省窮鄉僻壤直至帝國首都——北京的廣闊領土了。起義軍所到之處，消滅了封建主階級的有勢力的代表，廢除了旧日的賦稅，取消了農民對高利貸者所負的重利盤剝的債務。被沉重壓迫所折磨够了的農民，終於獲得了自由呼吸的機會和擺脫極其慘重而有破壞性的各種封建剝削方式的機會。於是土地回到了農民手中。

舊日的地主不是被消滅，就是被驅走了。農民自耕自食，對新政權只交付一點輕微的賦稅。

然而敌人只是被打敗，並未被歼滅。在山海关附近还有一支对明朝效忠的中國政府軍繼續在抵抗滿人。攻下北京以后，起义將領們和还在西安时就已称帝的領袖李自成的軍事會議，即开始和指揮这支政府軍隊的吳三桂進行談判。当时吳三桂的大本營已成为中國反动派在華北的一个主要中心。封建貴族，明朝許多有權勢的顯宦，富商和稅吏亡命到這裡。他們一致要求吳三桂扑滅起义軍，恢复旧秩序。滿洲的威脅則置諸腦后。吳三桂于是准备好要進攻北京。李自成沒有等到被攻击，就首先率領精銳部隊从首都开往山海关。当时吳三桂已走上背叛祖國的道路。他向昨天还是自己的敌人——滿洲貴族請求帮助他來反对本國人民。他的使者往滿洲貝勒那里奔走了共八次。最后，他親自出馬到了敌人的大本營，自認為滿洲人的臣屬，并剃了半个头，表示恭順。賣國賊吳三桂請滿洲人來鎮压農民起义，并為他們开辟了征服中國的道路。他本人成了滿洲貴族的奴才，他的軍隊也交給了滿洲貴族去支配。不久以前的兩造敌人的聯合軍力轉過來進攻李自成的農民軍，迫使農民軍后退，并且把農民軍一直追到北京城下。

第六節 滿人的入侵華北和農民起义的被鎮压

一六四四年六月六日，滿洲一万騎兵部隊，在中國叛徒——封建主的協助之下，冲入了起义者所放奔了的北京。幸存的封建上層分子和明朝顯宦都狂热地歡迎滿洲侵略者。驚慌失措，孤立無援的首都居民，不能作任何抵抗。滿洲將領們以為大局已定，于是盤據內城和皇宮，驅使吳三桂向西去追击退却的李自成軍。吳三桂在河北西部追上他們，从早到晚進行了浴血大会战。在这次激战中，許多起义軍老战士和叛徒吳三桂軍中的不少兵士都陣亡了，可是任何一方都沒有得到决定性的勝利。但是兩天以后李

自成畢竟更向西退去了。

同时滿洲的主力軍也開入了北京。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當時都已經去世，最有勢力的滿洲親王——多爾袞宣布了他的八歲侄子，努爾哈赤的孫子為皇帝，自己作了攝政王。中國叛徒——封建主們立即承認了這個新皇帝，用中文稱他的年號為順治，而稱新朝代為清朝。于是以滿人為首的國家機構就照中國舊日封建國家的模樣恢復起來了。多爾袞派了一部分八旗軍去協助吳三桂。另一支軍隊開往東南去征服山東。

李自成仍在繼續抵抗，企圖重新和吳三桂開談判，提議聯合中國人的力量，以驅逐滿人。但是叛徒斷然拒絕了這個建議，而和異族征服者一道繼續進行對人民的鬥爭。

當時起義軍力量已是強弩之末。李自成的二十萬大軍剩下不到三萬人。因為將近二十年的連續不斷的戰爭而困憊不堪的農民們，都渴望散伙回家，以為他們一旦能獲得土地，那就意味著戰鬥結束了。起義軍的首領們也沒有能夠提出可能發動人民對異族征服者進行鬥爭的新口號。至於剝削階級的分子，則他們大多數都投效了征服者，剃髮留辮，表示對滿洲政權的俯首聽命。滿洲人和吳三桂軍屠殺居民，焚掠城市和個別村莊，但對農民一時還不敢實行大規模的鎮壓，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足夠大的力量去進行鎮壓。新來的征服者很了解：在久已被農民起義所波及的地區中，自己的地位還是動搖不定。因此，滿人所建立的政權機關到那時候對於恢復舊制度方面還表現慎重態度。這就便利了吳三桂的取勝。李自成在一六四五年的幾次新的大戰中幾乎損失了自己的全部軍隊，因而退到了長江北岸。這位農民，這位起義的天才領袖和卓越的統帥，以後就不知下落了。但是有些史料証實他是在某一次戰役中殉難了的。

農民之不能独立推翻封建制度、巩固自己的勝利，和統治階級与外敌結成聯盟实行叛变，都注定了農民起义的失敗。

起义軍的失敗，使河北、山西、陝西、河南等華北各省都落到征服者手中；山东也被敌人征服了。滿洲人在北方确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發动了征服長江流域和華南的战争。

第七節 揚州和南京的陷落

当農民起义和滿人入侵的时候，明朝的皇族和許多文武官員，从北京逃到長江流域。在經濟發達，而未受農民战争波及的这个地区，統治階級对于滿洲侵略者采取了少許不同的立場。当地的封建主們准备要抵抗滿人。他們和新从北方來的流亡者拥立明朝的一个后裔为皇帝。然而这个新皇帝是極不受國人欢迎的，因为他是一个最为人民所痛恨的明朝藩王的兒子。他的父親是被起义軍所支解而死的。覬覦明朝皇位的第二个人又馬上出現了。由此可見，封建陣營中一开始即不統一，而窃取了反滿斗争的領導权的則是最為廣大群众所痛恨的封建主的代表人物。以兩個皇帝为中心，形成了兩個敌对的小集團。他們里面包括着当时由于血腥鎮压農民而馳名的一些明朝將領。这里也有貪污自肥的官吏，和与封建首腦緊密勾結着的富商。

这个时候，滿人已經巩固了北方的战果，在一六四五年占領了强大要塞归德（在河南省），于是就使入侵河南和山东的兩軍会师。多尔袞接着又把主力軍开入淮河流域。保衛过这个地区的是前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前此他曾在山东屡次大敗清軍，而現在又想在農民义勇軍的协助之下阻擋清軍，不許他們渡过淮河。但是由于農民义勇軍的后方，駐有明朝指揮部另一將領的軍隊，因而民軍的行动便大受牽制。这个將領原是無情地鎮压过農民，在農民战争中

出了臭名，并为農民所深惡痛絕的人。南京政府害怕人民參加反滿斗争更甚于洪水猛獸，所以，史可法和農民義勇軍都遭其仇視。史可法被迫撤退到揚州，企圖防衛这一人口众多的城市，抵抗圍城的清軍。但是在堅持了十天的英勇斗争之后，以史可法为首的少數衛國將士全都以身殉國了。沒有一人向敌人屈膝。清兵入城后，对于手無寸鐵的居民進行了整整十天的搶掠屠殺。大街上、庭院中尸積如山，血流成河。據當時人估計，城郊兩區被屠殺的將近八十萬人。揚州原是明帝國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曾是一個手工業和商業轉運中心。在中國最大的人工水運干線即運河上运输的貨物都要經過這裡。外國，中國其他城市，乃至北方游牧區的許多貨物都運到這裡。滿洲侵略者竟把这样一个富庶繁荣的城市變成一片荒塚。

滿洲騎兵以急行軍向長江北岸集中。它征集了船舶之后，即渡江迅速向南京前進。滿洲人騎着不知疲倦的草原跑馬几乎不停地前進，很快就到了南京城下。驚慌籠罩了城中。皇帝和几个顯貴逃走了。市民們冲進了皇宮，要求保衛首都。可是大多數留下來的顯貴大臣都拒絕了保衛京城，却到城外跪迎滿人去了。勝利者進了南京城，又開始了搶掠屠殺的混亂局面；市場上出賣着被搶掠來的婦女。城區全部付之一炬。侵占了南京之后，一部分八旗兵就被派去征伐还未被占領的中國南部地区。

第八節 華南人民反滿运动的开始

滿人和中國叛徒——封建主剛在北方把農民起义鎮壓下來，長江流域和南方就爆發了一个廣泛的反滿运动。这个运动在一六四五年开始，立刻席卷了几个省分。農民，城市居民以及統治階級某些階層的代表都參加了这一运动。然而这个运动一开始內部就

不統一，行動也不協調。領導運動的人們採取了動搖的立場，而且彼此互相敵對。在參加運動的許多人當中，有不少叛徒和暗探力圖從內部削弱這個運動。他們勾結強盜匪幫對居民進行搶劫屠殺，隨後一遇方便機會，就都轉到清軍方面。

中國人民對滿人的抵抗是在各種各樣方式下進行的。許多農村中的農民都起而自衛。農民們隨便抓起什麼就是武器，有時干脆拿木棒當武器，日以繼夜地保衛自己的鄉村。要是出現了想剃頭的人，即表示要投降滿人的人時，自衛隊即認這類人為叛徒，而處以死刑。滿人殘酷地鎮壓了反抗，不惜處死一切不願意投降的人。滿洲劊子手把已經砍下來的人頭拴在高杆上，掛在城市和鄉村，以威脅人民。已經屈服於滿洲人並已剃了頭的城市居民都不敢在鄉村露面，而蓄髮的農民也竭力避免到有滿人和漢奸軍駐防的地方。

有時候中國農民的反滿鬥爭和城市居民的鬥爭聯合起來。例如，有四支游击队曾經沖入位於江南的江陰城里，殺死了許多滿人，其中還有一些顯官和八個將領。那座城市立即被配備大炮的八旗兵圍攻起來。在八十一天的英勇保衛戰以後江陰陷落了，可是它的居民並不會向滿洲勝利者屈膝。老年人、婦女、甚至連兒童都是寧願自殺，也不向極可恨的敵人投降。據當時人的估計，城中自殺或死於滿洲人之手的將近十萬人；在城郊被殺死的有七萬五千人。

一六四五年另一座起義的城市，嘉定，大約守了三個月光景。被長期圍困，被飢餓所窘迫的嘉定保衛者們最後終於不能抵抗滿人的進攻，滿洲人沖進城內，實行可怕的屠殺。這裡約有二萬市民死難了。

滿人之征服長江中流地區，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一些明朝軍

隊，地方農民游击队和李自成先前战友的起义部隊，都联合起來抵抗外族侵略者。其中最特出的是李自成的忠實部將——他的侄子李过。廣東部隊和“蠻族”部隊都加入了这一伙人数众多的自衛軍。他們保衛住从荊州到武昌的長江沿岸，不許侵略者進入湖南。起义者在江西也進行了猛烈的战斗。他們保衛贛州城特別頑強。滿人在占領贛州之后，在城中屠殺了約近十万居民，并搶劫一万妇女为奴，把城市全部燒光。

一六四六年，滿人在農民战争的杰出領袖張獻忠領導下的起义農民所控制着的四川省，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張獻忠本人虽然已經死去，滿洲軍的南進在这里却受到阻滯。

滿人在占領了長江下游以后，即進而往征浙江，但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受海上船只接濟的中國民軍堵住了他們的進路。滿人的后方也是困难重重；那里有多數游击队在反对他們。籠罩整个華南的嚴重危机促使东南各省的一部分封建階級，官僚階級和人民大众接近，因为虽然原因不同，可是他們都切盼着滿洲政权的顛复。在這一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反滿联軍，在当地得到了从事海上貿易，拥有巨大財富和三千只优良船只的几个大商業公司的支持。商人联盟所选出的首腦鄭芝龍在反对滿洲侵略者的斗争中曾起过積極作用。差不多華南社会各个階層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一斗争。还有一个有名的事例，就是大批清軍遭到了一位書院山長所指揮，主要由士子組成的隊伍的頑强抵抗。这位名儒被滿人俘虜时，堅決不承認滿人的政权，并且凌辱了一个势力煊赫的漢人——滿人的走狗，因而在囚禁二年之后，在南京被处死了。

中國的民軍和鄭芝龍的艦隊阻止了敌人的前進。但是在反滿陣營中立即开始了內鬭。封建主中間發生了分裂。浙江又出現了兩個明朝皇帝。鄭芝龍实行兩面政策，而自己則成了这一政策的

牺牲品。他并不放弃反滿，同时却企圖同滿人妥协。于是滿人借口談判，把他騙去，并俘送到北方。这一切叫祖國的保衛者的隊伍解体。同时滿洲軍又分兵三路繼續進攻。他們占領了浙江，并通過山路涌入福建。江西省的戰爭拖了很久。征服者遭受了巨大損失，很困难地克服了中國部隊的抵抗，才向南推進，攻入廣東。这里（在廣州和韶州）也有兩個自相傾軋的明朝皇帝。这就便利了清軍的進展。一六四八年滿洲人包圍了廣州，隨后又沖進了廣西。他們在廣西又遭到阻碍。战斗的進行互有勝負，有时候同一塊領土許多次旋得旋失。廣州畢竟在开门揖盜的叛徒幫助下为滿人所占領了。据華南歐洲傳教士所說，廣州被占領時，被屠殺的人达十万之多。这时廣西、貴州和雲南各省就成为反滿斗争的主要基地了。

第九節 反滿斗争的新高漲

一六四八——一六四九年，反滿斗争又活躍起來了。湖南、廣西和四川的衛國者都轉取攻势了。浙江的居民起來反对滿人，并組織了对杭州和長江的進軍。福建也开始了以佛教僧徒为首的反滿起义。对南京也進行了襲擊。中國的战船封鎖了东南海岸。

就在此时，陝西和甘肅也爆發了大起义。起义者几乎控制了兩省的全部城市。甘肅的起义者占領了蘭州，殺死甘肅巡撫和一些顯宦。滿洲駐防軍困守在起义者所圍困的西安城內，滿洲駐防軍將領威脅說：起义者如不撤退，就要殺光城內全部中國居民。攝政王多爾袞不得不派吳三桂親領大軍到陝西。吳三桂費了很大力氣才把这里的起义鎮压下去，重新夺回了許多城市。尽管这样，而斗争仍然繼續着，甘肅的回民和起义的漢人肩并肩地進行作战。清政府被迫讓步，宣布赦免全体参加这次反滿运动的人無罪。

山西也發生了反对滿洲人的大起义。甚至攝政王多爾袞也因

担心首都的命运，不得不亲上战场。清王朝的处境日益狼狈了。在这方面，先前投了敌人而现在又回到中国人这边来的许多明朝将领的行动是值得注意的。到了此时，西南七省已把满人全部肃清了。

然而清政府在北方却把起义摧残下去了。这就使满人腾出龐大兵力，而把他们调往华南；吴三桂此时又被派往华南。满人于一六五一年占领了英勇自卫的桂林城，并把它抢劫一空。四川农民领袖张献忠的部将们愈来愈不容易控制贵州了。他们终于抛弃了这个省分，以后并丧失了云南。

即使如此，当时满人仍然不能在中国西南各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来，因为这里立即开始了反满运动的新高涨，以响应那时在长江流域和中国沿海一带蔓延起来的斗争。因逃避满人流亡到缅甸的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回到云南，并且成为反满集团的领袖。然而吴三桂这一次镇压起义又成功了，他俘虏了那个皇帝，并于一六六二年把明朝最末的这一个苗裔处了死刑。

第十節 鄭成功及其爭奪沿海一帶與台灣的斗争

反满斗争在东南沿海一带重新爆发了，它是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他也名为国姓爺，意即明朝皇帝的养子）所领导的海上舰队的活动有关的。还在一六四六年时候，郑成功当父亲被满人掳去之后，就带着两只船，渡海而去。他行驶于各海岛间，招募反满义勇军，并时常进攻沿海一带，使征服者遭到了巨大损失。当一六四八年反满运动大高潮的时候，郑成功曾从海上给予满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最大的军事行动在一六五二年开始，那时他能够凭借东南各省，南洋群岛和南洋各国的富商支持，建造起强大的军舰。郑成功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在中国沿海一带登陆。这些胜

利的軍事行動激起了人民的热情，并鼓舞了还在滿人后方作斗争的游击队。鄭成功占领了厦门城以及福建的七十二个縣。他立即控制了全部海岸。占领了長江口上的崇明島之后，鄭成功的艦隊就控制了長江和运河口。滿洲帝國受到分为兩部分的威脅。鄭成功决心要实现这个威脅策略。一六五四年，他的八百只战船溯長江而上，包围了南京，并使騎兵和步兵的陸战队登陸。但对于襲击南京，鄭成功却躊躇起来；因为滿人軍曾威脅說：如果南京遭受袭击，他即下令屠殺全城中國居民。鄭成功在滿人突圍而出的时候，与敌軍稍一接触，不等市民支援，即撤去艦隊，放弃南京。五年之后，即一六五九年，鄭成功再度企圖占领南京，但他虽然击潰了滿洲的水陸各軍，結果仍然沒有成功。中國这位統帅生擒了四千名俘虜，下令毀其肢体，釋放回家，作为对中國叛賊和滿洲强盜的一种活生生的警告。鄭成功把自己的根据地移到台灣。他在這個島上漢族居民和非漢族居民的协助下，使以前盤踞台灣的荷蘭人遭受到惨重的失敗。一六六二年二月，荷蘭总督簽了降書，荷蘭人撤出台灣。鄭成功現在領有台灣、厦门和福建沿海，同时也領有澎湖列島。

鄭成功明白，反对滿洲征服者的斗争的成功，全靠廣大人民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的，并力求获得人民的支持，因此，他就廢除了某些最压迫人的封建的捐稅徭役。他也保护工商業的發展。

一六六三年鄭成功突然逝世了，年僅三十九歲。滿洲人在其繼承人統治的时候迅速侵夺了厦门和福建沿海，可是海上的战争仍然繼續下去，而且極其緊張。滿洲人獲得了荷蘭人及其艦隊的帮助，最后才摧毁了爭取中國独立的战士們的抵抗。滿洲和荷蘭的艦隊在頑强战斗中，把鄭成功战友的艦隊扑滅了。他們的最后一个据点——台灣終於在一六八三年被征服了，而并入清帝國版圖。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完結。一六七三年，以統治云南、貴州的平

西王吳三桂为首的閩粵兩藩起來反对滿人。吳三桂这种乍看之下出人不意的反对他的恩主的举动，是由滿洲人企圖限制他在中國西南部的藩鎮权力而引起的。同时，在北京反对清朝的陰謀也在醞釀之中。参加这一次陰謀的有很多中國的封建主。許多被俘而成为滿人奴隸在宮廷和滿洲將領处服务的中國人参加了这个陰謀。

战争席卷了華南各省，也席卷了四川，达到廣大規模，因为廣大人民群众卷入这一战争中了。这是十七世紀最后一次反对滿洲奴役者的公开武装斗争的大爆發。到了一六八三年时，清王朝基本上已完成了对中國的征服。然而中國人民的反抗却并未就此終止。反抗斗争采取了各种形式，而在下一世紀——即十八世紀重新匯合为大規模的武装起义。

滿人是以長期浴血斗争，屠殺整个地区居民，毀滅許多城市以及蹂躪中國國土为代价，才征服了中國的。由于許多起义者和經驗丰富的領袖的死亡，由于封建階級的叛賣，由于保衛民族独立者間的糾紛，由于封建主們企圖在其旗帜下組織反抗的明朝的不副众望，中國人民被削弱了，因而未能擺脫了异族的束縛。滿人的鄉村政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們在鄉村并沒有立即动手压迫農民。中國人就这样被滿人征服了。当欧洲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全世界歷史新时代基礎的时候，而中國人民却淪于异族压迫之下了。滿人甚至在外貌上也要侮辱被征服的人。中國男子必須按照滿洲習慣剃髮留辮，以表示其俯首听命。中國人直到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时期才擺脫了这种侮辱人的習俗。

第十一節 滿人在征服中國战争时期的 对外对內政策

十七世紀的事变对于中國人民的地位和全國經濟，有过兩种

影响。多年的農民战争及其暫時的勝利虽然改善了解放地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可是緊隨其后而來的滿洲統治权的确立，却建立了一个極其殘酷的压迫制度。

当滿人与勾結他們的中國封建主——背叛者一同爭夺政权的时候，他們曾被迫对農民作了一系列的讓步，企圖借此緩和人民的憤怒。他們并沒有立即动手剝奪農民的土地，沒有立即恢复以前封建主和地主的地位。明朝皇家和王公們的土地，屬於曾經反抗过滿洲人的那些貴族和中國商業資本家代表們的土地，滿洲征服者暫時还准許其归農民——当时的土地拥有者所保留。此外，在斗争特別尖銳和居民部分地被屠殺的省分里，征服者为了保障自己避免新的起义，也不得不給予已經繳了械的反滿軍兵士們以一点土地。在起义和反滿斗争的过程中，地畝田糧冊以及債券大半都被毀掉了；農民不去納稅，也不去服徭役。实际上，農民确实獲得了暫時的翻身，擺脫了國家和高利貸者的債務。

滿人進入中國，一开始时还远沒有征收税务的可能。他們更不敢去索取往年的欠稅，这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担，并改善了農業的情况。与國外市場進行貿易的和在幸免于清軍蹂躪的少数城市中的那些手工業和商業部門，因此有了一定的發展。

清朝在和中國人進行的殘酷斗争中，曾到处尋求同盟者。他們曾寄巨大希望于当时進入东南亞各國的西歐殖民冒險家身上。滿人在反对中國人民的斗争中利用过他們的帮助。因此，清政府并不拒絕在中國土地上开辟外國殖民地，也不限制手工业品和手工工場生產品的輸出。同时，他們在已被征服的城市駐守强大防軍，保持軍事状态，并逐步在鄉村中建立了鄉村公所。最初滿人所給予的免稅待遇，随着它的政权的巩固，就被取消了。

第十二節 農村与土地制度

在社會發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中國社會而同时又依靠中國封建反动勢力來支持的滿人，并不能給被征服的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帶來任何本質上新鮮的东西。他們恢复了旧的封建秩序，并且捍衛了这些旧秩序。他們在農村中用法律巩固了从前的土地分划，并且把田地分为四类。帝國中大部分土地屬於私有；余为官庄，官田和屯田。

私有土地(民田)分屬於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一部分農民。南部和西南少数民族農村公社所保存着的公社土地也屬於民田。各色土地的所有者都得对國家繳納田賦，且有权買賣这些土地。私有土地的范围是極不一致的。地主的田庄有时包括大片土地。農民的所有則往往是小塊地段。滿洲皇帝——中國的当权者曾經屡次強調：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范围是荒謬的，而且不可能。土地集中于地主和商業—高利貸資本家手中，在十八世紀中叶已經很顯著了。

屬於皇室、皇親(即称为黃帶子的)，八旗軍和各城市駐防軍的土地，都被認為官庄。清朝在其統治初期，曾把廣大面積的土地上，特別是北京周圍的居民都驅逐一空，而宣布这些土地为禁地。这种手段的采用，是由于清朝考慮到自己首都北京以及其他成为其統治据点的那些城市的軍事安全。全部滿洲被認作皇室的私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叶漢人始終被禁止移居到那里。八旗土地屬於滿洲軍人和那些帮助滿洲人征服中國的漢族叛徒。他們各人都獲得了可以世襲的土地，但不能買賣。可是土地和耕种它們的中國農民都可以典質出去。慢慢地土地的收入不復能滿足八旗軍閥的欲求了。于是土地就典質于并轉典于高利貸者了，不过，这种

典質並不繳付利息，也不归还貸款。大多数的八旗土地就照这样轉由漢族高利貸者所掌握了。

清政府在一七二九年时把旗地都無代价地归还了土地原主。八旗土地的典与高利貸者和由高利貸者沒收回來的这种过程在十八世紀时曾重复过好几次。

庙產和学田，森林和山岳，葦塘和牧場，坟地等等都被認為官田。

屯田主要是分布于边疆地帶和新征服的西部領土。这些土地都由農民——軍事移民所垦殖。最后三类土地是不納稅的。

新政权不容易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最初的嘗試就在一六四八——一六四九年激起了反滿起义。然而農民的反抗終于被击潰了。人丁和地畝的調查开始了，并根据这种調查加上各种封建的賦稅。接二連三的上諭命令把一切土地占有者都進行了詳細的登記，并把一切游民流氓都固定在土地上。一六五〇年曾命令鄉村公所負責使人民束縛在土地，只要人民可以归在当地人之数，而不必問他來自什么地方。只有四川人在一六五一年反滿起义被鎮压，全省荒蕪后，才被命令返回故鄉。不論土地是私人的还是國家的財產，总之中國農民是处在農奴地位了。

鄉村都以連環保联系着，鄉村在行政上分为十戶、百戶和千戶。

管理这些行政区的首領是鄉長和鄉村公所。他們必須編造詳細戶籍，加以保存。此外每戶門上每年都釘上一塊門牌，門牌上注明家長姓名，男女人口数目，財產和職業。不僅家庭成員外出需要登記，就是从甲房間搬到乙房間也要登記。戶口調查每年举行，而五年之內还進行一次特別檢查。想从这些名册中除名几乎是不可能的。把劳动者固定于居住地的意圖使人出外找尋職業并使雇傭

劳动的發展成为不可能，这就对于經濟的發展有了不利的影响。一七一二年政府下令把一七一年所登記的基本納稅人數定為額定丁冊，以後永不加賦。但是雖有一七一二年的命令，而進一步的奴役仍然來得更加迅速。一六六一年所登記的農奴化的人是二千一百萬，一七一年是二千四百五十萬，而到了一七四九年已增至七千七百五十萬。

農民以自己的劳动產物——糧食、棉紗或紡織品向國家納稅，并且服勞役，而在某些情況下還得繳納貨幣租。國家和地主都向農民勒索各種家庭工業生產品，因而就強迫他們從事于紡織業。這就鞏固了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制度。定居在地主土地上的農民，多半是受奴役的分成制農民，要向地主貢獻二分之一以上的收穫。一部分自耕農只有極少的土地，以至于不得不經常租種地主和農村高利貸者的土地。高利貸在鄉村中起着極大的作用。高利貸者榨取農村經濟，使它瀕于枯竭和破產之境。滿人在農村中所恢復了的這些中世紀秩序，保存了很久。斯大林同志在論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中國農村時曾經指出：“……中國經濟的特色不是商人資本滲入農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條件下，中國農村封建殘余的統治是和商人資本的存在相結合的。”[⊖]

農民喪失了土地，而這些土地就轉入了地主、高利貸者、農村上層分子之手。農民們從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分成制農民，暫時的所有者，或者變為流浪人。鄉村和城市都充滿了破產的，赤貧的農民，人們當作馱運力量，代替牲口作工，陸地上沒有立足之地，就居住在水上的小船內，並且飢餓而死。城市中產生了成群結隊的叫

⊖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二頁。

化子。

从農民战争开始到清朝政权最后建立的这一时代，農民們虽然曾經占有一点点土地，可是后来在滿人站穩了以后，農民就束縛在土地上面，成了已是封建主私產的土地的附屬品了。这种情况一直保存了几个世紀。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剥削的源泉，在于他們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束縛于土地上面。

第十三節 城市、行会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

滿人統治下的中國城市，成了支持其政权的据点。城市駐軍和官僚机关随时可以对付城市居民和農民。在征服时期毀坏了的多数人烟稠密的城市，逐渐整修，恢复原狀。从外表上看，往往會想不到它們是經過風暴的。看见过俄罗斯、西斯拉夫以及其他欧洲城市的一个俄罗斯國大使斯巴伐里曾經这样描寫十七世紀七十年代的北京：“那个城市的雄偉与壯丽，超过欧洲一切城市。”

滿人并未破坏了城市中的行会制度，而是加强了行会的財政作用与警察作用。行会和同業公会被利用來統計手工業和商業人口，以便征收賦稅。行会各有其章程，各有其管理機構和选举出來的會長。这些行会拥有会產，各有标记和会旗，節日和祖師爺。但是他們却沒有一点城市公社，城市自治权利的样子。多数工商業者的小店铺占据着許多大街和市区，在喧鬧的市場上熙熙攘攘。但是清朝專制制度的高压却籠罩了城市全部的生活。

全部經濟生活範圍內虽然無例外地都遭到了封建政权的瑣細干涉，而全國手工業和商業仍然有相当的發展。瓷器工場，特別是江西省的景德鎮，福建省的德化和浙江省的龍泉等处的制瓷工場，有了最大的發展前途。私人手工工場已使用开雇傭劳动。景德鎮在当时已有三千个屬於國家和私人企業主的瓷窑在工作着。一些

工場的生產過程已因某些技術上的改進而有所改善。同時，中國工匠又考慮遼遠的外國市場的愛好，製造出繪有侯爵和牧人像，附有國王和羅馬教皇題款，繪有取自基督教神話的題材的各種瓷器。在江蘇省的馳名的精美絲織品的出產品中，細薄的紗羅也占着顯著的地位。但是由於出口貿易完全操縱在少數壟斷幫行手中，這就阻礙了工場主之轉變為商人，並使這些場主處於依賴大商業—高利貸集團的地位中。

滿人認為中國的礦藏是國有財產。他們恢復了前代對食鹽，對礦產對其他物產的壟斷，並且把采掘權包出去。

第十四節 十七世紀末葉到十八世紀的貿易

十七世紀末葉的貿易，主要是對外貿易表現出局部的活躍。滿人對外國人開放了一些海港，並且放鬆了關稅制度。從西歐到中國海岸，船隊絡繹不絕。貪圖天下財富的財迷強盜們，現在都力求利用在他們面前所揭開的一切機會。外國人上了岸，建立了家屋和代理店，為以後的殖民地掠奪奠定了基礎。他們奔走於沿海各城市，十分懊喪地發現那些城市已被滿洲人搶掠一空了。雖然如此，很多人還是可以發財的。船上滿載了茶葉、瓷器、生絲、水銀、白糖、樟腦、大黃、生姜、藍靛、藥材、絲織品、刺繡和精美的工藝品。这些东西都是用極低的價錢買到，然後到歐洲以極高的價錢賣出。英國、荷蘭和法國是主要推銷地。極精細的中國瓷器是人們所特別需要的。

這種貿易到十八世紀中葉就為清政府所阻止了。按照一七五七年的命令，除了廣州和澳門之外，一切港口都被封鎖，不許外人進行貿易了。沿岸和島嶼上的外國殖民地也都被取締了。清政府之所以採取這些手段，是恐怕外國人强大起來，會威脅自己的統治

权，是恐怕外國殖民者会支持國內怀有不滿情緒的分子。这些措施都直接和滿人的对內政策相联系，并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延長。

滿人对于威脅其統治的一切危險都是神經過敏地加意防范的，因而他們之妨碍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首先就是因为他們恐怕那些原是反滿中心的城市繁荣富强起來。滿人在國內設立了中世紀的稅卡，殘酷地打击了國內貿易。他們对國外貿易也加以限制。滿人在進行征服中國的戰爭期間就已經摧毁了中國的船隊，現在他們又來阻碍建造新的船只了。他們害怕商船会成为中國愛國者手中的力量，因而在死刑威脅之下，禁止了修造具有三桅到四桅的大海船。从此以后，中國商人只能使用小船，不能再想望远洋航行的事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只能單方面進行。外國商船載來商品，而中國商人則在岸上坐待其來。关于以往冒險前進，乘風破浪，飛渡远洋的那些卓越的中國商船，关于曾經揚名于太平洋，印度洋各海岸的勇敢水手們的回憶，早已消失了。陸上貿易也处在困难条件之下。例如，中國人要把自己的商品自行輸往俄國的事就是禁止的。

許可参加对外貿易的，只有壟斷性的行帮。对俄國、蒙古、中亞細亞的北方貿易，掌握在山西人的組織和中世紀票号老板之手。这一个数量上不多的集团，包办了食鹽貿易，并定期給政府筹款，因此拥有極大勢力。

廣州公行（廣東話称十三行），欧洲人称为 *Koxong*，是另外一个龐大集团。組織在这一集团中的商人是同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要想参加公行，必須繳納二千錠紋銀的股金，并須給地方官行大宗賄賂。滿洲的官僚政治嚴重地影响了商行的活動，并对商行加以經常不懈的監督。

巨大的商業資本和國家機構的上層人物都有勾結，并根深蒂

固地侵入封建主义的体系之中。商業又与高利貸結为一体。至于中國特有的小商業，則它完全处于高利貸資本的控制之下。小店东和行商們都得向國家繳納賦稅，并向高利貸者繳納利息，同时也如同農民一样，都被束縛在一定的地区。

第十五節 清帝國的國家制度

清朝封建國家制度是按照旧中國模型組織起來的。具有絕對权力的君主——滿洲皇帝高踞于國家之上。虽然滿人仍然信奉着薩滿教，而皇帝却將儒教最高首領的职能据为己有。复雜的封建官僚机构，包括軍机处，內閣和六部都受他的控制。这六个部也如它們在第七世紀初成立时一样，叫做吏部、戶部（財政部）、礼部、刑部、工部和兵部。監察制度也保留了，可是它在清朝已經喪失了独立的意义。

由滿人和極少數漢人所組成的八旗軍，是支持清朝皇帝的主要軍事支柱。此外，清朝还拥有蒙古騎兵和中國西北部以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所編組的騎兵隊。

帝國划分为行省，并为十个总督轄区。每省又分成道、府、州、縣。十戶是最小的行政單位。各处都駐有大小文武官員。总督和行省都各有其所屬的軍隊和財政轄区。总督、巡撫和其他更重要官員都由北京任命。然而他們在上任之后，就成了該地区的十足的虽然是暫时的主人，而用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魚肉当地居民，因而都發財致富。

官吏分成若干等級。一切高級官职差不多都派給滿人，漢人多半充任中下級官职。中國境內其他各族的人一般都不能担任國家职务。回民只有任軍職的权利。

当清初的几个皇帝在位时，曾經制定大清律例，它極明确地反

映了清朝君主專制政治的封建压迫制度。農民虽然外表上占有着土地并履行着一切义务，但是仍然受着种种限制和禁令。農民不經官員許可，不得宰他的牛馬，不經許可，就不能出賣肉类或自由購買食鹽。每走一步，都有肉刑，沒收財產，充軍（事实上就是充当奴隸），和死罪在威脅着他。对市民，对商人，乃至于对官員，都定有嚴峻的懲罰。

滿人一面不放弃薩滿教，不迫害佛教和道教，一面又廣泛地利用儒教，來巩固自己的政权。儒教还在古代就在中國兴起，而在發展了的封建主义时代却大为改头換面。儒教的基本原理即是幼輩服从長輩（这个原理表現于万惡的“孝道”，即表現于子对父的服从和臣对君的服从等等），它每事都要引經据典，而且它能够侵及一切生活領域：凡此等等都很討好于中國的压迫者，直到現代，日本和美帝國主义还曾利用儒教实现其侵略目的。儒教帮助了清朝國家的警衛，并且尊重最丑惡的中世紀遺毒：奴隸制和宗法制。它頌揚守旧落后，而詛咒一切新鮮事物。我們这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清帝要定儒教为居支配地位的信仰了。

社会的階級区划用等級制度而巩固和确定起來。封建階梯的頂点，是滿洲貴族和滿洲宗室，往下是独特的士大夫階層；富有的漢族地主，漢族商業資本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以及一大批中小漢族地主都可能升入这个階級。这一情况就为國家機構提供了多数官吏。担任官职，以科举为先决条件。中試的人就成了“紳士”——独特的个人貴族。歲試，鄉試，会試分出了三种不同的學問等級，这种學問實質上只不过是对于艰深的中國文献，儒家經典和詩賦的一种知識。然而，功名往往是通过賄賂取得的。甚至是最大的官职也由政府出賣。農民，市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手工工場工人，苦力小工，無数的流氓和乞丐，则都属于無权利的階級（即所謂白

丁)。奴隸的处境最为恶劣。征服了中國的滿人，把許多被征服的漢族居民都沒為奴隸。一七二七年，雍正皇帝以一道特頒上諭巩固了中國的奴隸制度，把臨時的奴役變成永久的奴隸。關於這事，他是以由來已久的滿洲習慣為理由的[⊖]。

滿洲封建主不同於以前征服過中國的異族，他們是反對與漢人接近的。他們雖然利用了中國文化的一切成就，按照中國榜樣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並且剝削漢人，空前致富，可是他們却企圖在滿洲人和其餘的中國居民之間建立一堵牢固而不可逾越的壁壘。滿人，不論是普通兵卒，不論是皇帝，都不能娶漢族女子。

統治階級內部也筑有若干壁壘。生活條件，舉動，服飾——這一切對不同的等級都有極嚴格的規定，處處都要擺出滿人的優越地位。

第十六節 滿洲——清朝的私領

清朝的皇帝們在確立了對中國，朝鮮，蒙古和其他被征服國家的人民的統治之後，就把滿洲（東北）變成了自己的禁地。在清朝的禁地版圖中，除了最初屬於四個滿洲部落的領土之外，還用暴力并吞了居住在這裡的許多其他部落和部族的土地。

南滿洲屬於原來的中國領土範圍。十五到十七世紀時，這裡已有占有土地的中國移民，堡壘和商業城市。原來的滿洲部落沿松花江中流、居住於滿洲中部。努爾哈赤及其子孫們的掠奪戰爭，是以西方和南方為其主要方向。至於滿洲的東北兩方，雖然滿洲人也曾侵入這些地區，掠奪並摧殘過當地少數居民，可是他們沒有能盤踞在這裡。

⊖ 按雍正時期並無此事。——譯者

俄罗斯哥薩克兵在黑龍江上的出現，引起了滿洲掠夺者的恐懼，因為他們看到了俄罗斯人是他們實現其掠夺政策的障礙。事實上，確有許多地方的部落和部族，因為逃避滿洲掠夺者，來求俄罗斯人的保衛和庇護。清朝在長期战斗之后，总算使俄罗斯哥薩克兵离开了黑龍江沿岸的居留地。滿洲于是成了清朝的私領（疆界并未确定），成了一个禁地，不但俄罗斯人和其他西伯利亞居民，就是漢人也都没有涉足的权利。經過东北的那些古代商路被堵塞了。中國、朝鮮、西伯利亞各民族和当地部族部落的文化从古以來就互相接触頻繁的这塊富庶土地，自此以后就在長时期中人烟稀少，榛莽叢生了。少数当地的農夫，牧人和獵人則对清廷担负了繁重的徭役。

第十七節 和俄罗斯的关系

中俄之間的早期关系，远在滿洲人侵入中國之前就已發生了。还在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的时候，俄罗斯人就已不但來到中國，而且还設法建立了通商关系和其他关系。明朝的一个皇帝曾下了一道特別勅令允許俄罗斯人帶着自己的商品前來中國。当滿人正在進行征服中國人民的緊張战争时，他們并未能積極地阻碍对俄罗斯的通商关系，也不能阻碍俄罗斯哥薩克兵的开拓黑龍江和鄂爾古納河沿岸。哈巴罗夫曾在黑龍江上建筑了雅克薩城。將軍帕休可夫曾設立了尼布楚城和一系列城鎮。居住在黑龍江沿岸的某些部落，和位于其地的一些土酋都寧願向俄罗斯人繳納貢賦，以擺脫滿人的勢力。俄罗斯的裴可夫使团曾于一六五四年到达北京，彼非里甫和阿布林的使团又于五十一——六十年代到达北京：他們的目的都是要調整黑龍江沿岸的問題并與中國建立經常关系以及貿易关系。國內的战争和滿人在敌視自己的中國所处的風雨飄

搖地位，使滿人對俄羅斯發生懷疑，并對俄羅斯人之千方百計與中國接近的企圖表示不信任。到中國來的俄羅斯商人，因為惡劣的通商條件和清政府的敵意，而蒙受了重大的損失。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前半期，被滿人所征服的各民族的前仆後繼的反滿斗争，和他們的巩固地位所受到的經常威脅，对于清政府之决定其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俄羅斯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十年代國內新發生的起義和攘奪帝位的威脅，都使康熙皇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感到驚怖，并且影响了他的对外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康熙力求避免对俄羅斯关系的緊張化。因此，以摩爾達維亞人尼可齊·斯巴伐里[⊖]为首的一个新的俄羅斯使团（一六七五——一六七六年），曾受到清廷的殷勤招待。在莫斯科，斯巴伐里得到十分明确的指示：如議定談判时应用的語言和仪式，邀請中國派使節到俄羅斯去，尋求一条到中國最近的陸路和水路。此外，斯巴伐里还須邀請一些中國修建石橋的匠人到俄羅斯去服务，——中國手藝人仍然享有这般高的声望，——并且交涉关于自由貿易，关于中俄兩國商人自由通过國境等問題。斯巴伐里还被授予劝導北京商人携帶商品前往俄羅斯的命令。

俄國大使通过西歐傳教士即耶穌会教士和北京政府互通消息，并未怀疑后者，竟是阻碍兩大鄰國互相接近的最惡毒的敌人。斯巴伐里由于过分信任耶穌会教士，而使自己陷于身分可疑地位，因而未能成功。这次失敗之后，也由于康熙在直接威脅其統治的危机剛一过去，就断然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俄羅斯大使团被逐出了中國。康熙一巩固了他的國內地位之后，即开始了驅逐俄羅斯

[⊖] Слафарий——外國人誤讀为“Спетарул”，此字在羅馬尼亞話中意为佩劍扈从。 Слафарий 的真名是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哥薩克兵于黑龍江外的斗争。他在一六八二年向雅克薩的將軍圖爾布青致送了一道威脅性的諭令，要求哥薩克兵从黑龍江撤退。一六八四年，向北推進的清軍部隊曾受命破坏俄罗斯人的居住地。后来又有携带大炮的几千人的軍隊达到雅克薩。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人的俄罗斯人决心自衛，并且在自衛时甚至投擲开石头。最后俄罗斯人不得不放弃了那个要塞，然而畢竟还保存了身边的武器。尼布楚的長官維拉速夫迅速派雅克薩人收割了他們已耕过的土地上的庄稼，又重建了被滿人所毀坏了的那座城市。雅克薩又重新建立并且加上防御工事。

康熙通过兩個被俘的俄罗斯人致書莫斯科，頗多憤懣之詞。太子伊凡和大彼得在复書中曾譴責康熙破坏其先人所不敢破坏的兩國旧好，并責其不宣而战。不过在这封國書送达康熙帝以前，就有一支清朝大軍帶着四十門大炮和由天主教士中遴选的炮兵教官，圍攻雅克薩了。城中駐有八百二十名駐防軍，总共只有八門銅炮，滿洲軍虽然夜以繼日地炮轟这座要塞却很久不能攻下。这时候，俄罗斯新任大使費要多罗(也名果罗文)到达了色楞格斯克(一六八六年)。于是与清廷开始了頻繁的書簡折冲。果罗文要求北京派代表前往談判。康熙詭計多端，唆使蒙古人攻击俄罗斯人。可是他仍然未能拒絕談判，他派了使团到尼布楚，而以兩名天主教士——徐日升^①和張誠^②作隨員。这两个大國的代表，开始了关于國界，关于通商条件的長期爭辯。滿洲使節时而以武力相威脅，时而以撤掉帳幕，离开会場，中止談判相威脅。清軍包圍了尼布楚。可是果罗文仍然坚持締結協約。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締約國双方平等為基礎的第一个中俄條約在尼布楚簽訂了。确定以

① 葡萄牙人。——譯者

② 法國人。——譯者

格尔必齐河，斯塔諾尾嶺，以迄烏帶河沿綫為兩國國界。黑龍江左岸和迄今仍為滿人所占據並已徹底破壞了的雅克薩都讓予清朝。額爾古納堡寨則由俄羅斯人遷往額爾古納河北岸。清方答應協助中俄貿易，並允許中國商人攜帶貨物前往俄羅斯。但是事實上康熙遠不會頒發這種許可証。

彼得大帝始終不渝地繼續實行與中國友好的政策，並且為改善通商關係和外交關係，準備作新的領土上的和其他的讓步。俄羅斯商人每二年可以攜帶黑貂，“毛皮”等物，從俄羅斯來中國一次。清政府千方百計迫害俄羅斯的商人，責怨來的商人太多，封鎖了國境貿易。

一七一九年，大尉伊斯邁羅夫又奉派到中國。他負責向清廷談判允許俄羅斯商人在中國各城市進行貿易，並建立俄羅斯外交代表機關。這些談判由一七二六年來到中國的另一大使拉克青斯奇繼續進行。一七二七年締結了布拉條約，一七二八年初又締結了恰克圖條約。這個條約將俄羅斯帝國和清帝國間久懸不決的國境問題明確解決了，而且俄羅斯人又作了新的讓步以換取俄羅斯人每三年派一次商隊到北京的權利。尼布楚和剛剛建立起來的恰克圖規定為中俄商人經常互市的地点。此外，俄羅斯政府還得到在北京設立東正教教堂的權利。

開設於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起着一部分外交作用，同時還是一個商業代表機關。教會在當時確是俄羅斯借以正確認識中國的唯一來源。

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末葉，中俄關係又發生了新的糾紛。十七世紀前期，從准噶爾游牧而來的齊爾牧族（即土爾扈特族）遷居到伏爾加河畔。康熙陰謀抵制強大的准噶爾—額魯特汗國，因而企圖把土爾扈特族誘致到自己一邊來。土爾扈特族已經臣屬於俄

罗斯，可是俄罗斯政府却允许他们到西藏去朝拜拉萨活佛。康熙充分地利用了这件事情去拉拢土尔扈特诸汗，并使他们屈服于其势力之下。康熙死后，中国西方国境的情况趋于紧张。新帝雍正决定利用彼得二世登极的机会，作为向俄罗斯派遣使节的借口。事实上有两个使团自北京出发：一个是到莫斯科，另一个是到土尔扈特汗国。极其豪华的使团于一七三一年一月到达莫斯科，但是接见他的已非彼得二世，而是安娜·伊凡诺芙娜了。

清帝使团的真正目的在于：看看俄罗斯是否准备帮助准噶尔，并想获得沙皇政府的支持。雍正派使节到土尔扈特去是企图和土尔扈特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哈萨克人结成军事同盟，以进行反对准噶尔一额鲁特汗国的斗争。

在那两个使团尚未回到中国之前，雍正就又派出一个新的使团前往俄罗斯，去庆贺安娜·伊凡诺芙娜登极。同时也准备了一个第二次到土尔扈特的庞大使团。使臣们在彼得堡受到接见，但是准备去土尔扈特的使臣却没有被放行。

当西部中国被清朝征服之后，清帝对沙皇政府的那种“客套”就中止了。

既已征服了准噶尔，不再需要土尔扈特人的帮助，满人就甚至不允许他们再到西藏去朝拜了。但是清帝并不能中止了久已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俄经济与文化联系，虽然他们有过这种企图。

第十八節 和西欧各國的關係

欧洲人在中国的殖民政策还在十六世纪时即已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只有天主教传教士深入中华帝国的内地。传教士（方济各会，多明我派，主要是耶稣会教士）都得以居住在中国各大城市和

首都，甚至可以住在“天子”的皇宮中。但是他們與其說是從事基督教的宣傳，毋寧說是在設法鞏固西歐在中國的勢力。他們在本質上都是歐洲殖民者的偵探。傳教士企圖在中國當局方面得到信任，他們以數學家和天文學家，醫生和音樂家，曆書編制家，鐘表師，軍器師和炮手等資格為他們效勞。

至于滿人，則他們認為傳教士是有一定功績的，因為後者曾教他們如何鑄造大炮並如何射击。但是這並未曾阻止滿人在一六六五年把一些著名傳教士投入牢獄，破壞他們的教堂並迫害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不過康熙却採取了另外一種政策，他不但允許基督教的公開宣傳，而且還延納了一些傳教士置於左右。傳教士們從來也不會擁有像在康熙時代那樣的勢力。他們成了皇帝本身的老師兼顧問，為皇帝修理心愛的鐘表機械，執行外交任務，推算命運。他們竭力為源源而來的新教友張羅一切，為在中國實行殖民主義的擴張政策準備了基地。他們的活動方式在人民中間激起了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無怪乎一位杰出的俄羅斯漢學家比丘林說：中國對歐洲人的仇視最初是由傳教士的傳道播下種子的。

東印度公司（英國的，荷蘭的，法國的）曾利用滿人侵犯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守備弛松的时机，企圖在中國沿海一帶建立殖民地並獲得有利的通商條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個使團曾于一六六四年到達中國。他在清帝的皇宮里受到招待，並交涉到公司每八年可派一次通商使團到中國的許可。一六六七年，來了第一個葡萄牙使團；一七二七年，又來了第二個使團，它呈遞了國王的國書和一些丰厚禮品。但是這些使者事實上都毫無收穫。

路易十四的國書到了北京宮廷，沒有得到復書。法國境內曾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三個中國貿易公司，但是最後的一個不久即合併於法國東印度公司。法國人在寧波建立起一個商館來。而和

中國通商最頻繁的則是英國。中美關係發生得比較晚。一七八四年，才有第一批北美的船只開到。但不久以後，從美國開來的商船數字就超過了除英國而外同中國貿易的一切國家商船的總數字。

一七一六年，當滿人對歐洲人技藝的迫切需要已成為過去，而歐洲人卻愈來愈深入中國內地，並愈來愈干涉中國事務時，康熙就對傳教士的入境加以限制了。他的嗣子雍正在一七二四年下令封閉了三百所基督教会並把大部分傳教士驅逐到澳門的葡萄牙殖民地。一七五七年，雍正的嗣子及繼承人乾隆，頒發了一道上諭，禁止外國人在廣州以外的一切口岸貿易。商館都被封閉，歐洲人來華受到了嚴格限制。滿人暫時杜絕了歐洲殖民者進入中國的道路，把中國封鎖了。然而他們這樣限制了對外貿易，中止了對外國的聯繫之後，却因此給手工業、手工工廠、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打擊，使“天朝”和整個世界隔絕起來，並使它陷于閉關自守，經濟蕭條和日益落後的狀態。

第十九節 對外戰爭和征服

清帝不僅對俄羅斯人採取攻勢，而且對蒙古人也採取了攻勢；滿人在西部也會進行了長期的掠奪戰爭。十七世紀中葉，在中國西部形成了准噶爾—額魯特汗國，成為滿洲人在中國境外建立統治權的重大障礙。

中國農業的破壞程度到十八世紀中葉時更加劇烈了。從一七三六年起登極的乾隆，想借侵略政策解決國內矛盾，於是致力於消滅準噶爾—額魯特汗國，掠奪其土地並支配通往中亞細亞的道路。清帝在該汗國中播弄陰謀的結果，引起了爭奪汗位的浴血鬥爭。內訌開始了。王位競爭者相互殘殺起來。其中的一個，阿睦爾撒納曾於一七五四年逃往中國。

阿睦爾撒納的出現是使乾隆公開干涉該汗國內政的一個求之不得的理由。一七五五年，乾隆派了一支中國步兵和蒙古騎兵進攻准噶爾。阿睦爾撒納引導這些軍隊開往祖國的疆土，他指望在那里從滿人手里獲得汗位。

准噶爾被征服了，可是阿睦爾撒納並未得到政權，因為他被迫屈服於滿洲的長官了。阿睦爾撒納曾領導額魯特人民群眾的反滿起義，並消滅了滿洲軍隊。但是乾隆所增派的龐大援軍，使廸化城的起義者遭受了慘敗，並于一七五七年征服了全部准噶爾。勝利者此時几乎把全体額魯特居民都加以屠殺。阿睦爾撒納則逃亡俄羅斯，並死在那裡。清朝從中國派來駐防軍，並委任滿洲官員治理各城市和新屯區。在額魯特牧地上建設起軍屯區來。

乾隆經過了兩年戰爭之後，在一七五八年征服了喀什噶爾。喀什噶爾（東土耳其斯坦）和准噶爾於是並入了清帝國的版圖，後來稱為新疆。

乾隆的侵略政策同樣也向南方推進。他那一萬七千人的一支軍隊曾于一七六五年攻入緬甸，並且迫近了緬甸首都。緬甸人民用起義來回答，清朝的將軍們被迫逃回雲南。一七六九年，乾隆又以三支大軍向南開拔，並迫使緬甸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一七八八到一七九九年間，在中國的一個多年的藩屬國安南的領土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戰爭，安南重新承認自己為中國藩屬並對清帝國開放了一切城市和道路。

第二十節 反滿秘密會社的興起及其活動

漢人在反滿武裝鬥爭中遭受挫敗之後，便遭到大清帝國的殘酷迫害。然而他們並沒有停止反抗壓迫者的鬥爭。這個鬥爭轉入地下，雖並未立即爆發，但是人民憤怒的源泉以及擺脫外族束縛和

封建压迫的渴望却并没有沉寂下去。在封建主义和封建反动統治根深蒂固的条件下，反滿运动必然保持着中世紀性質和宗教的外衣。当滿洲人剛一鎮压了东南和西南的起义者，以推翻清政权为目的的秘密会社就立即开始形成起來了。農民，城市貧民，手工業者，手工工場工人，乃至流氓和乞丐，都是秘密会社中的基本群众。領導階層是由商業資產階級，地主和知識分子的代表者組成的。一个由來已久，远在滿人入侵以前就由道教和佛教流派中所產生的秘密会社“白蓮教”，也从事反滿的活动。“白蓮教”是十三世紀反对蒙古压迫的武裝斗争的組織者之一。它的活動到十七世紀重新活躍起來。“白蓮教”曾有一个时期在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陝西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掀动了反明朝封建主义的起义。到了清朝，这个会社就特別蔓延于各地。華北各省的農民成群結伙加入其中。他們抛弃了家庭，親人和家園而把一生都獻給了对压迫者作斗争的神聖事業。在这个会社的活动中，也有着反封建压迫的倾向。这就特別把農民團結起來，并有可能給十八世紀末叶的大規模農民起义准备好条件。

一六七四年，又有第二个大規模的秘密会社出現在福建。有些参加反滿斗争的人，虽然在失敗以后放下武器，然而并不願意臣事滿人，就削髮为僧去了。蔡德忠和其他四个和尚着手糾合了一个以繼續对滿人作斗争为目的的秘密教团。湖廣一帶的愛國志士都加入了这个教团“三合会”这个秘密会社就这样產生了。本会社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天地会”。入会的都宣誓表示对滿洲人要抱有天長地久的仇恨；秘密的“三合会”要“反清復明”，即是驅逐滿洲人，恢复先前明朝領導下的漢人國家。应当着重指出，凡是漢人，不分貧富，不分学者白丁，不分文武，一律可以参加該会。入会的人宣誓以后，即成为某一小隊的成員，就必须

貢獻其全生來完成所选定的这个目的。这个会社有自己的章程，它的會員有嚴格紀律約束着。章程是根据佛教和道教的戒律制定的。沿海地区的大商業資本的代表在領導本会事業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三合会”在居住于南洋群島和南洋各國的華僑中獲得了廣泛的支持。这个会社并未給自己提出反封建斗争的任务。“三合会”会员当时只求消滅个别清朝的官吏。另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也傳播的很廣泛。它產生于十八世紀中叶，它的全部活动是致力于推翻滿人和恢复以明室为首領的“理想國家”。

清廷以極残酷的手段來鎮压秘密会社。一七二七年，雍正皇帝下諭对参加“白蓮教”的人都处以死刑。但是这些会社却再接再励地繼續了地下的活动。

第二十一節 思想战綫上的斗争

中國在十七世紀出現了一大群著名的学者，唯物主义哲学家、著作家、藝術家。在清朝的統治确立之后，他們很多都不再著述，表示抗議；其他著作家則完全献身于反滿运动，寫作反滿的傳單和檄文。杰出的学者顧炎武，是一位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兼哲学家，他就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学業，隱姓埋名，周游中國，聚集武器，号召新的起义。他曾說：天下兴亡，匹夫有責。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却走入農村，作一个普通農民务農去了。另外一些則挖了土窑，隱居其間。像庄廷鑨一些人，則幽居在自己家里，寫了揭露滿人和漢奸罪惡以及号召反抗外族侵略者的著作。許多藝術作品也都充滿了这些思想意識。

凡是被疑为寫“叛逆”書册的人，康熙都下令加以逮捕并处以死刑。对中國進步人士的残酷迫害于是开始了。康熙的孙子，自命为詩人和文藝提倡者的乾隆皇帝，以文字獄株連大批人士，不

但下令处死著作者本人，而且处死收藏禁書的人。几个專門委員会[⊖]在一連十五年間把全部偉大的中國文献遺產都按照着清廷的口味加以纂改了。这种工作是与逮捕、充軍、死刑同时進行的。这样，清朝就暫时能够阻止住反滿書籍和宣言的出現了。可是許多有教养的以及有才能的漢人仍旧沒有去臣事清朝。

第二十二節 十八世紀的人民起义

十八世紀的大規模人民起义是从西南各省非漢族居民的發动开始的。湖南和貴州的山区住有許多苗族，他們都由土司治理。他們都不受地方文官管理，而是服屬於軍事当局的。一七〇四年，康熙下令在当地設置兩個府，設官分职，一如普通行政。这些部族的生活因此有了变化。跟着搜刮捐稅的官吏，又出現了高利貸者。苗族的土地轉入了他們的掌握。苗民淪落到了沉重羈絆之下。一七三五年該地爆發了起义，那次起义后来曾蔓延到廣西。清廷当时算是把起义鎮压下去了，但是四年之后，起义的火焰又以新的力量爆發了。山岳战役的条件和苗民部族的团结便利了他們的發动。滿人每逢行动一步，都要以自己兵丁的鮮血付出重大代价。清当局在整个十八世紀后期都沒有能够把这次起义鎮压下去。

一七七二年时，四川又有金川部族起事。他們在自己旧日的土司率領之下，向清朝軍會大举進攻。乾隆在盛怒之下派遣了云貴总督領軍去反击起义者。乾隆所派遣的兩個漢族軍官拒絕出击金川人，为此被处了死刑。清軍在兩年的战斗之后俘獲了起义者的家屬，并借此强制起义者表示归順。但是起义重新爆發了，并且一直坚持到一七八六年。

[⊖] 即四庫館，明史館之类。——譯者

一七八三年，甘肅爆發了回民起義。台灣島上的居民也騷動起來。滿洲征服以後所建立起來的殘酷制度沉重地壓在台灣劳动人民的身上。白糖，樟腦源源不絕地輸出，掠奪性的經濟管理使島上的財源陷于枯竭。一七二一年時台灣島居民發動了起義。驚慌失措的滿人都逃上了大陸。起義的領袖朱一貴搜羅了武器，把一部分起義者武裝起來，其余的人（他們數達三萬人之多）則用木竿鐵鍬進行战斗。起義者堅忍不拔地抵禦官軍。然而滿人終於在漢奸協助之下鎮壓了運動，朱一貴在一次战斗中英勇陣亡了。

一七八六年，秘密會社“三合會”的台灣分會又發動了新的起義。但它仍然被鎮壓了。

一七七五年時，“白蓮教”曾作了一次發動華北武裝起義的嘗試，但是這一次嘗試仍沒有成功。一系列起義的挫敗並沒有挫折漢族人民繼續斗争的意志。農民經濟和手工業的破產使中國劳动群众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並且給秘密會社保證了供應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新的起義正在醞釀着，這些起義几年里就席卷了從山東到四川居民密集的大塊領土。

第八章

蒙古

在中世和近代之交，蒙古是分裂為許多互不相屬的王公領地的國家，這些王公領地時常為爭奪優勢，爭奪控制通往中國的商路，爭奪農奴、牲畜和牧場而互相敵視。無休無休的內戰以及對鄰國的戰爭十分沉重地壓在國內勞動人民群眾和阿拉特（牧民）的身上，其結果必然是加強了對阿拉特的封建剝削和形成了全國的普遍貧窮化，而這結果又使得封建主們為爭奪每人在封建收入和戰利品中的一份而進行更加尖銳的鬥爭。封建壓迫的加強不可避免地加強了阿拉特的反抗，推動他們從事反對王公的鬥爭。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給喇嘛教的傳布奠定了基礎；喇嘛教於十六世紀末為蒙古王公接受為國教。

就在這個時候，蒙古人開始了反對清朝掠奪政策的鬥爭，清朝的政策威脅着要剝奪蒙古王公領地的自主和政治上的獨立。這一鬥爭早在十六世紀末就開始了，當時滿洲部落的能干而權欲心很強的統治者努爾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年）征服滿洲各部，開始向蒙古南部鄰近的王公領地實行擴張。十七世紀的四十年代，南部蒙古人的反抗基本上被滿人擊破。一六三六年，蒙古南部王公宣布承認努爾哈赤之子、滿洲國家的君主阿巴海（即皇太極，一六二六——一六四三年）為蒙古汗。但是蒙古人反對滿洲掠奪者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蒙古北部獨立的汗國（或作喀爾喀蒙古）繼續存在，這時遠在西邊的西部蒙古人（或稱厄魯特人）則形成了

强大的准噶尔汗國。

滿族不能容許独立的蒙古王公領地的存在。他們十分清楚，只要他們的右翼存在着地区廣袤、东西延亘数千公里的独立的蒙古王公領地，那末他們的廣大的征服計劃就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滿族把征服蒙古看作首要的任务的原因。

不过征服爱好自由的蒙古人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滿族使出全部的力量和進行一系列的战争。清太祖努爾哈赤生前不及見南部蒙古的征服。这到他的繼位者皇太極在位时才告完成。北部蒙古的征服开始于順治朝（一六四四——一六六二年），結束于康熙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占領西部蒙古是雍正朝（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这一任务的完成則在乾隆朝（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清朝換了六个皇帝，才把蒙古人民的反抗最后鎮压下去，完全占領了他們的國土。

第一節 喀爾喀蒙古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失敗

保衛着自己的政治独立的喀爾喀封建主，却不能忽視这个節節勝利的征服者。他們开始設法和滿族成立協議。一六三六年，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及其他王公派遣了使臣，向皇太極建議媾和和成立同盟。這一建議被接受了。不过皇太極要求新的同盟者完全停止对明朝的貿易，而明朝政府对于蒙古之供应明軍所必需的馬匹則是極为关心的。皇太極威脅喀爾喀封建主，如果他們繼續以馬匹供应明朝，則將以兵戎相加。喀爾喀諸汗竟屈服于这一可怕的“同盟者”的要求之下了。

滿族統治者逐漸加強其对喀爾喀封建主的压力，日益限制其政治上的独立。表面上蒙古封建主还不是清帝的臣民，但清帝愈來愈坚持地开始攫取監督其对外政策的权利，愈來愈坚决地使他

們屈从自己的利益。一六四六年，車臣汗和土謝圖汗試圖用武力阻止清室权力的進一步加強，并恢复其已經喪失的独立。他們聚集了軍隊六万人前往支援已經起來反抗滿族并已移牧到喀爾喀的蘇尼特部長騰吉思。但是清朝防止住騰吉思、車臣汗和土謝圖汗兵力的聯合，把他們各个击破了。

清朝嚴密注意不使喀爾喀王公在戈壁以南出現，一六五〇年，他們宣布以戈壁為蒙古南北部的边界，并坚决禁止擅自越过边界。

清廷經常干預蒙古封建主之間的爭執與糾紛，煽起封建主的內爭，并使之尖銳化，然后迫使敌对各方都求清朝支持和調解。清廷費了很大的力量來破坏四十四个拥有領地的蒙古封建主于一六四〇年在准噶尔集会时所成立的同盟协定。这个會議由准噶尔汗巴圖爾渾台吉（一六三四——一六五四年）倡議召集，其目的在于使王公們达成協議，停止內爭，并成立蒙古封建主的同盟以反抗清朝的威脅。但是王公之間的和平沒有繼續多久。清朝經常挑起喀爾喀与准噶尔之間有关王公世系与領土的爭執，这种爭執促成了一六八八年准噶尔与喀爾喀之間的新战争。喀爾喀遭受了慘重的失敗，其軍隊和居民大批向南逃竄，到了蒙古南部和長城附近。喀爾喀所遭遇的灾难，为清朝所利用，从而使蒙古北部完全屈居于自己的統治之下。喇嘛教首領、土謝圖汗最大封建主的兒子溫都爾格根在使喀爾喀放弃独立和臣屬於清朝一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清室所收買的溫都爾格根，利用其宗教的权威，來克服不願臣屬於清朝的王公們的反抗。

喀爾喀对清朝的臣屬关系，于一六九一年在多倫諾爾正式建立了。蒙古南北部的全体王公都聚集到这里。蒙古和清朝的史册上記載說，蒙古王公跪在地下，諦听康熙帝的詔諭。詔諭中宣布喀爾喀已臣屬於清廷，將該地分为三十四旗，改組蒙古軍隊，蒙古改

用清朝官銜等等。

这样，由于封建分散性和王公的相互敌視，由于高級喇嘛和王公的賣國，喀爾喀于一六九一年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屈服于清朝了。

第二節 滝噶爾部爭取獨立的鬥爭及其失敗

十七世紀末，只有由准噶爾部統一起來的西部蒙古人，对清朝还保持独立。清朝的掠夺企圖，在将近七十年的時間內，遇到了准噶爾的激烈反抗。更有進者，准噶爾的軍隊還曾經不止一次轉取攻势，企圖推翻清朝对蒙古的統治。

一六九〇年，准噶爾汗噶爾丹率軍隊十万人，通过喀爾喀進入蒙古南部，第一次和清朝發生战斗。蒙古軍隊以弓、箭、矛鈎为武器，对方清軍二十万人則配有火器和大炮。在多日激战造成重大伤亡之后，噶爾丹汗的軍隊开始后退。不过，清朝是直到一六九七年噶爾丹汗逝世之后，才得以把西部蒙古人赶出南部和北部蒙古。

噶爾丹的繼位者，策妄阿拉布坦（一六九七——一七二七年）、噶爾丹策零（一七二七——一七四五年）繼續進行反抗清朝的斗争。他們不止一次地給企圖侵入准噶爾邊界的清軍以沉痛的打击。尽管敌方兵力顯占优势，尽管蒙古其他各部沒有給予以足够的支持，准噶爾仍然順利地打退了清方夺占該部的一切嘗試。一七一五年在哈密地区，一七二七年，一七三二——一七三五年在准噶爾和喀爾喀的边界上，西部蒙古人的軍隊打敗了清軍。一七三五年，西部蒙古人最后一次采取了强大的攻势，并且占領了喀爾喀，直到鄂爾渾河。

清朝的代表們在通往准噶爾的要冲地帶，特別是蒙古北部的

科布多(一七三五年)和烏里雅苏台(一七三六年)建立起一系列的堡塞。清朝准备進行决战，在西部蒙古封建主中間挑起糾紛和不睦，对一部分加以收買，对另一部分則加以恫嚇。

噶爾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內部許多覬覦汗位者之間發生了長期內爭，这便削弱了准噶尔，并为清方最后征服准噶尔准备了条件。一七五四年，有一个覬覦汗位者、噶爾丹策零之姪阿睦爾撒納投向清方，指望借清方的助力，使自己成为准噶尔汗。清乾隆皇帝优礼阿睦爾撒納，賜以親王的爵位，并任命自己的良將領導大量軍隊和阿睦爾撒納一起开入准噶尔。准噶尔汗达瓦齐为阿睦爾所擒，并被交給侵入境內的清軍。不过，滿人决沒有想到要滿足阿睦爾撒納的虛榮心。它把准噶尔分为四区，置于自己的官吏和將領的監督之下。

苦于多年战争的准噶尔人民群众，受不住由于清朝恐怖統治以及新的捐稅和劳役所强加于他們身上的新的沉重負担。一七五五年，爆發了主要在于反对清朝征服者的强大的人民起义。被清廷欺騙了的阿睦爾撒納也参加起义，并且成了起义的領袖。起义蔓延到喀爾喀，当地的大封建主成袞札布成了起义的領袖。起义运动有席卷全部蒙古之势。清政府派出了大量的軍隊去鎮压農民起义并廣泛地利用了喇嘛教。喇嘛教封建主这一次又出賣了人民，并且投向外國掠夺者这一邊來。在長期的血腥的斗争之后，起义終于在一七五八年被鎮压下去了。一七五七年，阿睦爾撒納逃往俄國边界，不久即死于該地。成袞札布和許多其他參加起义的人都为清方所獲，并被处死。

清朝占据了全部准噶尔，橫暴地摧殘了当地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几乎將他們屠殺淨尽。殘存的少数人被移居到其他地区去，受清政府和駐軍的經常監視。

准噶爾部滅亡了，蒙古完全被征服了。清廷在該地建立了兩個殖民地邊區：由蒙古南部各部組成的所謂內蒙古，和由喀爾喀、烏梁海以及科布多地區組成的外蒙古。被封建主出賣和受喇嘛欺騙的蒙古人民，長期受到了滿人的壓迫。

第三節 清朝統治压迫下的蒙古

清朝對蒙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蒙古各部变为清朝及其擴張計劃的強有力的而又馴服的工具。不過，強迫愛好自由的蒙古人民恭順地忍受外國壓迫，順从而熱誠地為掠奪者利益服務，這對清朝來說，并不是一件比用武力征服他們更为容易的事。在外蒙古完成這一任務則尤為困難，因為外蒙古的征服遠較內蒙古為晚，在當地對於獨立的喪失，記憶較為敏銳，而解放鬥爭的傳統又較強。此外，外蒙古與清朝統治主要中心地區之間，隔着一個難以跨越的戈壁沙漠。最後，偉大的俄羅斯是外蒙古的北鄰這一點，也有極重大的意義，蒙俄聯繫的加強不可避免地刺激了蒙古人的解放鬥爭。這就是為什麼加強清朝在外蒙古的地位始終是清朝特別关心的事情。

清朝統治者逐步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削弱王公實力和影響，使他們完全屈居自己的統治之下，保存蒙古軍隊，並且強迫它為清朝的利益服務，巩固封建主對農奴式的阿拉特的統治，和鎮壓阿拉特的反抗。他們利用喇嘛教上層封建分子充當自己反動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

第四節 清朝與蒙古封建主階級

清朝既然漸次占領全部蒙古，他們便到處從事有領地的封建主屈服這件事入手。在一些地區，他們用更換舊的統治者，任命新

的，更听话的统治者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在另外一些地区，则用对王公实行严密监督或收买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在蒙古北部，他们走上加紧分裂封地的道路。在被清朝征服以前，喀尔喀原分为七部联成的三个汗国，这在清廷看来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每一部还是显得太强大而危险。结果，喀尔喀境内封地数目在清朝统治时期增大了十三倍（一六五五年有八个，到了一八一五年则有一百〇五个）。清朝有意地加强了蒙古的封建分裂，从而在蒙古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斯大林同志说：“只有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才有期待文化经济重大发展的可能。”[⊖]清朝剥夺了蒙古人民的这种可能。

清朝在建立许多新封地时，即以早先没有领地的诺颜和台吉（即王公和贵族）为札萨克。这种“提拔”的目的，在于使从清朝手中取得土地、农奴和政权的新贵族与蒙古的旧封建贵族对立起来。清政府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之下，批准某人可拥有领地的权力和称号变成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也有权撤除某人的职务和剥夺其称号。

康熙帝于一六九一年对蒙古实行新的称号和新的等级制。他保存了汗的称号，同时分贵族为六等，并给以满洲的称号。一七三三年，雍正帝使蒙古封建主领受国库的俸给，俸给的多少视职务和称号的高低而定。

建立这种等级与特权的复杂制度，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使全体蒙古贵族改为任官，其福利取决于皇帝的恩典，而另一方面则在于使他们发生分裂与竞争，这就排除了他们联合起来采取一致反清

[⊖] 斯大林：“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载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真理报”。

行动的机会。蒙古王公与清公主和郡主締結婚姻也服务于这一目的，清朝皇帝鼓励这种婚姻，作为对于清朝建立殊勋的奖励。清朝皇帝給这些女婿以特殊的称号(額駙)；他們取得了額外的薪給，其子孙則在官职品級的升迁上享有特权。清室企圖用这种办法使蒙古封建主的利益与清朝的利益更加緊密地联系起來。

清廷对蒙古的人数众多的台吉階層也不是不加注意的，台吉按照其家世的顯赫程度和对清朝功績的大小分为四类。每一类都有其独有的特定的礼服，和其他等級差异的标志。他們和王公們一样，从一七三三年起开始从清朝國庫領取俸給。清廷希望把廣大的蒙古貴族階層吸引到自己这一邊來，就尽力靠牺牲阿拉特的办法來保証每个封建主都能穩固地致富的条件。康熙帝为了这个目的，早在一六九一年就下令規定每一貴族和台吉可有一定數目的阿拉特，阿拉特必須以自己的劳动來供养自己的主人。根据这个命令，第一等貴族可有六十戶阿拉特，第二等有五十戶，第三等有四十戶，第四等有三十五戶，第五等和第六等則有三十戶。第一等台吉有权拥有十五戶，第二等台吉有十二戶，第三等有八戶，而第四等則有四戶。

除开这一切之外，清朝还確認蒙古封建主所有最重要的古老的特权。他們免納捐稅，免繳許多实物貢賦，他們不能受当地法庭的審判和拷問。清廷抱定宗旨，要巩固王公对劳动阿拉特的統治，并用尽一切办法來帮助鎮压阿拉特的反抗。清廷的法律規定对每一个敢于侮辱封建主人格的平民，予以嚴厉的处罚。

第五節 清朝与蒙古武装力量

清朝对蒙古的馬隊表現出極大的兴趣，决定要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蒙古的傳統的軍事組織对清朝是不合適的，清朝打破

了這一組織，代之以新的、更適合于自己政策目標的組織。自願隸屬於征服者之下的各部男丁，有義務終身和世代服兵役，由軍事機關維持其生活。这就是為清朝服務的蒙古近衛軍，即所謂蒙古八旗。反之，曾經頑強反抗清朝的各部居民，則變為世代為皇家牧養牲畜的牧人。曾經進行特別頑強武裝反抗的各部及各汗國，例如察哈爾部和准噶爾部則干脆被消滅了。

在蒙古全境，逐漸建立起統一的軍政制度，按照這一制度，所有十八歲到六十歲的男子，都應服兵役；全体蒙古軍隊都必須是騎兵，分為若干佐領（蘇木），每一佐領有士兵一百五十人。每隔三年，必須進行關於全体男丁的調查，以便確定佐領的數目。每年全体服兵役的人們必須集合起來，受戰鬥的訓練。

蒙古的武裝力量，在這之前，分為許多個別的衛隊，每一個衛隊都隸屬於自己的擁有領地的封建主之下；現在在清朝統治之下，則有了嚴整的組織和集中的管理，而控制權則握在清帝手中。蒙古的武裝力量為清朝所使用，在清朝的旗幟下進行戰鬥，並且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而流血。

此外，清朝所建立的軍政組織完全適合於蒙古封建制度的特點。一百五十名士兵所構成的佐領或者是五至六個佐領所構成的參領（札蘭），乃是完全符合於有領地封建主的地產制度的分隊制。清廷把王公所擁有的土地和人民變為旗，即由佐領、參領所組成的軍團。它們此時仍然是和清朝統治以前一樣的封建領地。清廷授權領地封建主，使其統率由該封建主所有的農奴所組成的參領和佐領。這一組織帶有十分明顯的軍事封建性質。

清朝在蒙古總共建立約近二百個旗，使將近三十萬蒙古人，隸屬於自己的旗幟之下。清朝不止一次地求助於蒙古軍隊，用來鎮壓帝國境內的人民起義（例如，太平軍的起義），也用來征服新的

領土。蒙古軍隊，主要是內蒙的軍隊，都被利用來參加這種進攻的戰鬥。外蒙軍隊則以保衛帝國北部邊界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在與俄國毗連的地方，巴爾虎，喀爾喀和科布多等地，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邊界地區，寬七十五公里，長約達二千公里，其中設有八十七隊邊防軍。阿拉特被指定在一種特殊勞役的形式下負擔邊防軍的兵役，以及負擔邊境駐軍的武裝、給養和招待事宜。每一隊邊防軍是由數十名騎兵和一個清朝指揮官組成的。為了負擔邊境駐軍的服役，應服兵役的阿拉特就需要連帶家眷、財產一起移居於邊界地區，為期至少要十年。

清廷對蒙古人寄予巨大的希望，不時使用他們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但同時却害怕供給他們以新的火器。清廷很正確地認為新火器可能使蒙古人民轉而用來反對自己的奴役者。

第六節 清朝改組壓迫和剝削阿拉特的機構

清廷改組了蒙古封建壓迫的機構。在蒙古封建貴族享有獨立的時期，他們只有極簡單的行政組織。在每一領地上有一個獨攬全境各種事務的札薩克。札薩克不需要，而且也沒有永久性的官制。蒙古的領地封建主，依靠自己的軍隊，依靠適當選擇的指揮官，就感到地位很穩固了。

不過，這種行政制度對清朝是不適合的。康熙帝力求使蒙古與外界隔絕，首先是與俄國隔絕；他於一七二一年剝奪了蒙古領地王公與其北邊偉大鄰邦以及其他外國交往的權利，使由他所特別授權的人，即對北京政府負責的人，來解決邊界問題。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下令將全体俄國商人逐出庫倫，並且禁止蒙古人和俄國人發生直接的商業關係。從這時起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任何一個俄國商人都不能為經商而公開合法地出現在蒙古境內。

一七二五年，牺牲土謝圖汗的利益在喀爾喀建立了第四个汗國，从土謝圖汗割出十九旗作为新的三音諾顏汗的愛馬克。一七二七年，規定在每一愛馬克（大封建領地），設立旗主會議制度，选出會議的盟長。盟長得到皇帝的批准，变成为在各該愛馬克之內民政机关中唯一的蒙古代表。清廷使用这种办法夺去了汗們一向以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的資格而享有的权力。从此以后，各汗所享有的权力，与任何一个旗札薩克是相同的。在几十个旗主与清帝之間并沒有什么阻隔。王公們彼此互不相屬，他們根据同一原則都臣屬於清帝。这样，清帝就变成全体蒙古王公台吉的唯一的大汗。雍正帝規定在正式公文中必須使用滿文。

一七三五年雍正逝世，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繼位。他繼續在外蒙古培植軍事封建的官僚机构，日益把蒙古攫为己有。乾隆規定蒙古王公台吉必須正規地三年一次親自來京朝貢、献礼与賀年。这一措施当然使得清朝在蒙古貴族中間的勢力巩固起來，而且加强了蒙古貴族对清廷的臣屬关系。

一七八九年，頒布了第一部理藩院則例，不久又重加審訂、补充，至一八一五年由新皇帝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予以批准。这一審訂、补充过的則例，使清朝統治蒙古的办法及其复雜的封建等級制最后定形了。

在清朝所建立的等級階梯最下層的是达尔加，每一达尔加（即什長）管理阿拉特十戶。十五个达尔加組成一个佐領，每一佐領由一个指揮官（即章京）來領導，在他下面有一些助手。五、六个佐領構成一个參領。在民政方面，每一佐領直屬於旗的札薩克。札薩克对一旗的居民而言則依旧是享有無限权力的統治者。但他治理自己的領地，則靠一整套官員的帮助，任命这些官吏，照例总是由清帝批准的。

愛馬克與旗不同，在愛馬克中，一切事務事實上受清朝所派代表（譜班）的控制。在烏里雅蘇台設有清朝的長官（將軍），所有蒙古軍隊、所有愛馬克軍隊指揮官都直接歸他節制。他也有權對蒙古全部政權機關實行最高的監督。

清帝是全體蒙古人的最高統治者。誰失去了他的信任，誰就要失去了權力。皇帝可以賞賜爵位和稱號。只有他一個人有生殺之權，他可以下令處死，也可以下令赦免。在烏里雅蘇台、庫倫和科布多都有少數的滿漢駐軍。實際經驗告訴清統治者，在外蒙古維持軍隊耗費極大。准噶爾之役就耗費了三千三百万兩（約為銀子一千二百噸）。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緣故，清政府才在征服准噶爾之後，從外蒙古撤出自己軍隊的主力，而在該地只留下少數的駐軍。

清廷所創立的政權機關和制訂的法規，都在于使封建的蒙古長期維持落後、分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使蒙古人民成為征服者及其蒙古臣屬貪暴剝削的對象。

第七節 清朝與阿拉特牧奴階級

清朝之征服蒙古各部並沒有使蒙古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中斷。內、外蒙古的阿拉特在十七、八世紀不止一次地拿起武器，屢仆屢起地企圖掙脫清朝的壓迫。在十八世紀，蒙古北部和西部的人民群眾所進行的解放鬥爭非常激烈。一七〇〇年左右，在北部蒙古清除了准噶爾軍隊之後，喀爾喀蒙古人有了恢復本族游牧生活的可能。當時蒙古的編年史証實曾經發生反對滿洲掠奪者和反對本族王公的蒙古人民起義。編年史指出這一時期喀爾喀封建主曾時常用武力鎮壓起義，而有時當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應付的時候，即求助于清朝。

喀爾喀最大的一次反清起義，在領地封建主成袞札布領導之下，爆發于一七五五年。它與准噶爾的人民起義同時發生。成袞札布的武裝部隊沿着准噶爾邊境進行战斗達一年以上，擊破了清軍。在一些愛馬克中，阿拉特離開自己的住地，把自己的牲畜趕到遙遠的草原上去，因此使清廷在調動軍隊進入准噶爾時感到極度困難。起義有席卷整個蒙古的危險，形成了對清朝統治的直接威脅。只有在派去鎮壓起義的龐大的滿漢軍隊的帮助下，只有由於喇嘛教及其首領——博克多格根（活佛）——的封建統治的帮助，清朝才得於一七五八年最終地把起義鎮壓下去。

從十七世紀末期起，喀爾喀廣泛流行一種反抗殖民地壓迫與封建壓迫的特殊鬥爭形式——大批人民自動地逃往俄國境內。

殘酷鎮壓起義者的清朝，無條件支持王公對其所屬牧奴的鬥爭。蒙古的阿拉特在過去從沒有像在清朝統治時期這樣的無權和受壓迫。清廷規定把行政、軍事、司法大權集中在封建主手中。清朝的法制賦予王公以囚禁拷問、流放阿拉特和判處罰金處分等等的無限權力。對於同樣一種犯罪行為，清朝的法律定出兩種處罰的辦法，一種是對阿拉特的，而另一種是對王公的。例如同是殺人罪，阿拉特殺人應判處死刑，而封建主犯了這種罪行，則僅予以罰繳馬四十四匹以下或各種牲畜九十頭以下的處分。

阿拉特不但有義務無條件服從清廷和蒙古封建主，而且還應當服從喇嘛。未經封建主許可，阿拉特不能結婚，不能使子女婚嫁，不能使諸子分產，不能走出領主領地之外等等。阿拉特有義務遵守教會的命令，不挖掘土地，不割草，穿朴素的藍棉布袍，梳辮子（清朝軍隊士兵的標誌和屈服的標誌），嚴格完納和履行對封建主的捐稅和勞役以及清廷所規定的捐稅和勞役。

清朝並不正式要求蒙古人向清朝國庫繳納任何直接的捐稅。

它只要求他們履行三种义务：軍役、烏爾頓役和保衛邊境的勞役。但是這只隱藏了捐稅和勞役負擔的極端沉重的實質。蒙古人民負擔全部保衛蒙俄邊界的支出，他們以自己的勞力和財力保證了清國和准噶爾以及喀什噶爾之間的交通，無償地供給清朝軍隊和官吏以交通工具和糧食；他們也負擔了供養清朝在蒙古的官吏的絕大部分費用。對阿拉特特別沉重的負擔是烏爾頓役，即要求阿拉特為郵遞和驛運供應驛馬約達全部驛馬的一半。在阿拉特供養清朝官吏的費用方面，庫倫的譜班就是顯著的實例，庫倫譜班從清朝國庫年領俸給六百兩，而從喀爾喀居民方面所取得的，僅糧食一項每年即值二萬七千兩，其他多種義務供應項目尚不在內。

對清朝所納的捐稅和所服的勞役，加上對蒙古封建主及喇嘛教會所納的捐稅和所服的勞役，逐漸地變得日益沉重，使阿拉特破產了。

清朝的法制也規定了阿拉特牧奴階級內部的等級，把他們分為屬丁、黑徒和貢民。

屬丁這一等級形成於一六九一年，當時按照康熙帝的命令，領地封建主分出自己的一部分牧奴，歸無領地的王公和台吉管理。屬丁有義務終身以及世代為無領地王公和台吉服務。他們不能離開自己的領主及其後裔，領主後裔可以繼承領有屬丁，一如繼承死去領主的其余財產一樣。至於封建主方面，則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屬丁出賣、贈與和送給喇嘛。屬丁受到領主的殘酷剝削，他們向領主納租、為領主勞作，而這種勞作是幾乎沒有任何報酬的。屬丁不服兵役和烏爾頓勞役。

最早的黑徒於一六四一年出現於喀爾喀。當時根據土謝圖汗袞布的意志，以其年方六歲的孩子，即後來的溫都爾格根為傳鉢喇嘛（喇嘛寺住持），同時一些顯貴的親戚贈送給他阿拉特牧奴若干

戶，這些牧奴就叫做黑徒（蒙音沙比，是門生的意思）。清廷把喇嘛教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以法律規定黑徒等級的存在。博克多格根和其他喇嘛教上層人物得到清廷政權的支持，就开始用各種措施擴大黑徒的數目，而到一七五〇年，喀爾喀的黑徒就已經有了三萬多人。黑徒是阿拉特中的一個等級，他們終身而且世代地隸屬於寺院的封建主。黑徒不須為其他封建主服任何勞役。和屬丁一樣，他們不負擔軍事的和烏爾頓的義務。他們不對世俗封建主繳納貢賦和服勞役，而是對自己的寺院封建主繳納貢賦和服勞役。寺院封建主對他們進行殘酷的剝削，並獨占其剝削所得的全部。

依附和隸屬於世俗的領地封建主的阿拉特就是貢民這一等級（即“阿尔巴都”，按蒙古語“阿尔般”是賦役的意思，而“阿尔巴都”則是有繳納賦稅和服役義務的人們）。這是阿拉特牧奴階級中基本的而且也是人數最多的部分。與屬丁及黑徒不同，貢民一身負荷着對自己王公領主的私人勞役以及對清朝帝國的全部勞役的重擔。清朝規定阿拉特有對自己的領主貢獻食物和交通工具的義務。阿拉特每有五頭牛以及二十頭綿羊，就必須以綿羊一头交給封建主；此外，他們還必須負擔自己主人移牧、去北京、開會、以及主人家中結婚、喪葬等等方面的費用。烏爾頓勞役、軍事義務和保衛邊界的全部重擔都落在貢民的身上；他們也要供養清朝政府派在蒙古的官吏以及清朝所創立的蒙古的封建官僚機構。貢民的小小的落后的游牧畜牧經濟無力長期負荷這一切苛捐雜稅和勞役的負擔。這些負擔加上喇嘛寺院的捐稅以及商業高利貸的奴役，便使得阿拉特經濟陷于衰落，而阿拉特本身則陷于破產和死亡。

第八節 喇嘛教——封建主的意識形態

喇嘛教是佛教的變種。喇嘛教創教者宗喀巴于一三五七年生

于西藏。宗喀巴維持佛教基本教义的不可侵犯性，而使其適应于游牧生活条件下封建主階級的利益。宗喀巴的教义完全符合于正統的佛教，他認為物質世界是一种幻覺，是罪过与痛苦的源泉，只有在克服生活欲念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脱离苦海。走上“解脫”途徑的第一步是接受最普通的戒条——不殺生、不偷窃、不說謊、不为邪欲所动等等。从遵守这些戒条做起，人彷彿就可以改善自己在現世以及來生的境遇。根据宗喀巴的教义，人們在修身养性与擺脫生活欲念的时候，就可以逐漸接近“極乐的涅槃”。喇嘛教断言，达到涅槃境界的“聖者”，为了帮助世人，便不住涅槃，降臨世間，化为肉身。这样就出現了呼畢勒罕，即轉生、活佛等項制度，活佛好像可以永远活在人間，他一代一代离开死者的身體，立即轉化为新的肉身。

宗喀巴的教义給予喇嘛以一个極重要的位置。根据这一教义，喇嘛是这样一种人，他抛弃了物質世界，完全專意致力于“修身养性”和克服“生活欲念”。喇嘛住在寺院里，不断研究“神聖教义”，以禱告度日，这样就接近聖域，有可能帮助世人遵循“艰苦的解脫道路”前進。这样，喇嘛就成了導师、佛的代表。

喇嘛教教义認為人的痛苦是由前世宿孽造成的，反之，前世的功德則將造成今生的幸福。由此推論，王公以及一般富人在前世都有高度的功德，都是聖者和天人，王公的权力、財富和特权当然都是神賜的。喇嘛教号召阿拉特要順从，克服“生活欲念”。

宗喀巴創立了中央集权的教会組織，并定出極嚴格的內部紀律。他允許喇嘛有自己的財產。宗喀巴規定喇嘛穿黃色衣服，因此他这一教派被称为黃教。

蒙古的喇嘛教会肇始于十六世紀末，当时阿巴岱汗（一五三四——一五八六年）宣告信奉喇嘛教。当时蒙古的情况有利于喇

嘛教的傳播。对阿拉特的加紧剥削使得阿拉特加强了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这就造成了对喇嘛教教义的需要。

一五八五年，阿巴岱汗着手在喀尔喀建立第一座喇嘛庙。其他蒙古王公都变成了新宗教的热烈信徒，都來仿效这一榜样。他們开始建立喇嘛庙，并且鼓励阿拉特去当喇嘛。

第九節 庫倫的活佛——清朝掠夺者的支柱

逐渐地出現了把新建立的教会联合在統一領導下的要求。阿巴岱汗的孙子，即当时最强大的封建主土謝圖汗袞布家族的一分子变成了喇嘛教会的首領。这位爱好虚荣的父亲，夢想着雄踞于喀尔喀其余封建主之上的地位，奉献生于一六三五年的次子为喇嘛，到了一六四二年，这个七歲的少年已經成为土謝圖汗本族喇嘛庙的領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顯貴的族人就給这个孩子送了各种礼物。此外，車臣汗还送給这个少年教長以本族称号的一部分——格根(光明、明亮的、光輝的之意)，結果后来蒙古喇嘛教会的首領就被确定称为温都尔格根。一六四九年，十四歲的温都尔格根去謁見了达賴喇嘛，达賴喇嘛封他最高的教职——格隆，此外又宣布他为喇嘛教的杰出聖者——哲布尊達蘭那特——的化身（呼畢勒罕）。一六五一年，温都尔格根返回故土时已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了。

这一新宗教从清方得到了坚决的支持，他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宗教在奴役蒙古人一事上能够給他們以何等宝贵的幫助。清帝給予温都尔格根以各种尊崇的待遇，并且帮助巩固其在蒙古的勢力。温都尔格根滿心感激，竭力报答。他和自己的族人土謝圖汗察珲多尔济一起在关系重大的一六八八——一六九一年这一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时期决定北部蒙古的命运則整整达二百

二十年之久。一六八八年九月間，他在喀爾喀第一个請求康熙收納他為清朝臣民，後來他利用自己的一切勢力，迫使喀爾喀其他的封建主變為清朝的臣屬。他在一七二四年死於北京，死在自己的朋友和保護者康熙的陵墓上，享年八十九歲。他到那裡去是為了祭奠皇陵的。

第二代博克多格根不愧為其先輩政策的繼承者。他積極地參加鎮壓阿睦爾撒納和成袞札布的起義，從而博得清廷的特別嘉獎。他死於一七五八年，北京政府悲悼這一忠實奴僕之死，頒布詔諭，特別指出他在鎮壓人民運動一事上的功績，說他當時曾“率四部（愛馬克）王公台吉會盟，勸導群生，一心向化，安享國家太平之福”。對於這個喇嘛教領袖的賣國作用，很難找到比這更鮮明的刻劃了。

頭兩代博克多格根給蒙古喇嘛教教會的實力奠定了基礎。他們修建寺廟，輸入喇嘛對佛經、星相學、西藏醫學等等的研究。在他們管轄之下，有一個強大的由幾萬名喇嘛組成的宣傳機構。這一切都給博克多格根創造了特殊的地位。根據編年史的記載，在一七二九年六月慶祝第二代博克多格根“登位”的時候，絕大多數的領地王公，北京的特派代表，兩萬六千名左右的喇嘛和十萬名以上的阿拉特都出席了。博克多格根利用自己的勢力開始力求犧牲世俗封建主的利益以加強自己的權力。世俗封建主被迫承認博克多格根有權收容逃歸他們保護的人。一七六四年，世俗封建主免除了博克多格根所領牧奴（黑徒）的捐稅與勞役，而第五代博克多格根則完全取消世俗貴族對黑徒的管轄，而將其完全置於自己和寺廟的管理之下。在蒙古形成了有利於把博克多格根變為神權政治的君主，集世俗與宗教大權於一身的條件。

這種遠景自然不符合清朝的要求，清國對擁有中央集權的政

权的統一的蒙古的形成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准噶尔部的消滅，全部蒙古的征服，便利了清廷做出这样的决定，即根本不使哲布尊达蘭那特的轉世化身出自蒙古王公的家庭。第二代博克多格根是最後一个出自蒙古王公的家庭，蒙古就是他的本土。此后的喇嘛教首領，則全部都是來自西藏。这完全保障了清朝皇室的利益，它現在已無須害怕博克多格根的对抗。这样，清廷就做到了使喇嘛教会完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地步。

喇嘛教依靠北京政府和蒙古封建主的支持，利用自己在廣大阿拉特群众中的影响，發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勢力，一个强大而复雜的組織。寺院中所有高級和旧有的职务照例总是在出身于王公和貴族家庭的人們的手中。其中拥有七百个或更多的牧奴的貴族，根据清朝的法律，有权要求授予領地王公的特权，以及取得这些特权。从人民下層出身的喇嘛达到喇嘛教教階制度的最上層的机会，便由于复雜的考試制度和每升一級就必須支出的巨大耗費所牢牢堵住了。

喇嘛教的傳播使得喇嘛的特权階層得告形成。如果封建主在神权政治教階制度中占有最上層的位置，那末阿拉特就是構成普通喇嘛的基本群众。

清朝和蒙古封建主階級把喇嘛做为强大的宣傳機構，他們都是在無条件执行自己的領導者的任何命令的精神下訓練出來的。清朝奴役者和蒙古王公利用喇嘛教來压制人民为改善自己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意志。普通喇嘛也帮助压迫者摧殘人民对过去歷史的記憶，使他們習于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西藏文化。喇嘛教在客觀上乃是反民族的、反动的、敌視一切進步的力量。

蒙古的普通喇嘛是阿拉特中这样一部分人，他們受封建主的欺騙，而他們自己又帮助欺騙全体蒙古人民。

第十節 俄國與蒙古

近代俄蒙關係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十七世紀初年即已開始，當時俄國的移民大批地流入西伯利亞，和一直游牧到西伯利亞南部邊境的蒙古牧民發生了接觸。從這個時候起，俄國人民和蒙古人民就成為鄰人，但是直到一七二七年之前，他們之間沒有確切劃定的邊界。因此而發生的爭奪牧場和耕地的衝突，通常是通過當地俄國政府和蒙古領地王公之間的直接談判得到解決。儘管有過這種事件，儘管沙皇政府的代表們殘酷壓迫牧民，也儘管某些蒙古封建主由於打算使那些住在俄國邊界上的非俄國的部族隸屬於己而引起了衝突，俄國居民及其蒙古鄰人仍然逐漸建立起善鄰的關係，這種關係後來儘管有敵人陰謀破壞，却變得日益密切和鞏固了。

一六〇七年，准噶爾派使節經過剛剛建築起來不過三年的托姆斯克城前往莫斯科；一六一六年，俄國派出第一個使團從托姆斯克前往蒙古的阿爾金汗國[⊖]。後來俄國派使節前往准噶爾、喀爾喀蒙古和阿爾金汗國，以及它們派使節前往俄國的情形，都變得日益經常起來，這反映出雙方對擴大和鞏固彼此間聯繫的關心都在增長。

俄蒙關係的建立，正值清朝征服者開始威脅蒙古人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的時期。蒙古人民在保衛自己獨立的堅強鬥爭中，受到俄國和俄國人民的支持。就是由於俄國幫助的緣故，北部蒙古、特別是西部蒙古才得以長期抵抗清朝征服者。清朝得以在較短時期內鎮壓南部蒙古各部的抵抗這一事實，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於各該部和俄國之間缺乏聯繫。直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俄國人才來

[⊖] 阿爾金汗國位於蒙古西北部烏勒薩湖和庫蘇古爾湖之間，十七世紀末為清朝所滅。

到貝加爾湖以東，開始把貝加爾湖湖濱區和外貝加爾區的土地攬為己有。南部蒙古各部本身的力量由於內部矛盾而分裂，同時又沒有外來的支援，因此就變成了清朝擴張的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北部和西部蒙古的領地王公則處於較為有利的條件之下，因為它們可以用自己和俄國的友好聯繫來對抗清朝的壓力。當時俄國的遠東政策，由於國際和國內的種種情況，是沒有侵略意圖的，其主要目的在於調整對蒙古、對中國的和平經濟關係。

一六四七年，由葉尼塞斯克派出第一批俄國人前往北部蒙古，他們的任務就是“打聽銀礦和銀子的消息，出產在何處，在哪一個國家裏，為何人所有”。這一批俄國人旅行的結果是車臣汗派遣自己的使節到莫斯科去，於一六五〇年回到車臣汗部。車臣汗本人和受他支配的一些王公都有意自願地把自己的領地併入俄國，但是他的逝世和部內爆發起來的內爭打斷了這個談判。

准噶爾部的領袖巴圖爾—渾台吉嚴密注意，使受自己支配的王公不去襲擊俄國居民。他兩度派遣使節前往莫斯科，多次派遣使節到西伯利亞各城。一六四七年，他從俄國沙皇那裡取得証書，允許他的臣民有權和西伯利亞各城進行免除關稅的貿易，而他則給俄國以在他治下的領土中取得食鹽的完全自由。鹽在當時的西伯利亞是一種非常缺乏的產品。

這樣，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在漫長的俄蒙邊界上，西起伊犁河，東抵鄂嫩河，俄蒙的商業和經濟合作關係就開始得到了整頓。蒙古王公請求俄國政府暫時撥給他們一些熟練的匠師，來組織他們的某些種生產，而他們則給予俄國政府在他們領土上勘察礦藏的權利。

清朝看到俄蒙聯繫加強，大為震動，認為這是實現自己擴張計劃途徑中的嚴重障礙。十七世紀末期和十八世紀前半，蒙古問題就

成为决定中國清政府和俄國彼此間关系的最尖銳的問題之一。清朝几次企圖以武力驅逐与蒙古和滿洲毗鄰的地区上的俄國人。遇有蒙古人逃入俄界，而俄國政府拒絕將其交还，特別是一六七五年布里雅特蒙古人大批游牧到貝加爾湖边，并在該处入了俄籍的时候，这种情况使清廷特別震怒。一六八五年，清廷指使土謝圖汗的軍隊兩度進攻俄國在一六六六年所建立的色楞格斯克城。

清廷挑撥起來的喀爾喀和准噶尔之間的內战，于一六八八年以喀爾喀封建主軍隊的崩潰而告終，这促成了清朝对喀爾喀的征服。但是王公中很大一部分不願隸屬於清廷，而寧願归入俄國。一六八九年正月，土謝圖汗部中有八个領地王公自認為俄國臣屬；同年三月，又有很多布里雅特蒙古的統治者學習了他們的榜样，永久移居俄國。这一时期的清廷十分害怕俄國会对准备侵入南部蒙古的准噶尔的噶爾丹汗給予以直接援助。噶爾丹汗从一六七一年登汗位以后，就对俄國保持忠誠的关系，他不止一次派遣使臣前往俄國，也接納俄國多次派來的使節。

这时俄國的主要利益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在于通往波罗的海的通路，为此它决心和瑞典進行斗争。由于西伯利亞和远东对俄國國庫而言并沒有重大的意义，同样俄國对蒙古和对中國的貿易也沒有太大的意义，俄國政府就不願意、更主要地是不可能積極干涉蒙古的內部斗争以及蒙古和清朝統治下的中國之間的相互关系。俄國政府在西伯利亞沒有足够的实力、沒有軍隊來执行这种積極政策。

北京的清統治者在曉得俄國不打算派兵來帮助噶爾丹汗的时候是極端高兴的。因此，一六九三年到达北京的俄國使臣雅布蘭·伊德司便得到了清廷的优渥礼遇。清廷同意前此在边境停留凡达兩年的俄國商隊來京通商，作为致謝的表示。

清廷对喀爾喀蒙古的征服，使得蒙古各國中唯一保持着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准噶爾汗國的意义就顯得更加重要了。占領准噶爾变成了清廷政策中的首要任务。准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和噶爾丹策零認識了这一点，就尽力維持对俄國的友好，而周旋于俄國和清朝治下的中國之間。至于俄國，它的國家利益促使彼得一世及其繼位者执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使俄國避免对蒙古和清朝間斗争作当时它力所不勝的積極干涉，同时却也帮助准噶爾的独立，擴大俄國和准噶爾之間的經濟合作。

一七一五年，彼得一世派遣布赫哥列茲率領考察隊去考察准噶爾地区附近的礦藏。因此，西伯利亞总督执行彼得一世的命令，采取措施向准噶爾汗說明这次考察的和平使命。当彼得一世曉得策妄阿拉布坦对这次探險抱有反感的时候，他就在一七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寫一封親筆信件給策妄阿拉布坦，使他相信这次考察的目的完全是和平性質的。彼得一世于一七二二年六月給叶尼塞斯克長官的命令中要求“禁止对各鄉和各村中的土著有任何騷擾和凌辱，就像过去在托波尔斯克、西伯利亞各城市以及新建的堡寨所做的样子保持和睦关系，向商人宣布从一七二二年起可以和过去一样对土著進行自由貿易。……”

清廷密切注意俄准关系的發展，并且对一切足以証明俄准双方合作的增進的迹象感到不安。它开放或封閉中俄边界、准許或禁止中俄貿易，主要地是以准噶爾的局势为准。

清軍在好几年之中都被准噶爾軍打敗，这种軍事上的失利迫使北京政府去尋求盟國。它抱着这一目的，到土尔扈特人中間去進行陰謀。土尔扈特人于十七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脱离了准噶爾，取得了俄國的國籍，并且移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北京三度（一七一二、一七三一和一七三二年）派遣專使去見土尔扈特的阿玉

奇汗及其繼承人，勸說他們出來反對准噶爾。但是阿玉奇汗及其繼承人遵照彼得堡的指令辦事，拒絕了這種建議，理由是他們已經是俄國的臣民，未得俄國政府許可，沒有權利對任何人進行戰爭。於是北京政府又向俄國政府建議由中俄兩國共同反對不馴服的准噶爾人，將其土地財富加以分割。這一建議於一七三一年送達前此不久剛剛即位的俄國女皇安娜·伊凡諾夫娜。俄國女皇拒絕了清朝的建議。北京政府這時沒有其他辦法，只好設法和准噶爾直接談判訂立和約。和約在一七三五年訂立了。這一次是俄國的立場把准噶爾汗國從崩潰和被奴役的狀態下挽救出來的。

除開准噶爾之外，喀爾喀蒙古也給清朝造成了不少的麻煩。喀爾喀蒙古的人民群眾因長期進行對准噶爾汗國的戰爭，而為日益加重的賦役負擔所苦。清朝考慮到蒙古人不滿情緒的日益加強，就為自己在蒙古的地位是否鞏固而擔心，這確實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就認為俄蒙關係的維持和日益擴展是對自己統治地位的直接威脅。清廷對逃亡者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極度不安就可從上述的情況得到解釋。一七二〇年正月，有七百二十七個蒙古人逃入俄國，當時的康熙帝以及在他死後繼位的雍正帝都堅持要俄國政府把這些逃亡者交出，並且六次派遣使節（一七二一年四月，一七二二年正月、八月、十二月，一七二三年九月和一七二四年二月）到俄國去交涉這一問題。

康熙帝遵循其完全斷絕俄蒙聯繫的方針，剝奪了蒙古王公和俄國政府直接聯繫的權利，並且千方百計阻礙俄蒙貿易。俄國對蒙政策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俄蒙貿易，而清方則把中止這種貿易和在俄蒙之間劃定不可逾越的邊界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

邊界和逃亡者的問題是一七二七年八月的布拉條約訂立前清廷和俄國談判的主題。起初，清廷要求俄國交出逃入俄界的六千

个蒙古人，要求俄蒙边界往西向俄國境內深入擴展，几乎到达托波尔斯克。只是經過七个月的反复辯難，才把边界划定，这基本上就是現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边界。双方約定以后应交出从对方逃來的逃亡者，至于布拉條約訂立以前的逃亡者則同意留在对方境內。

布拉條約当然不能解决清朝和俄國在蒙古的矛盾，更談不到解决清蒙之間的矛盾。一七三〇年出現了大批蒙古人游牧移入俄境的現象。一七三一年，伊爾庫次克副总督柔洛伯夫向彼得堡報告說几乎全体蒙古人都願意逃入俄境。俄國的地方当局按照布拉條約办事，試圖勸說逃亡者返回到蒙古，但結果無效。逃亡者声称寧願被殺，也不願再回到清朝的統治之下。俄國沿國境的衛兵實力單薄，無力应付自發地闖入俄境的逃亡者浪潮。他們在一处被趕回蒙古，就在几天之后，又从另一处進入俄境。

噶爾丹策零死后，准噶爾發生了長期內爭。为清朝所巧妙利用的这个長期內爭導致准噶爾汗國的破滅。一七五五——一七八八年在准噶爾和喀爾喀爆發的蒙古人的群众性的反滿起义又一度造成了大批蒙古人的移入俄國。在起义的進程中，贊成蒙古自願并入俄國的运动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这一运动的主力是蒙古的劳动群众，并有相当数量的王公參加在內。一七五六年二月，駐色楞格河地区的旅長雅可比重复自己先前的一个报告，談到了蒙古人的取得俄國國籍的群众性願望，但他又附帶說明道：“……不过这些人全都是下層人民……”。另一个寫給俄國女皇伊利薩伯專述准噶爾地区事态的报告也清楚地証明了蒙古人的情緒。起草报告的人說：“許多宰桑^② 及其下屬在到达西伯利亞边界时，提出說他

② 管事官。——譯者

們不願意再做清朝的臣民，而鄭重請求被收容在吾皇陛下的崇高保護之下。……”俄國政府善意地對待王公們所表示的使蒙古并入俄國的願望。不過，這一合併並未實現，主要是由於蒙古封建主領導集團為清朝的恐怖政策所嚇倒，表現出動搖不定的狀態。清方使軍隊和間諜涌進蒙古境內，不惜對靠不住的王公實行大批降級和殺戮。雅可比給正在舉行的談判做一總結，于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向樞密院（中國史籍中譯作薩那特衙門——譯者）報告說，蒙古人轉入俄國國籍的打算“沒有實現，因為當時在主要的汗和王之中，有許多人不同意這樣做，許多最優秀而知名的蒙古人被殺害：現時蒙古人是如此的受壓迫，以致對他們而言這種打算實際上是沒有可能實現的”。

清朝鎮壓了喀爾喀和准噶爾沉沒於人民起義血泊之中，開始要求俄國交出逃入俄界的蒙古人。俄國政府不顧這一威脅，拒絕了清朝的勒索，容許幾千名參加一七五五——一七五八年鬥爭的人在俄國避難。因此，這些人得免于被屠殺。

一七八二年，俄國政府下令給西伯利亞總督：“如果有蒙古人或中國他族的人願意越境來到你所管轄的省區，你就應下令接受他們，并安頓他們住下。”

第九章

朝 鮮

位于東亞的朝鮮半島及其鄰近各島(总数达二千个,包括济州島和郁林島在內)拥有面積二十二万八千平方公里,与亞平寧半島或不列顛島大致相等。

朝鮮拥有極有利的自然条件,良好的气候,各种礦藏——鐵、煤、金、石墨(据調查,朝鮮的石墨占世界第一位)、錳、錫、鎢和其他稀有金屬。朝鮮在通往中國的最近便的道路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它的多少世紀的悠長歷史上,不止一次遭受外族征服者——蒙古人、日本人、滿洲人和其他外族——的入侵。但是在反对外國强盜的英勇斗争中,朝鮮人民保衛了自己的独立和文化的特色。朝鮮人民的最凶惡的敌人是日本奴役者,他們早在十六世紀末就使朝鮮遭到極大的破坏。十六世紀反对日本丰臣秀吉大軍的战争,是朝鮮民族歷史上光荣的一頁。在这次斗争中,朝鮮人民就像过去多次的斗争一样,表现了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英雄气概和天才。日本武士被朝中联軍击破,并且被赶出朝鮮。但是反抗日本封建主的多年战争,对朝鮮有嚴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們死亡了,整个地区破坏了,飢餓和疾病到处流行。由于日本人的劫夺,許多朝鮮文物無可补偿地被摧毁了。

第一節 朝鮮变为滿洲王朝的藩屬

朝鮮还没有从日本入侵的影响下恢复过来的时候,接着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就受到后金侵略者的三次入侵。占领朝鮮当然有助于后金的進一步征服中國。后金第一次侵入朝鮮是在一六一八年。一六二七年冬天,后金軍隊三万人再一次渡过鴨綠江,对义州的居民進行了野蛮的屠殺,然后又破坏和搶劫了半島的中部地

区。当时朝鮮的國王是仁祖(一六二三——一六四九年)。

仁祖是一三九二年取得政权的李朝的第十六代國王。李朝創立者李成桂(一三九二——一三九八年)把前代所用的名称“高丽”，改为“朝鮮”。“朝鮮”兩字是“早晨的美丽”或“早晨的安静”的意思。在李成桂治下，封建朝鮮的國家制度，按照中國明代的样式，進行了改組。

逃匿在江華島上的仁祖被迫和后金汗訂立了約定納貢，交出人質的“兄弟”誓約，但斷然拒絕了后金的領土要求。后金不急于撤退軍隊，并且繼續搶劫，擄夺居民的牛馬牲畜，擄去成千的妇孺为奴婢。后金的暴行与掠夺引起了人民起义。以鄭鳳寿为首的武装游击队接連击潰了后金在朝鮮北部各地的駐軍。朝鮮政府相信朝鮮和明朝將共同击退后金，就如同过去共同击退日本人一样，所以支持游击队的活动。一六三一年，朝鮮政府拒絕后金所提出的供給金、銀、麻布一千万[⊖]匹的要求，并且坚决拒絕納貢。一六三六年，清軍十四万人侵入朝鮮，在几天之內就侵占和搶劫了朝鮮的首都——漢城。朝鮮國王逃匿在南漢山城(漢城之南)中，遭到長期的包圍。在攻陷的城市中，滿人進行大量的搶劫和暴行。許多人被擄为奴。一六三七年初，滿人攻下王室逃匿所在的江華島。此后，朝鮮國王就接受了滿人所提出的投降条件。根据一六三七年的新條約，朝鮮变成为滿洲汗的藩屬，答应停止和明朝的一切交往，接受滿人賜給的國璽，供給軍隊給养和船只來参与对明朝的远征，定期和滿人交換使節。朝鮮有义务每年納極重的貢品：黃金一百兩(等于八磅)、白銀一千兩、大米一万袋、綢緞二千匹、綿布一万匹、麻布三百匹、苧麻布五百匹、紙一万卷和大批毛皮等等。滿人得到人質(其中有王世子)之后，即行撤兵，并且恢复了李朝的政权。

[⊖] 按应作一万匹。——譯者

滿人利用朝鮮軍隊对明作战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朝鮮人拒絕對明作战。后来朝鮮对滿人居于藩屬地位表現在朝鮮國王受滿洲朝廷的冊封和向之進貢。滿人虽然不干涉朝鮮的內政，但沉重的納貢負擔以及和滿洲宮廷交換使節所用的費用却是靠加重对朝鮮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苛捐雜稅來維持的。

第二節 朝鮮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國家制度

研究朝鮮社會經濟关系，就和研究任何其他國家一样，我們必須考慮馬克思这样的指示：“我們总要在生產条件所有者对直接生產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它在各个时期的形态，总是自然与劳动方式及劳动社会生產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里面，为社会的全部机构，君主和臣屬的关系的政治形式，簡言之，各个时期特殊的國家形态，找出最內部的秘密，它們的隱藏着的基礎。”[⊖]

在居民以農業为主要職業的朝鮮，主要的生產手段——土地——是掌握在当权的封建主階級（或貴族階層，即兩班）的手里。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都維持着以國家封建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关系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剝削的基本形态是实物地租（大米和其他谷物）。但是，除此之外，人民还有义务供应各种農產品和手工業制品，以及为宮內府和政府机关服勞役。

農民的自然經濟是朝鮮封建社会的經濟基礎，而農民公社則是朝鮮封建主專制國家所由建立的基礎。

在土地國有制的范圍之内，地主对農民進行封建剝削，一方面是每一地主的个别剝削，同时又是表現为地主國家的整个階級的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〇三三頁。

剝削。馬克思在指出東方封建國家行土地國有制時寫道：“在這裡，也就沒有土地私有權，雖然對於土地，既有私人的也有共同的占有權和使用權。”^①按照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前半確立起來的土地制度，所有土地分為公田和私田兩種，但不論是公田或私田，土地都在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官吏和攫得征收全國地租權利的皇室代表——的支配之下。在公田項下，屬於皇室的土地占第一位。例如，按照十八世紀供養宮廷的法律，四位王妃各分得土地一千結^②，妃嬪各分得八百結，王子和公主各分得八百五十結等。列入公田項下的還有那些用以供養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土地、職田、祭田、陵園墓位、養馬田、和驛田、冰庫田等。在私田項下，所謂功蔭田和別賜田占第一位，這種田可以世襲，而且事實上給占有者以所有權。私田項下也包括寺社田和書院田。

十七至十九世紀朝鮮土地關係方面很特出的一點就是地主私田日益增多（這種田納稅無多，但是地主們通常還規避繳納），而農民份地（公田的份地）則日益減少。這一個過程使得朝鮮農民更加破產、更加貧困。一方面，農民失去土地，就淪為受地主奴役的佃戶。地主完全支配着土地，他們收租不以全國地稅地租（每結三十斗^③）定額為限，而照例總是夺取收成的一半或更多。另一方面，由於地稅進款減少，封建國家就開始提高他種稅收和實行新稅。從十七世紀後半起，就確立了用米繳納的新地稅，即所謂大同米，每結納十二至十六斗，來代替用土產繳納的貢稅。此外還有三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三二頁。

② 結是計算田地的單位。起初一結意味著第一等田一萬平方尺所得糧食收成的數額，因此，第二等田一結就等於田地一萬一千五百平方尺，余依此类推，田地每低一等，其一結大小即遞增面積百分之十五。在計算田地辦法不確定的狀態下，官吏往往橫暴地擅自將一結大小，予以增減。

③ 計算糧食的辦法是碩、斗、升。一碩等於十五斗，一斗等於十升。

米，軍保布和其他各种捐稅（土地、手工業、鹽等方面的捐稅，總計達四、五十種之多）。封建剝削由於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而更加沉重，如所周知，“一個國家的生產越是以實物供應為主體，從而越是以使用價值為限，商業高利貸資本就越是發展”[⊖]。地主本身就使用高利貸剝削的手段，而且國家就以最大的高利貸者身份出現，它實行撥糧借給農民的辦法，在春天的時候，從國家倉庫中撥出糧食，借給農民，條件是農民到秋天加利償還。這種表現為荒年救恤農民的形式的“還谷”辦法，變成對人民群眾實行駭人聽聞的剝削的工具。在短短的時期內，官吏們用各種與“還谷”有關的舞弊辦法（克扣、在借出的糧食中摻沙、摻糠等），發了財。這種使農民破產的高利貸，強迫“再生產在日益悲慘的條件下進行”[⊖]，而它“沒有在經濟崩潰和政治腐敗之外，再引起別的結果”[⊖]。地主們應付出的一切捐稅，照例總是轉嫁到農民身上。地方上有勢力的地主們，不限於剝削自己的農民（佃戶），他們和官吏們一起包辦收稅的工作，對公田上的農民征收附加稅。田結標準的不確定使他們大有舞弊的余地。由於現存的剝削制度不給直接生產者留下任何剩餘，所以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發生以破產的和為貧困所迫的愚昧的農民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單純再生產。

農村經濟的這種情況是適合於手工業和商業的不大發展的情況的。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樣，都是被奴役的。為數不多的城市手工業者多半是為完成政府定貨而工作的。這種手工業者分屬於工曹或各道官府，都處於國家工奴的地位，生產一切為政府所必需的金屬製造品、木製品、皮製品、陶磁器和其他製造品（總共一百二十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九三頁。

⊖ 參看同上書，第七七四頁。

⊖ 參看同上書，第七七五頁。

九种)。布匹則是例外。布匹是農家の產品，它是以各种捐稅的方式進入國庫的。十五世紀各道城市中就有屬於國家的手工工匠三千五百十一人，而到十九世紀中叶，才增为五千四百五十一人。多數工匠的被奴役、对直接为市場生產的“自由”手工业者所征收的破坏性的捐稅，阻碍了手工业產品的商品生產。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發展起來了。从十七世紀初年起，社会分工的發展，擴大了麻布、紙、陶器、洋瓷和金屬品的生產，活躍了地方上的所謂五日市場。

列寧指出，前资本主义農村不可能“沒有那成为小地方市場底‘主人’的小商人和包買主”[⊖]。“客主”和“旅閣”以及联合成为一些特殊的商業团体的褓負商正是朝鮮地方市場上的这种“主人”。國內各地区間的交換，極不發达。褓負商壟斷了这种交換，他們販着有限套数的貨物。褓負商分为經營布匹、日常小件用品貿易的褓商和經營較笨重的商品像陶器、金屬制品、鹽、腌魚、海產之类的貿易的負商。旅閣和客主与褓商和負商有密切的关系，他們那里都設有为買賣各种貨物之用的小鋪。但除开商業之外，小鋪东和客主也經營高利貸。聳立于大批地方包買主和高利貸者之上的則是以鐘路的“六矣塵”为首的大商家。它們每一家都享有國家所批准的壟斷絲、棉布、紙、鱼类、鞋和木器貿易的权利。这个巨大并享有特权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在与封建主們密切联系下和在封建國家保护下，对直接生產者实行剝削。

被一定經濟关系所决定的朝鮮社會階級成分是分成許多等級的。等級制度反映出直接生產者地位的低下。“沒有農人之缺乏一定的市民权利(例如，屬於低下等級；体罰；社会工作的征發；束

[⊖] 列寧：“俄國資本主义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一頁。

縛于份地等等)，工役制度是不可想像的。”[⊖] 朝鮮封建土地所有者階級是由兩班，即文官(東班)和武官(西班)構成的。首都的貴族是最高等級的封建貴族，他們占有主要地位。兩班不但可以免役，而且除開許多特权之外，還享有對任何“賤人”的人身支配，以及非經濟的強制。每個貴族都可以逮捕任一無特权的人，強制其在自己土地上耕作，享有其耕畜和工具，最後，還可以剝奪其財產。

絕大多數人口分屬兩個低下的等級：(1)常人，即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2)賤人，賤人除奴隸之外尚有從事各種被認為是“卑賤”職業的人們：即處於被壓迫地位的輕業師(賣藝人)，牢令(獄卒)，妓生，驛卒，吏屬，白丁(屠戶)等。此外，還有中人，中人的地位介乎兩般與常人之間。屬於中人的有大商人、醫生、地師、術客、星相等，他們也是國家官吏，但不屬於貴族等級。

封建主國家的主要職能是收稅、迫使平民無償勞動和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國王這個最高土地所有者，享有最高的國家權力。他總理萬凡，對全體臣民的生命財產有無限的權力。御用的儒家思想為封建統治確立了人倫關係的全部道德和法律的典範(即父子、君臣、夫妻、長幼、朋友所謂“五倫”)。儒家虛構地把封建專制的國家說成是一種家長制的家庭，在這家庭中，年幼的必須無條件服從年長的，子女無條件服從父母，人民無條件服從貴族。國王則被宣稱為全體人民的“君父”，人民應該像崇拜神一樣地崇拜他[⊖]。儒家既然沒有特殊的僧侶等級，而全部規定的宗教典禮和儀式又都由國家官吏來執行，所以國王又是最高的祭司，集宗教的和世俗的權力於一身。

[⊖]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二頁。

[⊖] 國王本人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御名是要避諱的，各代國王都有年號，一般用年號來稱呼國王。

通过所謂科举选拔出來的一級一級的封建官僚機構治理着國家。自然，只有特权等級出身的人才能从科举中选拔出來。所有文武官吏都分品級。由三个一品官組成的議政府和議政府之下的六部行使中央的施政权力。六部是：吏部、戶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中以“掠夺自己人民的那个部”（馬克思語），即經營計算土地和戶口、分配和征收捐稅、采办和使用粮食的戶部，占主要地位。朝鮮的兵部也掠夺人民，除开直接有关軍务之外，該部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征收一种特別稅，所有不在軍隊之內的男子都应交納棉布（軍保布）或糧米（三手米），作为不服兵役的代价。由于貪污舞弊，軍保布以及其他稅收的征收數額往往超过法律定額（每人兩匹布）很多。

工部經管水利灌溉和其他全國性的工役，包括由附屬於國庫的農奴式的手工工匠所進行的工業品的生產在內。礼部主管科举，管理貢使和接待清朝欽差事宜，監督遵守旧習慣和礼仪。除开六部之外，在首都还有几十个各种機構，其中全部官吏的数目比全國其他各城官吏的总和还要多。朝鮮的城市首先是行政的中心，是用來管理農村、或更确切地說，是用來剝削農村的。

在行政区划中，朝鮮分为八道（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全羅道、慶尙道、黃海道、咸鏡道、平安道）、三百三十二郡。每个道都由監司管理，郡守則归監司管轄。郡守之下，则設有面執綱。每个村有由富裕的長老担任的村長，这种長老照例总是村中最有勢力的人。村社中所有成員实行連坐制（村社之內的各家族也是一样）。所有各級官府都对農民的生活实行苛細的、橫暴的監督，强制他們納稅，执行各种劳役和仪式，牺牲平民的利益而自肥。

朝鮮經濟落后于近代其他國家的原因，首先必須从日本和清朝侵入后農民处境的進一步惡化，从地主所采用的殘酷压迫方式，

从由于阻碍國家生產力發展的，無法忍受的封建剝削引起的農民經濟的破產這些方面去尋找。因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掠奪而更見加重的封建剝削破壞了國家的生產力。周期性的歉收，廣大的飢荒和瘟疫造成了成千上萬劳动人民的死亡。緊接着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末年的破坏和摧殘（清軍的入侵）之后，在五十年代初年，就出現了震动整个朝鮮的飢荒。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洪水和火灾使北部几道——平安、咸鏡兩道——的居民破產了。在十八世紀最大的灾难之中，必須指出一七二二年济州島上的飢荒和一七七五年和一七七六年兩次震动全國的飢荒。飢荒把大批人民驅向首都，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害怕起义，才对飢民加以救济。不过这种救济連飢民的百分之一都滿足不了。在灾害性的飢荒年代里，霍亂和鼠疫都流行起來。單是一七八六年一年之內，死于霍亂的达三十万零九百七十九人（据一七六七年稅簿的統計，全國人口为七百万零六千二百四十八人）。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生產关系“又反轉來影响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朝鮮現有生產关系的总和（連同相应的上層建築在內）和由生產关系所決定的封建剝削的負擔，破壞了生產力，延緩了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部進程。为了了解这一現象，就必須記取馬克思关于高利貸資本的杰出論列。馬克思寫道：“这种高利貸資本会使生產方式變得窮乏，使生產力變得麻痺，而不是使它發展，同时又使这种悲慘的狀態永久化。”[⊖]列寧曾在其天才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的許多地方指出封建生產关系制度是阻碍社会發展的因素：“工役制阻止了劳动力生產率底發展，阻止了農業与工業底發展”[⊖]，并且使“墨守陳規的技術永久維

[⊖] “苏联共产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〇頁。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七四頁。

持下去”；“旧制度只表示着生產形式上（因而在一切社会关系上）的停滞以及亞洲野蛮制度底統治”^②。在朝鮮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封建主不但夺取了直接生產者的全部剩余生產物，而且連一部分必需品也夺去了。因此，朝鮮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对商品貨幣关系和資本主义生產不能創造出任何有利的条件。

統治階級的無情剥削和压迫引起了被压迫農民的抗議和憤怒。農奴式的農民和封建主之間的階級斗争乃是朝鮮近代史上的主要內容。農民的斗争采取了各种的方式。它表現为起义和刺殺个别最可恨的封建主；采取了拒絕納稅和从原來納稅地区逃亡的方式。農民起义的進步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礎，从而在客觀上給新社会制度的勝利打下了基礎。每一次大飢荒照例总是伴随着嚴重的反封建起义。可惜对十七、八世紀的多次農民起义的研究，目前还是十分不够。現时我們所知道的还只是不詳細的、个别的（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農民騷动事件的材料。一六四四年忠淸道公州的大起义，或者一六八四年由某种教派所領導的、“尽量扑殺貴族”的起义，最后或者十八世紀初全羅道無地農民的起义都屬於未經深入研究之列。从十八世紀初年起封建政权对農民日益加强压迫也間接可以証明人民反抗的增長和社会矛盾的尖銳化。

第三節 封建集团的斗争

朝鮮國內政治生活的特点是自称为“党”的各个封建集团不断進行爭夺政权的斗争。在李朝时期中央集权國家稍見巩固的情况下，封建集团的斗争采取了組織宫廷陰謀和刺殺政敌的方式。宮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义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八頁。

④ 同上書，第一七三頁。

廷中的“党”以武力和詭計尽可能为本集团的人取得大量的官职。

十七和十八世紀封建主階級內部斗争的尖銳化与兩種情况有关：一方面，它与使封建分立倾向加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巩固有关，这种傾向表現为作为各地当地地主集团政治中心的私設書院和鄉校的廣布；另一方面，它与農民經濟的衰落有关，这种衰落造成了剩余產品總額的縮減，并且决定了封建主为分割剩余產品而發生的爭吵的尖銳化。如果考慮到封建主是通过國家机器來攫夺剩余產品的主要部分，那末貴族中間爭夺官职的斗争的尖銳化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貴族階層分为許多集团，彼此之間都是冤家死对头（各“党”的代表人物从不相互交談，不通婚等等）。在新王即位、册立世子和其他情况下，当一个貴族集团有可能把另一集团赶下台去的时候，就开始了殘酷的流血斗争，在斗争中一切收買、欺騙、叛賣和刺殺的手段都無所不用。在貴族中間存在着父親和血親在这种斗争中蒙难由后嗣复仇的野蛮的習慣。在复仇的义务以外，其实物的象征，例如被害者的上衣，也傳留下去，子孙必須穿着直到对行凶者或行凶者的子孙進行了报复为止。常常可以看到朝鮮貴族在兩三代期間內以破爛衣衫相炫，这种衣衫証明穿这件衣服的人[⊖]还未能为当年对其祖先的行凶施行血腥的报复。报复是以死还死，以流放还流放，余此类推。

在十七世紀末叶爭夺政权的各个封建集团之中，西人取得了統治地位。后来他們自身又分裂为互相競爭的兩派：老論与少論。在三十年（一六九四——一七二四年）的血腥斗争之后，繼之以八十年所謂老論少論妥協的时期，这时当权的老論集团允許少論集

⊖ 即其子孙。——譯者

团中反对自己的人出來担任官职。从十九世紀初年到一八六三年，政权一直是操在以强有力的金氏一族为首的老論之手的，这时期國王总是娶金氏之女为妃。

封建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造成了無數次的宫廷政变、陰謀和封建叛乱；但这些事件沒有一次触动了現存社会关系的基础，即生產方式本身。同时貴族之分为敌对的集团証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日益增長，而这和整个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是分不开的。

第四節 封建制度的危机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企圖

封建制度的危机不但表現为群众性的反对剥削者的農民运动，也表現为封建主本身不可能照旧治理下去。这也就成了產生特殊的貴族反对派的基础。这种反对派的情緒和思想通常產生在那一部分被趕下台來的貴族中間，他們既沒有可以獲利的职位，又沒有足夠数量的土地。不过，这种思想并不是要推翻旧秩序，而是要用改革的办法來巩固旧秩序。修正儒家的煩瑣哲学，爭取推行实用科学——天文学、数学、農学，爭取利用从中國傳來的欧洲各國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爭取对本國進行研究，爭取某些社会、經濟改革——这些就是貴族中間这一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这在当时叫做“实學”运动。

实學运动的創始者是南人中的富有貴族柳馨远（一六二二——一六七三年）。在西人执政的时候，柳馨远（号磻溪）退出了政治生活，住在自己的田庄中，致力于文学和軍事的研究。他教導本村奴隸和農奴以軍事，訓練他們以备御外侮。他自有船只，并且力求利用这些船只，與中國建立海上联系。在所著“磻溪隨錄”一書中，他宣称必須進行改革。除去發展文化教育的計劃之外，他还

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的綱領，按照他的看法，這種綱領必須是“消除弊端，整頓國家”。他認為土地賦稅改革是主要的，他建議用一切私有土地歸公的办法（同時禁止土地買賣）來實行這一改革。他建議把全部土地劃分為小塊份地，每份交給一戶農民負責。每戶農民有義務繳納一種全國統一的地稅，規定為收成的十五分之一；但免繳其他捐稅和對國家的供應。柳馨遠又建議：定出固定的度量土地的制度，以代替田結；讓農民利用草地和林地（這些實際上都被地主奪占了）；對手工業者、商人、航海者規定征收統一的適度的捐稅，以促進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廢止對養蚕業、果木業、漁場、鹽場的捐稅，為國王和官吏規定從國庫取得定額的供養。但是，同時也規定官吏的所得，以代替用田地為俸祿的辦法（衙祿田的標準比農民的份地高出一倍至九倍）。柳馨遠的計劃是有進步意義的，因為他主張對封建掠奪予以一定限制，主張發展教育、工業和商業。

在這之前，統治階級也曾不止一次地設法改造國家制度。這種上層的改造當然不會消除禍害的主要原因——由於地主、高利貸者和封建國家的過度剝削，使得農民經濟破產和衰落下去。統治集團老論在顯宗朝（一六六〇——一六七四年）推行的措施，和此後許多的類似的“改革”都表明了，他們指望用這些措施和“改革”來平息人民，對封建剝削作某種“調整”，以及用這些辦法保證國家主要捐稅能夠圓滿征收。例如，政府宣告廢除某些特別引起農民不滿的捐稅（兒童的人頭稅、鹽場稅和漁場稅），重新分配被貴族代理人和地主所占有的林地，為乞丐和無家可歸的人們組織恤養所。不過最重要的是政府為稅收減少而焦急不安，因為政府重新進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調查。為了恐嚇那些逃避調查的人們，就頒布了一項命令：如果一個戶口冊上無名的人被殺，殺人者是無

罪的。

英宗朝(一七二五——一七七六年)，老論当权，他們重新試圖調整封建剥削和恢复已經衰敗了的灌溉系統。政府鑒于旱灾和飢荒时常發生而从事修筑灌溉工事——堤壩、蓄水池——，組織特別糧倉以防飢荒，同时政府也不得不禁止用米來釀制烈性酒，減少或廢止某些國家捐稅。这时也廢止了在審問时最殘酷的拷問(刖足)。英宗朝甚至頒布詔諭(但未实行)，廢止農民对地主兩班的人身隸屬，允許奴隸子孙变为自由民。所有这些使削弱了的封建制度巩固起來的企圖都體現在一七八五年編成的新法典、即有名的“大典通編”上面。这部法典体现了要用法律規定的定額來限制封建剥削的意圖。例如，法典中宣布全國耕地每結地稅由三十斗減为二十三斗。

但是这些以加強地主貴族統治为目的的局部讓步，并不能阻止整个封建制度的深刻危机。

第 十 章

日 本

第一節 十七世紀初年的日本

十七世紀初年，日本的大小封建領地——諸侯國家——為數在二百五十個以上。當時日本的領土包括日本群島中的三個主要島嶼（九州，四國和本州）和鄰近許多小島。在松前島（北海道），日本人則定居在南岸，繼續加緊對土著居民——十七世紀時仍保有該島大部地方的蝦夷——進行無情的屠殺。

十六世紀末，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已經在國內奠定了基礎，但是它並沒有消滅封建諸侯。從十七世紀初年起，極富有的封建家族德川氏在日本建立起軍警的專政，使其餘的諸侯受自己的控制。

德川氏直接征服的日本領土約達全部的三分之一。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自稱為將軍，建立起日本封建統治者的朝代，一直維持到一八六七年。因此，日本史上這個歷時二百五十年的時期（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年），就叫做德川時代或德川幕府時代。

日本封建統治者所採用的將軍稱號，給了他們以最高軍事統帥的权力。將軍站在日本封建貴族等級階梯的最上層，實際上享有至高無上的权力。與將軍同時存在的天皇並沒有實權，只執行一些宗教典禮的職務。天皇的政權是有名無實的。

領地的諸侯，按照其財富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他們的財富是按每年收入的稻米來計算的。十七世紀初年日本稻米總收入為一千一百萬石（一石等於一八〇·四公升）。其中有四百萬石是屬於

德川氏的。其余的諸侯在財富上則大為遜色。只有十六个封建諸侯各收入稻米三十多萬石。他們正是最大的封建領主，擁有大量的臣屬（武士），而且在自己的封土上享有獨立。其中有些甚至鑄造自己的錢幣。

絕大多數的諸侯（即二百多个諸侯），由於其經濟、軍事上的孱弱，完全臣屬於德川氏，常常過着悲慘的生活。在天皇左右的宮廷貴族也是屬於完全仰將軍鼻息的這類封建主。

十六世紀末年日本全部人口約為一千六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即其主要部分，住在鄉村，他們是國內的主要生產者階級（農民階級）。

德川時代日本的土地是屬於封建主階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1）將軍領地、（2）諸侯領地、（3）教會與寺院土地。每一封建主——將軍和諸侯——在其領地上，都有君主的身份，實際上土地即歸其所有。農民以臣民的身份，附着於各該諸侯國的土地之上。他們在土地繼承權和向封建主繳納實物地租的基礎上，維持自己小小的獨立經營。日本農民是附着於土地的，但他們不是買賣的對象。

日本封建主，照例是不自己經營土地的。諸侯的臣屬——武士們，是國內統治階級中人數最多的階層（約占人口的百分之十）。

封建主的實力，實質上不取決於地產的大小，而取決於臣民、即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的多少。馬克思對德川時代日本社會經濟制度的認識，使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有純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和頗為發達的小農經濟。所以，比我們全部的大多數資產階級偏見下寫成的歷史書，它為歐洲中世紀提供了一個更忠實可靠得多的描寫。”[⊖]

在對農民剝削的方式上，除開實物地租之外，日本只有少數地

区还存在着劳役地租，但劳役地租并沒有什么重要的經濟意义。

農民沒有支配他們的土地的权利。農民主要的义务（除开多种不同的捐稅和义务之外）就是繳納实物地租，租額通常为收成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由于領主任意規定農民納租的数量，这便更加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压迫。經常發生的歉收，甚至是由于天灾而造成的歉收，并沒有引起封建主及其官吏的注意，他們对農民征收租稅时，不作任何豁減。这一切促成了日本農村的飢荒、大量的破產与貧困，促成了農民起义。备遭不幸的農民时常無力偿还債務，陷入高利貸者（由商人和官吏变成的）的魔掌之中。这些高利貸者夺占農民的土地以偿清債款，实际上使農民变成为無地的分成制佃農。由于法律根本禁止土地轉手的各种契約，所以土地之轉入商人、高利貸者之手是靠使用各种詭計（如長期租賃、贈与等等方式）而實現的。

商業高利貸資本廣泛地侵入日本經濟，破坏封建經濟的基礎，但同时却沒有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只是加深日本農村的破產而已。

德川时代日本的都市是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它們都是在幕府的直接監督之下的。最大的都市江戶是將軍的都城（今东京），大阪是國內的首要商業中心，京都是天皇所在地，此外还有名古屋以及堺、長崎、函館諸港。十七世紀中叶，江戶的人口达五十万以上，大阪有二十七万人，京都有五十万人。

虽然根据封建体制，市民、商人、手工業者的地位低于農民（四个等級的次序是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但实际上大商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勢力極大，封建主都不能忽視他們。从諸侯那里購買大米的大囤米商，經常借債給个别封建主和政府。大商家时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〇六頁注一九二。

常从諸侯那里包購向農民征收的租稅。

第二節 “鎖國”

促成德川氏專政的建立和所謂日本对外“鎖國”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人的入侵。欧洲人顯然打算在一有方便机会就把日本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早在十六世紀末，基督教傳教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把日本人运出去販賣为奴隸的行动就已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的憤慨。

不过，德川氏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最初并沒有采取反对欧洲人的决定性的步驟。相反地，他却很想和一六〇〇年來到日本的荷蘭人和英國人進行談判。家康聘請有經驗的英國造船家亞当斯为教官，在日本的船塢中修造大船。不大的日本船是適于在最近的朝鮮沿海，和中國北部中部沿海地帶从事搶劫的，但它們很少冒險作更远的航行，因此，对远洋各國的貿易就落在外國人手中。將軍把貿易权利給予代表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荷蘭人，其条件比虽然先來，但由于企圖干涉日本內政而致声名狼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得到的要优渥得多。

不过，不久幕府就对尼德蘭东印度公司拒絕在江戶附近建立自己的商業基地，而决定定居在日本南部的平戶一事表示不滿。由于平戶是在諸侯松浦隆信的領地中，距离較远，中央政府不能把对外貿易的收入全部攫为已有。

由欧洲輸入的貨物中最主要的項目之一是火器，日本的火器生產或者根本还不存在，或者是还只在萌芽状态中。幕府害怕这种武器运到南部各港，可能就落到当地封建主的手中，并且被利用來反对德川氏，这一顧慮是不無理由的。

英人、荷人的競爭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用尽心机來進行各

種陰謀和告密，以便在將軍和當地封建主的面前誹謗自己的競爭者。最後，西班牙人策動了一個強制把英國人、荷蘭人擠出日本的計劃。一六一一年，西班牙傳教士派遣使者回國，堅決請求西班牙派遣艦隊來消滅荷蘭人在日本的船隻和商館。德川氏曉得了這一點，因而他對西班牙人政治意圖的猜疑就更為加強了。調查的結果表明，西班牙傳教士的直接代理人已在政府中竟占有重要位置。因此，西班牙人不但能夠借助於九州的受洗的諸侯（他們垂涎於海外貿易的利益，並且身邊都是基督教徒）進行活動，而且還能通過其在中央政府機構中的走狗們進行活動。德川家康免除了一切有勾結基督教徒嫌疑的官吏的職務，並且肯定必須嚴格執行禁止傳教士活動的命令。一些基督教徒被處死了，一六一四年又頒布了完全無條件禁止基督教的命令。

無可置辯，南部諸侯之接受新宗教，几乎完全是出自商業的和政治的，分立主義的考慮。他們力求享受海外貿易的利益，然後再依靠著自己的新朋友——即乐意供給他們火器的歐洲人——來反對幕府。

諸侯自己信教之後，又迫使其臣屬和農奴接受基督教。

當德川氏派遣討伐隊到南部諸侯的封土上去消滅基督教根據地的時候，根據當地封建主指示而受洗的大部分農民，都支持自己領主對將軍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農民時常完全獨立地提出反封建的口號，這些口號有時是披著純粹的“基督教”外衣的。無可置疑，遇到幕府方面對自己行動的嚴重反击的歐洲傳教士，不惜使用各種手段，以尽可能喚起在“十字”旗幟下的全体人民，借以保衛自己在日本南部所取得的地位。

一六二三年立為將軍的德川家光，比他的前輩更加熱心地反對傳教士。雖然有前此的一切迫害，傳教士在幕府勢力不易達到

的一些地区中的影响，并沒有削弱。在对南部接受基督教的諸侯的惩罚行动正在猛烈進行的时候，就發生了島原（在長崎附近）事件。当地的農民，用从欧洲傳教士那里得來的武器發动了起义。这一起义的原因不是宗教迫害，而是封建压迫。这是農民反封建的一个典型行动，这一行动是披着为落后的中世紀意識所特有的宗教外衣的。在根絕基督教伪說的借口之下，幕府的官吏在被征服区内做出了非常厉害的不法行为。一六三七年底，起义爆發了。它与中世紀日本所有多次革命農民的行动不同之点，在于它具有較高度的組織性，和起义者能够灵巧地使用火器。

起义者固守在半破坏的堡壘中，想要抵御住圍攻，以便用这种办法削弱敌人，然后再轉入反攻。包围延續了將近三个月。被圍者为数約达三万八千人，他們英勇地抗击德川氏的封建臣屬的联軍，抗击决心在这件事情上賺得政治資本并且給將軍以军事援助的荷蘭人。荷蘭船只从海上轟击被圍者，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們的失敗。堡壘被攻下了，守衛者几乎全部遭到殘酷殺害。

幕府在鎮压島原起义时，就最后决定使日本对外國人实行“鎖國”，并使日本与一切外界影响隔絕。早在一六三六年，家光就用处死的威嚇來禁止日本人离开本國和建造適于远洋航行的大船。外國商人只准許在一个小島——出島（長崎港附近）——上進行貿易，而且限制的条例也更加嚴厉了。只有通过幕府官吏的中介，才能進行貿易。各种宗教和政治宣傳都無条件被禁止了。商人必須提出特別的保証書，担保不公开表示自己宗教信仰，并且担保除通商条例所許可的純粹業務性的关系外，不和日本人發生任何关系。

一六三八年，家光頒布了把葡萄牙人全部逐出日本境外的命令（西班牙人則早于一六三四年已被逐出），不問他們是抱着什么

目的來到日本的。所有來到日本海岸的葡萄牙船只（西班牙的也是一样）都必須立即毀滅，船員則被判处死刑。在鎮壓島原暴動時曾給幕府以有力幫助的荷蘭人，則作為例外。

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逐出之后，荷蘭人的利潤當然增加起來了。对日本的貿易，从日本輸出大量的黃金，这对欧洲殖民者有極大的誘惑力，因此葡萄牙人再度企圖挽回他們已經失掉的地位，但德川家光對他們毫不妥協。一六四〇年，葡萄牙由澳門派出了特使团，帶着礼品來晋見將軍，企圖說服將軍修改禁令，結果却被判处了死刑。葡萄牙使臣隨員中有些人保全了性命，并被送回澳門，帶回这样的命令：凡是胆敢違犯將軍命令的人，都將得到同样的結果。在由得告生还的使臣隨員們所帶回的日本文書中，曾經說到：葡萄牙人“不必再想到我們，就当作世界上已經沒有我們存在好了”。

第三節 德川氏政权及其政策

由德川家康建立起來，并在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时期得到充分發展的德川氏政权的基礎，是以暴力維持現有秩序，确保農民居于被压迫的地位，商業資產階級的从屬身分，和貴族的無限制的統治。

对这个封建秩序的穩定性具有一定威脅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三：(1)日益頻繁地采取農民武裝起义方式的農民反封建主階級斗争；(2)來自可能征服日本的外國征服者方面的外在威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一貫給封建的日本以威脅）；最后一点，(3)封建主陣營內部彼此間的战争的危險，使他們在農民革命自發力的攻势面前削弱下去。德川氏的政策就是以这些危險的考慮為出發点的，它基本上可以确定如下：(1)加强对農民的压制，

絲毫不放松任何足以使農民有組織起來从事斗争的机会；(2)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外國人，并且鎖好日本的“門戶”；(3) 將封建諸侯彼此間的关系置諸自己的監督之下，不允許哪一個諸侯强大起來，并且完全維持使德川氏为最富有最强大的封建家族的原則。

第四節 農民的处境

德川政权非常注意对農民的压制。只有貴族——武士可以攜帶和拥有武器。但問題不止于此，封建主力求把農民变为失去任何反抗意志的人們。

为了达到这个在封建主看來是理想的境地，就采用了各种的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归結为用加重各种各样的貢賦和捐稅的办法以压低農民的一般生活水平，这同时也便直接擴大了封建主的收入。另一方面，封建政权用复雜的法規制度，对農家的生活和經濟，進行日益擴大的干涉。

这些法規涉及農民生活的各方面。禁止農民用米做食品，認為这是奢侈。農民应当滿足于較为粗糙的食物；只有節日是例外，这些日子可以吃摻了糠或別种食物的米飯。禁止農民穿絲或麻的衣服，他們只能穿棉布服。这一点被后来的將軍們弄得更加“确切”；農民用的布匹的样式和顏色，都由法律嚴格規定。絕對禁止農民建筑舒適而寬大的住宅，禁止用地毯和其他奢侈品來裝飾住宅。禁止農民做这样的娱乐：演剧、角力等等。甚至農民不得相互訪問。各种仪式（婚礼、丧礼）都应当遵守“節儉”的原則。特別是絕對禁止，比方說，結婚时使用轎子。在歉收或有某种天灾的情况下，这些禁令就更加嚴厉。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制造和販賣米酒，各种各样的点心和面食，因为这被認為是粮食的不可容忍的損失。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封建主認為農民不宜接近手工業和商業，因而

阻止他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幕府划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活动范围，并且竭尽一切办法，力求使农民永远是国内主要的（实质上是唯一的）生产者阶级，驯服地保证着封建主的收入和幸福。所有这些措施所代表的正是旨在使封建主可以顺利剥削农民的，精心筹划出来的严格的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的制度。

德川政权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政府到处使用人质或联保连坐的办法，来保证税收不致间断，和使政府经常能够对管理平民生活各方面的政令和法规的实行，加以监督。

在乡村中实行了最完备的联保连坐制度。村长有些助手，他们支配着一组一组的农户，而且所有贡赋都是把一组农户当作整体来课征的，即全组农户对缴纳贡赋负集体的责任。为了便于监督，农民每五户组成一组（五人组制度）。每一户的户主都应当注意自己的鄰人是否履行了政府的命令，他们是否无意中触犯了律条而有受惩罚的危险。

村长通常是从富有的农民中选举出来的。他们尽力避免一切法规的限制，来剥削更窮的农民，把米谷借给他们来缴纳实物租，然后就夺取他们的收成，甚至他们的土地。封建地租的主要形态是实物租，因此，富有的农民有某种蓄积的可能，归根到底，这使得他们可以奴役贫农。贫农在到了缴纳实物租的时候，经常是求他们“帮助”的。

因此，在备受沉重封建压迫，而且注定政治上完全无权的农村中，就暗中发生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破坏着作为德川政权及其全部政策基础的封建秩序一成不变的原则。

第五節 城市、商業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

居民中不属于当权的封建阶级的其他阶层的地位，其法律上

無权的程度不下于農民。但实际上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却保證自己的政治影响得以日益增長。

大城市，首先就是江戶和大阪，是商業資產階級的主要中心。在江戶，大商家在極大的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这就是这些商家力量的源泉。这些商家善于和幕府当局方面建立持久的联系，成为幕府所必需的經常供給者和放債者。同时这也是它們相对軟弱的原因。依附于政府的江戶資產階級，無論就主动性或活動範圍的廣大而言，都不是突出的。相反，从十六世紀以來保持着“自由城市”某些傳統的大阪，则是有决心保衛自己的权利和特权的，独立性較强的商人的堡壘。大阪很快就变成了國內商業活动的主要中心。那里有实力雄厚的商人批發店，不但有屬於商人的貨棧，而且也有屬於封建諸侯的貨棧。諸侯們把自己封土上的商業產品（米、絲、漆器、紙等等）全部运往大阪，以便在國內主要市場上出售。虽然米还是价格的主要标准，貨幣也大大普遍起來。諸侯和普通武士一样，都力求把自己从農民那里得來的收入的一部分变成貨幣。因为这个緣故，大阪收買大米的商人——批發商人——的業務就有了特別重要的意义。他們支付貨幣，收購貴族从農民那里攫奪來的米，这样也就使“高貴”的武士免得親自去从事各种卑賤的(从封建的榮譽体制的觀点看來)活动。

以諸侯未來的米谷收入为抵押而对他们通融資金的大阪批發商，对各地封建主就顯出了極有力的經濟压迫。虽然德川氏的法律反对“奢侈”，表面上禁止全体市民(商人在內)穿絲織品的衣服，用金銀器皿，建筑高的房屋(高过兩層以上)，但事实上財富和奢侈品却日益集中在大商人的手中。甚至政府官吏也不設法加以阻止。

商人們早在前一歷史时期就保有的重要特权，是政府承認他

們有權聯合組織同業公會。這種同業公會有時是由同一行業的人們機械地組成的(手工業者同業公會的類型)。但由買賣同類貨物或在同一區域中活動的商人所組成的商人同業公會則有極大的勢力。如果政府對手工業同業公會曾經實行吹毛求疵的監督與干涉，規定為市場而生產的產品的特點和質量的話，那末對有勢力的商人同業公會，它却給予種種好处，並且用各種辦法來避免和可以向之借款的有組織的商人發生衝突。

在江戶，商人由取得實物俸祿的武士那裡，收購米谷。對這種商人以及大商人的同業公會，幕府很少實行確定價格，而實際上對零售商業，政府官吏的干涉卻是很普通的現象：當米價抬得太高時候，政府就加以干涉，並且隨便禁止出售。

手工業者及其他屬於“市民”項下的人們的地位，比商人的地位是惡劣得多的。各種法規對他們是毫無例外地完全有效的。不怕他們對自己有任何不滿的武士們，對無法自衛的手工業者，干出了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政府官吏們自命是市民的全權的主宰，任意對他們做出不法行為和施行壓制。無怪城市貧民經常對德川氏政權表示不滿，並且有時和農民一齊發動起義來反對幕府。

屬於市民一類的還必須說到知識劳动者的階層：教師、醫生、藝術家，他們主要是由封建階級出身的(浪人，即喪失了和自己領主的聯繫的武士，他們不斷補充城市居民的隊伍)，一部分是由商人、手工業者中間出身的。

市民的這一階層，在思想上反映了城市商人要求城市“自治”的願望，因為富有的大商人是他們的最慷慨的顧主和保護者。不允許任何獨立思想和建立在對“上級”的盲目服從之上的德川政權所實行的思想壓迫，強有力地限制了城市居民這一階層發展壯大的機會，因此他們時常對幕府表現出反抗的精神。

但德川氏也有对自己效忠的知识分子。作为官方思想基础，和教给人民“必须”严格自制和狂热信仰传统秩序的儒家教义，需要一批受到这种训练的人来传播，因此幕府自身在一定限度内也需要这种干部。由于前此垄断了学问和一般知识的传播工作的佛教僧侣，得不到德川氏的信任，也得不到德川氏的支持，所以这种情况就更加必要了。佛教被认为是有害的，因为它在人民中间散播了四大皆空的观念，照德川幕府官吏的见解来看，这种观念很容易引起对国家义务的忽视。反之，儒家思想乃是对现有政权盲目服从的典范，它用封建主所喜好的封建精神训练民众，并且很容易适合德川氏的主张。所以江户就成了儒学的中心，在那里聚集了许多在思想上为德川政权“奠定”基础和享有幕府特殊保护的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家。

第六節 佛教僧侶。天皇

佛教僧侣在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等级阶梯中所占的位置是介乎武士与“平民”之间的。政府不信任他们，也是由于它晓得这些出家领主的政治野心。尽管寺院前此所有的军事、经济势力，由于在十六世纪为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而进行的战争的时期中所造成的破坏而根本摧毁了，但寺院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幕府害怕主持寺院的佛教僧侣搞阴谋，怀疑他们和不满意德川政权的封建主以及京都天皇的“正统”朝廷经常保持联系，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川家康和紧接着他的几代将军对天皇左右表面上的顺从和对政治漠不关心，是很不相信的。德川氏的法律，特别注意对天皇及其左右与外界的关系，并加以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天皇不应当“降格”和自己的臣民（特别是和诸侯们）有任何的交往。封建诸侯如有和天皇进行联络的企图，就要受到处死和没收领地的处分。

能够出入宫廷，同时也就成为宫廷的組成分子的，只有所謂貴族的少数代表。他們多数和天皇有親戚关系，而在物質上則完全仰給于將軍。將軍害怕沒有放弃反对德川氏的想法的封建諸侯們首先努力在法律上，或者更正确的說，在思想上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和宮廷取得联系，这不是沒有理由的。为了不讓这种事情發生，幕府就力求使宮廷与領地諸侯——“大名”——完全隔离。

第七節　當權的封建階級

德川氏把全体貴族分为若干等級，而把京都的宮廷貴族分为特殊的一类——公家。公家在名义上是封建貴族中最高的等級。其余的封建家族則取得“武家”的名称。武家或武士也是國內當權的封建階級的組成部分。武家又細分为領地諸侯(大名)和普通武士，即普通貴族。大名有三种：(1)親藩，即屬於德川將軍本家的大名；(2)譜代大名，是將軍的臣屬。那些在德川幕府未建立之前，早就和德川氏有联系，在財政上或在軍事上完全依附于德川氏，因而被認為是德川氏主要支柱的諸侯們，都屬於譜代大名一类。这些譜代大名組成了政府的高級机关：他們是幕府高級會議的成員，并担任地方長官的职位；(3)外样——即不會做过德川氏臣屬的那些領地諸侯，他們自認為是与德川氏地位平等的封建家族，在自己的領地上享有相当的权力(特別是薩摩的島津氏，長州的毛利氏)。外样大名比譜代大名富足，而且也比他們强大。幕府認為这些人是自己的可能的对手，是怀有惡意的人，因而用各种手段力求摧毁他們的实力和影响。他們不能担任政府职务。他們的領地，照例总是距离中央很远(这有力地說明了他們的一定的独立性，以及他們何以能够保全自己領地不致为德川氏所夺)，將軍用分配布置譜代大名的特殊体制把他們包围起來。政府在一切最重

要的战略地点修筑城堡，以便一旦外样大名組成反对將軍的同盟时，可以阻碍他們的行动。

最后，压制大名的特殊办法，是“參觀交代”制度。所有封建諸侯，每隔一年必須到江戸幕府去朝見，帶着隨从，按照規定的富丽堂皇的仪節住在那里。大名在幕府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自己的領地去，但是必須把妻子兒女留在江戸作为人質。这样，如果發生了任何对將軍不服从的情况，或者更進一步任何对將軍的要求加以反击的企圖，就必然会引起將軍对这些人質实行报复。此外，实行參觀交代制度，其用意也在于：諸侯經常跋涉和住在首都，勢必要付出巨額的費用。諸侯不得不在江戸修建自己的宅第，在宅第中使用很多的僕役等等。这一切的費用，是落在封建主身上的，归根到底，也就是落在農民身上的沉重負擔，使諸侯削弱下去，同时却使將軍的首府江戸富裕起來。

幕府对諸侯虽然不征收什么特別的捐稅，但是大的外样大名按照“慣例”必須不時向將軍獻納金幣，而財力較差的諸侯，则須獻納銀幣[⊖]。

尽管德川时代所樹立的是專制政权，以外样大名所处的地位，要是尋找机会不顧一切地來推翻將軍，仍然不是十分困难的。諸侯在自己的封建采地的範圍內，几乎是有無限权力的主人。幕府固然不止一次地宣布过：它对全部領地保持着最高的控制，因此有权剥夺包括外样大名在内的全体封建諸侯的領地，实行重新分配，和賜給新的領地。不过实际上，最高政权的这一权力，却是很少应用的。

因此德川氏限制外样大名的措施，与其說是由直接威脅所促

[⊖] 献納一般是二百至三百个金幣或銀幣，隨諸侯的財力而定。

成，毋寧說是帶有預防的性質。

武士中所謂“旗本”這一有勢力的階層，占有僅次于諸侯的地位。他們是將軍的直接的親密的臣屬，而且是德川政的主要支柱。旗本大多是擔任官職的貴族，他們對農民和德川氏領地居民中其他沒有完全權利的階層，實行監視，而且也主持征收捐稅和貢賦事宜。

不受將軍管轄而是諸侯臣屬的基本武士群眾，沒有土地，從諸侯那里取得俸米，沒有任何確定的義務，只是所屬大名的經常隨從。

統治階級中這一最低的階層，即普通武士，成為十六世紀諸侯軍隊的基礎。他們的物質生活在德川時代大大惡化了。

武士是居民中組織為軍人等級的有權的少數。封建貴族的主要職業是戰爭。武士道極嚴格地禁止武士從事軍事以外的其他職業。但是在德川政下，戰爭不再是日常的現象。相反，政府的目標却是尽可能避免對外作戰和停止國內封建主的內爭。這樣就形成了好戰武士的強盜傳統、習慣、道德和德川治下日本國內相對和平情況之間的矛盾。武士是專門用來鎮壓農民起義的。

大名不再需要維持很多的武士。俸米不能滿足武士的需要，不足以維持生活。因此下級武士和不斷增多的浪人便用各種辦法為自己尋求謀生之道。這樣，就產生了封建貴族下層不斷解體的過程。

從封建主的眼光看來，這種情況減弱了德川氏專政的權威，因為貴族在日本被認為是“國本所系”的。

在最初的時候，浪人還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正是他們主要地補充了城市的人口。他們中間有好多人拋棄了自己不得從事普通勞動和商業的貴族特權，變成了“自由職業者”——教師，醫生，

小职员。浪人中不多的一部分人，甚至加入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行列。久而久之，无家可归和流浪的武士的人数日益增多，这就使得德川幕府必然感到不安而加以注意，因为浪人乃是使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对现行制度不满的队伍更加壮大的因素。

为了防止这种不满的公开爆发，和压下这种尚在萌芽状态的愤慨情绪，幕府创立了分布十分普遍和特别强大的警察机构，它执行着双重监视的职能：监视农民和不满的城市居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等），也监视外样大名。

正是在德川统治的条件之下二百五十年中创造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压迫人民的警察搜索，官府的专横和暴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制度，后来为日本资产阶级所采用，并加以发展。警察国家这一名称，应用来说明幕府的国家机器，是完全合适的。

德川国家最高统治机关有下列这些：全部行政机构，无论是管理全国整个施政的机构，以及管理直属将军的领地的机构的首脑，是元老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员由将军亲自任命，主要是由谱代大名充任的。会议的主席执行首相的职能。在元老会议之下，有年纪较小的大臣们所组成的“若年寄”，他们执行各部大臣的职能，领导各部的事务。他们对旗本实行监督，并且和地方官吏发生接触。

有一种特殊的官吏，他们握有特别的权力，把警察和检查官的监察职能集于一身，这种官吏叫做“目付”。目付不受所有其他官吏的控制（类似检查长的地位），对一切官吏，不论是在中央机关服务的，或尤其是在地方服务的，都实行秘密的和公开的监视。目付的责任在于随时揭发违反将军利益的行为，并立即施以相当的压力。

德川氏的地方政权是这样组成的：最重要的城市和城堡中幕府的代表同时也就是拥有大量军队的驻军长官。在京都则有一个

特殊的統治者，他擁有地方長官的廣泛職權。他應當不斷監視皇室，並且不許天皇和外界發生任何關係。

第八節 封建經濟的危機

德川政權是在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一六二三——一六五一年）時最後形成的。儘管德川氏統治具有徹底的反動性，到十七世紀末國內却出現了生產力的某種程度的上升。這是由於在十六世紀不斷內戰使農民飽經破壞之後，日本進入了國內長期和平的時期。農業經濟的技術有了某種改進，播種面積擴大，收成增加了，從而日本的國家收入在十七世紀初假定是米谷一千一百萬石，則到一六八八年至一七〇四年的時候，就增到兩千六百萬石。

生產力的發展也反映在手工業的成就和國內貿易的相當擴大上。不過伴隨着這些過程，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農民分化的增長以及與商業高利貸資本密切關連的農村上層分子經濟地位的逐漸增強，都使封建經濟的內部矛盾急劇尖銳化起來。農民基本群眾在商品貨幣關係進入農村的影響下，迅速破產了。

一六八八年到一七〇三年這一時期，在日本史上叫做“元祿時代”，它的特點是封建文化的興盛和幕府之提倡各種藝術、繪畫、戲劇。諸侯們爭先恐後地仿效幕府的豪華和奢侈。

貴族們在娛樂上面花了很多的錢。這一點有助於城市資產階級的發財致富和武士與貴族負債的增多，於是他們便愈加頻繁地向商人和高利貸者請求貸款。同時對本來備受壓迫的農民基本群眾的剝削加強了，他們必須出更多的錢，供貴族們的浪費。

如果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年，德川氏治下的日本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那末接下去的一個時期却暴露出了顯明的衰落景象。根據政府的調查，人口的增加停止了。一七二六年，日本的人口

是二千六百五十万人，一七五〇年是二千六百万人，一八〇四年是二千五百五十万人，一八四六年（即几乎是德川政权垮台的前夕）是二千七百万人。耕地面積也沒有变动。農村經濟的收益由于收成的減少而大为下降。農民破產了，并且在無法負荷的剝削重担之下，达到赤貧的程度。殺嬰成了日本農村中的普遍現象。封建主最殘酷的一种措施就是向農民預征若干年的稅。封建主預征若干年的稅，但在以后各該年內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來掠夺農民。封建主不时还求助于商人，商人按封建主所需要的款額借給封建主，而后就包收封建主对農民的一切苛捐雜稅。

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末，掀起了威脅封建制度的農民起义和城市貧民起义的浪潮，在德川氏的官書上，把这些起义叫做“土一揆”（飢民暴动）。

第九節 農民起义

日本封建时代歷史上前此任何时期，都沒有过像德川时代这样多的農民起义（紀錄下來的有一千一百六十三次）。这标志着創立嚴酷的警察制度，以消除群众的任何革命抗議行动的机会的一切努力，果然失敗了。

在國內不同地区爆發的農民起义，年年都有。德川氏的官書中所記載的这一时期的最大的一些次起义，發生在十八世紀。

農民起义最普遍的方式，是集体要求廢除極不公平的苛捐雜稅或服役。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全村的居民成群地涌向封建領主的城堡或当地的官府，向他們傳达農民的決議。有时候，他們用恭敬而謙卑的辭句寫成請願書，懇求諸侯或幕府官吏对農民的眼泪發点慈悲。有时候農民以独立的口吻提出要求，同时進行憤怒的示威和各种威脅。在示威时，農民往往帶着自制的武器。

保存下來的由不屬於被压迫階級的人們寫下的關於農民起義的記載，大半把起義描寫為突然落在封建主和包稅商人頭上的意外而可怕的人民憤怒行動。

日本的封建割據，妨礙了各个農民起義匯合成反對整個舊制度的廣大的農民戰爭。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諸侯的割據時常幫助了農民，在他們起來反抗某一個個別的封建主的行動中，迫使封建主接受了農民的要求。被包圍在自己城堡中的貴族，处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而且不能和別的封建主聯繫以取得他們的援助，往往虛偽地答應滿足起義者的要求，來解救自己的生命危險。例如有這種情況，諸侯們答應不預征若干年的捐稅，或者減少征稅的總額。但是一有机会，這種約束就被破壞了。也有過這種情況，封建主同意在交出起義主謀者的條件下，滿足起義者的要求。封建制度的體制要求平民無條件服從武士。甚至越級向封建主控訴自己的主人，都要被處死刑。封建主要求交出農民起義的主謀者，這不僅是力求使起義者的陣營發生分裂，使他們失去領導者，而且也在于恢復封建政權由於農民抗議這一事實而受到損害的威望。往往有這種情況，農民同意，甚至依照自己的領導者的請求，把他們交給武士們去審判和懲辦，滿足于封建主改善農民一般的艱苦命運的諾言。封建主極端殘酷地迫害了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在這種情形下最流行的處死辦法是磔刑，而且在磔死之前，起義的領導者還要親眼看着他們的全體家屬被殺死。

起來反對封建主或高利貸者的是全體農民，包括富農上層分子在內。富農甚至往往領導起義，特別是反對從封建主取得在一定地區內收稅權利的包稅商的起義。這是由於包稅者不但無情地掠奪農村，而且還禁止貿易，以確立自己的貿易壟斷。他們這樣做，就使被排斥於市場之外的富農本來在經濟上採取主動是很微

小的可能性，更加縮小了。因此在德川时代農民起义者的要求中，时常可以遇到这样的口号：“貿易自由”和“自由選擇農作物的权利”。例如在那些封建主或者包稅者对紙的生產和貿易实行壟斷的地区，全体農民都必須把自己生產的紙，讓給壟斷的特別代理人。在这种情形下，許多人都力求隱藏，那怕是隱藏一部分產品，以便后來自主地拿到市場上出賣。包稅者这一方面，豢养着許多偵探（这些偵探替他們調查農民中有誰在出賣紙），并对破坏壟斷的人残酷地加以制裁。

落到高利貸者及包稅人魔掌中的農民，不但丧失了土地和財產，債主們还用强力搶去農民的女兒，賣給娼家，以償清未偿的債務。在有关十八世紀初年發生的个别農民起义的記載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叙述：暴动者殺死了壟斷的代理人，燒毀了封建領主的城堡，破坏了商人的營業所和堆棧，搗毀了娼家，放出了关在其中的農民女兒。

十七世紀中叶开始的經濟的衰落，主要是牽涉到農村，而不是城市。各种手工工場的進一步發展，城市手工業和手工工場的產品对農村供应的日益增多，資產階級分子勢力的加强——这一切便是十八世紀后半日本城市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特征。

第二編

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戰爭和巴黎 公社期間蘇聯境外的東方各國

第十一章 土耳其

第一節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土耳其

土耳其的削弱，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已經是盡人皆知了。它的陸軍已經徹底衰弱了。近衛軍變成了橫行無忌的浪人。軍事停滯在十六世紀的水平上。軍中仍然像在蘇里曼大帝時代一樣使用着大理石子彈。士兵軍服笨重，裝備惡劣，不作演習，在戰場上行動起來是亂擠一团，沒有秩序。

土耳其的艦隊在切斯姆一役遭受了毀滅之後，實際上已不存在了。

土耳其的對外政策也已喪失了一切獨立自主權。一七八七年，土耳其竟不顧自己利益，受到了企圖和普魯士、瑞典、土耳其成立一個反俄同盟的英國外交的影響，而對它的偉大鄰邦[⊖]開始了新的戰爭。奧地利不久就和俄國聯合起來。在這次戰爭中，蘇沃洛夫曾在佛克善內，在雷木尼克和伊茲馬伊爾，以新的勝利卓著一時，而土耳其的軍隊則遭受了慘重的潰敗。由於奧地利，後來還有

[⊖] 指俄國。——譯者

俄國參加了反對法國的反革命同盟，這才使土耳其以較小損失結束了戰爭。一七九一年與奧地利所締結的西斯托夫和約，又恢復了戰前的奧土國境。

根據一七九二年和俄國簽訂的雅西和約，土耳其必須割讓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領土。由於這個條約，俄國終於正式把庫班河到德涅斯特河間的黑海沿岸地區從土耳其統治下解放出來。巴爾干半島（除了黑山國之外）各民族，瓦拉齊亞，摩爾達維亞和比薩拉比亞則繼續處於土耳其的桎梏之下。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造成了一個新的國際形勢；列強反革命的鬥爭延緩了土耳其之完全被排出歐洲之外。但是要終止奧斯曼帝國進一步崩潰的過程却不可能了。土耳其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其原因不正在於土耳其國內的情勢，而正在於國外的政治事件，首先是不允許歐洲列強達成瓜分奧斯曼帝國協議的那些矛盾。此外，在許多場合下，“列強”中經常有某一國家對腐朽不堪的蘇丹制度給以援助和支持，故意延續這個破爛的奧斯曼帝國的存在，以便使之服屬於自己的統治。

第二節 东方問題的發生

這樣一來，十八世紀末葉，奧斯曼帝國的內部瓦解和軍事潰敗就把歐洲列強瓜分土耳其歐洲領土的這一問題提到議程上來了。歐洲列強一個個都對“奧斯曼的遺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們一個個都不願意讓其他國家在奧斯曼帝國中獨占政治或經濟的優勢。土耳其歐洲領土的問題引起了極尖銳的矛盾。沙俄企圖占有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帶，並得到黑海出口。英法兩國首先反對俄國，因為他們對於海峽地帶都有侵略野心，雖然他們却嚴密地隱蔽著這種野心。在巴爾干土耳其各省的問題上，俄國與西歐列強的

利益也是互相冲突的。俄國支持斯拉夫人和希臘人要求擺脫土耳其統治的企圖。相反地，英法却支持蘇丹政府對巴爾干諸省的民族解放運動進行鬥爭。英法的這種政策，除了它的反俄方針之外，還有其他經濟上的原因。英法兩國的殖民主義者認為土耳其對巴爾干的統治是他們對當地居民進行無限制的商業剝削的一種可靠保證：與土耳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所鞏固了的投降制度和低額關稅，給歐洲資本家保證了極有利的致富條件；若是在巴爾干半島上建立起獨立國家來，或把這些行省轉歸俄國所有，就必然會廢除了這些特權。英法兩國由此就提出了“奧斯曼帝國領土的完整與不可侵犯”的這個捏造的和偽善的口號。事實上，這個口號正反映了：這些國家企圖使土耳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徹底附屬於歐洲資本家，保存土耳其內部的落後的封建制度，防止巴爾干各民族的解放運動並阻碍俄國向君士坦丁堡方面發展。俄國沙皇政府也在推行侵略政策。俄國的地主和商人在利用巴爾干半島各民族對可恨的土耳其桎梏所進行的解放運動時，所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利益。然而俄土戰爭的最後結果，客觀上却削弱了土耳其對巴爾干半島的統治，這對希臘，塞爾維亞和其他巴爾干民族的解放鬥爭的進一步發展，是有着巨大的進步意義的。

東方問題就這樣發生了（雖然這一名詞在很晚以後才被人使用）。歐洲“列強”終於把土耳其命運的決定權，而首先是它的巴爾干領土命運的決定權奪取到自己手中了。這種干涉，再加上互不妥協的競爭，終於使東方問題糾纏不清，並使資本主義的歐洲也難以解決這個問題。後來馬克思關於此事曾經這樣寫過：“……各國政府以其陳腐不堪的外交方式永遠解決不了這個困難。解決土耳其問題和解決許多其他問題一樣，成了歐洲革命的分內事情。這個斷語並不過分武斷。從一七八九開始的革命席卷了日益廣泛

的地区，它的境界愈來愈擴大了。華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都是它的新近界綫，而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則应当是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最后界限。”[⊖]

第三節 謝里姆三世的改革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震撼了全歐的拿破侖戰爭，對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也有着重大的后果。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意識傳播到了巴爾干，傳播到了愛琴海的希臘諸島，而這對被征服的各民族進行反土耳其壓迫的解放鬥爭，就有了肯定的意義。已經形成的資產階級，起來領導了自發的農民起義，這就使那些起義有了一定的組織性和民族性。

同時殘酷的封建騷亂也在土耳其燃燒起來，而到十八世紀末叶，這種騷亂就席卷了帝國的廣大地區。蘇丹的實際權力几乎只限於首都和其附近地區了。維丁的帕沙奧斯曼·巴茲溫特—沃格魯，在塞爾維亞和瓦拉齊亞開始搶劫掠奪之後，就不再服從蘇丹，而變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諸侯，甚至於用他自己的名義鑄造錢幣了。阿里一帕沙·捷披德林里(捷披德林里人)盤據在亞尼納而使伊壁魯斯、南阿尔巴尼亞以及摩里亞的一部分，屈服於他的權力之下。斯庫塔里(北阿尔巴尼亞)帕沙和波斯尼亞帕沙、魯史楚克、塞里斯和其他地方的太守(地區長官)，也都變成了半獨立的長官。整個安那托里亞都處於世襲王公的權力之下。蘇丹在庫爾地斯坦，伊拉克，敘利亞，巴力斯坦，甚至於在阿拉伯，埃及和馬格里卜，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亞等地的政權，都成了虛幻不實的東西。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九五頁。

蘇丹們和總理大臣們都不能了解國家崩潰的真正原因。他們對人民的疾苦、農業和手工業的破產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他們顯然地感到了這個危機的外部表現：國庫空虛，軍事失敗，近衛軍的叛亂，帕沙和太守的獨立，政府機關中的賄賂公行和驕奢淫逸，大批領土的割讓，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顯然，統治階級已經不能再照舊日的方式統治下去了。因此土耳其最有遠見的政治家們，都企圖維護土耳其封建國家的基礎，而着手來尋求中央集權和鞏固蘇丹政權的途徑。

十八世紀末葉，產生了一個首先旨在克服奧斯曼帝國分裂現象的改革方案。這些改革基本上不外乎軍事技術的措施，不外乎軍隊，行政和財政的鞏固。這是統治階級要挽救行將崩潰的帝國的一種為時過晚，無可指望，注定失敗的嘗試。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應當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是最後才相信他們的作用已經完結了的階級。但是要他們確信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為：已經腐朽的舊制度建築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補的，正在毀壞着的舊制度建築物是可以修補和挽救的。”[⊖]

一七八九年登上了奧斯曼皇位的謝里姆三世就是有這種錯覺的人。他是一個聰明而有教養，然而性格懦弱的人。但是謝里姆三世個人的作用畢竟很小。事實上是少數僧俗官吏假借他的名義行事。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六年間，頒布了蘇丹的几道法令，如沒收不給國家服兵役的封臣們的大小采地令，如設置辦理新建機關的財政事宜的特別度支局令，如开办一些軍事工程學校令，如改組海軍并依照歐洲教練方式設置新常備軍令。

謝里姆三世的整個改革措施，以及他所創立的將來用以代替

⊖ 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七頁。

近衛軍的常備軍，被称为“新制度”。依新制度建立的軍隊虽然为数不多，就訓練之优良和通曉軍事而論，与近衛軍相較却顯然占着优势。到十八世紀末叶，包括二十三艘主力艦和大批小艦船的一支大艦隊，在外國教官的帮助下，重新建立起來了。謝里姆三世还企圖改革文职机关：那便是使总理大臣的行动也得听命于苏丹親信所組成的非正式的“十二人委員会”的監督，此外并在國外派駐常設使節。

然而苏丹謝里姆三世的階級支柱是狹小的，不可靠的。苏丹的拥护者們——开明的首都顯宦和一小部分外省封建主——人数不多，优柔寡斷。而占絕大多数的世俗封建主，特別是僧侶封建主則都積極反对改革，因为他们看出了这些改革会侵犯他們歷來的特权。因此苏丹就不可能在經濟領域中進行比較重要的改革。中央政府的經濟的、物質的基礎，不僅沒有得到巩固，而相反地，因对各个封建主和近衛軍作毫無成效的斗争而被削弱了。特別是近衛軍大为不安，因为苏丹想在巩固新軍之后，就把近衛軍隊完全取消一事，对近衛軍說來已不是秘密了。同时近衛軍不僅是軍隊，而且是一个特权的階層集團，其中还有許多商人和手工業者。近衛軍原來享有許多封建特惠，他們可以对居民橫行不法、奸淫擄掠。

宫廷的权貴集团，也很想保有近衛軍。伊斯蘭教僧侶和托鉢僧加緊煽动起來的宗教狂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是从屬的；他們証明說，“新政”是由“异端”（外道）所發動的。

維丁帕沙奧斯曼·巴茲溫特一沃格魯首先發動了对“新政”的斗争。他率領盧梅利亞的近衛軍，集合了許多吉爾扎利人^①隊伍，起來反对苏丹謝里姆三世的改革。派出來平定巴茲溫特一沃格魯的政府軍，沒有獲得任何成功，因为指揮軍隊的帕沙們已經和巴茲

溫特—沃格魯訂立了秘密協定。

謝里姆三世也不可能依靠資產階級。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尚未形成。至于在社會和政治關係方面較為發展的異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希臘和斯拉夫的資產階級，雖然在客觀上想確保秩序和安全，並因而想取消近衛軍和建立新機構，可是他們不能接受土耳其的統治。

改革沉重地壓在人民群眾，而首先是農民階級的身上。新的苛捐雜稅的推行，使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更加尖銳化了。

結果是謝里姆三世遇到了無法克服的障礙。此外又發生外交糾紛，更加削弱了擁護改革者的力量。

第四節 法軍侵入埃及

一七九八年，奧斯曼帝國的一個重要省份埃及，遭到了法國方面的襲擊。

為了爭奪歐洲霸權和殖民地統治而和英國開始了鬥爭的法國資產階級認為埃及具有頭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拿破崙曾準備利用它為將來進軍印度的基地。法國政府認為：征服了埃及，就會給以後遠征印度并在亞細亞這一地區建立法國的統治權創造了先決條件。拿破崙曾寫道：“如果法國人占有了埃及，英國人在印度就站不住了。”

以拿破崙為首的法國侵略軍，在一七九八年七月登陸埃及。法國人在迅速擊潰了近衛騎兵隊伍後，就在埃及建立了法國政權。法國軍人的橫行霸道激起了埃及人民群眾對外族侵略者的痛恨。

⊖ 吉爾札利人（土耳其語為 Кырбжалы）是一些流浪的分子，主要是失掉了土地的安那托里亞農民，當一七八七年——一七九一年對俄國奧地利作戰時，他們曾經參加奧斯曼陸軍部隊，以後就成了在盧梅利亞境內行劫的人。

暴动开始了，反法的游击战展开了；不久法軍就被困在埃及了。

在埃及發生的事变，使謝里姆三世在一七九八年年底不得不对法宣战并参加了列强的反法同盟。拿破侖迎击土耳其軍，但是并未能够越过阿卡要塞（在巴力斯坦）向前推進，因而撤回了埃及。

那时埃及的抗法运动仍在繼續發展。拿破侖偷偷地逃归法國，被他所扔下的法軍备尝艰苦，才抗住了近衛騎兵，土耳其人和他們的英國同盟軍。一八〇一年，埃及被英國人占領了。但是对法國侵略者英勇作战的人民，既不想容忍英國和近衛騎兵的枷鎖，也不想容忍随之而來的苏丹謝里姆要恢复埃及政权的企圖。一八〇五年，开罗爆發了新的起义，結果，在对法作战时被苏丹派出的亞尔巴尼亞部隊指揮官穆罕默德—阿里，就被宣布为埃及的統治者了。

土耳其于是在实际上丧失了对埃及的統治。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封建叛乱

法國之侵入埃及，对于奧斯曼帝國其他領地也有着重大的后果。对外的糾紛使反謝里姆三世改良措施的斗争更为加强了。苏丹本人的优柔寡断和懦弱成性，使他的反对者順利地达到了目的。一七九八年秋天，他和巴茲溫特—沃格魯講和了，承認了后者为維丁区長官。这样就大为鼓励了近衛軍，致使他們在下一年便侵入了塞尔維亞（根据一七九一年的西斯托夫和約，他們是不許在这里居住的），过了兩年，即一八〇一年，又殺害了貝爾格萊德的帕沙，建立了所謂达西[⊖]專政，迫使塞尔維亞人民屈服于残酷的農奴制压迫之下。

⊖ 达西（土耳其語叫作达伊哀）是近衛軍的指揮官。

謝里姆三世在盧梅利亞征募新制部隊的企圖，激起了近衛軍的新的起义，一八〇六年，几乎全部盧梅利亞的太守都归附了起义。謝里姆三世又讓步了：他撤出了盧梅利亞駐軍，撤消了在該省推行“新制”的命令，并罢了不利于反对派的总理大臣和宗教大臣的改革。

同时在安那托里亞也爆發了封建叛乱。領導这次叛乱的是札尼克的狄雷貝(官名)达雅尔，用当时人的话來說，他是夢想做“亞洲的巴茲溫特—沃格魯”的。达雅尔的叛乱被鎮压下去了。然而这次的勝利只是暫時地削弱了謝里姆在安那托里亞的反对者。

第六節 塞爾維亞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

在已經走上了資本主义發展道路的那些民族間所發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給予了四分五裂的奧斯曼帝國以特別嚴重的打击。

卡尔·馬克思在研究欧洲土耳其的社会經濟条件时曾指出：“……在这个國家內部，南方斯拉夫人乃是唯一有文化的人。誠然，他們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近代民族，但是在塞尔維亞却已經具有近代民族的有力的和比較有教养的核心。”[⊖]

当此之时，無論在國內貿易方面，还是在巴尔干半島上手工業和資本主义手工工場的發展方面，起着領導作用的都是南方斯拉夫人。其結果就促進了被落后的土耳其封建主义所束縛的生產力之發展，并促進了財富之積累于斯拉夫城鄉資產階級手中。資產階級想擴大商务，想夺取國內市場的企圖，都遭到了土耳其封建主和土耳其政府机关的阻碍，因为后者已經把違法亂紀和强取豪夺之風变成一种制度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九五頁。

从十八世紀末叶起，巴尔干各民族的解放斗争已經有了自觉的資產階級民族性質。巴尔干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要求的經濟基礎，在于：“为了商品生產的徹底勝利，資產階級必須夺取國內市場，必須把說着同一語言的居民的領土結合為一个國家，而同时还要消滅妨碍这种語言發展和它在文学中固定下來的一切障碍。”[⊖]

斯拉夫資產階級的攻势，和斯拉夫農民階級反对土耳其封建压迫的不調和的革命斗争联合起來了。涌現为起义民兵和自發起义形式的这一斗争，按其社会經濟的本質來說，乃是農奴制的和半農奴制的農民階級要求土地、要求建立自由農民經濟的一种运动。結果便形成了一个旨在反土耳其統治的全民族的民族运动。

塞尔維亞人是巴尔干半島上首先踏上爭取民族独立斗争道路的人。土耳其在塞尔維亞的統治权，还在十八世紀就已被奧土战争等，特別是俄土战争所动摇了。在苏丹和巴茲溫特—沃格魯講和以后近衛軍之返回塞尔維亞，曾在塞尔維亞人中間激起了深刻的不滿情緒。近衛軍夺去了諸斯巴西[⊖]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变为自己的領土，并把農民变为他們的農奴。由近衛軍指揮官所建立起來的恐怖主义和公开掠夺制度，使塞尔維亞人民面臨了种族消滅的威脅。这一切便成了全民起义的动力。一八〇四年，全面的起义爆發了。塞尔維亞的農村資產階級領導了这次起义，也就是，用斯大林的話來說：“被压迫民族中的農村資產階級”起來“反对統治民族中的地主階級”[⊖]。起义者选了一个牛羊批發商（即家畜商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六八頁。

⊖ Спахи（訛为 Сипахи）——大封建主，过去曾是軍事封臣，他們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当土耳其征服塞尔維亞之时，曾奉了伊斯蘭教，以便保存自己的領地和对農民的統治。

⊖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二頁。

叛)为其領袖，这人原是一个起义民兵，名乔治·彼得罗維奇，綽号叫做黑乔治。塞尔維亞人不久就把近衛軍从所有鄉村和城市中驅逐淨尽(只有貝爾格萊德是例外，近衛軍在要塞大炮的掩护之下在这里守了將近兩年)，并且在事实上建立起自己的以黑乔治为首的民族政府。

塞尔維亞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对苏丹还保持着臣屬关系。他們宣称：他們是为“护法”而战，因为他們僅僅是为了反对篡夺政权的近衛軍而發难的。在苏丹謝里姆三世一方面，当时認為近衛軍是他的政敌，因而从伊斯坦布尔派了一个帕沙帶兵前往援助塞尔維亞人。在着手反对近衛軍的时候，斯巴西的直接利益也鼓动苏丹出兵，这些斯巴西是近衛軍在一八〇一年夺取了政权以后被驅逐出塞尔維亞的，他們仍然希望以“合法”地主身份重返故土。

但是塞尔維亞人和苏丹政府間的这一临时同盟不久就中断了。塞尔維亞人在把近衛軍逐出貝爾格萊德之后(一八〇六年)，就不再隱藏他們擺脫一切土耳其統治——近衛軍的，苏丹的，斯巴西的或其他的統治——的企圖了。塞尔維亞坚决地拒絕了土耳其帕沙們号召他們放下武器的建議。于是塞尔維亞人和苏丹軍隊之間就展开了軍事行动。而謝里姆也公然以絞殺塞尔維亞民族运动的劊子手的姿态出現了。

第七節 俄土战争和苏丹謝里姆三世的退位

土耳其的落后与內部的積弱，使力圖利用土耳其政府为工具和零錢的西欧列强如願以偿。一八〇六年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拿破侖的大使謝巴斯提揚將軍，威脅利誘地迫使土耳其政府破坏了一系列的俄土协定，其中包括土耳其和俄国在一八〇五年所簽訂的同盟條約。在这个條約中，曾特別規定了俄国軍艦航行海峽地帶

的权利以及协同土耳其阻止非黑海國家軍艦進入黑海的权利。謝巴斯提揚的陰謀，在一八〇六年底挑起了俄土战争。

一八〇六到一八〇七年之交的冬天，俄國的陸軍開入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和當時已經接受了俄國实际援助的塞爾維亞人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开始等待苏丹軍出現于戰場。

当时，因訂立了反法同盟而成为俄國的同盟者的英國，也起而反对土耳其。一八〇七年二月，英國艦隊强行通过了防御得很差的达达尼尔海峡并駛進了馬尔馬拉海。英國人以炮轟伊斯坦布尔相威脅，要求土耳其政府和法國絕交，驅逐謝巴斯提揚，停止反俄的軍事行动，而主要的是和英國締結一个同盟條約，把达达尼尔要塞归英國管轄。提出这些要求和对土耳其宣战，并不是英國关怀其同盟國俄國的利益，而是由于恐怕战争延續下去，俄軍就会徹底粉碎土耳其，并强占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帶。但是英國的威脅对土耳其人并未生效。土耳其人把談判拖延下去，同时并在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加强了防御。

英國人沒有得到結果，并因害怕陷入重圍，就退却了，他們在归途上經過达达尼尔海峡时曾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此后，英國又圖謀侵略埃及。七千名英國陸战队在亞歷山大城登了陸（一八〇七年三月），但是穆罕默德一阿里却击潰了英國人并把他們驅出了埃及。后来，英國在实际上并沒有恢复对土耳其的軍事行动，并且在一八〇八年和土耳其簽訂了一个和約，根据这个和約它確認了以前苏丹对一切外國軍艦封鎖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魯海峡的特权和义务。

一八〇七年和英國的冲突，对于土耳其并沒有重大意义。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对英國的軍事行动，而是对俄國的軍事行动。一八〇七年的春天，以总理大臣为首的土耳其軍隊，从伊斯坦布尔出

動了。按照慣例，所有政府閣僚都和總理大臣一道出動，而是以郡守（副總理）為首的那些臨時大臣留在首都，陪伴蘇丹。軍隊和大臣一離開首都，反對改革的人們就乘虛而入了。他們不信仰謝里姆三世，而只是等候適當時機和他算賬。在郡守和宗教大臣的秘密指揮之下組成了陰謀。博斯普魯要塞的駐軍發起了暴動，留在伊斯坦布尔的近衛軍參加了這次暴動。謝里姆三世被廢逐了（一八〇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新蘇丹穆斯塔法四世，是馴順地執行近衛軍和學僧團的意旨的人，他曾縱容叛逆者對擁護改革的人加以野蠻的懲處，廢除了“新制”，並鄭重宣誓遵守“舊制”。

第八節 穆斯塔法一帕沙·貝依拉克达尔

幸存下來的改革派都躲到魯史楚克去，受着一位有勢力而擁有私人軍隊的魯史楚克帕沙、穆斯塔法·貝依拉克达尔的保護。他們建立了一個名為“魯史楚克友社”的秘密政治組織。一八〇八年七月，“魯史楚克友社”依靠着貝依拉克达尔開入伊斯坦布尔的為數眾多的陸軍，得以奪取了政權；而且雖然囚禁於宮中的謝里姆被穆斯塔法四世下令殺死了，可是貝依拉克达尔終於廢了穆斯塔法四世而將其兄弟馬赫牟德安置在王位上。蘇丹馬赫牟德二世答應恢復謝里姆三世的改革事業。穆斯塔法一帕沙·貝依拉克达尔被任命為總理大臣，而其餘的“魯史楚克諸友”則分配了政府的最重要職位。貝依拉克达尔在軍隊和行政部門中都施行了嚴格的紀律。雖然名目改變，而實際上則是在謝里姆三世時代已有的那些基礎上恢復了常備軍。事情的結果是把近衛兵，即卡尔·馬克思所說的奧斯曼帝國的瘟疫扑滅了。

然而貝依拉克达尔和“魯史楚克諸友”也正如謝里姆三世一

样，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支柱。拥护改革的人们并不坚决，并无定见，而且为数不多。同时，反对改革的人们——其中大多数是封建主，且不说近卫军——还拥有极其强大的实力。贝依拉克达尔及其政府的地位，又由于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国际情况，而首先是由对俄罗斯作战的不利形势，而更加险恶了。

贝依拉克达尔和“鲁史楚克诸友”掌握政权一共只有三个月。一八〇八年的十一月，一次新的近卫军叛乱把“……土耳其政府开始走上文明道路……”^① 的这一尝试结束了。

贝依拉克达尔在对叛徒作战时殉身了。马赫牟德二世保存了性命和皇位，但其所以如此，只是由于当近卫军暴动时他曾下令处死逊位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因而他成了奥斯曼王朝唯一的苗裔。实际上，他在好多年中都是近卫军和学僧团的俘虏。

斯大林在其对莫斯科建立八百周年的祝词中曾经指出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还不能摆脱封建割据和诸侯纷争的情况下，能够指望保持独立自主，指望重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只有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国土才能指望有真正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才能指望确保独立自主的可能。”^② 谢里姆三世和穆斯塔法·贝依拉克达尔的失败，就指示出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完全没有能力保护国家的独立和结束国内的封建割据状态。因此外国列强在准备好使土耳其受殖民地奴役的条件之后，就可以对它施加日甚一日的压力了。

第九節　对俄战争和布加勒斯特和約

由于恐懼巴爾干半島上斯拉夫人獨立國家的形成將有利于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七四頁。

② 真理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

罗斯的政策，所以英國、法國、奧國就以“奧斯曼帝國之不可侵犯性”和保持現狀等偽善的老調，來掩飾他們自己的侵略計劃。事實上，沒有一個大國遵守這些原則。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後來曾指出說：在土耳其保持現狀之不可思議，正如企圖“使馬戶保持同一的腐化階段，而不完全腐爛”[⊖]一樣。

俄土戰爭又一次證明了土耳其不可救藥的衰弱與落後。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和夏天，巴爾干半島和高加索的俄國軍隊，使土耳其人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塞爾維亞人在俄土戰爭一开始後，就進而和土耳其發生公開戰爭，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了塞爾維亞領土以外。一八〇七年八月在俄土之間所簽訂的休戰協定（由於俄法在梯爾西特簽訂了和平同盟條約）暫時中止了軍事行動。但是一八〇九年春天，軍事行動又恢復了，一八一一年穆·伊·庫圖佐夫所獲得的決定性的勝利，迫使土耳其人求和了。談判的結果是在一八一二年五月締結了布加勒斯特和約。這個和約是庫圖佐夫的一個輝煌的外交成就。根據布加勒斯特和約，俄土兩國在歐洲的國界推進到了普魯特河。土耳其確認了俄羅斯對多瑙河諸公國的保護權，答應大赦塞爾維亞人，並給予他們以自治權。亞洲的國境則無變動。俄羅斯獲得了利用蘇呼米和雷都特—加利海軍根據地的特權；西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其他幾個地區也歸俄羅斯所有，因為這些地區在十九世紀初是志願合併於俄國的。

第十節 塞爾維亞人第二次起義

對拿破崙的戰爭，需要俄羅斯傾注全力。土耳其政府乘這個機會，在布加勒斯特和約簽訂之後立刻就破壞了它的條款。這一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七三頁。

点特別沉重地反映在塞尔維亞人民的处境上。土耳其人在一八一三年派遣了一支討伐隊前往塞尔維亞，而塞尔維亞人由于沒有援軍，遭到了残酷的压迫和蹂躪。黑乔治逃往國外，一个土耳其帕沙又駐到贝尔格萊德來了。

但是要徹底恢复旧秩序已經不可能了。土耳其的封建主已無力击破塞尔維亞人民的反抗了。一八一五年，塞尔維亞人又發动起义，贝尔格萊德帕沙被迫接受了协定；塞尔維亞人所选的“巴什·克涅茲”（元老）——米罗什·奥布倫諾維奇被承認為塞尔維亞人民的領袖；他通过隸屬於他下面的長老們，向居民征收賦稅，并向贝尔格萊德帕沙交納一定数目的稅收，作为对土耳其政府的貢賦和斯帕西的地租；一切內政事务則都由長老們掌管；塞尔維亞人甚至还得到允許佩帶武器，但是在贝尔格萊德和其他少数塞尔維亞城市还留有相当多的土耳其駐防軍。这样一來，事实上塞尔維亞人便大大地擺脫了帕沙和土耳其封建主們对內政的直接干涉，虽然这还够不上自治。可是米罗什·奥布倫維奇則答应仍是苏丹的藩臣。

第十一節 希臘人的起义

沙皇政府对于奧斯曼帝國的政策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根据梅特涅的提議，把保衛合法君主抵制革命企圖（在土耳其方面，即抵御希臘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神聖同盟原則，推行于苏丹的帝國。不論亞歷山大一世或尼古拉一世，都曾不只一次地違反着俄國人民对被压迫的斯拉夫人和对正教希臘的同情，起來非难这些“叛徒”。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实际利益，则断然要求对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民族解放运动加以支援，以期加强俄國在巴尔干半島的地位，好对西方列强，首先是奥地利的日益增長的勢力保

持平衡。至于西方列強，則有的國家，例如奧地利，是公開支持蘇丹政府的，而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則企圖強迫俄國在東方問題上“共同行動”，以便牽制它的主動，防止它單獨行動。

一八二一年爆發了希臘人的起義。在席卷了摩利亞和愛琴海諸島嶼之後，這次起義就擴大成為一次爭取獨立自主的全民族戰爭。希臘的農民階級和已經達到較高發展階段的城市商業資產階級，乃是這次鬥爭的動力。到一八二二年，希臘民族政府已經組成。

當時最優秀的人物都對希臘的愛國志士表示同情，並對他們的事業竭力援助。普希金曾在“起來吧，呵希臘，起來吧！”那一卓越的詩篇中歌頌過希臘人的鬥爭。拜倫則親自來到希臘，參加希臘人民的鬥爭，並在那裡逝世了。在對希臘人表示過積極同情的詩人和作家當中，還有維克多·雨果。意大利的燒炭黨人和歐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社會活動家們都組織了“親希臘派”的團體，把現金，武器和志願軍供給希臘起義者。

蘇丹馬赫牟德二世單靠自己力量是不可能壓服起義的。小亞細亞和盧梅利亞的封建主們並不不服從他，反而調派他們的軍隊去支援摩利亞的軍事行動。還在一八二〇年，即希臘起義的前夜，亞尼納帕沙阿里·捷披德林里就已公然不服從蘇丹了，他對土耳其政府的鬥爭，雖然按其性質和動機說，並不是民族解放鬥爭，而是封建主義分裂鬥爭，可是它在客觀上却促進了希臘人的成功，因為阿里帕沙曾經擋住了蘇丹軍隊經過伊壁魯斯往摩利亞的道路。一八二二年時，總理大臣俘虜了阿里帕沙，並處死了他（他是靠着奸計，不是靠着實力），但是這仍不會鞏固土耳其人在希臘的地位。派到摩利亞去的近衛軍只會劫掠奸淫，在軍事方面全不中用。

蘇丹看到自己柔弱無力，就向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求援。

穆罕默德在这以前的一些年中曾在埃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消滅了近衛騎兵的封建黨徒，處死了近衛騎兵的員們（一八一一年），仿照歐式建立了常備軍，實行了農產品對外專賣制度，整頓了財政等等。這一切措施，都是為了滿足埃及地主和商人的利益的，因為他們很想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埃及國家。

一八一一年時，穆罕默德—阿里遵照蘇丹的要求，把他的軍隊開到了中阿拉伯，到一八一八年，就擊潰了瓦哈比特派的國家。⊕

同時，穆罕默德—阿里却也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想建立對阿拉伯及其伊斯蘭聖地麥加和麥地那二城的統治，以便提高他在伊斯蘭領域中的威信，並穩據住紅海沿岸的商道和戰略道路。

除此而外，穆罕默德—阿里還征服了上埃及和東蘇丹。他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已擁有遠遠凌駕於蘇丹的武裝力量之上的大批常備軍並夢想成立一個獨立自主的阿拉伯帝國。因此，他很願意接受土耳其政府請他參加鎮壓希臘起義的建議。蘇丹曾經允許把敘利亞和干地亞島（克利地島）交他掌管，作為酬報。

穆罕默德—阿里於一八二四年裝備了龐大的海陸軍，由他兒子伊布拉金指揮。埃及軍在克利特島登陸，然後偷偷渡海進到摩利亞，並開始殘酷地鎮壓希臘人。希臘的游击队員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保衛米梭龍基城的居民战斗到最后一息，因而這一保衛戰轟動了全世界。可是埃及人在軍隊數字和軍事技術方面占着優勢。而希臘人的處境，則因為有尋求大國保護，主要是尋求俄國和英國保護的政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並因為有企求使獨立運動服從本身利益而加入這個運動的那些希臘人的陰謀而混亂起來了。此外，奧地利又公然鼓勵伊布拉金帕沙的討伐行動。到一八二六年春天，全部摩利亞都幾乎被埃及軍征服，而蘇丹也似乎可能慶賀凱旋了。

正是在這個時候，俄國政府誠然終於得出了必須採取積極行

⊕ 瓦哈比特派，參閱阿拉伯諸國一章。

動以援助希臘人的結論。英國這方面也並不被動：它企圖牽制俄國，阻滯俄國的獨立行動，而同時又借口“援助”希臘人，在擺脫了土耳其統治的希臘地區而保證了自己的政治優勢和經濟特權。然而俄國和英國却都遷延不決，沒有採取具體措施，而土耳其政府在明悉了英俄兩國之間有着深刻矛盾和奧地利拒絕幫助希臘人之後，就確信它可以一帆風順地徹底懲治摩利亞了。

第十二節 近衛軍的消滅

在這種情況下，蘇丹馬赫牟德二世終於決定要實行謝里姆三世和穆斯塔法·貝伊拉克达尔都不能實行的那種措施——即成立常備軍和消滅近衛軍。希臘的事變甚至使學僧團也確信到：近衛軍不僅是毫無用處，而且會危及土耳其統治階級的利益。穆罕默德一阿里的成功的事例證明：照歐洲方式訓練出來的軍隊和“異端”作起戰來，遠較近衛軍為優。

在作出這樣決定並獲得了宗教大臣和其他僧俗顯貴的支持以後，馬赫牟德二世就在一八二六年五月頒布了成立新軍的命令。埃及軍官開始來訓練新編部隊的士兵。不出所料，一個月之後即一八二六年六月，就爆發了近衛軍的暴動。馬赫牟德二世有備無患，他有幾分是故意激起近衛軍的哗變以便迅速消滅他們。那次懲罰是雷厲風行，血流成河的。

“當時蘇丹怒髮冲冠”，——普希金在歌詠這次事變的詩篇中曾經這樣說過。一八二六年六月十五日，近衛軍集合在他們傳統的集合地伊波德羅姆廣場上和愛特梅伊旦廣場上，他們在拋擲鍋盔作為哗變的信號之後，就提出了收回建立新軍命令的要求。於是炮兵和其他常備軍部隊立即打起“先知旗”（土耳其人的聖旗），衝出了蘇丹宮廷的大門。大炮一直向着群集的近衛軍射击，并对逃到家里和兵营的近卫军加以追击。血战繼續了好几天；數以千計的尸具被扔入了馬爾馬拉海和博斯普魯海峽。在各行省，近衛兵也遭到了惩处。

这样就把橫亘在國家中央集权化和消滅封建混乱局面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消除了。但是馬赫牟德二世在歷史上却是來得太迟，無法挽救了。彼德一世的类似措施（消滅近衛軍）还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已施行了。在这一方面和許多其他方面，土耳其不僅在近代初期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國家，而且到了十九世紀更是愈來愈落后了。土耳其之所以日益落后于俄罗斯和西欧的原因，首先是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因此，近衛軍的消滅，本身虽然具有進步的意义，却不可能中止奧斯曼帝國腐爛和崩潰的進程。

第十三節 英、法、俄对希臘問題的干涉

苏丹要鎮压希臘人起义的希望并沒有如願以偿。一八二六年，在彼得堡簽訂了英俄議定書，根据這項議定書，兩大國共同要求土耳其中止对希臘人的武裝活動，并賦予希臘以自治权。俄罗斯的政策在这时發生了决定性的意义。差不多与英俄議定書簽訂的同时，俄罗斯政府就单独对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一个哀的美敦書，要它立刻实行土耳其迄未实行的一八一二年布加勒斯特和約的条文，特別是关于塞尔維亞人的条文。俄國的哀的美敦書并沒有正式涉及希臘事件，因为对于希臘問題，俄國受了它和英國所訂協定的拘束，不能单独行动。但是在实际上，俄國的主要目的則是要使希臘人擺脫对土耳其的依附关系。因此，土耳其政府虽然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吉利的劝告（它們都希圖消除俄國对土耳其作战的借口），急忙接受了俄國的哀的美敦書并在一八二六年当年所簽訂的亞凱爾曼條約中答应履行哀的美敦書所包含的义务，但俄土关系仍然是十分緊張的。

伊布拉金帕沙和他的埃及軍隊仍然使希臘遭到了战争的灾害。一八二七年六月，希臘人在阿提喀的最后支柱雅典陷落了。

希臘民族政权手里只剩下优比亞島和希臘群島了。

但是一八二七年七月六日，在倫敦簽訂了一个英法俄協定，規定希臘应当獲得自治权。同年十月，三大國的聯合艦隊在納瓦林諾海港，歼滅了埃及土耳其的聯合艦隊；伊布拉金帕沙只好班師返回埃及。誠然，英國政府並不以納瓦林諾的勝利為滿足，因为這次勝利使俄國更容易進攻土耳其了。不过，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一八二八年春天，俄國對土耳其宣戰了，当年秋天，法國陸戰隊也在摩利亞登陸了。

第十四節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戰爭 和亞德里雅諾堡和約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戰爭，以土耳其軍隊的全軍復沒而結束。在亞洲方面，帕斯凱維奇將軍深入土耳其的腹地，占領了它的重要要塞艾爾吉魯姆。在歐洲方面，狄比奇將軍率領兩萬陸軍突入巴爾干半島，占領了亞德里雅諾堡，离伊斯坦布尔一共只有几程路了。土耳其的首都方面驚慌萬狀。歐洲列強的公使們都再三勸告土耳其政府盡速地和俄國媾和，以期俄國軍隊不致于冲入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政府派全權代表到狄比奇的大本營，并于一八二九年九月十四日在亞德里雅諾堡簽訂了和約。和約的條件對土耳其說來是比較寬和的。沙皇政府當時認為消滅奧斯曼帝國于己不利，因而寧願為蘇丹保全了大部分領土；不过同時却給俄國求得了可以左右土耳其政府政策的優勢。因此，亞德里雅諾堡條約僅僅是略微改變了一下俄土戰爭以前的國境，最後把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從土耳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歸于俄國，并把黑海東北岸（從庫班河口到聖尼古拉埠）歸了俄國，多瑙河地區也稍稍加以明確規

定。條約上最重要之點並不是有關領土的條文，而是有關政治的條文。土耳其答應給予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以自治權（塞爾維亞的自治是由一八三〇年的蘇丹命令所批准的，而希臘則按照一八三〇年的倫敦協定被承認為獨立王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的特殊地位也被確認了，俄國保有參加制定這些侯國法規和保護其君主的特權，這些君主今后將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土籍希臘人，而是地方貴族了。除此而外，土耳其政府還約定不再阻碍俄國和其他國家在黑海和海峽地帶的商務航行。對土耳其還要了一筆賠款，在賠款未交清以前，多瑙河要塞應歸俄國軍隊占領。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俄土戰爭的最重要的後果，不僅在於俄國鞏固了它在黑海和巴爾干半島上的地位，不僅在於塞爾維亞獲得了自治權，使多瑙河各侯國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而且還在於使面臨毀滅的希臘現在得到了獨立。此外還有格魯吉亞的一部分（阿哈爾齊赫地區）也被解放了。正如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決定希臘人起義命運的“不是阿里帕沙在亞尼納的陰謀和騷動，不是那瓦林諾的會戰，不是法蘭西軍之進入摩里亞，也不是倫敦會議和倫敦協定，而是領導俄國軍隊橫越巴爾干半島進入馬里查河谷的狄比奇”[⊖]。

第十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反對蘇丹的發動

對俄作戰剛一結束，土耳其立刻喪失了它對藩屬阿尔及利亞的宗主权。被尼古拉一世所鼓動起來的法蘭西國王查理十世，在一八三〇年向阿尔及利亞派了一支軍事遠征隊（這是在把他推翻了的七月革命發生前三星期的事情）；阿尔及利亞的統治者德伊被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九四頁。

法國人驅逐出國，阿尔及利亞因而变成了法國的殖民地。此后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也公开起來反抗苏丹。穆罕默德阿里久已以臣屬於苏丹为苦，虽然这种臣屬关系已是薄弱的。他并没有参加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战争，而在战后却要求苏丹履行把叙利亚和克里特讓与他的諾言。利用穆罕默德阿里以圖巩固其近东势力的法國，則在暗中加以主使。

醞釀成熟的冲突，由于苏丹要求埃及帕沙繳清应付的貢款而加速了。

一八三一年的秋天，由伊布拉金帕沙所指揮的埃及軍出师远征了。先前曾抵擋住拿破侖的阿卡要塞，現在对埃及人的海陸聯合攻击却支持不住了。伊布拉金帕沙在攻克了阿卡之后，就开始冲入叙利亚的腹地。呻吟在土耳其封建主的苛稅和压迫之下的当地阿拉伯居民，同情埃及人，把埃及人看做是自己的同种族人和解放者。在叙利亚的許多城市中都發生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因而便利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勝利。派來迎击伊布拉金帕沙的苏丹軍，遭到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和夏天，伊布拉金帕沙即占領了全部叙利亚（包括巴力斯坦），細里西亞，并通过陶里斯，攻入安那托利亚。一八三二年十二月，科尼亞會議決定了这次战役的命运：苏丹的軍隊被徹底粉碎了，总理大臣被俘了。進攻伊斯坦布尔的道路打开了。

第十六節 俄羅斯对于埃及—土耳其冲突的干涉

沙皇俄國的干涉挽救了苏丹。从尼古拉一世的觀点來看，穆罕默德阿里一占了伊斯坦布尔，就等于法國在全部奧斯曼帝國確立了它的統治。就是从一般的方面來說，尼古拉一世也寧願看見博斯普魯海峽兩岸有一个苏丹政权，而不願看見有一个有才能的

穆罕默德阿里所領導的新興帝國。因此，沙皇就向馬赫牟德二世提出援助的建議，而那個沒有其他外援的人當然就接受這個建議了。

一八三三年二月，俄羅斯艦隊駛入了博斯普魯海峽。隨後俄羅斯陸戰隊也登了陸。他們在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扎了營[⊖]，因而遮斷了埃及軍通往首都去的道路。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給伊布拉金帕沙下令，暫時停止進軍，但是他並不願意放棄他自己的勝利果實。法國依然在支持着他。誠然，英國政府由於他的獨立商業政策，對穆罕默德阿里是採取敵視態度的。此外，英國還企圖在亞洲侵占阿拉伯地區以及埃及本土。但是在複雜的情況中，英國卻又積極斡旋，使蘇丹與其藩屬尽快地達成了協議，以便取消俄國軍隊在博斯普魯海峽停留的借口。蘇丹在這兩大國的壓力之下，乃對穆罕默德阿里實行了較大的讓步。一八三三年五月在丘達西亞所締結的協定，規定穆罕默德阿里把埃及、敘利亞、巴力斯坦與細里西亞，包括陶魯斯山道在內，歸自己管理。作為交換條件，穆罕默德阿里也約定把他的軍隊自安那托利亞撤退，並正式承認蘇丹的宗主權。

第十七節 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條約

在俄國陸戰部隊從土耳其駛回俄羅斯以前的幾天，即一八三三年七月八日，俄國和土耳其簽訂了一項名為溫嘎爾—伊斯凱利西的同盟條約（因俄軍駐地而得名）。根據條約上的條文，“若發生足以重新迫使土耳其政府請求俄羅斯海陸軍加以援助的情況時”，俄羅斯政府應以必要的武裝力量供蘇丹調度。蘇丹方面，則按照

[⊖] 說得準確些，是溫嘎爾—伊斯凱利西（皇帝的碼頭）——是博斯普魯海峽亞細亞沿岸的一個地方。

秘密條約條文，應允把達達尼爾海峽封鎖起來，禁止其他外國軍艦通行。

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條約激起了歐洲列強的不滿情緒，它們認為這個條約使俄羅斯過分强大起來了。英國和法國對這個條約提出了嚴厲的抗議，同時又在土耳其沿岸舉行海陸軍示威。奧地利也深感不安。不管列強怎樣反對，俄土同盟畢竟生效了。同盟不僅有利於俄羅斯，而且有利於土耳其。

第十八節 馬赫牟德二世（一八二六——一八三九年）的改革

從謝里姆改革到馬赫牟德改革的三十多年中，在奧斯曼帝國的經濟生活中，曾經發生了一些變革。奧斯曼帝國的經濟一直保存着它的封建性。但是在巴爾干、敘利亞、埃及和西部安那托利亞各地，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畢竟加速了。交換的增長，單純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黑海沿岸各地區也出現了，這是根據俄土條約而給國際貿易開放了海峽地帶一事有關的。土耳其和奧地利的通商條約（一八一五年）也消除了多瑙河航路上的障礙。其後果不僅在於擴大了貿易範圍，而且還增進了多瑙河流域各地農業的商品化。

盧梅里亞和西部安那托利亞的土耳其地主階級（現在他們往往是商業高利貸集團出身的人），在勞役制或半封建的分成制的基礎上剝削著他們的農民，他們日益密切地與市場發生聯繫，並極願意中止封建內亂和鞏固蘇丹政權。這些地主成了蘇丹馬赫牟德二世及其改革的主要支柱，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項目是：軍事封建制的取消（一八三四年），極其苛重的內地關卡的廢除和使各地長官直接依附於蘇丹的新行政制度的建立。不過這種措施只行於蘇丹政權可以得到土耳其地主支持和具有足夠軍事強制力的那些地

区。各边区則仍旧在实际上独立的長官和節度的統治之下。

在一八二二年阿里帕沙在亞尼納被击潰以后，苏丹就摧毁了盧梅里亞和安那托利亞的其他有勢力的太守和狄雷貝的政治統治。一八三四年，馬赫牟德二世实行了新行政区制，把帝國分成了边区，行省和以中央所派文官为首的“独立行政区”。政府在一八三六——三八年間仿照欧洲先例設立了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等职位，以代替旧日的宮內官，外相和財相。一八二六年在伊斯坦布尔开办了一所軍医学校，而从一八三二年起，用土耳其文字刊行的第一家報紙“时务报”也开始出版了。

軍事一封建制度的廢除，具有更其重大的意义。大小采地变成了与軍役無关而征收土地稅的普通私有地產。馬赫牟德二世的土地改革的对象，并不是反对一切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僅僅是反对一部分封建主。同时，这一改革也并没有進行到底。在許多地区中，大小采地，虽然被剥夺了强制劳役权，却保留了其他封建权利，其中有一种是分享三分之一收穫的特权。耕种旧日軍事封建土地的農民們，都必須向國家征納土地稅，他們不算是土地所有者，而只是这些地畝的終身持有者。在向資產階級——資本主义發展的道路上，仍然存留着一个極大障碍——即私人財產的毫無保障。馬赫牟德二世曾正式廢除沒收財產的制度，但事实上巧取豪夺的事情仍然繼續存在。土耳其和其他民族的（希臘的、阿尔明尼亞的）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虽積蓄了大量金錢，却不能投入工業生產。

外國投資的日益加甚的侵入，对于土耳其本國資本主义的發展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障碍。馬赫牟德二世不僅不阻止，反而獎励这种侵入。馬赫牟德二世的种种改革，毫無裨益于巩固奧斯曼帝國独立的事業，但是它們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却促使土耳其封建制度適应了外國資本的侵入，并使土耳其進一步被卷入世界市場

的範圍以內。

第十九節 外國資本家在土耳其地位的加強。 土耳其手工業的破壞

資本主義列強是在三十年代時開始廣泛地侵入亞洲市場的。同時被特權條約制度所束縛的土耳其並沒有權利提高关税，對外國貿易課以稅賦，也不能傳喚與土耳其臣民發生訟事甚至犯了罪的外國人到土耳其法庭受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則能在很大程度上借農產品出口的國家專賣制度，阻滯了特權條約制度的奴役性條件，使外國人不能廉價運走棉花，白糖和其他埃及農產品。蘇丹馬赫牟德二世沒有仿效這一例子。相反地，在屈服於資本主義列強壓迫之下的同時，他本人還推波助瀾，使土耳其變成了歐洲商品的原料供給地和銷售市場。在這一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對農產品的封建專賣制的廢除（一八三五年廢除了羊毛專賣，一八三八年廢除了谷物專賣）。

一八三八年，英國迫使土耳其政府簽訂了一項商務協定，這個協定巩固了土耳其入口商品的低关税制（值百抽五），禁止對任何貨物設立專賣制度並允許外國人在奧斯曼帝國以內從事國內貿易。協定還特別附帶載明：它的效力推行于包括埃及在內的全部奧斯曼帝國。就在一八三八年同年，法土之間也簽訂了一項類似的協定。

結果如何，立刻就看出來了。土耳其的手工業與大批輸入的廉價外國工業品競爭的最後機會也喪失了。

敘利亞在十九世紀初期，有絲織機五萬架，到四十年代時却只剩下了不過二千五百架。在巴爾干半島上的斯庫塔里和提爾諾瓦，紡織工場的數目縮減了十分之九（從二千縮減到二百）。在土耳其的柞蚕業中心布爾薩，在安那

托利亞毛織手工業主要地點安卡拉和迪雅爾別基爾，織物的產量激減了。但是，土耳其生絲和羊毛的輸出額却擴大了。

全國都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原料附屬地。到十九世紀中葉，雖然直接供應軍隊需要的個別生產部門有了發展，而主要由手工業，農民的商品生產和零星工場手工業所代表的土耳其工業却一蹶不振了。某些地區的小商品生產業和手工業，特別是那些投合地方居民特殊嗜好和需要的工業部門，還可以苟延殘喘下去。但是隨着鐵路的鋪設，外國輸入的工業品在這些地區也迅速占了上風。與破壞着土耳其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的同時，外國資本家却使某些古老的手工業部門適應了他們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把那些部門變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工業（例如毛毯業）。

第二十節 埃及和土耳其的第二次衝突

土耳其對歐洲資本主義列強依賴關係的加強，不僅表現於經濟領域，而且也表現於政治領域。英國政府借着它在一八三八年所簽訂商務協定，除了奪取土耳其市場的直接任務而外，還追求其他更遼遠的目的：要使土耳其政府和埃及帕沙之間的衝突尖銳化（不出所料，穆罕默德阿里已拒絕承認英土協定了），要借“支援”蘇丹、反對穆罕默德阿里，給不列顛打開通向埃及和亞洲阿拉伯諸國擴張的道路，順便還要使土耳其脫離它與俄羅斯的同盟。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英國就開始唆使馬赫牟德二世去討伐其不恭順的藩臣。

一八三九年五月，蘇丹命令他的軍隊討伐穆罕默德阿里。然而結果却是土耳其政府遭了慘敗。六月二十四日在北敘利亞的尼西賓發生了這場戰爭中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大戰役。蘇丹的軍隊被徹底粉碎了。幾天之後，馬赫牟德二世就死去了（他並不知道他的軍隊的潰敗）。接着被派去進攻埃及的土耳其海軍也轉到穆

罕默德阿里的一邊了。这么一來，土耳其就一下子失去了陸軍、海軍和較有才能的蘇丹了。新登極的阿卜杜爾一默哲德剛剛十六周歲，但是他的糊塗昏瞶和縱欲敗德甚至在腐爛透頂的奧斯曼王朝中也是稀有罕見的。为法國所支持的穆罕默德阿里，已經在覬覦攝政者的角色，希望使全部奧斯曼帝國都服屬於他的权力之下。为了抵制这个企圖，英國宣布支持新蘇丹。同时奧地利也和英國一致行动。为了不叫俄國單獨活動，帕麥斯敦和梅特涅就提出了歐洲列強聯合干涉土耳其的建議。尼古拉一世接受了这个建議。他就把对“街壘國王”路易腓力作斗争看作他自己的首要任务，因而他就希望利用并加深英法之間的矛盾，决定放弃溫嘎爾一伊斯凱利西條約所給予他的收穫。結果，土耳其政府（一八三八年七月）就接到了列強的聯合照會，要求他停止和穆罕默德阿里進行談判，并要求他当列強还未作出他們的决定时不采取任何独立步驟。这是帕麥斯敦的双重勝利：溫嘎爾一伊斯凱利西條約作廢了，土耳其也公开被置于西歐列強的托管之下了。

第二十一節 一八三九年的“御園敕令”。“革新”的开始

在这样危急的國內和國際情勢下，土耳其的統治階級着手進行通过改革以預防帝國淪亡的最認真的嘗試。在土耳其封建官僚集團中，產生了一个受过歐式教育的虽小而却有力的知识分子官吏階層。國內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農民、手工業者和部分商人对封建制度和对外人的跋扈怨声載道），非土耳其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汹涌高漲——这一切都促使統治階級中的進步代表人物去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經一番改革，就不可能巩固蘇丹的政权，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权，就不可能鎮压非土耳其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克服人民群众的不滿情緒，就不可能保持破爛不堪的

奧斯曼帝國的完整。

出色的土耳其外交家穆斯塔法·雷施特帕沙正是这些企圖的表現者。

他在一八三九年八月中所寫的備忘錄中，會這樣說過：“人民（土耳其人）的不滿情緒，並不像歐洲人所想的，產生於他們憎惡西方文明或產生於與狂信有關的其他原因；激起那種不滿情緒的乃是由於無法容忍的暴政在猖狂肆虐，而國內和國外的各式各樣陰謀又阻礙最高當局為國家幸福採取任何措施。”

雷施特帕沙於是着手草擬行將開創一個革新時期的所謂“坦志麥特”[⊖]文件。雷施特帕沙的文件被阿卜杜爾一默哲德以敕書所批准了，于是他就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在蘇丹宮的名為古爾汗的御花園中，在各大臣、學僧團、外交團和非伊斯蘭各宗教團體首腦面前，庄嚴地宣讀了他所起草的那个文件。

御園敕令肯定說：“最近五十年來層見疊出之事故和種種原因，致使神聖法典及依據法典所定規則皆不能照舊施行，強變為弱，富轉成貧。”

因此，敕令上就許諾，將“頒行新法，使奧斯曼帝國四境之內皆沾郅治之益”。新法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凡屬帝國臣民，不論任何宗教，一律享有生命、名譽和財產的不可侵犯權；第二，合理地分配和征收租稅並廢除包稅制度；第三，征兵務期合理，並明白規定延長兵役時間。實質上這都是資產階級的要求（雖然是極有限度的）。需要保障生命和財產的，首先是商人。對於土地不受暴政侵犯並在私有權基礎上給地主確保其土地一事，特別感到痛痒相關的，是從事商品農業的土耳其地主階層。

⊖ 坦志麥特(Танзимат)——意為革新，改革；也采用“Танзимат-и-хайрие”一名，意為仁政改革。

敕令上还規定对賣官鬻爵貪污行賄行为，都將施以嚴刑峻罰。最后，敕令还宣布：“凡反对这一規定的人，上帝將永远剥夺其一切幸福”。

这第一道改革法案，是雷施特帕沙所計劃的一系列改革的序幕，他的計劃包括了法律、行政机构，教育、財政、軍事等等部門。实际上在御園敕令頒布以后，也确乎進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这种改革并沒有克服，也不可能克服这个極其落后的帝國的國內外的困难。改革案并沒有巩固的階級基礎，而这就預定了它的失敗。企圖改革并懂得改革的必要的土耳其地主，只是封建階級的一个階層，至于土耳其的商人階級，則还不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此外，这些改革大部分只是紙上空文，空洞無物，不能滿足一切非土耳其民族的民族要求和民主要求。同时，这些改革在大多数土耳其僧俗封建主們看來，都是标奇立异，危及國本，破坏了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基礎。封建階級中权貴集團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反抗，使雷施特帕沙的許多改革都化为烏有了。这个“坦志麥特”在巩固土耳其独立的事業方面，在提高对外國列强殖民主义侵入的抵抗力的事業方面，完全沒有肯定的意义。

第二十二節 一八四〇年的倫敦協定和 穆罕默德阿里的失敗

土耳其政府沒有能够独立解决它和穆罕默德阿里間的冲突。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土耳其駐倫敦公使和俄、英、奧、普各國代表，簽訂了一項協定，宣布了这些大國“監視保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与独立”的意圖，換句話說，也就是把土耳其公开地置于上述四大國的附屬地位了。協定的主要內容就是向穆罕默德阿里所提出的最后要求：如果他不接受那些要求，列強就要对苏丹進行武裝援

助，而且还要“以协定共同行动协助保护他的君位”。同时还說：“这个办法絲毫不破坏奧斯曼帝國永远禁止外國軍艦駛入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魯海峽的那个老規程”。

事实上这个协定并沒有顧到土耳其的利益，而只是顧到英國的貪婪目的；英國为了自己的利益得以用灵巧的外交手法解决了一項復雜的任务：即孤立法國，并为弥补这一層起見取得了尼古拉一世联合武裝行动以反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同意，而且（借口“奧斯曼帝國的老規程”）把海峽地帶对俄罗斯軍艦封閉了；此外，又借俄罗斯和奥地利之助消滅了埃及的独立自主，而本身則盤据在东部地中海的战略要道上（一八三九年英國人之侵占亞丁，已为此事奠定了基礎），然后，再利用尼古拉一世放弃溫嘎尔—伊斯凱利西條約的机会和欧洲人对土耳其保护权的确立，消滅了俄罗斯在伊斯坦布尔的势力，而把土耳其政府置于它的独占的統治之下。結果穆罕默德阿里，土耳其政府，法國，和俄國都受了損失，而獲利的只有一个英吉利。

当穆罕默德阿里拒絕接受倫敦所草就的最后通牒以后，英國軍艦和少数奥地利軍艦，就在一八四〇年秋天炮轟貝魯特和叙利亚其他港口。当时叙利亚爆發了阿拉伯人的起义；对阿拉伯人說來，埃及封建主的政权，其沉重并不亞于土耳其帕沙的暴政。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退出叙利亚，而在一八四〇年年底，当英國海軍以炮轟亞歷山大城相威脅时，埃及就徹底地屈服了。穆罕默德阿里保留了世襲的埃及和苏丹等領地，却丧失了克里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細利西亞，約定把海軍归还苏丹，把陸軍縮減到一万八千人，取消造船厂，把一八三八年的英土商务协定的效力推行于埃及，借以給英國商品打开了順利涌向全國的通路，向土耳其政府進貢，并把任命埃及高級軍官的权利給予苏丹。穆罕默德阿里的全部計劃

就这样幻滅了。

第二十三節 一八四一年關於海峽問題的倫敦協定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三日在倫敦所締結的關於海峽問題的國際協定，是埃及危機的一個重要後果。一方面的歐洲列強（俄、英、法、奧、普），和另一方面土耳其，都同意“遵守奧斯曼帝國的老規程，即只要土耳其政府還存在於世界上，則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海峽總要永遠禁止外國軍艦通行”。英國就根據這個規定鞏固了它對俄國的外交上的勝利；海峽的情況今後不再如以前一樣，由黑海國家（俄國和土耳其）雙方協議所確定，而是由在黑海上沒有領海權的國家參加之下的多邊協定所決定了；根據這些協定，俄國的黑海艦隊就被封鎖在黑海以內了。英國由於干涉土耳其與穆罕默德阿里的衝突，在土耳其政府方面得到了獨占的勢力，而法國則由於參加了一八四一年的協定，也協助了英國在土耳其的反俄政策。

英國在東方問題上採取侵略的政策，在這一點上它比起沙俄來，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因為它認為伊斯坦布爾和海峽地帶是它從“奧斯曼遺產”中分得的一份，而不是俄國的一份。兩者的差別只在於方法方面。尼古拉一世既然放棄了溫嘎爾—伊斯凱利西條約，現在就想借歐洲列強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辦法來解決東方問題，至於英國則希望獨吞土耳其，置土耳其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英俄兩國對近東問題的基本矛盾就在於此。

第二十四節 改革案的失敗

埃及危機的消除剛剛解除了土耳其王位所受的直接威脅，土耳其統治集團對實行改革的興趣就顯然低落了。雷施特帕沙的勢力開始降低了，並在一八四一年春天被迫辭職了。雷施特帕沙此後雖還曾不只一次地重掌政權——有時是作總理大臣（他任此職達六次），有時作外交部長——但是他的巩固奧斯曼帝國的努力却都成為徒勞無功。無疑地，改革事業會給全國社會生活帶來了一些繁榮，喚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愛國感情，促進了新文學和新

詩的產生，稍稍改進了人民的教育事業（在這方面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在宗教學校以外，還創設了若干世俗的學校，并在一八四七年設立了教育部）。然而改革案只是觸及了立法的表面部分，却並沒有触动了這個腐朽帝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任何深處的潰瘍。專制暴虐仍然照舊猖狂。法律公布了，隨即又被取消了。包稅制度也沒有廢除，生命與財產的保障只是一紙空文，非伊斯蘭教徒權利上的不平等仍然保留着。因此，土耳其的改革案沒有使任何人感到滿足。

同時，改革案也遭到了歐洲列強的反對。儘管有可以使它們趨于分裂的分歧意見，但它們由俄羅斯起到“西方列強”止都一致樂于土耳其的進一步削弱。

改革案中有一部分條款，目的是要使帝國中非土耳其各民族差可接受土耳其的統治，然而就是這部分條款也並沒有結果。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在巴爾干半島上引起了反應，而爆發為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的民族革命起義。這次起義被沙皇和蘇丹的軍隊鎮壓了。俄羅斯和土耳其在鎮壓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的革命以後，就在一八四九年締結了一個所謂巴爾塔一里曼協定的條約，這個協定把這些侯國中的貴族會議以及其國君的選舉制都廢除了。

歐洲的革命事變也刺激起了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鬥爭的新高潮。波斯尼亞發生了情勢嚴重的波動。阿爾巴尼亞人也舉行了起義。塞爾維亞事實上早已脫離了土耳其。從來不會屈服于土耳其封建主的黑山國，繼續在捍衛着自己的獨立。

奧斯曼帝國的其他被壓迫民族：亞爾明尼亞人，阿拉伯人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加強了。就是土耳其的人民群眾也表示了極端不滿的情緒。正如馬赫牟德二世的改革一樣，這次改革案也只是在形

式上限制了帕沙們的特权。“但是他們的愚昧無知，蛮橫無禮和貪得無饜，仍然如在亞細亞總督們隨意生殺予奪、猖狂一世的时代一样，——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就这件事指出說，——如果近年來我們不大听到帕沙的暴动，則我們已經听够各省对其貪得無厭的長官的起义了，这些長官从前原是極其下賤的家庭奴隸和唯利是圖的人，現在却利用他們的新地位以訛詐勒索，賄賂公行，欺心昧已地盜竊公款的办法來積累財富了。”[⊖]

第二十五節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東方(克里米亞) 戰爭及其對土耳其的後果

在这样的条件下，沙皇政府以为从“奧斯曼遺產”中取得自己应得份額的適当时机已經來到了：还在一八四四年尼古拉一世旅行倫敦时，就已經称土耳其为“欧洲的病夫”了。一八五三年时，沙皇和英國駐彼得堡公使，更直截了当地談到这个問題，希望和英國成立一个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友誼协定。他不懂得，英國和法國一样，都在企圖統治土耳其，特別是想統治伊斯坦布尔和海峽地帶，他也不懂得，奧地利在鎮压匈牙利革命时虽然得到沙皇俄國的援助，但仍然始終是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不調和的敌人。尼古拉的錯誤估計使俄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八五三年五月，土耳其政府拒絕了由孟什柯夫公爵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关于承認沙皇有权保护土耳其境內一切希臘正教徒的問題）。就在同年的秋天，俄土战争爆發了。土耳其的艦隊在西諾普战役中給納西摩夫海軍大將击潰了。于是英國和法國就把他們的艦隊开入黑海（破坏了一八四一年协定），因而展开了对俄的敌对行动，就是奧地利也采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六五六頁。

了威脅的立場。于是俄土戰爭就發展成為歐洲戰爭，而俄羅斯士兵則為沙皇外交的庸懦無能，為尼古拉一世的侵略政策，為專制制度的腐爛不堪，付出了自己的鮮血。

但是在戰爭的過程中和在戰前一樣，土耳其蘇丹和他的后台英國人，都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和暗探，到信奉伊斯蘭教的高加索各族人民和各个部落那里，挑唆他們在“保衛伊斯蘭教”的旗幟下，對俄國發動起義。達格斯坦由於它的重大戰略意義而成為這些外國間諜的活動中心。英法兩國仍和先前一樣地支持土耳其的侵略計劃。“沙密里一开始就像他的前輩一樣，和土耳其有着緊密的聯繫，並且為了土耳其的利益而活動……土耳其除了把教官、專家、武器和軍需等等援助給予沙密里之外，還授他以契爾克斯克和格魯吉亞陸軍大元帥的官銜，並答應給他外高加索國王頭銜，以及勳章、錦旗等獎賞。”[⊖] 一八五三年年底，沙密里遵照同盟國司令部的直接指示，企圖率領一万五千人的軍隊衝出去與土耳其人匯合起來。但是這次嘗試被擊潰了。

土耳其在引起東方戰爭的歐洲衝突中，只扮了一個從屬的和可憐的角色。保持奧斯曼帝國“完整和獨立”這個原則，只是掩飾西歐列強侵略計劃的一個借口。沙皇俄國是打算借征服和瓜分來消滅奧斯曼帝國的（這在客觀上會導致一些民族國家的出現），至于英法兩國，則是企圖把整個帝國轉變為殖民地。一八五四年，土耳其政府借到了第一次的外債。這項外債是由英國銀行家所提供的，這些銀行家很清楚地知道其他外債將接踵而至，而且這對土耳其來說，正是走向最後喪失獨立的確定不移的道路。就在這一年里，英法土之間簽訂了禁止土耳其和俄國單獨進行談判的同盟條約。

[⊖] M. Д. 巴吉洛夫：“論摩利教派和沙密里運動性質的問題”，蘇聯國家政治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一〇頁。

同时，在一八五四年秋天，当俄軍已經放棄多瑙河流域各侯國的時候，對土耳其說來戰爭就已經完全失掉意義了。在有權勢的土耳其人物當中，聽到了主張單獨和俄國媾和的堅決呼聲。因此，安那托利亞竟至發生了幾次暴動。但是同盟軍却執拗地使土耳其屈服於他們，不肯放鬆。他們迫使土耳其人參加克里米亞戰爭，從而遭受了他們原可避免的戰禍。英法兩國的軍官們都對土耳其發號施令，儼如對他們的殖民地一樣。土耳其人曾帶着痛苦的幽默說：同盟軍雖然不能攻下塞瓦斯托波爾，但他們却奪取君士坦丁堡來代替了。

到克里米亞戰爭終了時，土耳其人已能給自己的輕率鹵莽政策作出一個慘痛的總結了。當時馬克思在他的一篇論文中關於土耳其曾經這樣寫道：“對土耳其的共管現在就要實行，並且將由條約加以確認……土耳其已是疲憊不堪，柔弱無力，並陷入社會和政治瓦解的深刻過程之中——這個過程由於它拼命延長戰爭和滿足其同盟國的要求而將更為加速。它為了忝列歐洲高等集團中的這種殊榮，必須付出這個代價。”[⊖]

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所簽訂的巴黎和約，更加惡化了土耳其的情勢。從表面看，土耳其人顯得好像是勝利者。根據巴黎條約，俄國喪失了南部比薩拉比亞，被剝奪了在黑海保有軍艦和修築炮台的權利，蘇丹則保存了他對塞爾維亞、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的宗主權，而在多瑙河流域各侯國境內也不必再和俄國沙皇分享這種宗主權了。俄國支持羅馬尼亞人民要求政治合併的企圖，但英法兩國則反對這種企圖，並堅持摩爾達維亞和瓦拉齊亞繼續作為分立的侯國存在。因此，俄國的一位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六〇〇頁。

夫斯基在“当代人”这个雜志里寫道：“俄國对羅馬尼亞部族合并为一个國家的願望是同情的。同情很容易变成希望。在巴黎會議期間，俄國社會上曾經有这样一个信念：滿以为通过外交談判，可以实现羅馬尼亞人組成一个國家的願望。正如往常一样，这个信念畢竟成了自我陶醉的幻想。”

此外，英國、法國和奧地利还彼此締結了一項單独條約，其中約定：破坏奧斯曼帝國領土完整的任何企圖，都將被認為促成战争的口实。

俄國的失敗完全不等于土耳其的勝利。即使从形式上看，巴黎條約在使黑海“中立化”以后，也把束縛俄國的那些苛刻的和可恥的限制加到“勝利的”土耳其身上了。至于土耳其对摩尔达維亞、瓦拉齐亞和塞尔維亞的宗主权，則不过是子虛烏有。一八五九——一八六年中，摩尔达維亞和瓦拉齐亞合併起來組織了一个新國家——羅馬尼亞，而塞尔維亞則終于在一八六七年把最后的一批土耳其駐防軍驅出了它的領土。

巴黎條約和英、法、奧條約所宣布的“奧斯曼帝國的完整和獨立”原則，其目的是在于反对俄國和非土耳其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并不妨碍西歐列強來破坏其同盟國（指土耳其——譯者）的“完整”和“独立”。非土耳其各民族的繼續不断甚至日趨嚴重的波动，成了列強对帝國內政經常進行外交干涉的口实，而且往往繼之以武裝干涉。

一八五九年，英法兩國的艦隊轟击了汉志的热他港。一八六〇年，法國人在黎巴嫩進行了武裝干涉，只有在担心叙利亚和黎巴嫩会轉到法國手里的英國人的压迫之下，才从那里退去。在波斯尼亞、黑佐哥維那（一八六一年），在克里特島（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等地發生暴动的时候，列強都曾經干涉过。

西方列强同样把“阿尔明尼亞問題”也变为國際問題。在土耳其封建主的桎梏下呻吟的阿尔明尼亞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好轉一些。一八六二年在采通所發动的英勇的起义，被土耳其人用血腥的手段鎮压下去了。土耳其封建主对于多灾多难的阿尔明尼亞人民，仍然繼續施行其空前的殘暴獸行。

第二十六節 一八五六年敕令和改革的第二期

巴黎條約中使土耳其加入欧洲列强“协定”的那个对土耳其最“有利”和最“荣耀”的規定，事实上为它造成了極其悲慘的后果。資本主义列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給予土耳其以这样的“光荣”：即借此以便利外國資本之進入土耳其，并使自己的代理人，即伊斯坦布尔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外族買办資產階級，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因此，列强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基督教徒权利平等”的要求。非土耳其各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土耳其政府在这方面，只是用紙上宣言敷衍塞責，借收裝璜門面的效果。

但是外國資本家和异民族的買办們所得到的，却不是想像的利益，而是真实可靠的优惠。新頒布的苏丹敕書（國是詔хатт-и-хумаюн）在这方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这个敕書是在一八五六年二月十八日，即巴黎條約簽訂之前公布的，并且儼然是出于苏丹的“最高意志”。实际上它的全文都是由西歐列强逐字逐句授意給土耳其政府的。这就是土耳其参加欧洲“协定”的主要条件。以后巴黎條約會明白提到这道敕書，以便用約定承担的义务把土耳其束縛起來。

从形式上來說，一八五六年國是詔是御園敕令的延長和发展。但是它的真正目的却是另外一套。一八三九年时，宣布改革的目的是要防止列强对奧斯曼帝國內政的干涉。而現在，一八五

六年的新改革案的出現，却正是这种干涉的結果，并且巩固了外國对土耳其的保护权。

这些新的改革，目的首先在于滿足西歐資本家的要求。“國是詔”先列举了苏丹打算賜予其臣民的种种特惠，以后，就移其注意中心于基督教和其他非伊斯蘭教宗教社团的特权，以及异族買办資產階級的特权（設立混合法庭，允許宗教团体代表參加最高司法會議等等）。外國資本家的直接利益也在这里反映出來。這道敕書曾答应賦予外國人以占有不動產的權利，因而給外國資本开辟了進入土耳其農業的道路。國是詔中最后而却最基本的一点又規定：將要采取步驟，以求設立銀行，修筑鐵路，开辟运河，發展商务；并为“达成这个目的，設法利用歐洲科学、藝術和資本，施之于改革事業”。

不久以后所制定的法律，其基本目的只是要保障外國資本家和异族買办資產階級利益，并且要使土耳其封建制度適应于世界市場和殖民地剝削。一八五六年，公布了創設奧斯曼銀行的法令，銀行的資本完全屬於英國人。一八六三年，法國的資本家也被吸引來參加了这个銀行，它于是改名为奧斯曼帝國銀行。它的特权很大：銀行有權發行紙幣，不納任何捐稅；它的分行網遍及全國，銀行并利用（特别是在开办的时候）它的壟斷地位，不僅把土耳其的对外貿易，而且把它絕大部分國內貿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推行改革的这一时期（一八五六——一八七〇年）所通过的其他極重要的法律，有把土地占有範圍擴大成为私有財產的土地法典，和授予外國人以土地占有特权的法令。在这个时期，土耳其政府还授予了外國資本家以建筑鐵路的第一批特权：即建筑伊茲米尔—愛丁綫，伊茲米尔—喀薩巴綫，伊斯坦布尔—埃德尔奈綫的特权，并授予他們以將这些鐵路与歐洲的鐵路網相連接的特权。

所有这些鐵路，主要目的都是要服务于外國商業和西歐列強的戰略利益，因為大部分都有通向海港的支線。鐵路承租權的條件對土耳其說來是極其苛刻的。

這些條件特別規定了所謂公里保証制，即土耳其政府必須為其所使用鐵路的每一公里向承租人付出一定款項，不論鐵路是否有相應的收益。在這樣的制度下，外國承租人由於享有保証的利潤，就不必再為提高鐵路收入，擴大和改善機車車輛，降低運費率等事擔心了。此外，公里保証制還可以使他們對附近居民實行更進一步的剝削，因為土耳其政府為了實行保証制，在沒有現錢時，常常賦予外國人以在租借地區中的收稅權。

奧斯曼帝國所舉的外債一直在增長着。土耳其政府在一八五四年開始借了七千五百万法郎一筆較小的外債，到一八七〇年，就已對外國人負了將近二十五億法郎的債，雖然它在實際上所得現金一共只有十五億法郎——放債的條件便高到這樣的程度。土耳其以關稅和其他收入交給它的債權人作了抵押品，於是，這些收入也就都轉移到外國人的控制之下了。

阿卜杜爾—默哲德在一八六一年死去了，但是新蘇丹阿卜杜爾—亞西茲絲毫不比他的前人高明些。

在阿卜杜爾—亞西茲統治時期，兩個大官僚阿里帕沙和浮阿德帕沙有最大的勢力。

阿里和浮阿德所關心的並不是土耳其的獨立自主，而是使本國的政策屈從於西歐資本家的利益，借此為蘇丹保持尽可能大的領土，並為當權的封建階級保持剝削全國勞動居民的一份權利。浮阿德帕沙曾經對歐洲外交家這麼說：“請指導我們吧，但是請給我們留下一個舞台以及我們將來應當扮演的角色。”

第二十七節 立憲運動的發生。“新奧斯曼人”

外國資本支持並保存了該國的封建主義殘余，但是資本主義關係畢竟開始發展了，雖然發展得極其緩慢。軍事封建制度的廢

除，使绝大部分地產的買賣有了法律的根據。土耳其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加強了，農業的專門化發展了。用半封建手段剝削農民的大小地主，農村的富農和高利貸者，都愈來愈多地參加了商業活動。他們在城市中開設商店，企圖借較大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來增加自己的財富。不過在城市中也還存在着許許多在封建制度和外國人淫威下呻吟的土耳其商人和中小企業主階層。享有特權條約優惠和歐洲列強保護的外國人與異民族買辦的競爭，阻止了土耳其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在土耳其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因素，剛一開步走就遭遇了蘇丹專制政體和外國壓迫的種種障礙。土耳其的進步人士都認為蘇丹是造成當時險惡情勢的直接罪魁，只有他，才使土耳其人對自己家務沒有任何處理之權。

這種不滿情緒在其初期還是模糊不清的，表達這種情緒的是土耳其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出身方面都是封建官僚階級，而在思想意識方面却已經是資產階級了。由於馬赫牟德二世的改革和“坦志麥特”而在土耳其出現的世俗教育的萌芽，已使一部分土耳其青年認識了歐洲資產階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發生在六十年代的土耳其新文學和新政論在這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

土耳其初期“啟蒙人物”——伊布拉金·施納西，納邁克·凱末爾，吉亞貝（後來作了帕沙）等人，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他們創立了“奧斯曼教育社”，“讀書社”，企圖使土耳其文學語言更能接近廣大階層的居民，把一些從前沒有使用過的新詞彙如：“祖國”，“自由”，“民族”，“愛國主義”乃至“革命”等等應用於日常生活。在巴黎親自參加過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施納西和他的學生納邁克·凱末爾都是憲政主義的堅決擁護者。施納西曾經創辦了土耳其第一家私人的社會政治報紙“塔斯威尔—伊愛夫恰爾”（“民意報”）。納邁克·凱末爾的戲劇及其號召（雖然在隱蔽形式下）限制蘇丹專

制政体的詩歌，对土耳其青年不是沒有影响的。

納迈克·凱末尔及其同志們的活動証明了土耳其人形成为資本主义民族的过程已在开始，而且这种活動本身也促進了民族自觉的增长和土耳其民族語文的形成。整个文藝潮流的特征就是，無論在意識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領域中，也無論在苏丹土耳其的政治秩序的領域中，对于古老的封建主义制度都已展开批評了。

一八六五年，一个以在土耳其实行憲政为己任的秘密政治組織在伊斯坦布尔創立起來了。整个組織總計約有二百五十人。其中有納迈克·凱末尔和其他一些作家和新聞記者，但是也有商人和官僚的代表以及一些高級軍官。这个組織所發表的宣言中，含有在当时說來具有很大意义的詞句：“个人独裁是危險的，不論个人統治者具有多么高的才德。”这个組織的成員自称为“新奧斯曼党人”。欧洲人則称这一运动为“青年土耳其”，而称参加运动者为青年土耳其人。

“新奧斯曼党人”希望他們能够强迫苏丹阿卜杜尔一亞西茲頒賜一道憲法。他們在一八六六年曾經試圖以密謀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陰謀被揭發了，一部分“新奧斯曼党人”被逮捕了，其他的人（包括納迈克·凱末尔在內）則逃亡到國外去了。此后，苏丹阿卜杜尔一亞西茲对凡有參加“新奧斯曼党人”嫌疑的人，都加以橫暴的鎮压。

这样一来，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統治階級改造土耳其封建主的破爛不堪的帝國和防止它的必然死亡的一切企圖，就顯而易見都是徒劳無功的了。

欧洲列强虽在表面上还保留了奧斯曼帝國，却始終不渝地把它变成半殖民地。苏丹政权本身則日益成为外國資本家及其殖民政策的工具。

第十二章

阿拉伯諸國

第一節 外國資本侵入阿拉伯諸國及其影响

奧斯曼帝國的危机在十九世紀达到了最嚴重的程度。在这个时期，阿拉伯各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大大地加强了。这种趋势在埃及表現得尤其顯明。因为埃及比起帝國其他阿拉伯地区和土耳其地区來，是处在高得多的發展水平之上的。但是由于阿拉伯各國社会經濟的落后，它們的独立斗争在这个时期就沒有采取民族运动的形式，也還沒有產生民族的意識形态。

同时阿拉伯各國受欧洲資本奴役的过程加强了。由于欧洲各國工業的發展，它們与奥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地区間的貿易就擴大了。輸入埃及的貨物从一八二三年的八千万皮亞斯特（埃及貨幣名——譯者）增加到一八六三年的四万万皮亞斯特；在这同一时期，出口的貨物也从一万五千八百万增加到八万三千四百万皮亞斯特。但是这种貿易帶着不平等的性質，使阿拉伯各國变成了欧洲工業品的傾銷市場和为欧洲經濟供給農業原料的附屬品。國外貿易的發達促進了商品農業部門的發展：如埃及的植棉業，黎巴嫩的养蚕業，伊拉克的棗椰种植業。阿拉伯的農民愈來愈成了欧洲工業的原料生產者。

这种情况仍然沒有改变阿拉伯鄉村中十七世紀时所形成的封建关系。土地仍然处于土耳其和本地封建地主手中，这些封建地主就从農民即分成戶那里夺去其剩余產品和一部分必需產品。但是

由於貿易的發展，封建主便強迫農民轉向出口農作物的栽培，并在情況一有可能的地方，就用貨幣代替了實物稅和地租。用貨幣支付地租和捐稅的必要性，使農民處於依附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地位，使他們本來便嚴重的處境更加惡化了。由於這個原故，奴役性的工役租制和哈梅薩特制這兩種剝削形式的比重就增大了。哈梅薩特制是一種分成制，即農民在地主土地上利用地主的生產工具來進行自己的小規模經營，而把收穫總量的五分之四甚至七分之六交給地主。這些剝削形式沒有創造了新的生產方法，相反地，它們却鞏固了陳舊的奴役性的小農業形式和它們固有的原始技術以及直接生產者的愚昧的貧窮。大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與小型的和零碎的農民經濟相結合着。只是在少數場合下，商品原料才在大地主莊園上生產，而大地主莊園則是利用服徭役的農民或受奴役的雇農的勞動經營的。工役租制沒有獲得普遍推廣，因為以分成制為基礎的對農民的剝削給地主帶來了更多的贏利。

歐洲工業品的泛濫，使阿拉伯手工業陷於毀滅性的破產境地。十九世紀初期，在敘里亞各城市中共計有五萬架絲織機，及至四十年代就只剩下二千五百架了。用來出口的棉織品的生產完全停頓了。歐洲的競爭窒息了剛剛萌芽的地方工業。除了少數例外，破產的阿拉伯手工業者或農民並不能成為城市無產者。他們先前的中世紀的生存條件現在是每況愈下了。這種情況促進了農業人口過剩的現象，並加深了農民的貧困。

先前著名的手工業中心雖已衰落，但相反地，商業城市却大大地發達了。但是商業仍然處在外國商人及其大批買辦經紀人手中。在阿拉伯各國，擔任買辦職務的或是外國商人即希臘人、阿尔明尼亞人、黎巴嫩人、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等，或是阿拉伯商人，這些商人多半屬於信奉基督教徒的少數，即黎巴嫩的馬倫派和埃及的

考普特派。这样，由于阿拉伯諸城对外貿易的發展，便形成了富有的商業資產階級，他們多半帶着買办的性質，并在頗大程度上帶着异民族的性質。

这些商人中有少数人，不甘限于商業範圍，而設法在工業上投資。但是剛剛萌芽的民族工業在外國資本的競爭面前無法保护自己，于是本國資本家所建立起來的個別企業便迅速地衰萎下去了。

新兴的資產階級利用了手工業生產所处的这种走头無路的情況。商人們使在家中工作的破產手工業者处于依附自己的地位，供給他們原料，在市場上推銷他們的產品，而對他們的劳动則只報以微薄的工資。廣泛推行于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这种剝削方式，使得手工業者的生活更加艰苦了。它沒有導向机器技術的应用，而相反地却保持了技術的停滯不前。

外國資本在阿拉伯各國的經濟侵略，并不限于商業範圍之內。十九世紀中叶，欧洲人开始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柞蚕工厂和軋棉工厂，开始在奴役条件下建筑鐵路。欧洲資本家橫穿埃及國土开鑿了苏彝士运河——十九世紀最大建筑工程之一。在这些年代里，英國和法國的銀行家就通过貸款方式奴役了埃及和突尼斯。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也日益加强了他們对阿拉伯各國的內政及其与土耳其的关系所加的直接干涉。由于資本主义列强的干預，埃及問題、黎巴嫩問題、巴力斯坦“聖地”問題、突尼斯“改革”問題等都变成了“國際問題”。它們全都决定要把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政治代理人安排到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各省的当权地位上，以保証列强能够左右这些省区的行政，而为他們最后的殖民主义侵略創立先决条件。只有列强——尤其是英法——为爭夺阿拉伯各省政治和經濟优势所進行的斗争，才使苏丹政府能够随机应变而維持住

它在其破碎的帝國的这些遼遠地區里的政權。同時，歐洲列強又都着手直接侵占並瓜分阿拉伯各國。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法國和英國都曾經設法侵占埃及。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終於把波斯灣的許多阿拉伯酋長國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並在略晚一些時候即一八三九年又侵占了南阿拉伯的亞丁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法國發動了征服阿尔及利亞的戰爭，這次戰爭持續了十年之久，結果是使阿尔及利亞成了法國的殖民地。就是在這些年代里，法國侵略者曾經力圖侵占突尼斯（他們誠然並沒有顯著成功），而十年以後他們對摩洛哥又作了首次強盜式的侵略。在一八六〇年，法國占領了敘利亞和黎巴嫩，但是沒有能夠在那裡維持下去。殖民主義侵略者的這個政策，在它們瓜分世界時終於完成了。那時阿拉伯諸國就變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戰利品了。

阿拉伯諸民族發動了解放鬥爭來回答歐洲資本之侵入殖民地。這種鬥爭早在十八世紀末期當埃及人民群眾頑強地反抗以拿破崙為首的法國侵略者時就開始了。十九世紀初期，阿拉伯的瓦哈比特派為了反抗英國在波斯灣建立統治曾進行了殘酷的鬥爭。阿尔及利亞的各部落數十年間一直在反抗着法國侵略者。這些運動都帶有民族性質：農民、游牧人、城市手工業者的廣大群眾都加入了這些運動。但是這些運動照例是在封建主領導之下進行的。封建的和部落的內哄，封建酋長的叛變，這些運動之缺乏組織和統一，各種力量——特別是在軍事技術方面——之相差懸殊以及缺乏與歐洲各國先進解放運動的聯繫：所有這一切終於注定了它們的失敗。但是，阿拉伯各民族的反抗終於大大地使外國列強實現其侵略計劃時增加了困難。

阿拉伯各民族反抗歐洲侵略者和土耳其人壓迫的鬥爭，商業城市的勃興，城市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產生等：這一切

都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化的某些上升。十九世紀阿拉伯資產階級熱心教育人士曾企圖將伊斯蘭教和東方中世紀的文化遺產與法蘭西百科全書派的思想和當代歐洲資產階級科學互相結合起來。他們企圖在不打破中世紀傳統的條件下，建立以資產階級文化為基礎的新的阿拉伯民族文化，企圖復活阿拉伯文學語言，發展阿拉伯文學和報刊，創立阿拉伯民族學校和培養阿拉伯資產階級民族知識分子的骨幹。這些啟蒙運動在埃及是發展於十九世紀前半期，而在黎巴嫩則是發展於同世紀中葉，它們給阿拉伯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產生準備了思想基礎。

第二節 法國軍隊的侵入埃及

還在路易十六的時候，法國便準備侵占埃及，打算把奧斯曼帝國的這個富饒的省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法國革命暫時地推遲了這些計劃。但是在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變以後，隨著革命戰爭之轉變為侵略戰爭，法國重新將埃及問題提到其侵略政策的日程之上了。同時，法國大資產階級不僅把埃及看成是最有利於剝削的殖民地，而且也看成是與英國進行爭奪殖民地統治權鬥爭的進攻基地。一七九七年夏天，這時帶領法國軍隊駐在意大利的拿破崙將軍就已向執政府提出了侵奪埃及的草案。一七九七年的秋天，法奧兩國所訂立的坎波福密和約就把伊奧尼亞群島和阿尔巴尼亞沿岸部分地區讓與了法國。這樣，法國人就成了土耳其人的直接鄰居。奧斯曼帝國這時所處的國內和國際的危急情勢，就在法國前面展開了誘其參加瓜分“奧特曼遺產”的一幅迷人景象。

一七九八年四月，五人執政府任命拿破崙為東征軍的總司令，並且在他面前提出了占領埃及和蘇彝士地峽並保證掌有紅海的任務。同時在土倫便開始了自海道遠征埃及的準備。

这一切，法國人都進行得非常秘密。土耳其人不知道威脅着自己的危險。苏丹謝里姆三世和他的政府相信法國人的友好声明，何况这些声明又被給土耳其常备軍派遣教官和給予各种餽贈所証实呢？但是这种幻想当一七九八年七月一日拿破侖帶着軍隊在亞歷山大城登陸时就被粉碎了。就在同一个月里，拿破侖在金字塔附近击破了近衛騎兵，并以戰勝者資格進入开罗。虽然緊接着在一七九八年八月一日，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的艦隊曾在阿部基爾附近襲击法國海軍并将其消滅，但是法國人在埃及仍然确立了統治权。

占領者的燒殺擄掠很快就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反抗。一七九八年十月开罗市民就起义反抗法國侵略者。遭受了突然襲击的法國軍隊匆忙退出了城市。一万五千名起义者，主要是开罗的手工業者，集合在阿里一阿茲哈尔清真寺。根据拿破侖自己的陈述，手工業者自己曾鑄了臼炮和平射炮來和法軍作战。起义的人們堵塞了通向清真寺的所有街道，并准备反击法國人的進攻。鄰近村中的五千農民和利比亞沙漠区的几千游牧者都趕來援助他們。拿破侖派出了一支隊伍去对付農民，另一支隊伍去对付游牧者，而把自己的主力集合在开罗附近。他命令炮兵射击那在清真寺中集合的起义群众。这場特別殘酷的大屠殺使开罗重新归入法國人的掌握，并以对起义首領处以野蛮死刑而終結了。他們那被砍掉的头顱，被穿在槍尖上，而野蛮的戰勝者便挑着它們在城市街道上招搖示威。

同时在省区内展开了游击斗争。農民和游牧者的隊伍常常襲击法國巡邏隊，破坏法國交通綫，殺害占領区当局的軍需官和收稅員。法國的討伐隊焚燒了不馴服的鄉村，但是这种鎮压只会加强了人民的憤怒。大部分法國軍力都被困在埃及。

謝里姆三世向法國宣戰(一七九八年九月)以回答埃及的被占領，并且与俄奧兩國訂立了同盟條約(一七九九年一月)。这样，苏丹謝里姆三世便加入了反法同盟。埃及人民的斗争和同盟的組成已預定了拿破侖埃及远征的失敗。拿破侖在損失了海軍以后，便与法國失去了联系。同时土耳其人却能够依靠英國海軍，并同样利用俄國海軍上將烏沙可夫艦隊在地中海的卓越成就。

拿破侖担心土耳其軍隊一开入埃及就会使埃及人民的反抗更加剧烈，并且担心在与法國侵略者相敌对的埃及环境里來与土耳其人作战將会注定失敗，所以他便决定到叙利亚去迎击土耳其人。他指望与叙利亚封建主建立联系，靠他們的援助來組成阿拉伯自衛軍，然后或是开到美索不达米亞，或是經過小亞細亞开回欧洲。但是这一切的估計都是不正确的。拿破侖的軍隊在巴力斯坦的阿卡要塞地方就被截堵住了。一七九九年春天，拿破侖只好退回埃及，并从那里迅速秘密地向法國出發。代拿破侖担任埃及法軍司令职务的克萊伯爾將軍和以后的梅奴將軍，都沒有改善当时的情况，而他們殖民政策只会引起埃及人民大众的新的憤恨和起义。一八〇〇年三月，法國人重新被人民起义驅逐出开罗。起义者在二十五天期間再接再厉地击退了指望夺回城市的法軍進攻。一八〇一年，法國駐軍終于因对本地居民的斗争而精疲力尽，便向英國人屈服了。梅奴將軍投降了。在一八〇一那年法國和土耳其所簽訂的初步和約以及一八〇二年英法所簽訂的亞眠和約終于結束了拿破侖的埃及冒險行动。根据这些和約的条件，埃及又回到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之下。

但是苏丹并未恢复其在埃及的实际政权。起初，土耳其的同盟者英國人留在此地，执拗地不願离开埃及。后来英國人在法國和其他强國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軍隊撤走了，但是他們却把政权

轉交到近衛騎兵的諸貝手里，指望在他們支持之下仍舊統治埃及。在法國人和英國人撤退之後，土耳其政府決定利用適當時機來確立其在埃及的統治。但是它遇到了在一八〇三年占領了開羅的近衛騎兵諸貝的反抗。

一八〇四年三月，開羅居民起義反抗近衛騎兵諸貝的壓迫。早在土法戰爭時為蘇丹所派遣而由指揮官穆罕默德阿里所率領的阿爾巴尼亞義勇軍現在轉到起義者這方面來了。近衛騎兵被驅出開羅。居民承認了土耳其政府的政權，並且把蘇丹的節度使一帕沙接到埃及來。穆罕默德阿里被任命為副帕沙。他在上埃及擊潰近衛騎兵以後，土耳其帕沙及其近衛軍便在開羅逞凶肆虐，其淫威凶焰絲毫不減於近衛騎兵。一八〇五年五月，開羅居民重新起義，這次是反抗土耳其的虐政了。帕沙和近衛軍被趕走了。穆罕默德阿里被宣布為埃及長官。土耳其政府被迫承認他為開羅的蘇丹代表即埃及帕沙。

第三節 穆罕默德阿里政權下的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起初所依靠的社會階層（商人、手工業者、僧侶）的利益，要求與近衛騎兵封建主進行決定的鬥爭。一八〇八年穆罕默德阿里鎮壓了近衛騎兵諸貝的叛亂以後，便決定摧毀他們的實力的經濟基礎。為了這個目的，所有農民份地便都從封建地主那裡沒收過來而轉歸了國家。農民現在不向個別地主繳納租稅，而是直接繳納給農奴制的國家了。只有莊園土地留在昔日地主手裡，歸其終身所有。同時，穆罕默德阿里將部分沒收的土地和新灌溉的土地賜給了自己的親屬和左右即高官大吏以及阿爾巴尼亞部隊、庫爾地斯坦部隊、契爾克斯克部隊和土耳其部隊的軍官。他在短期內把近十萬公頃土地和上面的農民分配妥當。他把很大一部

分田產留歸自己私人所有。這樣一來，穆罕默德阿里雖然剝奪了舊封建貴族的地產和政權，而使其親近人物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以代替舊封建貴族，但是他並沒有侵犯在埃及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關係的基礎。從那時起，他的政策在頗大程度上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

一八〇九年穆罕默德阿里又剝奪了一部分供養田，歸於國家。這種措施引起了許多僧侶的不滿。僧侶便與穆罕默德阿里斷絕了聯繫，威脅著要“推翻其原來所擁護的人”。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用嚴厲措施鎮壓了這種敵對的行為。

剝奪近衛騎兵的土地的行動引起了近衛騎兵的新叛亂。穆罕默德阿里在鎮壓了他們之後，又于一八一一年將所有近衛騎兵的諸貝都屠殺了。

穆罕默德阿里盡量想使埃及變成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並使其他阿拉伯國家都臣屬於他。這個為他個人的虛榮心和貪婪心所驅使的任務，不僅完全符合於新的地主貴族的利益，而且也完全符合於新興埃及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後者渴望從奧斯曼帝國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並給自己建立一個包括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廣大市場。

穆罕默德阿里在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創造物質基礎的同時，就促使埃及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他獎勵商品農業的發展，並推行廣泛的水利建設。同時他却極不关心農民的困苦，只追求個人的發財致富，把整個埃及都看作是自己的地產。國外市場有增無已的需要，刺激埃及地主們去增加出口原料品的生產。繼穆罕默德阿里之後，其他地主也進而從事商品農作物即棉花和米的生產了。地主的土地一部分是為勞役制勞動和雇傭勞動所耕種，但主要是在分成制的基礎上耕種的。農民在所分得的農田上進行自己

的經營，承受着政府所規定的一定義務。全部農業生產都嚴格為政府所規定和控制着，政府指令農民種植哪種農作物，並種植多少面積。農民產品的一部分作為租稅被繳歸國庫，一部分則必須以遠較市場價格為低的價格出售給政府的專賣機關。農民只剩下極小一部分產品，勉強維持那半死不活的生活。棉花、米、其他許多農業商品以及手工業者所生產的商品——這一切商品的貿易全為政府所壟斷，從而給國庫收來大批進款。有些專賣權是包商承辦的。

捐稅之外，強迫勞動也給農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僅僅因為開辟一條運河，就有將近一萬二千人死去了。農民在一年之中必須有六十天時間在穆罕默德阿里和其近臣的領地上服徭役。同樣，補充埃及軍隊的新兵征募對農民也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穆罕默德阿里保存和鞏固了近衛騎兵時代的農奴制關係。所有農民或是固定在帕沙的領地上，或是固定在自己的份地上。許多農民由於不能忍受這種壓迫而逃入城市和鄰近的敘利亞。但政府又強制他們回到所拋棄的土地上。

十九世紀初期，埃及的工業生產处在行會組織並部分地处在手工業組織的階段上。一八一六年穆罕默德阿里實行了收購手工業者全部生產品並將其推銷于市場上的政府專賣政策。這種專賣政策給國家聚斂了巨大資金。同時，專賣政策（與工廠工業發展同時）促進了行會手工業的崩潰，作坊的停閉，手工業者的破產和貧窮及其轉變為工廠工人。

穆罕默德阿里獎勵工廠工業的發展。工廠工業的發展首先決定於不斷增加的埃及軍隊的需要。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建立了各種工廠：硝石工廠、火藥工廠、小型鑄造廠和少數兵工廠。在亞歷山大城建立了造船廠，製造出一些軍艦來。在這裡工作的工人

达到了八千人。許多紡織工厂建立起來了：棉紡工厂、織布工厂、麻織工厂、呢絨工厂、縷絲工厂和染料工厂。它們的出產品既供應軍隊，也銷售于市場。

制糖工厂和榨油工厂是由政府專賣組織所經營的。工業企業大部分都屬於國家，其中有些是出租的，有些則是私人資本家的財產。許多企業按其裝備說，比起歐洲企業並無遜色，并能順利地在埃及國內市場上與它們競爭。例如，埃及紡織工厂便以各種較便宜的棉織品滿足了國家大部分的需要。

但是，農奴制度在埃及工厂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招募工人是用強迫方法進行的。工人沒有离开工厂的权利，并且過着兵營一样的生活。他們分为許多排、連和營，受着隊屬軍官的指揮，并在工作日完畢以后在隊伍里學習軍事課程。曾在一八四九年訪問過埃及的俄羅斯医生拉華洛維奇這樣寫道：“工人領着最少的報酬，他們的處境是非常可憐的。”他們往往還領受實物工資。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使得劳动人民大众的處境更加惡劣，但埃及的資產階級却在改革中討了便宜。他們因包銷权而發財致富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商業的發展。官方專賣机关从中取去了大部分收入，但也有不少的利潤落入私人商業資本家之手。特別是亞歷山大城的商人獲得了利益，因為亞歷山大城成了埃及對外貿易的主要中心。

穆罕默德阿里極其注意建立正規陸軍和海軍的事情。起初，他的陸軍是由沒有訓練的阿尔巴尼亞的和土耳其的隊伍組成的，在這些隊伍里籠罩了為一切奧斯曼軍隊所固有的近衛軍的惡習。穆罕默德阿里為了創建有訓練的正規陸軍，而開始從埃及和蘇丹農民中招募團隊。新兵的征募遭到了人民的反抗：在實行棍棒紀律的穆罕默德阿里的農奴制軍隊中服役一事引起了農民的恐懼，

而征募新兵的人在獵獲新兵时就干脆对鄉村進行襲击。为了訓練正規軍穆罕默德阿里曾設立了專供演習的軍營。三十年代末，他的正規陸軍共計約二十万人，海軍艦隊則由三十二艘軍艦所組成。陸軍是仿效法國軍制加以訓練、組織和裝備的。但是这种進步的軍事技術和組織是与農奴制傳統相結合的。軍事服役是終身的。士兵不僅在行軍时而且甚至在平时也一样顛沛困苦。士兵的死亡率是巨大的。步步都不离体罰。

工業企業和水利設施的建筑、正規海陸軍的組織、新的國家機構的創設——这一切都引起了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士的急迫需要。旧式中世紀的宗教學校已不能滿足这种要求了。起初，穆罕默德阿里是求助于外國專家，主要的是求助于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但是这些專家是为了个人發財致富才來到这个國家的，所以就要求过高的薪資，而且其活動不是謀求國家利益，而是損害國家利益的。穆罕默德阿里渴望以本國專家來供应工業、軍隊和國家機構，于是就建立了許多非宗教的学校即小学、中学和專科学校。專科学校培养出了医生、獸医、技师、農業技师、行政人員和翻譯人員。在学校里也如在軍隊里和工厂里一样，建立了兵营制度。学校的数量不多。这些学校是供培养資產階級地主知識分子的狹窄階層用的，因而只收容了学齡兒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埃及人民的基本群众还是文盲。

实际的需要也決定了文学的發展。拿破侖法典和法國軍事法規都被譯为阿拉伯文。学校課本也被翻譯出來，并局部地重新編过。在一八二八年創立了第一家官办的阿拉伯報紙“埃及事件”。在开罗城郊的布拉克創办了埃及的第一家印刷所，來印刷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書籍。

埃及的經濟發展使埃及在奧斯曼帝國的各地区中脫穎而出。

在實質上穆罕默德阿里已經可以不依附土耳其政府，而獨立統治其國家了。埃及有自己的政府，有按歐洲制度組成的自己的內閣，有自己的預算、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軍隊。埃及經由土耳其政府的元首和國外列強建立了特殊的而且常常是與土耳其相敵對的關係。土耳其政府所頒布的命令和法律，事實上都不能在埃及推行。

但是，在形式上埃及仍然算是奧斯曼帝國的省區，而穆罕默德阿里仍然是蘇丹的代理人和藩臣，蘇丹有權以其所喜愛的其他帕沙來撤換他。埃及的資產階級和穆罕默德阿里企圖使埃及的獨立得到法律上的承認。這種企圖沒有公開宣布。甚至穆罕默德阿里在對土耳其政府進行最尖銳的鬥爭的時候，仍然偽裝為蘇丹的“忠實”僕役。雖然如此，但自一八一〇年起，他已不止一次秘密地向國外列強提議請他們承認埃及的獨立了。

穆罕默德阿里的這些計劃始終都引起了英國的反抗。英國把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看作是它將來侵略的對象，因而絕對不願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允許有一個強盛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形成。

第四節 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戰爭

穆罕默德阿里力求掠奪新的土地、鞏固其政權並增加其收入，因此就不斷地進行了侵略戰爭。這些戰爭的進行是符合埃及地主和希望控制近東的新生埃及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的。

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八年間，穆罕默德阿里為了征服阿拉伯曾與瓦哈比特派國家進行戰爭。瓦哈比特派國家在這個時候已顯著地壯大起來了。十九世紀初期，瓦哈比特派占領了伊斯蘭教的“聖地”即麥加和麥地那，並從土耳其人手里奪取了阿拉伯的漢志省。這在奧斯曼帝國的所有伊斯蘭教人民眼中，對蘇丹的威信給予了一個沉重的打擊。瓦哈比特派的影響推廣到波斯灣的整個阿拉伯

沿岸地帶。住在“海盜沿岸”的許多部族都归附了瓦哈比特派。他們的海軍与英國东印度公司的海軍進行了勝利的斗争。瓦哈比特派經常襲击敘利亞和伊拉克，从巴格达和大馬士革征取貢賦，并几乎夺去苏丹的这些阿拉伯省区。当时遭受着深刻的內部危机的奧斯曼帝國是無力对付瓦哈比特派运动的。

一八一一年，苏丹授意穆罕默德阿里鎮压瓦哈比特派运动。埃及执政者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打算侵占阿拉伯半島，并利用它作为自己將來远征敘利亞的基地。瓦哈比特派对埃及軍隊作了頑強的抵抗。战争持續了七年，双方互有勝負。大多数埃及士兵都葬身在阿拉伯沙漠的塵沙中。这次战争的結果，埃及人毀滅了瓦哈比特派國家，占据了内部阿拉伯。瓦哈比特派的長官被押送到伊斯坦布尔，并給判处了死刑。

就在这时，英國趁着瓦哈比特派的复滅的机会，赶忙建立了統治波斯灣諸部落的政权來。早在一七九八年英國对拿破侖作战时，就已使馬斯卡特（奧曼）會長國附屬於自己了。現在英國艦隊就在馬斯卡特以北的“海盜沿岸”橫行無忌，扫射并焚燒沿岸的城市和村庄。英國就用这些手段强迫“海盜沿岸”的族長們在一八二〇年簽訂了使他們屈服于英國統治之下的條約（因此这个沿岸地帶当时就称为“奧曼締約國”）。那些不願意接受这个條約的“叛乱”部落便都被屠殺了。根据一个英國研究者的証明，阿拉伯人直到現在一想起这次血腥的屠殺來，还是談虎色变的。

阿拉伯战争耗竭了埃及的人力物力資源，但所夺得的地区却是一片荒凉、貧瘠、慘遭战争破坏的土地，并沒有給穆罕默德阿里帶來所期望的鹵獲。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推迟实现远征敘利亞的計劃，因为这需要动员一切力量來对土耳其政府作战。于是他便在一八一九年着手侵占东苏丹。他打算占領苏丹金礦，壟斷苏丹

歷來所經營的奴隸買賣和非洲珍奇產品的買賣。与團結成統一的政治和宗教組織的阿拉伯各部落不同，四分五裂的蘇丹部落不能對埃及人進行有力的抵抗。在三年之內，東蘇丹的所有地區，除了达尔福爾以外，都被侵占了。蘇丹在形式上雖被列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實際上却成了埃及帕沙的領土。埃及帕沙派駐喀土穆的節度使統治着整個蘇丹，在邊區的中心要地也從穆罕默德阿里周圍的土耳其、阿爾巴尼亞的軍事封建貴族中指派了一些長官去駐扎。他們侵奪了部落的和公社的土地，把蘇丹的農民變成了自己的農奴。地方部落的酋長也侵奪了部落的土地，而成了大封建主。在封建領地上，除了農奴化農民的勞動之外，還使用奴隸的勞動。侵略者在蘇丹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城市和要塞，把國家的財富源源輸出，並進行着奴隸的買賣。

在征服了蘇丹之後，埃及軍隊就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二七年被土耳其國王穆罕默德二世利用來鎮平希臘的暴動。這次征伐的結果是埃及軍隊從希臘撤退，而穆罕默德阿里就獲得了克里特島，歸自己掌握。

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俄土戰爭期間，土耳其蘇丹曾想利用埃及軍隊對俄國作戰。但穆罕默德阿里把俄羅斯的威力估計甚高，並認為與俄羅斯作戰徒勞無益，所以就未肯執行蘇丹調派埃及軍隊到前線去的命令。

當時他準備發動法國政府所提議的阿尔及利亞遠征。法國打算靠穆罕默德阿里的幫助來推翻阿尔及利亞國家近衛軍長官，並把阿尔及利亞變為自己實際上的殖民地。但是與法國人的談判拖延不決：關於穆罕默德阿里應當從法國領受多少船只和多少金錢，一直沒有談妥。最後，整個計劃終於失敗了，而在一八三〇年法國便以自己的軍隊開始侵略阿尔及利亞了。

征阿尔及利亚计划失败之后，穆罕默德阿里便开始积极准备远征叙利亚。埃及的陆军加强了，建设海军的工作也迅速地展开了。到一八三一年秋天，远征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于是当阿卡的帕沙拒绝将自埃及逃往巴力斯坦的农民交还穆罕默德阿里因而发生了冲突时，那就成了形式上的出兵理由。穆罕默德阿里一面在口头上保持着对土耳其国王的“忠诚”，一面却将自己的军队开往叙利亚，仿佛是为了去“惩罚”阿卡的帕沙似的。土耳其国王宣布穆罕默德阿里为叛逆。苏丹与穆罕默德阿里相互战争的结果，是使叙利亚、黎巴嫩、巴力斯坦、和细里西亚都并入了埃及帕沙的领土。

第五節 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人民群众对土耳其压迫的愤恨以及黎巴嫩酋長巴西尔二世（一七八九——一八四〇年）的援助，促使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得到迅速的成功。

巴西尔二世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政策相类似。黎巴嫩之被卷入世界市场以及商业的发展，都要求消滅歷来的分裂局面和封建内哄。巴西尔二世就企图完成这个任务。奸计、死刑、拷打、沒收財產：这就是他所用的法宝。他企图用这些野蛮方法來铲除封建的野蛮、專横和分散主义。

早在一七九五年，巴西尔二世就巧妙地利用了起义的农民，把黎巴嫩最强大的几个封建家族铲除了，并占有了他们的领地。十九世纪时，他繼續与德鲁兹族的封建氏族進行斗争，用严峻的手段鎮压了他们的叛乱，夺去了不听命的藩臣的封邑并拆除了他们的城堡。

他把北部黎巴嫩的馬倫派的农民迁移到从德鲁兹族的封建主

那里夺取來的土地上。这些農民向巴西爾二世繳付租金，并栽桑紡絲。在他們的鄉村里，逐漸分出了富裕的農民上層分子，某些佃戶發財致富了，并且从巴西爾那里購得了土地。

由于向封建掠奪進行了猛烈斗争，巴西爾二世便使黎巴嫩境內的道路可以暢行無阻，因而就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但是在黎巴嫩仍保持着封建的生產方式，而巴西爾二世自己就扮演着对黎巴嫩農民進行主要剝削的角色。

当一八三一年埃及軍隊开入敘利亞的时候，巴西爾二世便竭力支持早先就有联系的穆罕默德阿里。他以穆罕默德阿里的名义，繼續統治着黎巴嫩酋長國。

埃及軍隊進入敘利亞的时候，大馬士革的手工業者正在举行大規模的起义。外國商品在东方市場上的充斥引起了手工業者悲慘的破產。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軍事改革也同样嚴重地影响了手工業者的情况。許多近衛軍都从事于各种各样的手工業，都与某种行会發生着联系。对近衛軍所厉行的鎮压，也推行到与他們相关联的行会上。維持軍隊和支付对俄罗斯所訂亞德里雅諾堡和約上所規定的賠款，其开支重担大部分都落在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身上。这样，工資就不断地下降，而捐稅就不断地上涨了。

民怨表現为对苏丹—加非爾[⊖]的憎恨：正当手工業者的子女由飢餓走向死亡的时候，加非爾与其左右顯貴却在飲酒狂欢；正当手工業者的陋室充滿悲慘困苦的时候，加非爾却沉湎于空前的侈靡生活。手工業者的思想家——托鉢僧及教派主义者——对苏丹宮廷中的奢侈淫亂現象大肆攻击，号召人們实行嚴格的禁欲主义使生活純朴，要保存古代美德和古代手藝工具。这种运动流行于

⊖ 加非爾(俄人訛为 Гяур)为伊斯蘭教的背教者或叛徒。

小亞細亞的手工業中心地区并蔓延于叙利亚。

一八三一年，大馬士革的土耳其帕沙为了增加捐稅，奉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着手登记手工业作坊和店铺。这种措施就成了起义的信号。起义者焚烧了帕沙的宫邸，并包围了帕沙及其衛戍隊伍所借以藏身的城堡。在包围六个星期之后，城堡里的粮草彈藥都已告罄了，于是帕沙就企图突围逃走，因而被殺害了。大馬士革的手工业者战斗勝利了，但沒有能够利用所獲得的勝利。新的帕沙又被派來代替被殺害的帕沙。手工业者的情况并沒有得到改善。

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力斯坦合并于埃及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就在这些地方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期使國家走向中央集权化并消滅封建專橫和分散主义，而使農業、工業和商業得到發展。但是这一切改革并沒有消滅封建的生產方式。

穆罕默德阿里的統治，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力斯坦使得民怨沸騰。心怀不滿的人不僅有被剥夺了原先政治特权的封建主，不僅有被禁止在大道上進行搶劫的游牧阿拉伯人的族長。在建筑城堡和战略要道时廣泛应用農民强迫劳动、埃及軍隊的征募新兵、为了軍事需要而增加捐稅，和連环保的推行、游牧部族的解除武装和其被迫定居到土地上以及入口粮食关税的增加等等：这一切在廣大的農民和游牧人群众中間也引起了不滿和起义。

一八三四年，巴力斯坦的農民起义反对新兵的招募。他們消滅了埃及的討伐隊并圍攻耶路撒冷的埃及駐軍。为了应援駐軍，由埃及开來了穆罕默德阿里所率领的增援部隊，他親自指揮鎮压起义的群众。

在一八三七年时，哈烏鑾和安提黎巴嫩山区的德魯茲族農民也起义反抗供应新兵。起义者据守在阿尔列札这个荒漠的火山地区里，那是一个崎嶇曲折的山中迷宮，是一个天然的要塞。埃及人

冲击阿尔列札的一切企圖都被击退了。他們也無法用絕糧圍困的方法來占領这个要塞。只有当埃及人在水源中下了毒藥以后，起义者才为干渴所苦，突破封鎖圈而轉到安提黎巴嫩的山麓下繼續作战，并在这里被击潰和驅散了。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土耳其埃及戰爭期間，農民的起义又席卷了全國。正是这些起义在这次战争中对于击败埃及人終于發生了重大的作用。

第六節 列强对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間埃及 危机的干預及其后果

埃及的統治者由于远征叙利亚的結果而統治了一个規模超过苏丹所有其余領土的強國。在这时候，英國大臣帕麥斯敦曾这样描寫穆罕默德阿里說：“他打算組成一个包括所有講阿拉伯話的國家在內的阿拉伯王國。”帕麥斯敦指出，英國不能同意这个打算，英國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寧願与土耳其打交道，而不願意和“一个積極有为的阿拉伯君主”發生关系。穆罕默德阿里的意圖与英國在近东的侵略計劃已發生了矛盾，他們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叙利亚远征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就在阿拉伯展开了軍事行动。他的軍隊重新占領了那个半島的內部地区并進抵波斯灣，但波斯灣在那时已被英國看作是它的禁地，看作是不列顛帝國的“內湖”了。

穆罕默德阿里希望把伊拉克并入自己的領土。他为了这个目的便援助伊拉克的庫尔德部族和阿拉伯部族的經常起义。当时奧斯曼帝國的这个遙远省区是处在东印度公司的实际支配之下的。英國人准备沿幼發拉底河組織內河航行，以便从地中海經伊拉克和波斯灣而至印度开辟一条最短的航路。这个計劃的实行遭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反抗，他現在已掌握了所設計的道路上的一个环

節，即地中海的东岸。

最后，穆罕默德阿里又拒絕把一八三八年所訂的不平等的英土商業條約的內容推行于自己的領土，因为这个條約給英國貨物打开了一条深入奧斯曼帝國的廣闊道路，并給予英國資產階級以“在最廉价的市場上收購貨物，和在最昂貴的市場上出售貨物的特权”（馬克思語）。但是促使英國人强迫土耳其接受这个條約的原因之一，恰好就是他們要破坏埃及的專賣制度，而借此給英國商人打开一条通向埃及市場的廣闊道路。

由于这一切原因，英國就总想排除穆罕默德阿里。老奸巨滑的英國，施展其借刀殺人的慣技，在蘇丹与埃及帕沙之間挑撥新的冲突。英國利用穆罕默德阿里要求獨立或要求至少在自己領土上享有世襲政权的机会，唆使蘇丹“从國王寬宏大量的劍鞘中拔出膺懲凶逆的刀劍”。但是英國对土耳其軍隊的打算落空了。在一八三九年六月尼西賓第一次战役中，土耳其人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兒子伊布拉金帕沙統率下的埃及軍隊击潰了。土耳其的海軍轉到埃及方面來了。

于是英國便求助于外交的干涉。同时，英國在埃及后方，即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力斯坦等地，还支持并煽动各处的起义。

根据俄國領事巴西里的証明，在一八三九年春天，即从土埃戰爭一开始的时候起，“在大馬士革、的黎波里、那布魯斯以及整个巴力斯坦，人們都在急迫地等候着蘇丹軍隊开到的消息，等候着伊布拉金失敗的消息，以便人民大众可以在他的后方举行起义”。伊布拉金“完全明了叙利亚部落的这种心情，并命令黎巴嫩的酋長与他的山民在鄰近大馬士革的地方扎營，以便在危急时能够鎮攝他的騷動的平民”。但是黎巴嫩的山民也不是很好的靠山。在黎巴嫩許多地区里，“人民都暴动起來并且殺死了許多埃及稅吏”。叙利

亞北部地区的農民也同样举行了反抗埃及政权的起义。

土耳其軍隊在尼西宾附近的失敗，暫時阻止了反埃及运动的高漲。但是当英國与其他列强的外交干涉的消息一經傳來，斗争就又恢复了。一八三九年年底，農民与游牧者的暴动席卷了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力斯坦的許多地区。瓦哈比特派的起义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把自己的軍隊从阿拉伯撤回。一八四〇年六月，農民起义运动籠罩了黎巴嫩全境。这次起义运动剛被埃及軍隊在酋長巴西尔二世的親兵的支援下所平定，跟着在一八四〇年九月英國和土耳其的登陸隊在貝魯特附近登陸之后，起义运动馬上就再接再厉地爆發了。英國人在黎巴嫩沿海一帶巩固了陣地之后，就將武器供給山地人民并唆使他們進行游击战争。黎巴嫩的酋長巴西尔二世被英國占領軍免除了职务，并且放逐到馬耳他島上去。在起义軍猛攻之下，埃及軍隊被迫撤出沿海地区而集中于叙利亚腹地。但是起义运动又蔓延到腹部地区了。四面楚歌的伊布拉金帕沙的軍隊，便从大馬士革撤出，退到埃及。大部分埃及軍隊都因飢餓、寒冷、瘟疫和游击隊的襲击而在半途死去了。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力斯坦的人民起义的結果，加速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投降（一八四一年）。他不僅必須放弃归其世襲所有的埃及和苏丹以外的一切土地，而且还得接受一八三八年的英土商業條約，此外他还得將其軍隊減少十分之九，即从二十万人減到一万八千人。

英國和其他列强干涉土埃冲突的直接結果就是如此。

这个結果便使英國資產階級易于侵占近东市場、毀滅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剛剛萌芽的埃及工業以及進一步对埃及進行殖民侵略。十二年以后，馬克思就指出：“事实上埃及屬於英國的成分要比屬於其他任何各國的成分都多些，而在將來瓜分土耳其的时候，

埃及是必然要割讓給英國的。”[⊖]

第七節 外國資本对埃及的奴役

在一八三八年所訂英土商業條約被推廣到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旧日領土上以后，英國的貨物便像洪流一样地涌進了这些國家。一八四〇年，即穆罕默德阿里投降的前一年，英國輸往奧斯曼帝國（包括埃及及其屬地在內）的貨物，計为一百四十四万英鎊。一八四二年，即穆罕默德阿里投降以后，这个数目便立刻增加到将近一倍半。在一八五〇年，这数目已达到三百七十六万二千英鎊了。这种廉价的外國布匹的涌進摧毀了埃及的工業；而且埃及的工業在裁減軍隊以后还失去了軍事定貨。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所建立的工厂，現在都相繼倒閉了。

同时，一八三八年的條約又取消了國家的一切專賣权，其中包括对于棉布貿易的壟斷在內。在亞歷山大城開設的英國商号有了可能从当地農民收購廉价的棉花。这些商号的代理人，即地方買办，深入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切鄉村，利用農民的貧窮，用高利貸的借款奴役他們，以使農民陷于破產的价格將尚未收割的棉花收購下來。收集的棉花，从一八四〇年的十五万九千康脫拉[⊖] 增加到一八五二年的六十七万康脫拉，即增加到四倍以上。于是留在國內供應本地工業需要的棉花就愈來愈少，而輸出國外——主要是輸往英國——的棉花却愈來愈多了。埃及成了依賴于外國資本的農業原料附庸國。

埃及內部的政治情況促進了英國对埃及的奴役。穆罕默德阿里在投降以后，就擺脫了政治生活，于一八四九年去世了。他的孙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七三頁。

⊖ 埃及重量單位，等于四四·九克。——譯者

子阿巴斯(一八四九——一八五四年)成了英國人所中意的埃及統治者。他是一個旧派的土耳其帕沙，日夜沉湎于女色、酒肉与畋獵之中，或以檢閱为數寥寥的近衛騎兵自娛。他無情地掠夺農民并关闭了穆罕默德阿里时代所建立的工厂和学校，可是他却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宮殿。一切國家事务他都委托高利貸者即英國商号代理人弩巴尔去办理。英國資本家支配着埃及如同支配自己的屬地一样。英國人獲得了修筑自亞歷山大城至开罗和苏彝士的埃及第一条鉄路的特权（这种特权是穆罕默德阿里当时反对讓給英國人的）。这条横貫尼罗河三角洲產棉地区的鉄路，更加增强了埃及棉花的輸出并使英國商品更易于深入埃及腹地。此外，这条鉄路又縮短了从英國到印度的距离。一八五八年，英國派往印度鎮压那里發生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軍隊便是由这条鉄路运去的。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为了爭夺埃及市場，必須与其法國競爭者進行激烈的斗争。为自己衛士所殺害的阿巴斯帕沙，顯然也是这个斗争的牺牲品。埃及的新統治者塞德帕沙（一八五五——一八六三年）是跟着法國走的。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修筑苏彝士运河的特权讓与从前法國領事即法國皇后的堂兄弟菲丁南·烈謝普斯。这个特权使埃及遭受了外國資本的完全奴役。

按照特权条款，埃及供应“苏彝士运河公司”以免費的劳动力。从埃及各处趕來的農民，經常有二万五千人至四万人从事运河的修筑。当时沒有采用机械，因为免費工人的手工劳动是更有利的。許多工人忍受不了艰苦的劳动条件，因此就有將近兩万人死在运河工地上。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文明的这个最宏大的建筑物苏彝士运河，实质上是用奴隸劳动建筑在埃及農民的白骨之上的。

法國資本家不相信新企業的成功。烈謝普斯在巴黎交易所勉

強征集了他所需要的資本的一半。他毫不客氣地竟要求塞德帕沙負擔不足的款項（即二万万法郎中的九千万法郎），把苏彝士公司的大量股票派給了他。为了支付这些股票，塞德帕沙便被迫向巴黎和倫敦的銀行家進行貸款。这样便產生了埃及的外債，貸款的事情接二連三地進行着。这些貸款都是在苛刻的条件下獲得的。所得到的款項大部分用來抵償从前借款的利息，但也用于修筑苏彝士运河所需的新的开支上。这样，在短期內即至一八七六年时，埃及便淪于破產了。而破產竟又使國外列强得以在財政上并隨后在政治上控制了埃及。不得不來偿还这些強盜式的貸款，不得不將高利貸利息的过分重担放到自己身上的，仍然是所有那些農民。

隨着苏彝士运河修筑的向前推進，英國也就展开了反对修筑运河的斗争。土耳其政府在英國的压力下，宣称埃及帕沙無权出讓这种特权。一八六三年，土耳其政府在新的条件下批准了苏彝士特权條約：即埃及必須停止供应劳动力，并收回其他許多优待条件。烈謝普斯通过仲裁抗議这些条件。法皇拿破侖三世便被选作“公正無私的”仲裁人，出面調停。根据他的决定，埃及支付巨額的違約罰金，約一万万法郎。帕沙又只好乞援于巴黎和倫敦的高利貸者，而負上了新的債務。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歐洲紡織工業由于美國南北戰爭而感到棉花異常缺乏。对埃及棉花的需要便急剧地增加了。埃及的地主們立刻利用了这一局势。他們責令分成制的農民栽种棉花并要農民用棉花交納地租。他們建立了大規模使用强制劳动的棉花种植場。

緊接着“棉花狂”之后，又开始了“蔗糖热”。西印度農場經濟的危机引起了世界市場上蔗糖的異常缺乏。埃及統治者伊斯馬伊爾帕沙（一八六三——一八七九年）急忙利用了这种情勢。在埃及

开始修建大规模的糖業工厂和組織甘蔗种植場。这一切都是屬於“黑第夫”的(一八六六年以后埃及統治者的称呼)。

商品農作物的發达是与鉄路的兴建同时進行的，而欧洲包工商人就靠鉄路大發横財。到一八七六年，埃及鉄路網全長达一千八百公里，亞歷山大城的海港也重建了。对外貿易額从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九年增加到八倍。

但是埃及資本主义的發展是在特殊形态下進行着的。埃及在財政上对外國資本愈益陷入依賴的地位，愈益成为欧洲資本主义國家經濟的農業原料殖民主义附屬地。封建殘余勢力在埃及鄉村中仍然占着統治地位。

一八六九年，苏彝士运河終于鑿通了。世界各國的王公大人都应黑第夫的邀請，到埃及聚会，來慶祝勝利的通航。为他們建造了豪華的宮殿和游艇。为了慶祝运河的通航，还特請意大利作曲家梵尔第用埃及主題阿伊德公主編了一部歌剧。为了支付这些慶祝費，埃及又不得不簽訂一次苛刻的貸款條約。

苏彝士运河沒有給予埃及以直接的利益。全部对外貿易仍然經由亞歷山大城進行。但是欧洲列强爭奪苏彝士运河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發展成为攘夺埃及全部領土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導向对埃及進行殖民主义的奴役。埃及种棉業的發达也同样刺激了欧洲列强的侵略計劃。英國与法國的資本家利用苛刻貸款的罗網束縛了埃及之后，就准备对这个國家進行殖民地侵略了。

第八節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反封建运动

当埃及軍隊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以后，英法兩國在这些國家里就展开了爭奪貿易和政治优势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英國依靠着德魯茲族的封建主并利用他們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至于法

國，則他們支持並利用馬倫派的封建主，並竭力促使巴西爾二世復位。兩國都為着自己的利益，煽動了德魯茲族和馬倫派的宗教仇恨，並唆使德魯茲族和馬倫派的農民互相殘殺。土耳其政府企圖將黎巴嫩置于自己直接統治之下，也執行着這種挑撥政策。

一八四〇年年底，當巴西爾二世被推翻放逐以後，曾隱藏在國外的德魯茲族封建主便立刻返回了黎巴嫩。他們力圖爭回自己政治上的特權和被巴西爾二世所沒收的土地。一八四一年，為英國所武裝的德魯茲族封建主，決定用武力收回政權和地產，便發動了叛變。德魯茲族的民兵衝進了馬倫派的鄉村中，屠殺了農民，焚燒了房屋，並侵佔了土地和莊園。馬倫派的自衛隊很費力地才擊退了德魯茲族的進攻。

土耳其政府利用這種事變，在一八四二年初將自己的軍隊開入黎巴嫩。黎巴嫩的酋長制被消滅了，黎巴嫩變成了以土耳其帕沙為首的奧斯曼帝國的一個普通省區。

土耳其政府擔心德魯茲族封建主的分立運動，便逮捕了領導他們叛變的煽動者。在他們逮捕之後，馬倫派便回到了自己的鄉村，並重新占有了自己的田莊。在一八四二年秋天，德魯茲族封建主的新的叛變同樣被土耳其帕沙所鎮壓了。渴望在黎巴嫩建立自己統治的英國和法國，對黎巴嫩的危機的這種結局很不滿意。他們抗議黎巴嫩直接歸土耳其統治。

一八四三年，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了直接統治。黎巴嫩被分為兩個管區：基督教徒所居住的北部，移歸親法的馬倫派封建主中所任省長的管轄之下；基督教徒和德魯茲族所居住的南部，則交歸親英的德魯茲族封建主中所任省長的管轄之下。德魯茲族的酋長們立刻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地產上，並重新占有了它們。南部黎巴嫩的馬倫派農民開始準備起義了。他們組

織了民兵，并从自己內部推举了指揮官。俄罗斯研究者巴西里，是一八四五年爆發的这次起义的当时見証人，曾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人民性和反封建性。巴西里寫道：“当时鼓舞基督教人民群众的基本思想，就是消滅封建权利的思想。”据他說，这次起义运动“像浪潮一样地威脅着所有的封建貴族階級”，即既威脅着南方的德魯茲族封建主，又威脅着北方的馬倫派封建主。領導起义的是一个秘密委員会，它在黎巴嫩南部的所有村鎮里都有自己的組織。但是起义的人們沒有提高到能够明确理解斗争的任务。他們在法國代理人影响下，把巴西尔二世理想化了，并希望恢复他的政权。他們把自己对德魯茲族封建主的憤恨推廣到所有德魯茲人民的身上。因此，他們便激起了德魯茲族農民反抗自己，使外國挑撥者在德魯茲人和馬倫派之間有挑起互相殘殺的新浪潮的可能，并使起义遭到了必然失敗的命运。在起义过程中，数十个德魯茲族和馬倫派的鄉村被劫掠和徹底破坏了。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对于威脅其統治的德魯茲封建主的叛变加以鎮压，現在却又帮助这些封建主去鎮压旨在反抗整个封建社会組織的農民起义运动了。一八四五年黎巴嫩北部所發生的農民起义（那里的馬倫派農民曾經起义反抗其“同教”——馬倫派的主教和貴族）也被鎮压下去了。

但是人民大众对封建剥削的不滿仍在繼續增長着。一八五〇年，哈列布城的手工業者曾經起义，要求廢除土耳其的捐稅和軍役和限制土耳其政府的橫暴行为。哈列布郊区的農民和游牧者都支持他們。土耳其軍隊曾从小亞細亞調來鎮压这次起义。

在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战争和國是詔頒行之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反封建运动又獲得了新的动力。

一八五八年，黎巴嫩北部的農民曾起义反抗馬倫派的族長。从

黎巴嫩北部各个鄉村中來的三百名農民代表，在楚克村鎮上集會，要求廢除封建徭役。當土耳其政府拒絕采納他們的要求以後，農民便開始了反抗地主的武裝鬥爭。他們侵占了領地，分配了田地和用具。族長們都被驅逐出了黎巴嫩北部。土耳其政府被迫承認起義首領，鄉村鐵匠丹努士·夏辛為本區的統治者。

法國利用這些事變作為進行干涉的借口。一八六〇年法國的代理人在黎巴嫩挑撥起馬倫派和德魯茲族間的新的屠殺，並在大馬士革煽動起對基督教徒的殘殺踩躡。馬克思曾指出：在敘利亞沿海一帶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斗毆都是拿破崙第三所製造出來的，他因為擔心法國內部會發生革命，便在軍事冒險中去尋求出路。“巴黎的陰謀家隨時準備好敘利亞謀殺的驚人事件，好使法國的干涉能隨之而來。”[⊖]

土耳其政府力圖防止外力干涉，便鎮壓了德魯茲族與馬倫派之間的糾紛。但是拿破崙第三仍然把他的軍隊開入了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占領者將地產歸還給馬倫派的封建主，選派他們中間的一人為黎巴嫩北部的統治者，並且恢復了從前的封建剝削制度。

但是拿破崙第三並未能夠保持住敘利亞和黎巴嫩。由於英國的要求，他的軍隊在一八六一年六月從那裡撤退了。同時俄、法、英、奧、普、土等國又簽訂了關於黎巴嫩新條例的國際協定。黎巴嫩被宣布為被基督教徒省長所統治的一個自治區。這樣，在使黎巴嫩和敘利亞走向殖民地奴化的道路上就又前進了一步。同時，黎巴嫩農民的英勇鬥爭所終於爭奪來的實行自治，却意味著土耳其蘇丹和帕沙對黎巴嫩的橫暴壓迫已畢竟稍為減輕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二部，第一——頁。

第九節 英國在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地位的巩固

在埃及軍隊从阿拉伯撤退以后，土耳其并未能在那裡恢复自己的統治。只是在汉志的重要城市里才駐有土耳其的衛戍部隊。土耳其帕沙在这些城市范围之外沒有任何权力。在阿拉伯內部形成了三个封建酋長國：瓦哈比特派的涅哲德、沙馬尔和卡瑟姆。他們在形式上全都处在土耳其主权之下，但事实上是不依附于土耳其的。也門的地位也是这样。一八四九年，土耳其曾試圖將也門置于自己直接統治之下，但引起了也門山地居民的反抗，結果这一企圖便失敗了。

英國利用埃及的瓦解和土耳其的衰弱，加强了自己在阿拉伯的地位，而現在便独吞了波斯灣。它强迫“海盗沿岸”的族長接受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在一八五六年馬斯卡特的統治者死去以后，英國就將其領土分給了他的兩個兒子，一个分得奧曼，另一个分得桑給巴爾島和東非洲沿岸一帶。这种分割削弱了奧曼，并使英國人易于進一步侵占桑給巴爾和控制奧曼。

法國企圖在奧曼确立自己的勢力以便獲得海道貿易和靠波斯灣入口地帶的軍事基地，所以就反对瓜分奧曼。英法兩國的冲突，最后取得了妥协：根据一八六二年的协定，英國和法國承認了馬斯卡特和桑給巴爾的“独立”。这样，法國就答应了奧曼的瓜分。英國則在口头上承認它的“独立”，好在实际上立刻去破坏它。在大約十年期間（一八六二——一八七一年）奧曼被反抗英國傀儡蘇丹蘇維尼（一八五六——一八六六年）的人民起义所籠罩了。这些起义得到了渴望恢复奧曼旧日政权的涅哲德的瓦哈比特派的支持。英國不顧一八六二年的协定，公开干涉奧曼的內政。它將槍炮船只供給蘇維尼來与人民作战，用自己的海軍轟击起义的城市和鄉村

并命令依附于它的海盗沿岸族長來支持自己的傀儡。当苏維尼被殺害以后，它又同样支持他的兒子。当他的兒子被驅逐出國时，它又援助苏維尼的弟弟來鎮压人民起义，并使他盤据在馬斯卡特。这就是所謂奧曼的“独立”。这种“独立”曾为英國所鄭重地宣布过，但又旋即为它所破坏了。

一八六一年，英國强迫巴林島的族長接受了保护條約。这个條約是旨在反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因为土耳其和波斯都把巴林島看作是自己的領土。

一八六五年，当奧曼發动起义时，英國駐波斯灣的代办別里上校曾潛入瓦哈比特派的首都阿尔一雷伊亞得并獲得一項協議：瓦哈比特派的統治者依約不援助奧曼的起义。而英國則保証奧曼向涅哲德繳納定期賦稅作为交換条件。

早在一八三九年，英國便已占有阿拉伯南部沿岸的亞丁港。五十年代，英國又在那里占領了別里姆島和庫里亞一姆里亞群島。

英國在伊拉克的地位也巩固了。六十年代，英國的林卡公司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和巴斯拉之間沿底格里斯河开辟了河川航运。巴斯拉本身也通过英國的定期海上航运与波斯灣和印度的港口联系起來，并在苏彝士运河通航以后又与欧洲各港口联系起來。在这时期英國人經過伊拉克架設了东印度的電報綫。这一切措施都促進了英國与伊拉克和波斯(假道伊拉克)間的商業發展。英國商人从伊拉克榨取了谷物、羊毛、海棗等。英國商品的涌進伊拉克，使本地手工業破產了。

一八六九年米德哈特帕沙即后來土耳其憲法的起草人被任命为巴格达省長。在米德哈特帕沙統治时，土耳其的压迫采取了特別嚴厉的形式。米德哈特对游牧的和半游牧的阿拉伯部落都課以

巨額的捐稅，并且勒令他們認真付款。他解除了部落的武裝，強迫農民和游牧者在土耳其軍隊中服軍役。這些“新政”在一八六九年引起了阿拉伯部落的大起義，米德哈特把這次起義無情地鎮壓下去了。

在當地土耳其政權協助下英國資本的侵入伊拉克就給英國此後對這個國家的侵略作好了準備。

第十三章

波斯

第一節 卡耶爾朝的獲取政權

在嚙噠人凱林汗于一七七九年去世以后而开始的残酷內战，持續了几乎十五年之久。伴随这場战争而來的，是居民的大量屠殺和許多城市及農村的遭受破坏。例如，在阿迦—穆罕默德攻克了克尔曼以后，城中的全体男子几乎都被屠殺或被剜了眼睛，至于妇女和兒童則被擄去做了奴隸。農業（尤其是灌溉系統）、手工業和商業，都徹底衰落了。多年不休的內战到了一七九四年以穆罕默德汗的勝利結束了。这样，在波斯就开始了人民群众所深惡痛絕的卡耶爾朝的統治。

在嚙噠人被击潰以后，阿迦—穆罕默德汗仍然極其殘酷頑強地繼續征服想擺脫波斯羈絆的外高加索各民族，还有庫尔德人，魯尔人，以及其他民族。阿迦—穆罕默德在南阿塞拜疆，东阿尔明尼亞，呼罗珊和其他省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許多民族聚居的七零八落的波斯國家又重新崛起了。这个國家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沒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但是用殘暴恐怖手段所建立起來的沙政权畢竟又稍稍加强了。

卡耶爾人在許多非伊朗民族头上建立起他們的統治权以后，就对他们系統地進行掠夺。卡耶爾人保存了几世紀來形成的省縣旧行政划分。阿迦—穆罕默德任命他自己的親戚和故旧为行省首長。他把不听命的封建主和諸汗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这些省長，

并且为了使这些封建主和諸汗处于經常的依附地位和恐怖状态，他就濫行人質制度，强迫他們的諸子和弟兄住在他的宮廷。省縣的長官享有無限制的政权。

第二節 阿迦—穆罕默德对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侵略

斯大林同志說：“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者在數百年期間折磨，蹂躪，屠殺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民族，不过他們不但沒有消滅了这些民族，反而被迫投降了。”^① 俄罗斯在阿尔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阿塞拜疆人擺脫土耳其和波斯同化者的解放事業上起过決定性的作用。“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初，在高加索各民族面前，特別明鮮地擺着他們今后命运的問題。它們可能被落后的、封建的土耳其和波斯所吞并，也可能合并于俄罗斯。合并于俄罗斯是这些民族發展其經濟和文化的唯一道路。并入俄罗斯版圖就創造了消滅高加索各民族經濟上和政治上分散性的条件。……高加索各民族得到了免受外敌侵襲的保証。”^②

当阿迦—穆罕默德汗登上政治舞台以后，高加索各民族就面臨了被封建波斯所吞并和奴役的直接威脅。阿迦—穆罕默德汗在击潰嚙達人和征服了波斯边区之后，就企圖借欺騙和恫嚇來制服外高加索各國。高加索的先進人士在对波斯强盜進行斗争时，曾請求俄罗斯的帮助和保护。还在一七八二年十二月时，格魯吉亞國王伊拉克里亞就會向叶卡捷琳娜二世請求俄國保护。一七八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俄罗斯与格魯吉亞簽訂了友好和約。这些情形就使格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九頁。

② 巴吉洛夫：“摩利敎派和沙密里运动性質問題”，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二八頁。

魯吉亞和波斯的关系顯著惡化了。一七九五年春，阿迦一穆罕默德汗率領三万五千名軍隊对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作了初次的征討。

阿迦一穆罕默德因为遇到了阿塞拜疆人和喀拉巴赫的阿尔明尼亞人的頑強抵抗，于是便發泄其殘暴天性，下令毀滅了喀拉巴赫和所有阿塞拜疆諸汗國。只有苏沙城堡沒有被征服，它的居民曾英勇地为反对波斯軍隊而捍衛了这座城市。

此后，阿迦一穆罕默德就帶領他的軍隊向格魯吉亞推進。

一七九五年九月十日，阿迦一穆罕默德的軍隊進抵第比利斯。伊拉克里亞由于其他格魯吉亞會長臨難苟免，坐視不救，并且也沒有得到俄罗斯的援助，虽然作了堅決壯烈的斗争，終于被波斯人所击潰了。九月十二日，敌人冲入了格魯吉亞首都。

阿迦一穆罕默德的軍隊对于和平居民進行了搶劫，并把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殺死或变賣为奴，对于城市則縱火焚燒，加以破坏。

在進行了劫掠，暴行和大批奸淫屠殺之后，阿迦一穆罕默德因为恐怕俄罗斯軍隊会开到，就抛弃了第比利斯，把兩万二千城市居民驅走为奴。

直到一七九五年十二月才有一小隊俄罗斯軍隊开到格魯吉亞，只有到了一七九六年春天，才向外高加索派出三万名的軍隊去保衛格魯吉亞并膺懲阿迦一穆罕默德。祖保夫將軍率領下的俄軍攻取了打耳班，隨后就進軍牟甘。外高加索各民族对俄罗斯的帮助寄以甚大的希望，并渴望从异族的沉重羈絆下解放出來。居民对于俄罗斯軍隊給了重大的帮助。不过祖保夫在外高加索呆得時間不久。一七九六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以后，保罗一世就停止了波斯的远征并在一七九七年把俄罗斯軍隊从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調回。

阿迦一穆罕默德在蕩平了波斯南方所爆發的起义以后，就利

用俄罗斯軍隊撤出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的机会，在一七九七年对外高加索各國進行新的远征。阿迦一穆罕默德的軍隊仍然是从喀拉巴赫着手。被前一次波斯侵略弄得奄奄待斃的阿塞拜疆人和阿尔明尼亞人抵抗不住凶恶的敌人。阿迦一穆罕默德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苏沙，并且残暴地迫害它的居民。成千的阿塞拜疆人和阿尔明尼亞人被投在潮湿的坑中，并在非刑拷打之后处以死刑。阿迦一穆罕默德汗的死亡中断了波斯軍隊的進一步深入；他被刺客所刺殺了。

在阿迦一穆罕默德被刺以后，波斯出現了几个僭位者。阿迦一穆罕默德的侄子、法尔斯省長費特阿里被宣布为沙。

第三節 格魯吉亞之合併于俄罗斯

阿迦一穆罕默德死后，波斯的封建主們并没有抛弃了奴役格魯吉亞和外高加索其他國家的企圖。但是由于一七九九年有俄罗斯大軍开到，格魯吉亞所受的这种威脅就被解除了。一八〇一年二月十六日，根据保罗一世的宣言，格魯吉亞諸王的政权被取消了，格魯吉亞也被宣布为俄罗斯帝國的一部分。

格魯吉亞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但是永远从土耳其和波斯强盜的野蛮侵略下解放出來了。格魯吉亞民族和俄罗斯的經濟联系，和偉大俄罗斯民族的先進的、革命民主文化的溝通，对于格魯吉亞民族今后的全部歷史起了巨大的、積極的作用。

第四節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波斯的社会經濟关系

波斯各城市沒有積極參加商業交換，只是在波斯國內封建割据条件之下繼續苟延喘息，既不需要大量進口貨，也不生產出口貨

物。農民大众的生產活動脫不出最近的地方关系的范围以外，他們的兴趣也只限于范围狭窄、閉关自守的当地小世界的圈子以內。

土地仍然是归國王，宗教貴族，世俗貴族，以及游牧貴族所壟斷。基本的剥削形态是实物稅和奴役性的分成制。例如，使用主人土地，耕畜，种籽，并利用主人坑道或井灌田的農夫們，只領到五分之一的收成。農民毫無权利，他們被束縛在份地上，对封建主保持着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几乎仍然如沙發維德朝和納底尔沙时代一样。但是俸田的領受愈來愈不受給沙服軍役或服官役的限制了。在許多場合下，俸田是用大量賄賂買到的。俸田也如先前一样分为短期頒賜和終身頒賜兩种。但是現在有勢力的俸田持有人愈來愈頻繁地把这些土地傳給他們的后代，令其世襲利用了。游牧部落的貴族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阿塞拜疆、呼罗珊、巴赫基阿尔諸汗，都是世襲自己部落的土地，而只是在形式上从國王那里求得批准罢了。有的汗竟自鑄造錢幣，征取商隊的关税。他們只是在名义上还服从波斯國王。波斯國王的政权只要稍有削弱，他們就起來反对它。戰爭期間，波斯軍隊的大部分是由諸汗的武裝部隊組成。大封建主之間進行着不断的內哄，發生着爭土地，爭牧場，爭水源的武裝斗争。这种斗争使得大批農村人烟絕迹了。封建主的武裝隊伍常常襲击隊商，加以掠夺。

在游牧人中間發生了階級矛盾。破了產的游牧者定居在屬於汗和貴族的土地上，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耕耘这些土地，从事剪羊毛，織毡氈等工作。部落中保存着血族复仇的風俗，往往在各氏族和部落之間引起殘酷的斗争。

在卡耶爾朝的統治时代，波斯以德黑蘭为其首都。迁都的原因一部分在于，在离德黑蘭不远的阿斯特拉巴德地区，駐有一些游牧部落，这些部落的貴族原先帮助过卡耶爾朝踏上政治舞台并繼

續在支持他們。另一个原因則在于，在波斯全部經濟極度蕭條的背景下，經濟最發達的北方各省（尤其是阿塞拜疆）的意义就顯得增加了；供应卡耶尔朝的新都，和其軍隊与宮廷的食糧和牲畜，都是从这里榨取出來的。也像在十八世紀时一样，波斯的封建主从阿塞拜疆和阿尔明尼亞驅走成千人民，作为奴隸。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波斯的陪都是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城，这座城的居民人数达到十万。它是波斯王位繼承人駐蹕之所。十九世紀初，大不里士還沒有从土耳其人在十八世紀时所進行的重重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大不里士仍然是波斯对外高加索，俄罗斯，土耳其，西欧等地進行國外貿易的重要运输据点。大不里士还以其手工业品，特別是地氈，棉織品，絲織品的生產而著名。

波斯諸城市的生活并不为波斯沙政权的任何統一法律所調節。在波斯的許多城市中，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联合成所謂“赫姆喀雷”，这些組織执行着行会的和基尔特的某些职能（尤其是監督手工业行会規的遵守）。赫姆喀雷由公选的長老会主持。長老会由一个首長領導。長老会管理向赫姆喀雷會員分配和征收税务事宜，并对他们行使審判权。赫姆喀雷直接参加市場和城市的保衛工作。但是赫姆喀雷的組織并不足以抵擋封建主的强暴勒索，那些封建主仍然强制手工业者給他們無偿地工作，或出極小的代价而剥夺他們的劳动產品。巨商們联合組成特殊的赫姆喀雷。他們永远为自己的生命財產提心吊胆，所以他們不惜傾家蕩產，以重金厚礼，賄買波斯國王和顯宦的保护。由此可見，商人，尤其是手工业者，在封建淫威面前是毫無保障的。

十叶派的僧侶在波斯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顯著的作用。执掌教仪，民事訴訟和人民教育都集中在僧侶手里。高級十叶派僧侶拥有巨大地產（供养田），地產上并住着許多賦役農民。高級僧侶非

常刻薄地剝削農民，把農民的糧食都搜刮一空。現在的教階首領是由阿訇(神學家)中指派的伊斯蘭教大總裁。波斯各城市中都有阿訇，對居民影響很大。

阿訇們總是在積極參加封建主的內哄和宮廷的陰謀。他們煽起城市敗類的熱狂，往往挑起暴動，來反對他們所不滿意的省長，外教人，甚至反對波斯國王本人。國王及其左右近臣重視高級僧侶的影響，而且在掠奪和蒙蔽人民的勾當中，不能不請他們幫忙。

第五節 國家機構

波斯國王是專制君主，惟一立法者，並掌握着最高審判權。他可以任意奪去任何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把它們賞賜給他所屬意的人。王田收入和官田收入的一部分歸國王個人支配。國家的資金，他可以斟酌開消。在國王下面設：總理大臣（名凱馬喀姆，後來名薩德拉薩），綜理全部國庫收支並處理內政的財政大臣，大臣，太醫，宗教大臣。這些人組成樞密院。此外，在國王宮廷中還有許多低級廷臣。太監中專有一些人掌理國王後宮事宜。後宮人數極多。例如在費特阿里沙的後宮中就有一千多嬪妃。費特阿里沙留下了九百三十五個人——兒，女，孫，曾孫。國王的兒孫在首都盤踞高位，在各省充任省長。各人都有自己的宮廷和多數奴婢，大批臣宰，各自的軍隊。駐在德黑蘭的波斯國王和駐在各省的王子省長，都對居民進行掠奪，使國家陷于破產。

國家分為省、縣和鄉。鄉由幾個村組成，村由村長治理。鄉長受縣長節制，縣長受省長節制。

省長是壓迫人民的元惡大憝，一位俄羅斯旅行家曾經寫道：“他們的目的在於財源輜輶，而據他們看來，任何可以發財的手段都是可以干的；他們的近臣也效法他們，而且縣長和鄉長也都不甘落在他們後面；這樣一來，人人都在

進行掠奪，而所有這些秕政就都反映在貧農身上，而農民除此以外還從騎兵和步卒方面遭受損失。”村長，縣長，省長，市長，大臣，廷臣，最後還有國王本人，都在接受賄賂，國王是借特別指派的廷臣接納賄賂的。

阿塞拜疆是由國王的嗣位人來治理的，他的宮廷和官邸在大不里士。阿塞拜疆分為幾個汗國。波斯國王和其所派節度對於阿塞拜疆北部諸汗的控制權已經削弱了。埃里溫汗國、喀巴拉赫汗國和南阿塞拜疆汗國，對於波斯的依附程度較大。這些汗國的良田和灌溉網都被節度、王族、高級僧侶、軍事統率和其他波斯高官所霸占。波斯長官和諸汗在城市和鄉村都對阿塞拜疆和アル明尼亞居民進行無情的剝削。關於大不里士節度的總理大臣，人們曾經說道：“他在各處所收取的賄賂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而且“他那露出上唇以外的兩個獠牙吞食了阿塞拜疆的全部收入”。

阿塞拜疆和アル明尼亞人民在波斯人統治之下受了很大的苦難。哈恰圖爾·阿保夫揚在其名著“アル明尼亞的苦痛”中對於波斯長官的無法無天曾經寫道：“他們物色少女……誘拐幼童……否則就是砍頭，燒掠，拷打。”哈恰圖爾·阿保夫揚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而號召人民對壓迫者進行不斷的鬥爭。他認為俄羅斯在這場鬥爭中是他們的可靠支柱。他大聲疾呼地對人民說：“俄羅斯的强大後盾就是你們的支柱。”

アル明尼亞人民和阿塞拜疆人民認為合併於俄羅斯是擺脫波斯羈絆的唯一道路。

第六節 十九世紀前二十余年波斯的國際地位

從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起，由於英法爭奪歐洲和東方霸權的鬥爭，波斯就獲得了很重大的意義。法國和英國都估計到波斯的戰略地位，所以都千方百計勾引波斯加入他們雙方的鬥爭。同

時，這兩個強國又都反對俄羅斯，企圖保持波斯和土耳其對外高加索各民族的統治。俄羅斯的伸入外高加索，格魯吉亞的合併，俄羅斯之參與外高加索各民族的保衛，引起了兩次俄波戰爭。

還在一八〇〇年時，就從印度派來了訪問德黑蘭的一個使團，使團團長是東印度公司軍隊的上尉，馬爾柯林。他的使命是來說服波斯國王向赫拉特方面作軍事示威，以便牽掣阿富汗國王蔡曼沙，不使他侵入印度。同時，馬爾柯林又奉到指令來反對法蘭西人，並恢復一七六三年的英波貿易協定。馬爾柯林使團是成功了，因為據馬克思的一針見血的說法，他曾買動了一切人——“由波斯國王起一直到趕駱駝的人”[⊖]。一八〇一年，馬爾柯林與費特阿里沙訂了一個條約，條約上約定費特阿里沙向阿富汗派兵，或用和平方式鼓動阿富汗人停止對大不列顛的印度領地的進攻。波斯國王還約定不許法蘭西人進到波斯和波斯灣沿岸。至於英國方面，則在波斯與法蘭西和阿富汗發生戰爭的情形下，也約定供給它以武器和彈藥。

同時，馬爾柯林和波斯政府又簽訂了通商條約，條約上確認了英國人在一七六三年所獲得的特權：即在波斯購置土地，在波斯灣沿岸建築工廠，在波斯全境免征進出口稅、自由貿易的權利等等。這些不平等條約就奠定了波斯轉變為英國附屬國的基礎。一八〇一年的條約除此以外還是反對俄羅斯的。

第七節 英法在波斯的角逐和第一次俄波戰爭

拿破侖在一七九七年和一八〇〇年為自己在東方開辟道路的兩次企圖遭到了失敗。法國人在埃及遭受了失敗，而法俄兩國對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五頁。

印度的共同遠征也沒有實現。但是，法國駐波斯的領事館人員並沒有停止他們的活動。一八〇四年當俄波戰爭的前夕，法國政府曾向波斯國王提議締結反對俄羅斯的同盟。波斯國王因為指望英吉利的援助，回絕了法蘭西的提議。

就在一八〇四那一年，開始了第一次俄波戰爭。這次戰爭還在十八世紀末期就已醞釀成熟，因為在當時，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阿爾明尼亞人，不服波斯的統治，向它鬥爭，他們曾與沙皇政府進行談判，願意承認俄羅斯對它們的最高政權。在格魯吉亞歸并于俄羅斯以後，這些傾向在外高加索各民族間益加熾烈了。一八〇二年在喬治吉耶夫卡簽訂了達格斯坦若干封建藩邦自願加入俄羅斯國籍，共同抵禦波斯的條約。一八〇四年，齊齊安諾夫所統率的俄羅斯軍隊占領了甘哲，於是甘哲汗國就合併于俄羅斯。俄羅斯軍隊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推進到埃里溫汗國境內。在埃池彌亞晉附近，齊齊安諾夫擊潰了王位繼承人，即阿塞拜疆省長阿巴斯一弥爾查的隊伍，並圍攻了埃里溫。阿巴斯一弥爾查在得到大批援軍之後，就擊潰了少數俄羅斯軍隊的攻擊，而迫使他們解了埃里溫之圍。俄波戰爭所以還延不決，是由于俄羅斯在一八〇五年加入了反拿破侖同盟，它的基本兵力都調去對法作戰了。

費特阿里沙在對俄作戰時，對英國的援助寄以甚大的希望，但是英國因為在一八〇五年的反拿破侖同盟中成了俄羅斯的盟國，不敢公開履行馬爾柯林所締結的條約上的條件。這就引起了英波關係的顯著惡化。拿破侖在一八〇五年利用這個機會派遣他的代表柔貝爾到德黑蘭。拿破侖提議支持波斯王對俄作戰，並約定把格魯吉亞返還波斯王，如果德黑蘭政府廢除對英條約，並參加法國對印遠征的話。

英國援軍的不至和波斯人在對俄戰爭中的失利（一八〇六年，

俄罗斯軍隊占了打耳班、巴庫和其他許多地区），就促使波斯王同意与拿破侖締結协定。一八〇七年五月四日，法國和波斯的全权公使在芬肯斯太因城附近的拿破侖大本營中簽訂了法波同盟條約。法國保証波斯領土的不可侵犯，声明格魯吉亞屬於波斯并答应傾全力迫使俄罗斯軍隊撤出格魯吉亞和其他“波斯地区”。除此以外，法國政府还約定帮助波斯國王以武器和裝备，并給他派遣軍事教官和軍官。

波斯政府方面則約定断絕与英國的一切政治和商务关系，并向英國宣战。波斯政府約定利用它的一切影响，敦促阿富汗人給法國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并且当法國盟軍出征印度时，要以自己的兵力参加。

在这个条約簽訂之后，加爾丹將軍所率領的法國軍事使節团便在十二月末到达波斯，以便依照歐洲編制改組波斯軍隊。但是法蘭西軍官在波斯的停留期間是很短的。

在芬肯斯太因法波條約締結了以后兩个月，俄法就在梯爾西特簽訂了和約并締結了俄法秘密攻守同盟(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不过就是在这之后，拿破侖的奸細們仍然沒有停止在波斯和土耳其進行破坏俄罗斯的工作。至于法波條約，則在拿破侖看來，它不过是廢紙一張，——法蘭西并沒有履行它。

同时，梯爾西特事件，也如拿破侖与彼得一世远征印度的計劃一样，在英國引起了同样的不安。英国资本家立刻与波斯恢复了談判，并重行提議援助波斯与俄罗斯作战。在一八〇八年，英國外交家哈尔福尔德·瓊斯居然說动波斯王与法國断絕了关系。一八〇九年二月中旬，加爾丹將軍离开了波斯。英國人在这次花費大量金錢才賄買了波斯王和其大臣。

当时，俄罗斯軍隊在納希契凡附近击潰了阿巴斯一弥尔查所

率領的波斯軍隊，并攻下納希契凡，重新包圍了埃里溫。波斯王和宗教大臣所發出的聖戰号召在波斯沒有得到反响。可是埃里溫汗國，喀拉巴赫汗國，塔雷申汗國的阿尔明尼亞居民和阿塞拜疆居民却都情願加入俄罗斯軍隊而英勇地与其宿敌波斯强盜進行撕殺。

一八〇九年三月哈尔福尔德·瓊斯与波斯政府訂了預备條約，波斯在條約上約定断絕与英國敵对的各國的任何关系。英國則在对俄戰爭期間向波斯王每年补助十二万金鎊以及武器、給养和教官。英國政府不久就把这种补助金增加到十五万金鎊并在一八一〇年給波斯送去教官、步槍和大炮。一八一一年，烏斯里來到波斯接任退职的哈尔福尔德·瓊斯。他帶來了三年的补助金，共四十五万金鎊，約三千支槍、二十門炮、彈藥和裝備。英國不但以金錢、武器和彈藥帮助波斯，还派來自己的軍官參加对俄戰爭，并煽动波斯繼續進行这次戰爭。

英國人因为追求掠夺的目的并害怕远征印度計劃的复活，因而不僅在波斯，而且在印度北方的阿富汗和土耳其都展开了積極的外交活动。

英國在一八〇九年与土耳其締結了和約以后，就游說土耳其与波斯商談締結同盟，对俄罗斯共同作战。

但是不論英國人的援助，不論与土耳其的同盟，都不曾挽救了波斯王軍隊的全軍复沒。俄波戰爭是兩個不平等力量的冲突。俄罗斯比起波斯來，是处于高得不可比拟的社会經濟發展階段，并且是拥有头等陸軍的一个強國。至于波斯，則戰爭只能加强封建割据状态。許多波斯汗不再服从波斯王，不再向他納稅，提供武裝隊伍了，而在呼罗珊和魯利斯坦，封建主們也起來反对波斯王派來的節度了。同时，賦稅的增加又引起了人民的騷動。在俄波戰爭期間，波斯的后方是十分不可靠的。

阿尔明尼亞和阿塞拜疆各汗國居民，因为希望擺脫波斯的羈絆，而公然轉到俄罗斯方面來，并千方百計帮助俄罗斯軍隊。

一八一一年，土耳其人在庫圖佐夫所指揮的俄軍手下遭到了多次失敗。一八一二年在布加勒斯特簽訂了俄土和約。波斯失掉了它的同盟國。同年七月在埃雷卜罗簽訂了英俄同盟條約。

一八一二年十月，波斯軍隊在阿斯蘭都司[⊖]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应当指出，在戰場上曾經檢到指揮波斯軍隊的几个英國陸軍軍官的尸体，虽然英國在当时是俄罗斯的同盟國，共同对拿破侖作战的。俄軍占領了連科蘭和塔雷申汗國。波斯政府求和了。談判的結果在一八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居里斯坦村簽訂了俄波條約，因而这个條約就称为居里斯坦條約。

根据居里斯坦條約，波斯國王承認了喀拉巴赫汗國、甘哲汗國、謝克汗國、設里旺汗國、打耳班汗國、庫班汗國、巴庫汗國、塔雷申汗國以及达格斯坦、格魯吉亞、伊麥雷吉亞、古雷亞、明格雷里亞和阿布哈西亞都屬於俄罗斯帝國。除了俄罗斯帝國以外，任何其他強國都不得在里海上保有艦隊。俄籍商人在波斯，波斯商人在俄罗斯都有自由貿易之权。对于入口貨規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居里斯坦條約進一步在波斯建立了特权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礎早被一七六三年使英國商人在波斯獲得特惠和特权的那个协定以及一八〇一年英波條約奠定了。

阿塞拜疆諸汗國之合并在于俄罗斯，大大擴大了沙俄的殖民地。同时，这种合并在使阿塞拜疆的一部分民族擺脫了波斯的羈絆、不断的封建內战、侵襲和掠夺。合并在俄罗斯就給阿塞拜疆的优秀人物参加俄罗斯先進文化、并給俄罗斯民族与阿塞拜疆民族携手

[⊖] 按系阿拉克斯河旁的一个村庄。——譯者

并肩、共同向沙皇制度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八節 一八一四年的英波條約

費特阿里沙及其左右近臣不甘心于損失經常作为他們掠夺对象的阿塞拜疆各汗國。波斯宮廷的复仇思想又受到英國对波斯的外交的支持和鼓動。

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波斯政府与英國簽訂了一个旨在反对俄罗斯，并給英國之重新夺取中东准备了基礎的條約。那个條約特別載明英國对于俄波划界有“仲裁”权，即直接干涉权。條約上并載明，倘对欧洲任何國家（指俄國），發生了新的战争，波斯將得到年达十五万金鎊的补助費。这笔补助費的开支將受英國公使的監督。波斯約定，倘遇阿富汗对印度的英國屬地开始軍事行动，它將对阿富汗作战。这个條約的簽訂，第一使波斯政治上依附于英國。第二使波斯与俄罗斯發生了冲突。英國人在其反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大部分是利用阿巴斯一弥尔查的。

在費特阿里沙的許多兒子和波斯的政治家当中，阿巴斯还真是一個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受了当时的良好教育，果决勇敢，明了波斯所处的悲慘狀況。但是阿巴斯一弥尔查進行几种改革的企圖，却不僅沒有得到波斯王和其左右的同情，反而遇到了猛烈的反对。王子阿巴斯受英國人的有力影响，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标，就是借英國軍官之助建立常备軍，准备与俄罗斯作战。

軍隊的改革遇到了國王親屬和顯宦的抵抗，因为他們恐怕阿巴斯一弥尔查借這個軍隊的帮助剥夺了他們的政权。当一八二六——一八二八年第二次俄波战争期間阿巴斯一弥尔查失敗以后，國王宮廷方面对阿巴斯一弥尔查的恶感就顯得特別强烈了。

第九節 第二次俄罗斯波斯战争

土耳其与波斯爭奪十叶派巡礼“聖地”（即凱尔別拉和涅哲夫）以及巴格达城的战争（一八二一一—一八二三年）在一八二三年毫

無結果地結束了。在和議談判中，波斯作了大的讓步，因为它在迫近眉睫的对俄战争中需要土耳其人的援助。英國人圖保存波斯对外高加索各國的統治，并且处心積慮要把俄罗斯驅逐在特勒克河以外，所以千方百計促成波斯土耳其的携手，后来并促成他們的軍事同盟，以反抗俄罗斯。

不論波斯的封建主，不論英國殖民主义者，都不甘心于居里斯坦條約的条件，而尽力想把許多阿塞拜疆汗國归还波斯。为了催促俄罗斯归还这些汗國，德黑蘭曾派出了特使到彼得堡。俄罗斯政府为了答复此事，也派出以埃尔莫洛夫將軍为首的外交使团到德黑蘭，不过这个使团遇到了極不友好的接待。

談判中所提出的一切問題，沒有一个达成協議，俄波关系仍然緊張。沙皇政府企圖和平了結此事，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派出了以孟什柯夫公爵为首的一个新使团，結果也失敗了。对于俄波談判的決裂，英國外交是起了顯著的作用的。

一八二六年七月底，波斯沒有宣戰，就对俄罗斯开始了軍事行动。阿巴斯一弥尔查帶了四万軍隊侵入塔雷申和喀拉巴赫汗國的境內并在七月二十五日圍攻苏沙城堡。苏沙的俄罗斯守軍，协同阿塞拜疆人和阿尔明尼亞人，不屈不撓地击退了波斯人的各次攻击。俄罗斯政府在各个边区，只派駐了不多的軍隊。因此，波斯軍隊就得以夺取了連科蘭，并且在圍攻苏沙以后進抵甘哲。甘哲城內的地方貴族和僧侶暴动起來，反对俄罗斯人，此后，波斯人就攻下了那座城。一八二六年九月，俄罗斯政府增加了对波斯人作战的兵力，波斯國王的軍隊人数当时虽然已增加到七万多人，却开始遭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阿塞拜疆人和阿尔明尼亞人組織了步兵和騎兵隊伍，拿起武器來，一面攻击波斯人，一面攻击轉到波斯人方面去的諸汗。

在九月中旬，馬大托夫將軍的軍隊在甘哲戰勝了敵人的占很大優勢的兵力，而在九月二十六日帶著大軍開到甘哲的阿巴斯一
彌爾查也被帕斯凱維奇徹底擊潰了。波斯軍隊自从遭到這次打击
以後，就一蹶不振了。一八二七年七月七日，俄羅斯軍攻下了阿巴
斯一阿巴德城堡，而在九月三十日又攻下了埃里溫。俄羅斯軍隊
從那裡出發，几乎沒遇任何抵抗就到了大不里士（一八二七年十
月）。這座城中的居民大多是阿塞拜疆人，他們對波斯政權是有惡
感的。大不里士的教長，彌爾一費塔赫公開轉到俄羅斯人一方面，
並且號召市民追隨他的榜樣。在大不里士暴發了起義。市民們占
據了城牆，把波斯衛兵從城牆上擲下去。彌爾一費塔赫領着大不里
士人出城去迎接俄羅斯軍隊，請他們開入城中。一八二七年十月二
十日，帕斯凱維奇的軍隊開入了大不里士，而波斯國王就請和了。

一八二八年二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俄羅斯與波斯在土庫曼恰
伊村落簽訂了和平條約。根據土庫曼恰伊條約，波斯國王以自己
名義、並以其後嗣名義把埃里溫汗國和納希契凡汗國永遠讓給俄
羅斯。波斯國王鄭重宣布放棄對外高加索的一切權利。他約定付
給俄羅斯二千萬金盧布賠款。土庫曼恰伊條約又強調了居里斯坦
條約的條款，即：“除了俄羅斯以外，任何其他強國都不能在里海上
保有戰艦。”波斯國王還約定把一切戰俘和其他俄羅斯臣民放還本
國，並不得逼害在戰爭期間幫助過俄國軍隊的波斯臣民。這一人
有權利在一年之內加入俄國國籍，並攜帶自己財產離開波斯。

當時，在土庫曼恰伊還簽訂了特殊的俄波商約。根據這個協
定，俄羅斯臣民間的一切訴訟和爭端都當由俄羅斯使團或領事來
審理判決，至于俄羅斯人與波斯人的爭執，則當以特殊程序審判，
其中必須有俄羅斯官方人員參加。俄羅斯臣民有權租買住房和倉
庫。在通商問題上幾乎完全恢復了居里斯坦條約的條款。這樣一

來，土庫曼恰伊條約就給俄國商人以及俄籍其他人員確立了在波斯領土內所享有的許多特权並且固定了這個落後國家的不平等的地位。

由於第二次俄波戰爭，一部分アルメニア人民就從波斯的千百年來的沉重羈絆下解放出來了。多災多難的アルメニア人民，也如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人民一樣，從來不曾與波斯的專制主義妥協，曾有多次起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並捍衛他們的獨立和文化。在アルメニア東北部并入俄羅斯以後，大部分アルメニア人民不但從屠殺他們的波斯同化者的可怖羈絆下解放出來，而且得到了更加進步的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的可能。アルメニア東北部之并入俄羅斯，在十九世紀初的條件下是一種歷史上的必然現象，並且對於アルメニア民族的繼續存在是唯一的出路。アルメニア的勞動人民在把他們的命运與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聯繫起來以後，就同它，並同外高加索和全俄羅斯各民族一道進一步為爭取自己的徹底的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而鬥爭了。

第十節 格雷保也道夫和俄羅斯大使館館員 在德黑蘭的被刺(一八二九年)

波斯國王所發動的對俄戰爭和賠款的支付，都消耗了大量資金，並使該國勞動人民破了產。在南阿塞拜疆，阿巴斯一弥爾查同着英國軍官殘刻寡恩地奪取居民的最后一文錢來償還賠款。宮廷黨徒竭力想避開民眾的憤恨，企圖把全部戰敗罪名都推到阿巴斯一弥爾查身上，因而就控訴他說，他把自己出賣給俄羅斯人了。同時，宮廷黨徒又煽起了人們對一八二八年未來到德黑蘭的、以俄羅斯偉大作家格雷保也道夫為首的俄羅斯使團的惡感。對俄羅斯懷有特別敵意的是波斯王的妹夫，即阿巴斯一弥爾查的姑丈，阿拉

亞爾汗。他想把波斯卷入新的戰爭，並且利用波斯王和其繼承人的動搖地位來自己掌握了政權。駐在波斯的英國外交家仍然不肯罷手，仍然在煽動對俄羅斯人的惡感。格雷保也道夫就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開始了他的外交活動。

沙皇尼古拉一世不赦免格雷保也道夫與十二月黨人往來之罪，給他加了一個沉重而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務：刻不容緩地向波斯征齊四百萬盧布的賠款尾數。格雷保也道夫還面臨着一個任務，就是不但要索還俄羅斯的戰俘，還要索還在侵襲和戰爭期間被趕到波斯的多數阿爾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外高加索的其他居民。這些人中有許多被迫改奉伊斯蘭教，而本質上已成為波斯顯宦的奴隸了。

徵取賠款的剩餘部分使格雷保也道夫遭到很大困難，並且使他和波斯當局的關係極度尖銳化了。費特阿里沙把償付賠款的責任推到阿巴斯一彌爾查身上，而阿巴斯是已經不能再從居民身上搜刮任何東西了。格雷保也道夫曾寫道：“阿巴斯會把他的全部珍寶交給我們作抵押。”

一八二九年年初，格雷保也道夫把一個出身於阿爾明尼亞的國王太監和兩個屬於阿拉亞爾汗的阿爾明尼亞女婢，置於自己保護之下。先前被趕到波斯的這些人希望返回故國，因而求助於俄羅斯使團。波斯國王在阿拉亞爾汗和英國人的教唆之下，就將這件事交給大教長彌爾查一麥西赫去處理。彌爾查責難格雷保也道夫破壞了伊斯蘭教法典和國家慣例，因而號召居民去膺懲俄羅斯使團。二月十一日那個彌爾查一麥西赫通知了波斯王以後，就向聚集在京城大清真寺的廣大人群號召對俄羅斯人發動“聖戰”。幾千人蜂擁到俄羅斯使館，對格雷保也道夫和使館同僚施以野蠻的懲治。帕斯凱維奇向彼得堡報道這個悲劇事件時寫道：“英國人對這

場暴動不是完全沒有干系的。”

在格雷保也道夫被刺以后，費特阿里沙在英國外交的挑唆之下，就命令阿巴斯一弥尔查把那征集來用以支付定期应付赔款的金錢，發給他的軍隊，并对俄罗斯开始軍事行动。仍然是在那些英國人的协助之下，波斯和当时正与俄罗斯作战的土耳其达成了共同發动的協議。但是，波斯國王到最后关头却不敢开始軍事行动。在許多省份發生的起义威脅了卡耶尔族王國的存在，因而妨害了軍事行动。同时，尼古拉一世也不打算与波斯开战。因此，他就承認了波斯官方关于膺惩格雷保也道夫的說法，而厚顏無耻地同意了波斯的記載：“这个事变應該归咎于已故格雷保也道夫感情用事，失于魯莽，沒有考慮应当如何对待德黑蘭庶民的陋習和想法。”涅塞尔罗捷受了沙皇的指示，暗示帕斯凱維奇，囑咐他在向尼古拉作报告时，承認德黑蘭宮廷沒有参加謀刺，并建議延見波斯使節。阿巴斯一弥尔查的兒子，霍斯罗夫一弥尔查代表費特阿里沙到彼得堡謝罪。仇恨格雷保也道夫的尼古拉一世，不但不要求惩治謀刺凶犯，反而豁免了波斯政府的未付足的赔款部分，而只接受了它的珍貴礼品。

第十一節 波斯南部和呼羅珊的起义。

一八三三年赫拉特的被圍

在波斯軍隊襲击外高加索諸汗國以后不久，并在第二次俄波战争初起时，波斯國內重新爆發了多次起义。封建貴族不再臣服于波斯國王了。

就是在战争結束之后，起义也沒有中止。正如格雷保也道夫給帕斯凱維奇的信上所寫的，呼羅珊的人們不接納長官給他們所委派的前埃里溫統領。在耶士德和其縣区，發生了公开的譁变。在魯利斯坦“波斯王的兩個兒子，馬

赫牟德和馬赫美德一塔吉，在爭奪政權。”各个部落也卷入了這場內哄鬥爭中。同時却也出現了農民和市民的反封建的發動。就如在克爾曼，居民曾起來反抗卡耶爾族長官的迫害，并戰敗了他的軍隊。

在許多省份當省長的波斯王諸子，都不臣服了。各省的情況都是那樣緊張，因而在一八二八年秋天，波斯國王就被迫帶着大軍出去平定叛亂，并向他的諸子征集金錢。他比較迅速地平服了他們。但是在呼羅珊，則作亂的諸汗得到了阿富汗所派赫拉特長官方面的支持，因而對他們作戰是有困難的。阿富汗所派赫拉特長官正覬覦呼羅珊，因為呼羅珊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原是附屬於阿富汗霸國的(杜拉尼霸國[⊖])。阿富汗人深怕卡耶爾人在占領了呼羅珊以後，將設法吞并赫拉特，因為赫拉特在先時原是隸屬於沙發維德國家版圖的。倘使能够征服了赫拉特，那對於卡耶爾族是更其有重大意義的，因為這就可以在沙政府不久以前在對俄戰爭遭受失敗之後，再提高它的威信。但是在十九世紀前二十余年中，赫拉特在英國對中東的侵略計劃中已經有了重大意義。英國人占有了赫拉特，就能夠把他們的勢力推廣到中亞細亞各汗國和呼羅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除了印度和波斯以外，不但已把阿富汗斯坦，而且已把中亞各汗國和赫拉特轉變為商品市場了。

一八三三年，阿巴斯一彌爾查的兒子穆罕默德一彌爾查帶着軍隊進抵赫拉特。但是一八三三年十月，阿巴斯一彌爾查死了，於是穆罕默德徒然在赫拉特城下駐屯了四十天以後，就撤圍回到德黑蘭了。

穆罕默德從赫拉特回到德黑蘭以後，就被宣布為王位繼承人，而以節度資格前往大不里士。一八三四年，費特阿里沙逝世，享壽

⊖ 按即阿布達里人。——譯者

六十八歲。在他死后，才發現，除了穆罕默德以外，還有三個覬覦王位的人。在俄羅斯政府和英國的支持之下，穆罕默德在一八三五年初加冕為波斯國王。在他即位以後，俄羅斯和英吉利在波斯互爭雄長的鬥爭更形加強了。英國人希望鞏固他們的地位，曾給波斯派遣了軍事使節，並送去了大批武裝和彈藥。但是沙俄還占著優勢。波斯王在得到沙俄的支持以後，就開始向赫拉特進兵。沙皇政府鼓動波斯人向赫拉特進軍。沙皇政府樂於使赫拉特轉到卡耶爾朝手里，因為卡耶爾朝愈來愈受俄羅斯外交的影響，雖然英國人在施盡拉攏詭計。由於準備新的赫拉特進軍，英波關係就顯著惡化了。一八三六年，波斯大本營中的英國軍事使團團員就撤走了。

第十二節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間赫拉特的圍攻

一八三六年七月，穆罕默德沙帶著他的軍隊由德黑蘭開向赫拉特。但是為了確保他的後方，他就預先開到戈爾干城，以便征服土庫曼各部落。不過這次進軍却使波斯大軍遭到了慘敗，而且使波斯王的進軍赫拉特延誤了整整一年。直到一八三七年七月，波斯國王親自率領的三萬六千軍隊才推進到赫拉特。一八三七年十一月開始圍攻赫拉特。城市的防守是由英國軍官波丁格爾指揮的。英國人對赫拉特長官予以慷慨的金錢資助。波斯軍隊在赫拉特城下整整待了一個冬天，並且由於國王軍營中的普遍混亂，缺乏統一指揮，以及被英國人所賄買的文臣武將的播弄陰謀，所以白白耗費了軍需糧餉，却沒有占領了那座城。波斯軍隊在其將領鼓動之下主要地只是從事劫掠當地塔吉克居民，並且不久就迫使他們反對起自己來了。一八三八年二月，英國駐波斯公使，馬克尼爾出現于赫拉特城外的波斯王軍營中，強使波斯人撤圍。後來馬克尼爾潛入

赫拉特，以英方援助預許其長官迦姆侖并提議加強城防。一八三八年四月，俄羅斯公使西門尼奇伯爵來到波斯軍營，目的是在於積極推動這次圍攻。同他來的有一個大商隊，帶來武器和食糧。攻城工作的總監事宜就委派給俄羅斯武官卜拉倫別爾迦。但是由於波斯軍營中照樣是一片不堪設想的混亂狀態，所以這個武官組織圍攻的一切企圖便都毫無任何成就。駐在波斯王軍營的英國使節把波斯人的一切計劃都轉告了赫拉特人。馬克尼爾沒有達到撤圍目的，就宣布與波斯斷絕外交關係，并且在到达大不里士以後就在一八三八年七月三十日給波斯王送去撤赫拉特之圍的斷然要求，否則要以戰爭相威脅。同時，英國的分艦隊也出現在波斯灣。英國軍隊侵占了迦拉克島，並且勢將占領波斯的其他領土。這一次，波斯國王對英國人讓步了。波斯人在從赫拉特退走時，破壞了它的四郊，並且俘去了一大批當地居民。英國人的成功還不限於赫拉特的解圍。一八四一年十月，英國人又以新的不平等條約強加於波斯，根據那個條約，他們又得到了巨大的关税特惠，和在大不里士，德黑蘭及班狄爾一布什爾開設商業代理店的特權。

第十三節 英吉利將波斯轉變為銷售市場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急遽地擴大了對東方市場的紡織品輸出。英國人的大量印花布不但輸出到波斯，也輸出到外高加索，阿富汗，中亞細亞諸汗國，一直達到呼羅珊。

一八二八年英國輸往波斯的印花布是一萬一千五百万碼，而到了一八三四年，就是兩萬八千六百万碼了。單在大不里士一地（主要是通過土耳其），從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九年間，所輸入的英國布匹就達十四億一千三百万盧布，而在同一期間由大不里士所輸出的物品總值不過是三千万盧布。這種貿易制度毀滅了波斯的經濟，引起了財政危機並破壞了家庭工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

上万的紡織工人失掉了工作。家庭工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破坏，在農業上發生了嚴重的影响。現在，波斯農業的基本產品——棉、毛、絲——在國內的銷售量愈來愈少了，而英國，也因为有便宜的印度棉花，不再从波斯輸入棉花了。波斯棉的唯一顧主只剩下了俄罗斯。俄罗斯与英吉利不同，它在这个时期向波斯輸出的商品很少，却从波斯輸入了总值極大的商品。对俄貿易使波斯貿易达到出超，而并不曾破坏它的經濟。資本主义把波斯强制地拖入了世界市場。但是这个过程具有片面的性質。在波斯國內，陈旧的紡織品和武器的生產，銅、金和皮的手工制造，都一落千丈了，但是它的輕重工業工厂却沒有崛興起來。波斯轉变成了殖民主义國家推銷工業品的市場和原料產地。这就在波斯全部人民經濟中引起了破坏性的变化。商品貨幣关系擴大了，農民的貧窮化加剧了，同时，地主，官僚，僧侶和高利貸者，对他們的封建剝削却增長了。人們对于金錢感到大量需要。波斯國王，他的許多兒子和親戚，僧侶和世俗封建主，現在已不再滿足于实物地租，而愈來愈以貨幣地租代替了实物地租，而且租額每年都在增加。城市和農村的劳动者破產了。

金錢的勢力加速了貪污的波斯封建國家機構的瓦解。現在一切官爵地地道道是在買賣了。貪污行賄甚至在波斯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省長，縣長以及封建地主，愈來愈不向國庫繳納稅款了。

高級僧侶自身也拥有大片地產，并且無情地剝削他們的農民。十叶派僧侶由于举行宗教仪式并执行審判职务而無止境地掠夺居民。十叶派的偽聖人和偽君子，为了夺取其信徒的最后一文錢，不惜求助于宗教上的一切詭計。这就在廣大人民群众中間引起了对于僧侶，和对于为封建制度，为肆無忌憚而日益加剧的剝削作辯护的正統伊斯蘭教的一切思想家的嫌惡憎恨。

第十四節 一八四四——一八五二年間波斯和 南阿塞拜疆的巴布教徒起義

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由於英國資本的侵入，由於封建剝削的加強，由於世俗政權和封建政權的專橫，波斯人民中勞動群眾中的破產就有了一種廣泛的性質。在波斯國內，城市貧民的自發的騷動愈來愈頻繁了，而且城郊農村的農民也來參加其中。在許多情形下，這些騷動就轉變為反對國王政權的起義。巴布教徒成了起義的領導者——這些信徒就是塞伊德一阿里一穆罕默德學說的信徒。

塞伊德一阿里一穆罕默德一八二〇年生於設拉子。他是賣布小商人的兒子。他和他的將來親近輔佐和信徒都屬於謝伊克教派。謝伊克教派相信救主的迅速降臨，這位救主將建立正義王國，清理伊斯蘭教生活法典並使正統派免受官吏的專橫和僧侶的迫害。他們成了廣大群眾對當時封建壓迫的怨恨心理的表達者。他們的宣傳是在於反對統治者，官吏和僧侶們的禍國殃民。一八四三年，塞伊德一阿里一穆罕默德做了謝伊克教派的首領，隨後不久就宣布自己為巴布，巴布的意思是門，人們所渴望的救主的意志即通過這個門，傳達於人民。

巴布教徒運動特別有力地席卷了波斯北部和南阿塞拜疆。在這裡，除了經濟上的壓制和政治上的無權以外，還存在着民族的壓迫。

巴布教徒要求廢除國王宮廷和波斯貴族所沉湎的侈靡生活，要求確立人身的權利和財產的不可侵犯，要求裁撤俸田；巴布教徒希望審判官公正廉明法官大公無私，法律付諸實施。他們還要求減低租稅和男女平等。巴布教徒的觀點和宣傳同時反映了人民對於外國資本侵入波斯的汹涌聲勢的憤慨，由於這種侵入，勞動群眾的被剝削和貧窮化是更其加強了。巴布教徒的要求沒有陳述於任何固定型式中。這些要求都是由夢想解脫封建壓迫和求得較好命運

的人民口口相傳，加以增益的。在這個運動的最初階段，巴布教徒是商人階級利益的擁護人，當時的商人階級是由於封建主義的淫威和外國資本的猖獗而大感痛苦的。

第十五節 南阿塞拜疆的巴布教徒運動

巴布教徒的領導人阿迦—穆罕默德—阿里和牟拉—幼蘇夫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一年間在南阿塞拜疆開始宣傳他們的教義。阿迦—穆罕默德—阿里依靠着巴布的權威，不但要求改組支持現存秩序的伊斯蘭教，而且要求把祖國從波斯國王政權的淫威下解放出來。他和牟拉—幼蘇夫巡行阿塞拜疆各個農村，號召人民抵抗波斯封建主和法官的橫行霸道，領受巴布的教義，起來反對他們的逼害者。當巴布本人出現於南阿塞拜疆的時候，這裡的事變就獲得了更廣大的規模。

還在一八四四年時，巴布就到麥加去巡禮。在回到波斯以後，他在一八四四年就被逮捕了。但是巴布逃到了伊斯法罕長官那裡，那個長官待他很好。但是在一八四七年伊斯法罕長官死去以後，巴布又被捕獲，解到大不里士，從大不里士解到麥加。巴布住了監以後，就同其他被幽囚的巴布派寫了一部“默示錄”，在其中闡述了這個新教義的基本原理。巴布宣布自己是阿拉（主）的使者，“默示錄”是聖書。在“默示錄”中宣布了人類的平等，預言了巴布教徒的公正國王的降臨，預言了他們王國的建立，在那個王國中，外人的財產將分配給巴布的信徒，在那裡將沒有封建專橫，在那裡，將給貿易的順利發展保証必需的法律關係。巴布教徒從波斯許多城市中聚會到阿塞拜疆來。擁護巴布的人數增多了。大不里士西南方的米蘭村的農民全體承認自己是巴布的信徒。在大不里士本城中，城市貧民的發動愈益頻繁，騷動席卷了城郊的各个鄉村。

第十六節 巴布教徒在麻桑德倫的活動

在麻桑德倫省，巴布教徒活動的中心是在沙盧德東方的別德什村。巴布教徒在別德什傳教時宣布了更急進的思想，比巴布本人的教義更其過火。他們宣傳說，在將來的救世主王國中，一切財產將成為共同所有，每個人將在平等的條件下從其中領取自己的一份。他們大聲疾呼地反對納稅，要求廢除封建主的權利和特權，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別德什的巴布教徒遭到了殘酷的逼害，巴布教徒的女傳道員庫拉圖良被捕，解送到德黑蘭。另一個傳道員哈治—穆罕默德—阿里則逃出去，到達巴爾夫魯什；到了一八四八年夏末，從監獄逃出的牟拉—忽辛—別什魯伊也帶着四百個巴布教徒來到那裡。巴布教徒在麻桑德倫省各城各鄉，從事布道，並有顯著成功。

一八四八年九月初，在穆罕默德沙死後，就開始了封建黨羽的照例的爭權鬥爭，許多省長都被召回首都或被撤換了。在國內發生了封建叛亂和人民暴動。例如，在呼羅珊，沙拉爾汗的叛亂在繼續着；而在伊斯法罕、列什特和波斯其他城市，也都爆發了人民起義。歸根到底，國王所委派的南阿塞拜疆節度，王子納斯雷丁登了王位。在這個幼王下面，聰明有為的彌爾查—塔吉汗就成了實際的統治者，得到了元帥稱號。彌爾查—塔吉汗當他還在大不里士做納斯雷丁的總理大臣時，就深知巴布教的本質，並了解這個運動對於波斯封建主的全部危險性。因此，當他還在做總理大臣時，就已下令逮捕大不里士的一切教派信徒，並無情地鎮壓了巴布教徒的發動。但是許多教徒却能夠隱藏起來，到達晉詹城，在那裡秘密準備巴布教徒的起義。以牟拉—幼蘇夫為首的另一些教徒，則衝向麻桑德倫，在那裡巴布教徒已經利用國王死後省內事實上存在的無

政府状态而发动起义了。

第十七節 塞克—塔別爾西的起义。巴布和 阿迦—穆罕默德—阿里的死刑

在巴尔夫魯什，巴布教徒击退了当地汗派去討伐他們的隊伍并且占領了該城附近的商隊旅舍。后来他們就到达塞克—塔別爾西陵墓，在那里盤踞起來。他們在那里，企圖把他們的教义付諸实施，把他們的財產分給大众享用，实行共餐制。郊区農村的農民們也來归附巴布教徒，起义者的总数达二万人。農民們把大批存粮輸入塞克—塔別爾西。在牟拉—忽辛—別什魯伊領導之下建筑了有十二座塔樓的正規城堡，四周圍上土堤和水壕。巴布教徒絕對忠于他們的教义，都不怕死地与敌人奋勇作战。受塔吉汗的命令派去攻击堡壘守衛者的汗王的軍隊，初一交鋒，便被打散了。在这一次出击时，巴布教徒不但得以击破敌人，而且順便解救了被國王政权所逮捕的牟拉—幼苏夫，和企圖潛入塞克—塔別爾西的其他巴布教徒。在这次失利以后，塔吉汗又下令派常备軍隊开赴塞克—塔別爾西。但是在一八四九年二月三日夜里，被圍的人們就組織了四百名的部隊進行出击，并再度打敗了数千兵士的沙王軍隊。波斯歷史家曾描寫在这次会战中被击潰的沙王軍隊情況說，他們的逃跑“正如羊群在狼面前一样”。但是在出击时候，巴布教徒却遭受了沉重的損失——他們失掉了他們的領袖牟拉—忽辛；他是因伤而致命的。

哈治—穆罕默德—阿里率領了巴布教徒現在向塞克—塔別爾西調來了新的軍隊，帶來了大炮和炸藥并有能征慣戰的宿將加以指揮。堡壘四面都被圍困起來，并对被圍攻的人施放不断的炮火。巴布教徒既然与周圍鄉村切斷，就逐漸把糧彈用尽了。一部分保

衛者，主要是不久才來參加運動的那些農民，心驚胆落，開始離開了那座堡壘。剩下的為數不過三百人，仍然在繼續作英勇的抵抗。巴布教徒雖然損失慘重，飢餓欲絕，大勢已去，但是並沒有向沙政權投降。這時指揮沙軍隊的麥狄一庫里一彌爾查就以蒙混手段求得了他在公開戰爭中所不能求得的結果。麥狄一庫里一彌爾查憑着可蘭經發誓說，如果殘存下來的保衛塞克一塔別爾西的人放棄了那個堡壘，放下武器，他將保全他們的生命和自由。但是聽信這個誓言的巴布教徒，却在他們走出城外時被沙的兵士背信棄義地殺死了。至于哈治一穆罕默德一阿里，牟拉一幼蘇夫和起義的其他領袖，則被解送到巴爾夫魯什，并在非刑拷打之後于一八四九年八月被處了死刑。

儘管有沙政權的殘酷逼害，巴布信徒的人數還是愈來愈增加了。特別是南阿塞拜疆和其大城大不里士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全波斯的巴布教徒都匯合到那裡了。住在監中的巴布和其親近朋友還和人民保持着聯繫，並號召他們為建立神聖的正義王國而鬥爭。政府當局認為巴布教徒運動對於封建秩序是一種嚴重的危險，所以就下令把这个運動的兩個主要領袖，即巴布本人和阿塞拜疆人阿迦一穆罕默德一阿里處了死刑。

一八五〇年七月十九日，巴布和阿迦一穆罕默德一阿里在大不里士被處了死刑。在巴布和阿迦一穆罕默德一阿里被處死以後，他們的許多信徒都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不過就是這樣，也沒有摧毀了巴布教徒的鬥爭意志。

第十八節 晉詹的巴布教徒起義

晉詹及其四周的居民基本上是阿塞拜疆人。晉詹城中有數千名巴布教徒。他們的首領是在居民中間享有很大聲望的晉詹教長，

牟拉—穆罕默德—阿里。参加这个运动的有晋詹的手工業者和貧民，还有附近鄉村里的農民。晋詹城巴布教徒利用着沙的政府在一八四九年忙于鎮压呼罗珊的沙拉尔起义，忙于圍攻塞克—塔別尔西，忙于蕩平大不里士的巴布教徒运动的机会，曾秘密購置了大量武器，彈藥和糧餉。他們拥有有組織的武裝力量，这种兵力是由各地散处的民兵隊伍組成，他們受着司令員的領導，并有統一的指揮。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巴布教徒占領了那座城市的堡壘，到八月就構筑了四十八处防御工事并設立了鑄造厂，制造大炮，子彈，火藥。常备軍帶着大炮开到晋詹，去鎮压起义。塞克—塔別尔西巴布教徒遭受屠殺的消息，在战士行列里引起了一些混乱。多數農民离开城市分散回鄉去了。但是剩下來保衛晋詹城堡的人却向牟拉—穆罕默德宣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晋詹的妇女和少年也与男子并肩作战，抵抗沙的軍隊。其中特別突出的是指揮着一个武裝巴布教徒別动隊的女英雄。她起了一个男人名字，叫魯斯騰—阿里，并且在最危險的作战地点，以無畏精神進行撕殺，使得波斯王軍恐怖失色。

敌人的屡次攻击并沒有能摧折巴布教徒的抵抗。于是沙就下令用炮火把晋詹轟成平地，并把守城者以及老幼都全部屠殺了。波斯王軍冲入城中以后，据波斯歷史家說，“就如餓狼一样殘殺兒童和妇女。”在这場殘酷而不平等的斗争中，巴布教徒的大無畏的領袖牟拉—穆罕默德—阿里受了致命伤。在他死后，殘存的男子，妇女和少年重新發誓，不向他們所憎恨的敌人投降。在長期圍攻晋詹城期間，沙的軍隊損失了八千士兵。巴布教徒死得剩下一个人，國王的劊子手們也只剩下几个受了重伤的，而如人所說，其中每一个人要值“一五〇〇名以上的步兵和近衛兵”。一年以后（一八五〇年），波斯王軍鎮压了奈雷斯最后的一次大規模起义。

但是巴布教徒仍然在地下繼續他們的活動。德黑蘭巴布教徒的領袖是牟拉一塞克一阿里。德黑蘭的巴布教徒秘密會社是與阿塞拜疆，麻桑德倫和呼羅珊的巴布教徒通着聲氣的。這個會社因為目的在於奪取政權，所以就在德黑蘭準備反政府的武裝起義。

首都巴布教徒的發動原計劃由刺殺波斯王開始。十二個巴布教徒被指派進行暗殺。但是這次謀殺並沒有能成功，沙只受了一點輕傷。這次謀殺事件以後（一八五二年八月），國內就對巴布教徒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單在德黑蘭一處就逮捕了四百名巴布教徒。其中只有七名背棄了巴布教義，其餘三九三人在受了駭人聽聞的拷打以後，被處了死刑。

第十九節 巴布教徒起義的性質和推动力。失敗的原因

因外國工業品（主要的是英國製造的）廣泛侵入波斯而引起的手工業者、農民和商人的大規模破產，給巴布教徒的反封建起義準備了基礎。歐洲人的這種殖民主義侵入還引起了封建剝削的加強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急劇尖銳化。在南阿塞拜疆，除此而外又加上了當地居民從波斯統治者方面所受到的民族壓迫。

在巴布教徒起義之先，几乎到處都發生了城市貧民的騷動。巴布教徒起義就是這些發動的直接延續，並且甚至與它們合流起來。一切巴布教徒起義都是從城市發生。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外國工業品的侵入首先就打擊了波斯各城市的手工業生產。巴布教徒起義的基本動力是破了產的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和城郊的顛連無告的農民。絕大多數農民群眾，都沒有公開參加巴布教徒起義。恩格斯在“德意志農民戰爭”中寫道：“不論使農民呻吟於其下的壓迫是怎樣地沉重，而激動他們起義仍然是很困難的。他們的分散性極其有力地妨礙了共同協議的可能性。”^Θ

在封建涣散性远甚于十六世紀的德意志的波斯的条件下，農民群众大多都不曾揭竿而起，从事斗争。就是農民階級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整体，而还分成定居農民和游牧農民。游牧農民不但不支持巴布教徒，反而在各自汗的領導下去参加鎮压他們。在塞克一塔別爾西、晉詹和奈雷斯，近郊農村的農民虽然归附了巴布教徒，可是他們并不曾構成起义者的基本核心。參加巴布教徒运动的还有破了產的中小商人，以及与城市商業手工業集團有密切联系的中下層僧侶首腦。在起初，反对沙的政权并想利用这个运动以达其自私利益的某些高級官員，也曾参加过这个运动。

巴布教徒运动的領導者和思想家基本上是中級僧侶階層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說，这些人物就其利益和出身而論是和城市中商業手工業者群众有密切关系的。巴布本人就是商人的兒子。

巴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愈往前發展，它就愈革命化了。在一起初，巴布教徒在布道时只是号召人們消極等待救主(即馬狹)的來臨，后来巴布教徒便决心从他們里边拥戴救主即巴布來，以便加速在塵世上建立新的正义秩序。經驗很快地就使巴布教徒相信，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借武力，借手中的武器才有可能。巴布教徒的領袖对貧民說：“你們去，把你們在國王宮廷中，在僧俗顯貴的壯丽宮殿中，在你們暴君的箱子中所發現的一切都拿來——一切都是你們的。在此以后，塵世上一切王國也都是你們的。”

巴布教徒起义失敗的原因在于：它們的涣散性和地方性(这是波斯國家分散性的結果)，还在于城市中的革命發动沒有得到農民战争的支持，最后还在于，他們不繼續大胆的攻击行动而使敌人無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二六頁。

喘息机会，却只限于夺取个别城市，而随后则只是消极坐待沙的军队开到来围攻他们。

沙的政府，封建主，大商人和高级僧侣对巴布教徒宣布了残酷的战争，成千的巴布教徒被投到牢狱，绞死，或用大炮射死。但是巴布教徒运动所遭受的最厉害的打击，使它一蹶不振的打击，不是来自逼害和杀戮，而是来自别哈乌拉，巴布的继承人。

弥尔查忽辛·别哈乌拉是沙的大臣的儿子，他反映了大商人阶级的利益。当他加入了巴布教徒运动以后，他就尽全力反对巴布教徒的好战精神和他们的革命斗争方法。别哈乌拉谆谆教人顺从，号召巴布教徒放下武器。别哈乌拉教训人们说：“宁人殺我，毋我殺人。”他号召他的信徒们来执行波斯王、他的节度和僧侣的一切命令，因为他们是“神圣正义的化身”。别哈乌拉成了一切私有财产（其中包括着封建财产）和人类的社会不平等的坚决拥护者。他宣传要创立统一世界国家和统一语言的世界主义思想。别哈乌拉的信徒为了区别于巴布教徒起见开始自称为别哈教徒。这个与本民族格格不入的商人集团，主要地是买办，后来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代理人，并以其神秘主义世界主义的宣传促使波斯轉变成半殖民地。

第二十節 弥尔查·塔吉汗及其改革。

呼罗珊的沙拉尔叛变

弥尔查·塔吉汗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他虽然出身寒微，（译者按他原是一个厨师。）可是他在官阶上升得很快，一八四八年已被任命为纳斯雷丁沙下面的宰辅了。当做了国家行政的首领以后，弥尔查·塔吉汗就以严厉手段实行严格军事训练，并大大加强了军队。现有的一切兵力全都用在讨平巴布教徒和镇压呼罗珊

的沙拉尔叛变上了。

还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开始的呼罗珊的沙拉尔叛变，对于波斯所以危险，不但因为它是国内的封建骚乱，主要的还是因为沙拉尔与英国人，与国外流亡者，即卡耶尔朝的成员，保持着联系。沙拉尔的父亲，在位的波斯王的父辈，阿拉亚尔汗·阿沙费道拉，被逐出波斯，靠着英国的津贴为生。沙拉尔要求把他父亲召回波斯，并任命他以宰辅和呼罗珊长官之职。沙拉尔本人也得到英国印度政府的资助。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力逼波斯沙接受他的调停，以便“和平了结呼罗珊的冲突”。俄罗斯则要求坚决镇压叛乱。

英国外交在支持沙拉尔的叛乱时，一面利用它来削弱波斯，一面也以此为压迫沙王，使他断绝俄罗斯影响的方法。

对呼罗珊叛变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国王军队之占领麦什特和沙拉尔本人的伏诛结束了。

弥尔查·塔吉汗就是在镇压了巴布教徒运动和沙拉尔叛变以后，仍然继续巩固和改组军队。他打算把军队的数目扩充到十万人，并实行全波斯的统一军队编制——“门兵制”(бониче)。每一门，即家有十人的农户，都从自己家中派出新兵一名。

弥尔查·塔吉汗还想在德黑兰开办军事学校。在弥尔查·塔吉汗解职以后，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才开设了这种学校。他还调整了武器的生产，组织了现代化的警察。为了保卫商队商道，又创立了特殊的队伍。

弥尔查·塔吉汗的军事改革需要大批资金，同时波斯国家的财政状况却极为困难。由于包税制度的实施，由于大封建主的猖狂的贪污受贿，监守自盗，专横暴慢，擅作威福，所以国库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减少了。弥尔查·塔吉汗开始采取整理财政的措施。宫内的侍役和官吏大批裁撤了，他们的薪俸减到了一半。许多王族——

王子和卡耶爾朝的成員們——的俸田都被裁撤了。他們原來从這些俸田收得大批進款，現在則只給他們規定了低微的年金。

彌爾查·塔吉汗下令剝奪了僧侶的一部分供养田。对宰輔懷有敵意的許多有勢力的阿訇都被撤了職，而代以政府所愜意的人。

彌爾查·塔吉汗在其對外政策中努力利用互相競爭的兩大國——英吉利與俄羅斯——的矛盾，以便削弱外國對波斯的影響。他在對外國的關係方面，使波斯達到了獨立與平等地位。他清楚地了解到，威脅波斯獨立的主要危險是由英國方面來的，英國是在企圖通過它所賄買的宮廷貴族傀儡和邊區封建主而使波斯的經濟和外交完全受自己的支配。彌爾查·塔吉汗屢次聲言：“他不讓大不里士或布什爾的英國領事們妄想他們可以任意亂管閑事，或給人口實議論說，波斯政府一舉一動都受着英國公使的指使。”

彌爾查·塔吉汗的內政改革和外交政策，把封建貴族黨羽，有勢力的僧侶階層和英國公使都激起來反對他。本來對彌爾查·塔吉汗長時期地完全信任的波斯幼王納斯雷丁却逐漸倒向到他的敵人一方面了。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國王宣布把彌爾查·塔吉汗解職，並剝奪了他的一切官銜和官職。英國的傀儡，彌爾查阿迦汗·奴雷被任命為宰輔。彌爾查·塔吉汗被流放到喀善。一八五二年一月，人們奉國王命令就在那裡把他處死了。

彌爾查·塔吉汗的改革並沒有觸動波斯封建關係的基礎。這原是旨在加強國王政權，加強封建地主階級地位的一種上層改革。

彌爾查·塔吉汗的改革使農民的地位趨於惡化，它們給農民帶來了更加苛酷的剝削，使他們愈益依附於封建主。這些改革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們有几分提高了波斯對於殖民主義諸強國的抵抗力。

在短期間內，汗、僧侶、官僚貴族就使彌爾查·塔吉汗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化為烏有了。在鎮壓了巴布教徒起義以後，這些所費

不貲的改革（尤其是軍事改革）就不再為波斯統治上層分子所需要，而這些分子後來便都變成了外國殖民主義的工具和支柱了。

第二十一節 英俄的角逐和第二次爭奪赫拉特的戰爭

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吉利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急劇地尖銳化起來了。英吉利千方百計想削弱俄羅斯在波斯的日益鞏固的地位，并从俄羅斯手中夺取高加索和外高加索。

赫拉特再度獲得了重要的意義——它必然會成為英國強盜在中亞細亞的戰略基地。恩格斯在其“英吉利與俄羅斯在阿富汗”那篇論文中關於赫拉特這個重要戰略地點的重大意義，曾經寫道：“赫拉特這個地方一到了列強手裡，對於伊朗和土耳其斯坦，對於波斯和阿姆河外的土地，就成為居高臨下的地方了。”[⊖]

富饒的赫拉特地區也把波斯吸引來了。

在東方戰爭期間，波斯沙估計到英國人因曠日持久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不能脫身，所以就決心利用這個機會來占領赫拉特。此外，德黑蘭的人們也害怕阿富汗酋長道士特—穆罕默德在一八五五年佔了坎達哈以後，不久就會向赫拉特伸手。在道士特—穆罕默德背後還有英國在支持他，英國並在一八五五那年與他訂了友好條約。

一八五六年春，波斯軍隊從麥什特出發，不久就佔了古雷安，進抵赫拉特。一八五六年十月赫拉特被攻下來。英吉利以宣戰來回答此事。英國軍隊開到波斯灣，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在班狄爾·布什爾登了陸。一八五七年三月英國人佔領了卡倫河上的重要港埠牟哈麥拉（現在的霍連謝赫），並沿卡倫河而上輕而易舉地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一三四頁。

就占領了阿瓦士城。在此以后，英軍司令官就接到消息說，一八五七年三月四日在巴黎簽訂了英波和平條約。英吉利約定把英國軍隊撤出波斯領土，波斯約定把軍隊撤出赫拉特和阿富汗。波斯國王永遠放棄了對赫拉特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要求。在與阿富汗發生衝突的場合下，波斯國王約定請求英國人居間調停。和平條約所以簽訂得這樣快，英國軍隊所以從波斯撤退，是由于印度的局勢緊張，英國人火速需要軍隊；當時印度爆發了初次的暴動，這些暴動就是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民族起義的先聲。在英波和平條約締結以後，英國在波斯的勢力就大為加強了。

第二十二節 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年間 波斯對土庫曼的戰爭

波斯的封建主們不只一次地企圖對土庫曼人確立其統治。土庫曼人在許多世紀中對波斯強盜進行過鬥爭。波斯國王因為與英國作戰失利，希望恢復他的威信，就對土庫曼開始了劫掠性的戰爭。一八五七年，呼羅珊長官蘇丹－牟拉德·彌爾查把土庫曼各部族的酋長都請到麥什特去開會議事。他們在麥什特全體被捕（約八十人），投到獄里。在這次背信行為以後，呼羅珊長官就把他的軍隊開入土庫曼；他們攻取了謀夫，對於和平居民施加了駭人聽聞的鎮壓，此後，又因為害怕土庫曼人的報復就返回國內去了。一八六〇年，呼羅珊新任總督哈姆查－彌爾查，又進攻了一次謀夫，波斯人又一次把這座城市搶劫一空。但是在土庫曼的設防營壘，帖克附近，波斯軍隊却遭到了慘敗。土庫曼人奪回了波斯人所搶去的財產，鹵獲了大批武器。一八六一年，波斯軍隊又從塞拉克司突然襲擊土庫曼人，但是又敗逃回國。波斯軍隊雖然從土庫曼人手里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可是沙的政府仍不斷派遣軍隊去征服土庫曼人，對他們的城市和村落進行毀滅性的襲擊。

第十四章

阿富汗

第一節 阿富汗的封建內鬥

从十七世紀末叶起，不断的封建叛乱和內战成了杜拉尼強國的真正潰瘍。年輕的蔡曼（其統治期間为由一七九三至一八〇一年），帖木兒沙的嗣子，企圖巩固沙的政权，恢复其顯赫有名的祖父的侵略政策。起先，他給了杜拉尼諸汗以大量新的特惠，那顯然是希望使他們倾向于自己。这一点所以尤其顯得重要，乃是因为蔡曼沙事实上是被强大的巴英达汗扶上王位的，而巴英达汗乃是杜拉尼族最大的分支之一，即巴拉克塞伊族的會長。这个年幼的沙曾不得不对自己的兄弟們進行殘酷的內哄斗争。最后，駐于坎达哈的他的一个兄弟被俘虜，并被沙下令剜去了眼睛，而在赫拉特負隅自守的另一个兄弟，馬赫牟德，则被赶出赫拉特，逃往波斯去了。在这个長期內战期間，杜拉尼貴族不只一次地背叛了蔡曼沙，而轉到他的敌方。蔡曼沙在战胜自己兄弟們以后，得意忘形地开始專橫暴虐起來，剥夺了許多杜拉尼汗的世襲高級國家官职，甚至把某些汗的土地和財產也剥夺了。蔡曼沙的这些手段沒有摧毁了杜拉尼諸汗的实力和威力，只有把他們更加激怒了。

蔡曼沙在其短暫的統治期間，在國外的巴尔克，俾路支和信德，取得了一些勝利。不过这些地区只是在名义上承認自己是杜拉尼強國的附屬國，而完全不(除了信德以外) 繳納任何貢賦。但是蔡曼沙却是非常感到資金的不足，而他为了贍养軍隊尤其需要

資金，因为軍隊乃是他的廣泛侵略計劃的工具，并且是他用來对付要作亂的阿富汗諸汗的重要支柱。蔡曼沙的主要的侵略目的乃是印度，說得更確切些，就是旁遮普和德里。印度當時的局面也有几分有利于阿富汗人。英國人在这時候，已經穩穩掌有了印度的大部分，不過這也就給他們造成了不少敵人。英國人的死敵鐵普蘇丹請蔡曼沙到印度去，打算建立迈索爾和阿富汗兩個伊斯蘭教國家的聯盟，共同與東印度公司和馬拉特人進行斗争。被英國人剝奪了自己領地的羅希爾康德諸汗和其他王公也請他往印度去。甚至處于東印度公司“保護”之下的那些不自主的英國藩臣，就像敖德省太守，也都答應支持蔡曼沙。

蔡曼沙有四次侵入印度，甚至到达旁遮普的首都拉合爾，但是每次遠征結果都失敗了。在阿富汗爆發了照例出現的封建叛亂，迫使沙和他的軍隊拋棄一切，中途折回本國。這幾次遠征也沒有贏得大批鹵獲物，因為蔡曼沙企圖博得旁遮普塞克教派將領歡心，禁止阿富汗軍隊劫掠他們的轄區，这就引起了自己士兵不滿。

這些次遠征辜負了阿富汗沙的希望，但是仍然嚴重地嚇壞了英國人。英國人所處的危境因為蔡曼沙是鐵普蘇丹的同盟者，而鐵普又正與拿破侖進行着同盟談判而更为加深了。同時，法蘭西人又竭力想把波斯拉攏到自己一方面來。馬克思關於這一點曾寫道：“拿破侖在東方也在播弄陰謀；加爾各答的‘商販’們在法國，波斯，阿富汗這樣一些國家的勾結面前發抖了。”[⊖]

東印度公司一面準備徹底粉碎迈索爾國（英國人在一七九九年春天開始了反對迈索爾的戰爭），同時又不得不在敖德駐扎兩萬人的軍隊，作為防禦蔡曼沙的掩護隊伍（蔡曼沙是在一七九八——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五頁。

一七九九年冬季最后一次侵入旁遮普的）。印度总督韋里斯來曾經十分露骨而無耻地向倫敦報告英國人的对策說：“在他本國政府中挑唆爭端并在鄰國波斯與其屬地之間燃起仇恨——這就是我們對蔡曼沙所採取的防禦辦法。”

還在一七九七年時，東印度公司就曾派它的間諜麥狄阿里汗到德黑蘭。他購買卡耶爾朝支持逃在波斯的阿富汗王子馬赫牟德，為了爭取王位，繼續與其兄弟蔡曼沙進行鬥爭。馬赫牟德在英國人策動之下對赫拉特所發動的進軍雖然有波斯軍隊參加，結果是失敗了，不過蔡曼沙聽到這次進軍的消息的時候，他正在印度。他立刻把他的軍隊調回國內。阿富汗軍隊在歸途上損失了許多人員和全部炮隊。欠餉不發和幾次印度遠征的徹底挫敗，使得蔡曼沙的兵士大批逃亡了。他失掉了他自己的軍事支柱。以巴英達汗為首的杜拉尼貴族利用了這個機會，並且組織了反蔡曼沙的陰謀。那個陰謀被揭露了，參加陰謀的人於一八〇〇年在坎達哈被處死刑。對於杜拉尼汗國的當權首腦所加的這種膺懲，把所有不滿的分子結成一體，一致憎惡起蔡曼沙來。沒有過了幾個月，被處死的巴英達汗的兒子法特汗就把王子馬赫牟德從波斯送到坎達哈，並且在杜拉尼諸酋長的完全贊同之下，把他擁立在沙的位上。蔡曼沙曾經企圖逃脫，但是被叛徒交出來，並被其兄弟馬赫牟德下令剝了眼睛。

英國的印度總督會借這個機會大言不慚地自誇過他那在阿富汗國內煽起內亂和挑撥阿富汗和波斯作對的政策的成功。韋里斯來向倫敦是這樣報告的：

“麥狄阿里汗奉着我的命令所給予王子馬赫牟德的援助，才使這個王子有可能引起擾攘局面，那種局面在不久以前終於以蔡曼沙的遭受挫敗，被人推翻王位，和他的政權的徹底復滅而結束了。蔡曼沙的奮發有為的統一政府，被阿富汗國內的到處混亂狀況所代替了，這是極其有利于我們在這方面的安全的。”

第二節 封建騷動和人民起義

馬赫牟德沙的短暫的統治期間(一八〇一一—一八〇三年)全部都消逝在与其他僭位者，首先是与他的弟弟舒闔的內哄中。

西里薩伊部落的農民和游牧人企圖利用这些变乱，以便推翻他們的封建主在他們头上所建立的杜拉尼諸汗的政权。西里薩伊族把他們的一个酋長宣布为阿富汗沙以后，就在一八〇一年同时对喀布尔和坎达哈兩地進軍。西里薩伊民軍几乎沒有火器，他們根本没有大炮。他們只是烏合之众，不費什么事情就被沙的軍隊所击潰了。一八〇二年西里薩伊族的新的起义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馬赫牟德沙被法特汗拥立到王位上，法特汗此后就成了他的一手遮天的大臣。但是在人民方面却把这位新沙看作是卡耶尔朝的傀儡，而且他因为企圖延攬波斯人，并在喀布尔推行波斯風尚，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僧侶們也控訴馬赫牟德背叛伊斯蘭正教而墮入波斯十叶派的邪說。組成沙的近衛軍的十叶派凱塞爾巴世隊伍的無法無天的奸淫擄掠更使得人民再也無法忍耐了。一八〇二年，首都爆發了人民起义。起义的目标不但在于馬赫牟德沙的凱塞爾巴世近衛軍，而且在于沙王本人。附近的各部落也都來參加喀布尔市民，主要是塔吉克人的發动。大臣法特汗能够用武装力量把这次暴动鎮压下去。但是馬赫牟德沙所引起人民的不滿愈來愈增長了。与他敌对的封建党徒利用了这种情勢。在市民的積極支援下，这伙党羽給舒闔打开了喀布尔的城門(一八〇三年)。舒闔做了沙王。馬赫牟德被監禁在巴拉西薩尔——喀布尔的衛城。法特汗則被放逐了。

不論那一个封建匪帮，当其每次把一个新汗拥立到沙位上时，

他們總要向他求得官職、金錢和賜田等慷慨贈與。馬赫牟德固然如此，舒闍也不兩樣。舒闍是被阿富汗西部諸汗和希迦普爾[⊖]與佩沙沃爾兩地的大商人和印度高利貸者的聯合力量擁立起來的。兩方面都熱心于恢復印度與其近鄰（通過阿富汗）間的過境貿易。

舒闍把早已被先前歷次叛亂和戰爭所枯竭了的剩余的國帑分發給他的拥护者們。沙還把他所能支配的少數出息多的田地分給他們，作為賜田。舒闍沙既然沒了公款，沒了土地，沒了經常收入，因而也不可能贍養軍隊，所以他就陷于顯然柔弱無能地步。他引不起人的恐怖，只引起人的蔑視。在他當權期間（一八〇三——一八〇九年），封建貴族的作威作福，無法無天，簡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三節 爰爾芬斯頓使節（一八〇九年）

阿富汗邊境是印度最易受攻擊的一個地點。印度洋上一切進出海口都被英國的設防基地所封鎖。當時的海路也是歸英國艦隊支配着。但是這個強大的海上強國在陸地上却是柔弱的。英國強盜對於被奴役的印度人民的政權並不穩固。因此，英國殖民者每遇到與波斯和阿富汗為鄰的印度大陸邊界上發生了任何糾葛時，總是風聲鶴唳，虛驚一場。這樣，英國人就不擇任何手段來排除蔡曼沙，深恐他也如鐵普蘇丹一樣成了法國人的盟友。一八〇七年法波同盟的簽定和拿破侖通過波斯及阿富汗進攻印度的新計劃，引起了英國當局的極大驚慌。他們向波斯、阿富汗和旁遮普的朗吉脫·辛格都派出使節，以便抵制法國的陰謀。同時，英國人又

[⊖] 希迦普爾是阿富汗商人——游牧人，即所謂波溫德（意謂行商）的基本貨物集散地。印度的高利貸者和商人等富裕僑民都集中在此，而對波斯、阿富汗和中亞細亞進行着活躍的貿易。

在“防衛”其印度屬地的幌子下对中亞細亞推行其侵略政策。一八〇九年，东印度公司的使節爱尔芬斯頓來到佩沙沃。阿富汗的封建騷亂使他与舒闍沙所可能訂立的條約不能实行，而且在法波同盟破裂和拿破侖進攻印度計劃幻滅以后，爱尔芬斯頓使团本身也就失掉了它的意义。爱尔芬斯頓不久就离开阿富汗，他的使团的唯一收穫就是他所編纂的詳細的阿富汗志。

第四節 薩都采朝的推翻

一八〇九年，法特汗推翻了舒闍，第二次拥立馬赫牟德为沙王（一八〇九——一八一五年）。至于舒闍，則被逐出了阿富汗，而在信德和旁遮普过着亡命生活，有时并且从事搶劫貿易商隊。他多次企圖恢复王位，但都失敗了；他起初是靠着他的朋友（希迦普尔的印度商人）的資助，后来是靠着英國人的資助。他因为貧不自給，对故國失掉任何影响，所以最后就只好托庇于东印度公司的轄区以内，而依公司的撫卹金生活。英國人所以把他团弄到自己手里，是要准备進一步干涉阿富汗內政。

法特汗重新作了大臣，并以馬赫牟德沙的名义独斷獨行地發号施令。这一次，法特汗的努力所在，乃是認真約束阿富汗諸汗的放縱無度和制止封建内鬨。这个政策就表示了正在成熟中的社会要求。这时阿富汗國內已經創設了几許政治統一的先决条件。这种統一的基礎就是商品貨幣关系的發展；当时，在大城市周圍，如喀布尔、佩沙沃、坎达哈以及受阿富汗人支配的赫拉特，都已形成了或多或少閉关自守的地区市場，而商品貨幣关系就在这些市場的範圍中發展起來。封建的叛乱和世界商道的改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阿富汗的居間貿易，但是它們極少触动了地方的，也可以說是省內的交易，而这种交易正好助長了地方的集权化。

除此而外，阿富汗人又在到处繼續不断地由畜牧業轉到農業上來。而促成此事的是游牧部族貴族的强大，是這些貴族的繼續夺取牧場，是加紧普通群众破產的連年戰爭。群众一經定居于土地上，就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促進了耕地面積的擴大。至于各省区政治統一的階級前提，則它們在二十年封建叛亂时期中已經准备好了。首先，一七九〇至一八〇九年間殘酷內戰和內鬨的結果，那在这个时期大家知道曾經積極參加过血腥事件的杜拉尼諸汗的氏族，大部分都已歼滅了。阿富汗許多其他部族的汗國和貴族，也都同样遭了歼滅，只是規模小些罢了。但是某些最強大的家族却从这些戰爭中極度强盛起來，而且他們轄区的大為擴展，致使它們成为真正的酋長國。法特汗及其許多兄弟，即巴拉克塞伊族，特別是这种情形。他們憑着沙的各种賞賜，一部分也靠着暴力来夺取，已經使廣大田野属于自己，而且他們在坎达哈省也享有压倒一切的勢力。馬赫牟德沙的兄弟之一，薩都采族的王子，菲魯苏丁在赫拉特就占着这样一种特殊分封藩主的地位。在札拉拉巴德地区，也有莫曼德族諸汗，即拉尔普尔家崛起起來。在先前，这些強大的封建主所需要的是無秩序和無政府状态，好不擇手段地來擴充自己的領地，但是他們現在却需要秩序和巩固的政权，好保衛他們的財富和土地不受任何侵犯。同时，他們还需要这种巩固的政权來鎮压劳动人民，鎮压被剥削人民，而首先是鎮压農民。統一的过程和阿富汗大封建地產的增長，只是意味着先前自由的部落成員，阿富汗战士，和先前住在自己土地上并不向任何人交租納稅的農夫，轉变为賦役農民，他沒有权利，部分地失掉土地，并要向地主交捐納稅，身服徭役而困苦不堪。为了完成对農民的这种剥夺，并不需要个别封建主的暴力和强制，而是需要整个封建主階級的暴力來加以巩固——那就是巩固的（并相对地集权化的）國家政权。人民起

義的經驗給了封建主們以許多教訓。

大臣法特汗的活動並不是孤立無援的。他不久就發現了他的弟弟，即統帥道士特·穆罕默德汗是他的果敢有為，深可畀依的一個輔佐。在短期間內，大臣和統帥就把阿富汗衝要省區平服了，並派自己的兄弟和其他親屬作為那些省區的長官。只有坎達哈和赫拉特是例外，因為當時駐扎坎達哈的是馬赫牟德沙諸子之一迦姆侖，至於赫拉特，則沙的兄弟、王子菲魯蘇丁還在那裡盤踞着。

統治着佩沙沃，哥疾寧和所征服的印度省區克什米尔與信德的巴拉克塞伊族諸兄弟們和駐扎坎達哈的迦姆侖，最後還有赫拉特的菲魯蘇丁，都愈來愈嚴峻地鎮壓叛變的企圖，對於不馴服的封建主往往處以死刑，沒收其財產。杜拉尼貴族尤其遭到迦姆侖的毒手；杜拉尼貴族因為已經削弱，並且內部分裂，所以都伏伏貼貼忍受着這個殘忍暴君的任何酷虐和迫害。至於道士特·穆罕默德，則正忙於征服庫喜斯坦——住在这个省區中的是好戰的山區塔吉克人，即阿富汗著名的精銳步兵。庫喜斯坦的塔吉克人的遭殃的地方是在於他們那些為數眾多的小汗是處於經常火并狀態之中的。他們或是一個一個被道士特·穆罕默德所消滅，或是被他所屈服。

一八一四年，波斯軍隊開到了赫拉特。王子菲魯蘇丁不信賴自己的兵力，於是就向馬赫牟德沙求援。法特汗奉沙的命令帶著軍隊開到赫拉特，擊潰並驅逐了波斯人，但是却順便剝奪了菲魯蘇丁對這座城市和其省區的政權。馬赫牟德沙的兒子，王子迦姆侖，恐怕法特汗尾大不掉，在行軍時把他誘到自己帳中，下令剜了他的眼睛（一八一五年），隨後並以磔刑把他處死。這種懲處引起了巴拉克塞伊諸汗的暴動。不論馬赫牟德沙或王子迦姆侖都沒有實在的政權。事實上他們都是处在巴拉克塞伊族的手掌中，這一族人

都是法特汗的兄弟行和親戚，都是阿富汗冲要省区的長官。巴拉克塞伊諸兄弟为了要給被殺害的法特汗复仇，就开兵襲击馬赫牟德，推翻了他的王位。馬赫牟德和迦姆侖在歷尽千辛万苦之后，才到达还处在前朝手中的赫拉特。至于阿富汗本土，則它瓦解为几个独立的酋長國，而法特汗諸兄弟和諸子就作为独立君主开始來治理这些領地。

第五節 阿富汗瓦解为几个独立的酋長國

这些酋長國(喀布尔，坎达哈，佩沙沃，还有赫拉特)各自都是一个独立的領地，而以酋長为其首領，酋長具有專制政权，而从忠于他并依附他的人当中任用文武官員。酋長不計較这些人出自哪个氏族和哪个部落。这种按照土地和居住地方設官分职的原則終于战胜了先前血緣親族的联盟。这是一些封建領地，在那里，酋長作为最有力和最强大的封建主而拥有充分的政权。

平定阿富汗貴族中的不馴首腦和把阿富汗劳动群众轉变为賦役農民——这就是酋長政策的基礎，这种政策是不惜采用最残酷的血腥手段來實現的。这种政策得到了整个封建主階級的支持。農民因为拒絕繳納增加無度的租稅，就引起了討伐隊的派遣，鄉村的焚燒。牲畜的驅走和租稅的課征增到兩倍，甚或三倍。城市居民也遭受了殘暴迫害，經常为其生命財產担驚受怕。封建的叛乱，農民的起义和相互的斗争，削弱了这些酋長國，破坏了他們在外敌面前的防衛能力。阿富汗酋長國中最弱的是佩沙沃，最雄强的是喀布尔。巴拉克塞伊族汗，即佩沙沃的領主們，只統治着这座城市近郊的農民，而对于鄰近的阿富汗各部落和其中人数最多的幼苏夫查人，还未拥有强制的政权。赫拉特的薩都采族諸沙之所以削弱，是由于他們依靠着阿富汗軍事封建上層分子，而这些分子在当地

非阿富汗居民（塔吉克人、赫查雷人等）群众中只構成人数很少的統治階級。在赫拉特會長國中，全体阿富汗人（包括游牧人在內）在居民总数中不过占百分之十至十五。至于喀布尔會長國，則它在民族成分上是較为一致的。除此以外，它还处于坎达哈和佩沙沃之間的有利的中間地位，不易受外敌侵入，并且控制着印度和中亞細亞之間的重要商路。从十九世紀前几十年起，这条商路就因为英國和俄國的商品侵入亞洲和中亞細亞各國經濟生活的某些活躍，而有了重大的意义。

馬匹和生絲由布哈尔，經過喀布尔，达到印度；銅、鋼、鐵、紙，最后还有糖，也沿着这条商路由俄罗斯达到阿富汗。輸入喀布尔的俄罗斯商品，为数并不減于英國的商品。由印度通过这座城市輸往中亞細亞的，有植物顏料（藍靛），棉織品和克什米尔的披巾。喀布尔的商人帶着印度商品騎行到俄罗斯，常到馬卡里耶夫市場上，有时也到莫斯科。关税大約構成了喀布尔會長的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

統帥、道士特·穆罕默德汗在与其兄弟們進行了殘酷的斗争以后（一八一八——一八二六年），終于确立为喀布尔長官。不久他就把喀布尔、哥疾寧和札拉拉巴德統一在他的政权之下，并征服了位于喀布尔以北的塔吉克人的領土庫喜斯坦，而成为阿富汗的最强大的會長。道士特·穆罕默德一面殘酷地惩治叛乱的汗并無情地鎮压農民，同时却保护貿易并确保國內的安全。

一八二六年他采取了“异密”的称号，因而奠定君臨阿富汗的巴拉克塞伊朝的基礎。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企圖統一阿富汗，使它成为一个強國。同时鄰近諸國并沒有忘記利用阿富汗各會長國的柔弱和互相敌对，以便擴大自己的疆界。

还在一八一九年时，赫拉特長官迦姆侖，就承認自己是波斯沙

的藩臣，不过这并没有满足卡耶尔朝的欲望，一八二三和一八三三年，他们诚然曾经先后企图用武装力量征服这个酋长国，虽然没有成功。旁遮普的君主塞克教徒的大王朗吉脱·辛格的行动则较为坚决，较为成功。他征服了先前臣服于杜拉尼强国的印度西北各省——母兒坦（一八一八年）和克什米尔（一八一九年）。随后，塞克教徒就进而夺取印度河右岸的阿富汗土地，首先是佩沙沃。

第六節 塞克教徒的入侵和瓦哈比特派的活动

一八二三年，朗吉脱·辛格调派他的军队去彻底征服佩沙沃。塞克教徒在纳乌雪洛附近击溃了阿富汗人以后，就占领了佩沙沃。他们通过巴拉克塞伊族的诸统帅治理此地，而把这些叛徒留在佩沙沃，作为他们的藩臣和盟友。同时，塞克教徒又着手征服印度河和苏里曼山脉之间的其他阿富汗谷地。

在可怕的外患面前，阿富汗各部落情愿忘却内部纷争，放弃一部分自由，而服从一个能够统一他们，领导他们来对塞克教徒和巴拉克塞伊族叛徒（统帅）斗争的领袖。他们发现领导印度瓦哈比特派教门运动的首领、塞德—阿赫美德正是这样一个首领。从一八二七年起，他就成了对不信者进行“圣战”的宣传人和领导人。塞德—阿赫美德自称是神的使者，僧俗政权全都应当归他掌有，随后，他就企图在政治上统一幼苏夫查人。起初，幼苏夫查人同意向他缴纳什一税，并绝对服从他和他所委派的长官。这些长官，以及塞德—阿赫美德军队的本部，都属于同他一齐由印度来的教友之列。不但是幼苏夫查人参加瓦哈比特派运动。这个运动还渗入到阿富汗人、华西尔人、甚至遥远的班努和柯哈特各地的部落中去。在短期以内，塞德—阿赫美德公司就使塞克教徒及其巴拉克塞伊族盟友遭了惨败。一八三〇年，佩沙沃向他投降了。这次胜利也

就是塞德—阿赫美德政权的結束。在被塞克教徒征服的直接危險消除了以后，于是阿富汗們和諸汗就都号召幼苏夫查部落群众來推翻塞德—阿赫美德和其工具——印度的瓦哈比特派。而这些部落群众也就听信了这种鼓动。作为这种鼓動的方便口实的，是塞德—阿赫美德所頒布破坏部落習俗的命令，尤其是廢除彩礼的命令。在一八三〇年預先定好的一个夜里，人們举火为号，在幼苏夫查人的全部國土和佩沙沃，对瓦哈比特派進行了屠殺。塞德—阿赫美德总算逃了出来，不过不久之后，他本人和他的親近輔佐都在与塞克教徒作战时陣亡了（一八三一年）。瓦哈比特派的潰敗就使塞克教徒得以恢复其对佩沙沃的統治，随后并征服了幼苏夫查人，并給他們加上了沉重賦稅。

第七節 阿富汗的國際地位

阿富汗在印度、波斯和中亞細亞間的战略要道和商旅要道的幅墾点上所处的樞要地位，不可避免地使这个國家成为英俄兩國政治角逐和商業競爭的对象。英國在这时候除了信德和旁遮普已經征服了全部印度。英國人被認為是塞克教徒大王的盟友。英國人用調虎离山之計使旁遮普的統治者朗吉脫·辛格不再干預臣屬於他們的印度各地的事务，所以千方百計地挑动阿富汗和塞克教徒的惡感。英國人想假塞克教徒之手來征服阿富汗东方各省，同时也削弱这个塞克强國，并准备使它最后被东印度公司所吞并（連同佩沙沃和塞克教徒所征服的其他阿富汗地方）。多半是在英國外交的影响之下，塞克教徒建筑了海伯尔山道中的詹魯德堡壘，并准备侵犯阿富汗內地各省，不过他們在一八三六年被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的軍隊击潰了。同时，英國人还企圖利用他們的傀儡——前阿富汗的沙舒闍。一八三四年，他們在印度給舒闍召募

了有力的雇佣印度土兵队伍，给了舒闇金錢，派他去征服已失掉的阿富汗王國。这仿佛是將來英阿战争的一次預演。舒闇到了坎达哈，但是在这座城下，他的印度兵徹底被由喀布尔赶来的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所徹底击潰了（一八三五年）。舒闇只好重新逃回他的英國保护人的屬地去。英國人的侵略計劃不但涉及佩沙沃、喀布尔和坎达哈，那些計劃还推廣到赫拉特和中亞細亞諸汗國。赫拉特具有头等的战略意义——肥沃的赫拉特沃野出產丰富的粮草，但是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它是由波斯通过坎达哈、繞过終年積雪、难以通行的兴都庫什山脉而达到印度边境的那条隊商商路的出發点。英國人企圖把赫拉特保存在它的薩都采族諸沙的柔弱的手掌中（从一八二九年起，事实上統治这个酋長國的是迦姆俞沙的大臣独眼龍亞尔一穆罕默德），把这些沙置在他們的“保衛”和“保护”之下，而主要的是不讓赫拉特轉到波斯人手中，或使它合并于阿富汗諸酋長國。英國人关于征服中亞細亞的進一步計劃，都以是否能征服阿富汗和把赫拉特轉变为他們的战略基地为轉移。

至于俄罗斯，则它是以阿富汗西境的卡耶尔朝的君主國为其同盟，正如英吉利以阿富汗东境的朗吉脫·辛格的旁遮普國家为其盟友一样。赫拉特沃野的侵夺早已在波斯諸沙的打算之内，特别是由于大臣亞尔穆罕默德汗曾在波斯領的呼罗珊境內策动叛逆諸汗的反卡耶尔的發动。俄國外交为了不使英國人在通向中亞細亞的要冲上站穩脚步，所以就策动伊朗人夺取赫拉特，而寧願看这个“印度咽喉”落到依附沙皇的卡耶尔朝手中。除此以外，沙皇也很热心于保持并擴大俄罗斯和阿富汗的兩利的商务联系。在这一方面，赫拉特作为巨大的轉运中心，也有很大的意义。

第八節 赫拉特的圍攻（一八三七年十月——一八三八年八月）。本司和維特凱維奇的出使阿富汗（一八三七年）

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清楚地懂得，是英國人在支持着舒闇和塞克教徒的侵略行动。为了抵制他們，他决心求助于俄罗斯的保护并派使臣到俄罗斯。一八三六年，阿富汗代表忽辛一阿里汗來到奧連堡。奧連堡总督，伯爵彼得罗夫斯基打發忽辛一阿里汗和其副官維特凱維奇到了彼得堡，同时向沙皇報告說：“应当支持喀布尔的統治者，因为如果塞克教徒侵入阿富汗，则与这个國家維持通商联系的希望便归于幻滅，但是如果英國傀儡舒闇占領了阿富汗，则阿富汗將臣服于英國，因而英國人再進一步就达到布哈尔了。中亞細亞一归在他們的势力范围之下，亞細亞的貿易一停頓，英國人便可以武装鄰近的亞細亞各民族，供給他們火藥、武器、金錢，來抵制俄罗斯。”

駐德黑蘭的俄國公使西門尼奇伯爵也提出支援道士特·穆罕默德的同样建議，另一个阿富汗使節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向他游說过了。陸軍中尉維特凱維奇帶着尼古拉一世的答書被派到阿富汗。他受托，向这位异密許以二百万盧布現款和二百万盧布俄國商品的资助。

同时，波斯沙馬赫牟德却在一八三七年着手圍攻赫拉特。赫拉特人的軍事行动是由英國武官漢鼎查所指揮的。圍攻進行得很为迟緩。被英國人所賄買的波斯顯宦和將領干擾着圍城工作。在圍攻的前几个月，赫拉特甚至沒有完全被封鎖住，并且可以自由从外部接受食粮。英國使团人員可以經常达到赫拉特，而把圍攻者的計劃泄露給被圍攻的人。但是到了圍攻第十个月的月底，戍軍

和市民都因陷于絕境而准备投降了。这时英國的軍事干涉就趕來了。英國軍艦已出現于波斯灣，甚至使陸戰隊登陸于哈拉克島。以这种手段作后盾的英國人的最后要求，嚇住了沙，强迫他撤了赫拉特之圍(一八三八年八月)。波斯軍隊在退走以前曾經砍伐了果園并破坏了灌溉設備。

在赫拉特战役還沒有結果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就已派遣它的代表亞歷山大·本司到喀布尔來了；本司是一个有經驗的偵探家，先前曾經到过阿富汗的。本司的使命是要把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拉攏到英國一方面，同他締結反波斯和俄罗斯的同盟。英國人希望得到很多，但是給予的却太少；他們斷然回絕了道士特·穆罕默德把佩沙沃和塞克教徒所略取的阿富汗其他土地归还阿富汗的基本要求。于是这位异密就与本司中断了談判，而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到达喀布尔的維特凱維奇。維特凱維奇在喀布尔和坎达哈的任务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和他的兄弟，即坎达哈長官，柯享狄尔汗，在俄國的担保之下，与波斯訂了同盟條約，借以抵制东印度公司和其同盟，即赫拉特的薩都采族沙。但是在英國外交压迫之下，沙皇政府突然改变了它的阿富汗政策。它因为它的使臣西門尼奇在赫拉特戰爭期間“擅越权限”，把他从德黑蘭召回國內，又嚴旨申斥那样勝利地在喀布尔和坎达哈完成其艰巨任务的外交代表維特凱維奇。維特凱維奇經不起这种打击而自殺了。沙皇政府所以在波斯和阿富汗向英國人讓步，是由于沙皇政府此时在近东正需要英國人的合作（对埃及穆罕默德一阿里的斗争，參閱十一章二十一節）。

波斯的軍事退却和俄國的外交退却，便利了英國人在阿富汗的侵略計劃。英國决心立即开始对阿富汗的战争，以便使它臣服。同时，在基華、布哈尔和浩罕又派出了东印度公司的許多奸細

和暗探，以便在这里为英國勢力由阿富汗繼續伸入中亞細亞諸汗國准备基礎。毫無疑义，阿富汗若是臣服于英國，那就会給中亞細亞各民族的独立造成了直接的威脅。

第九節 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二年間的 英吉利—阿富汗戰爭

阿富汗在当时与英國在印度的屬地并沒有共同的疆界。兩個独立的酋長國——信德和塞克教徒的國家把它們隔开了。朗吉脫·辛格不讓英國軍隊通过旁遮普的領土，但是却与东印度公司及舒闇締結了反道士特·穆罕默德的軍事同盟。

当英國軍隊將經由信德侵入阿富汗时，塞克教徒約定要从佩沙沃進攻喀布尔。前薩都采族沙、舒闇，当以“阿富汗合法君主”資格随英國远征軍前往。

英國人在印度給他招募了六千名印度士兵隊伍，归英國武官指揮，并以金錢供应他們。印度总督的厚顏無耻的布告上說：“舒闇沙陛下由自己軍隊扈从着將到阿富汗。英國軍隊將支持他來反对外部的敌人和國內的紛乱。”

一八三八年秋天，战争开始了。由英國隊伍和印度士兵隊伍組成的兩万二千名軍隊進抵坎达哈。愚鈍傲慢的馬克諾登，即印度总督的外事秘書，作为英國向舒闇沙派遣的大使，隨軍前往。亞歷山大·本司被任命为馬克諾登的助手。

坎达哈沒有作任何抵抗。这个酋長國的一切高級官吏，信赖英國外交家的慷慨諾言，都轉到舒闇一方面來了。至于坎达哈的巴拉克塞伊族的長官們，則他們早已見机行事携帶金銀細軟逃往波斯去了。在居民敢怒不敢言的情形下，舒闇給英國軍隊护送到先前的阿富汗首都。后来，英國軍隊猛攻下哥疾寧來，为自己打开了

通往喀布尔的道路。在决战的前夜，被馬克諾登所賄買的阿富汗諸汗轉到了英國人方面。道士特·穆罕默德拋棄了大炮，从喀布尔向北逃往兴都庫什那面，在那里借着孔都茲汗國的烏茲別克人之助，繼續進行反英國人的斗争。他仍然指望得到俄罗斯的援助。

英國人并不会以自己的軍隊攻下赫拉特。他們的兵力是不足的。但是英国外交使節却在这里大肆活动。他們化了六万英鎊的賄賂以后，在一八三九年締結了一个條約，根据那个條約，这个酋長國就把它的外交关系置于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但是大臣亞爾·穆罕默德汗比英國人还有办法。他在騙取了他們的一切金錢以后，就把英國使節驅逐出赫拉特，声明那个條約無效。

同时，在喀布尔被攻克以后（一八三九年），英國人的真正困难就开始了。刺刀和黃金原是英國占領但远非征服阿富汗的政策的憑借。他們残酷地鎮压了人民的起义。同时，他們却又慷慨饋贈金錢，希望將諸汗拉攏到自己一方面。在占領國內軍隊的給养和对諸汗的津貼，在一年之中就消耗了东印度公司一百二十万金鎊以上的巨款。倫敦要求裁減开支。一部分軍隊必須从阿富汗开出来。留駐的軍隊因为進行搶劫和与阿富汗人不断斗争而軍紀頽廢了。到一八四一年秋天，阿富汗人和塔吉克人对于英國人和其傀儡舒閣，都一致憎恨起來了。庫喜斯坦的塔吉克人最初起來反对外國的侵略者。但是英國人費尽气力，也沒有把这次起义鎮压下去。馬克諾登看不見迫近眉睫的大風暴。他还在信賴被英國所賄買的諸汗的花言巧語，不过就是他們也不滿意于津貼的削減，而在醞釀陰謀了。

較有远見的本司向倫敦報告說：“阿富汗是火藥庫，而道士特·穆罕默德是導火綫。”事实上，指揮着阿富汗人和由干竺特汗國开來的烏茲別克軍隊的聯合兵力的道士特·穆罕默德，畢竟使企圖

穿过兴都庫什的英國人遭了慘敗。一八四一年九月，幸运又向英國人作了最后一次微笑：道士特·穆罕默德在对俄罗斯的援助絕望之后，自願停止了斗争。顯然他也顧慮反英斗争的人民性質，尤其是害怕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参加其中。阿富汗的异密向馬克諾登投降了，馬克諾登把他作为俘虜，解往印度。

英國人自命是喀布尔的征服者。同时，他們又深信自己安全無虞，甚至不采取最簡單的軍事預防手段。英國人的金庫和軍需庫，不設在喀布尔附近英國的設防營壘謝普尔，却設在它的境外。英國武官們不住在自己軍隊中，却住在市区中，过着花天酒地生活。喀布尔的衛城，巴拉西薩尔，英國人沒有用自己軍隊去占領，却把它撥給舒闈沙，充作后宮。

第十節 喀布尔的起义(一八四一年十一月)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二日夜里，在喀布尔爆發了起义。本司企圖逃跑，換上了他的僕役的衣着，但是被他的僕役交出去，而被群众折磨死了。許多英國武官也与他遭了同样命运。喀布尔归在起义者的政权之下。士气沮丧的英國戍軍藏到他們的設有防御工事的謝普尔營壘中。不久，謝普尔營壘也被市民的武裝隊伍与部落的民軍包圍了。馬克諾登雇了几名刺客，刺殺了兩個起义領袖，对于犹疑不定的領袖，則他試圖加以賄買。但是这也無济于事。起义者不久就發現了阿克巴爾汗(道士特·穆罕默德之子)是一个不能賄買的勇敢的領導人。他們夺取了糧倉，英國戍軍被陷于飢餓境地。英國人還沒有燃料，因而他們在那一年冰天雪地、异常寒冷的冬天，吃了極大的苦头。

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馬克諾登同阿克巴爾汗簽訂了英軍全部由阿富汗撤退的條約。但是札拉拉巴德和坎达哈的英國戍

軍沒有履行这个條約。馬克諾登本人也沒有履行它。他繼續采用收買、暗殺和陰謀的政策。有一次，在与阿克巴爾汗会面时，阿克巴爾深怒馬克諾登的口是心非，就把他射殺了。隨着馬克諾登的死亡，英國兵營中就沒有絲毫紀律和任何抵抗能力了。

喀布尔的英國戍軍在把大部分火炮繳付給阿富汗人，并把高級指揮人員和妇女兒童留下作为人質以后，就在一八四二年一月六日开始撤入印度，这样撤退不久就变为驚皇的逃跑。英國人由于飢餓、寒冷和阿富汗游击队的飛彈，而丧失了几千人。

关于这次撤退的悲慘結局，馬克思曾經这样寫道：“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在札拉拉巴德（靠近沙哲杭普尔）換班的一个哨兵，看見一个穿着英國軍裝、头髮蓬松的人，騎在一匹瘦馬上，軍馬和騎兵都負了重伤；这是三星期前从喀布尔开出來的一万五千人当中唯一殘存下來的布萊頓医生。他因为飢餓而死了。”[⊖]

把阿富汗轉变为英國殖民地的第一次企圖就这样完結了。

第十一節 英阿戰爭的終結

英國占領軍的淪亡摧毁了英國人的長勝威信，并因而使他們在印度的地位也發生了动摇。英國强盜为了恢复他們的威信，就着手于喀布尔的新的远征。坎达哈和札拉拉巴德的戍軍也參加了这次远征，他們此时已因印度調來的援軍而大为增强了。英國軍隊在攻下了喀布尔以后，就把那座城市搶劫一空，并把它徹底加以破坏。中世紀塔吉克藝術的輝煌文物——有頂蓋的劝業場——也被炸毀了。几千个市民被槍殺了。但是殖民主义强盜們的这种恐怖手段并不会摧毁了阿富汗人和塔吉克人的抵抗。到了一八四二年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年底，英國人被迫火速退出了阿富汗領土。他們的撤退正像是逃跑。从印度英國人幽囚中回來的異密道士特·穆罕默德，重新恢復了統治。

阿富汗的地主們成了異密政權的支柱。阿富汗的地主階級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形成的，他們一部分是由先前的封臣和其後代組成，這些人已經把他們的采地轉變為世襲領地了；地主的另一部分則是因致富的商人和高利貸者購買了農民的土地而形成的。

第十二節 阿富汗人征服阿姆河左岸的開始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布哈拉汗國在政治上所達到的一定程度的鞏固，也並沒有消除這個落後國家的封建的分散性。阿姆河南岸，歸布哈拉汗國支配的半獨立的烏茲別克諸小汗國，特別是這種情形。

十九世紀前半期席卷了中亞細亞的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過程和國內貿易的初步增長過程，也傳播到阿姆河左岸的烏茲別克諸汗國。由布哈拉沿着胡里木和孔都茲河道通往印度的商旅要道，促使確立了烏茲別克各汗國間密切的經濟聯繫。正是這些經濟最發達並具有几乎密集的烏茲別克定居居民的胡里木和孔都茲地區，成為這裡新興的酋長國和各汗國的核心。

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阿姆河南面形成了一個相對強大的烏茲別克封建國家，即以穆拉德·貝克為首的孔都茲汗國。他把孔都茲本土、胡里木、哈納巴德、魯斯塔克和其他許多領地都統一在他的手里。但是孔都茲國家的形成並不意味著它完全脫離布哈拉。作為布哈拉汗國的組成部分的阿姆河左岸的三個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在後來政治上獨立以後，仍然注定與阿姆河右岸保持著年深日久的經濟的和文化的聯繫。

上述的統一過程只籠罩了阿姆河左岸（按即北岸）的最發達的中央部分。在孔都茲東方有塔吉克人居住的巴達哈桑，分崩為几个小封建汗國，而在西方，則仍有微小而半獨立的烏茲別克諸汗國，作為布哈爾和孔都茲的藩屬，繼續存在（如安德賀、阿黑卡、梅依曼涅、馬沙雷—謝雷夫及其他許多汗國）。在這些主要是烏茲別克人所定居的區域中，也有游牧的、獨立的土庫曼部落。

阿姆河左岸的繁茂的牧場和盛產小麥和大米的廣大耕地，久已引起阿富汗封建主的注意。還在一八三八年時，道士特·穆罕默德就擊潰了孔都茲的異密，強迫他承認自己是阿富汗的藩臣，並且拋棄了對胡里木的權利，而阿富汗人却派自己的傀儡作了那里的長官。

同年英國軍隊之侵入阿富汗暫時阻止了道士特·穆罕默德對烏茲別克諸汗國的侵襲。這些汗國雖然與其不久以前的征服者阿富汗人處於敵對地位，可是仍然很積極地參加阿富汗民族的解放戰爭，以反對英國侵略者。本來會出現於興都庫什以北的英國軍隊，正是由烏茲別克人阻止和擊退的。不過阿姆河左岸的烏茲別克諸汗國只能在短期之內逃脫了被人征服的命運。

第十三節 阿富汗的國際關係（一八四二——一八七〇年）

一八四三年，東印度公司征服了信德。阿富汗成了印度英國屬地的直接鄰邦。兩年以後，東印度公司合併了旁遮普的東部。道士特·穆罕默德看到英國的擴張直接威脅了阿富汗的獨立。當塞克教徒起義反抗英國人期間（一八四九年），曾有阿富汗一萬名騎兵開來，援助起義者，不過這也不會挽救塞克教徒，一八四九年，全部旁遮普都併入英國屬地內了。

這樣一來，先前被塞克教徒所奪去並住有許多阿富汗人的土地（佩沙沃，柯哈特，班努等），現在在塞克教徒國家淪亡以後，就歸了東印度公司，而处在英國人的政權之下了。一八四九年以後，道士特·穆罕默德就不再作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這些阿富汗土地的進一步企圖了。就從這時候起，道士特·穆罕默德就着手于進一步征服處於興都庫什和阿姆河之間的烏茲別克諸小汗國。在道士特·穆罕默德推行這種政策的情形下，支持這位異密并懲惡他繼續征服非阿富汗的土地，對東印度公司說來是有利的。除此而外，英國人還需要阿富汗的友誼，以便抵制仍然在企圖征服赫拉特的波斯。一八五五年，在佩沙沃簽訂了旨在反對俄國和波斯的英阿友好條約。在這一年中，道士特·穆罕默德合併了坎達哈。一年以後，波斯沙，納斯雷丁占領了赫拉特。於是英國人就與道士特·穆罕默德締結了反波斯的軍事同盟，給阿富汗的異密指定了戰爭時的巨額津貼，并供給了他以武器（一八五七年）。這個條約是將阿富汗轉變為英國藩屬的第一步。東印度公司沒有來得及利用它這個同盟者，因為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間英波短期戰爭的結果，納斯雷丁沙已被迫由赫拉特召回自己的隊伍并滿足了英國人的全部要求。但是與道士特·穆罕默德所締結的同盟條約，在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印度民族起義時期，對東印度公司是極其有用的：阿富汗封建主的幫凶行為使英國人輕而易舉地鎮壓了這次起義。當時，道士特·穆罕默德為了英國人的利益，沒有允許一八五七年來到赫拉特而以哈乃柯夫為首的俄國使團進抵喀布尔。據當時英國人看來，假如阿富汗人來參加印度士兵的起義，那會在戰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一個英國印度大官曾經這樣寫道：“阿富汗人如果襲擊佩沙沃，則其後果將使不列顛人遭到致命傷，并導致他們的消滅和印度的喪失。”

一八六三年，道士特·穆罕默德在其死前不多天，把赫拉特征服了，这样他就不但把阿富汗的坎达哈和喀布尔，并且把赫拉特和其为数甚多的塔吉克居民都统一在他的政权之下了。

在道士特·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兒子謝爾阿里汗登了王位。但是道士特·穆罕默德的其他諸子却开始与他爭夺政权。嚴重的內战一直繼續到一八六九年。

在七十年代初以前，阿富汗的國際地位首先是被英國人在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民族起义以后在印度的軍事的、政治的和財政的削弱所决定的。現在，英國人甚至不能够夢想恢复他們对阿富汗和中亞細亞的侵略政策了。因此，他們就伪善地声明了对阿富汗內政的不干涉政策。同时，他們对于住在苏里曼山脉东南坡山地上的独立的阿富汗部落（对英國人独立，也对阿富汗异密独立），也时时避免采取積極的行动。对于阿富汗有重大意义的另一个情况就是沙俄的夺取中亞細亞。沙俄在中亞細亞的勝利大大提高了它在东方的威信。英國人企圖阻止沙俄的前進，而自己又沒有足以征服阿富汗的兵力，所以他們就与俄國政府开始談判。沙皇政府原不想牺牲阿富汗來擴大自己領土，何况中亞細亞的开拓还在开始。因此，俄國外交部長戈尔恰柯夫在一八六九年与英國人進行談判时就提出了在俄英兩國共同担保之下承認阿富汗独立的要求。这种提案客觀上有利於阿富汗独立的保持。也正因为如此，英國人才沒有采納了戈尔恰柯夫的提案，他們將來还想把这个國家归自己管轄呢。

在一八七〇年时，阿富汗还没有成为殖民地，也沒有成为附屬國。不过英國的殖民地却緊緊鄰接了它的东南境，而沙俄則从北面愈來愈推進得接近了。

第十四節 阿富汗在南土耳其斯坦的進一步經略

一八四九年旁遮普被兼并以后，在阿姆河左岸的諸汗國中形成了有利于阿富汗新進攻的情勢。这种進攻受到英國人的支持，并有几分被他們所鼓動的。后来，异密道士特·穆罕默德和其后人謝尔阿里汗又从印度的英國當局接受到武器和金錢。忙于爭夺朝政的斗争和对浩罕与基華作战的布哈拉的异密，沒有可能对現在遭受着道士特·穆罕默德攻击的孔都茲和其他汗國作軍事的援助。

阿姆河左岸的諸汗國既然孤立無援，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独立了。

一八四九年底，道士特·穆罕默德調大軍去攻取巴尔克。阿富汗軍隊击潰了烏茲別克諸汗的聯合兵力，随后就开到巴尔克，把它占領了。另一支阿富汗隊伍不久又开始了对胡里木的攻击。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布哈拉的异密并沒有支持他的藩臣和同盟者，胡里木長官。一八五〇年年底胡里木完全合并于阿富汗了。

其他烏茲別克諸汗國不久也遭到了同样命运。例如，一八五一年在三度猛攻以后，頑強抵抗的阿黑卡，即阿黑卡汗國的首都，終于陷落了。随后，阿富汗人又夺取了馬沙雷—謝雷夫，而在一八五九年又兼并了孔都茲。布哈拉的异密这一次出來保衛孔都茲了，不过他却遭受了失敗。同年，布哈拉与阿富汗簽訂了一个协定，根据那个协定，阿姆河基本上被承認為兩國的國界。这样，布哈拉的异密就不但把阿富汗人所已征服的土地，而且把還沒有归阿富汗侵略者管轄的左岸那些地区（巴达哈桑，梅依曼涅等）都割讓給阿富汗人了。布哈拉的这种讓步，一部分原因是在于，阿富汗人方面占着軍事优势（四年对英战争的經驗，优良的裝备，人数較多而有作战能力的炮隊）。

但是阿富汗人在被征服地区的地位是風雨飄搖的。在各汗國中，起義並沒有中止。有些酋長國需要占領几次。孔都茲的居民在許多年中对侵略者進行着頑強的游击战。布哈拉的异密虽不公开反对阿富汗，却在支持各汗國居民反阿富汗的發动。因此，阿富汗人只在巴爾克和塔什庫爾干地区穩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政权。

道士特·穆罕默德死后（一八六三年），阿富汗的內亂又开始了，于是阿姆河左岸的几个汗國又恢复了自己的独立；这一点也就指出了兴都庫什山以外阿富汗政权的不穩固。

第十五章

印 度

第一節 迈索尔战争(一七九〇——一七九二年)

迈索尔的統治者铁普苏丹，是英國的誓不兩立的强大的敌人。他并不隐瞒，他决心要与那曾使英國当权寡头感到恐怖和憎惡的革命的法國締結同盟。于是东印度公司就决定首先下手打击迈索尔了。

在铁普苏丹統治期間(一七八二——一七九九年)，封建的迈索尔曾达到一定的繁荣。这个國家具有民族的统一性，在政治上又把印度最發達、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加那尔人統一在自己的版圖以内。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铁普苏丹的強國得以穩定下來。他确定了征收農民三分之一收成的統一地租。其他封建賦稅徭役都大为裁并，有些并且完全取消。在当时印度的条件下，農民对此已經感覺輕松了。顛沛無告的人成千地从鄰近的英國屬地內跑到了迈索尔。

铁普可引以自豪的是他的陸軍。和以騎兵为主的印度其他封建國家不同，迈索尔的陸軍有各个兵种。由所謂“不可接触者”和其他下等种姓中募集來的迈索尔軍隊有不屈不撓的战斗精神，并善于使用欧洲的武器。

铁普和其左右貴族都信奉伊斯蘭教，而迈索尔的绝大部分居民則信奉印度教。但是迈索尔并沒有宗教的迫害，也沒有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冲突。迈索尔当局并不會燃起英國侵略者后来所經常挑撥的那种宗教斗争。

一七九〇年，英國人開始了對邁索爾的戰爭。英國人的同盟國有藩屬海德拉巴邦和傭兵鐵普國威日漸增長的馬拉特王公們。兩支英國軍隊從西岸（孟買）和東岸（馬德拉斯）同時侵入了邁索爾。鐵普使他們遭受了一連串局部的失敗。於是總督康華里斯就親自來指揮英軍。英國人及其盟國雖然有兩倍兵力的優勢，却不曾得到迅速的勝利。一七九一年，康華里斯曾被迫從舍林伽鉢丹（邁索爾首都）城下撤退了，扔下了攻城武器和軍營。一年以後，他再度來到邁索爾首都，把它圍住。當舍林伽鉢丹城外防禦工事被猛攻下來以後，於是鐵普就接受了強加於他身上的苛刻媾和條件（一七九二年）。邁索爾領土的一半割給了東印度公司及其同盟國。邁索爾被加上了數達三千三百万盧比的賠款。但是邁索爾還保持着它的獨立。鐵普蘇丹開始準備繼續鬥爭。

第二節 康華里斯任總督時期（一七八六——一七九三年）

康華里斯之被派往印度，為的是要使殖民地的行政符合於一七八四年的法令。康華里斯是一個大地主，英國當權寡頭之一，又是庇得的心腹，於是他就成了倫敦內閣意旨的名高望重的執行人。

東印度公司職員們不顧禁令而從事的私人貿易被禁止了，他們的強盜舊習也被稍加範圍住了。例如，從此以後，職員們都必須把從王公和封建主手裏勒索來的一切“禮物”交給公司。但是他們却得到了巨額的薪金。剛剛從英國來的一個不懂事的青年，每年所得的都不少於五百英鎊。在印度服務三年之後，薪金就提高到一千五百至三千英鎊。服務期間達到九年的職員就領到三——四千英鎊。

總督的薪金每年為二萬五千英鎊，而其“代表”費還不計算在

內。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子孫們都在印度發了橫財。他們在印度的升遷既不需要學識，也不需要素養，而只需要關係。總督自己也竟然招供說，“朝廷、貴族、主教、政黨首領、公司董事都把印度看做是靠他們眷顧的親戚故旧的樂土。我應當給他們都弄到一個肥缺”。在康華里斯當政期間，在印度就開始形成了殖民地政權的官僚機構。

與克萊武和哈斯丁時代不同，稅務、警察和法院都直接歸英國官吏節制了。

受公司管轄的全部土地都被劃為縣、區和鄉。縣長和區長都委派了英國人去充任。但是這些蠻橫無理地支配着幾千萬人命運的一小撮外國官僚，離了大批供他們驅使的當地居民，是不能實行治理的。因此，全部下級民事行政機構人員就都從印度人中招募了。他們報酬低微，升不到比較重要的職位上去。在東印度公司屬地中都進行了司法“改革”。殖民主義者基本上保存了中世紀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法規，只使它們適合于自己的利益，并把法庭轉變為他們政策的工具。

英國人以自己的法庭和法律苦心維護印度教僧侶和伊斯蘭教阿訇們支配人民的政權，嚴厲懲罰對於等級權利和種姓權利的破壞，一句話，就是他們成了亞細亞中世紀落後可厭的秩序的保衛者。形式主義、官僚習氣、貪污作風在東印度公司的法庭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審判是用人民不懂得的法爾斯語進行的，并且布置上由英國抄襲來的繁文縟節。本地居民中曾流行着一句諺語說：“不怕強盜來侵，就怕法庭受審。”

第三節 永久包稅制(柴冥达尔制)

在克萊武和哈斯丁宰治的時代，孟加拉已被弄到徹底衰歇的

地步。康華里斯報告說：“我敢担保說，公司的三分之一的屬地都變為野獸出沒的叢莽了。”漫無限制的賦稅掠奪之繼續推行也以同樣命运威脅了处在英國政權下的其余一切領土。倫敦和加爾各答都很清楚地理解到這一點。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也缺乏牢固的階級支柱，而由於反對革命法國的戰爭已在開始，這個支柱便更其重要了。根據康華里斯在一七九三年所發布的“永久包稅制”法律，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的全部土地几乎都被宣布為包稅的柴冥达尔的私有財產了。柴冥达尔先前征收地租的那些地區現在都成為他的地產了。因此，不論對於縣區中低級封建主的土地或對於農村公社的土地，繼承權都被取消了。教會封建主的土地則是例外，還留在他們手里。從此以後，柴冥达尔就能夠隨意處理公社的土地了。所以一七九三年的法律本質上是對於農民的一種大規模的剝奪。馬克思對於這道法律曾經寫道：“康華里斯和庇得對孟加拉農民進行了人為的剝奪。”^①這些新生羽毛的包稅地主們除了警察司法權以外，被賦予了一切封建權利。柴冥达尔地主們除了地租以外，還給農民加上了各種賦稅徭役。農民甚至剪髮、打傘，都必須繳納特別稅。

殖民地政權首先企圖借確立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來把稅收額安置在穩固的基礎上。一七九三年柴冥达尔向東印度公司所繳納的田賦額竟等於柴冥达尔自己從農民身上所搜括來的進款的十分之九。如果柴冥达尔不按時繳租，他們的土地就要被拍賣掉。這樣一來，各柴冥达尔之間就展開了看誰最會搶劫農民的殊死競爭。老奸巨猾的投機家、高利貸者、商人在這種競爭中占了優勢，這些人屬於商業高利貸者種姓，他們大多數是信奉印度教的。伊斯蘭教貴

①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第九八頁。

族的土地开始轉到他們手中。總督的報告書中曾報道說，到一八一五年時，“孟加拉三分之一，而勿寧說有一半的土地，由於地租欠繳而被拍賣了。”英國人用這個手段，真是一箭雙鵰。一方面，由殖民主義政權一手培植起來，因而樂於支持它的地主們取取代舊貴族的地位而代之了。同時，那在順利條件下原可以培育出工業發展萌芽來的印度商業高利貸資本，又用來購買土地了。同一報告書中又滿意地指出說：“商業資本和進取精神，已經轉向土地方面了。”生產關係並不會因此發生了變化。商人和高利貸者成了地主以後，就保存了甚至加強了封建剝削。土地的投機買賣以及土地所有者的迅速更替，都給英國法官和稅吏帶來丰厚的賄賂。土地案件的審理成了他們發橫財的來源。

柴冥达尔在一七九三年對東印度公司所繳納的數目，會被規定為田賦的永久定額。柴冥达尔個人截留地租的十分之一，而公司則奪去十分之九。後來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地租的提高，柴冥达尔的收入也相應地增加了。因此，公司的稅額因為其絕對數字保持不變，所以與柴冥达尔繼續增高的收入相比，就逐漸降低了。例如二十世紀初年，孟加拉柴冥达尔所征收的一億二千万盧比之中，歸他們截留的是四分之三，而政府的稅額則等於四分之一。

第四節 一七九九年的戰爭與邁索爾的征服

一七九五年，東印度公司的藩臣，海德拉巴的尼柴姆（長官）遭受了馬拉特王公們的襲擊。但是這次，英國總督（康華里斯的繼任人[⊖]）不曾認為有保衛海德拉巴的必要。馬拉特人不費什么事，

⊖ 即約翰紹爾。——譯者

就击破了尼柴姆的兵力，并迫使他割让了部分领土（一七九六年）。尼柴姆不再信赖英国人，就向法国军官们求助。他们在短期以内就给他训练出一万五千名纪律良好的军队。法国人的势力开始在海德拉巴宫廷中占了优势。法国人在自己与印度王公们联盟的基础上拟就了驱逐英国人于印度以外的计划。法国人现在所能指望的除迈索尔以外，有海德拉巴，甚至还有马拉特王公的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瓜达尔王公。在瓜达尔，法国军官们指挥着受过欧洲方式的教练的二万名军队。同时，铁普苏丹的盟友蔡曼沙，也侵入了旁遮普，威脅了德里和敖德。在这些条件下，英国人就把拿破仑的远征埃及认为是对于他们在印度的优势所加的一种严重威脅。拿破仑与铁普苏丹信使往还，他答应在最近时期，就要带着大军开到印度海岸。

就在一七八八年，新任英国总督鲁莽灭裂的章里斯來來到印度。他的两个兄弟陪他同来。其中的一个是年轻的上校亞塔尔·章里斯來，即未来的惠灵顿公爵，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和屠杀曼徹斯德工人的刽子手。新任总督的首要措施目的是要根绝法国在海德拉巴的势力。在战争的威脅下，尼柴姆驱逐了法国军官，接受了全部英国条件并彻底转为东印度公司的藩臣。现在轮到迈索尔了。章里斯來曾经面目狰狞地报告说，“捕获铁普的罗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野兽无法挣脱了。”章里斯來把军队集中在边境上，向铁普苏丹发出了最后通牒。英国人要求与法国断绝关系，并要求确立英国人对迈索尔的保护。他们在人数上和技术上都占有压倒的优势。海德拉巴当然也协助他们这方面。迈索尔不能指望任何地方派来援军。蔡曼沙被迫退出了印度。法国人自身则费很大气力才保持住埃及。他们无暇支援铁普苏丹。英国军队侵入了迈索尔。铁普的军队虽然拼命抵抗，终于被围在舍林伽钵丹。首都

的圍攻重新開始了。

在一番猛烈轟擊之後，英國人才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日着手猛攻。邁索爾人英勇地捍衛每一寸土地。在城堡的大缺口地方，鐵普親自指揮着保衛戰。他受了三次傷，最後終於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英國士兵們從將死的蘇丹身上摘下珍貴的裝飾品，結果了他的性命。同時，在市街上鬥爭還在繼續着。勝利者對婦孺都不留情。年輕的亞塔爾·韋里斯來寫信給他的兄弟道：“突擊過後當天晚上的景況是無法形容的——所有人家都被搶掠一空。我們的軍官、士兵和印度士兵，後來都在軍營市場上出賣寶石，金條和銀塊。”單從宮廷中奪取的鹵獲物的價值就超過了一千二百萬金盧比。總督韋里斯來本人則從軍中接受了用搶來的鑽石鑲滿了的聖帕屈克勳章作為禮物。在深夜中，亞塔爾·韋里斯來在火炬照耀之下，在成千的屍體中搜索鐵普蘇丹的尸具，以便查明，英國殖民主義者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確實已被殺死了。

這次軍事征伐並不因舍林伽鉢丹的猛攻而結束。把邁索爾公開合併於東印度公司，可能會延長抵抗的時間。因此，英國人在再度割裂邁索爾的領土並把一塊給了海德拉巴之後，就仍然保存了邁索爾土邦，而把它轉變為自己的藩屬。

英國人把一個已經沒落而意志薄弱的印度教的羅闍安置在邁索爾的首領位上，這個羅闍出身於先前被鐵普蘇丹之父，即海达尔一阿里所推翻了的那个王朝。英國人所以對邁索爾取得了這次勝利，不僅僅是因為資產階級國家對封建落後的國家占有經濟上、文化上和軍事上的優勢，東印度公司的外交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外交曾煽起了印度各邦間的敵意，使它們互相仇視。英國人借此才使馬拉特王公們和海德拉巴對邁索爾衝突起來，從而又先把鐵普蘇丹削弱，而隨後又把他歼滅了。十九世紀之末的一個

印度歷史家寫道：“隨着這個勇敢士兵的殞命，恢復卡爾那典克光榮的全部希望便都風流雲散了。”

實際上，加那爾的人民不但喪失了獨立，並且被英國人用人为方法分割在迈索尔、海德拉巴諸邦和東印度公司諸屬地之間了。

第五節 章里斯來的兼并和征服政策

(一七九八——一八〇五年)

章里斯來在摧毁了迈索尔以后，就把使印度臣服于英國政权公开地定为自己的任务。在他統治期間，卡爾那典克、丹柔里和其他一些較小的藩屬土邦，都并入了公司的版圖。于是突然轉到北印度最大的藩屬國敖德身上了。敖德原為沉重的貢賦所困，除此以外還必須負責贍养人数众多的英國軍隊，因而它就对東印度公司欠下了重利盤剥的債務。章里斯來很干脆地解决了這個問題。一八〇一年，東印度公司兼并了敖德的一半領土，以便清偿債務。敖德最肥美的地区，連同阿拉哈巴德和康波爾兩座城市都归了英國人。

这样一来，東印度公司就在德里的直接鄰近地帶站穩了脚，并成了馬拉特人的瓜達爾土邦的北印度領土的鄰邦。馬克思在其“印度史編年摘要”一書中一八〇〇年條下曾指出道：“除了英國人以外，(在印度)只有一个巨大勢力，那就是馬拉特人。”[⊖] 現在馬拉特人是处处在妨碍着英國人了。那格浦爾的馬拉特王公所占有的奧里薩的那一部分，正好把公司屬下的馬德拉斯屬地同孟加拉隔开。中印度馬拉特人諸國正妨害了英國人建立他从孟加拉灣起至阿拉伯海止的綿亘不断的領土地帶。于是夺取大莫臥兒王朝的故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六頁。

都德里，并俘虜皇帝本人（他已是馬拉特人的囚犯），对于东印度公司就有头等的政治意义了。通往印度西北境的道路也要通过德里。对馬拉特人的战争已由韋里斯來預先規定好了。

第六節 馬拉特諸國的國內情況

只有在宰輔朝的領土內，馬拉特人才是國家的強固的民族核心。至于馬拉特人諸土邦，則不論在瓜遼爾，不論在因陀爾，不論在巴魯達，都是只有統治着非馬拉特居民（古乍刺人，刺若斯坦人和其他人等）的征服者軍人封建上層分子才是馬拉特人。那格浦爾雖然擁有相當大的馬拉特人階層，可是即使在這裡，他們同當地人民比較起來，還是占着少數。這種情況乃是馬拉特諸土邦所以柔弱無力的根源所在。

到十九世紀初，馬拉特諸邦都已深深地衰落了。五個馬拉特王公同盟事實上也瓦解了。

王公們不重視宰輔的政權，大封建主不重視王公們。賦稅由包商承辦了，官爵可以買賣了。沉重的賦稅，封建的壟斷，包稅的制度，高利貸剝削和王公的內戰使農民破產了。成千上萬顛連困苦、無家可歸的農民在全國各地流離失所。其中有些人是以劫掠為生的。大批武裝隊伍的大膽魁首們則奪取了土地，並憑刀劍給自己圈出大片領地。商業受到了暴徒襲擊和封建主掠奪之苦。

馬拉特王公的軍隊沒有統一的編制。軍隊的核心是由不同部落的雇傭兵組成，這些雇傭兵是被歐洲教官，主要是被法國教官所訓練，所指揮的。這些外國冒險家只是企圖發財致富，其中許多人還是英國人的間諜。除了常備軍以外，馬拉特王公們還擁有其封臣們所提供的封建民軍。但是民軍的战斗能力却是微不足道，而且大封臣們不愛聽從王公們的命令，往往拒絕應召出兵。馬拉特

軍隊在行軍時往往有所謂賓達里騎兵(即馬賊)隨軍前往。賓達里騎兵是作為非正式的騎兵而作戰的，它具有很大的機動性。賓達里騎兵包括信仰各種宗教、屬於各個部族的印度人。職業的雇傭兵和來自全國各個角落的流浪分子都匯集在他們的旗下。這些浪人的根據地乃是馬耳華[⊖]地區。

第七節 东印度公司同馬拉特王公們的戰爭 (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

馬拉特王公們此伏彼起的內戰使英國人有了出面干涉的方便口實。因陀爾王公曾派其騎兵猛烈襲擊宰輔巴杰羅(二世)和瓜遼爾王公的聯軍，而把它們擊破了。勝利者的軍隊占領了並洗劫了浦那。宰輔逃出了他的首都，到英國屬地內去避難。為了換取反因陀爾的援軍，他就在小鎮店巴賽因與東印度公司訂了奴役性的條約(一八〇二年)。根據這個條約的條款，所有馬拉特諸邦都失掉了獨立，都必須接受英國的駐劄官，並且自己出資來養活為他們所派去的英國衛戍部隊。馬拉特王公們拒絕承認巴賽因條約。他們表示說，他們從來沒有授權于逃出去的宰輔假借他們的名義行事。於是章里斯來就開始了戰爭。在印度斯坦，雷克勳爵擊潰了瓜遼爾王公的軍隊，猛攻下阿里伽爾，隨後又攻下了阿格拉和德里。由於曾指揮瓜遼爾軍隊的法國人皮隆變節轉到英國人方面，這就使雷克勳爵的任務極其順利地完成了。同時，亞塔爾·韋里斯來也順利地結束了中印度的戰役。到一八〇三年底，瓜遼爾和那格浦爾兩王公就開始求和了。英國人締結了和約，從瓜遼爾方面奪取了它在北印度的全部領地(德里和阿格拉)，從那格浦爾方面奪取了

⊖ 亦譯摩臘婆。——譯者

屬於它的奧里薩的一部分和其他領土。稍後起來反對英國人的因陀爾王公行動較為成功。他的軍隊的基本核心是非正規的馬拉特騎兵，這種騎兵有很高的機動性並習慣於在敵人後方進行游击戰爭。因陀爾王公把戰爭轉移到東印度公司的領土上並殲滅了敵人的幾個部隊。馬克思曾經指出說：“他把帶著小部隊被派去追擊他的孟松上校，打得落花流水，使他拋棄了武器、輜重、軍營設備和彈藥，並几乎損失了五營步兵，最後帶著少得可憐的殘存士兵逃到了阿格拉。”[⊖]英國人始終不能追上這支出沒無常的敵軍。許多不滿意於英國統治的人都站到因陀爾的旗幟下了。北印度的一些王公也支持他，其中有跋刺惕普爾的羅闍（闍底人）。在跋刺惕普爾城堡附近，雷克勳爵的軍隊遭到了嚴重的失敗，並在損失了二千多兵士以後，終於撤退了。情勢險惡起來了。除此以外，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也都抱怨說，韋里斯來的侵略政策所費不資，並且完全破壞了公司的財政。一八〇五年，韋里斯來勳爵被召回了英國。可是因陀爾王公以後畢竟被英國人擊破了，並且也轉變成了東印度公司的藩臣。

第八節 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印度

東印度公司對馬拉特人戰爭的結果，大大擴充了它在印度的直屬領地。同時，到一八〇五年時，還保持著自己領土的南印度和中印度的王公們，絕大部分就都只是在名義上統治著罷了；他們都依附於英國人了。

這時，資助條約制已達到了充分發展的地步。印度王公們在各式各樣的保護和從屬條件之下，都成了東印度公司的藩屬。這些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九頁。

条款的共同特征是：要与其他國家断絕外交关系，在解决土邦内部爭执时，要接受英國总督的强制仲裁，要向公司繳納貢賦，要允許公司的軍隊配置于土邦領地以内，而由藩臣來供給給养。这些條約所布置的罗網把一切最重要的土邦都束縛住了。只有北方和西北的尼泊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塞克教徒國家，还是完全独立的國家。但是这些國家与英國殖民主义强盜比起來都是柔弱無力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事实上成了印度的主人，但是形式上它还不是最高的政权。它寧願借莫臥兒大帝的名义發号施令。英國人認為，他們在这种掩护之下可以削弱印度伊斯蘭教徒的抵抗，并使印度各族人民心目中看到他們的侵略政权还有某种合法性。把一切土地都認為大帝財產的那个莫臥兒朝綱，对于东印度公司之組織賦稅掠夺，也有点用处。在德里被英國人占領之后，除了响亮的头銜以外再沒有任何东西的名义上的莫臥兒大帝就由馬拉特人的俘虜变为东印度公司的傀儡了。

在拿破侖战争期間，印度成了英國人夺取法國和尼德蘭殖民地（伊爾·得一佛侖斯，印度尼西亞和錫蘭島）的主要基地。总督明都勛爵（一八〇七——一八一三年）曾親自領導对爪哇的海軍远征。爪哇被英國人占領了，但是在維也納會議以后又归还了荷蘭人（参閱第十六章第三節）。

印度占据着印度洋区域和由欧洲至远东的海道上的中心地位，所以統治了印度，就会使英國人在其競爭者面前占有極大的优势。在十九世紀全部期間，英國曾以印度为根据地，廣泛利用其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印度士兵）在阿富汗、波斯、东非、緬甸、印度尼西亞和中國進行其侵略战争。

第九節 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廢除

在反雅可宾和反拿破侖戰爭中，英國確立了它的工業的、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權。已經強大的英國資產階級可以自由前往印度市場去了。一八一三年期滿的東印度公司特許照，在更換新照時，國會就廢除了它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英國的工廠主和商人們都獲得了直接把商品運往印度的機會。從這時起，對這個國家的殖民主義剝削就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先前正如馬克思所曾指出的，“十八世紀全部期間，由印度流入英國的財寶，與其說是由于比較不算大的貿易額而獲得的，不如說是由于直接開拓領土和掠奪大批財富隨後又將之輸入英國而獲得的”[⊖]。英國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是向被征服領地農民所征收的租稅，是印度藩屬國所繳納的貢賦，是東印度公司和其官吏們加于印度王公們的高利貸款，是由戰敗的敵人方面所奪取的軍事鹵獲物。

現在呢，印度逐漸轉變為宗主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了。一八一三年印度對英國“自由貿易”的開放，就意味着殖民主義剝削的擴大與加劇，而其手段就是用新的方法來補充舊的方法，即把超經濟的掠奪和暴力與經濟的剝削、貿易以及交換結合起來。

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照被延長到一八三三年。依據這個執照，公司照舊保存了它在印度的貿易機構和行政機關，以及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至于公司對印度的政策，則由英國政府通過監察委員會主席，即通過事實上的印度事務大臣，來指示機宜。這樣一來，根據一七八四年法令所設立的“雙重管理”制度就保存下來了。公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五九頁。

司的繼續存在是會有利于英國當權寡頭的。這些寡頭可以用東印度公司名義及其資源來進行徹底制服印度的戰爭，而同時還不必要國會批准。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的私商招牌掩護之下，可以任所欲為、凶焰滔天。殖民主義的掠奪巩固了寡頭在英國本土的特權地位。

“雙重管理”制度也保證了英國軍人們在印度的行動自由。將官和高級軍官獲得了大批鹵獲物。他們醉心于劫掠整個城市，擄奪了多少世紀所聚斂的財寶，稀世的藝術品和手工業品；他們得到了勳章、榮譽和仍然是慷印度之慨的养老金等獎賞；資產階級的幫閑文人則對他們歌功頌德。

東印度公司的兩千股東老板們繼續得到大量進款。歷次侵略戰爭擴大了公司的印度屬地，並使具有千百萬居民的一切新的地區都臣服于公司。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對於在印度可獲厚利的地方，竟然按照公司自定的價格公開進行買賣。每個董事由對請求差事的人出賣官爵而得到的進款份額，每年就達到一萬四千英鎊。對印度的征服與掠奪仍然是把英國本土轉變為“世界工場”的強有力的興奮劑。這在客觀上是符合於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工業資產階級自然還在琢磨如何可以更有利地安排殖民地的剝削，不過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充分推行自己的方針。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的廢除才滿足了英國工業家們的最切身的利益。

第十節 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七年間的戰爭

在十九世紀整個最初二十五年中，英國在印度的侵略戰爭一直在繼續着，中間偶有短期停頓。對尼泊爾山區勇武民族的鬥爭繼續了兩年多（一八一四——一八一六年）。只有在作戰第二年終了以後，英國人才能迫使尼泊爾接受了和約（一八一六年）。依據

和約，尼泊尔把喜馬拉雅山麓邊地上的一个爭執地帶割讓給公司，并同意把它的外交关系置于不列顛駐劄官監督之下，但是在其內政方面則还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当英國人在尼泊尔初次失利的时候，宾达里騎兵对东印度公司屬地的襲击顯然頻繁起來了。英國人原來只在等待一个口实，來徹底制服馬拉特諸土邦。宾达里騎兵的襲击恰好作了这个口实。一八一七年，东印度公司开始了战争。一部分馬拉特王公們自願屈服了，另一部分，其中有宰輔巴杰罗二世，曾經企圖抵抗，但是被击潰了。东印度公司把宰輔的版圖并入自己的版圖，而給他指定康波尔附近的比塔尔城堡为其住所。公司每年撥給这个退休的宰輔八万英鎊的养老金。其他馬拉特王公們的版圖再度經了裁并，它們的首府都派駐了公司的有力衛戍部隊。英國人廢逐了不听命的瓜達爾和那格浦尔王公，而用他們的傀儡來代替他們。

至于宾达里騎兵，則他們是被永远消滅了。差不多在同时，刺若普丹那王公們也承認了东印度公司的最高政权并变成了它的藩屬。战敗的馬拉特人正如先前的加那尔人民一样，被英國人用人工方法分散于各地。大部分馬拉特人現在生活在东印度公司的直接治理之下，其余的人們則留在印度各土邦的治下。

不久，东印度公司又开始了新的掠夺战争，这一次是到印度邊境以外了。一八二四年，英國軍隊和印度士兵在緬甸登了陸，并且在作了二年的頑強斗争（一八二四——一八二六年）之后，迫使緬甸國王把鄰接孟加拉的阿薩密和緬甸的其他兩個省割讓給公司。不久茶樹种植場就开始出現于阿薩密了。茶樹栽培是進行得十分猛烈的。殖民地政权干脆从当地部落夺取了这些种植場附近的土地，而以極低廉的价格“出售”給英國的种植業者。至于种植場的苦力，則他們是由顛沛流离的印度農民（主要是“不可接触者”）中

招募來的，而且人們剝削他們正如剝削奴隸一样。

第十一節 不定期佃制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就着手整頓其在南印度和中印度的屬地了，从迈索尔和宰輔以及馬拉特其他王公方面所夺來的領土都并入了这些屬地。起初，英國人原曾企圖在馬德拉斯省按照永久包稅制來推行土地关系。但是这种嘗試沒有成功，因为南印度，在英國人來臨以前許久就已存在着土地私有制了。農民們曾举行过一連串的起义，以反抗沒收他們的土地而交給英國的傀儡柴冥达尔們。因此，永久包稅制只有在馬德拉斯北部才能維持住，因为那里的土地制度原先就与鄰近的孟加拉有許多共同之点。在馬德拉斯省的其余部分和孟買省，英國人在作了許多次實驗之后，便归結到不定期佃制上。在这兩個省大部分領土上，公司干脆排除了許多罗闈，采臣，封臣，包稅人，不再使他們征收地租并剥夺了他們的領地。对于这些地主中的最有勢力的人們，公司則支給世襲的年金。至于印度教寺廟的土地和伊斯蘭教清真寺的土地，則公司沒有触动，也沒有課稅。归農村公社集体所有的全部土地(荒地，牧場)，以及礦藏和森林，公司則用盜窃的方式攫为已有。至于耕地和園地，則留归个别農戶使用，而直接从公司取得不定期佃权。由于公社土地大部已經被小封建主所攫取，所以英國人的改革就沒有触动他們的領地。这样一来，在英國人推行不定期佃制的地区中，大部土地就由中、小封建主所有。土地被課以沉重的貨幣地租。地租在農民总收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干燥区域是二分之一，在井水澆灌区域是三分之二。耕种土地成了对國家的义务。農民不得抛弃土地，若擅自离开，必須强迫归田。但是農民有抵押和出賣其地畝的权利。不过買主却很少。由于地租过分

沉重，所以土地行情就不大了。这种可耻的制度全部充滿了矛盾。“在馬德拉斯和孟買，我們看到有法國式的農民所有者，这种農民乃是國家的農奴和分成佃戶（metayer）。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制度都是缺点重重，举不勝举，而在其剝削屬性的任何方面都是毫不緩和的。馬德拉斯和孟買的農民与法國的農民一样，都是私人高利貸者重利盤剝的牺牲品，不过他們不像法國農民那样有世襲的、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他們如農奴一样是被強制耕地的，但是他們与農奴不同之点就是，他們不能保証免于必需的匱乏。他們如分成佃戶似的必須与國家对分他們的產品，但是國家并不一定以資金供給他們以垫款，如通常对分成佃戶所实行的那样。”[⊖]

英國殖民主義者很快地就把刺耶惕（農夫）弄到空前貧乏和破產地步。到一八三〇年，馬德拉斯四分之一的土地荒廢了。像在孟加拉一样，这里的耕地也成了叢莽。

第十二節 短期包稅制

在馬拉特戰爭結束以后不久，東印度公司就在从瓜達爾和敖德所夺取來的地区上推行短期包稅制了。这种制度与永久包稅制主要不同之点是在于，地稅率的規定不是行之“永久”，如在孟加拉省那样，而是行之暫时的。地稅率每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就要改訂一次。这样來，每隔三十年，短期包稅人（柴冥达尔）和東印度公司之間就应当把它們应分得的農民剩余產品份額重行分配一次。这个制度与永久包稅制第二个不同之点是在于，被承認為私有主的主要是中小封臣，而不是包稅人，如像在孟加拉那样。

短期包稅人原先規定應向東印度公司繳付他們从農民所收地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四四頁。

租的百分之八十三，而自己只保留百分之十七。正如在孟加拉一样，这里的土地也是逐渐转到商人、高利贷者和投机家，主要是商业高利贷种姓的代表者们的紧握不放的手里去了。

第十三節 东印度公司的对內政策 (一八一三——一八二八年)

殖民地主子們在把印度大部分統一在他們的直接統治下以后，同时却保存了印度的七零八落状态，保存了藩屬土邦与不列顛行省的人为分划。在每个不列顛行省以内，都鑄造自己的錢幣，都有自己的度量衡，都有自己的内地关卡。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三大行省(管区)的每一省都养着自己的軍隊。在公司的各个轄区中还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孟買和馬德拉斯的藩司們得以在其省内独立發布命令，而其行动常常不受加爾各答总督的節制。

除了内地关卡以外，貿易的最大障碍是道路阻梗。在被英國征服以前，印度所修筑的少数良好道路和桥梁已經頽圯了，新的道路則还没有修建起來。

整个殖民地剥削制度首先是靠占优势的兵力，是靠用英國人所創設的軍事官僚机关实行無情的强制來維持的。無怪乎馬克思說：“英國东印度公司在把欧洲的專制加到亞細亞的專制上以后，結果所產生的那个雜种就比薩耳奢底庙中令人驚嚇的神怪偶像，还要更其神怪了。”[⊖] 貪得無饜、凶狠殘暴的殖民主义者在侵略和制服印度的同时，曾巧妙地利用了印度内部的四分五裂狀況，随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保持了这种四分五裂的狀況。馬克思指出：“羅馬人的‘分而治之’就是大不列顛在一百五十年間用以保持其对印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四七頁。

度帝國的統治的那个偉大規范。各个种族，部落，种姓，信仰和國家之間的对抗性……永远是維持不列顛統治的一条不可須臾离的原則。”①

在征服印度期間，这个政策的重心就落在使印度各國和各土邦相互火并上：馬拉特人对迈索尔，海德拉巴对馬拉特人，余此类推。同时，英國人也廣泛利用了印度各民族的宗教畛域：例如在孟加拉，他們曾剥夺了回教貴族的領地，而交给多半信奉印度教的包稅的柴冥达尔們。

英國人保护中世紀的黑暗勢力，并对伊斯蘭教阿訇和印度教祭司們維持着親密交情。这些“基督教化最深的”殖民主义者在推行这个政策时，并沒有忘記了他們的錢囊。就如东印度公司从清真寺的祝宴中，从崇拜偶像的印度教神庙的祭品中，从神庙舞女賣身所得的每一个盧比中，都要取得自己的一份。殖民主义政权一有了柴冥达尔地主們，就是給自己創立了可靠的支柱，反对革命的真正稜堡。英國派駐印度的总督丙丁克（一八二八——一八三五年）关于这一点曾經恬不知耻地寫道：“如果必須防止范围廣大的民族变乱或革命，那么我就該說，永久包稅制法律虽然在其他許多很重要的方面極其推行不利，可是它至少还有一种大的优点，就是它已創設了一个深願延長不列顛統治并对人民大众具有絕對权威的富有地主階級。”

一刻千金地發了大財的買办資產階級，是站在东印度公司的一方面的。对買办、高利貸者、富商說來，天堂就在公司的轄区之内。可是農民却被商業高利貸資本搶劫一空了。在英國人的政权之下，富商和高利貸者的財產和人身受到了保障，可以不受封建專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二一三頁。

橫的侵襲，這種保障不論在印度各藩屬國中，或先前在馬拉特人或莫臥爾人的政權下，都是不會享受到的。在公司的轄區中，封建內戰和混亂都停止了。東印度公司沒有照顧昔日的封建貴族。但是他們並非全體破產，更不是一下子破產的。短期包稅制是逐漸采用的，并且采用时也很慎重。殖民主义者在遇到重大抵抗的地方，往往就讓了步。例如对南印度某几等封建主們就曾加以寬容：对有些封建主給以年金，对其他封建主則留下土地。在实行短期包稅制的地区，东印度公司把大多数大封建主驅逐于土地之外，只認可中小封建主为地主。后来，这些中小封建主中又有許多人，虽然不是全体，也失掉了土地，而把它們归了商人和高利貸者。但是这个过程却一直持續了几十年，并且在進行时也不像实行不定期佃制的地区猛烈（他們的土地是为了欠租不交才被出賣，并非强制沒收）。印度的人工灌溉網原是用國家力量來維持、來擴大的，可是殖民主义政权却对之全不关心，表現了資產階級的眼光短淺、智力迟鈍。

这样，英國人就冷酷無情地使千年的劳动果实遭受了破坏，并且長期毀坏了全國最肥美地区的農業。但是殖民主义者能够四面八方擴充他們的勢力。他們把新而与世隔絕的地区都制服在自己的强盜政权之下。掠夺性的田賦給了公司以它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在不定期佃制条件下，公司直接成了剝削農民者。在包稅制的条件下，公司則利用了它所培植起來的地主的帮凶。殖民地主子們承受了种种封建剝削方法，而如商人似的冷酷無情，精打細算地应用它們。馬克思指出，“無論在孟加拉的包稅制之下，或在馬德拉斯和孟買的不定期佃制之下，農民（他們占全印度人口的十二分之十一）都陷于駭人听聞的赤貧地步”[⊖]。直接的田賦掠夺之外，又有公司的食鹽專賣助紂為虐。結果，这个首要的必需品的价

格就漲到了三四倍。食鹽成了農民的奢侈品。最後，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專賣權又是它的巨大利潤的來源。在印度本土，公司曾公開販賣這種毒品；這種毒品又借巧妙組織的私販之助滲透到了中國。公司用二百五十個盧比買一箱鴉片，而在中國出賣，則取價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盧比。但是在公司預算中却沒有有益社會的工程開支。公司對於國民教育，則只化費極少的一些錢——一年十萬盧比（在一億人口的情形下）。所有其餘資金都被軍隊，戰爭，公司股息，公司的官僚機構和公司職員的空前高額的年金吞沒無余了。

第十四節 印度之變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從印度開放使英國人可以自由貿易的時候起（一八一三年）十五年間，紡織品的輸入增加到四倍，棉紗的輸入增加得更是神速。產棉的老家已不再輸出它的手織的精細棉織品了。它反而要把英國人運來的蘭開郡的廉價品輸入本國了。在返航時，英國船舶則運走馬德拉斯、孟買、加爾各答所出產的棉花、生絲、藍靛和白糖。印度愈來愈變成了英國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

印度市場是被強迫打開的，但是遠未曾完全開拓。只有在河川縱橫的孟加拉，殖民主義剝削新階段的後果才能夠明白顯示出來。由於交通便利，所以英國進口貨的大宗就都發往那裡了。因此，全印度絲織品和棉織品的主要生產地區之一的孟加拉，蒙受了雙倍的損失。一方面，手工織品的繁榮的出口貿易是根本被破壞了，另一方面，英國紡織品又充斥了孟加拉。孟加拉省旧日人烟稠密的城市，即其工商業中心，如摩爾西達巴德和達卡（克萊武在一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四四頁。

七五七年时关于这两座城市曾经写道：“它们也如伦敦城一样，是人口众多的殷富的大城”都已极度萧条了。在大约二十年的过程中，单在孟加拉省第二座大城达卡一处，人口已由二十万减到十五万了（到了一八二四年时），这主要是由织工减少的缘故。英国工厂主把新式工人安置在自己的织机旁，这就使成千累万的印度手工业者都丧了命。十九世纪英国和印度的“分工”就是这样以强力形成的。

第十五节 印度的瓦哈比特派

十九世纪的开头三十多年，印度各地都曾发生过人口众多、但是各不相谋的农民起义。英国不费什么特别气力就把它平服下去了。印度的瓦哈比特教派也起来反对过奴役者。在印度創設这个教派的是賽德·阿赫美德（一七八六——一八三一年），論其宗教信仰，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曾在因陀尔王公的軍隊中当过小兵。在抛弃了軍职以后，他就献身于对异教徒進行“聖战”的事業上。在孟加拉，这个新教义的种子落到了肥美的土壤之上。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農民和手工业者，都匯集在自称为瑪德（即救世主）、阿拉（神）的使者賽德·阿赫美德的旗帜之下。賽德·阿赫美德給了这个教派以堅牢的組織。教徒們都受过軍事訓練，向“先知”的收費人按期交納会費，都去自己法庭告狀，而不去英國人的法庭，那怕是去作証人。八且擎城成了这个教派的中心。一八二三年，賽德·阿赫美德帶着几千个信徒到了印度的西北边境。这些热狂的信徒盤踞在險峻的昔坦那，即独立的阿富汗部落的領土上。賽德·阿赫美德在与塞克教徒接仗时陣亡了。但是他的死亡沒有阻止住这个教派的活动。瓦哈比特派在印度西北边境（昔坦那）上保持住了作战中心以后，就在孟加拉掀起了暴动。

一八三一年，与加尔各答直接相鄰近的三个縣區也被起义所席卷了。教派宣言要消滅英國政权，建立“正义國度”。教徒中間实行了公產制。瓦哈比特派后来推進到加尔各答，沿途殺死了东印度公司的官吏，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地主、阿訇和婆罗門。

在头兩次交鋒时，英國人被击破了。但是在第三次会战时，东印度公司的軍隊就战胜了裝备窳劣的農民。教徒們轉入地下活动了。一八四六年，八万名瓦哈比特派在孟加拉再度發动了起义。再度的失敗和残酷的鎮压都沒有摧毁了瓦哈比特派。他們在北印度一帶撒开了自己的秘網，毫不倦怠地繼續自己的布道事業，并且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土兵中間進行工作。

这个运动的宗教外衣正与農民意識的落后水平和当时的斗争条件相符合。農民在这种异端的旗帜下不但起來反对英國的統治，也反对被宗教所奉为神聖的封建秩序。

高級伊斯蘭教僧侶是这个教派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是，那些强迫印度教徒改奉伊斯蘭教的瓦哈比特派的偏狹热狂，却妨害了他們把信奉印度教的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民大众團結起來，來抵抗共同的敌人。除了在孟加拉以外，这个运动在任何地方都不會獲得了群众的性質。但是瓦哈比特派的起义和行动畢竟是印度不曾屈服于外國奴役者的明顯証据。無怪乎东印度公司的高級官吏之一不得不承認，英國人在印度是处于民怨沸騰之中了。后来作了印度总督的米特卡富勛爵曾寫道：“印度时时在等待我們傾复的时机。到处的人民將会因我們的顛复而兴高采烈，不少的人在傾其全力來促成此事。”

第十六節 作为貿易組織的东印度公司的取消

一八三二年國会改革以后，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們就直

接參加了國政。印度市場成了英國工業家切身利益的所在。一八三三年國會法案实行的結果，東印度公司失掉了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并且作为一个貿易組織而被取消了。对于它的股東們，則以印度稅收保証其可靠的股息。公司的存在被延長到一八五三年。聲名狼籍的“双重管理制度”仍然繼續生效。仍和先前一样，“政治寡头把印度卷入戰爭，以便給其幼子們找点事做；金融寡头則情願把它賣給出最高價錢的人；而一般官僚則廢弛行政工作并巩固其黑暗方面，以便使自己的存在長久維持下去。”[⊖]

馬德拉斯和孟買兩省藩司被剝奪了獨立的立法权。總督的权限則大為擴充了，但是他自己也得受倫敦的比較嚴格的監督。一八三三年的法案頒布以后，工業資產階級对于英國的印度政策就發生了直接的和越來越有力的影响。为了加速把印度变成英國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公司曾竭力想做到集中公司的行政管理，整頓公司財政，減少公司赤字，廢除國內关卡。几乎这一切措施的實現都落在还在一八二八年就已就職的總督維廉·丙丁克的肩上。

第十七節 英國的征服和印度的文化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強使印度接受“英國文明”之福的結果，印度人民便遭受了數不清的灾难：生產力（人工灌溉網）的巨大破壞；農業和手工業的衰落；千百萬人生命的喪亡；連年不斷的毀滅性的戰爭；價值數十萬萬盧比的珍寶財物之遭受英國人的無耻掠奪；獨立地位的喪失和对于外國奴役者無情壓迫的屈服。馬克思關於這一點是這樣寫的：“英國破壞了印度社會的基礎本身，而直到此時為止還沒有表現出改造這個社會的任何企圖。往事成塵，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三七頁。

前途渺茫，这就使得現代的苦难帶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

英國人的統治对印度的文化也發生了同样大的毀滅性影响。停滯不前、衰頹不振成了十八世紀下半期印度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特征；在这段时间里，沒有用近代印度語所寫的任何一部真正杰作。曾使印度馳名世界的藝術手工業也同样遭到了破坏。甚至識字人数（他們原先在印度就只是人数稀少的一个階層）在英國市儈統治之下也減少了，因为他們給教育事業所撥的經費比先前印度封建統治者們还少。

同时，英國侵略者却違反着自己的意志和願望不可避免地要使印度与它所不知道的資本主义关系和現代文化的世界發生接觸。因而資本主义关系之侵入印度也是印度文化中各派新思潮的一个源泉。这个思想体系一部分响应着新兴的資本主义关系，一部分也預示着这种关系，而起而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倡導人和体现者的，就是那些大多数由地主出身、受过欧洲教育的印度人的十分狭窄而又远离人民的階層。

第十八節 藍姆·謨亨·勞易（一七七二——一八三三年）

十九世紀初，印度的某些地区，首先是孟加拉，已經出現了受过欧洲教育的人士的狭窄階層。热心世俗教育的人士就是从这些人里出來的。他們反对思想体系中的某些方面和封建制度的最反动的風俗。本質上这些人是印度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先驅，而且对于印度各族人民的民族團結事業上起过作用。在这些活動家当中，藍姆·謨亨·勞易占着顯著的地位。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四七頁。

藍姆·謨亨·勞易是婆羅門貴族地主的兒子，他父親是德里莫臥兒大帝的大臣之一。他的兒童時代就是在扮演傀儡角色的莫臥兒的宮廷环境中度过的。

藍姆·謨亨·勞易畢業于八旦擊高等伊斯蘭教學校，他在校時曾攻讀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伊斯蘭教教義。以後他又深究梵文，學習英語，粗通希臘文，因為想讀福音書的原文。在十年期間，藍姆·謨亨·勞易曾做过東印度公司的官，執行着收稅人的職務，因而在對印度進行殖民主義壓迫的勾當中，便成了外國人的工具。一八一四年時他辭了職，從那時候起，他就把全部時間獻身于各種文藝活動和社會活動。他認為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使落後的印度社會認識現代的科學和文化。

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形成了一套宗教哲學的觀點，這些觀點摒棄了印度教的基本原則，推翻了這種反動思想體系所鞏固起來的種姓的和宗教的習慣。勞易也曾大聲疾呼地反對種姓制度，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寡婦自焚殉葬（“薩底”）。總起來說，藍姆·謨亨·勞易的宗教哲學觀點帶着折衷主義性質，而把世界各大宗教和某一種自然神教的個別因素結合起來了。不過本質上，這些觀點正表示了對於直到十九世紀之初還保存着的中世紀印度教思想體系原理的一種反抗，并且是反對印度封建社會的某些反動基礎的。

為了傳布這些觀點，藍姆·謨亨·勞易一八二八年在加爾各答創立了梵天協會。這個協會起初起過真正積極的作用，把孟加拉人數不多的文化人士團結起來，并起而反對日常生活上的種種迷信和印度教所認為天經地義的階級畛域。

藍姆·謨亨·勞易不但在宗教改革事業的範圍中有所表現。他的活動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中更有大的意義。人們有理由稱藍姆·謨亨·勞易為現代孟加拉文學之父：他是第一個用孟加拉語

寫出許多散文作品的人。出自他的手筆的有从梵文譯出來的作品，有反对种姓、反对婦妇殉葬的論文，有孟加拉語的文法。

藍姆·謨享·勞易还是孟加拉兩种報紙的創办人（一种在一八二一年，一种在一八二三年），因此，他可以說是孟加拉民族报刊的首創人。

藍姆·謨享·勞易曾給孟加拉文語奠定了基礎，他在这一方面的功績是不容怀疑的。正如列寧所指示的：“民族和語言的同一是徹底控制國內市場和經濟流轉充分自由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說，語言的民族同一性是一國資本主义發展在歷史上必需的，而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形成又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勞易曾是世俗教育的坚决拥护者，他曾強調指出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方面也促進了印度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發展。但是勞易虽然努力創成一个真正文明的印度，却沒有把这个任务与爭取祖國独立的政治斗争結合起來。

可是，藍姆·謨享·勞易的活動重心，即对印度教的封建思想体系所進行的斗争，畢竟使他成为印度史上創造出思想武器，用以反对印度封建主义、反对企圖巩固印度落后性的英國殖民主义者的第一个人。

第十九節 丙丁克的統治(一八二八——一八三五年)

在丙丁克統治时期，印度从連年毀滅性的戰爭中得到了一点喘息时机。丙丁克为了搜罗資金，首先就大大推廣了鴉片貿易。在丙丁克統治时代，稅收机关的工作更加嚴密了，稅区英國長官（收稅官）的原本專橫的权柄更加擴大了。收稅官除了先前的稅收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三十二頁。

和行政职权以外，現在又被賦与了稅区的審判权。收稅官以稅務征收員的資格，可以傳喚欠稅者加以審訊，他以法官資格判決，又以行政人員身分來执行判决。

為了進一步制服印度和巩固英國人的統治，丙丁克开始把薪酬低微的印度人官吏引用到較重要的，自然是从屬的地位上去。英國人开始需要本地居民中受过歐洲教育的人士了。

一八三五年，麥皋萊在印度实行了所謂教育改革。这个措施的目的已由麥皋萊本人在其著名的報告書中面目猙獰地揭露出來了：“自然用不着教育人民群众。但是我們应当竭其全力在英國人和其政权下的億万印度人之間創造一个可以作为中間人的階層，即論血液和膚色是印度人，而論兴趣、道德和見識又是英國人的那樣一個階層。”殖民主义者心高氣傲地蔑視几千年印度文化的遺產。这个麥皋萊又声明說：“一部英文書要比印度和阿拉伯全部当地文献都更有价值。”在丙丁克時代开办了依据歐洲教學大綱教學的最初的若干所中学校。後來（一八五七年），政府又在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开办了三所大学。它們主要地是培养官吏，律师，一部分也培养医生。教學是由英國教授們用英文來進行。關於过去的和現在的印度，他們是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概念灌輸給學生的。

歐洲式的教育成了殖民政策和民族压迫的工具。但是就在这些条件下，印度先進人士後來也終于能够吸收了优秀的文化珍品，从那里汲取了民主思想并認識到这些思想对于英國人之統治印度已下了有罪的判决。

残酷的薩底習俗早已引起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士的抗議；英國的民主派的輿論和夢想把印度轉变为基督教國家的基督教主教們都要求廢除薩底。丙丁克不久就頒布了禁止薩底的法律（一八

二九年)。

随着深入印度腹地的英國商品輸入的增長，殖民地政权对于路政安全的关心就提高了。丙丁克对搶劫，对万惡的殺人匪帮，即毗祇匪帮進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个把殺人越貨認為是对迦利女神举行祭典的組織，被英國当局歼滅了。

英國人在确保了道路安全之后，由于力圖進一步發展貿易，不久就把内地关卡裁撤了。

丙丁克的这些措施暫時消除了財政上的赤字，巩固了英國人在印度的行政机关，并准备好一系列新的侵略战争。最后兩個独立的國家，旁遮普塞克教徒土邦和較为弱小的信德，便成了这些战争的标的。这两个國家是与阿富汗相鄰接的地区，东印度公司正需要它們作为在印度疆境以外繼續進行領土掠夺的進攻基地。对于信德的征服是随着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战争开始的（参閱第九節）。一八四三年，信德終于并入了公司的領土。跟着又輪到了旁遮普。

第二十節 朗吉脫·辛格統治下的旁遮普

还在十九世紀初，塞克統帅們的內战就以其中一人，朗吉脫·辛格（一七八〇——一八三九年）的勝利而結束了，朗吉脫·辛格于是采用了“大王”的头銜。塞克貴族們的柔弱無力便利了他的統一國土的事業。塞克教徒所住的地区（拉合尔，阿姆利則）構成了他的版圖的心臟。这里較大部分土地是屬於農村公社，这些農村公社繼續拚命捍衛自己的权利以反对塞克封建主們。朗吉脫消滅了分封土邦（密昔尔），剥夺了塞克統帅們的独立自主权，沒收了許多人的土地，而授以旁遮普其他地区的小采邑。“大王”从農民身上征收的地租是適度的，但他却勒令許多農民去补充他的軍隊。塞

克教徒由于已經推翻了种姓，并以共同的宗教、語言和过去反封建斗争的傳統維繫起來，所以他們的團結一致，就給了“旁遮普獅子”（这是人們送給朗吉脫的徽号）的軍隊打上了民族的印記。塞克大王的侵略計劃的工具就是他的六万名陸軍。这支軍隊使他能够鎮压農民的風潮，箝制不馴服的封建主并成为保証旁遮普独立以对抗英國殖民主义强盜的担保。在拿破侖顛复以后解职而去为朗吉脫服务的法國將官們，曾經極口称赞塞克兵士們的剛毅勇敢，紀律嚴明。先前臣屬於阿富汗的地区，如母兒坦（一八一八年），克什米尔（一八一九年），佩沙沃（一八二三年），一个一个都被塞克教徒征服了。

丰富的鹵獲物落到他的軍隊手里；朗吉脫把所夺得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給了塞克教徒統帥。在俯首听命、繳納貢賦的条件下，他把不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給当地回教封建主們。对于被征服土地上的農民，則課以沉重的賦稅。

在朗吉脫·辛格所統治的旁遮普國家中，塞克教徒只占少数。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同塞克教徒一同被任命担任高級文武官職。

到朗吉脫統治时代的末期，可以損毀他所建立的國家的各种國內矛盾愈來愈顯露了。組成軍隊核心的塞克教農民在远征和会战中成千上万地死亡了。統帥們仍然繼續侵占農民公社的土地。賦稅的負担增加了。甚至塞克教農民也抱怨說，“拿鮮血納稅了”，虽然他們比旁遮普其他地区農民的条件还要好些。在統治階級本身內部，矛盾也尖銳化起來了。塞克教徒統帥都企圖把自己的領地轉变为世襲的，而对“大王”的不容分說、遇事吹求的監护，深以为苦。不久以前才被征服的边区封建主們还夢想先前的独立光榮；可是直到朗吉脫死以前（一八三九年），旁遮普仍然籠罩着安靜

气氛。

朗吉脫在其对外政策方面，遇事就捍衛旁遮普的独立，但是由于感覺到英國人的勢不可侮，曾力圖推迟他和他們之間的不可避兔的冲突。但是英國人却終于在朗吉脫·辛格的旁遮普國家和阿富汗之間燃起了仇恨。阿富汗—塞克教徒战争称了英國人的心願，因为他們双方都因此相互削弱了。

第二十一節 第一次英國—塞克教徒战争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

在朗吉脫·辛格死后的兩年間，拉合爾王位先后更換了三个大王。封建集團彼此都不承認对方的政权。英國人煽起了內戰。許多邊區封建主都宣布自己为独立的統治者。塞克教徒國家看看要趋于滅亡了。而軍隊——兵士和深明大义的一部分將領們——却成了國家統一和独立的体现者。一八四一年，士兵在屠殺了民憤最大的將領以后，就在每个部隊中創設了自己的五代表(般遮耶惕)。这些五代表又联合成衛戍五代表。其中最有势力的是首都的衛戍五代表。它拥有調動全國軍隊的权柄，保护朗吉脫·辛格的孀妇和其嗣子，即年輕的杜里普·辛格，并監督政府的最重要行动。五代表采取了保衛國境的措施，無情地鎮压了封建主叛乱并在許多軍隊中厉行了軍紀。

塞克教統帥認為軍事五代表們的行动对他们的政权、財富和土地是一种直接威脅。

英國当局也同样憂形于色。他們害怕旁遮普事件会成为印度其余部分起而效尤的先例。于是加尔各答就决心对塞克教徒發动久已醞釀成熟的战争。統帥們也企圖托庇于英國人的刺刀，來反对自己的人民。总理大臣拉耳·辛格、总司令坦杰·辛格和最有

勢力的封建主之一瞻姆士邦長官果略卜·辛格組織了反人民的陰謀。

这个計劃正合于东印度公司当局的心意。接二連三的事件，此呼彼应，紛至沓來。由于英國軍隊曾經开槍射击自己土地上的塞克隊伍，于是叛徒匪帮——他們正是組成政府的人員——立刻对东印度公司宣了战。

充滿了热忱并确信自己事業的正义性的六万名塞克軍隊，在一百五十門大炮掩护之下渡过了薩特里日河。塞克教徒不是雇佣軍隊，像为英國人服軍役的士兵那样。他們是为自己的祖國战斗的。塞克教徒士兵不嫌惡最骯髒的工作，乐于帮着拖出陷入泥濘中的大炮，給駱駝馱上垛子，起造桥梁。

在第一次会战时(在慕德稽附近)，塞克軍团与英國人的同等兵力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但是叛徒拉耳·辛格延不派兵來援，并且自行逃跑。不过塞克教徒畢竟有秩序地退却了。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落前一小时，不列顛的总司令在費路茲沙附近，把他的軍隊扫数調去攻击塞克教徒的設防營壘。塞克教徒的炮隊曾压制了英國的大炮。于是英國官方战紀中所說的“驚心动魄之夜”便來臨了。

士气沮丧的發抖的英國人在塞克教徒軍營的壁壘之下度了一夜，部隊乱作一团，总司令找不到自己的司令部。塞克教徒的大炮轟了一夜，使敌人遭到了重大損失。但是塞克教徒沒有利用自己的成功。英國人由于这种消極退避，第二天清晨仍旧重新开始攻击，而把塞克教徒驅逐于其營壘之外。但是勝利者却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当兩万人的新的塞克軍团突然开到了戰場时，英國人是既無炮彈，又無槍彈了。叛变行为却挽救了英國軍隊，使之逃脫了不可

避免的失敗。塞克軍團聽從了他們總司令坦杰·辛格的背叛命令，竟然不戰而退了。在費路茲沙戰役之後，塞克教徒的軍隊就退到薩特里日河，並攻下了橋頭堡蘇卜刺翁。變節的統帥們却向英國人透露了全部作戰計劃，拆毀了薩特里日河上的橋梁，並把軍隊扔下不管了。英國人用高昂的代價換來了蘇卜刺翁的勝利，但是這次勝利却是有決定性作用的（一八四六年二月十日）。關於這個事件，馬克思曾經寫道：“塞克軍隊在作了慷慨壯烈、勇敢絕倫的抵抗以後，畢竟被徹底擊潰了，但是英國人也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許多次自刃戰，這是英國人所參加過的最殘酷的戰役之一。）”[⊖]

旁遮普成了東印度公司的藩屬土邦。英國的戍軍駐屯在拉合爾了。名義上政權是屬於以拉耳·辛格和坦杰·辛格為首的攝政會議。事實上却是不列顛的駐扎官支配著一切。英國人為了褒獎叛徒果略卜·辛格，就使他做了克什米尔的大王。塞克軍隊的數目銳減了。除此以外，旁遮普領土的一部分（直达拉維河）也并入了公司的版圖。

第二十二節 第二次英國—塞克教徒之戰和旁遮普的 合併（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英國人在藩屬的旁遮普當家作主，如在自己的殖民地一樣。塞克教徒不甘心喪失自己的獨立，就在一八四八年發動了起義。這一次，某些統帥也來依附人民了，雖然他們大多數仍和先前一樣是站在英國人一方面。頃刻之間，起義軍成了巨大的力量。

在芝良瓦拉戰役（一八四九年一月），起義軍遇上了敵人的主力。英國總司令憑靠着自己的勁旅，對塞克教徒的設防陣地採取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四七頁。

了正面攻势。但是在这次進攻中，英國人徹底失敗了。英國騎兵在其驚慌逃竄之际竟踐踏了自己的步兵。英國人丢了三面旗，四尊炮，死伤二千四百四十人。酋長道士特·穆罕默德所派來的阿富汗騎兵，也加入了塞克軍隊。

在古乍刺脫的第二次战役中（一八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英國人改变了自己的戰術。他們利用了自己炮兵的巨大优势，因而这一次勝利屬於他們了。旁遮普成了英屬印度的行省。一八四九年，塞克教徒被完全解除了武装。

但是殖民主义强盜們却害怕再度發动起义。而使这种危險更其增加的情况是，边远的旁遮普人民在其反对英國人的斗争中还可以指望國境以外的援助。因此，在旁遮普就安設了主要是由歐洲軍隊組成的戍軍。最为精明强干的行政人員，如亨利·勞倫斯，約翰·勞倫斯，尼可耳孙，愛德華等人，都曾被派到这里來供职。最后，殖民主义者在起初也不像在印度其余部分一样，对于旁遮普農民並沒有課以过分沉重的土地稅，并且保存了農村公社作为征收國稅的單位。牧場和荒地仍然留归公社享用，至于可耕之地，則英國人千方百計鼓励个体農戶在私有制基礎上把它們分配了。許多封建主被英國人承認為自己領地的所有主，不过大部分土地仍然留給農民。在最近期間以內，这些措施就消除了群众起义反抗英國在旁遮普統治的可能。

第二十三節 英國征服印度的大功告成

隨着一八四九年旁遮普的兼并，英國人就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并把它統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了。但是被英國以武力所确立而随后又被鐵路的敷設和市場的發展所巩固的殖民地印度在政治上的統一，却帶着双重的內部矛盾的性質。这种統一在結束了無

窮的戰爭和封建的內哄之後，雖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創設了較為有利的基礎（自然在其他先決條件存在的情形下），却又為反英國羈絆的全印運動的發生創造了條件；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的人民起義就表示了這一點。馬克思曾經指出一八四九年以後東印度公司的情況的這種轉變：“對於印度各地它不再以此制彼，聯甲倒乙，而是高踞印度頭上，全部印度都匍匐在它的腳下了。當它再沒有可以征服的地方的時候，它就成了全印的征服者。從那時起，歸它指揮的軍隊，其任務就不是擴大它的政權，而僅僅是保存它了。它們已由兵士變為警察了。……”[⊖]這樣一來，當印度各邦彼此對立時英國原來所採取的“分而治之”那一政策形式就已經過時了。英國現在已經宰治了全部印度，同它對立的已是整個被奴役的國土了。這就給英國人的政權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同時，英國人之統一印度却意味著強大而集權的軍人官僚殖民機構的巩固，而這個機構就成了凶殘地壓迫印度民族和強暴地防止印度國土的獨立發展的一個工具。最後還必須着重指出，英國人之保持印度的渙散性，是他們在政治上統一印度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特點。

領土的三分之一和人口的四分之一還保存在大小封建王公的政權之下，王公的總數多到了五百，那就是說，遠多於德意志和意大利割據最甚時期的數目。馬克思曾經把這些王公們稱為“英國專制政體的奴性十足的工具”。

可是這些王公對於自己的臣民却還保存著無限權威，而且這些土邦依然是封建落後性的支柱。但是所以要把印度分為不列顛行省和印度土邦，其意義還不僅限於此。印度原本是一個多民族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二一三頁。

的國土，英國人所創設的這個制度又故意把或此或彼的民族（例如馬拉特人和加那爾人）所住的領土分配于英屬印度土邦和不列顛行省之間，因而造成了政治上的犬牙相錯，并妨害了民族團結的過程。

第二十四節 戴好詩的統治（一八四八——一八五六年）

自从英國的谷物條例廢除以后，政治上的領導權就轉到工業資產階級之手了。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七年，英國紡織品對印度的輸出額增長到十二倍以上。英國棉織業全部輸出額的四分之一都運往印度去了。除此以外，宗主國的工業也需要原料。原料的輸入額年年提高。一八二八年，從加爾各答輸出了第一批黃麻。黃麻幫助奠定了蘇格蘭工厂主的致富基礎。

現在英國資產階級心中所想的是：對英國工業品的輸入開放龐大半島的窮鄉僻壤，把印度變為原料種植場并把印度統一成為規模宏大的殖民地市場。塞克教徒是已被摧毀而沉寂下去了。藩屬印度王公們也已軟弱無力、俯首貼耳了。所有過去的經驗都證明，封建貴族縱然有意，也是不能起來反抗的。

貪得無饜、諂媚奉承的一伙狡猾買办、肥胖包稅人、柴冥达尔地主和印度人官吏包圍了英國人。這般人向居民敲詐勒索，并不亞于英國人自己。殖民主義者鄙視千千万万的人民。“黑人”就是對印度人的一種輕蔑稱號。

英國人覺得自己在印度可以為所欲為了。誠然，個別的警告呼聲已經發了出來，但是倫敦和加爾各答的衙門里對它們並不加以注意。賦稅的掠奪和封建殘余統治地位的繼續保存仍然是東印度公司土地政策的基礎。但是要把印度轉變為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仍需要使土地關係進一步適應于世界市場的要求。

在这些条件下，再要保存孟買和馬德拉斯農民的半農奴地位，就不利于殖民主义者本身了。于是在一八四八年就职的总督戴好詩就担起了改变这种情况的使命。

根据戴好詩在一八五二年頒布的条例，耕耘土地不再为强制性的國家义务，而且在实行不定期佃制的各行省中土地稅也減低了。起初南印度農民对此頗感覺到一点輕松。可是在田賦減輕以后，地价却开始迅速飛漲了。農民的小塊土地开始被高利貸者、富商和印度官吏們收買去了。就是在实行包稅制的那些地区里，这种类型的地主也成了英國人的階級支柱。他們比旧日貴族在政治上較为可靠而机警，与商業有較多的联系，可以更迅速地在其不自作主的佃戶的農庄中培植英國人所需要的出口農作物。在实行永久包稅制的地区，封建貴族早已几乎完全失掉了自己的土地。在戴好詩統治的年头，这个过程就是在实行短期包稅制的地区也达到了特別廣泛的規模。英國人的税务机关和司法機構都直接协助对旧日貴族進行剝奪。

在戴好詩当政的时代，殖民主义当局把教会封建主的特权大加裁抑了。他們任命了一个審查曾被豁免田賦的土地所有权的特設委員會。單在孟買一个管区中，就有百分之六十的这样的土地被沒收了，而留給印度教神庙和伊斯蘭教清真寺的土地，則照一般原則課以賦稅。

戴好詩对付藩屬印度諸王公的手段也同样凶惡。

公司把它的先前藩臣的一切自主权剝奪之后，現在又毫不客气地驅逐他們去位，夺取了剩下的財富，并把土邦的領土并入自己的轄区。为了实行此事，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某些場合下，当一个死去的王公沒有直系后嗣时，戴好詩就宣布那个土邦“因無繼承人而被沒收”了，虽然依照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法律，养子也如

血親一样可以被認為合法的后嗣。

戴好詩就照这个方式在一八四九年兼并了薩他刺，不久（一八五三年）又兼并了那格浦尔和詹西，較小土邦还不計算在內。在其他場合下，例如对于敖德（一八五六年），公司則違反一切條約，宣告其在位的統治者已被廢除，而把他的轄区并入自己的轄区。有时公司只夺去一部分領土，而將其余領土暫時留給它的藩臣。

例如，对于海德拉巴的尼柴姆就是这样。为了偿还公司本身所加于尼柴姆的种种債務，他曾被迫把海德拉巴三分之一最肥沃的土壤比刺爾交給英國人“暫時使用”（一八五三年）。

一八五二年，东印度公司对緬甸开了战，这已是第二次了。战争的結果，就把擺古王國和伊拉瓦底江全部流域都归并于公司的轄区。对于許多先前被廢除了的王公，戴好詩又剥夺了公司应付給他們及其后人的年金。馬拉特人最后一个宰輔巴杰·罗的养子那那·薩希布也被剥夺了年金。

在蒙难受苦的諸王公中，有些人对于英國人怀下了深仇宿怨。屬於这样的人的有那那·薩希布和詹西土邦的羅闍的孀妇、即在这个土邦一八五三年被合并以前曾統治过它的果敢有为的拉克絲媚·葩伊。但是大多数藩屬王公都是意志薄弱的寄生虫，他們因長期依附英國而腐化墮落，怕自己人民远甚于怕东印度公司。戴好詩借这种吞并政策就把住有約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大批領土并入了英國的轄区以內。但是印度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仍和先前一样留在五百名藩屬王公的政权之下。

有关日常生活的零星改革是用警察方法進行的。各个种姓成員分別安置于特別監獄的旧制的廢除，就屬於这一类改革。又公布了一条法律声明說，改奉他教并不能剥夺人的繼承权。可以設想，这就便利了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改信基督教。戴好詩对

于基督教的傳播給以不小的注意。从这时候起，基督教傳教士就成为印度殖民主义体制的經常点缀品了。

在戴好詩統治的年代，印度就架設起電報來，并着手于第一批鐵路的敷設。东印度公司的特許照到一八五三年滿期。國会又把它延長了。但是却把它的权利更加裁并了。董事們失掉了出賣肥缺的獲利丰厚的買賣。从今以后，殖民地行政机关中的重要职位就由經過特殊会考的英國人來补充了。这些人自然是当权階級的代表人物——大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子孙們。

第二十五節 印度資本主义关系的發展和 不列顛統治的作用

还在十九世紀初，印度農村公社就遭到了英國土地政策的最沉重的打击。十九世紀中叶，印度大部分領土上的公社已不復存在了。“社會機構的这些小小的、定形的形态，大部分已經遭受破坏，从印度地面上消失了，这种情形与其說是由于不列顛稅吏和不列顛士兵的橫暴干涉，不如說是由于英國蒸汽机的轉动和英國的自由貿易。这些家庭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業上，而用特殊方式把手織、手紡和手耕配合起來的——这种配合方式就使这些公社有了自足自給的性質。英國人無端闖來，一面把紡工安置在蘭开郡、把織工布置到孟加拉，一面又把印度的紡工以及印度的織工从地面上扫除淨尽，所以就消滅了这些半野蛮、半文明的渺小公社的經濟基礎，因而把这些公社破坏了。这样就醞釀成亞細亞所曾遭遇到的規模空前、而且真可以說是唯一無二的社會革命。”[⊖]

这样，在蘭开郡工厂紡織品的压迫之下，印度農村公社所借以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五〇——三五一頁。

存在的經濟基礎就破坏了。把農民封鎖在習故踏常、半植物性生活的狹窄範圍中的那种因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柱石之一从此就崩塌了。旧世界已經消失了，而印度的刺耶惕（農民）還沒有發現新世界，仍和先前一样在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剥削的重担之下輾轉呻吟。

印度之被卷入世界市場，虽然給印度各民族帶來了不可忍受的苦难，但是却打开了各民族歷史中的新的一頁，而从今以后，它們的歷史就与整个世界歷史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起來了。資本主义关系已經在印度封建經濟中萌芽成一种經濟結構了。資本主义关系的發展是進行得不平衡的。这些关系在印度沿海各省，如孟加拉、孟買和馬德拉斯發展得較为顯著，至于这个國土的歷史上的中心——印度河恒河平原——則其發展却大大落后了。

一八五四年，加爾各答郊外第一家黃麻工厂的烟囱冒起烟來了。兩年以后，孟買又开办了第一家棉織工厂。这个工厂是由印度商人設立的。農業商品化的發展和它的專門化，給農村中的階級分化過程奠定了基礎。殖民主义者本人畢竟違反自己的意志和願望，給这一切創造了一些先决条件。

不定期佃制和包稅制不論它們怎样丑惡可厭，畢竟成了土地私有制的形式。商人們第一次得到了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保障。歐洲式的教育又給了人們以吸收現代科学和技術的机会，虽然这样的人極其有限。但是英國对印度的統治和它的殖民主义奴役，对于印度生產力的發展和其過渡到更高的社會經濟制度，却是主要的、決定性的障碍。

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曾經寫道：“大不列顛現在的当权階級一天不被工業無產階級排擠下去，或者說印度人本身一天沒有足够的力量把英國的羈絆徹底扔开，印度人就一天不能收穫不列顛資

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所撒布的新社會因素的果實。”[⊖]

第二十六節 印度斯坦起義的前夕

一八五六年，英國人竟然破壞了不侵犯敖德王朝權利的諾言，而把这个肥沃廣漠的王國兼并了。拏瓦布的財產被拍賣了，落到了英國官吏和生意人的貪婪無饜的手中。原來靠王室糊口的幾千名手工業者、僕役、兵士現在都沒有生路了。英國駐扎官向敖德的答魯克达尔們（大封建主）宣布說，依照公司決議，行將進行土地所有權的總審查。對於不提出書面證明的人們，並以沒收其領地相威脅。答魯克达尔們都抱怨起來了。

被東印度公司剝奪了一部分土地和財產、並喪失了先前教育和審判壟斷權的伊斯蘭教阿訇和婆羅門僧侶們，現在也準備起來反對先前曾保護過他們的英國人了。

開到印度海岸的每一艘船，都卸下了一捆一捆的英國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隨後就侵入了這個廣大殖民地國土的各个角落，而破壞了可以養活幾十萬織工的紡織手工業。顛連困苦、已經破產的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都惶惑不安起來。再接再厲的瓦哈比特派就在這些人中間募得了自己秘密組織的擁護人。

在鄉村中，民怨也沸騰起來了。舊貴族的遭受剷除，就把農民送到更加殘暴的封建剝削者的魔掌之中。東印度公司的殘酷無情的政權，是站在英國人所委派的柴冥达尔地主方面的。鄉村原來少見歐洲人。每一百萬印度人，約莫只有三十個英國官吏。但是農民們知道，高利貸者正是憑着英國法庭的撐腰，根據英國法庭的決定，才能把最後一头牛從農戶趕走，而且正是由於英國人的命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六六頁。

令，才規定了難以負擔的賦稅，才對欠租不交者加以拷打折磨。農村這才開始認識到自己遭受了殖民主義奴役。

第二十七節 英印軍

印度是被印度雇傭士兵用刺刀征服的。本質上變成了警察的這些士兵現在已使印度貼貼伏伏了。四萬名英國士兵又控制了這二十萬印度士兵。

馬德拉斯、孟買和孟加拉的軍隊各有各的司令部，而且其組織也各不相同。战斗力最强而人数又最多的是孟加拉的軍隊。孟加拉軍隊大多數印度士兵，乃屬於婆羅門和刺若普丹那種姓。這支軍隊計有十二萬八千人，其中三分之一差不多都是從教德土人中招募來的。

因此孟加拉軍隊就比孟買軍隊、尤其是比馬德拉斯軍隊有較為強固的團結力量，因為在後者的軍隊中，印度士兵是由流離失所的手工業者以及其他許多下等種姓的流品中招募來的。馬克思曾就孟加拉軍隊寫道：“……其中四萬名士兵是由教德招募來的，他們是因種姓相同、民族一致而聯繫在一起的；軍隊過著統一的生活：如果長官凌辱了隨便一個團隊，其餘團隊都感覺到這是一種侮辱。”[○]

士兵軍隊是照英國方式教練起來、武裝起來的，其中各種武器是應有盡有。炮兵的教練更其優良，士兵射击的準確超過了他們的英國教官。士兵履期三年，但是往往期滿續約。士兵的薪餉合每月七个盧比，這在當時印度的條件下可以保證丰衣足食，并可稍有富余。英國人力結士兵的歡心。士兵在法庭審訊時享有特權；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對他們家庭所課的賦稅也較輕微；在作戰期間，他們領一個半餉。

英印軍隊就是殖民地印度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一切高級和一級指揮官職都被英國人所占據了。土兵服務可以升到軍官，但是當他白髮蒼蒼、遍體創傷的時候，仍然得在年輕的英國准尉面前立正。印度人所能升到的最高的軍銜是蘇巴达尔（上尉）之職。一般印度士兵更其強烈地感覺到民族的壓迫。

英國人自己作戰真是從容自在，一切設備應有盡有。甚至英國士兵也有隨身僕役。在行軍的時候，苦力就為他們負荷背囊。至於英國軍官，則有數十個僕役來服侍他；他的行李、帳幕、用具，都裝載在貨車上，如果沒有駒獸拉運，就用許多苦力來抬。行軍時，“隨軍人員”（僕役、御夫、苦力）的人數往往超過英國士兵官佐的人數十倍以上。

第二十八節 印度土兵的不滿

隨著旁遮普的占領，整個印度就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了。英國人漸漸不重視印度土兵，待遇他們也不如先前，並且違反雇傭條件，驅使他們到印度邊界以外去作戰：去阿富汗、波斯、緬甸和遼遠的中國。在戴好詩統治時期，土兵的薪餉減少了，年金裁減了，許多特權也取消了。

除此而外，印度的一般情況也影響了土兵軍隊的情緒。土兵的不滿有了全國的性質。而使憤怨達於極點的最後一着，則是在一八五七年初，採用了塗上牛脂和豬油的子彈。在給步槍裝子彈時，必須先用牙齒撕去子彈的包皮，這就觸犯了印度教土兵和伊斯蘭教土兵的宗教偏見，因為印度教是禁止教徒食用牛肉，伊斯蘭教是禁止教徒食用豬肉的。所以印度土兵就把採用新式子彈看做是外國人故意污辱他們的正教信仰、以便後來使他們改宗基督教的一種

企圖。士兵們拒絕從英國人手里領用新式子彈，雖然後來在反抗英國人的事業中，他們也會毫不忸怩地發射過這些子彈。一八五七年二月，爆發了第一次暴動。三月間，在巴刺克浦爾（加爾各答附近）檢閱時，第三十八團行伍中有一個士兵曼揭爾·般提突然出來，一連槍擊了三個英國軍官。他號召同志說：“讓我們為信仰而死吧！”但是士兵們仍然消極觀望。受傷的般提被英國人捕住，處了絞刑。

第二十九節 起義的開始（一八五七年五月）

沉寂現象不久就过去了。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德里附近米勒特城城內三團士兵起義了。士兵擊斃了英國軍官，焚燒了兵營并在當天夜里進抵德里。他們之出現于印度古都的城門，就成了城內起義的信號。只有少數英國文官和軍官逃脫了，其餘的都被殺死了。東印度公司的一切機構都焚毀了，英國爪牙們的家屬則搶劫一空了。手工業者、士兵們、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都一致起來參加這次總風暴了。

在德里宣布了莫臥兒大帝巴哈突爾沙政權的成立。這位八十二歲的老翁巴哈突爾沙昨天還是東印度公司的俘虜和領年金人，所以他一連三天，舉棋不定，最後才把他自己的命運與起義軍聯繫起來。後來他只成了政府的名義首領，他心中所想的較多是與英國人講和，較少是對他們作戰。

一占領了德里，起義軍便得到了頭等的政治中心兼軍事中心。在英國人的統治下，被現代防禦工事所環繞起來的德里城已是印度斯坦最強大的堡壘了。

大批儲存的武器和裝備都落到了起義者的手中。回憶印度的獨立是和莫臥兒的古都分不開的。巴哈突爾沙政權的宣布，聽起來正好像是把英國侵略者從國內驅逐出去的一個战斗号召。

第三十節 起義的繼續勝利(一八五七年五——六月)

英國人被弄得措手不及。在从德里至加爾各答的遼闊幅員上，他們只配置了几个欧洲團隊，因为孟加拉軍隊中的士兵隊伍不是已經起義、就是准备要轉到嘩變了的團隊方面去。

闍牟那河和恒河中流（阿格拉与敖德）成了起義的主要策源地。在康波尔，那那·薩希布領導了士兵和市民的起義。他宣布自己为宰輔，并以莫臥兒大帝藩臣資格掌握了行政权。農民們殺死了英國官吏并組織了一些游击队。貴族驅逐了英國人所設置的柴冥达尔，返回自己的領地。阿訇和婆羅門都起來鼓吹聖戰。在敖德地方，士兵的起義与廣大的人民運動結合起來了。起義的鼓動人是冒力維·阿赫美德，他是一個有才干的組織者，曾屡次受到殖民主义政权方面的迫害。

但是在敖德首都勒克瑙，英國人却及时地作了較好的准备。他們堅守在他們筑有防御工事的一个城区中。同时在敖德也恢复了先前的王朝。但是答魯克达尔們却站到了起義方面。他們退入自己的設防堡塞，并采取了觀望态度。恒河下流的重要城市（如阿拉哈巴德、貝納拉斯和八旦擎），都卷入了起義浪潮。瓦哈比特派是在这些城里活動的。

在詹西，王公夫人拉克絲媚·葩伊恢复了自己的政权，那个地方成了闍牟那河以南起義軍的支柱。在馬拉特的諸邦，瓜遼尔和因陀尔，士兵們也击斃了英國軍官。但是瓜遼尔和因陀尔兩個王公推行了叛國政策。他們用黃金和騙術，竭力延阻士兵團隊向已对英國人开始了決定性战斗的北方出動。关于瓜遼尔王公，馬克思曾經寫道：“辛提亞是忠于‘英國狗’的，但是他的战士却不是这样。”[⊖]

第三十一節 起義軍的弱點。德里的被圍

在最初几个月中，起義軍方面的各種弱點，而首先是由印度內部的四分五裂所引起的弱點，就一一顯露出來了。

南印度大體上保持著平靜狀態，至于馬德拉斯和孟買的士兵軍隊除了少數例外，都還忠於英國人。但是在印度斯坦大部分，當英國統治已被推翻之後，各封建首領當中，立刻就露出意見不和來了。當英國人來攻時，封建主們一個一個都會準備防禦他們，可是他們彼此却不能商定共同抵禦英國人的步調。起義的軍事核心，即士兵軍隊也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整体。它是由沒有共同領導、單獨行動的隊伍組成的。

這次起義發動了農民和手工業者。但是他們盲目地追隨封建領袖，追隨僧侶，追隨阿訇，除了少數例外，都沒有自己的組織。

恒河流域的情況也是這樣。在那裡，較大部分的舊貴族或是立刻起來反抗英國人，或是觀望不前，如敖德的答魯克达尔。但是絕大部分的藩屬王公們則直接協助英國當局，成為全民族事業的真正叛徒。海德拉巴、尼泊爾、瓜達爾、因陀爾、巴提阿拉諸王公以及許多其他王公都公開起來站在英國人一方面。

士兵在起義最初階段就轉而採取的消極防禦策略、他們的無組織性以及叛徒王公們所給予英國人的軍事協助和政治支援挽救了殖民制度。加之，英國人又有統一的領導，善于利用敵人的一切弱點，因而不久就把主動權操到自己的手里。他們把派駐旁遮普的士兵隊伍的起義，初一露頭，就鎮壓下去，并且事先取得了塞克教藩屬王公的協助。這些王公制止住塞克教農民的發動，并威脅

⊕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摘要”，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五五頁。

他們說，起義者的成功將會導致伊斯蘭教封建主統治旁遮普的那種令人痛恨的政權的復辟。結果，英國人竟然能够給英印軍隊招募了大批塞克教士兵和旁遮普其他地區的士兵。一八五七年初夏，英國人已能把他們的主力（其中約有一萬歐洲軍隊）從旁遮普開到德里。一八五七年六月八日，他們占領了緊鄰這座城的高阜，并在它上面布置了防禦工事。對德里的圍攻開始了。

同時，英國人在恒河上流也開始了攻擊。六月初，他們殘酷地鎮壓了阿拉哈巴德的起義。將軍奈耳在這裡極盡凶惡殘暴的能事。他下令說：“凡手持武器、一經捕獲者，一律處死；凡負傷者一律處死；不收俘虜。”英國人到處都遵行這些規條。跟着阿拉哈巴德，貝納拉斯也被平定了。以後，哈浮洛克又帶着三千隊伍企圖前去營救圍困在勒克瑙的英國人。但是在敖德，每個鄉村都必須經過一番戰爭，才可以攻下。在這裡，戰爭有了真正人民的性質。哈浮洛克的軍隊被迫退到了康波爾。英國人這次失敗消除了敖德的答魯克達爾們的動搖不定。他們都參加了起義。

第三十二節 德里的陷落和一八五七年年底 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起義者一連三個月在德里不屈不撓地抗拒着英國人。英國的兵力衰弱了，赤痢和虎烈拉把他們搞垮了。他們的失敗似乎迫近眉睫了。但是被圍在城里面的人並不團結一致，而且軍事領袖們也都不相信自己事業會取得最後勝利。一部分士兵隊伍拋棄了這座注定滅亡的首都。首都的保衛者減少到了兩萬人。

九月初，旁遮普的增援部隊和攻城大炮到了英國人那里。用五十門重炮對這座城市轟了兩天，總數有八千名步兵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就在九月十三日開始了衝擊，六天血戰之後，把城占領了。

勝利者不問老幼，一概不饒。士兵和軍官都喝得酩酊大醉，英國軍隊變成了搶犯和凶手的醉鬼匪幫。受到摧毀和劫掠的德里城又歸到“傳播文明的”英國人政權之下了。

大部分守城士兵都及時地撤出了城外。巴哈突爾沙不肯再跟起義者走了。他在保留性命的條件下，向英國人投降了。他的四個兒子也都投降了。押送手無寸鐵的王子們的英國軍官霍德孫在去德里的途上親手把他們一個一個槍斃了。

德里陷落以後，敖德的首都就成了起義的主要中心。一八五七年十一月英軍總司令喀姆裨兒將軍帶着五千人的隊伍開到了勒克瑙，把圍困在城中的英國戍軍解救出來。可是要使二萬士兵和五萬民軍守衛着的敖德首都屈服，却沒有法子可想。於是英國人再度退却到英國戍軍堅守的康波爾。

那時，瓜遼爾的士兵不顧其王公的一切威脅利誘，畢竟向北方出動了。他們組成了一支大軍，並在康波爾城牆下與那那·薩希布的殘余軍隊匯合起來。任總指揮的是那那·薩希布的一個副將，即不屈不撓的游击隊員和天生的將才丹帝亞·托畢。他原想切斷由敖德到康波爾去的英國主力軍的退路。在兩天的會戰中，他擊潰了康波爾的英國戍軍，並把它壓迫到恒河邊上。正是這個時候，喀姆裨兒的全部軍隊都及時地來援助了。而且在十二月六日，丹帝亞·托畢也同樣被擊退到恒河以南了。這條河的全線現在就被英國人牢牢地占領住了。

這樣一來，在中印度和敖德分別作戰的起義軍就被截斷，彼此不能銜接了。

第三十三節 勒克瑙的占領和中印度的戰役

在首都敖德，人民與貴族間的矛盾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冒力

維·阿赫美德依靠着各个民主階層，要求撤換不能勝任的將領們，并要求斷然追擊正在退却的喀姆裨兒的軍隊。為了此事，他曾被投在獄中，不過不久又被釋放了，因為勒克瑙已經大禍臨頭。但是組織反抗的時機已經錯過了。

一八五八年三月上旬，喀姆裨兒到了那座城市，但是這一次他帶來了七萬人的軍隊，因而在經過一度衝擊之後，勒克瑙就在三月十四日被攻陷，并被交給英國侵略者尽情劫掠。

沿戶搶劫和空前獸行在城中一直繼續了兩星期光景。鹵獲物超過了五百万英鎊。一百四十名帶有軍官銜的搶匪立刻呈請辭職。對這些暴發戶說來，繼續參加戰爭已沒有任何意義了。

勒克瑙被攻下來了，但是敖德還遠遠沒有屈服。退却的起義軍還保存着自己的實力。

冒力維·阿赫美德鼓動人們繼續抵抗。

當時英國軍隊已經把對詹西的包圍圈縮小了。但是丹帝亞·托畢逼使英國人解圍的企圖卻被擊退，并使起義者蒙受了損失。王公夫人拉克絲媚·葩伊親自來激勵詹西的保衛者。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開始了猛攻。在街道上、在街壘中，并簡直是在每一家中，都在繼續着鬥爭。皇宮的捍衛者炸毀了皇宮，把自己和沖入的英國人都埋葬在瓦礫之下。拉克絲媚·葩伊得以逃脫出去，投奔到丹帝亞·托畢的隊伍中，可是不久之後，這個剛毅不屈的婦女就在和英國人作戰時陣亡了。

第三十四節 封建主們轉到英國人方面和起義的終結

甚至在勒克瑙和詹西被攻下來以後，英國人的處境仍然是不容易的。他們所攻下來的各座城市仍然是個別的小島。

印度的游击队对于后方和交通綫還在繼續他們的進攻。約有

十二万起义者还没有放下武器。

但是封建领袖们不想继续斗争了。不列颠政府不久就给他们投降大开方便之门。

总督坎寧原来要颁布没收敖德地方所有附和起义的答鲁克达尔们的土地的公告，不过这个措施不但在伦敦，并且也在印度本土有势力的英国官吏当中，引起了坚决的抗议。被任命为敖德藩司的奥惕蓝曾写道：“如果把土地给与答鲁克达尔们，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根据伦敦内阁的决议，坎宁公告的主旨有了改变。答鲁克达尔们得到了自己土地完全不可侵犯的诺言。于是封建主们大批地转到了英国人方面。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写道：“只要大多数土地所有者与英国人达成了协议，起义者的队伍就会瓦解。”[⊖]而事情也就这样地发生了。

印度各族人民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民族起义，就以封建领主的叛变而宣告结束了。

冒力维·阿赫美德和丹帝亚·托里还在继续斗争，但是两个人不久都变成了背叛行为的牺牲者。

第三十五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起义的性質

印度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起义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差不多在同时，中国也展开了太平军运动，而在较此稍早的几年中，伊朗也爆发了巴布教徒的起义。所有这些运动都是亚洲各民族对于欧洲列强、首先是英国的殖民主义压迫的回答。

印度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起义是直接反抗英国人的统治的。还在这个事变初一发生的时候（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七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三三八頁。

日），馬克思就曾指出說：“慢慢還有其他事實會演變出來，使甚至阿貓阿狗也可以相信，他所認為是軍人叛變的那種事情，實際上是民族起義。”[⊖]

士兵們首先揭竿而起，成了起義的軍事核心。印度斯坦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成了起義的基本動力。但是他們沒有組織，而且除了少數例外（如冒力維·阿赫美德），都沒有推戴出自己的領袖來。領導權始終是落在不滿意英國人的封建主們手里。

大多數藩屬王公和旧日貴族以及全部柴冥达尔地主，都在支援英國人；他們只有少數參加和領導起義。封建地主內部這種分裂狀況會使運動在最初時期順利地得到勝利。但是起義的封建領袖們却是推行着分立主義政策，不能協商好共同作戰計劃，因而無力領導人民戰爭。印度的封建割據狀態，它的民族成分的駁雜，宗教和種姓的此疆彼界，都妨害了對英國人的共同發動，并被英國人所廣泛利用來對起義軍進行鬥爭。曾給討伐軍中提供了許多新兵的塞克教徒在這一方面就可以作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最後，在英國人一方面又有軍事技術的優越和領導的統一，這都是起義者方面所沒有的。英國伊朗戰爭的結束（一八五七年）和阿富汗酋長道士特·穆罕默德的幫凶，都使英國人在印度的軍事行動可以順利推進。封建首領們的變節和其轉到英國人方面是最後的一個打擊。起義從此就結束了。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認為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印度民族起義是歐洲革命的同盟。

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寫信給恩格斯說：“印度像這樣消耗英國的人丁和黃金，現在已成為我們的好同盟者了。”[⊖]不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二二八頁。

⊖ 同上書，第二十二卷，第二九〇頁。

過在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各民族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之間，那时候还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后来，即是在另一个歷史时代才發生的。

第三十六節 东印度公司的裁撤

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就过时了。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起义就是它根本解散的原因。

根据英國國会在一八五八年六月所通过的“改進印度行政”法律，印度轉到了不列顛國王的政权之下，而东印度公司則被撤消了。

印度人民在受了公司一百年之久的掠夺以后，还得負担三百万英鎊的巨款，交给公司股东們，作为他們的报酬。印度事务大臣代替了監察委員會主席。

最重要的駐印英國官吏，也归他來任命。在大臣下面設立了一个議政会，即“印度委員會”；在印度服过务而已退职的英國官僚和將軍們都罗致到那里。

印度总督也改称为副王了，不过实际上，他只是在执行倫敦印度事务大臣的意旨罢了。

一百多年來，殖民主义者已用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造成了許多流血的事件。現在英國人又利用它的裁撤給人撒播一种幻覺，使人們觉得，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好像已經時來運轉了。

第三十七節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起义以后 英國人的政策

民族起义的森嚴可怕事件向殖民地奴役者們指示出，他們对印度統治的全部不巩固性，而且單憑軍事力量來掌握住它，是不可

能的。奋起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群众，尽管有运动本身所具的种种弱点和封建首領的叛变行为，也險些兒把英國人抛到海里。起义虽然被鎮压下去，可是殖民主义制度从此也衰弱下去了。土兵軍隊瓦解了，必須重新編練，而爱借他人之手作战的英國人，短期以內也沒有可能再照先前那样大的規模，用印度人來对印度人作战了。

鎮压起义花費了五千万英鎊（以后被英國人轉嫁到印度身上），并引起了長期的預算赤字。印度对英國人的債務由一八五六年的四百万英鎊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三千万英鎊，也就是說在大約四年期間增長了七倍。

但是主要的是在于，現在英國人已經处于空前的民怨沸騰、四面楚歌的境地了。人民在对英國人所進行的武裝斗争中，已經試驗过自己的力量，了解到英國人远不是不可战胜的。而对于自己弱点的意識和对于印度民族再度起义的恐怖，就迫使英國人采取了以反动的僧侶和王公作为自己支柱的政策。对于本國人民的恐懼，又把僧侶和王公、即馬克思所痛斥为“叛徒”和“英國狗”的这些人們，推到殖民地政权的怀抱里。

在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起义期間并緊在起义以后，就結成了英國殖民主义者和印度反动势力的同盟，而以鎮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英斗争为其目标。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一日維多利亞女王的上諭，就是这个集团的綱領性文件。

第三十八節 維多利亞女王的上諭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一日維多利亞女王的上諭曾經假仁假义地許諾說，印度人“將不分种族和宗教得以自由登庸于國家官职，不受阻碍……”。但是事实上，仍然和先前一样，只有一小撮英國官

僚全权支配着印度。真正的意义在于上諭的另一段措詞。在这里是这样說的：“朕將尊重當地王公权利、尊榮与体統，不願再擴張帝國領土，朕对于旧日一切土地所有权深願尽其保护之責，总之，朕頒布实行此一法律，深願对印度古習权利、規章与習慣，加以应有之注意。”

凡为英國人忠实僕役的藩屬王公，对其領地和其自由支配自己臣民生死的專制政权，都保障其不可侵犯；而对于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也保障其地產和特权的不可侵犯。最后，对于僧侶們还作了一个讓步，那就是答应他們維持中世紀的習俗和機構。从此以后，英國人就看这些有势力的封建階級階層（藩屬王公、貴族和高級僧侶）是自己統治印度的基本支柱了。

英國人一方面在印度的政治制度方面（土邦），在其土地关系方面（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方面（僧侶政权和种姓），成为封建殘余勢力的主要保存者，一方面又推行其“分而治之”的政策，煽起宗教的紛爭。就如他們不甚相信曾經較為積極地参加过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起义的伊斯蘭教封建主們，而把印度教徒的剝削階層罗致到官职上，并一般地加以庇护。

同时，这些年代也是对人民反英运动稍露痕迹就加以最凶暴的軍事和政治鎮压的时代。凡参加运动的人，不經審訊，就被英國討伐隊槍殺了，成千的人被送到安达曼群島处了徒刑，遭受了嚴峻的迫害。这种猖獗的恐怖手段并不証明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制度的强而有力，而是証明它的柔弱無能。

第三十九節 英印軍隊的改組

在东印度公司裁撤以后，它的武装力量（欧洲的和士兵的）就变成了为國王服役的軍隊。旧日的士兵軍隊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原來孟加拉的十二萬八千名士兵，就有十二萬人參加了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起義。

在軍隊進行改組時，首先，英國人的人數是大為增加了。在起義以前，有一個英國兵就有六個士兵，而在起義以後，這種對比關係就改變成這個樣子：即有一個英國兵，只有三個士兵，而有的地方則是兩個士兵。

砲兵和技術部隊，除了少數例外，現在完全是由英國人來補充了。在士兵軍隊中，英國軍官和下級軍官的人數也擴大了。最後，士兵軍隊中的人種成分和種姓成分也變更了。在比哈爾和敖德的婆羅門和武士種姓中，軍士招募也激減了。塞克教徒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旁遮普某些部落，以及尼泊爾的勇武善戰的居民（廓爾喀人）現在則組成了新募英印軍隊的一半以上。

英國人就照這樣千方百計培植和維持士兵中間的種姓的、宗教的和民族的特點，希望借此來防止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事變的重演。

第四十節 六十年代的印度

在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的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後，英印政府就採取了種種措施來稍為緩和一下農民的不滿情緒。一八五九年的“不定期佃”法正符合了這個目的。這個法律的效力會推行於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在實行包稅制的其他地區，也施行了類似的法律。根據這些法律，柴冥达尔地主們不得任意提高某些佃農的地租，也不得把他們趕出田地。後來，“不定期佃戶”又獲得了抵押和出賣自己土地的權利。於是高利貸者、商人等人就來大量收購“不定期佃戶”的土地。他們可以隨意提高轉租戶農民的地租，並且可以隨時把他們驅離土地。於是先前騎在農民脖項上的

还只有一个柴冥达尔地主，而現在則又給他加上了一个剥削者，那就是“不定期佃戶”地主。英國立法的最后結果不过尔尔。

不过在一开始时，这次立法却达到了它的目的，它暫時阻滯了農民的階級斗争，使他們產生了可以用和平方法改善自己命运的幻想，并把他們分为享有不同权利的几等佃戶。

还在戴好詩时代，印度已开始了第一批铁路的建筑。六十年代时，許多铁路干线的敷設已經竣工。英國人把鎮压起义所支付的大批經費，都擱在印度身上。

此外又加上了化在敷設铁路和改組軍隊上的費用，这就引起了賦稅的再度增加。一八六一年，印度斯坦陷入了十分厉害的飢饉之中，餓死的人數約有百万。一八六五年馬德拉斯、一八六六年奧里薩先后發生的飢饉，其毀滅性也并不減于此。

瓦哈比特派在孟加拉和印度西北边境（这个教派在这里保存其軍事中心）所策动的多次陰謀就是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間起义的反响。一八七二年，副王麻曾被瓦哈比特派热狂信徒的七首所刺死了。但是中世紀的斗争形式已經過时了。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在印度形成了。

第十六章

印度尼西亞

“愛國志士們”反奧倫治王族的斗争、反拥护奧倫治王族的尼德蘭商業金融寡头集团的斗争，愈來愈尖銳了。奧倫治王族走上了迫害的道路，这就引起了“愛國志士”向國外，主要是向法國的大批逃亡。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促使这次斗争更加尖銳化了。在法國組成了由尼德蘭逃亡出來的“愛國志士”所編的巴達維亞志願營，并編在革命法國的軍隊之中。指揮志願營的是少將檀德耳斯。一七九五年，这个志願營在檀德耳斯的率領下，進軍海牙，并借此給了当时在首都举行政变的反奧倫治派以决定性的支援。總督威廉^④帶着家眷和親信逃往英國去了。于是尼德蘭变成了巴達維亞共和國。掌握了政权的“愛國志士們”原是荷蘭大資產階級，这个階級之害怕人民下層的革命运动，并不下于奧倫治王族。因一七九五年的同盟條約而与法蘭西緊密联系起來的巴達維亞共和國已被卷入了英法斗争。

逃到英國的總督威廉变成了英國當權集團的工具。威廉从英國对荷蘭殖民地當局發出訓令，指示他們对英國軍隊勿作抵抗，并且不經战争把尼德蘭殖民地交出來，而其借口是說，否則这些殖民地便会落到革命法國的控制之下。同样的訓令也使得英國人輕而易举地夺取了南非洲、印度、錫蘭和印度尼西亞許多地点的尼德蘭人的殖民領地。巴達維亞被封鎖起來了。

在戰爭的环境里，巴達維亞共和國當局便決定了尼德蘭东印度公司的命运。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公司不復存在了，它的殖民

④ 即奧倫治親王威廉五世。——譯者

地归于國家了。

亞眠和約——這是英法斗争中的短期休戰——曾規定把英國所夺取的各殖民地归还法國和其盟國荷蘭。但是千里達和錫蘭，仍然留在英國人手中，而且荷屬南非各港口也規定对英國貿易开放了。

与法國原來就有密切关系，而自一八〇二年以后又处在法國的保护之下的尼德蘭，在其國內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了由五人执政至帝國期間法國反革命势力的演变。一八〇六年，拿破侖把巴達維亞共和國变成了一个王國，他的兄弟、路易·波那帕特做了國王。但是拿破侖深信，即在这种形态之下，尼德蘭还不是他的政策的足够順从的工具，尤其对于实现他的大陸封鎖計劃的事業不是足够順从的工具，于是他就在一八一〇年把尼德蘭合并于法國了。

拿破侖認為給尼德蘭（实际上は給法蘭西帝國）保持其殖民地并防止英國人夺取这些殖民地，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拿破侖在一八〇七年下令任命已升至元帥之位的檀德耳斯为印度尼西亞总督。他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印度尼西亞，特別是爪哇，以防英軍的随时可來的攻击。檀德耳斯以極端果敢有为、凶狠暴戾的手段，着手來完成这个任务。他向爪哇封建主們提出了日益增加的要求，要求他們給殖民地軍隊提供新兵，并提供工人，以便沿着爪哇北海岸一帶建筑战略要道和防御工事。这些軍事措施牺牲了几万爪哇人的性命。在修筑由西往东横貫爪哇，全長几达一千公里的道路时，人民死亡得特別之多。

公路是用成千上万的爪哇人的無偿的强制劳动來建筑的。在通过沼澤叢莽的某些地段，死亡率特別之高。万丹苏丹所差撥的一千五百名工人，沒有一个人生还。当苏丹害怕人民起义，拒絕差派新的工人隊伍时，于是殖民者的軍隊便侵入了这个酋長國，苏丹被廢逐了，而以檀德耳斯的一个傀儡取而代之。

檀德耳斯为了筹措資金，以实践其所拟定的措施，就更加擴大了咖啡的强制栽种，并采取了推行其他强制作物的办法。他保存

并擴大了先前东印度公司所施行的实物稅。但是由于这些实物不能按期輸往欧洲，于是殖民地府庫的貨幣收入就不断減少下去。于是檀德耳斯就又進而大量發行紙幣，并把田疇出售給富裕的歐洲人和華僑。这些地產是与住在其上的農民一同出賣的；对于这些所謂私有地或“特殊”地的所有人，并賦与以世襲審判权。

第一節 英國的夺取印度尼西亞

檀德耳斯和其主子們防止英國軍隊征服爪哇的企圖，畢竟徒勞無功。借欺騙和暴力之助招募來的軍隊是不可靠的。預許奴隸解除奴籍、將其誘入軍隊的办法也沒有生效。

爪哇的人民大众群情激昂起來了。爪哇土邦和印度尼西亞其他土邦的苏丹們，都曾秘密勾結英國人，指望擺脫荷蘭當局所加于他們的負擔不起的捐稅和有增無已的要求。准备向印度尼西亞遠征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巧妙地利用了封建上層分子这种不滿情緒。最热烈拥护擴張英吉利殖民帝國的人員之一，史丹福·萊福士，在这一方面活動得特別積極。萊福士对于進攻印度尼西亞的准备，是曾經参与机密的。

一八一一年八月上旬，印度总督明都勛爵直接指揮着的一百艘船組成的英國艦隊出現于印度尼西亞海岸。一万二千名陸戰隊几乎沒遇任何抵抗，就占領了尼德蘭殖民地的首都巴達維亞。荷蘭軍官所指揮的爪哇軍隊撤退了。許多強迫拉來的士兵逃散了，或把武器帶去，或把武器扔在路上。在英國人來攻前兩个月接了檀德耳斯總督之任的楊申斯，曾把殘存的軍隊开到三寶壠，而在中爪哇对英國人作了組織抵抗的最后企圖。但是英國戰船剛一出現三寶壠，一部分爪哇士兵就起義了，他們殺死荷蘭軍官而四下逃散了。楊申斯被迫簽了降書。印度尼西亞的尼德蘭屬地成了英國

的战利品。

第二節 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

被英國人所夺取的尼德蘭殖民地被明都勛爵分为四个管区：(一)馬六甲，(二)苏門答臘兩岸，(三)摩鹿加群島，(四)爪哇及其附近群島的一部分。

爪哇和其轄区(如苏門答臘的巨港〔巴鄰旁〕，望加錫，婆羅洲島上的一些据点和領地，小巽他群島)是很重要而廣闊的境域，史丹福·萊福士曾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总督。

萊福士在爪哇的种种措施，完全符合于英國資產階級中商業集团，尤其是工業集團的利益。

他拟定的土地改革計劃，就是英國人后来在印度許多地区所实行的不定期佃制的先声。萊福士宣布全部土地为英國政府所有，而農民是其世襲的佃戶。他采用了貨幣地租，各个農民所應繳納的地租額由政府官吏來决定。同时，他又宣布廢除实物地租和其他几种封建徭役。貨幣地租的施行，目的在于加强商品貨幣关系的發展，促進供出口用的殖民地產品生產的增長，并擴大英國工業品的推銷市場。至于貿易壟斷权的取消，病民的內地关税的裁撤以及貨幣流通的整頓，目的都在于使英國私人資本輸入印度尼西亞。萊福士又曾鼓励开辟种植園。在他的治理期間，在爪哇，在当地日惹和梭罗兩個土邦的領土上，曾兴起了特別多的种植園。这些土邦的蘇丹和封建主，因为企圖得到貨幣租金，所以就把土地租給歐洲人，并往往把剥削附庸農民劳动的权利也一并讓与他們。

英國在工商業方面所占的优势，使得萊福士不但可以廢除对外貿易的壟斷权，并对外國船舶也廣开印度尼西亞的港口。結果，蒞臨爪哇的外國船舶数目在四年以內就增加到十倍。美國的商業

集团急起直追利用了这些擺在面前的机会。美國貿易正是在这些年里开始侵入印度尼西亞的。

萊福士为了給英國資本家对爪哇財富和居民進行最大限度的剝削企圖創設条件，就在归英國政权直接管轄的領地上，經常裁抑封建統治者的权柄。在荷蘭統治时期給這些統治者保留下來的審判权和任意征收賦稅和实物稅的职权都被剝夺了。

日惹和万丹封建主們对荷蘭人的不滿和其对荷蘭人作战的决心曾被萊福士灵巧运用，以便徹底占領爪哇。萊福士曾不惜濫許他們大量賞賜，希冀他們在他反尼德蘭公司的斗争中給他援助。

可是萊福士原不打算履行他的諾言。英印軍隊的勁旅竟占領了日惹的首都。老苏丹被廢并被放逐到檳榔嶼。英國人把他的兒子扶到苏丹王位上，取名阿孟古·布窩諾三世。苏丹國庫中价值二百万盾的珍宝成了英國武夫的鹵獲品[⊖]。由于在日惹首都曾發現了一些文件，証实梭罗的苏苏湖南有反英活动，萊福士就以此为口实迫使苏苏湖南把他的土邦的一部分割讓給英國人，并迫使他放弃了养軍隊的权利，除了少数个人衛隊。

当万丹先前对荷蘭人展开反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时，萊福士曾經加以支援，而当英國人占領爪哇以后万丹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时，萊福士却对万丹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手段。一八一三年，萊福士曾用武力强迫苏丹放弃了政权，而把他的全部版圖割讓給英國政府。苏丹还保留着他的头銜，并給他指撥了一年一万西班牙銀元年金。作为独立土邦的万丹不复存在了。

对于爪哇境外那些使英國資產階級發生兴趣的地区，也施行了同样政策。对于苏門答臘最大的土邦巨港（巴鄰旁），派遣了远

[⊖] 根据一个荷蘭人的記載，軍官和士卒俵分了七十五万多銀元，士兵每人得三十五元，上尉得四千九百元，司令官得一万六千九百元。——譯者

征軍，去討伐當地蘇丹，因為他在一八一一年對荷蘭駐扎官和爪哇人（荷蘭臣民）曾加以鎮壓，實則那次鎮壓原是萊福士本人挑撥的結果。巨港的蘇丹被迫把盛產錫礦的邦加和勿里洞兩島割讓給了英國人，作為殺害荷蘭人的賠償。此後，蘇丹仍然被廢，而以他人代之。

第三節 荷蘭人統治的復辟

在拿破崙帝國崩潰以後，荷蘭恢復了獨立王國，它不但把尼德蘭諸省，並且還把比利時統一在奧倫治王族的政權之下。英國是乐意在歐洲大陸上創立一個聽它擺布的反動國家，作為防止法國擴張政策死灰復燃的一個屏障的。英國政府所以同意把荷屬印度尼西亞某些屬地還給荷蘭，就是由於這些考慮。但是當荷蘭國王威廉奧倫治堅持把先前屬於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屬地都歸還給荷蘭時，那種勒索却遇上了英國方面的堅決反抗。

英國資產階級不甘心放棄對正在形成中的英殖民主義帝國那樣重要的據點，如好望角殖民地、錫蘭、西新几內亞以及印度沿岸的許多荷蘭代理店等等。一八一四年八月十三日簽訂了一個條約，正式把包括邦加島的荷屬尼德蘭諸屬地歸還荷蘭，而荷蘭為了酬答此事，也把馬拉巴爾沿岸的據點柯欽割讓給英國。但是雖有這種協議，英國殖民主義者仍然不想離開印度尼西亞，而却把它盡情劫掠了；他們想方設法阻礙荷蘭殖民地的移交，而同時並企圖占領還未被歐洲人所占領的其他印度尼西亞地區，而盤踞其間。荷蘭殖民地的移交几乎延宕了五年。

英國爪牙們採取了各式各樣陰謀詭計，以便用天羅地網來陷害還獨立或半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各地區。一八一八年被任命為萌菇蓮藩司的萊福士在這方面活動得特別起勁（萌菇蓮是英國在蘇

門答臘西岸的一个小屬地)。

应当指出，一八一四年的协定曾在英國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反对这个協議的人們曾經肯定說，英國人对荷蘭的“善行”太过分了，而在殖民地方面对荷蘭所作的讓步也太“慷慨”了。使英國特別焦慮的是，荷蘭对于印度尼西亞的貿易和通往远东市場的要道，有恢复其壟斷控制的可能。英國殖民主义者集团和印度殖民地当局都會断言，把馬六甲，把苏門答臘沿岸和廖內群島上的几个据点，归还荷蘭，就会把控制由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門戶之权拱手讓于荷蘭之手。

萊福士的一切活动目的都在于巩固英國人在这些“大門”上的地位。

英國企圖把苏門答臘东岸重要据点巨港攫为己有。英國同亞齐締結了一道有利于自己的條約，这道條約的鋒刃不但指向英國的欧洲競爭者，而且也指向美國。亞齐苏丹在條約上約定“不允許欧洲一切其他國家臣民和一切美國人永久居住和暫時停留在他的轄区以內”，而且“如果不通知不列顛政府，取得其同意，不得和任何國家締結任何條約”。

英國之獲得馬來半島南端那个几乎無人居住的新嘉坡小島，是極关重要的。英國在占領了新嘉坡，后来又把它轉变为大商港和头等軍事要塞以后，就給自己保住了通往太平洋的航路控制权。

英荷間的矛盾引起了迁延不決的外交談判，談判的結果在一八二四年簽訂了新的协定。这个协定才解决了东亚細亞英荷屬地的划界問題。

一八二四年的协定实际上是英國所吩咐的。英國方面抛弃了对苏門答臘和蘑菇蓮的权利要求，而所得到的是，荷蘭人把其在印度半島上的最后屬地都轉讓給它。荷蘭約定保存亞齐的独立，承認英國在这个土邦的特殊經濟利益，并对馬六甲放弃任何权

利，而以之讓于英國。

一八二四年的協定充分保障了英國在印度尼西亞的貿易。荷蘭約定，對英國商品所課關稅，其數額不得超過對荷蘭入口貨所訂稅率的一倍。這種關稅政策就使英國工業家完全能够在印度尼西亞市場上與荷蘭商品相互競爭，並占了上風。

第四節 剝削印度尼西亞的新方法的尋求

荷蘭人在回到印度尼西亞之後，就碰上了英、美兩方的激烈競爭。一八一九年，約有一百五十艘巨型商船蒞臨爪哇，其中四十三艘屬於荷蘭人，六十二艘屬於英國商行，五十三艘屬於美國商行。

使荷蘭人特別感到棘手的是英國方面的競爭，英國的機器紡織品愈來愈排擠了成本高的荷蘭織物。為了鞏固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市場上的地位，於是創辦了一個巨型的股份公司，即所謂“尼德蘭貿易公司”。荷蘭國王威廉就是這個機構的最大股東（三千七百萬盾總資本中，國王的資本占了四百万），除此而外，他對股東們還保證了百分之四·五的年息。但是甚至這個機構在一起初，與其他較發達的工業國競爭起來，也還不能操着勝算。

與較發展的歐洲各國及美國互相競爭的企圖既然少有成效，這就在荷蘭當權階級之間，並在印度尼西亞殖民當局之間，加強了回到先前剝削殖民地方法的傾向。要求保存萊福士政策的荷蘭工業資產階級的微弱呼聲，在擁護“公司舊制度”者攻擊之前緘默下來了。殖民地當局的目的是在於恢復荷蘭的壟斷地位，因而便着手廢除英國人統治時期所施行過的制度。他們禁令人們在各土邦

⊖ 此指富耳塔、欽蘇刺、加耳加普爾、達卡等處。——譯者

內租賃土地，並要求廢除還有效的契約。這就不但打了歐洲的種植園主，而且侵害了封建主的利益，使他們失掉了貨幣收入的來源。荷蘭官吏雖然力圖提高稅額，可是他們仍不敢廢除萊福士所實行的土地課稅制度。但是他們却恢復了舊日的連環保制度，並使農村公社成為基本課征單位。農民得以用貨幣和實物來繳納土地稅，這就在計算代替貨幣而征收的產品數量時，打開了剝削農民的廣泛的余地。

荷蘭當局在保存了土地稅之後，又復活了先前的一系列實物田賦，並擴大了咖啡的強制種植。包租烟館和賭場的制度等等又被重新廣泛採用了。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方面，以及從當地封建主方面來的封建壓迫在該地又開始加強起來了。

爪哇的農民境況最為困難。日益加強的剝削，有加無已的貨幣賦稅，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使農民陷于破產和飢荒。由於當地封建主們力圖取償於農民來彌補殖民當局因推行裁減他們收入的政策而給他們招致的“損失”，人民大眾的情況就更加惡化了。

但是在印度尼西亞還沒有領導農民鬥爭的力量。在已轉歸荷蘭征服者直接控制的境域上，大部分封建主和封建官僚，都變成替荷蘭人供職的官吏了。

在所謂自治的土邦——日惹和梭羅——中，殖民主義者也得以在封建上層分子中間為自己培植了可靠的走狗。雖然如此，人們對於馬打蘭的過去偉大光景，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如在目前。萊福士的種種迫害誠然壓制了，但是並沒有完全消滅了驅逐外國人出境的想望。此外，荷蘭當局又因為要求從一八二四年一月一日起廢除同歐洲種植園主所訂的一切契約，以致其種種措施更擴大了不滿者的人數。早已花費完種植園主所交墊款和租金的封建主們，現在不得不把部分款額退還租戶。而封建主們在把違約罰金的

重担轉嫁到農民的肩头上以后，就指出了荷蘭人是人民境况惡化的真正原因。人民仇恨殖民主义者的心靈增加了。“爪哇戰爭”爆發了，那是中爪哇的勢力雄厚的人民起義，一部分封建主也曾來歸附。在五年期間，這次起義一直在威脅着荷蘭的統治，而且殖民主义者費了好大氣力才把它鎮壓下去。

第五節 一八二五至一八三〇年間的人民起義

領導這次人民起義的是愛國志士和反外國統治的战士提波·尼哥羅（一七八五——一八五五年）；直到今天，印度尼西亞人仍然对他追思不忘。提波·尼哥羅屬於日惹的蘇丹宗族，可是已被歐洲殖民者排除于王位之外了。

提波·尼哥羅是喊着伊斯蘭教的標語來進行其反殖民主义者、及其當地封建主走狗的鬥爭的。

提波·尼哥羅因為篤信伊斯蘭教，並且與荷蘭殖民者進行着不調和的鬥爭，因而遐邇馳名，把許多失意的爪哇人都吸引到他的領地以內。

較大部分荷蘭殖民軍隊在一八二五年時都是在爪哇境外，而以暴力來恢復荷蘭在巨港和其他地區的統治。駐日惹的荷蘭駐扎官因為力圖消滅這個危險敵人的禍患，就打算迫使提波·尼哥羅拋開他那偏遠的領地，駐到蘇丹宮廷，而予以嚴密的監視。荷蘭當局這些挑畔性的行動，成了發動起義的信號。在提波·尼哥羅周圍團結了大批農民隊伍，日惹的一些封建主也參加到其中。

人民軍隊向首都進軍。日惹的首都被起義者占領了。對於歐洲暴徒的深仇宿怨，傾注而成為對歐洲人，對華僑包商[⊖]和高利貸

⊖ 指包辦烟、賭、當鋪等而言。——譯者

者的殘酷惩治。提波·尼哥罗被宣布为苏丹，称为“伊斯蘭教护法”。起义席卷了几个省份。殖民主义者沒有能够鎮压住人多势众的游击隊伍，这些游击隊伍以其突然襲击給了荷蘭人以沉重的打击。大批的隊伍——荷蘭殖民軍中的爪哇人轉到起义者一方面來了。

人民群众反荷蘭正規軍的奋不顧身的斗争，一直繼續了五年，尽管荷蘭軍隊大量裝备有各式各样武器，并且还包括有大炮在內。但是起义軍領導機構的弱点和原來归附起义軍的封建主一部分的叛变，不久就暴露出來了。住在荷蘭人直接治理着的土地上的封建主們，从一起初，就支持了殖民主义者。荷蘭人以答应讓步，使用贿赂的办法，又能够防止住梭罗上層分子和苏苏湖南去参加起义。他們也曾竭尽全力把已經归附提波·尼哥罗的那些封建階級代表拉攏到自己一方面。荷蘭人由于行使贿赂，狂應乱許，尤其是預許給封建主們保留提波·尼哥罗所賜給他們的官銜和爵位，曾得到了多次勝利。大部分封建主都背叛了人民，轉到荷蘭殖民主义者方面。荷蘭殖民主义者除此而外，又挑撥起民族糾紛和宗教糾紛，而利用西里伯和摩鹿加群島上的基督教居民以对抗爪哇的伊斯蘭教起义者，并把他們組成特別隊伍，由荷蘭軍官加以指揮。荷蘭的指揮部由于不再相信在野战中有打敗起义軍的可能，所以就开始用碉堡系統，依照計劃，包围住各个起义地区；这些碉堡彼此相距有二十至三十公里，而以新建道路加以連絡，并以荷蘭騎兵的机动隊伍保障这些道路的安全。荷蘭人就用这个方法逐漸縮小了对起义地区的包围圈。一八二九年，荷蘭人終于把提波·尼哥罗的才能出众的司令官之一，即日惹一个封建主的兒子，年輕的申鐸誘致到自己方面來。

荷蘭当局曾不止一次地企圖与提波·尼哥罗講和，指望他們

可以用自己的諾言，把他也收買過去。可是他們始終發現这个人
民起义領袖是意志堅定，難以收買的。一八三〇年春天，提波·
尼哥羅被邀去舉行和談，對方並預許他和他的隨員都完全不受侵
犯。在談判過程中判明了，提波·尼哥羅是無意投降的。于是荷
蘭總指揮就背棄誓約，不顧信義，把提波·尼哥羅和其衛兵逮捕起
來。提波·尼哥羅被放逐在遼遠的島上（指西里伯言——譯者），
直到一八五五年逝世之前，他一直处在荷蘭獄吏的嚴密看守之下。
在放逐期間，他曾寫成了一部一八二五——一八三〇年間的起義
史。直到現時為止，這部揭露荷蘭征服者殖民政策的愛國主義作
品，還沒有問世，雖然人們曾几度作過使此書出版的嘗試。

失去領袖，又被封建主所出賣的人民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
去了。

第六節 強迫種植制

荷蘭的財政狀況嚴重起來了。而使這種狀況更加惡化的是用
於鎮壓印度尼西亞人民解放鬥爭的龐大開支，和終於使比利時脫
離荷蘭而獨立的比利時起義。宗主國急需資金。印度尼西亞的荷蘭
殖民當局為了要實現國王的意旨，開始採用了所謂“強迫種植制”。

強迫種植制的實行，其原因只在於荷蘭工業的落後性，因而
只在於荷蘭工業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因為這種軟弱性，荷蘭的殖
民政策才和先前一樣仍然被與奧爾治王族密切關聯着的商業金融
寡頭的利益所決定了。正當英國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各種壟斷特
權的時候，荷蘭國王却把銷售荷蘭農作物的專賣權轉讓給了“尼
德蘭貿易公司”。強迫種植制的發起人之所以是梵·登·波須，并
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原是荷蘭奴隸制殖民地蘇利南的藩司，是曾
熱烈擁護采用奴隸勞動和一般的奴隸制的。

依据梵·登·波須所定的制度，所有爪哇農民都得依照殖民地政府的指令，在其土地的一定部分上栽种出口農作物，用以繳納土地稅。这部分土地上所收割的一切產品都必須交給政府官倉。在还保存着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地区，必須为出口作物撥出一部分公社土地，而且農民都必須在这塊土地上共同种植甘蔗、藍靛、烟草和其他作物。对所种作物進行初步加工的許多企業（如用甘蔗提糖，熬煮靛青，燻制烟叶，焙烘茶叶、咖啡等），也都决定开办。近郊農村農民也被强迫在这些企業中工作。企業主自己并沒有出賣制成品的权利，而必須把它交給政府官倉。这些產品的輸出和其在欧洲市場上的銷售，都委托給“尼德蘭貿易公司”。

這個制度的成功在頗大程度內有賴于構成荷蘭統治的支柱的那些封建官吏的热忱。荷蘭殖民主义者由于責成这些官吏負責在農民經濟中培植指定作物，并監督把農產物交出來，所以他們在同时就省了自己創設費用浩繁的欧洲官吏机关的必要。

一八三〇年被任命为印度尼西亞总督而为强迫种植制創始人的波須，曾运用其巧妙手腕使殖民地机构的全部环節，由有封号的攝政起至村長止；都对于擴大推行这个制度感到兴趣。爪哇籍官僚的职权大为擴充了；他們的許多旧封建特权都被恢复了。勤敏尽职者并給以古老的爪哇封号。攝政們永远享有任此官职的世襲权利，并被授与了領地。甚至低級官員，連鄉村“民选”行政人員在內，也都被賜予一塊土地。農民則必須履行种种义务，封建上層分子則竭力漫無限制地推廣这些义务的范围。

農民生產品的价值要提出一定的成数來，給予攝政們。農民交出產品以后，經過官吏取得微末报酬，而官吏們复从其中狠狠地大加克扣。这些農民虽然得不到应得的低微报酬，可是大批款額却落到欧洲和本地官吏手中。而大批金錢之在本地行政人員手

中的这种積累，就加强了爪哇社会的內部分化。先前封建主的后人們，在作了荷蘭殖民主义者的官以后，虽然已經失掉其先前領地的大部分，却因为重利盤剥的放款和对農民土地的非法收買等等，而有了重新变为地主的可能。这些地主們虽然已是在新的基礎上獲得了他們的土地，可是他們剝削農民劳动的封建性質并不曾因此有所变化。

爪哇新兴地主階級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長過程，过了几十年以后，即在帝國主义时代，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在这个时期，这个过程是随着荷蘭人之推行强迫种植制才开始的。

這個制度，对于爪哇農民，对于荷蘭殖民主义者得以推行此制的印度尼西亞群島其他少数地区的農民，都發生了致命的后果。這個制度基本上既然是農奴制的，所以結果它就把農民完全奴役了，而且，往往强迫農民把一切肥沃土地交出來，培植出口作物。对于粮食作物的播种，則指撥了土質窳劣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与農民住所往往离得很远。至于給官倉运输農產品，修理道路、桥梁等等名目繁多的徭役，也給農民肩上加了層層重担。

强迫种植制的施行推迟了公社土地使用制的瓦解。殖民主义者在許多地区恢复了農村公社，他們認為農村公社就是推行他們掠夺政策的現成而又最得手的工具。但是荷蘭人所恢复的農村公社，对于爪哇旧时公社說來，乃是一幅諷刺画。隨着手工業的破坏，農業与家庭工業間古昔相傳的適應配合，已經消逝了。公社失掉了一切自給自足的独立性；它的行政人員已成为对群众進行压迫和農奴制剝削的殖民机构的低級环节了。

遭受隔离和奴役的愚昧閉塞的爪哇農民，对于荷蘭的剝削者，不能够進行有組織的抵抗。不但是斗争的企圖，就是規避履行加在農民肩上的强迫义务的一切企圖，都被残酷地鎮压下去了。但

是被迫挺而走險的農民們，却在各地區不斷地先後起義。農民曾焚燒了甘蔗禾苗，以便擺脫收割、運輸甘蔗之苦，並曾燒毀倉庫和工廠，拋棄鄉井，逃入山林。

給爪哇人民帶來那樣多災難的強迫種植制，却給荷蘭國庫保證了源源不絕的進款，並給荷蘭資產階級保證了富有的利潤。

與“尼德蘭貿易公司”相勾結的那些商業金融寡頭階層，都發了橫財。這個股份公司在其成立的初年原不能與歐洲較發達的國家及美國的資本勢力相颉颃。但是強迫種植制的採用却在他們面前開啓了廣闊的遠景。

在強迫種植制實行的期間，從印度尼西亞榨取了數達九萬萬盾的純利。殖民地貢賦的源源流入，給荷蘭的工業發展造成了有利的條件，而從六十年代起，鐵路網和運河網都在荷蘭迅速發展起來了。紡織工業成長起來而且日臻鞏固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產生出來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地位也逐漸強固，開始了在國會中、在政府中互爭雄長的勝利鬥爭。資產階級得到了直接參加解決殖民地問題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依據荷蘭初次反動憲法原是歸在國王的專制權限以內的。

在頗大程度內靠強迫種植制所獲利潤培养起來的工業資產階級，在六十年代，已經開始起而反對殖民地私人企業所受的種種限制了。資產階級愈來愈頑強地要求廢除政府的壟斷權，要求完全自由地買賣殖民地產品和組織種植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吏的先進代表方面對殖民制度的批評，和其對於剝削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中世紀方式的揭露攻擊等等，都在客觀上反映了羽毛已經丰满的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

陶威士·台凱爾的許多著作，尤其是他那部小說，“麥克斯·哈威拉爾，或尼德蘭公司的咖啡拍賣”，對於使全世界認識爪哇現

实的骇人現象，具有很大意義。台凱尔本人是一个殖民地官員，在印度尼西亞住过多年。他对待这个被压迫的民族有一种同情心，并因为不够热心尽职而被政府免了职。

台凱尔在其用筆名慕而达多梨(意言多灾多難者)所寫的這部小說中，对于爪哇人的遭受剥削压迫和其無权地位，曾作了明顯生动、窮形尽相的寫照。这部小說曾被翻譯成多种文字，并曾引起了進步輿論对于殖民地开拓者在印度尼西亞橫行霸道、颐指气使的憤慨。但是進步政治活动家的批評，和工業資產階級爭取改变印度尼西亞剥削制度的斗争一时还不能馬上达到目的。六十年代时在荷蘭國会所提出的許多有关法案，也都被否決了。

第七節 外領[⊖]

荷蘭在一八二四年虽然与英國划了屬地地界，可是它還沒有余力和資金在一切地区都創設一个無所不包的剥削制度，如在爪哇那样。像从前东印度公司用暴力或狡計就可以逼使部落酋長或封建統治者与別國斷絕一切商务关系的时代是已經过去了。而同英國所締結的协定也包含有荷蘭除在摩鹿加群島而外在印度尼西亞一切地区都放弃貿易壟斷权的明文。而自从香料貿易的作用降低之后，荷蘭人对这种壟斷权的兴趣也消逝了。

婆罗洲、峇厘和其他諸島的苏丹們，由于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荷蘭地位的削弱，都多少独立自主起來。甚至当他們同意恢復先前的不平等條約时，他們也不乐意抛弃他們对其他國家的貿易和独自剥削自己人民的机会。这样，在外領中就發生了部落首領剥削廣大人民群众日益加强的过程，就發生了經濟落后地区中

⊖ 在荷蘭官方法案和文献中，“外領”一名是用以称呼除了爪哇和行政上与爪哇相联系着的一个小島，即馬都拉以外的荷印全部島嶼。

封建上層分子逐漸形成的过程。而在已存在的蘇丹領和土邦內，封建剝削也加強了。

外領的當權上層分子不滿足于加強剝削自己同部落人，他們還企圖使鄰近的土邦和地區也服屬於自己。例如，峇厘島上的羅闍們就曾使鄰近的龍目島屈服于自己，并把該島上大多數居民變為奴隸。

在西婆羅洲，許多華僑居住地都巩固起來，轉變成事實上獨立的公社（按此應指羅芳伯稱雄于昆甸、吳元盛稱雄于戴燕事——譯者）。這些居留地是由西婆羅洲蘇丹們竭力招募來開采金礦的華工而產生的。華工組合依法應將所采黃金一部分獻于蘇丹。華僑居留地又聯合而成為獨特的同盟。勢力最雄厚的同盟的中心是打勞鹿，打勞鹿竟轉變成了國家中的一个獨立國家。華僑居留地在十九世紀時，甚至停止向蘇丹繳納所采黃金的貢額。

荷蘭殖民主義者一意推行強迫種植制，對於“外領”的內部生活很少干預。他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这个制度僅僅推行于蘇門答臘西岸。征服外領中仍然獨立或半獨立的地區，需要軍費浩繁的軍事遠征。資金極其缺乏的宗主國，則下令厉行嚴格節約。

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地位的相對削弱，就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首先是英國，急起而利用了。英國雖然依據一八二四年條約答應不再在蘇門答臘建立任何據點，可是並沒有放棄了侵入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區的企圖。他們在制服婆羅洲獨立地區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功。英國統治在這裡的確立是和有進取心的冒險家，詹姆士·不律的活動分不開的。

不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的兒子，生于印度，長于印度。一八三八年，他自己出資裝備了一艘船，并招了一伙亡命徒，開赴印度尼西亞，去獵獲財富。不律毛遂自荐，對互相爭戰的當地

統治者們表示願效微勞。一八三九年，婆羅洲北部砂勝越地區的大雅克諸部落，即文萊土邦的諸朝貢國，起來反抗文萊蘇丹。蘇丹借着不律之助，得以迫使他的不馴服的藩臣恢復了貢賦的繳納。征收貢賦之權就包給不律，而以年繳二千元于蘇丹國庫為條件。過了几年之後，這個富于進取精神的冒險家就成了獨立的統治者，並起了羅闔的稱號。

一八四六年，英國借不律之助，從文萊蘇丹那裡獲得了這個土邦首都對面的納閩島。在這裡，設立了英國煤站，這是通往遠東水路上的一個據點。英國政府為了酬庸不律，就把他晉升到貴族“品級”，任命他為納閩藩司和駐文萊的英國總領事。英國之侵入婆羅洲，从此就奠定了基礎。

其他資本主義強盜也並不袖手旁觀。對遠東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愈來愈感覺興趣的美國，曾企圖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和印度尼西亞諸土邦建立直接的接觸。一八四七年，美國曾同文萊訂了條約。海軍副將潘利并曾公開要求把美國的“管轄區域”擴充于西半球以外，并“在地球上這一部分”創設“一些據點，作為支持美國東方海上權利的必要手段”。他曾指出，為了“支持這種海上權利”，應當以小笠原群島和台灣作為開始鬥爭的據點，并堅持要把美國的“保護權”推廣到暹羅、柬埔寨、交趾支那、婆羅洲、蘇門答臘和東方群島中其他諸島。

一八六四年，美國任命都利為文萊總領事，都利能夠避開英國，而與蘇丹強訂了一項條約，依據這項條約，蘇丹就把他的國家的遼闊的一部分讓給了都利所設立的“美國婆羅洲貿易公司”，歸其獨自占有。

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奪取印度尼西亞各個地區的危機，引起了荷蘭殖民主義者的焦慮，並促使他們火速在還未被征服的地區

巩固其統治权。在洛虎申任总督的时代（一八四五——一八五四年）[⊖]，進行征服群島的戰爭，大規模地被恢復了，由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九年，对峇厘就進行过三次遠征。統治峇厘島的印度王朝的羅闍們被迫承認了荷蘭的統治。一八五一年，又开始征服西婆羅洲。華僑在這裡对征服者進行了剛毅不屈的抵抗。華僑部隊对于封鎖住河口而向腹地進攻的荷蘭正規軍作了英勇的斗争。一八五四年，荷蘭人占領了華僑居留地的主要中心打勞鹿。城內的華僑遭受了殘酷的屠殺。但是斗争並沒有就此結束。領導反征服者斗争的是中國的秘密結社“三合會”。只有当荷蘭人借間諜和叛徒，得到三合會會員名冊，而把它粉碎了以後，華僑的抵抗才消沉下去。

一八五六年，荷蘭人在西婆羅洲的政權完全確立起來了。在東南婆羅洲最大的土邦馬辰——荷蘭人曾借其傀儡蘇丹之助，企圖从一八四九年起組織煤礦開採工作。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在這裡的加強，在一八五七年引起了人民的起義。陷于絕望境地的居民歼滅了荷蘭的駐扎官和煤田租借地的職員們。在經過血戰之後，荷蘭人終于摧毀了人民的抵抗。大批領土歸并到荷蘭的直屬領地內。一八六〇年時，馬辰蘇丹王國被消滅了。

在蘇門答臘島上，荷蘭的統治逐漸推廣于許多半獨立的土邦。但是其中最強盛的亞齊，却還是獨立的。直到七十年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征服和瓜分印度尼西亞的过程還沒有完全結束。

[⊖] 據荷蘭人記載為一八四五——一八五一年。——譯者

第十七章

中 國

第一節 資本主義列強強制中國“門戶開放”

近代史的第二个时期以資本主義列強之進攻中國，以这些強盜為中國“門戶开放”而作的斗争，为其特征。馬克思寫道：“与外部完全隔絕是保存旧中國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絕情形，在英國强迫之下而归于消滅时，便必然要發生腐爛，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样，只要与外界新鮮空气一接触，便一定要腐爛。”[⊖]

对中国“門戶开放”起着决定作用的是英國。中國照旧是英國資本家原始積累的源泉。英國東印度公司用走私手段把鴉片輸入中國，并从中國榨取了現銀，以偿付这种毒害了多少人的麻醉剂。但是在十八世紀末叶已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已不再滿足于旧式的殖民地掠夺和旧式的殖民地商業了。英國資本主义工業企圖把全世界都轉变为它的銷貨市場和原料供給地，而用武力粉碎了亞洲各古老民族的抵抗。資本主义的英國之進攻封建的中國，其原因归根結蒂就是如此。不过英國人并不是單独行动的；美國人也追踪而至了。还在一七八四年，美國的獨立戰爭剛一結束以后，就已經有美國商船出現于廣州了。当时美國還沒有自己的工業，而主要是以中間人的身分販賣歐洲商品于中國，而从中國运出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三一三頁。

茶、絲和瓷器。在此以前，中華帝國只是通过在恰克圖和漢人貿易的俄罗斯商人來獲得毛皮。現在美國人却成了俄罗斯人的競爭者。美國商人以極便宜的价格从北美印地安人那里販得毛皮，而以高价出賣到廣州。和中國通商，就奠定了許多美國資本家致富的基礎。

第二節 馬甘尼使節

一七九二年，英國政府派遣了以前任馬德拉斯藩司馬甘尼勛爵为首的一个特別使節团前往中國。使節团的任务是：要从乾隆皇帝取得除廣州而外在其他地点通商的許可；取得在北京開設貨棧的权利；取得中國沿海的某一个島嶼；交涉降低進口英國貨的关税；最后是要和中國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使節团受到隆重的招待，但它所受的敬重恰恰是一般对待藩屬國使節的那种敬重。在中國內河中行駛着的运送馬甘尼使团的船上，飄揚着署有“英國貢使”字样的旗帜。使团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到达北京。在經过了爭論觀見礼節的長期談判之后，乾隆接見了馬甘尼。馬甘尼的礼物也被接受了，他本人也得到了慷慨的餽贈。但是他的要求却一条也沒有被接受。清政府諭令馬甘尼立即离开北京。清廷曾宣称：藩屬國的使臣平常在首都的停留只是临时性的，而在進貢和祝賀之后，就須立即回去。馬甘尼不得不离去了。乾隆授与了他一道呈遞乔治三世的敕書，这道敕書把英國的一切要求都認為毫無理由，毫無廉耻，而完全加以駁斥了。乾隆在結束他的告英王書时，竟說：“其懷遵毋忽！”

一七九六年，年迈的乾隆把皇位傳給了第十五皇子。这个新的統治时代号称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这一个时期表現出了帝國急剧崩溃的开端。

第三節 人民起義

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交替之际，爆發了一系列反清朝压迫的人民起义。一七九六年，“白蓮教”秘密会社的大規模起义爆發了。起义席卷了許多省，并延續了几年时间。清廷残酷地鎮压了这一起义。这事件牺牲了好几万漢人的生命。每天都有裝着起义者所殺死的官兵尸体的許多棺木运送到北京。秘密会社的教友們就在这些棺木中裝了武器运入北京，企圖在首都举行武裝起义。人們还准备謀刺皇帝。秘密会社的恐怖主义者甚至还竄入宮廷。清廷用残酷的鎮压回答了起义和密謀。一八〇一年頒布了一項法令，把凡参加“三合會”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大批的行刑在和平居民中引起了極大恐怖。但这并未能中止漢族人民反对清朝的革命斗争。“三合”，“白蓮”和其他会社重新起事。秘密会社“义和拳”在河南开始起义了。

同一时期，中國南部和西部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也都开始了斗争。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五年，四川、湖南和貴州諸省的山地居民都举行了起义。被压迫的各民族联合起來，驅逐了清朝駐軍，歼滅了一切官員和一切稅吏。領導这个斗争的是被清朝剝夺了政权的这些民族的先前的統治者和封建主。軍隊从鄰省，从首都源源派來，剿除山地居民。但直到一七九九年，山地居民才略被平定。而不久以后，新的起义又爆發了。

一八一三年，河北省开始爆發了“天理教”的起义。这一秘密会社的領袖李文成宣布清政权已被推翻，并建立了自己的起义政府。李文成在其檄文中曾寫道：“清帝國只存在了一代，我們眼看全部中國將回到中國皇帝手中了。”起义蔓延到几个縣份，但仍遭到清軍的野蛮鎮压。起义軍最后的一个中心滑縣城为討伐者所包

圍了。一位妇女張氏，一位被殺害了的起义者的寡妇，英勇地領導了保衛戰。最後，縣城終於被滿人所奪占，被屠殺的人達到二萬多名。張氏寧死而不肯作俘虜。她說了“城亡與亡，不死者非英雄”這樣的話以後，就自盡了。

約在這時候，有几百個“天理教”的會員奮勇地企圖襲擊北京皇宮和消滅清朝首腦。密謀者對皇城的突然襲擊得到了皇宮內部擁護他們的人[⊖]的支援。不過一部分密謀者雖然闖進了皇城，但是沒有能够战胜衛兵，因而遭了歼滅。被俘虜了的密謀者，被清廷處以極慘的死刑。會社首領李文成也分享了這一命運。

第四節 英俄在中國矛盾的發生

由於十八世紀末期英國對遠東政策的積極化，俄羅斯沙皇政府就明白了英國所抱定的目的是要伸其勢力於中國北部，並使中國在經濟上服屬於它。波將金曾下令在伊爾庫茨克建立一所呢絨工廠，和中國貿易，借以使俄羅斯的紡織業和英國對抗。他擬定了俄羅斯對華政策的計劃。但是這些計劃當時只是一紙空文。波將金去世多年之後，亞歷山大一世才想起了它們。一八〇五年，亞歷山大一世派出了一个以哥羅夫金為首的使節團往朝中國皇帝。使團由几百個人組成，其豪華並不亞于馬甘尼使團。但是它所遭到的失敗則較英國使團所遭到的還要大些。哥羅夫金及其隨員們只到了庫倫，就被迫從半路上折回來了。不履行規定禮節，乃是驅逐哥羅夫金的一個借口。

同時，英國却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英國人頑強地企圖創立一個和中國通商的基地，因而試圖以武力盤據還在十六世紀時就

[⊖] 閻進喜等三內監。——譯者

已被葡萄牙人搶占了的澳門島。一八〇二年，英國就已企圖用武裝力量从葡人手中夺取澳門，但是沒有成功。一八〇八年和一八一四年英國人所作的另外兩次企圖，也同样失敗了。澳門仍然留在葡人手中，廣東的清當局也對英國人停止貿易半年，作為對他們的膺懲。一八一六年，又一個以安海爾斯勳爵為首的英國使團前往中國；它抱的目的仍然和馬甘尼使團相同。這個使團也是毫無結果。外國愈頑強地想和中國建立關係，而中國也就愈閉關自守起來。這種閉關自守，不論其如何保持了中國的後退性，而在當時却是抵抗以奴役威脅中國的一種自衛方式。那種政策成為一種笑柄；“萬里長城”就是它的特殊象徵。

第五節 鴉片問題

從經濟上說，當時歐洲是不能不垂涎中國的。在許多世紀中，中國就已和亞洲各國維持着通商關係。在中國國內，食品、日常用品和奢侈品都有大量生產。它有什么不足，它就從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輸入什么。英國東印度公司因為向本國政府取得了對中國通商的壟斷權，所以能從中國輸出茶、絲和其他商品。中國則几乎不需要任何英國商品。英國人必須以現銀付給中國人，而這種現銀的漏損則激起了東印度公司股東們的不滿。不久以後，終於發現了使中國也必須用現銀償付的進口商品。這就是鴉片！自从十八世紀末葉以來，鴉片愈來愈大量地輸入中國。中國人剛剛被鴉片所毒害之後，中國皇帝就頒發了嚴禁吸食和輸入鴉片的命令。但這既沒有中止鴉片輸入，又沒有中止鴉片吸食。英國人轉而採取了違法貿易手段。他們賄買了廣東官吏，並且一年一年地日益擴大了鴉片的輸入。印度的英國當局強迫孟加拉農民栽種罂粟。鴉片於是成了中國的嚴重災難。現銀不再流通，而輸出國外

了。銀價情勢危急地高漲起來，造成了人民災難的新根源。同時鴉片的輸入則以非常的速度擴大起來。一八〇〇年輸入量是二千箱，一八二四年是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而再過十年以後，即一八三四年，就達到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箱了。每箱鴉片約六十公斤。一八三六年，鴉片已占英國對華總輸入額百分之五十五。美國商人也販運鴉片，但因為沒有像英國在孟加拉那樣的基地，所以他們是從土耳其和其他國家轉運為數不多的鴉片（約占英國輸入的百分之十）。

鴉片的毒害作用是巨大的。它使一個人喪失記憶，能力，精力，慢慢把他殺害了。它既影響腦髓，也影響筋骨，因而既戕害人的體力，也戕害人的精神。一八三三年，英國議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這就給了英國商務的發展以一個新的推動。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勳爵帶著“打開”中國門戶的使命被派赴廣州，強迫中國接受有利於英國人的通商條件。但是這一企圖結果也失敗了。律勞卑被逐出了廣州。同時鴉片的走私貿易却更增長了。一八三七年，輸入量已达三萬九千箱，總值達一萬萬盧布。中國皇帝又繼續頒布了禁止輸入和吸食鴉片的命令，但是這些禁令都只成了曠野呼聲，無人理會。英國人在得到了廣東貪官污吏的包庇之後，更加大膽猖狂了。一八三六年，鴉片問題已由北京最高國家首腦加以討論了。主張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呼聲也喊出來了。許多人認為災難無法克服，認為只應當禁止滿人和文武官員吸食鴉片，而不應當阻止它在中國人民中間流行。人們列舉了經濟上的論証，指出說，許可鴉片輸入是可以使國庫增加收入的，而在走私的情況下，則使帝國蒙受了各種損失。但是擁護鴉片輸入合法化的却只有少數人。道光皇帝（乾隆的孫子，其統治期是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五〇年）主張更加嚴厲地禁止鴉片輸入國內。

馬克思寫道：“半野蠻人已站在道德的立場，而文明世界却拿搶劫的原則來與他們对立。这个幅員廣大的帝國，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類，它不管時勢怎麼變遷，還是處於停滯的狀態，它受人藐視而被排斥於世界联系系統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盡美的幻想自欺，——可是現在這個帝國，統究為時勢所迫，不得不進行拚死的決鬥，在這個決鬥中，舊世界底代表以道德思想來鼓勵自己，而最新社會底代表却爭取那種以最賤的價格購買和以最貴的價格出賣的權利。這是一種多么悲慘的情景呵！詩人底任何幻想，也未必能想像出比這更離奇的情景吧！” ⊖

第六節 和鴉片走私作鬥爭

欽差大臣、大官林則徐，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到达廣州。他被委派了根絕鴉片走私貿易的任務。林則徐到了廣州之後，着手對私運鴉片進行鬥爭。他要求停留在廣州的一切歐洲商人（約三百名）交出現存的鴉片並簽具甘結，保證他們將來再不販運禁品。他事先警告說：“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号召民間壯丁，已足制其死命而有余，而且暫則封船，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在廣州的英國商務“監督”这时候已換成查理義律。義律不想停止走私，因而宣稱英國商人沒有一點鴉片，而為了表示抵制林則徐的活動，他曾要求林則徐發給一切英國商人以通行証，允許他們離開廣州。可是林則徐沒有滿足義律的要求。林則徐知道英國人是首要的走私販。三月二十三日，他用軍隊包圍了英國商館，並通知義律：要是不肯把所有鴉片全部交出，將不許一個英國人離開廣州。與英國人停止了一切貿易。沒有一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三四七——三四八頁。

个中國人和他們發生任何关系。英國人則被迫讓了步。义律乃不得不把儲存在廣州倉棧中和附近島嶼上的鴉片交了出來。到一八三九年五月为止，一共交出鴉片計二万二百九十一箱。鴉片和生石灰攪和在一起，被沉到了海里。但是這並沒有根絕走私運動。就是在义律交出鴉片的当时，其他走私販仍然在繼續販賣鴉片。甚至消滅了儲存的鴉片反而更抬高了鴉片價格，并給走私販增加了額外利潤。义律曾在給帕麥斯頓的一封信中厚顏無耻地說：“我們的市場由於該官員的迫害而更形活躍了，我們的批發商人非常感謝這個中國官員。這個買賣毫無疑義地是會獲得巨大利益的”。

一八三九年夏，林則徐仍然徒勞無益地和走私販子們繼續作斗争。他下令表示凡被告發走私的人，都要受到死刑的處罰。為要威嚇英國人，他曾在外國商館的院子里處死了幾個中國的私販子。九月里，就有保護走私的英國軍艦來到了廣州。十一月三日英國人就射击起中國的巡邏船來了。林則徐於是宣布停止對英國人的一切貿易。

第七節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

英國資產階級侵略集團決定利用這個衝突，以武裝作後盾，對中國實行掠奪性的進攻，以便“開放”中國門戶。於是東印度公司，中國協會，和中國市場有利害關係的倫敦，格拉斯哥，曼徹斯特等貿易局都掀起要求對中國作戰的運動來。報紙上都號召嚴厲“懲罰中國人”。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國沒有正式宣戰就向中國派遣了軍事遠征隊。派遣軍事遠征隊的理由，據說是为了支持曾用外交手段對中國所提出的要求：賠償被銷毀了的鴉片的價值，賠補“侮辱”英國人的損失，保證將來“以必須的尊敬”對待英國人，給予

英國以華南沿岸任何一島，永久為其所有，以便殖民者可以建立它的設防基地。帕麥斯頓很了解：這些挑戰性的要求不可能實現，因而派出了其力足以強迫中國人接受其最後通牒的一支軍隊。派往中國的英軍的總數共四千人。但他們都是以當時最新的軍事技術武裝起來的。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一個艦隊到了澳門，二十八日開始封鎖了廣州。而該艦隊的一部分則駛向長江口。一八四〇年七月五日，英國陸戰隊占領了上海以南的舟山群島，對和平的中國居民開始了掠奪和暴行。某一個參戰的軍官在斥責他的士卒的行為時，曾經這樣描寫英國掠奪者的行動：“……軍隊一經上岸，英國國旗就飄揚起來，從此時起，即有駭人聽聞的掠奪景象呈現在眼前。每一所房屋都被橫暴地侵入了，每一個箱子都被砸碎了，大街上堆滿了畫幅，椅子，桌子，器具，糧食……所有這一切全都被搶去了，未被搶的只有尸体和我們的無情大炮所殘損了的廢人。有的人偃臥着，失去了一條腿，另一些人失去了雙腿，許多人被慘地被霰彈殘廢了，穿透了。只有到了一物不留的時候，掠奪才告終止。我們的士兵為其朋友裝載了大批禮物，用以陳設其寓所；多數戰利品不是來自戰鬥，不是來自戰場，而是取自和平的手無寸鐵的居民。”

舟山群島被英人侵占以後，兩江總督頒發了一個告居民書。書中說：“我視丑夷直如草芥。倘敢登陸，將如飛蛾扑火，游魚入網。”清統治者由於對敵人抱了這樣的看法，人們就絲毫也不能期待他們會組織對敵人的必要戰鬥。這樣的驕狂傲慢，這樣的愚蠢自滿，乃是清封建主的特徵。

英國的全權代表喬治·伊律（查理的兄弟）帶同幾只軍艦直向北方駛去——目的在於直到首都，對皇帝本人提出最後通牒。八月十一日，英國艦隊在防衛首都的海上要塞大沽口拋了錨。和直隸

總督琦善進行了長期談判。一八四一年一月，琦善接受了義律所提出的一切重要條件。可是道光皇帝不批准琦善所簽訂的條約，反因越權而革了他的官職，抄沒了他的財產，并把他交付了法庭。英人重新採取了軍事行動。一八四一年八月，又有新的英軍乘着三十六艘戰艦開到了中國。他們仍然以海盜式的搶掠侵占并洗劫了沿海一帶許多據點。到一八四二年年初，英國人已經在寧波、廈門等沿海城市，香港和舟山諸島上以主人自居了。英人在得到了新的援軍之后，就一直開到上海，并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占領了上海，經過了浴血的戰鬥之后，又在七月二十一日占據了大運河沿岸的鎮江。北京和華南的交通被截斷了。英國強盜扣留并搶劫了從華南往首都運稅、運糧和運銀的船隻。落后的封建的中國軍隊無力對裝備優良的英軍作長期的抵抗。全國規模的防禦并沒有組織起來。在各城市中進行抵抗的，只是由無訓練和無紀律的雇傭兵所組成的少數地方駐防軍。清“八旗”軍的封建軍官，這一切“黃帶子”和“鐵帽子”們，因不願作俘虜，都狼狽逃跑或自殺了。

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國軍艦直达南京城下。英人就要轟城了。驚慌失措的清封建主們乃說服皇帝接受了英人的要求，以期停止戰爭。道光于是派出了談判的全權大臣[⊖]。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英人在南京城下的“康華里斯”號軍艦上對皇帝的全權代表們提出了和約。這就是加於中國身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異族清王朝所統治的封建中國，被英國資本主義逼迫得屈膝了。

第八節 最初的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是由中國的耆英，英國的朴鼎查所簽訂的。這一條

[⊖] 耆英、伊里布和牛鑑。——譯者

約宣布中國對外國開放廣州、上海、廈門、寧波和福州五個通商口岸。它們都差不多是在戰時就已被英人所侵占了。條約上正式承認了英人占領香港島，將該島給予英國，“常遠據守主掌”，英國於是把它轉變為太平洋上的主要軍事基地。根據這個條約，英人還得到了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這個總數中包括對英國商人在鴉片事件中所遭受的“損失”，和對英國軍費的賠償。英國人強迫中國人對英人用以殺害無法自衛的中國老百姓的炮彈都付出了代價。南京條約絲毫沒有限制鴉片貿易；英人此後更加大量地輸入鴉片了。同時這個條約還廢除了中國的一個壟斷性的商人組織“公行”，而授與了英商以對任何一個華商貿易的特權；最後，條約還規定了優待英國商品的值百抽五的優惠關稅。英國還在幾個中國島嶼上保留了它的軍事實力。但英國全權代表朴鼎查還不以這個奴役性的條約為滿足，他馬上又強迫著英簽訂了一個所謂附加條約（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英國人根據這個條約又強使中國作了許多新的讓步，例如治外法權，即英國臣民不受中國法庭審訊之權；以及在通商口岸開辟租界（居留地）而使英國人可以在其中居住，而不服從中國法律的特權。英國人在每個通商口岸中都可以保有巡洋艦。這個條約把“最惠國待遇原則”採用到中國國際關係的實踐中。從今以後，任何一個列強從中國所奪取的讓步，都要援例擴及於英國了。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急起直追模仿英國的榜樣。不久之後，由武裝護送的美國全權代表顧盛來到中國了。他用軍事行動橫加恫嚇，因而強迫著英在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和他簽訂了一個不平等條約[⊖]，這一條約的掠奪性是與中英條約不相上下的。在鴉片戰爭期間，美國人就已利用中英貿易中斷機會，一方

⊖ 望夏條約。——譯者

面向中國販賣違禁的印度鴉片，同時又替英人收買中國貨物，因而為自己獲得了極大利益。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對英國軍事侵略中國極表同情，並要求自己的政府給予英國以公開的軍事援助。然而英美間的矛盾，以及當時美利堅合眾國軍事實力的薄弱，促使華盛頓只能派遣少數艦隊到中國領海。美國歷史家鄧涅特曾這樣描寫這次出兵：“於是人們街談巷議的說，在中國僑居的美國人簡直成了快活的天使，因為當林欽差禁止英國貿易的時候，他們却手急眼快地乘機偷運犯禁的英國商品。”

美國條約又擴大了南京條約所賦與外人的一切權利。美國人獲得了從一個開放口岸往另一個口岸免稅運輸的特權（即沿岸航行特權）；治外法權以及其他特權都更加確定和擴大了。這樣一來，美國資本主義者雖然沒有參戰，却從戰爭中占了極多便宜。

法國一方面也指派了一個使節（刺萼尼）前往中國，強迫中國作了同樣的讓步[⊖]。此外，刺萼尼還為法國人求得了建立天主教教堂（在開放了的各口岸）和從事傳教活動的特權。新教徒也得到了這一權利。一些小侵略國如比利時、瑞典和挪威等國，也追隨諸大國之後伸張到了中國，並立即得到了如英國、美國和法國所享受的那些特權。

至于沙俄，中國門戶之被強力打開却使它從很久以來（兩個世紀的）和中華帝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所進行的陸上貿易遭受了嚴重的威脅。

皮毛是俄羅斯輸入中國的一宗主要物品。然而，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這宗輸出却一直不停地縮減了。從加拿大和美國販賣皮毛到中國的英美工業家的競爭，是造成這種情形的一部分

⊖ 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訂約——黃浦條約。——譯者

原因；另一个原因則是俄罗斯商人和工業家們的掠夺，使西伯利亞和烏拉尔許多地区的細軟毛獸大批絕迹了。后来，俄罗斯不得不販运呢絨和棉織品，首先是外國出產的，然后是本國生產的，去支付本國对于中國茶的日益增長的購買。中國商埠的开放，促進了外國紡織品（主要是英國的）和俄罗斯紡織品在華北競爭的可能，并有使俄罗斯貿易完全陷于癱瘓的危險，因为由海上运貨到中國，較之当时从俄罗斯紡織工業集中地莫斯科和中部俄罗斯各省由陸路通过恰克圖运貨到中國要經濟許多。俄罗斯商人早已企圖展开对中國与日本的海上貿易，此时这种企圖就更为加强了。俄罗斯在中亞細亞領土的擴大（这些領土都密接中國西部國境），導致了賦予俄罗斯以重大特权的中俄條約的締結。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伊犁訂的这个條約，給俄罗斯商人开放了中國西部的若干市場。

第九節 清帝國的危机

为鴉片輸入而發生的戰爭給英國貿易开放了中國。朴鼎查誇大地向曼徹斯特報告說：他已“找到了一个新市場，它是如此廣闊，以致所有工厂都來不及制造出甚至于只供中國一个省份用的商品來”。

外國紡織品的輸入，对旧式的中國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都發生了致命的影响。几十万紡織工人都失了業。中國人“都購買起廉价的英國貨來，并使本國手工工場的工人陷于滅亡”[⊖]。

加諸中國的賠款，以及支付鴉片輸入所引起的源源不絕的白銀外溢，導致了中國制錢的極端跌价。一八三〇年时，一兩中國白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四六九頁。

銀值一千文制錢。一八四八年值二千文制錢，而到一八五一年，已值四千七百文制錢了。白銀价值的暴漲嚴重地威脅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因为捐稅，以及在許多情形下的地租，都是征收白銀或是用制錢折合銀价的。皇帝及其官吏又都增收新的捐稅。地租不斷提高，对農民的封建剝削更加强了。農村赤貧化并破產了。人工的灌溉系統——运河、堰堤、水閘——都荒廢失修了；皇帝及其官吏都不再化費資金去維持它了。河川決口，洪水氾濫，以及其他地方的干旱，都導致了群众的飢饉。赤貧的，飢餓的農民都拋棄了家鄉，去补充土匪和海盜的隊伍去了。田地荒蕪了。不管怎样禁止，流亡日益擴大了。農民的赤貧化招致了交易的銳減，使商業趋于衰落。沈迷于舶來奢侈品中的貴族，却要从人民身上勒索更多的金錢。統治者們蓄積了不可勝數的財富，奪取了新的土地。例如由皇帝下令抄沒家產的直隸總督琦善，就曾擁有二百五十萬畝土地。他的金錙鑽數以磅計，黃金以百普特[○]計，白銀以几千万兩計。人民的憤慨日益傾注为暴动，起义，对統治者和官員的屠殺。秘密会社的活動在“反清復明”的口号下活躍起來了。華南比全國其他省份所受过的戰爭蹂躪更多，外國貨流入的破坏性的后果更为嚴重，因而成了騷動的策源地。在开放了的通商口岸，毆打殺戮外國人的事件愈來出現得愈頻繁了。廣東廣西兩省爆發了許多次自發的起义。滿人殘酷地鎮压了起义者，然而反滿运动却并未中止。运动席卷了愈來愈廣泛的群众，愈來愈多的地区。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时說，“中國……已处于革命的前夜了”[○]。

第十節 洪秀全的教門

当華南農民掀起了反滿統治的斗争时，廣西產生了一个新教門。教門的組織者是一位農村塾师洪秀全。信徒們在中國農民群

在斗争高涨的条件下，向人民宣传加上新内容和新倾向的基督教思想。信徒中有农民，有商人，也有绅士。杨秀清是归信这个教门的一个人。他原是烧炭工人之子，从童年时候起，就是靠做散工糊口，曾做过苦力，并烧制石灰。杨秀清为了反抗压迫者建立了农民队伍，他就是这个队伍的首领。杨秀清参加了这个特殊的基督教教门之后，立即成了它的领袖之一。绅士中归附了这一教门的，有率领全族而来的章昌辉。统治者当局想用武力根除这一教门的活动，可是杨秀清击退了清军的进攻。新教门的威望逐渐提高。一村一村都传说从天上出现了一位新的“上帝”，它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平等王国”。农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解释基督教。他们把洪秀全看成“救星”，这个“救星”将要领导自己的人民在地上建立一个“平等王国”。洪秀全本人，一个狂热的信徒，信仰自己的神圣使命，并自称为上帝的次子，耶稣基督的弟弟。

洪秀全所宣传的教义，是中国农民借以掩护其反封建压迫的一种思想上的外殼。它以“上帝之子，一律平等”的观念来对抗那以“卑贱阶层应服从特权阶级”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儒家学说及其繁文缛节。在农民战争的情况下，这个观念获得了与正统的基督教深相抵触的革命内容。农民们从“上帝之子，一律平等”的这一观念中推演出了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平等，甚至已经有几分财产平等”的结论^①。

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信徒们转入了武装斗争。杨秀清的农民队伍成了起义军的核心。其他的农民队伍又和它联合起来。对政府军的武装斗争愈来愈席卷了广西省各县。省当局无力削平起

① 一普特等于四十磅。——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四六九页。

③ 同上书，第八卷，第一三〇页。

義。皇帝下令从其他省份派調軍隊進入廣西，但是他們都為起義者所粉碎了。政府以重金懸賞洪楊首級。北京當局認為起義情形嚴重，帝國的首席軍機大臣被派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親自指揮進攻起義者的軍隊。

第十一節 “太平天国”

一八五一年八月，起義者占領了廣西省中部的永安城^①。巡撫和一切大官都被殺死了；府庫倉廩都被沒收了。起義者即以這一座大城為根據地，宣布了新國家的成立。他們稱其國曰“天國”，以此強調他們企圖在人世上建立如基督教預許人們的天上那樣生活。洪秀全被宣布為“天王”。這個新國家的正式称号是“太平”。在十五年間震撼了全中國的整個運動即稱為“太平”運動。“太平天國”一天一天巩固起來。楊秀清被封為左輔正軍師。廣東紳士韋昌輝為副軍師^②。以後做了太平軍將領之一和太平天國翼王的商人石達開，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十二節 太平軍長征

到一八五一年年底，太平軍已經有了五萬多的戰士。楊秀清擬定了大規模進軍的計劃，並率領自己的軍隊北上。一八五二年春天，太平軍在中途打垮了敵人的兵力，因而進入了湖南省。農民和市民都歡欣鼓舞地迎接革命軍。在許多地區，農民在太平軍還未到达之前，就進行了反封建主和反滿人的鬥爭。現在他們成群結隊地來參加太平軍了；許多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也都和他們一同涌入了各支軍隊。一八五二年十二月，革命軍占領了岳州，立即开

① 今蒙山縣。——譯者

② 按韋是廣西人。——譯者

赴長江。十二月二十三日太平軍攻克了大工商業中心的漢陽，并在作了縝密的布署以后，开始圍攻附近的武昌。这是華中最大的一个城市，湖北的省城。武昌的城牆周圍有十二公里。滿人从遙远的各省調集了大軍，來援助武昌的駐防軍。但是他們終究沒有能保衛住武昌。太平軍在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勝利地開進了武昌城。太平軍到了進軍長江下游的时候，已是數目極大的一支軍隊。太平軍中除了男子，还有許多妇女。由四人和一个伍長所組成的“伍”是基層軍事單位；五“伍”为“兩”，四“兩”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師”，五“師”为“軍”。

太平軍到了長江的时候，就以商船組成了自己的戰艦。他們的軍隊中有工兵營，鐵匠營和木匠營。每一“旅”中都有鳴鑼，吹角，擂鼓等士兵，以司傳遞命令和信号。战士都以弓弩，步槍，旧式大炮裝备着。太平軍最初都是自造武器，手工業者為他們鍛造刀劍和标槍；但是在控制了各大城市的軍械庫以后，他們就开始利用敌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了。太平軍士头上都包以紅头巾，指揮官則包以黃头巾。

太平軍把封建主的財產都变成了社會的公產。許多奢侈品都就地銷毀，以便終止如他們所說的貧人和富人的區別，貴族和平民的區別。太平軍就这样焚毀了紅木家具，銷毀了珠宝。太平軍的軍事領袖們學習了古代中國偉大的軍事家們的致勝之術，因而制定了自己的軍事策略。他們的勝利不僅決定于战士們的同仇敵愾，而且決定于將領們的韜略才干。

太平軍自武昌沿長江順流而下。在一八五三年的一月和二月間，九江、安慶以及这一大河下流沿岸各城都落到他們手中。三月初，太平軍已迫近南京了。太平軍包圍了中國的這一古都，准备要轟城了。楊秀清在這座古城之下，向南京居民發布了一道檄文[⊖]，

文中声明了太平軍進軍的宗旨。他号召人民參加起義軍，推翻封建主的压迫和清朝的統治。只十二天工夫，太平軍就在南京高城之下挖好了地道，埋設了地雷。最后，开始了轟城。清駐防軍作了殊死的抵抗，但是仍然抵擋不住猛烈的攻击。三月十九日，南京城破了，太平軍即冲進城內。

南京被太平軍改为“天国”的首都。几星期以后，以南京为根据地的太平軍，又对滿洲人开始了新的進軍行动。一部分軍隊被派出繼續沿長江東下，另一部分則被派往南方，还有几軍，則向着清朝首都，出师北伐。進軍北京是太平运动的軍事史上又一幅英雄的篇頁。太平軍在五个半月中，經過了差不多二千四百公里的征途，通过了四个省份，攻克了二十六座城池。一八五三年十月底，太平軍的先鋒已出現于天津，即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城市的郊区。对清朝說來，似乎末日將至了。

第十三節 “三合會”起義

正当太平軍在長江流域和華北節節勝利的时候，东南沿海各省也爆發了由秘密会社“三合會”所領導的独立進行的运动。“三合會”組織利用着滿人因征調最后兵力与太平軍搏斗而力量削弱的机会，从地下爆發出來，傾复了福建，浙江，江苏各省許多城市的清朝政权。一八五三年五月十八日，“三合會”在大商埠廈門举行了起义。“三合會”宣言要复兴明朝。在几个月中，起义者与从鄰近各城市調來的政府軍進行了战斗，但是廈門的“三合會”軍力抵擋不住清軍。起义被残酷鎮压下去了。只是在一天当中，就有二千人慘遭了屠殺。瘋狂的滿洲封建主們甚至把老人和兒童也加以

殺戮了。一個中國歷史家寫道：“他們不願沾污刀劍，把人們一捆捆地捆在一起，拋在海中。”然而滿洲封建主的狠毒并不能阻止人民的鬥爭。“三合會”所領導的起義立刻又在台灣島上爆發了。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三合會”的一個支派，“匕首黨”，在上海也舉行了起義。這裡是曾取得了勝利的。一年半之間，上海的非租界區[○]都歸在起義軍的政權之下。只有在外國殖民者——美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干涉下，起義軍才被迫退出了上海。

第十四節 清帝國的危機

到一八五三年年底，太平軍的軍事勝利和沿海各省的起義，使清朝在中國絕大部分領土上失掉了政權。即在北京，每天也都有起義的可能。許多清朝貴族都預先逃出了首都。一八五一年才登極的幼帝咸豐，酗酒荒淫，在宮廷中繞室彷徨，無所適從。國庫已經空虛，稅收不來，士兵和官吏的薪俸都無法支付了。而對太平軍作戰又需要巨額的經費。當皇帝要檢閱北京的軍隊時，才發現騎兵沒有馬匹，步兵沒有武器。沙子充作火藥，鎔鐵條充作軍刀。一切都是被侵吞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向當時還存留於清政權下的居民進一步地增收捐稅。一個法國傳教士曾提到：“必須承認，咸豐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大約是完全發瘋了。在他們應當竭能盡智安撫人民的時候，他們却以重重捐稅來扼殺人民。為了裝備幾個政府兵士，几百家人家都傾家蕩產，被人剝奪了自己的牛和其他財產。祖國當然的保衛者，却正是在居民自己家中進行搶奪的強盜。到處怨聲載道，到處都切望反賊來臨。反賊在在和政府軍相反，其行為是可作表

○ 按租界已出現。——譯者

率的：他們并不奸淫擄掠。”在和太平軍战斗的地区中，地方文武官憲都只是关心自己的性命。許多官員，在太平軍还未到达以前，就都已卷上公款，逃之夭夭，而把城池委弃不管了。反动势力的軍隊都沒有統一的指揮。各人成敗都由自己負責。这一切都是有利于太平軍的勝利的。

第十五節 太平天国的革命改造

太平軍在其所占領的地区內所建立的秩序，和清帝國的秩序是顯然相反的。太平天国在一八五三年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建立了土地平分制度。所有地主的和寺庙的地產全被沒收了。土地都重新分給了農民。法令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農民都聯合在由二十五家組成的村社中。每一个村社都必須共同耕作。手工業者都附着于村社中。妇女必須紡織，縫紉，栽桑。太平天企圖消滅貨幣和商業，企圖不單是實現土地的平均分配，而且要實現人人的消費平等，實現一个消費共產主義的農民烏托邦。一切剩余農產品都必須交付國庫。在城市中計口授糧。太平天国所有公民都必須工作，劳动义务由法律規定。

太平天国消滅了清帝國的政权机关。他們从肉体上根絕了封建主，統治者和大臣，消滅了旧軍隊，消滅了社会上的階級区分，廢除了奴隸制。太平天国是建筑在軍事体制上面的。左輔楊秀清同时兼任軍师，封東王，統帥諸軍。國家的行政機構完全符合于軍隊編制。每一家出一兵，五家就出一伍。太平村社（二十五家）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同时也就組成一兩（軍事單位名）。“天朝田畝制度”上說：“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尙。”村社中的長老，同时也就是兩司馬。他們也就是自己村社的牧師。

太平軍還在廣西省為一個小小的社團時，就發誓不許吸鴉片，不許賭博。他們用法律手段，禁止其國境以內的人吸食鴉片。太平天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推行牛痘接種。中國人在以前是薙髮留辮的，這是奴役他們的滿人迫使他們這樣做的。太平天國解了辮子，留了長髮。在取得政權以後，他們更把這一措施推廣到了所有的居民。許多地主紳士不信新政權會穩固長久，因而留了頭髮，却不取消辮子，只把辮子盤成一簇，藏在散髮下面。

太平天國作了許多解放婦女的事業。他們取締奴婢，禁止納妾，嚴峻地懲辦娼寮，不許備辦嫁娶，堅決懲處給女孩纏腳的野蠻風俗。太平軍戰士是狂熱的信徒和禁欲者，還在廣西省時，就已宣誓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天國”以前，不與婦女來往，太平軍在南京實踐自己的誓言，建立了一所特別的女館。那裡安置了被解放的奴婢，富家妾媵，曾作過娼妓的人。那裡也安置了女軍士。所有的婦女都有工作和口糧。她們和男子同樣，都被組織成匠營。男子是不許踏進這個女館一步的。

太平天國還銷毀了佛經道書。他們為兒童出版了新式教科書。兒童都必須上學。太平天國依照歐洲形式頒行了新曆書，制定了革命的節日。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力圖在太平軍所控制的長江各城市中進行貿易，曾向這個新國家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外國殖民主義者所以這樣作，也是為了脅迫清朝政府，清朝政府是害怕他們與太平天國有接近可能的。這樣一來，外國強盜就從滿人那裡獲得了新的讓步，而一致在太平天國進行起深入的偵察來。美國代表文翰是第一個訪問南京的。一八五三年四月，文翰和其他列強的一群代表受到太平天國領袖們的接待。外國商人也被允許通商。但由於私人貿易在太平天國是被禁止的，對外貿易就指定名為“天朝買辦”的國家代表來進行。外國人和太平天國作起買賣

來了，而在其報紙上則對這個新國家嘲弄備至。出頭較晚的一位太平天國領袖李秀成，曾提到說：“我們的首都在外國報章上被稱為‘苦力王城’。這個原用以取笑的稱呼，我們却認為是一種再崇高不過的贊揚。”

第十六節 太平革命的性質

太平革命是人民起義，是反抗封建壓迫、反抗異族清朝政權的農民戰爭。還在一八五〇年事變剛一开始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這樣寫道：“……值得我們高興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底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底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底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裡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這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 農民階級和城市貧民是太平軍革命的動力。在开头有許多不滿意清朝壓迫的商人甚至紳士來投效他們。太平天國的革命措施反映了農民階級對於“平等”的自發要求。列寧曾寫道：“小生產者的平均思想是反動的，因為這是一種向後而非向前尋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方法的企圖……”[⊖] 但同時列寧又強調指出：“平均思想極其有力地表示出對農奴制度一切殘余的鬥爭來……在農民對實行農奴制的地主階級作鬥爭時，平均思想乃是爭取土地鬥爭的最有力的思想動機，而在小生產者間建立平均制度，乃可以徹底肅清農奴制度的各種殘余。因此，平均思想對農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一〇——二一頁。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二卷，第三一六頁。

民运动說來，不僅就其刺激政治斗争而言是最革命的思想，而且就其刺激人們在經濟上肅清農業中的農奴制殘余而言，也是最革命的思想。”^①太平天国的農民共產主義对封建性的不平等是一个極嚴重的打击。建立全体平等的企圖是空想的，然而却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因为它震撼了封建制，并因此为新社会秩序准备了基礎。但是在太平革命的时候，中國還沒有資本主义發展所必需的条件；封建社会內部还未形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缺乏先進階級革命領導的農民，只能給予封建秩序以嚴重的打击，只能从肉体上消滅許多封建主，但并沒有廢除，也不可能廢除封建主义的生產方式。太平軍的悲剧在于：在当时的中國，在封建統治的条件下，在資本主义不發达的条件下，農民階級不可能有已經意識到本身歷史目的的革命工人階級的領導。这就終于決定了太平天国的失敗。斯大林同志強調說：“農民起义，只有在它們与工人相結合，只有在工人領導農民起义的时候，才能獲致勝利”^②。

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說，曾于一九三九年寫道：中國“当时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关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党，因而这种農民起义和農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党的正确領導，这样，就使当时的農民革命总是陷于失敗……”^③

第十七節 長江沿岸的內爭

太平軍的北伐是失敗了。太平軍既未能攻克天津，也未能攻克北京。滿人从蒙古草原上召來了蒙古王公們帶着騎兵部隊前來

①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二卷，第三一六——三一七頁。

②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第一一二——一三頁。

③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二卷，第五九五頁。

應援。他們擊退了太平軍向首都的進攻。太平軍退却了。太平天國派來應援的第二批軍隊在路上有了耽誤，滿人因此保全了它在中國北部的政權。

太平天國在華中，在長江流域却鞏固起來了。在許多年間，大江南北的許多省份都歸屬於他們的權力之下。許多大城市，廣大的富庶的農業區都控制在他們手中。太平天國的人口有幾千萬，領土有幾十萬平方公里。但是戰爭並未中止。許多州縣和城市不只一次地旋得旋失。腐朽的清帝國及其“八旗”軍再無力鎮壓太平軍。於是漢族地主自己拿起了武器。在太平軍起義最為蓬勃的地區，地方反革命的自願部隊（指團練——譯者）開始組織起來了。殘存着的漢族地主和紳士、大商人和高利貸者是這些部隊的組織者。這種部隊的兵士群眾都是雇傭的流氓、土匪和其他流浪分子所組成。信仰族長、紳士、富人權威的那些最落后的和糊塗的農民也都被吸收進了這種軍隊。漢族中一系列反革命大活動家也都挺身而出，作了團練的組織者。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其中最出名的。

第一批反革命團練軍是在湖南省組成的。一八五四年，他們開始對太平軍正式作戰，使太平軍遭到了一些失敗，並占領了武昌。太平天國領土在滿漢反革命勢力聯合的打击下開始縮小了。當此之時，太平天國本身也開始了分裂。最初有許多商人乃至紳士，都支持農民和城市貧民，對可恨的滿人進行鬥爭。但是當太平天國廢除了地主私有制，侵犯了商業的時候，以前曾是農民的不可靠同盟者的剝削階級代理人，現在就公然進攻起農民來了。他們開始對太平軍領袖楊秀清陰謀發動了。這一陰謀的組織者乃是太平軍右軍主將韋昌輝^①。一八五六年六月，太平軍農民領袖楊秀

① 按韋昌輝原是富商。——譯者

清被殺了。南京燃起了內訌。和楊秀清同时被殺的楊的党羽达二万人。石达开和太平天国分了手，并开始進行独立的游击战争。叛徒韋昌輝不久也被殺了。太平天国遭到了內部的危机。

第十八節 被压迫各族人民的运动

太平軍的起义引起了中國邊疆被压迫各民族的独立自主运动。一八五六年，云南的回民起义了。武装的起义者曾在許多城市中击潰了政府的駐防軍。人民群众的落后性，使得僧侶夺取了这一运动的領導权，并給它以宗教色彩。云南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苏里曼为首的伊斯蘭教國（杜文秀所建立的平南國——譯者），苏里曼宣布自己为“苏丹”。他的首府是大理。苏里曼宣告自己脱离中國独立。英國政府利用了这一次起义。英國政府为了推行它对中國的侵略目的，承認了苏里曼，供給他軍火并与他建立了通商关系。英人的帮助使云南的苏丹地位得以巩固；清朝在長期間丧失了对云南省的統治权力。

在那些年代里，蒙古人中間也發生了解放运动。这次运动發生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阿拉特之間，号称多古伊蘭（字义是圈子）运动。人們所以用这个名字称呼这个运动，乃是因为阿拉特集会时都是圍地而坐，以便座次不分前后，不分上下。这是專为反抗掠夺蒙古居民的蒙古王公和清政权而召开的人民會議。會議沒有固定的領袖，每届多古伊蘭都选举一个新長老。第一届多古伊蘭召集于一八五三年。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在蒙古阿拉特解放运动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固定組織。

一八五七年，在喀什噶爾也爆發了起义。一年以后——一八五八年八月——清朝把它残酷地鎮压下去了。但不几年以后，斗争又以再接再厉的力量燃燒起來了。

第十九節 新戰爭前夜的中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

太平起義的巨大規模，清朝帝國的土崩瓦解，而更主要的是破坏了中國財政和貨幣流通的鴉片的不斷輸入，給英國的對華貿易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英國人原想：給外國貿易开辟沿海商埠，原是使其商品侵入全中國的一個出發點。但是太平天國的建立，切斷了沿海各省和中國其他各省的联系。旧商路破坏了。封建主、官僚和富人都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財產，并不想購買舶來品了。然而英國人却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中國的內戰，以求達到其利益。他們和太平天國進行了貿易，和蘇里曼建立了联系，使他們在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的統治巩固起來。他們在这个城市中异常蛮橫地为所欲为。

一八五三年年底，一位俄國作家岡察洛夫到了上海。他在其所著“惑星號戰艦”一書中曾提到說：“英國人對待中國人，以及對待別國人，特別是受他們支配的人民，还不是慘酷，而是頗指氣使，態度傲慢或存心藐視，令人看見难受。他們不承認這些民族是人類，而只是某种劳动的牲畜。”英國人利用上海的無政府狀況，不納关税，進行貿易，而牟取了巨額利潤。以后，外國領事就向清朝政府呈請自願“效勞”——替無力对付外國商人的地方官收稅了。这样，欧洲人就把中國关税的管理权掌握到自己手里。这在以后就成了他們手中對中國進行經濟奴役的一種手段。隨着英國資本主義的增長，它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也擴大了。可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原應上升的英國對華貿易，却發展得很薄弱，其原故就在于中國發生了起义和內戰，而且英國人也不够了解中國的市場情況。因为不了解地方性的条件，英國商人往往批發到中國一些沒有銷路的商品。就如某个商行曾發到了大批刀叉，但是中國人吃

飯却都是用骨制的或木制的筷子，因此連一把叉子都沒有賣出去。

英國人估計到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所引起的中國的普遍衰弱，乃决定發动一次新的对華掠夺战争。它这一次給自己所提出的任务不僅是要为其商品打开一切沿海地区，而且还要打开中國內部偏僻省分，要把整个中國变为英國資本主义的附屬物。

第二十節 一八五六——一八五八年的戰爭

戰爭的借口很容易就找到了。在廣州的一个英國官吏^①挑起了一場冲突。廣州官府逮捕海盗和走私犯——即隱藏在“亞羅”号船（一只“快艇”）上的中國人，成了这个事件的口实。这件事發生于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亞羅”号是一只中國船，正如馬克思引証德爾比勳爵在上議院中的演說所述，“中國人所建造的，是中國人依法沒收的，是賣給中國人的，是中國人所買的，船上水手是中國人，船是中國人所有的”。“这只中國船到底怎样会变了英國商船呢？——馬克思問道——这是因为他們在香港購買了英國通航証或航行执照。”^②然而航行执照早已过期，因此，这船已不再受英國航行証的保护了。兩廣總督叶名琛拒絕釋放被逮捕的走私犯，不向英國道歉。这就很足以成为“懲罰”中國“侮辱”的理由了。英國兵船开到廣州，并破坏了廣州的炮台。十月二十八日，海軍上將西摩尔野蛮地炮击了該城的和平居民。英國人依仗其停有战艦的香港海軍基地，挑起了强盜性的戰爭。英國國会在經過了一連四天的瘋狂辯論之后，斥責了帕麥斯頓內閣的政策。國会被解散了。新國会批准了廣州英國代表^③的挑撥性行动。一八五七年春天，

① 英國領事巴夏礼。——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四〇頁。

③ 按为英國公使鮑令。——譯者

从英國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海軍艦隊和載有几万陸戰隊的运输艦。但是这时候在印度爆發了民族起义。預定派往中國的軍隊，因此中途折向印度去了。

“那时候，那在中國鴉片戰爭時已燃燒起來的仇視英國人的怒火，原本要沈寂下去的，現在却以新的更猛烈的火焰爆發起來了。”[⊖]于是殺戮英國商人，焚毀其住宅和倉庫的举动重新出現了。中國老百姓都撤离了香港，服务于英人的僕役也都辭了工。香港歐人住宅区的面包师把砒霜放進了面包，中國的苦力移民們在載運他們前往殖民地种植場去的輪船上組織了暴動。扣留英國商船，毒打英國船長的事件时有所聞。廣州四周都組織了反抗英人的游击队。香港的“三合會”举行了反英起义。

歐洲人对于这种“野蠻”的反英斗争形式，伪善地表示了憤慨。馬克思和恩格斯却大声疾呼地拥护中國人民。恩格斯說：“……簡而言之，我們最好是不要像英國騎士報紙那样去斥責華人可怕的殘暴行动，而來承認这是爭取自己生存的戰爭，这是謀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虽然这个戰爭中具有中華民族底一切自傲成見，荒唐举动，冬烘無知和迂闊野蠻，可是这个戰爭，終究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对于奋起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根据公認的平常規則的觀點或者根据某种抽象的标准加以評價，而只应根据这个奋起的人民所已达到的那种文明程度的觀點來加以評價。”[⊖]

一八五七年，法國決定參加英國的對華掠奪戰爭，以便共同掠取勝利的果实。在此事一年以前某一法國傳教士[⊖]被殺的教案，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一四〇頁。

[⊖] 同上書，第一六六頁。

[⊖] 按即馬神甫。——譯者

成了法國參戰的借口。被殺傳教士的名字早被忘了，但是現在法國政府却忽然想起了他，把他認為一個英雄和殉難者，並決定為他“復仇”了。法國艦隊和英國艦隊聯合起來。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聯軍又來轟擊廣州城；二十九日英法陸戰隊就把該城占領了。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英國人俘虜，送到了加爾各答，不久就死在那裡。

廣州起了火，古城的街區變成了一片瓦礫。聯軍在城中做了主人，任意屠殺、强奸、搶掠和平居民。英法的全權代表——額爾金和葛羅對中國提出了奴役性的和約，但是皇帝却拒絕討論這個照會。

一八五八年春，英法海盜對屏障北京的海上炮台進行了襲擊。五月二十日大沽被攻陷了；聯軍艦隊準備要進攻屏藩首都的最後據點天津了。落后的“八旗”軍已無力抵抗武裝優越得不可比擬的聯軍艦隊和陸軍。清帝因此同意了和議。

第二十一節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簽訂於一八五八年六月。這個奴役性的和不平等的條約，把中國在變為附屬國的這條道路上，更往前推進了一步。極繁瑣的英國條約共包括五十六款。條約上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使節常駐首都。中國允許對外國貿易開放一系列的新商埠，以便給殖民強盜們在廣大國土的一切角落，在華北，在台灣和海南各島上，以及華中部分即長江流域，都建立一些據點。外商獲得了自由航行長江和在全國各處自由游歷的特權。基督教傳教士從此以後得以毫無阻碍地從事於自己的活動。中國人正式被禁止稱外人為“夷”。此外，天津條約還規定中國對聯軍償付巨額賠款，聯軍才從所占領的城市撤退。戰爭終止了，但是却規定了一年以後才在北

京交換兩國所批准的條約。

美國尽管沒有正式參戰，但美國軍艦仍然不妨在戰爭剛一開始時就轟擊廣州城下的中國船。一八五八年，美國強迫中國接受了一個和英法條約類似的新的不平等的、奴役性的條約。

第二十二節 中俄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

雖然按照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俄羅斯被迫把黑龍江流域割讓給了中國，然而事實上在整個十八和十九世紀前半期，中國人並沒有占有這個地區；在俄羅斯人离去之後，這個地區的唯一居民只有庫爾喀、鄂倫春、瓦爾喀等地方部落。在長時期以內，沙皇政府並未向北京提出交割黑龍江區域的問題。促成沙皇政府這一政策的是從十八世紀之末起，由於法國人在拉彼魯茲的探險隊和其他許多國的探險隊（俄國人和外國人）探查的結果，人們發生了航路不通黑龍江口的一種錯誤意見。一般認為要利用這條大河以通航太平洋，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在一八四九——一八五〇年間，不顧尼古拉一世的禁令而探查了黑龍江口的俄國船長業維爾斯基的探險隊，終於確定了它是可以通航的。俄羅斯國旗懸在了黑龍江口上。經營黑龍江流域的進一步驟，乃是和東方戰爭（一八五三——一八五六）[⊖]以及英、法、美等國之險將掠奪這一地區有關的，因為後三國在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太平洋北部勢力愈益膨脹了。一八五四年，沙皇政府允許了東西伯利亞總督穆啦維葉夫組織黑龍江探險隊以加強海岸地帶，特別是加強“堪察加之上的彼得帕夫羅夫斯克”的防衛，後者曾在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五年遭受過英法艦隊襲擊。在東方戰爭中遭到了挫敗的

⊖ 克里米亞戰爭。——譯者

沙皇政府，很想恢复自己的威信，因而俯順了穆啦維叶夫提議和中國開始談判，將黑龍江流域归还俄罗斯的懸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穆啦維叶夫和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在璦琿城中簽訂了一个條約，而將从發源地到河口的黑龍江左岸地方全部划归了俄罗斯。就在这一年，帶着外交使節來到中國的海軍少將濮查鼎參加了額爾金与葛罗的天津談判，照会北京政府，願作調人。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濮查鼎和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根据天津條約，俄國獲得了對中國進行海上貿易的特权。沙俄在过去將近二百年間，在平等基礎上和中國維持了外交和通商关系，現在却和那些以不平等條約束縛中國的資本主义列强串通在一起了。

第二十三節 太平天国的封建蛻變和外國的干涉

在天津所簽訂的中英條約中，曾有几点載明，俟太平天国被扑滅以后，才能保証給予英國以殖民地权益。條約第九款就曾賦予英國人以在中國整個領土上游歷經商的权利。第十款允許英國人在長江沿岸的城市中進行貿易，但預先說明只有在上述各城回到清政权下时，該款才能生效。这样，清封建主和英國殖民主义者在反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利益就趋于一致了。剛剛从远东回來的俄罗斯外交家濮查鼎，从巴黎報告說：“中英條約所載長江沿岸俟內戰蕩平以后將开放帝國內部沿江航路的条文，明顯地指示出：英國內閣意圖參加鎮压暴动，因为这个暴动局面，乃是現在妨碍英國在中國人口稠密工業發达地区擴大商業的唯一障碍。”

最初，英國人帮助清廷的方法是以英國船舶供沿江运兵和运

[⊖] 黑龍江將軍奕山。——譯者

輸軍火之用。不久之后他們就直接參加了軍事行動。太平天國的情況日趨惡化了。太平天國的內部危機又促進了這種惡化情勢。楊秀清被殺和石達開遠征不返之後，掌握領導權的已是一些新人物——洪家弟兄。他們並不是革命人物。其中接受了干王的榮銜並作了首輔的一人，在以往許多年中曾為英國的教會服務，而他自己也在香港、廣州和上海作過傳教士[⊖]。干王的政策是與楊秀清的革命路線大相逕庭的。他曾奉承外國人，請求過他們的武裝援助，希望借他們的帮助架設鐵路和電線。在中國和英法所進行的第一次戰爭期間，他並不會號召太平天國起來保衛祖國。干王放棄了太平軍在內政範圍內的一切革命措施。決定太平天國政策的愈來愈是商人和封建分子，這些人一部分是殘留於太平天國境內的，一部分是由太平天國首腦、軍官和官吏本身中分化出來的。太平天國逐漸蛻化了。反人民的文武官員的作用加強了。新的封建階層——諸王產生了。他們的數目增加到好幾千。諸王致富了；有地位的諸王甚至蓄起妾媵來了。在軍中出現了叛變、搶掠，革命的紀律扫地了。馬克思看出了這個情景，曾對於這一時期的太平天國加以尖銳的批評。

太平軍中為人民事業奮鬥的真正戰士們，看到自己國家的墮落和軍隊的腐化，無不痛心疾首。出身於廣西貧農的李秀成，在這一時期是太平天國的一位最優秀的領袖。他以一個小兵身分，隨着太平軍走過了從廣西到南京的全部征程，並逐步升到了指揮軍團的地位。李秀成得到了忠王封號。他和太平軍的腐化作了鬥爭，要求懲處貪污行賄賣官鬻爵的官員，他希望恢復“太平天國”原先的威勢，但是沒有人聽他。他一度被撤職革爵之後，曾離開太平天

[⊖] 洪仁玕。——譯者

國[⊖]，獨立進行戰爭。

然而太平天國的領土日益縮小了。清朝和地方漢族反革命軍，在外人——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援助之下，一步一步地從太平天國奪取了各個城市和州縣。到一八五九年底，保留在太平天國政權下的，只有南京和安慶間沿江一段狹窄地帶了。南京被包圍了。“天京”的周圍集中了近十萬的敵軍，還不算從江面上封鎖京城的水師。被圍攻的南京喪失了最後的兵力。但是李秀成來援太平天國了。他把敵人從南京擊退並窮追敵人，一直驅逐到海岸邊。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他攻克了蘇州，並開始進軍上海。李秀成勝利的輝煌一頁開始了，他暫時恢復了太平天國的軍事榮譽。

第二十四節 一八六〇年的戰爭

一八五九年六月，應當交換雙方批准的天津條約了。俄美兩國公使來到北京，交換了批准書。可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並不以天津條約為滿足。他們希望從中國奪得一些新的讓步。為了保證換約，英法公使布魯士和布爾布朗率領着龐大的艦隊向北京進發。這是一種露骨的挑畔行為和訛詐手段。他們企圖嚇住皇帝，強迫他作出新的讓步。

當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聯軍艦隊蠻橫地開進中國領海時，大沽炮台開始迎擊了英法兵船。英法的幾只戰船被擊毀了，近百個英法兵被打死和打傷了。雖然美國並未正式參戰，但是美國軍官和船員却幫助英人，轟擊大沽了。資本主義國家，又在報紙上對中國人進行了口誅筆伐。侵略集團中的人都怒氣沖天地叫囂對

⊖ 應作離開天京。——譯者

这种“耻辱”進行报复。例如，“每日電訊”便要求“攻打中國沿海各地，占領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我們應當用鞭子笞打每一个佩帶团龍的官員，他們都是想侮辱我們國民的人。應當把他們个个都像海盜和殺人犯一样，在英國兵船的桅上吊死。必須施用恐怖手段，寬容得已經過分了。應該教訓中國人重視英國人。英國人高出于華人之上。英國人應成为華人的主人”。

这次新的軍事远征隊要比前兩次强大得多。英印兵团、工兵、騎兵、炮兵、馬德拉斯的工兵、爆炸手等等，都用最新式的技術裝備起來了。一艘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和十三艘用最新式的大炮裝备着的炮艦一齐派出來了。指揮海軍的是海軍上將賀布，指揮陸軍的是賀布·格蘭特。法國也裝备了类似的一支远征隊。指揮者是孟特班將軍。外交家額爾金和葛罗也跟随远征隊前來。在蛮橫無比的最后通牒被皇帝拒絕之后，英法軍就开始了軍事行动。一八六〇年六月九——十一日，联軍几乎未經战斗就占領了大連和芝罘。和前几次战争不同，这一次的軍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華北展开的，芝罘和大連成了联軍進一步軍事行动的基地。

清“八旗軍”在这次战争中作战仍如前兩次那样失利。他們依然以陈旧的弓箭，戈矛和火銃武装起來的。八月二十一日，联軍占領了大沽炮台，八月二十五日未經戰爭天津就被放弃了。几万和平居民都淪为瘋狂搶掠和奸淫下的牺牲。許多妇女自殺了，以免受到侮辱，以免成为猖狂侵略者的牺牲品。男人把他的妻子和子女殺死，以免落入敌人魔掌。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巴枯寧在从伊爾庫茨克致赫尔岑的信中寫道：“您从报上是不会知道英國軍隊，特別是法國軍隊的空前野蛮罪行的。”

联軍逼近了北京，然而在通往京城去的路途中，英國法國人却遭到了日益增長的反抗。清廷动员了最后的軍力。蒙古騎兵也被

召來保衛北京。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北京几公里以外的八里橋。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一個老蒙古親王指揮下的六萬名滿蒙軍迎擊了孟特班指揮下的聯軍陸戰隊。但是裝備惡劣的滿蒙騎兵，在歐洲速射炮的可怕的炮火面前，支持不住了。八里橋為幾千具尸体所堵塞了。繪有虎頭龍頭的盾牌掩蓋了古都最後保衛者的殘缺尸体；古老武器的冒着烟的火綫發生了火灾。封建的中國，在八里橋一役中被最新式的資本主義技術殘酷地粉碎了。拿破侖第三以八里橋伯爵的榮銜褒獎了孟特班。

第二十五節 英法人的野蠻行動

在八里橋潰敗以後的第二天，咸豐皇帝帶了後宮貴嬪，放棄了北京，移都熱河。他決定要抵抗了。他這種行動是受了协办大學士、歐洲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肅順的影響。只有皇帝的親兄弟恭親王[⊖]留在北京。聯軍於十月六日占領了北京附近的皇帝的夏宮圓明園。這是世界上一個稀有的藝術品和建築物的總匯。中國一切藩屬國的貢品和友邦的餽贈，都聚集于此。中國手工業的精制品也都匯萃于此。許多世紀中，金器、銀皿、珠宝、鑽石、瓷器、絲綢和錦繡，都聚斂在這裡。第一次走進此宮的人們，都以為是進入了一個展覽奇異珍寶的博物館。一個目擊者寫道：“最初來的人們還在謹慎地賞玩它們，它們似乎只可以遠觀而不可妄取。伸出手來的第一個人破壞了那種魔力”。野蠻的掠奪開始了。在掠奪時，軍官對兵卒，將軍對軍官，都不甘落後。所有的宮殿都破壞精光。英國人和法國人從宮殿走出來，都被滿身的珍寶所累，除此而外，各人又都雇了幾個苦力，把他們的辮子綑在一起，把沉重的獵獲物擋

[⊖] 奕訢。——譯者

在他們身上。为了掩飾駭人听聞的野蛮行动的痕迹，額尔金勦爵（他的父親曾在一八一〇年把雅典的衛城搶掠一空）又下令焚毀了圓明園。“中國的國寶”被歐洲“文明人”的血手所毀滅了。

第二十六節 北京條約

英法軍隊停在城牆下还設有兵營的北京郊外。額尔金和葛罗照会开城投降。恭親王可耻地投降了。他于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开了北京的城門，并把联軍放進了首都。恭親王沒有奏准皇帝，就和英國代表額尔金簽訂了一个奴役性的和約，而在十月二十五日又和法國代表葛罗簽訂了同样条約。根据新条約，联軍打开了天津以便自由貿易，獲得了巨額賠款。位于香港对岸的九龍半島南端，割讓給了英國。在赔款沒有全部付清以前，联軍留駐天津，大沽，芝罘和其他被侵占各个据点。条約中約定：北京政府允許从中國运出華工。在这些条約簽訂以前，就已有大批華工被运出口了。他們主要是被运到加利福尼亞金礦做苦工，到印度洋上的島嶼甚至到澳洲去种植甘蔗。实际上这就是恢复了奴隸買賣。華工在被洋船运送的时候，都被关在拥挤不堪，極尽污穢的船艙中；他們數以千計地在途中死亡，而活下來的人到了工地以后，則又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在一八六〇年和英法簽訂了这个条約之后，根据奴役契約（所謂華工契約），运输華工出境的事情便更加頻繁了。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代表伊格那提叶夫和恭王又在北京簽訂了一个新約，根据这个条約，俄罗斯又巩固了它对前此久已被俄罗斯人所發現的烏苏里江流域的特权。这件事是極关重要的，因为当时法國人和英國人大有掠夺这一地区之势。俄罗斯也獲得了在中國西部通商的权利。外國公使自此就在北京永远定居下來了。

第二十七節 一八六一年的國家政變

咸丰皇帝仍然停留在熱河。他生了病並行將斃命了。當他死的時候，曾留下遺詔把皇位傳給他的四歲幼子。他指定了與歐洲人勢不兩立的协办大學士肅順和幾個滿洲王公在嗣君成年之前作為攝政。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不安起來了。他們希望和他們訂過北京條約的恭順的恭王來管理國家。公使們趕緊對恭王表示了信任。好大喜功而又得到歐洲人支援的恭王，於是決定要舉行國家政變。嗣君的生母，咸豐的貴妃，名叫慈禧的，支持了恭王。他脅迫意志薄弱的正宮皇后慈安，也來支持恭王。慈禧有權略，且在“八旗”軍的將帥中具有很大威勢。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豐去世了。政權轉入了嗣君和以肅順為首的攝政手中。皇帝的尸体由熱河運回北京。其“梓宮”是由滿洲的“八旗”軍護送。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四日，恭王和慈禧依靠着開到首都的軍隊，舉行了政變。他們逮捕了以肅順為首的全体攝政成員。恭王，慈禧和慈安組成了一个新的攝政集團。恭王自任為首席軍機大臣和刑部尚書。他親自審訊了肅順和諸攝政親王[⊖]，給他們定的罪名是：他們對英法人“不能盡心和議，以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淀園被擾”。攝政們被判處了死刑。對監禁中的各親王送來白綢，賜其自盡[⊖]。协办大學士肅順，則在一廣場上當眾處了死刑（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九日）。

外國人因為這些事變大喜欲狂，而中國人民則得到一伙新的統治者：在英法人面前搖尾乞憐的人民叛徒。不久，恭王就和普魯士、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簽訂了一系列新的不

[⊖] 共八人。——譯者

[⊖] 按賜自盡的二人，充軍一人，革爵的四人。——譯者

平等條約。由於歐洲人的催迫，設立了以恭王本人為首的一個不倫不類的外交部（“總理衙門”）。中國徹底向資本主義世界實行“開放”了，並被安置在依附於英法和美國的地位。於是只剩下鎮壓太平天國，以便收穫“開放”中國的全部果實了。英法立即把它們的軍隊開去對太平天國作戰了。至於俄羅斯，則拒絕參加這次干涉。因為十分害怕清廷完全落到西方列強的勢力之下，所以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很反對英法和美國武裝干涉中國的內戰。

第二十八節 李秀成的勝利

當英法人開赴天津之際，李秀成就對上海舉行了進攻，以便驅逐滿人和歐洲人。有人問他說：昨天太平天國人還和歐洲人和平共處，為什麼他要痛恨他們？“因為外國人破壞了和平，……他們帶著本國政府的軍隊侵入我們的領土了……除了我們，還有哪些別的民族在遭受了這類暴行之後，在許多年中不採取任何對策，像我們這樣呢？外國人却以野蠻無情，焚燒城市，殺戮人民，責怪我們”。李秀成，當時少數中國愛國者之一，十分了解歐洲人對中國殖民政策的侵略本質，並明確意識到“外國人是在玩弄把戲，而其所希圖的只是在中國求得利益”。

李秀成，廣西的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原是太平軍的一個士兵，在那幾年中卻成了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干涉者的解放戰爭的一位領袖。他曾進攻上海，然而三次都為英法大炮所擊敗了。他攻克了杭州，商埠寧波，浙江和江蘇兩省的許多城市。李秀成在一八六〇——一八六二年間的勝利，是太平軍歷史上最後的光輝篇章。

在可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史的精彩文獻的一部自傳中，他用充滿了痛恨和輕蔑的語句痛斥了美國和英國的干涉者：

“……英國人和美國人和我們原來約定在我們對清朝的鬥爭

中要保持中立的。他們所以遵守这个条件，只是为了尽可能的去帮助滿人蓄積力量，准备新的战争。但是不僅如此：他們还帶着自己的軍隊侵入了我們的領土，并破坏了最神聖的战争慣例，而允許或不去阻止滿洲政府軍犯滔天暴行，……这难道不是不顧廉耻地作踐了美國民族嗎？这难道不是卑鄙無耻地把一个高尚民族的体統和尊荣用來招搖闖騙嗎？偉大的外國國家看見它們的國旗被辱，被利用來謀个人升進和進行可耻的勾当时，豈不要义形于色嗎？……”[⊖]

第二十九節 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 英法美的干涉

英法人和美國人开始和太平天国作战了。華尔，戈登和其他軍官帮助清封建主、漢族地主和高利貸者組織了一支反对太平天国的新式軍隊。他們并指揮这支軍隊而称之为“常勝軍”。他們奉恭王的命令，在英國造船厂里定造了軍艦，以供在長江与太平天国战斗之用。好些美國和欧洲的冒險家和騙子都集合到中國來，企圖牺牲中國人民，以謀發財肥己。为了对太平天国开始軍事行动，罪犯流氓和冒險家們組織了一支八千人的洋槍隊。英法正規軍和英、美、法軍艦也都参加了干涉。華尔所招募的部隊中的美國惡棍，特別以行为野蛮而臭名远揚。他們不僅屠殺被俘虜的太平軍，而且还沿途殺害一切男性居民，把妇女和兒童掠賣为奴。到处瀰漫着空前的劫掠行为和嗜殺气氛。華尔本人在一年的战争期間，就搶得了三十五万兩白銀。華尔死后，美國国务卿秀厄德曾評論这一土匪的活動說：“他是合众國的一位卓越的公民”。外國的軍

[⊖] 按此段不見于“李秀成自述”。——譯者

火商們都為自己的商品找到了好銷路，他們用洋槍和大炮供給清軍。現在太平天國所遭遇的已經不再是弓箭劍戟：干涉者和中國新軍都用最新式的來復槍，用攻城炮和臼炮武裝起來了。指揮軍隊的不是清朝的將軍，而是美歐軍官了。新的中國指揮官都是外國人的學生。對沿海各省太平軍的進攻的總指揮權，則歸于李鴻章。太平軍自此遭到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喪失了一個一個的城市。干涉者的軍隊到處留下了血迹。許多城市被破壞了，成千上萬的農村從地面上給消滅了。田地荒蕪，灌木叢生，運河淤塞，堤壩破壞，商業、手工業、工業蕭條不振，運輸完全停頓。

李秀成撤退了。在太平軍所占領的最後的城市周圍，敵軍的包圍圈壓縮得日見緊密了；在被包圍的城市中，飢餓肆虐，奪去了幾萬人的生命。幸免于飢餓的人，也死在干涉者手中。領導蘇州保衛戰的是慕王[⊖]。為英人戈登的“常勝軍”所包圍的太平軍，堅決地進行了自衛，但其中又出現了漢奸。李鴻章收買了八名太平王，允許給他們以反革命軍中的高官厚祿。他們同意殺死慕王，開放蘇州城門。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城門洞開了，慕王的首級被交與李鴻章。全城都血流成河。英國軍官們應用不久以前鎮壓印度起義兵的野蠻經驗，把被俘的太平軍拴在大炮口上，加以射殺。李鴻章則大設筵席慶祝勝利。客人中還有希冀獎賞和高官的漢奸諸王。而到了夜間，他們卻被李鴻章下令殺死了。因為攻佔了蘇州，李鴻章被清朝政府封為一等伯爵，而戈登則得到賞金和黃馬褂。

一八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太平軍失掉了杭州。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的末日將至了。洪秀全自殺，干王逃跑了。李秀成又一次回到了南京，以圖在這裡與干涉者作最後一戰。南京之圍經過好

⊖ 譚紹光。——譯者

几个月。領導保衛戰的就是李秀成。然而被圍攻者的軍力已經削弱。食糧缺乏，人們吃起死人肉來了。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南京城牆被歐洲地雷炸開了。敵人沖進了城中。南京的巷戰好幾天都沒有停止下來，沒有一個人肯投降敵人。南京發生了大火；三天三夜間，故宮，房屋和居民的茅舍都被付之一炬。一連幾天的野蠻屠殺，消滅了十萬以上的太平軍——“天國”首都的最後一批公民。

太平天國顛覆了。李秀成被俘，并在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被殺害了。人們對他施以可怖刑罰：把他碎尸万段（磔刑）。潰散了的太平部隊在各鄰省進行了一年多到二年的游击戰爭。石達開在遠離太平軍主要基地的四川省死去了。直到今天農民還是以敬愛的心情提到他的名字。太平軍在華中的殘部則在一八六六年被歼滅了。

英法人和美國人由於干涉而更加巩固了他們在中國的勢力。李鴻章成了英國人最親近的朋友，幫助他們更加深入到中國。清朝不得不重用李鴻章和其他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的有勢力的漢人了。清朝對他們都委以高級的國家職位。壓迫中國人民的清朝封建主反動集團，由於列強的援助而更加巩固了。

第三十節 “捻黨”起義

華北的農民鬥爭是太平起義的一個最後的反應。農民戰爭的波濤涌流到北方時已經晚了。一八五三年太平軍逼近北京的時候，北方農民還只是剛剛才起來鬥爭。黃河氾濫使成百萬的農民無家可歸了。耕田被洪水淹沒了，農村被洗劫了。而滿人却以重稅來壓榨人民。號稱捻党的游击队產生了——他們是在夜里借着火炬的光明而出動的。他們在一八六一年迫近了芝罘，但是法國軍隊把他們擊退了。一八六二年他們與太平軍取得了聯繫。但是當

時並沒有建立起強固的聯繫來；处在清政權下的領土，把捻黨和太平軍隔開了。清廷為了與“捻黨”作鬥爭，前後任命過二十二個欽差大臣，但他們通通失敗了。政府在把他們一個個撤了職並處死之後，召來了曾國藩和李鴻章。李鴻章包圍了捻黨，並逐步把“捻黨”壓迫到了濱海地帶，終於在一八六八年鎮壓了他們的最後反抗。

第三十一節 东干族—維吾爾族的起義

在太平天國、“捻黨”和“三合會”進行英勇鬥爭的年代里，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在西部中國，在陝西和甘肅兩省，東干族和中國其他民族又起義了。他們和蘇里曼掌握政權的雲南回教徒曾有聯繫。起義者宣布了“哲哈德”——聖戰。運動採取了宗教形式，終於匯集成為反滿漢封建主的農民戰爭。從地方土著招募來的駐防軍，都轉到了起義者一邊。伊斯蘭教徒的清真寺成了起義的独特中心，阿訇是其領袖。清真寺中設立了貯存聖戰兵餉的公庫。聖戰的參加者可從公庫中獲得一切必需品：食糧、武裝。清真寺中為傷員設立了醫院。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違令和搶掠的都要處以死刑。許多狂熱的信徒都殺死了自己的妻兒，以便全心全意獻身於“聖戰”。手工業者給起義者鑄造了武器；出現了能射六七發的木炮。缺乏武器時，就以鐵錘、斧頭、甚至石头作為武器。

陝西和甘肅的鬥爭是殘酷的，浴血的。狂信的起義者常常不僅是殺死了漢族封建主和商人，而且也殺死了無辜的漢族居民。許多漢人都改奉了伊斯蘭教，以免慘遭殺戮。凡在回族組織了大多數人民的地方，都立刻得到勝利。從北京調來的討伐軍遭到了挫敗。陝甘二省几乎完全落到了起義者的政權下。隨著起義範圍的擴大，它的性質在本質上也起了變化。在六十年代末期，農民的作用增大了，他們擁戴了自己的領袖白彥虎。起義帶上了反封建的性

質，這使它鮮明地有別于在西中國同時進行的許多次反滿起義。白彥虎及其同志們，指望他們所認為東干人朋友的俄羅斯出來幫助。許多封建主在這時候退出了起義。在清軍的進攻之下，白彥虎不得不退入新疆域內，并在那里繼續鬥爭，但是後來就攜帶其殘存部隊轉移到俄國境內去了。起義從陝甘轉移到了西部中國。所有的伊斯蘭教居民——東干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都舉行了起義。一八六四年時，中國西部的城市都為起義者所攻占。但是並沒有建立了中央政權。只形成了以汗王和阿訇為首的幾個獨立政權。當時清朝却也並沒有把它在西中國的統治力量恢復過來。

第三十二節 阿古柏和七城國

地方封建主和僧侶利用了喀什噶爾勝利的起義。一八六七年，喀什噶爾的政權被中亞細亞浩罕汗部出身的一個官僚阿古柏攫取到手中。他建立了一支龐大軍隊，并征服了喀什噶爾河一帶的其他汗部，蘇丹領土和酋長轄地。他把他的國家稱為“哲泰沙爾”——“七城國”。阿古柏把喀什噶爾城定為“七城”國首都。阿古柏依賴高級伊斯蘭教僧侶，處處遵循伊斯蘭教生活法典。他所建立起來的制度是反動的。

這樣一來，由於被壓迫群眾的落後性，他們的起義就被封建主和僧侶所利用了。阿古柏的國家開始壓迫人民了，而且壓迫的程度並不亞于清朝政府。

阿古柏在其對外政策上是指靠英國的。他在和英國發生了關係之後，就對它建議派遣公使并締結友好關係。英國人一方面，則力圖轉變喀什噶爾為進攻中亞西亞的橋頭堡。阿古柏在這一事件上，成了英人的特別中意的幫凶。英國很積極地行動起來，并在反俄舉動方面表現了巨大的主動性。英國支持阿古柏，對他派遣了

代表。一八七四年，阿古柏和英國人簽訂了一個對英人開放進入內地的門戶的通商條約。土耳其也遵照這些英國人的指示，派遣了軍事指導員並以軍火供給阿古柏。土耳其蘇丹還授予阿古柏以“異密”[⊖]的頭銜。當此之時，已經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黨”的清廷，開始來恢復它在甘肅和陝西的政權了。然而他們在當時還不可能戰勝哲泰沙爾國。喀什噶爾還有數年時間是处在阿古柏的統治之下。

第三十三節 資本主義世界和“開放”以後的中國

由於英、法和美國的帮助，清朝扑滅了人民運動，並且暫時巩固了它在中國的統治（只有雲南和喀什噶爾還暫時脫離帝國）。政權掌握在恭親王的手里。李鴻章的威權愈來愈大了。與資本主義國家所簽訂的許多新的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日益奴役起來。中國對英法美等國的依賴性更加強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差額日益成為逆差了。海關還在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即從“三合會”和“匕首黨”在廈門和上海起義的時候起，就已轉到歐人手中了。英國人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被任命來管理海關，他成了恭王的親近顧問並可以左右國政。海關稅收乃是中國國家收入的最重要項目之一，但是這宗稅收却首先通過了英國官吏之手，存入在中國開設的英國銀行。外國人將其經濟活動的範圍更進一步擴大了。他們建議在中國建造鐵路，但是清朝還未曾允許此事。

一八六三年，英國人在中國設立了一個銀行（匯豐銀行）。一八六七年，他們在中國組織了一個輪船公司。英國人給中國軍隊派來教官，幫助李鴻章修建了第一批工廠，輸入了一切設備。歐洲

[⊖] “Эмир”——酋長。——譯者

的工程师在中國建築了造船厂、兵工厂。赫德开办了外國語学校[⊖]，用以訓練中國封建主的子弟。他說动了恭王派遣清朝王公到欧洲去侦察資本主义國家。一八六六年，斌椿使節团出發了。中國造訪西欧的第一批客人差不多可以說就是这个使团。他們并不喜欢欧洲，因为所見的一切都使他們驚愕。为了保証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上能施展更大的影响，欧美政治家都坚持中國派遣外交代表出國。清朝封建主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在欧洲人面前一变而为奴顏婢膝了。他們把外人的一切意見都恭順地加以采納了。中國派往資本主义國家的第一个公使不是滿人，不是漢人，而是在美國再三要求之下派出去的美國人——美國派在中國的公使——蒲安臣。他被授以清朝的高級官銜，并受命來代表中國。滿漢人以秘書資格隨他出國。蒲安臣使節于一八六八年二月出發，他到过美國和西欧，訪問过彼得堡。蒲安臣花言巧語地号召欧美人要更廣泛地利用中國的“开放”。他說中國渴望見到外國商人和工程师，希望修建鐵路和工厂，开采礦源。他說中國人打算皈依基督教，期待着基督教傳教士，希望在每一座山上和每一个谷中都竖起基督教的十字架。蒲安臣照外國奴役者心想的中國描繪了中國。蒲安臣使团給中國帶來了又一項奴役性的條約。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九日，簽訂了一項中美條約，給与美國人以自由的，即無限制征雇華工的权利，这主要是为了修建一条太平洋鐵路。條約上載明廢除了中國对外移民的一切限制。

第三十四節 天津事變

中國人民仇視歐洲殖民者的心理并沒有平息下去。这种仇恨

⊖ 北京同文館。——譯者

心理反映在一八六八——一八七〇年反对欧洲人的新起义中。反对欧洲人更進一步深入國內的檄文，廣泛地傳播开來了。在已开放的商埠中，又發生了殺死外商和傳教士的事情。斗争在天津达到了特別尖銳的程度。当时天津是归法國人控制着的。他們的行动暴慢無礼。他們在旧院落中开设了他們的領事館，在庙宇中安排了他們的礼拜堂，而开玩笑地称它为“勝利聖母”（Notre dame de Victoir）教堂。他們的傳教士大批涌入了天津。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对法國人的仇恨在天津爆發起來了。法國領事^①被殺了，領事館，礼拜堂，傳教机关都被搗毀了。新的压迫又在威脅着中國，但是普法战争阻住了这次压迫。路易拿破侖并未來到中國，法國人只强迫中國人做了一件事：向巴黎派一个謝罪的使团。一八七〇年年底，中國的使節^②首途前往法國。但是他并未能执行其使命：巴黎已处在巴黎公社的政权之下。無人接待的这一使節，站在聖·日耳曼宮的陽台上，吃驚地望着起义的巴黎，法國無產階級已在这里惩治法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敌人了。

全世界歷史上的新时代，随同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而开始了。所謂“自由”資本主义轉变到它的最后阶段即帝國主义阶段的这一时代到來了。在这些年代里，外國帝國主义者对中國人民的剥削更加强了，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中，中國國內資本主义發展也加速了，而民族解放运动也漸漸地升到了更高的阶段并獲得了新的性質。

① 丰大業。——譯者

② 崇厚。——譯者

第十八章

蒙古

第一節 十九世紀中叶以前清朝对蒙古的經濟政策

清朝对蒙古的經濟政策可分兩個时期；十九世紀中叶是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嶺。在第一个时期，滿人把禁止漢人在蒙古殖民和斷絕当时已經暢通的俄蒙貿易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他們絕對禁止漢人攜帶家眷越过長城，并用死刑威脅那些敢于通过这个國境的漢族妇女。直到十八世紀中叶完成了全部蒙古的征服为止，滿人毫不放松地把守着長城的关口，坚决杜絕漢族商人潛入蒙古的企圖。那时候，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物物交易，偶尔得到滿人的允許，并且只許在張家口、呼和浩特和多倫諾爾，在清朝的官府直接嚴密監督之下進行。蒙俄之間的直接通商关系，则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就被嚴禁了。

以后清朝对有势力的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集团的压力讓步，才把漢人在蒙古經商的条件放松了一点。允許漢族商人進入蒙古境內，但是嚴格限制他們在当地的活動。

為了進入蒙古，就必須从清朝的官吏手里領取一种特別通行証（按即院票——譯者），而且在通行証上詳細注明該行人究竟到何处，待多久，有何目的，隨帶什么貨物，多少貨物。在蒙古停留的時間根本不允許超过一年，正如一八一五年的理藩院則例中所載，为的是使商人“不致于因为在蒙古待久了帶來某些不法的关系。不致于因此危害社会的安寧”。运入蒙古的漢人商品被課以高

額关税；除了铁锅和一些零星器具之外，贩运五金和五金制器一般都是被禁止的。据法律上說，所以采取这种措施是由于此事的危險性：“圖謀不軌的蒙古人会將五金改鑄为武器。”

清朝的官府曾嚴惩破坏这些条例的人們，把他們投入牢獄，沒收了他們的貨物，并且永远剥夺了他們去蒙古的权利。一八〇三年，嘉慶皇帝曾下令把通行証过了期的一切漢人都逐出了庫倫，科布多和其他蒙古城市。

尽管有这一切限制，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仍然滲入了蒙古，而且它在蒙古的活動獲得了愈來愈廣泛的性質。而原因則是在于，漢人的大商業高利貸商号用金錢、用賄賂、用引誘入股等等手段和清朝官僚串通起來，这些股东就担任了这些商号保护人的角色。逐漸地中國境內几乎沒有一家商号沒有一个或几个权貴为其保护人了。滿洲貴族和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勾結的过程，可以用一七九九年嘉慶下令把大学士和珅交付法庭惩办的那个事件來說明。和珅曾是許多漢人商号的股东；他家中會被抄出一百三十三普特黃金和二千三百万兩白銀，而他所投入受其保护的商号的巨大額周轉資金还不計算在內。

漢族商業高利貸者在潛入蒙古以后，就適應了游牧經濟条件。蒙古的巨大寺庙是当时唯一的停留地。一般說來，凡是寺庙所在地，也就是王公府邸，旗管理處或部盟管理處所在地。在遼闊土地上游牧的一小群一小群的阿拉特們，只有在盛大的宗教節日才能有成百成千的人們成群結隊前往寺庙。十八世紀末叶以來寺庙周圍所以出現了漢族商人的棚帳，貨棧和住所，原因就在于此。

寺庙越大，它之轉变为商業中心也就越快。漢人商店—買賣城，都是在寺庙周圍設立起來的。随着漢族商人，手工業者和劳动者也就相繼來到蒙古。棚攤，作坊，貨棧和住房環繞了寺庙。逐步

改变了喇嘛寺院的外貌。

在第一个时期把商業推移到蒙古境內以后，不僅漢族商人獲利，即那些蒙古游牧人民也都獲利不小，因為他們能够在牧場附近用自己的剩余生產品交換漢人手工業和農業生產品。漢人的商業資本輕而易舉地壟斷了蒙古的貿易，并且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蒙古的唯一買賣人。对蒙古人的牲畜和原料，对自己的商品，他們都規定了壟斷價格，从而因对蒙古人的交易而獲取了巨額利潤。最有力地促進利潤的增長的是賒貸貿易，这种貿易从一起初就已成了華商和蒙古牧民間互相联系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情况可以拿蒙古經濟的自然性和不等价交易來說明。

第二節 十九世紀下半期清朝对蒙古的經濟政策

在第一个时期，漢人商号的主要任务是在于保障漢族農業生產品以及漢人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制造品的暢銷，而从十九世紀下半期起，那些商号的活動重心就开始轉移到从蒙古取得最大量的原料和牲畜了。在先前，对蒙古牲畜和原料的需要只限于鄰近蒙古的較小的漢族地区，而現在这一要求是大規模地增長了，因为蒙古的輸出日甚一日地依靠世界資本主义市場，而不再依靠这个狹小地区了。蒙古原是清朝的一塊封建的殖民地，到了此时，它就开始轉化为世界資本主义列強的經濟上的半殖民地，而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則轉變成列強的代办和他們从蒙古榨取原料（主要是羊毛和毛皮）的工具了。

賒貸和放款成了漢族商号慣用的奴役手段。在这方面，他們是依靠着清朝为各旗阿拉特所制訂的連環保法，这种方法就牢固可靠地保障了漢族高利貸商号，而使之不担一切風險。时时需要錢用的旗長和台吉們，自然要特別殷勤地跑來为高利貸者效勞了。

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借信用貸款使旗長們附屬於自己之后，就依靠着清朝行政机关的支持，廣泛地深入地擴大起他的活动範圍來了。这种資本在蒙古建立了密布于境內，几乎能控制每一个个别阿拉特經濟的分号。

漢族商人高利貸者把商品賒貸給阿拉特，而在还債时候則从阿拉特搜括了一切可能搜括的东西——牲畜，羊毛和其他各种原料。对蒙古封建主实行信貸的結果，就使贷款人从封建主手中取得了向他們的農奴征收貸款和利息的特权。在放債期滿的时候，利息的总数就和放出的本錢算在一起，如果一年不还，就在新的更苛刻的条件下重訂借約。弄到最后各旗都陷入了無法偿还債務；漢人商号單就收取利息一項而言，每年就要得到最大部分的牛犢和羊羔，有时甚至連基本畜群的極大部分也都趕去。蒙古的基本財富——牲畜——于是迅速轉入了漢族高利貸者手中。我們可以拿“元尚德”商号为例；十九世紀末叶，它曾在蒙古拥有一年就繁殖三万多头羊和六千头駱駝的畜牧經濟。而这种商号并不是少数。到了清朝統治的末期，外蒙古百分之九十的旗，也就是差不多全部外蒙古，都受到了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的債務奴役。

清廷对蒙古的經濟政策的变化情況就是如此。他們起初是禁止漢人在蒙古境內貿易，后來却終于庇护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了。

在清朝政策的改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終結了“野蛮的和嚴密的閉关自守”（馬克思語）的世界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國。北京政府在一八六〇年被迫对俄罗斯商業資本和俄罗斯商品开放了蒙古的門戶。清朝为了要阻碍俄罗斯和蒙古的接近并企圖在新的条件下巩固自己在蒙古的地位，所以决定依靠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因为后者現在已不把它当作敌人，而是当作同盟者看待了。

第三節 蒙古境內的俄羅斯商業

俄羅斯的商業資本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在蒙古展開它的活動。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八一年的中俄條約保證了俄羅斯資本家在全部蒙古範圍以內免稅經商的特權。除此而外，沙俄政府還得到了在庫倫，科布多和烏里雅蘇台設置領事館的特權。然而俄羅斯商人的進入蒙古，却碰到了當時正是依賴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商業組織，以及依賴清朝政權支持和庇護的中國商號的激烈抵抗。這種情況就使俄羅斯商店在對中國商號進行競爭時難于取勝。這種情況還由於直接與蒙古毗鄰的東西伯利亞和外貝加爾地區當時在經濟上還比較不發達和居民稀少。最接近蒙古的大工業區位於距蒙古有三四千公里遠的烏拉爾；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這些地區還沒有直接通往俄羅斯中心的鐵路交通。因此，蒙古人所能出售的牲畜，羊毛，皮革等等，在當時自然很少引起俄羅斯商人的情趣，因為外貝加爾地區和西伯利亞都有自己足夠的牲畜和羊毛。商人們情願出賣俄羅斯貨而取得現錢或貴重皮毛，但是蒙古人沒有現錢，買賣几乎都不用現錢，至于皮毛，則漢族商人高利貸者已用它抵債而把它獵奪去了。

在一起初，俄羅斯工業品的情況也並不好些。蒙古人最需要的是紡織品，金屬品，精制皮革和諸如此類的商品，而這些商品或者完全不是西伯利亞和外貝加爾地區所製造的，或者製造得數量不多而僅足夠內部的需要。蒙古所需要的商品的唯一來源只可能是中部俄羅斯和烏拉爾的工業，但這些地區距離遙遠而從那裡輸出商品，對蒙古人說來價值又太昂貴了。漢族商人把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粗制布匹、食品以及其他雜貨都運入了蒙古，這些貨物雖然粗制濫造，却比類似的俄羅斯貨物便宜得多。漢人商號久而

久之愈來愈轉化為英國、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公司的代理人——買辦，並從這些公司得到了廣泛的信用貸款以及相應的支持。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利用著這些優勢，就充分地保持住它在蒙古經濟中的決定性的地位，因而使俄羅斯商人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依附於自己。

第四節 清朝統治和蒙古的經濟制度

清朝在征服了蒙古之後，並沒有觸動蒙古社會制度的基礎。牧場乃是游牧經濟中的一種基本的生產手段。蒙古境內的土地和牧場都由封建主階級所獨占支配。封建主私有土地和牧場乃是蒙古全部生產關係體系的基礎。封建主占有牧場，利用農奴或阿拉特的勞動，所以他們所經營的牧畜經濟在範圍上講，就比阿拉特憑個人勞動所經營的經濟多到二十倍，五十倍，七十五倍乃至更多倍。在王公中，例如札薩克圖汗部的都魯齊王就擁有七千匹馬，三百頭牛和二萬只羊；又如車臣汗部的畢謝雷爾圖王擁有六千五百匹馬，五百頭牛，一百二十條駱駝和一萬只羊；又如科布多區的杜爾伯特王公車溫公，擁有二千二百匹馬，四百頭牛，一百條駱駝和一萬二千只羊。

封建主依靠農奴勞動經營著自己的經濟，或者把他們作為牧人，直接利用在自己經濟中，或者把牛羊交與他們從事畜牧。這樣的組織就是全蒙古封建經濟的典型。強制勞役在全國佔着統治地位；假如沒有強制勞役，大規模的封建經濟就不可能存在。

列寧主義教導說，勞役制度的基礎“第一，就是自然經濟底統治。農奴制的地主經濟，應是和世界其餘部分聯繫很薄弱的自足自給的閉關自守的整体。第二，為了進行這種經濟必須給與直接生產者以一般的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不僅如此，還必須把直接

生產者束縛于土地上，因為否則便不能給地主保證獲得勞動力了。第三，這種經濟制度底條件是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賴。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人身的權力，他就不能強迫被分與土地而自行經營的人們來為他做工。最後，第四，上述經濟制度底條件和結果是極端低下和墨守成規的技術狀態，因為經濟底經營是在小農手中，而小農是被貧困所壓迫，因人身依賴和心智愚昧而居于人下的”[⊖]。

這種明白簡捷的分析把各種農奴制經濟的一般條件都揭露出來了。這種分析對正確了解封建蒙古的經濟制度給了一把鑰匙，並且也揭露了蒙古所以落后的真正原因。

列寧主義教導說，使用農奴的地主領地是農奴經濟制度的主要條件，在地主領地中占統治地位的是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在蒙古，旗札薩克一旗內牧地所有主的領地就是那種領地。到了清朝統治的末期，如前所述，外蒙古就包括了一百零五個那種領地，其中每一個都是閉關自守的整体，和其他同樣領地聯繫得很薄弱。蒙古經濟的自然性質，可以由其手工業和工業的狀況完全加以証實。

手工業在蒙古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歷史文獻證明：蒙古人雖然從來沒有發展過手工業，可是同時也指明，手工業在蒙古人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沒有像在清朝統治時代那樣一蹶不振。清王朝由於加強了蒙古的封建分散性，由於長期使蒙古與外面世界隔離，由於把蒙古人陷於漢族商人高利貸者的奴役之下，就徹底把蒙古人的手工業毀壞了。

漢族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之侵入蒙古，結果就使大批漢族手工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卷，第一五八——一五九頁。

業企業在蒙古推廣起來。从十九世紀下半期，特別是从十九世紀末叶起，俄國手工業和家庭工業企業也开始侵入了。漢族手工業者都渴望当地原料落價和銷路繁榮。俄國商民，則在蒙古開設洗毛工厂，制腸、制革和其他家庭手工業企業，他們用當地廉價劳动力把蒙古原料初次加工，銷售出去，以期獲得高額利潤。

第五節 清朝的統治和阿拉特的个体經濟

蒙古的阿拉特都是在封建農奴主所分給的牧地上經營着畜牧經濟。蒙古封建主利用土地所有者的特权，把阿拉特都轉化為農奴。在游牧的条件下，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和牧人束縛于土地的制度表現為封建主对移牧的管制。蒙古阿拉特並沒有权利自由游牧，使用他听中意的牧場牧放自己牛羊，和在自己所愛好的地方安設帳幕。給農奴分配封建主牧地的這一权利只屬於封建主，每個農奴只能在牧場所有者所指定的地方和去處去游牧。但是除了封建主所有制之外，也有阿拉特对于自己劳动工具和私有經濟的个体所有制。

封建主們利用着超經濟的强制及其直接权力，因而使阿拉特的經濟活動都服屬於自己；沒有主人的許可，阿拉特就不能給子女分配財產，不能為兒子娶妻，不能為女兒擇婿，自己不能出家當喇嘛，也不能讓兒子去當喇嘛。封建主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們考慮到：把財產分給兒子，去當喇嘛等事，都會削弱了那個阿拉特的經濟，都會使那個阿拉特不能交納賦稅和執行其他义务。許許多多的制度都反映了對阿拉特的剝削及其人身依附的程度，但是還沒有消滅了阿拉特對牲畜和生產工具的私有權。

阿拉特是束縛于其王公地產上的農奴。清朝為蒙古制定的法律禁止阿拉特離開他的王公，也不許王公容留逃亡的阿拉特，但是

却授予王公把阿拉特出賣給別的領主的權利。阿拉特要是沒有主人的許可，連暫時走出主人領地境界以外的權利都沒有。

當時社會關係之必然結果就是，在封建主和寺廟的比較大的經濟之下有規模狹小的阿拉特經濟。到了清朝統治的末期，平均起來是：一個封建主經濟有馬五百三十四，一個寺院經濟有馬七十四，一個阿拉特經濟有馬七匹；一個世俗封建主的經濟中有駱駝七十五條半，寺院的有駱駝十二條，阿拉特的有一條半；一個世俗封建主有牛一百二十頭，寺院有六十五頭，阿拉特有七頭；一個封建主有羊一千六百四十七只，寺院有五百一十六只，阿拉特有四十四只。阿拉特經濟平均起來，馬只相當于普通封建主經濟的七十五分之一，駱駝五十三分之一，牛十七分之一，羊四十分之一。

第六節 畜牧的技術

整年在牧場上牧放牛羊，是蒙古人畜牧經濟的一個基本的技術特點；牲畜一年到頭都是处在牧草之上，露天之下。牧人並不建築使牲畜免受惡劣天氣和肉食野獸襲擊的棚圈；他們既不去割草，也不儲藏草料。牲畜完全委之于狂風暴雨和烈日嚴寒。

這種原始技術的必然后果就是牛羊駱駝由於沒有草料，發生疾病，野獸吞食，而大批死亡了，到了荒年，則牲畜的死亡簡直是一場天災巨變。官方史科和研究家著作中所引証的多數材料，都說到由於惡劣的冬季氣候，以致數百萬頭牲畜死亡，總頭數減少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事件。

蒙古的阿拉特在受着慘重的封建剝削和殖民地剝削的條件下，根本沒有條件來提高他們經濟的技術。

在畜牧經濟中，不僅牲畜是有價值的，而它們的附產品：羊毛、皮革、馬鬃、腸子等等也是極有價值的。在清朝統治時代，蒙古牧人

由于不善收集而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那时羊毛不是用剪子剪下，而是用手从牲畜身上梳下來，或者甚至是从地下揀起；已死牲畜的毛則根本不去收集；蹄子、尾巴、馬鬃和其他部分或完全不收集或收集得很少。同时，就是阿拉特們所收集來的那些原料，也只經過極不完全的加工，因而大大減低了原料的价值。

对于牲畜生病，人民就只懂得喇嘛的医療方法，那种方法主要就是画符念咒等等。但是牧畜業却因种种流行病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当我们考慮到全境內每一个蒙古人的幸福都是直接依賴于畜牧經濟的狀況时，我們就立刻看出这种幸福的基礎是多么飄搖不定的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这个基礎徹底被破坏了。

欧洲工業品的流入，漢族商業高利貸資本家的掠夺性的經營方法，由于使阿拉特破了產，使之轉化为赤貧，轉化为給他人收畜的牧人，所以也就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基礎本身。阿拉特的破產也破坏了封建主的地位。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封建主本身破產而变成半窮苦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蒙古的封建制度，到了清朝統治的末期，已处在深刻崩潰和加速腐朽的狀態中了。

在被清朝統治的条件下，蒙古根本不可能轉入新式的，較高級的生產方式。相反地，由于蒙古对清朝处于封建殖民地，并对資本主义列强处于經濟上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猖獗一时，并由于人民之受喇嘛教思想意識的精神奴役，那就都註定了全國經濟的凋敝，註定了人民的絕滅。

第七節 俄罗斯与蒙古

滿人在十八世紀下半期之初用强制手段打断了俄蒙的关系，

蛮橫地使蒙古与俄罗斯隔絕起來并嚴密封鎖了一切通往俄罗斯的通路，从而嚴重地打击了全蒙古的切身利益。使蒙古和俄罗斯隔絕的这一措施以及清廷在蒙古所施行的反动的对內政策，都剥夺了蒙古在社会，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進步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清朝的商务政策剥夺了蒙古人直接从俄罗斯或俄罗斯商人手里販買俄罗斯貨物的权利，因而使俄罗斯貨物到蒙古必須走弯路，必須通过中國内地和漢族商人之手。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之間的一切联系孔道都被滿人封鎖了。

虽然如此，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对蒙古和蒙古人民的兴趣却并没有熄滅下去。在十八世紀的下半期，俄罗斯的科学的蒙古学萌芽了，并且立即占了世界第一位，这門學問使俄罗斯学者們努力研究蒙古人的歷史，文化，現代地位及其自然資源，并研究其地理，經濟等等。一七二四年时在伊爾庫茨克的复活節僧院所开办的那个俄蒙学校还是第一个俄蒙之間的文化联系机关，而到了四十五年以后，科学的蒙古学已經列入俄罗斯科学院活动的綱領中，而且自此以后一直在它的計劃中占据着一个顯著的地位。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在彼得堡已經开始發表了洛騷辛，列昂節夫，亞加浮諾夫等史学家从中文和滿文翻譯出的蒙古史料。同时，科学院也出版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著述。那些著作对于蒙古人的歷史和俄蒙关系史都給以重要的地位。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伊·比丘林对于俄罗斯的蒙古学和漢学都作了巨大的貢献，他以从中文的翻譯出大批史料和自己的独立著作而丰富了关于蒙古人的歷史文献。但也不能不注意那些既根据中文和滿文从事翻譯，而又从事独立研究的北京俄國东正教会教士們的富有成果的活動。

偉大的俄罗斯中亞旅行家兼探險家尼·尼·波雷日瓦爾斯基

曾把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獻給了研究蒙古自然環境和地理的事業。波雷日瓦爾斯基是以其對蒙古的自然歷史條件和地理所作的深刻的科學描繪貢獻給世界的第一個人。

另一位學者兼社會活動家格·尼·波大寧對於俄羅斯的蒙古學也有著極其巨大的功績，他曾在蒙古人中間度過了大半生，對於蒙古人的生活習慣都作過縝密的研究，因而能以極大的同情對待蒙古老百姓，勞動者。蒙古牧人方面，也都對波大寧報以極深厚的尊敬和愛慕。

波雷日瓦爾斯基的一個學生和朋友波·格·科茲洛夫繼承了他老師的事業，且很有成就。他對俄羅斯和世界科學都貢獻了有關蒙古自然條件，地理學和考古學各方面的一系列極有價值的研究成績。

一八三五年，喀山大學中設立了一個蒙古語文講座，這個講座是以其對蒙古語言和文獻方面的一系列的研究成績而出名的。一八三五年頒行的俄羅斯大學章程，就已經要求對東方學大學生教以蒙古文。而一八五四年時彼得堡大學就已經開設了一個著名的東方語文系，這個系對於俄羅斯東方學作了很多貢獻。由於以上這一切，由於金可夫斯基，別夫左夫和許多其他學者的著作，俄羅斯人民才有機會不僅了解蒙古人民的過去，而且得以了解他們的苦難和被壓迫的地位。對蒙古人民的同情和同感，在俄羅斯社會的進步階層中逐漸增長起來了。

同時，俄羅斯學者們的活動在蒙古人民面前揭示了他們的祖國，他們祖國的過去和現在，祖國的資源和財富，因此促進了他們的民族自覺的增長，並以科學知識和喇嘛教的迷信與蒙昧主義對立起來。俄羅斯學者們的活動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俄蒙人民的接近，雖然沙皇制度，清廷和敵視俄蒙友誼的其他敵人造成了重重障

碍。俄罗斯学者們成績卓著的活動到了另一個時代，到了無產階級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時代，就起了積極的作用，這時候蒙古劳动人民徹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問題已經提到了日程之上，蒙古人民已決定依靠着俄罗斯人民的兄弟般的援助越过資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了。

第十九章

朝 鮮

第一節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社會思想的發展

十八世紀末朝鮮的學術生活呈現了一些活躍的狀態，當時出現了一批新的著作。除開儒家關於倫理和國家的論著之外，出現了論自然科學、軍事技術、工事、朝鮮地理、歷史、語言和文學的書籍。其中也有像有名的百科全書“文獻備考”這樣大部頭的著作。“文獻備考”闡明了朝鮮歷史、地理方面所有最重要的著作。

十八世紀末，在社會思想方面出現了新的思潮。歸根到底，新思潮是和十七、八世紀朝鮮所發生的經濟變化有關的。儘管有封建關係的阻礙作用，國內終於形成了地方性的市場，出現了像大丘市這樣的全國性的商業中心的萌芽。對中國（通過義州）和日本（通過釜山）的貿易聯繫擴展了，許多城市中商人階層的勢力加強了（自然是極有限的）。有些擺脫了儒家思想的貴族學者和著作家，他們的行動迎合了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社會要求。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就有了“實學”派大批著作家及其先進人物“北學”（北指中國）諸家的活動，其中包括新文藝的鼻祖朴趾源（號燕岩）、杰出的天算音樂家洪大容和其他許多著作家和學者。對儒學採取否定態度、責難對中國的傲慢態度、企求改革——這就是北學諸家思想的共同特點。他們認為自詡文明的朝鮮必須向在清朝治下“野蠻”[⊖]的中國學習，中國擁有較為完善的耕具、交通工具（馬車、船艦）、房屋、道路、橋梁、天文、算學方面更高級的科學知識和經

營農業之道。吸取中國的成就，農業的興盛和商業的發展——在北學諸家看來，是把朝鮮變為強盛國家的途徑。著作家朴趾源（一七三七——一八〇五年）于四十四歲時，特地在中國作了一次游歷，在其“熱河游記”中，得出朝鮮急需改革的結論。在其著作中，他指出朝鮮貴族準備科舉考試所作課藝的無用，把貴族的游手好閑和經商或從事有用勞動加以對比。例如，在“許生傳”中，他述說陷于貧困的兩班如何放下了貴族的架子去經商并發了大財。天文學家洪大容獨立地得出了地球自轉和公轉的結論。這個發現推翻了儒家的大地中心的宇宙觀。

永平郡守朴齊家于一七九九年為響應政府編著改進農業的書籍的號召，寫了一部札記獻給國王，其中極廣泛地反映出北學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朴齊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呻吟于封建的苛捐雜稅重擔下的農民所處的艱苦而無權的境況，予以很大的注意。他的結論是：“如果一切停止在現時的狀態……那末就連多活一天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境況不是一個地區所獨有，而是所有地區，是全國都有的”。他建議廢除吸引千萬人脫離生產活動的科舉制度。他說，由於尋求官職的人愈來愈多，因而科舉也愈來愈難，而農事則大為廢弛了。朴齊家認為必須建立模範的農田，使用由中國定購來的更為完善的農具。此外，為了使國家富裕起來，他建議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修築便橋和道路，以便用大馬車載運貨物，發展對中國的海上貿易，對日本、台灣、安南以及其他國家諸港口的貿易，建立自己的商船艦隊，允許中國船到朝鮮來。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在流放生活中度過了十八年的實學派最大思想家丁若鏞（生于一七六二年）的著作中，最明確地表达

◎ 當時朝鮮學者用“野蠻”一詞來形容清朝的統治。

出反封建的态度。他的著作，特別是“牧民心書”一書，指出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殘暴行為，對現存的制度嚴加譴責。

因此，在貴族階層反對派中出現的實學派和北學派，不僅第一次起來批評現存制度，而且也是新的社會思潮的先驅。然而，由於朝鮮的落後和新社會制度因素的微弱，這種思想不能得到多么廣泛的傳播，而這些貴族改革者本身在其對封建制度的批評中，也還是極不堅決徹底的。此外，舉例來說，對歐洲的先進的科學思想，就連朝鮮封建知識分子中最優秀的人們也不曉得把它們和天主教傳教士的宗教宣傳區分開來，更談不到從這些傳教士的活動中看出他們暗中對朝鮮的殖民地奴役的策劃。由於貴族反對派（包括實學派在內）的存在，天主教傳教士在朝鮮的宣傳有了一个滋長的環境。基督教思想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傳入，而第一個秘密闖入朝鮮（一七九四年）的外國傳教士則是一個中國人，名周雅各（Jacques Tsiu，即周文謨），為北京耶穌會教士派來的使者。一八〇一年，他和朝鮮貴族中失寵的南人封建集團中的基督教信徒一起被朝鮮政府處決。從這時起，有系統的迫害基督教徒就與朝鮮政府反對國內反對派分子、包括被排擠下台的南人貴族集團的鬥爭同時進行了。

第二節 洪景來的叛變（一八一一年）

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貪官污吏的壓迫相結合，就不斷地引起了人民的起義。各方面都向政府提出申訴。十九世紀初年，有一份請願書用這樣的字句來描述國內的境況：“貪污腐敗很快地成為常規，而不是例外了”、“法院開庭，專門等待着賄賂”、“考官事先向考生要求送錢，因此考生的長處不敵考官的貪欲”、“御史閉口無言”、“地方政府只忙于向人民勒索錢財”、“奢侈生活耗盡了國家

的实力和财力”、“整个國家从內部病耗腐爛起來”。

隨着人民群众憤怒的增長，統治階級各階層間的磨擦也加強了。被排擠下台的貴族派系准备和當權的集團火并。一八一年，發生了十九世紀前半期內最大的一次反對李朝的武裝行動——平安道富豪地主洪景來的叛變。洪景來的行動受到失寵的貴族集團中許多地主的支持，因而是一種封建主的叛變。但是當叛黨頭目聚集軍隊五千人，起來反對政府軍，並且發出對漢城壓迫者進行鬥爭，推翻李朝的号召的時候，人民群众，農民及手工業者是支持他的，雖然洪景來本人並沒有提出任何保衛他們利益的要求。

洪景來所聚集的軍隊最初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佔據了平安道的重要的城市定州以及一些別的城市。大量武器和糧食都落入叛軍之手。洪景來的行動使漢城大為震動，政府立即由首都駐軍中裝備成一支討伐隊。但是還在政府軍主力來到安州附近進行战斗之前，洪景來軍隊由金礦礦工組成的主力已被擊敗。洪景來率殘部退守于定州的堅固城牆之內。在長期艱苦的包圍之後，政府軍才得以炸開定州城牆，衝入城內。城中全體居民都遭到殘酷鎮壓。洪景來被俘後被處死，討伐軍把他的頭送到漢城去。

洪景來叛變被鎮壓後二年（一八一三年），濟州島上的農民和漁民舉行起義，也被政府殘酷地鎮壓下去。接着連年歉收，人民大批死於飢餓和瘟疫。從一八三二年起十年間，朝鮮不斷為飢餓和虎烈拉所籠罩。一八三四年，許多城市中爆發了飢民的暴動。

第三節 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的朝鮮

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封建的朝鮮愈趨衰落。國內政治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削弱了李氏王朝。同時資本主義列強力圖

“开放”朝鮮并把它变为殖民地，这种嚴重的危險也臨到朝鮮的头上上了。

資本主义列強力圖变朝鮮为殖民地掠夺的对象（就像列寧指出的，殖民地掠夺通常以“傳播基督教”为掩盖[⊖]），它們对朝鮮所施的压力最初表現为欧洲傳教士的積極活动。一八三一年，教皇格里高里十六世宣告設立朝鮮主教区，并任命了該区的主教。一八三二年，英國船只來到朝鮮海岸，企圖和朝鮮發生商务关系，但被坚决拒絕。同时，梵蒂岡派來的人秘密進入朝鮮，并在朝鮮進行活動。这些人主要地是法國傳教士。他們和失寵的封建集团的心怀不滿的貴族發生了联系，从政府官吏中募集了信徒，并且加紧为欧洲列强的侵入奠定基礎。一八三七年，朝鮮人信奉基督教的已达九千人。一八三九年，朝鮮政府对基督教施行新的压迫。有三个法國傳教士被捕。他們改服朝鮮衣冠，起了个假名字以为掩飾。这些傳教士和一百五十个朝鮮基督教徒一起被处死了。傳教士的处死成了一八四六年、一八四七年法國兩次派遣軍艦到朝鮮來的借口。一八四七年，法國政府派遣兩艘軍艦到朝鮮來，以使用武力相威脅，要求对殺害傳教士有所赔偿，并力圖使朝鮮口岸对法國貿易开放。但这次远征全部遭到失敗——兩艘軍艦都擋淺在朝鮮海岸上。

朝鮮政府在对法國政府來函的复文中，根本拒絕关于殺害傳教士的赔偿要求，并且还向法國政府發出这样的問題：“如果有改易服裝的外國人潛入貴國，并从事你們認為是犯罪的活動，你們將会如何辦理？难道你們会任其为所欲为，不加聞問嗎？”复文中也談到朝鮮不願和外國發生任何关系的話。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四卷，第三四八頁。

英法的大炮強使中國“開放”以及清朝对欧洲列强的投降，給朝鮮的統治階級以深刻的印象。漢城政府走上了比以前更加嚴格、更加周密地使國家与外界隔絕的道路。

到了这个时候，許多責難現存制度的受到教育的朝鮮人也看清楚了外國傳教士是在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并且在为歐洲殖民者扫清道路。在这个基礎上發生了新的宗教学說，它帶有朝鮮民族的烙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群众的反封建的抗議。

正如俄國研究家羅索夫所說，在朝鮮反对派的思想家中，暴露出一种企圖，要“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化，从而对加紧深入國內的一般的天主教，造成一种反抗的思想支柱”。新的宗教学說，于一八五九年由一个叫做崔濟愚的在慶州开始傳播，取名“东学”，以对抗“西学”或基督教。东学道把儒佛道各种不同的教义結合为一体，乃是朝鮮封建制度危机深刻化和儒家思想遭到破坏的条件下一种宗教改革的企圖。一八六六年，对东学道徒实行压迫。崔濟愚被处死，但东学道作为一种宗教教派繼續存在下去。

根据欧洲傳教士奸細分子的报道，十九世紀中叶朝鮮的內部情况，概括言之，就是人民的憤怒增長了；國內充斥着反叛精神的傳單、小冊子和諷刺作品。有一个傳教士在自己的秘密報告中指出：“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以燒成大火，其影响甚至無法加以估計”。六十年代初的歉收和飢荒使空气更加緊張。早在一八六年，若干地区的農民就已經对政府官吏和地主加以襲击。一八六二年十个月之内，在朝鮮五道就發生了二十一次農民起义。起义的起因是收稅官吏的舞弊，地主的压迫，和高利貸盤剥的無法負荷的重担。一八六二年二月，農民三千人，手持棍棒和竹杖，闖入晋州（慶尚道），破坏了所到各处，以及官吏、地主和附近土地所有者

的住宅。同年四月，益山郡（全羅道）農民襲擊郡衙，趕走郡守，奪取印信。开寧郡（慶尚道）農民數千人，襲擊城中監獄，釋放被囚禁的同志，然後破壞並焚毀所到存儲稅簿各處，把官吏和地主家中的財物搶劫一空，把他們的財產分給大家。最可恨的官吏則被起義者殺死。同時咸平郡（全羅道）農民，手持棍棒，揮舞旗幟，進入郡治，趕走了郡守。懷德、公州、論山、清安、扶安（忠淸道），順天、尙州（全羅道），咸興府（咸鏡道）[⊖]等地起義的性質也是類似的。這些群众性的、但也是零散的，互相不大联系的，自發的農民起義都被政府用非常殘酷的手段鎮壓下去。

第四節 大院君執政

哲宗死后無嗣，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以十二歲的李載晃繼位，而國家全部大權則操在其父攝政李是應（大院君）的手里。

國內農民紛紛起義，國外則有資本主義列強力圖強迫朝鮮“開放”的威脅，這促使大院君走上巩固其腐朽的封建王國的道路。

六十年代初年強烈的農民起義迫使朝鮮貴族暫時忘記自己內部的紛爭，並且團結在王權周圍來對農民作鬥爭。大院君的政策正是服從於這個目的的。他力圖鞏固王權，擴大其社會支柱，把貴族團結在它的周圍。大院君結束了“老論”貴族集團的橫霸勢力，使自己的走卒盤據政府要津，並且不僅使其他貴族集團得以為國家服務，而且還任用了個別非貴族階層（商人、殷實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人物。截至此時為止，用來表彰最強有力的貴族的儒家“書院”是國內政治經濟的重要勢力。書院擁有廣大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農民，享有免稅權，是封建分散主義的支柱。對書

[⊖] 按扶安在全羅道，不在忠淸道；尙州在慶尚道，不在全羅道。——譯者

院的限制，接着是書院的廢除（原有書院五百多所，現只保留四十七所），多少削弱了在前此几代國王在位时享有決定性勢力的强大貴族，但是，當然也沒有結束國內的封建分散主義。

大院君巧妙地把自己裝扮為人民利益的保衛者，他宣布消除貴族（兩班）与平民之間的差別。例如，他实行了一項法令，廢除一种只由平民繳納的炮糧米，而代之以各階層必須按戶繳納的新稅（身布）。但事實表明，貴族实际上是可以免納的，因为一切有官職的人都可以免納这种新稅。此外大吹大擂的使貴族和平民享有“平等”地位的措施，歸結起來，不外是廢除一些对平民的無关宏旨的限制，例如廢除穿黑靴的禁令。至于整个的封建剝削，实际上在大院君时代对人民的各种征發和压迫，不但沒有減少，相反却是頗有增加。

一八六五年，为了提高新政权的威望，大院君着手修复十六世紀日本入侵时焚毀的景福宮。这在三年之内，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在采集并搬运建筑材料，以及修建工作上，每年都征用几万民工从事強制劳役。为了应付巨大支出，大院君政府向人民征收很重的結头錢（特种地稅），此外，还征收各种額外的苛捐雜稅。但是錢还不够。于是政府着手發行成色不足的貨幣，并賣官鬻爵。大院君的措施沒有巩固朝鮮的封建制度，相反，它加深了經濟的破坏，加强了國內人民的不滿。

同时資本主义列强加紧对朝鮮施以压力。問題还不限于个别海盗船只停泊于朝鮮領海。以强力“开放”朝鮮市場为目的的軍事远征都是有計劃的行动。乘七艘軍艦前來的法國人于一八六六年在江華島登陸，打算从这里向首都進發，以便强迫朝鮮政府接受“开放”对法貿易的要求。但是大院君所派出的射击隊用有力的襲击迫使法國人退出了江華島。

这几年中，美國掠奪者對朝鮮的侵略開始了。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說：

“美帝國主義者對朝鮮的侵略政策有很長的歷史。它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年青的美國資本主義剛剛參加了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總鬥爭。甚至在這個時候，美帝國主義者就陰謀夺取朝鮮，企圖把它變成一個便於他們在遠東進行侵略的軍事戰略基地。”[⊖]就像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鄧涅特所透露的，一八六五——一八七〇年，美國政府就曾經討論過在東亞夺取軍事基地的問題，而且預定以朝鮮為自己未來的基地之一。這就是為什麼到了這個時候美國軍艦來到朝鮮海岸上的緣故。

美國船“舍曼將軍號”於一八六六年在艦長普來斯敦指揮下來到平壤地區，其目的在於進行軍事偵查，也是為了搶奪大同江岸上的幾個古老的山丘。當美國海盜拒絕接受離開朝鮮土地的要求，開始犯下了各種暴行，甚至準備開炮的時候，朝鮮人民的憤怒達於極點，把這只船給燒了，並消滅了所有船上的人員。“舍曼將軍號”事件被美國政府利用為進一步加緊壓迫朝鮮的借口。一八七一年，美國政府派遣由美國駐北京公使鏞斐廸(Frederick Low)和海軍司令羅杰爾斯率領的艦隊來到朝鮮，要求對焚毀船隻加以賠償，並要求締結“開放”朝鮮口岸對美進行貿易的條約。在可以通往朝鮮首都的漢江口，美國船隻遭遇到朝鮮海岸炮台發出的炮火。美國人在江華島登陸之後，遇到魚在淵所指揮的朝鮮隊伍的激烈抵抗。朝鮮軍隊的武裝雖然不好，卻是非常頑強地進行戰鬥。美國人在亞洲第一次遇到這樣激烈的抵抗，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他們確信自己這種活動是沒有希望的，就退走了。

[⊖] 金日成：“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朝鮮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載“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七期。

这些勝利鼓舞了大院君，他認為“閉關”自守是維持現存秩序的條件。進一步的軍事准备工作狂熱地繼續下去。成千的人被趕去建築工事。製造武器（特別是大炮）引起了新的开支，從而又給人民加上了新的捐稅。

中央政府的苛捐雜稅，以及地方官吏和地主的壓迫，引起了大院君治下的一系列的人民起義。修復的景福宮不止一次有人企圖加以焚毀。一八六四年，黃海道夢津浦農民起義；一八六九年春，全羅道光陽農民起義；一八七一年春，慶尚道寧海縣爆發了騷動。起義農民通常破壞所到各處，趕走或殺死官吏和地主，把官府倉庫中的大米散發給人民，宣告各等級權利平等。政府殘酷地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但是運動並沒有停息。儘管有逃出國外者處死的禁令，成千的飢民為了擺脫無法忍受的壓迫，還是破壞了沿邊的關卡，移居到鄰近的中國東北和俄領沿海州境內。

鈎心斗角的封建集團早就表示出對攝政政策的不滿，而對於書院的廢除，以及政府拒絕與列強發生關係，尤为不滿。這時他們利用人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來推翻大院君。一八七四年，已經成年的國王把大院君趕下台去。不過政權實際上並不是操在國王手里，而是操在閔妃及其親族的手里。閔妃親族把國家機構中的一切重要職位都抓在手中了。

第二十章

日本

第一節 城市貧民的反封建起义

十八世紀末，与單純的農民起义同时出現，而且还密切关联着的是城市貧民，即手工業者，小商人，由農村逃出來的農民等等愈來愈为頻繁的起义。充斥于德川时代城市的浪人有时也投附到这种起义中來。

城市起义通常是由城市居民对米谷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漲价的不滿而引起的。这种价格是那些預先低价收購絕大部分米谷收成的商人壟斷家任意規定的。这种起义因此也叫做“米騷动”。暴动者搗毀富有的商家，襲击政府官吏或当地大名的代理人的邸第，夺取米谷倉庫，并且把倉庫中存貯的米散給飢餓的民众。最大的几次“米騷动”發生于一七八九年的大阪，后来也波及日本許多別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暴动时期，暴动者时常提出了旨在反对封建暴政的廣泛的政治要求。

德川氏政府因農民起义和城市起义而極度不安。幕府知道不能僅僅采用鎮压的手段，然而它却坚决地不願采取任何甚至是溫和的改良。政府在万不得已时，才采取把人民痛恨的大名調到其他地区的办法。这种調动自然不是說不去制裁農民，反而預示政府將对起义農民实行嚴酷的鎮压。

在城市中，幕府有时憑借所謂米价管制，企圖制止米谷投机。不过，这种措施沒有造成，而且也不能造成任何可以覺察出來的結

果。問題在於大封建主都直接关心高額的米价，而政府本身也經常向批發商借款。

一七八六年，尚未成年德川家齐立為將軍，並且從這時起直到一七九三年，德川氏的近親松平定信是攝政和實際的統治者。松平定信企圖加強封建統治，宣布禁止貴族以及商業資產階級的奢侈與浪費。他企圖實行旨在反對賄賂行為的嚴厲措施。為了節省開支，松平定信大大減少了用來維持京都皇室的費用。

為了解除武士們的債務，松平定信決定應用封建政府在萬不得已時才採用的辦法。第一、政府准許幕府的武士，即旗本無需繳還超過六年时效的一切債務；第二、大大降低了為其餘的全部債務所必須付出的利息。這些措施在一定的程度內，並且在短暫的時期內，滿足了特權的貴族，同時却加深了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不滿。值得注意的是不滿意松平定信打擊他們腰包的資產階級分子趕忙去和那些不贊成政府削減京都皇室費用的貴族集團聯合起來，共同攻擊幕府。

商業資產階級漸漸愈來愈頻繁、愈激烈地對幕府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對那些宣告廢除債務的措施），德川氏官吏對貿易和交換的粗暴干涉和自己在政治上無權的地位，表現出憤慨和不滿。

第二節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川氏 日本及其對列強的關係

日本在“鎖國”時期與外界的隔絕狀態一向不是很徹底的。除開通過荷蘭人的中介與外界聯繫之外，幕府並允許中國商人來到長崎，進行貿易。中國商人也受到不少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沒有像歐洲商人所受的限制帶有那樣侮辱的性質。政府密切注意國際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甚至設有極端秘密的官員，專門搜集有關外國

的各种情报。幕府壟斷了整个对荷对華貿易。它十分注意不讓自己臣民中的任何人，特別是不讓任何一个大名和外國人建立任何联系。甚至对那些由于船舶失事而偶然漂流外國的日本人，也永远禁止回到祖國來。

俄國取得太平洋岸上的出口，以及后来确立自己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上的地位，都使得俄國人和日本人發生了接触。

从十八世紀起，俄國不止一次企圖和日本建立正式关系，但都碰到了德川氏的“鎖國”政策。

一七三九年，白令远征隊的俄國船只第一次來到日本沿岸。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拉克斯曼的远航是俄國想要和日本建立商务关系的第一次正式的嘗試。拉克斯曼享有使日本同意对俄國船只开放口岸，進行对俄貿易的全权。談判在函館举行。

德川政府不讓拉克斯曼前來江戶，宣布日本正在实行禁止与外界發生关系的法令。然而在拉克斯曼离去时，他却受到餽贈和一份允許一艘俄國船來到長崎的文書。

这是俄國外交上一次确定的勝利，因为这样俄國人就儼然取得了和壟斷对日貿易的荷蘭人同样的权利。幕府顧慮到俄國在地域上的接近，害怕惹起俄國的敌視，因而不敢公然予以拒絕。

然而俄國在十年內却沒有利用拉克斯曼使团所獲得的結果。直到一八〇三年，才派遣使節列扎諾夫隨同俄國第一个环行世界的克魯森史特恩远征隊到达日本。一八〇四年秋，这个使团到达了長崎。这一次，幕府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場，拒絕作任何談判，并要求列扎諾夫立即离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一时期國內反对势力的增長迫使幕府更加强烈地坚持采用各种“防衛”措施，包括“鎖國”令在內。不會來过的外國人在日本領土上的出現，被認為是不妥当的，是足以引起削弱德川政府的不良效果的。

後來俄國人的遠征（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特別是曾被日本人拘禁近三年的哥羅夫寧（一八〇九——一八一三年）的遠征，大大擴展了情報的範圍，這些次的遠征不但知道了鄰近日本北部俄國領地的情況，而且也知道了日本東部的情況。不過，日本的封建統治者却繼續頑強地拒絕和俄國發生任何接觸。

在德川氏堅持日本與外界隔絕以及其他一切措施中，頑固地表現出一種指導思想，那便是原封不動地維持現有的封建秩序，用國家規範來鞏固封建秩序，不容許有任何革新或更張，因為革新或更張會引起削弱德川氏對封建諸侯的控制權的危險，會引起農民戰爭的危險，會引起外國人強力壓迫而日本無力對付的危險。因此幕府盡其一切可能，來鞏固確立起來的封建秩序，力圖防止一切可能發生的內部和外部的震盪。德川氏的封建法規，甚至在純是为了追求財政收入的時候，基本上也體現了這一簡單的政治“智慧”，即“一切必須保持不變”。

第三節 商品貨幣關係的增長。德川統治 必然復亡的歷史命運

德川氏停滯不進的制度日益與現實生活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時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證明了全部封建經濟的崩潰，德川氏統治社會基礎的破壞以及商品貨幣關係的不可遏止的發展。

日本農村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內部解體的過程隨着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而加速起來。早在十八世紀初，城市里多數捐稅就已經是用貨幣繳納了。逐漸在農村中，地租也採取了貨幣實物混合繳納的形式。貨幣的需要加重了農民對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依附。由於放債通常是以土地為抵押，所以農民日益大規模地失去自己的

地段，变为無力偿付債務的無地佃戶。大批的飢餓農民集中于城市，尋求生路。貧困農民的階層急剧地增大，維妙維肖地被称为“水呑百姓”。

同时在日本農村中，人数不多而經濟勢力很大的富農階層增強了，这些富農和从城里來的商人及高利貸者一起剝削貧農基本群众并强占土地。这就是手中掌握着土地的豪農（富農）和豪士（武士中的土地所有者）。不过商人还是收購土地的主要主顧，他們迅速擴大自己的耕地面積，强迫農民去开荒。

因此，德川时代的農村中，在“牢固”的封建关系的外殼中，產生了一个基本上由商人高利貸者变來的，实际上握有土地的新階級，这一階級重复了前資本主义对農民剝削的形态。这些土地所有者很想尽速消滅大封建主、諸侯土地所有制，取消限制他們企業活動自由的德川氏“法規”。無庸置疑，这个新的地主階層同时是与農民群众徹底为敌的，他們直接促成了对農民群众剝削的加强。

手工工場的出現是标志着德川时代日本經濟中的根本变化的最重要現象。

十八世紀，日本最早的手工工場开始出現，起初是出現于醬油制造業和釀酒業。

廣泛發展的手工業生產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早在十七世紀，家庭工業就已非常普遍。作为家庭工業組織者的商人收購主通常供应農家妇女以原料，再从她們那里取得制成品。日本的各个地区实行分工，專門生產嚴格規定的各种商品，这种商品集中到大商家手中，然后再送上市場。日本一向有銅、金、鐵等礦的巨大采掘業。

十八世紀末在京都創立最早的紡織作坊是工業生產發展中的

重要步驟。在這些作坊中主要是由婦女做工，由商人企業主付以工資。

不久就出現了紡織業手工工場（織布工場和紡紗工場），接着又有了染坊和陶器手工工場。織布的手工工場在越前藩廣泛地發展起來。熊本國的織綢工場中都有二、三十個婦女在做工。在鹿兒島，制糖生產有了廣泛的發展。這些手工工場大多數是由雇工來做工的。

十九世紀初，日本西南部（薩摩藩）甚至有了當地封建諸侯所建立的手工工場。在這些諸侯所辦的手工工場中，使用了農奴式的農民勞動。

由於農民逃入城中，手工業者的破產和浪人的貧民化，城市中就聚集了大批準備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人們。因此就有了促成資本主義類型手工工場出現的極重要的條件。

從十八世紀中葉起，武士統治階級內部解體的过程顯著地加劇了。浪人和普通武士階層的解體以及“蛻化為資產階級”的過程來得特別迅速。擺脫了債務的普通武士力圖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因此他們從事商業，開始靠經營各種小手工業（製造街燈、玩具、毛筆、雨傘等等）為生。武士與“平民”結婚變成了很平常的現象。

仙台藩武士從事紙燈製造業的規模非常大，僅僅一個地區每年就可以生產三十萬個。這使得武士依存於市場和貸款，而且日益削弱他們和諸侯的聯繫。這樣使得普通武士和大封建主以及接近諸侯的高級臣屬更加顯著地疏遠起來。同時諸侯，即大封建主也開始對在自己保護下諸侯領地上發展起來的商品生產中最有利可圖的部門日益加以注意。德川時代末期各諸侯領地的“專業分工”使得其中有的樹立起所謂“漆器”地區（加賀）、有的樹立起所謂“紙業”地區（土佐）、有的樹立起所謂“棉織品”地區（薩摩藩）的聲

譽。

各地区間的分工導致全日本“民族”市場的建立。同时强制農民和手工业者与生產資料分离，以及这些生產資料之变为資本，給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雇傭劳动在德川时代后期的日本开始起了顯著的作用。

第四節 反对德川氏的勢力的增長

十九世紀初年，出現了反映各种階級力量尖銳不滿的一系列反对德川氏統治的暴动。

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農民起义顯著加强了，而这些起义嚴重地动摇了封建日本的基礎。此外，城市中的“米騷動”也日益頻繁了。

在經濟方面勢力强大的城市商業資產階級和正在萌芽中的工業資產階級(虽然在这个时期，工業資產階級還沒有与商業資產階級分开)力圖擺脫幕府的限制性的監护，掙脫可恨的法規的羈絆。資產階級尋求和不滿德川氏專制的反对派諸侯，主要是和外样大名中的反对派諸侯結为同盟。

普通武士階層物質生活的不断惡化，使它成为德川制度的極不可靠的支柱。武士階層的代表人物已經时常变成反幕府起义的參加者。

一八三七年，大阪發生了与大鹽平八郎的名字有关的反政府起义。大鹽平八郎曾任城市护兵長官的职务，所以他本人也是个武士。然而武士的艰苦的物質生活推動了其中的一定階層采取了反对的行动。当大阪四周飢荒成灾的时候，大阪城中大批發商却利用幕府的保护，提高米价。大鹽平八郎向自己的直接上司——幕府的代理人——提出了取締投机和制裁城中的大亨的要求。但

他的上司借口沒有江戶方面的命令，拒絕采取这些措施。这时，大鹽平八郎就故意地出賣自己私人的財產，拿賺得的錢來買米，并且把它散給城市貧民，接着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准备武裝暴動，目的是要懲罰“城中的主子”。

由大鹽平八郎告民众的檄文中，可以明白看出，他給自己提出了比光是把富商存米散給窮人更为廣泛的任务。他實質上还是站在封建主的立場上，但却对苦难的農民表示了同情。这極能表現出武士下層分子的心理。大鹽平八郎的起义是被鎮压下去了。大鹽平八郎和他的朋友們在搏战中殞命，但他們却在城中放了許多处大火，燒毀了一些殷富的市区和許多最可恨的批發米商的家族的住宅。很有趣的是三井和鴻池的住宅曾特別被焚，这是兩家極有勢力的商号，在这个时期它們就已經开始以那种就封建日本說來是异常廣大的規模來从事工業和金融的活動了。

大鹽平八郎的起义不是个别的。全國到处都發生了反对那些受到幕府特別保护的商業高利貸大資產階級的起义。这种起义对更公开而直接反对封建主階級的農民运动是一种补充。

第五節 德川政权的政治危机

十九世紀前半末期，德川政权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破產明白表現出來了。

農民起义席卷了全國，动摇了德川制度。封建的堡壘被焚燒，对大米商的批發堆棧的襲擊頻繁發生。城市平民騷動起來了，流浪武士起來暴動了。封建陣營的內部斗争加緊了。

德川氏的对头領地諸侯結成了同盟。这个同盟的目的是推翻幕府和用某种其他形式的封建統治來代替它。天皇的朝廷是反德川氏的封建主同盟的名义上的中心。而实际上，它只起了某种“思

想”掩护的作用。京都皇朝貴族並沒有領導反德川氏斗争所必需的武力、財力和勢力。但是对封建主反对派而言，利用正統主义旗帜反对皇权僭窃者——將軍——是極为有利的。因此，反对者打起了“尊王”的旗帜。

德川政权几乎是完全孤立的。不僅是以法規為基礎的幕府对內政策的破產，而且其对外政策的失敗，都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点。对外界“鎖國”政策的方針暴露出它是完全無能为力的。封建日本在社会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落后，使它不能阻止資本主义列强以武力“打开國門”的嘗試。这些嘗試表現为欧美軍艦自行闖入日本的港口，次数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麻煩。德川政府的犹豫不決正表現出它的軟弱無力。这使它在对外政策問題上不能采取不論是什么样的确切的决定。政府意識到不可能繼續維持使日本与外界隔絕孤立的政策。但是它这时也害怕放弃这一政策將給腐朽的政权帶來新的打击。

接着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現的列強的直接武裝干涉顯然揭示了日本封建統治者在政治和軍事上的破產。最初几次强制把日本卷到世界市場的範圍中去的嘗試加速地影响到反德川氏的力量的團結。外國的干涉迫使日本的所有社会階層要确切規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并很快地暴露出來幕府沒有足够坚固的支柱。

第六節 外國干涉和日本被強制卷入 世界的商品流通

一八六七年革命前的十五年是資本主义列強对日本施行日益加强的压力的时期。

早在十九世紀初，外國資本主义勢力对日本的進攻就已經可以覺察出來了。在四十年代，这种進攻有了威脅的性質。如所周

知，正是这个时候，英國对中國的强盜性的侵略政策加强了。最強大的英國資本主義用火与劍給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往中國市場的通路。美國資本主义也表現出对远东更加感到兴趣。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很想奴役中國，他們都在太平洋上尋求可以便利这些資產階級民族在远东進一步擴張的根据地。美國在中國附近并沒有殖民地，而中間又隔着一个廣闊的太平洋，因而对这一点特別关心。在美國人眼中，日本就是一个理想的歇脚地，占有日本就可以巩固美國在中國的地位，也可以深入俄屬远东地区和朝鮮。

一八四三年，中國在鴉片战争中战敗后，幕府对各地方政权發出特殊訓令，要它們慎重考慮对外國船只采取敌对行动。这說明德川政府被外國軍艦的日益頻繁的訪問嚇住了，它害怕引起武裝冲突。一八四三年的訓令乃是德川政府到这时为止細心奉行的孤立政策的一个缺口。將軍甚至允許地方当局在个別的情况下供給外國船只以粮食和燃料。不过政府禁止除开自己先已壟斷的对荷貿易以外的一切对外貿易联系的总方針仍然是奉行不变的。但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也請求住在出島的荷蘭商人供給它以“世界上發生的各种变化”的情报。荷蘭商人答应供給將軍以欧洲文化的一切新事物，把机器的模型、報紙和書籍的样本送到江戶。荷蘭人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轉遞一封荷蘭國王致將軍的書信，信中建議日本和其他民族進行更为密切的交往。不过在轉遞这封信兩年后，即一八四五年，荷蘭人接到了一个簡短的答复，請他們“停止通信”。这說明德川政府承認孤立政策的破產，但在这时却沒有决心加以根本的改变。

一八四五年，美國國会授予美國總統以建立对日貿易关系的全权。在陈述理由时，他們公然無耻地指出說，美國在靠近中國的海上需要一个海軍根据地。

第七節 柏利的远航

在几次試圖和日本政府建立关系不成之后，美國就在一八五二年筹备好了一次帶有故意引人注目的軍事性質的对日远征。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海軍少將柏利的艦隊开進了浦賀灣（將軍首府江戶附近）。柏利的船只裝有大炮，炮口威脅性地对着岸上。柏利帶來了美國總統致將軍的書信和一些“礼物”——美國机器的模型，这当然意在証明美國技術的优越性。柏利对日本的官員声称，他不急于得到答复，因为他即將訪問中國口岸，等到下一年的春天回來时再取回信，那时候日本人必已考慮妥当了。美國这次軍事性的示威使德川政权上層分子驚慌失措。無休止的討論开始了。孤立政策的最不妥协的拥护者坚持立即采取軍事措施，不讓美國人再來訪問。在許多神社中，开始禱告，祈求使日本免于威脅着它的危險。驚慌失措的政府甚至去征求荷蘭人的意見，請求他們做一个保衛江戶以防御美國人入侵的計劃。但是随着答复美國總統的限期的逼近，那种較为溫和的看法又占了上風。日本統治者意識到，即使荷蘭人供給他們武器，也很难希望武力抵抗会有成效。于是决定采取拖延的策略，并且不給美國人以最后的答复，使他們陷入曠日持久的談判。

第八節 濕查鼎的远航

在柏利艦隊第一次訪問日本后，和它于一八五三年八月再度在長崎出現前这一段中間时期里，來了一次由海軍上將濮查鼎領導的俄國人远航隊。濮查鼎拥有全权和日本政府進行关于“开放”兩三个日本口岸对俄貿易以及划定日俄兩國國界的談判。俄國全权代表当然要向日本声明，庫頁島为俄國所有，是阿穆尔边区

的一部分。漢查鼎按照訓令，必須純用和平手段，來設法達成這個任務。

漢查鼎的使命沒有實現；俄日條約沒有訂立。不過日本政府却簽訂了一個文件，文件中規定日本如和其他國家立約，即給予俄國以最惠國的權利。俄國全權代表在日本的行動和柏利的挑畔行為大不相同，他沒有採取威脅的手段。

漢查鼎企圖和美國人發生接觸，以便在日本協同行動，這遭到了美國人的拒絕。美國遠征隊頭子柏利並不掩蓋其對俄國的敵視。英、法在這時已經表現出對俄國的巨大的敵視。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消息使得漢查鼎考慮到有和英法的優勢艦隊發生衝突的危險，就離開了長崎，並且趕忙回到了俄國的領海。

第九節 日本的“開放”及其後果

漢查鼎於一八五四年正月離開了長崎，二月間，柏利率領實力加強了的，由九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來到浦賀灣收回信。將軍的謀臣們不敢採取拖延政策激怒柏利。他們建議讓步，害怕如不讓步，美國的大炮就要說話了。將軍同意談判。談判延續了六個星期，結果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簽訂了第一個日美條約。

美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以武力給德川氏二百五十年來人为製造的把日本和外界隔開的牆壁，打開了一個缺口。

一八五四年的日美條約，使得日本把下田和函館這兩個港口對外國船隻開放了。

條約剛一簽訂，柏利离去之後，日本的內部鬥爭就以空前尖銳的程度爆發了。和美國簽訂條約的將軍家定負有對外國人讓步的責任，從而遭到猛烈的攻擊。和德川氏對抗的封建主們一向夢想改換朝代，也出來支持武士宣布將軍為賣國者。反對派的名義上

的中心是宮庭，他們散布一种說法，認為將軍对“洋夷”的强力屈服，就顯露出自己的“僭夺者的性質”。反对派利用和外國人簽訂條約这一事实譴責將軍軟弱、怯懦和叛國。

应当指出，在柏利由中國回來取回信的时候，政府打破自己的傳統，親自征詢各大名和京都宮庭关于在这样情况下应怎样办，即应否与外國人發生关系的問題的意見。这种史無前例的征詢意見的行动暴露出幕府对自己的力量沒有信心。幕府本身就破坏了自己的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則——即天皇完全不过問政治的原則。德川政府向京都和許多領地諸侯征詢意見这样就加强了反对派的地位，并且暴露出國內有兩個政治中心存在，而这却是它原來用全力設法加以制止的。

在經濟上有勢力而在政治上極端軟弱、与封建制度有千絲万縷和很密切联系的日本資產階級，对于应当怎样办，即应当支持幕府及其对外國人讓步的政策、抑或站在把自己說成是保衛國家免于“洋夷”侵入的封建主反对派这一边这样一个問題，發生了紛歧。一部分商人，特別是下田的商人，指望在不久的未來从对外貿易取得直接的利益，很快就变成为政府政策的热烈拥护者，并且甚至对幕府施以压力，以便迅速准許進行对外貿易。但是日本商人的這一階層是比较小的。大部分商家对这个問題則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第一、大商家（商業獨占的巨大擴張是封建日本的一个特点）害怕如果外國貨涌入日本，那末他們对市場的統治就將受到嚴重的打击。第二、日本的金融商家害怕，如果对外貿易發展起來，各諸侯以及將軍本身都可以擺脫对他们的依賴。第三、勢力还很微弱、剛剛誕生的工業資產階級畢竟了解外國貨会扼殺日本的手工工場，或者至少不給它以發展的可能。第四、有一部分眼光較为远大的資產階級，他們了解如果由德川反动政权一手廢除对外界隔絕

的状态，那末这就会暂时加强旧有的國家機構，从而在一定期間內延緩那种排斥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封建法規制度的崩潰的到來。這些資產階級分子就是害怕德川氏轉而依靠外國人，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使这种巩固只是暫時的。

至于普通武士群众，他們对自己的經濟情況不滿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完全采取譴責幕府对外政策的立場。武士的反对帶有鮮明的排外的色彩。

繼訂立美日條約之后，很短的期間內日本和英國，後來和俄國、荷蘭以及許多別的國家簽訂了几乎是類似的條約。

根据一八五五年二月七日在下田簽訂的俄日條約，对俄國船只开放了下田、函館和長崎等口岸；至于划定俄日边界這個問題，日本人拒絕滿足俄國人的正义要求。好多年之間，由于美、英、法諸國的教唆，日本拒不讓步。美、英、法千方百計用散布虛構的和挑撥性的关于俄國陰謀侵略日本的謠言慫恿日本封建主反对俄國。

第十節 不平等條約与國內斗争

一八五六年，美國第一任总領事哈利斯來到下田。这位商人冒險家要求为美國商人在日本取得特权。哈利斯毫不含糊地威脅日本政府說，假如日本政府不屈服，那么等待着日本的就只有是像中國一样的命运。中國抵抗了外國的入侵，結果在一次破坏性的殘酷的战争之后終致屈膝。正是在这些年里，中國又發生了一次資本主义列強的干涉，并伴随以对中國人民群众的残酷鎮压。在哈利斯的压力下，封建日本同意進一步擴大对美國，接着对其他各國的商务关系。一八五八年，訂立了新的條約，根据這一條約，外國人取得了貿易权利和治外法权（俄日條約訂立于一八五八年八月）。除了下田和函館兩個口岸之外，在最近几年之内还要把長崎、

神奈川(横濱)、兵庫(神戶)等口岸开放。外國人被允許有权居住在江戸和大阪。此外，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由日本输出的貨物的关税定为值百抽五，而輸入日本的貨物則依貨物的种类而异，最高的税率是值百抽三十五，最低的是值百抽五。因此，日本被迫訂立了典型的不平等條約，这种不平等條約使它陷于附屬國的地位，并且隱含着外國資本家建立殖民地統治的威脅[⊖]。外國貨大量流入日本。这种外國貨固然由于日本國內市場的狹小沒有找到很大的銷路，受着封建压迫的農民不是入口貨銷售的对象，他們的悲慘的生活程度甚至不允许他們購買日本制造的貨物。只有資產階級和封建上層分子才是買主。这种外國貨的流入畢竟給日本農民的家庭工業、手工業和手工工場帶來了有害的打击。此外，外國資本家根据不平等貿易协定有了从日本榨取黃金的可能，同时向日本輸出白銀，从市价差額中取利。这使得金融危机尖銳化起來。幕府过去一向时常改鑄錢幣，希望借此擺脫困境。这时自然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但这只有引起更加增强的普遍不滿，因为它促成了日用必需品，首先是米的漲价。

在農民战争不断發生、國內反对幕府的勢力增長和外國資本主义列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德川政府急切地亂冲亂撞，尋求挽救封建制度的办法。一八五八年，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設法利用新的对外政策的方針，以打破顯然胆敢反抗的封建主反对派，制裁武士階級，然后再組成足以鎮压農民运动的軍隊。幕府指望借用列强的軍事技術，借列强的直接帮助，來对付國內的敌人。井伊直弼走上

⊖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强加于日本身上的“友好通商條約”規定了美國軍艦对在公海上和外國港口中的日本船只給予“友好”的帮助，并且还載有以美國武器供給日本的条款。美國答应对日本政府給予“友好”的帮助，反映出美國力圖巩固自己在日本的地位，以利于進一步擴張。

了和反对派諸侯坚决斗争的道路。

他試圖聘請外國教官來改組幕府的軍隊。不过在一八六〇年，这些措施正在火热進行的时候，井伊直弼被派來的刺客刺死了。喪失了这样一个能干的領袖的政府再度表現出衰弱的征象和准备跟反对派進行妥協的意思。既然正是井伊直弼的对外政策引起了最大的責難，那末井伊被刺后的新方針就是做出一个抵抗外國人的样子。政府对外繼續遵守條約，客气地对待外國的外交官和領事，但同时却暗中对全國發出指令，号召人民准备作战，等候發出信号，即开始对付“外夷”。这是一种指望可以滿足武士和整个封建主反对派的手法。

第十一節 和封建主反对派成立協議的嘗試

同时封建諸侯提出了日益繁多的旨在牺牲幕府擴大自己权益的要求。一八六二年，日本南部一个最富足的大名——薩摩藩的島津久光，以願意親自向天皇表示自己的忠誠为借口，把自己的軍隊开往京都。島津表示，他不能离开京都，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考慮幕府的禁令。島津由京都前往江戶，并且要求幕府廢止最有束縛性的約束着諸侯与幕府間的相互关系的許多限制。

人民中間反封建情緒的增長，不但表現为農民起义，而且也表現为以拒不服从相威脅的普通武士中間的强烈不滿。这使各个敌对的封建集團同样感到驚慌，因而双方都想妥協了。

政府讓步了。人質制度（即各个大名的家屬当大名本人住在自己領地上的时候，必須住在幕府首府江戶）被廢止了。各大名參觀交代的期限相当地延長了：此后大名不必一年參觀一次，而是三年一次了。不过協議中在政治上最重要之点却是將軍承認必須隨着國家重大政治問題的發生，召集各大名加以討論。某种类似封

建國會或諸侯的代表會議的組織設立起來了，這種會議必須幫助幕府解決國家政治問題。這些讓步鮮明地標誌了德川政府權威的大為下降。為了滿足反對派，將軍甚至前往京都朝見天皇。在這些方面，將軍答應一有可能，立即號召所有臣屬抵抗“外夷”。幕府被迫默不作聲地容忍這一點，即讓京都保留在與德川氏為敵的武士薩摩、長州兩藩武裝部隊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節 反對外國人的行動和一八六二—— 一八六四年列強的干涉

在將軍和封建主反對派成立了關於“攘夷”的協議之後，在日本全國就發生了部分地由政府挑撥起來、部分地從人民中間自發的反對外國人的行動。敵視“外夷”的自發現象通常採取對外國人實行個人襲擊的形式。參加這種襲擊的十九是武士。

不守紀律和總是不滿意自己物質處境的武士在這個時候還保持其好斗的貴族的虛榮心，對自己的歷史作用和功績具有顯然誇大了的認識。同時武士反對外國人的行動日益頻繁起來，政府對資本主義列強保持友好關係的外貌也日益困難了。

一八六二年發生了島津氏底一些武士襲擊一些英國人的事件。結果有一個英國人理查爾遜被殺。英國向幕府提出最後通牒，作為對此事的答復。一八六三年，英國艦隊駛近島津氏領地的首府鹿兒島。鹿兒島炮台對英艦開火。英艦加以還擊，使鹿兒島遭受了毀滅性的射击。

島津氏的武士離開了他們在一八六二年占領的京都，趕快南行到薩摩藩，去參加對英國人的戰鬥。不過在京都還留有長州藩武士的隊伍，他們公開表示出——仿照薩摩國武士的榜樣——自己對外國人以及對幕府的不滿。

在几个月的时期中間之内，京都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長州藩的所謂下級武士和投附他們的浪人的手中。这里浪人不但反对德川氏，而且也反对所有其他封建諸侯，反对富裕商人和居民中的其他特权階層。不过这一支武士“志願軍”并沒有任何确定的行动綱領，也不打算和農民这个唯一足以开展大規模反封建斗争的力量建立任何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試圖随机应变：它一方面表示决心反抗外夷并且首先拒絕英國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和对理查尔遜被害支付偿金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則又开始和法國談判，請求法國在英國人和薩摩藩之間進行調停^Θ。在这些談判進程中，將軍又重新和薩摩藩大名有了一致的意見，和他取得協議來共同粉碎以京都为根据的長州藩的反叛的武士，和支持他們的市場。同时將軍請求法國政府在金錢和武器上加以援助。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抓住這一建議，立即派遣軍官前往日本。法國教官着手訓練幕府的軍隊。德川氏政府很快地借助于这些由法國人供应武装的軍隊，并与薩摩藩結为同盟，得以肅清在京都与幕府敌对的武士部隊。因此，幕府从这时起就公开把自己的命运和外國人的支持，特別是拿破侖第三的支持联系起來。这样幕府回到了井伊直弼在职时企圖执行的政策，即借助于外國人來压服內部的反对。

一八六四年，在日本南部，英、法、荷、美等國聯合艦隊对下关炮台（長州藩）進行了猛烈的轟击。这是对一八六三年五月下关炮台遵照“攘夷”的指令射击外國船舶的回答。在这次毀滅性的轟击之后，当地的采取激烈的排外立場的大名毛利氏立即宣告投降。就在这时，將軍赶忙和列强訂立新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一切入口

Θ 归根到底，薩摩藩还是不得不對英國付出十万墨西哥銀元的賠款。

貨关税都降到值百抽五。此外，幕府并允許英法在日本駐扎軍隊，以保护自己的使節。將軍求助于列强，这就大大加强了日本对外國資本的依附。

六十年代美國的內戰及时地中止了美國在中國和日本的廣泛的殖民地擴張。英國升到了第一位。英國一面和法國一起在远东执行反俄的政策，同时却又極怀妒意注視着法國人，像深入殖民地一样地進入日本。法國則企圖作日本与外界相互关系中的仲裁者。法國人繼續把武器輸入日本，帮助使將軍的軍隊近代化，并且答应在將軍給予法國人以特殊貿易特权的条件下，給將軍以借款。

当問題在于和反对外國人的封建主作斗争的时候，英國和法國采取了共同行动。但是不管日本中央政府在法國人帮助下怎样加强，这在英國外交界眼里看來，却是个全然不妥的現象。因此，英國开始和反对德川政权的分子建立联系。英國駐日本的代表开始对不久前曾被英國人击破的南部的長州藩(毛利氏)和薩摩藩(島津氏)給予公然的保护。

日本的內部情勢仍然極为緊張，同时顯然是不利于政府的。農民繼續起义反抗封建压迫。廣大的武士階層对將軍借助外國武器鎮压反对派表示憤慨。日本的資產階級对入口貨关税降至值百抽五也表不滿。关税这样降低給年輕的羽翼未丰的日本工業帶來了剧烈的打击，同时也破坏了農民的家庭工業。像巨流一般涌進來的外貨充斥日本市場。此外，外國商人利用日本和外國金融市場上金銀行市的差价(日本金銀的比价是一比五，在欧美則是一比十五)，靠輸出黃金和出口大批茶叶、絲、米而發財。这造成了國內物价、特别是粮价的進一步高漲。廣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農民，把自己的破產归咎于幕府准許外國人進入日本，以及这时讓他們公然統治日本的政策。

第十三節 部分封建主与資產階級反德川氏集團的形成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日本城市中反对幕府的运动大大抬头了。这一运动是在經濟困难的直接影响下發展起來的。在城市中，封建經濟由于外國資本的侵入而全部瓦解的現象暴露得尤为明顯。貨幣制度紊乱了，手工業破坏了，大批市民群众貧困破產了。城市平民成了積極反对幕府的力量。知識分子是日本市民在政治上最开展的部分。这个階層的成份很复雜，出身也是形形色色（其中一部分出身于武士，另一部分則是資產階級的子弟），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者。反对派在其反对幕府的行动中，首先斥責德川氏为政权的僭夺者，因而仍是站在臣民忠于“合法元首”（天皇）的純封建的立場。同时，城市中也有个别反对幕府的行动，在思想意識方面已經以完全新的原則为依据了。封建思想的狹隘性，警察的法規，武士的橫行都遭到純資產階級立場方面的批評与譴責。年輕的日本知識分子實質上已經变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这一階層中流浪武士虽然占优势，但是他們却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者。知識分子表达了資產階級这个年輕的階級的願望与要求。这个階級在政治上还没有重量和勢力，但它發展起來，并且在國內社会生活中是个成長着的新力量。同时它的思想意識則有局限性的烙印，这种局限性是由于日本資產階級主要是与封建秩序有千絲万縷联系的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

反对德川氏的反对派的積極活動家，多数出自日本南部，或者更确切地說，日本西南部各諸侯國中。对这些諸侯國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准备中的作用有影响的条件之一是这些諸侯國的地理位置——距离幕府首府江戶很远。最富足的大名毛利氏（長州藩國）和島津氏（薩摩藩國）都是外样大名，并且由于領地的遙远，享有較

高的不受將軍控制的自主。甚至在日本完全“与世隔絕”的时期，即根本禁止与外國人來往的时候，毛利氏和薩摩藩都曾派遣自己的人到中國去，和外國人往來。在五十年代日本“开國”之前一切有限的对外貿易的联系，正是通过南部諸港口來進行的。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在反对外國人的口号下行动起來的南部諸侯國，遭到了軍事上的破坏。这种破坏对南部諸侯國的社会政治生活發生了不小的革命影响。普通武士和作普通武士后盾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勢力在这里因大名的权力与威信的衰落而顯著巩固起來。在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的干涉之后，普通武士出身的人被吸收参加南部諸侯國的領導機構。他們不論自願与否，都常常成了資產階級影响的傳播者。西南各諸侯國这个新一代政治活動家主張和外國人接近，坚持廢止武士階層中等級間的阻隔（等級的划分），他們自然成了反对德川氏的反对派的積極参加者。

一八六五年秋，英國駐江戶的使節，向將軍提出立即开放一八五八年條約所規定的三个口岸：大阪、兵庫和新潟。此外，英國人要求將軍取得天皇对前此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批准。最后的这一要求帶有公然挑衅的性質，并且指望使將軍和宮廷發生爭執，企圖掀起內战。幕府接受了英國人的要求。它强迫天皇在條約上簽了字，英國人所要求开放的口岸也对外國貿易开放了。但英國完全不准备滿足于这些讓步。它寄希望于西南四个諸侯國：長州、薩摩、土佐和肥前所准备的反对將軍的行動。

这个集团是相当强的。第一、它得到几个銀錢商、特別是三井氏的切实的財政上的支持。第二、除开上述各大名的武士之外，在反幕府的軍隊中，还包括有由流浪武士、浪人以及市民和農民組成的志願兵。甚至有个别的農民隊伍也來归附他們[⊖]。由于英國人曾暗中答应对出征江戶給予“道义上的支持”，这就免除了列強重

演站在德川氏政府方面進行聯合干涉的危險。

这个集團在“尊王”的口号下行動起來。同時原來“攘夷”的口号也沒有取消。這個同盟的領袖們把這一句號傳播開來，主要是為了進行蠱惑宣傳，並且把它解釋為一種號召，號召廢除給日本招致對外訂立不平等條約的耻辱的幕府。自然，普通武士市民和其他種類的居民為外國資本向日本就像向殖民地一般的侵入所激動起來的排外情緒，把“攘夷”的號召看成帶有愛國和進步的意義。

反德川氏的軍事同盟的實際領導權不在一些舊的諸侯大名的手中，而在普通武士的代表人物的手中。領導這個行動的是所謂“少壯派”——西鄉、大久保、后藤等人。

德川氏政府知道對自己的打擊正在準備之中，但完全無力制止事態的發展。

第十四節 一八六八年的革命

一八六六年底和一八六七年初，是農民運動新的巨大高潮的年代。在日本中部，農民起義的規模特別廣大。有些城市也拒絕順從地服從幕府的管理。大商人日益不把政府官吏的權力放到眼裡，他們企圖造成類似“自由城市”的東西。只有將軍的首府江戶的資產階級企圖援救將軍。這是由於首府的許多大商家資助過政府，不想使它破產。但這種支持顯然是不夠的。

孝明天皇死後（一八六七年），由十五歲的睦仁繼位，睦仁立刻就受到了反幕府集團的領袖的影響。他們以新的天皇的名義草擬了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提出要求，要求將軍立即把他所僭奪的政權“奉還”給天皇，並且譴責自己的“罪行”。這份備忘錄于一八

⊖ 長州藩出現了不是由武士組成、而是由市民和部分農民組成的軍隊，叫做“奇兵隊”。

六七年十月由大名土佐氏呈交給將軍慶喜。將軍估計到对方的巨大力量，決定贏得時間，就正式同意了对方提出的要求。

將軍“解職”之后，就开始慎重而積極地准备斗争。反对幕府的反对派也对問題的不徹底的解决表示不滿。將軍的解职并没有取消他在日本中部和北部的实权，因为他还是这些地区的主子。

將軍不久即得以集中了自己的軍隊，并向京都推進。不过在一八六八年正月伏見附近的战斗中，將軍被战敗逃走了。不久他就向天皇軍隊投降了。

幕府就这样最后地結束了自己的存在。取代其地位的是以明治天皇（睦仁）为首的帝國政府。据此，日本官方的史学便称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的革命事件为“明治維新”。

但伏見附近的会战虽以將軍軍隊的失敗而終結，却并不意味着武装斗争的結束。以日本北部为根据的一些封建諸侯，以及將軍的海軍在未被击潰以前，抵抗新政权几达兩年之久。

第十五節 新政府的政策及其階級傾向

新的天皇政权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之后，却还是处在困难的局面之中。

政府的首腦有兩個人，這兩個人都可以称为資產階級化貴族的代表人物，即：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這兩個人都是下級武士出身，但由于親族联系都很接近商業資產階級。他們都直接关心某些商家的繁荣。

這些人在开始时指導新政府的政策，他們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日本在政治上的分散性和加速日本的歐化。所謂歐化的意思首先便是在保持貴族階級特权的条件下，借用近代的軍事技術和施政技術。

所以，从所謂明治政府采取最初的步驟時起，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個政府的綱領絕對不帶有革命的性質，而帶有極有限的自由主義性質。政府只打算略加修改，實施將軍慶喜所預定實行的改革。

不過就連這一極有限的改革綱領的比較迅速的實施也遇到很大的困難。推翻德川幕府的勢力是十分龐雜的，而且按其利益來說也是各種不同的，甚至部分地是對立的階級的結合體。當德川氏這一共同敵人存在的時候，反對幕府的聯盟多少是行動一致的。而到了取得軍事勝利之後，在戰勝者的陣營中就開始有了糾紛和尖銳的內部鬥爭。

反對德川氏的基本上有三種勢力。第一種就是革命的農民。雖然反對將軍的聯盟的軍隊和農民群眾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但是如果農奴式的農民沒有先奮起反抗，採取群眾性的自發的農民起義的形式，動搖了封建社會的基礎，那末南部封建主和資產階級的聯盟便不可能戰勝德川氏。

第二種勢力就是軟弱無組織的資產階級；它在政治上通常是以普通武士出身的人們為代表的。

而第三種反對德川氏的勢力則是封建諸侯和貴族，它只是夢想推翻一個朝代，而代之以另一個在他們認為可以接受和對他們有利的朝代。

推翻將軍的聯盟集團實質上是資產階級與封建諸侯的暫時的聯合。把將軍推翻之後，這一集團就顯出自己是不巩固的，並且開始了集團內部的鬥爭。這種鬥爭的發生以農民和封建主的階級鬥爭為背景。農民從明治天皇代替將軍慶喜一事感覺不到任何變化，就繼續起來反抗封建壓迫和剝削。

第十六節 農民的反封建斗争（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

一八六六年，即幕府被推翻前一年，日本國內發生了十七次巨大起义，參加的有几萬人；一八六九年，即幕府被推翻后一年，巨大的農民起义就達四十二次，而一八七〇年也有三十一次。在新政权成立后十年內，譬如說由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八年，日本就發生了一百八十五次的巨大農民起义（這只以發生武裝斗争的起义为限）。關於農民起义的規模，从这样一个事實可以看出，即在若干場合下，個別的農民隊伍竟聯合成為一個數達二十萬至二十五萬人的大軍。只是由於武器的優勢（擁有大炮）和統一的組織，才使政府軍免于覆沒。

無可置疑，明治政府為農民起义這種規模而極度震恐。新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以及封建主都決心支持任何殘暴的措施，以鎮壓農民的革命自發性。同時政府中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代表懂得，單憑赤裸裸的暴力，是不能制止農民群眾的鬥爭的。對革命的共同恐懼推動資產階級分子投入封建主的懷抱，並且把他們團結在更加巩固的反動集團之中。但是農民群眾的毫未削弱的革命衝擊迫使政府尋求辦法，以挽救“新”制度的復亡。資產階級代表絕對不是由於自己的“革命性”，而是為了尋求巩固統治的辦法，才倡導實施個別的改革。這時時引起了帝國政府內部——即資產階級分子與封建主之間——的意見紛歧。